FanFan工房 大文库版

怪物猎人 官方小说 全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FanFan工房书系 大文库版

怪物猎人 官方小说全集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狩

1［狩猎守则］2［英雄的条件］3［队长的资格］4［狩猎的追忆］

［[illegible]作者］
ゆうきり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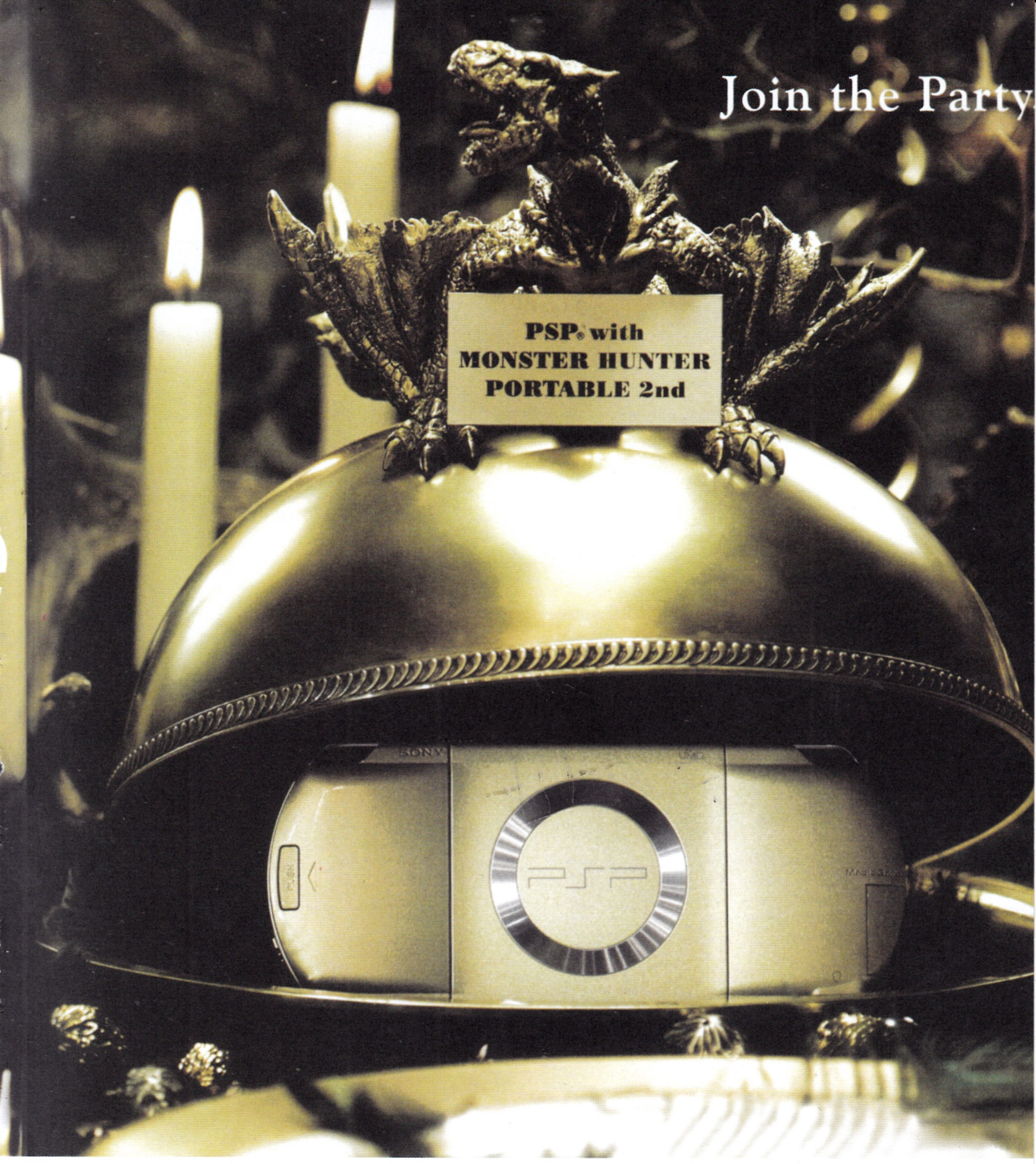

狩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怪物猎人官方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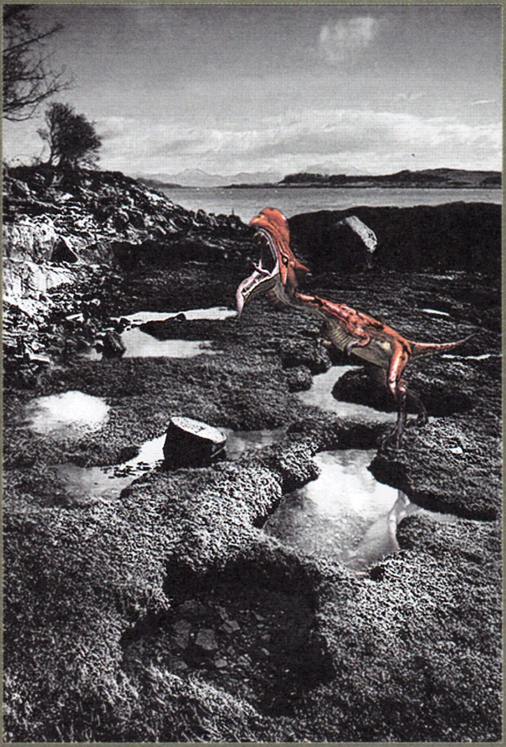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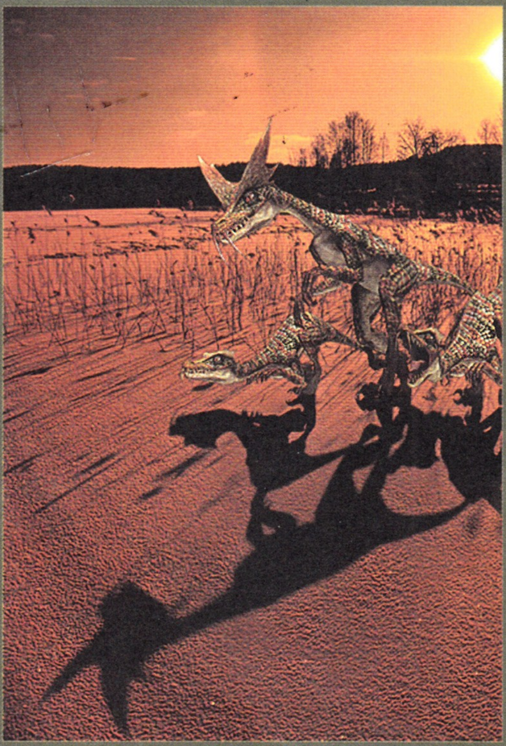
PSP®



PlayStation®Portable


Join the Party
PSP® with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SONY
PSP



①	②
③	④

①白速龙王　②红速龙王

③蓝速龙王　④黄速龙王



⑤ ⑥

⑤银火龙

⑥金火龙









⑦ ⑧

⑦雄火龙 ⑧雌火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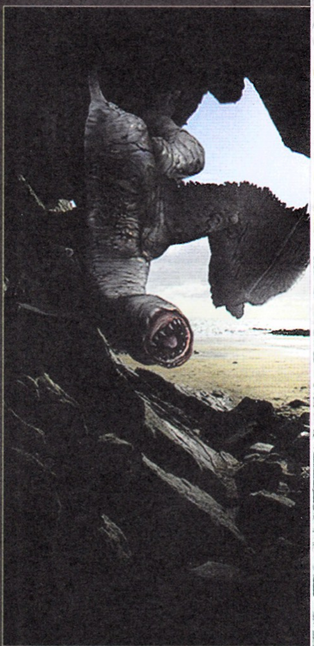














①黑狼鸟　②毒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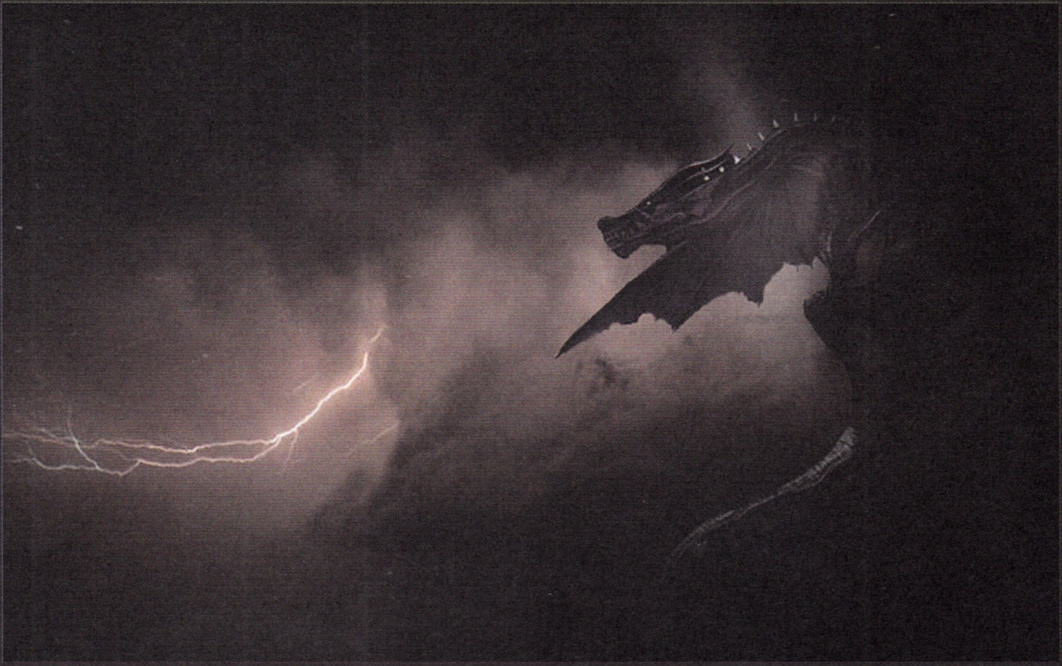
③大怪鸟　④野猪王

⑤轰龙　⑥电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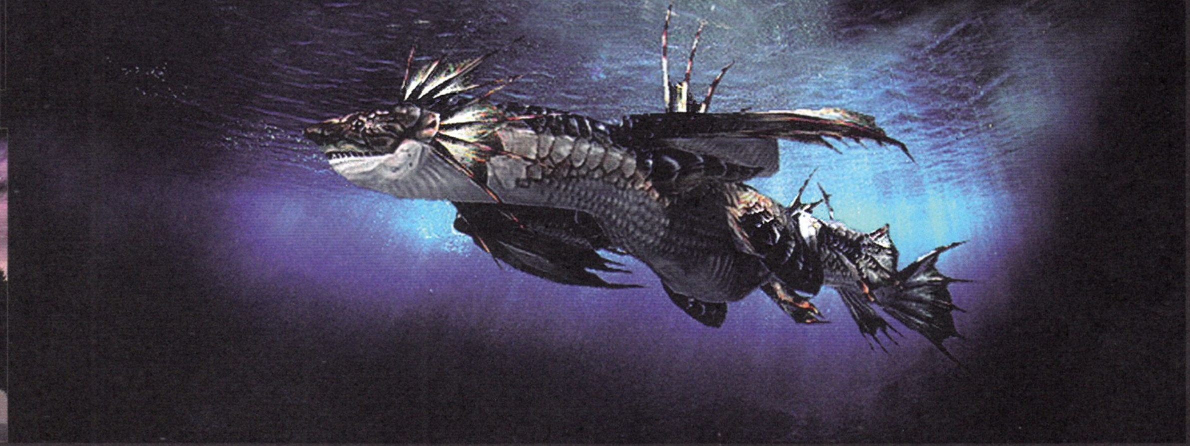
⑦黑龙　⑧麒麟

⑨水龙　⑩冰龙









1 狩猎守则 9

第一章 猎人集会所的相逢 10
第二章 初出茅庐!(前/后篇)19/23
第三章 爱·飞龙(前/后篇)33/38
第四章 骑士 44
第五章 怪物猎人 55
尾声 62

2 英雄的条件 63

序章 64
第一章 阔别一年的归乡 65
第二章 各自的休假 75
第三章 英雄愿望 86
第四章 毒怪鸟的绝招 99
第五章 稀白的飞龙 109
尾声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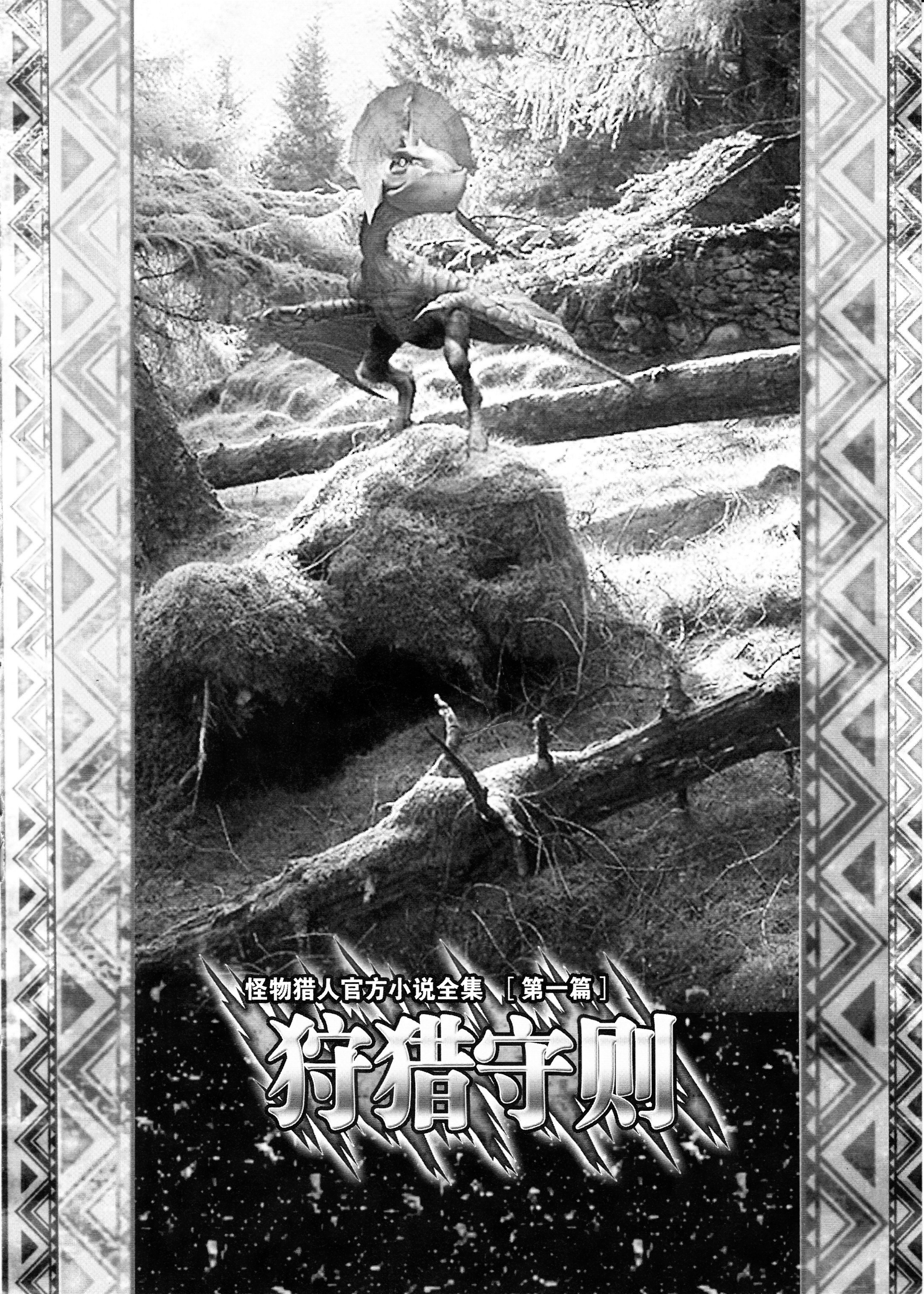
3 队长的资格 121

第一章 焦躁 112
第二章 独自踏上旅程 130
第三章 面试 145
第四章 岩龙之地 158
第五章 苍与樱 171
尾声 182

4 狩猎的追忆 185

第一章 Egg Run 186
第二章 背影 202
第三章 沙漠的狙击手 214
第四章 狂走曲 226
第五章 红色的飞龙 238

C O N T E N T S


怪物猎人官方小说全集 ［第一篇］
狩猎守则

回望那个动荡却又绚烂的数个世纪，后人是如此描述的：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无论是大地、天空，还是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世界比现在更加单纯，只有狩猎，或是被狩猎之分。

为了第二天的口粮，为了检验自己的实力，又或者为了扬名立万，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在他们那炽热而又充满希望的眼中，映射着自由飞翔于无穷天际的力量与生命的象征——飞龙。

伴随着金属利器摩擦碰撞的声响和大炮中残留的火药味道，人们象平常一样，又一次赌上自己的性命，奔赴只属于他们的战场……

第一章
猎人集会所的相逢

“哇……这里就是城市啊……”少年吉格·格兰斯特不禁发出了感叹，这时他才注意到身边的人们正忍住笑看着他。吉格略带黝黑的脸面颊上微微泛起一丝红，接着他慌慌张张地闭上嘴，重新背好了行李。革制的大袋与背上的大剑碰撞在一起，发出低沉而混浊的声音。吉格背着的是大剑，使用大量铁矿石和大地结晶制造而成的巨大钢铁剑，剑身几乎与他的身高相当，如果不是用双手，几乎无法挥动。不过，这样的重量也增加了剑的威力。其他钢铁大剑还有铁刀，制作起来需要大量的燕雀矿石，威力不及大剑——其实这么说也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哟，可真是好东西……”吉格看到一个背着铁刀·神乐的男人从自己身边走过，不禁羡慕地咋了咋舌。在他所居住的村子附近，出产的矿石并不丰富。

“但是，从今往后就不一样了！等着瞧吧，我马上就能出名了！”

吉格突然割断了系在头上的绳子，梳理整齐的头发一下子散落下来。他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绳子，那上面绑着一块赤红的甲壳碎片，是大怪鸟甲壳的一部分，吉格第一次将它打倒后留下的纪念。

取下甲壳后，吉格把绳子放进了廉价防具锁子甲护腿的口袋里，又拿出备用的重新将历经长途跋涉而显得脏兮兮的头发绑在一起。他本想去冲个凉，但“猎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先在这里的“集会所”——也就是组织登记才行。听村长说，“集会所”同时还兼有广场酒吧的功能。

“快让开，快让开！”

听到身后传来的大吼声，吉格慌忙让出了路。几个扛着几个大桶，看似很是倔强的男人从他刚刚才乘坐过的小船上下来，朝广场的方向走去。

“哼……什么呀。”吉格用鼻子“哼”了一声，一边提防着摔倒，一边跟着那些人一起往广场走去。

这座城市坐落在巨大岩石山的中部地带，与山麓之间的来往主要依靠小船。如此不便的地理位置上之所以会建有城市，据说是因为要保持“猎人集会所”的独立性。村长说过，猎人很强大，因此树敌也很多。可怕的巨大生物飞龙会为寻找被盗的卵而展开袭击，害怕武装暴力的当地领主也会派遣骑士过来。

“虽然那些事一次都没发生过”吉格想到了过于安稳而无聊的村子。村长曾经是一位有名的猎人，虽然现在他已经驼背，而且不依靠拐杖几乎就无法行走。被村长的名声吸引的猎人聚集在一起，渐渐地便形成了一个村落，吉格的父母也一样。虽然吉格出生在村里，但他的父母却出身于几座山之外的东方国家。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吉格并不知道，父母在告诉他之前便在一次狩猎去世了。那时他们在离村子大概半月路程的沙漠里打败了角龙，但却在战斗中受伤，回到村子前便离开了人世。得知这个消息后，吉格选择了猎人之路。为了生存。村子里的现实相当残酷。如果失去双亲，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不过吉格开始接受任

务也还是最近刚过了十六岁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只能做一些搭建狩猎帐篷、保护支给品运送的简单工作，总之都是一些算不上任务的打下手的工作。

“可是我已经成熟了！”吉格走在只有猎人的城市中，心中抑制不住地兴奋，在这方面他有信心。虽然村长说他的思想准备还不充分，但开始接受任务后不久便打败大怪鸟是他创下的村子有史以来的最快记录。当他把讨伐成功的证据大怪鸟的翼膜和鸣袋带回去的时候，村里的每个人都对他赞不绝口，只有村长阴沉着一张脸。

“……上年纪的人都喜欢冷嘲热讽。”吉格是这么想的。村长上了年纪，已经没有与飞龙战斗的能力，他不甘心才会说这说那的——也只能这么想了。

穿过细长的山路，是一片被石块堆成的壁垒所包围的宽广场地，壁垒上架设的三部弩炮直直地瞄向天空。这些是用来对付飞龙的，不过并不是要将其置于死地，而是以驱逐为目的，大炮所使用的炮弹也是会散发出特殊音波及气味的物质。

“真是莫名其妙。”吉格想，这座城市里有那么多猎人，就算不采取驱逐这种消极手段，一两只飞龙也不可能嚣张的。他刚刚只是快速环视周围，就发现有几个人都穿着用飞龙甲壳制成的防具，那些便是打倒飞龙的证据，吉格只在书上看到过。

“快了，过不了多久我也会被人称为“一流猎人”的。”吉格挺起胸膛，穿过喷不出水的喷泉，朝着切割岩壁而成的入口走去。入口门洞旁边，搭建着一间简单的避雨小棚，下面堆积着许多桶，和刚刚那些男人扛着的一样。

从一个只挂着啤酒杯状招牌、没有门的入口进去后，一股强烈的酒精与饭菜混杂的味道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一阵阵带着烟草气息的烟雾，让人觉得仿佛迷失在云雾缭绕的山间一般。这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吉格，虽然也有瞥见他的，但反应就像是看到了路边的石子或杂草。

“什么啊。”吉格有些生气。虽然只是乡下小村，但他毕竟是创下了最快打倒大怪鸟记录的人，多少都该有些传闻，而且像他这个年龄就能使用大剑的猎人也并不多——至少在村子里是这样的。

“喂。”听到背后的声音，吉格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终于有人搭话了。“你可算来了，我听过你的传闻，很有前途啊，年轻人”——吉格想像着身后的人会这样说，然后还会拍拍自己的肩膀。

但是……

“别在门口发呆，挡路了，快躲开。”那人只说出这句话，然后踉踉跄跄地撞到了吉格的肩膀。吉格把本已到了嗓子眼的怨言又生生吞了下去，因为对方是一群战功显赫的猎人，那四个男人身上穿的怪鸟系列防具证明了这点，坚硬的怪鸟甲壳已经被磨薄了。

吉格突然听到有人说了句“赤鸟之翼”，他不禁咽了下口水。“原来他们就是……”吉格听过那个的名字，那群人都是狩猎怪鸟的高手，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敢向其他飞龙挑战的胆小鬼，客人当中就有不少对他们不屑一顾。但在吉格看来并不是这样。

那群男人围在桌子旁坐下后，其中一人往吧台走去，跟穿着白色泡泡袖上衣的女服务员点了四杯啤酒，服务员飞快在酒杯里倒满了冒着泡沫的金色液体，然后放在吧台上。男人把货币交给服务员，便端着酒杯回倒了桌子旁。看来这里是自助式的服务。

“对，对了，登记。”

虽然明知没有人会听到，但吉格还是干咳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从赤鸟之翼那群人旁边走过，径直来到吧台前。

“欢迎光临。”服务员微笑着欢迎吉格，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哎呀，以前没看到过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吉格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突然……

“怎么回事？”

整个酒吧变得安静下来。但旁边立刻传来“咚”的一声响，就像打到了什么东西，接着寂静就如同虚幻一般消失，酒吧又变得热闹起来。

吉格仔细寻找着声音的来源，他隐约从浓浓烟雾的对面看到了一个矮小的人影坐在吧台旁，双脚不停地晃动着。

“村长？不……不对。”

但那个人和村长长得实在太像了。虽然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可世上竟然有如此相似的人，也确实让人惊讶。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啊？哦…………稍等。”吉格听到服务员的话，慌忙回过头来，把装着行李的袋子从肩上取下，解开绳子，然后从里面拿出了村长的介绍信，“我想在这里的猎人集会所登记。”

虽然递过信，但服务员却并没有收取的意思，她给皱着眉的吉格指了指在吧台旁抽烟的老人：“那你应该和他说，而不是我。”

“和那个……人？”吉格慌慌张张地将已到嘴边的“老头子”几个字给吞了下去，但那么说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小心翼翼地托起行李，朝老人走去。“找你就行？我想在这里的猎人集会所登记，这是介绍信。”吉格拿出了介绍信。

老人不慌不忙地接过去，慢慢展开，接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就好像在怀疑那皱皱巴巴的信是否真的能看一样。“恩。”看过信，他便将其揣进了自己的怀里。接着老人从吧台取出一个记事本，摆在了吉格面前：“名字、年龄、性别、擅长武器。”

“其他的呢？”

老人并没有回答，只是吸一口烟，然后吐了个烟圈。那态度分明就是在说“快点儿写。”吉格有些不满地撅起嘴，但还是按照老人的所说的做了。他用羽毛笔填上了“吉格·格兰斯特、十六岁、男、使用大剑”后，老人就像抢夺一样拿走记事本，然后随便看了一眼，便将其递给吧台里的服务员：“维吉，给他做张登记表。”

“原来她叫维吉……”

仿佛是感觉到了吉格的视线一样，服务员微微笑了笑。吉格的脸颊有些泛红，他马上将目光移开，接着看到的是老人的侧脸，越看越觉得像村长。

“他的猎人等级是什么？”

听到维吉的话，老人微微睁开一只眼，眼球转了一圈：“‘新手’就足够了。”

“什么！”吉格涨红了脸，不过这次与刚才完全不同，因为“新手”是猎人等级中倒数第二低的，只能接一些类似“给我弄点儿生肉来”、“去森林里摘一些特产蘑菇”之类的任务，而且那些几乎只会用剑伤到自己的人才会被称为“闲杂人等”或“新手”。

“等，等等！”吉格敲着吧台吼道，“我可是独自打倒过大怪鸟的人！为什么只……”说完这句话后，酒吧里突然一阵哄堂大笑。吉格回过头去，发现其他的猎人正夸张地笑着，有拼命捶桌子的，也有拍手叫好，但却一脸嘲讽表情的。

那群人当中，一个身旁放着大锤的男人看了看赤鸟之翼的几个人，开口说道：“孩子，我来告诉你吧。在这个地方，处理大怪鸟就是新手的工作，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赤鸟之翼并没打算反击，他们只是沉默着，继续喝啤酒，甚至都没有站起来。也许是被这种态度激怒，男人一把抄起了身边的大锤，而与他同坐一桌的另一个男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低声说了句“别惹事”。使用大锤的男人试图挣脱，但他感到周围的目光，只得用鼻子“哼”了一声，又坐回到椅子上。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老人从维吉手中接过登记表，交给了吉格，“在这个地方，打倒大怪鸟一点儿都不值得自豪，对你来说也只是在集会所登记的手段，仅此而已。除非你能像赤鸟之翼那样无论怎样都能将大怪鸟打倒……你能办到吗？”

“……我明白了。”吉格并不打算掩饰自己的不甘，一把抢过了登记表。

“真不爽……”

吉格跟在一个男性接待员身后，环视着一层的房间，心中不满地嘀咕道。铺着细碎稻草的地板上摆着一张简易的床铺，还有一只为存放行李而放置

的带锁的大箱子以及一张桌子，房间小得基本与猪笼没什么区别。

“哼……哼……”实际上，真的有猪。这是一间为猎人准备的屋子，也许是主人的兴趣，一只穿着蓝白条纹衣服的小猪正在里面走来走去，那样子完全是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说，饿了的话我能把它吃了么？”吉格指着小猪说道。

主人的脸一下变得铁青，拼命摇着头：“那可不行！这只小猪是集会所经理为安慰每天辛苦度日的猎人们，特意买来放在这间屋子里的。如果吃了的话……”

“真没意思……”吉格把革制袋子扔在床上，袋子落到垫子上的一瞬间，尘土飞扬而起。看起来这里的人并不懂得打扫。睡在这种床上的人身上会长跳蚤，会被咬得痒到抓狂。

“饭呢？”

“如果你手上有材料，我们可以免费为你烹制。在酒吧也可以就餐。”

“恩恩，那今天我就去那儿吃饭了，反正手边也没什么材料。”

“好的。”接待员非常客气地说完，便消失在厚重布帘的另一侧。

吉格本以为小猪也会跟着走，可是没想到它却跑进床下，便没再出来。他从背上取下大剑，连同链子一起挂在了墙上。这间屋子真不愧是猎人住的地方，只有收纳武器的地方非常整洁。

吉格刚刚想坐到床上，但突然觉得屁股发痒，便改坐在了桌子旁的椅子上。“不爽。”刚才他心里的火气还没有消。吉格心里很清楚，比他强百倍的猎人肯定会有很多，但他还是很有自信，觉得自己能得到承认。

但没想到结果却是这个样子——吉格又看了看这间又脏又破的小屋，比起他在村子里的家，真不知差了多少。

这时他才觉得，猎人并不是个体面的职业。虽然有不少孩子都憧憬成为猎人，但有更多的家长坚决反对，其中也包括吉格的父母。吉格成为猎人是因为父母已经去世，不会再干涉他，但他却无法忘记，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走上猎人这条路。”虽然猎人的收入确实不少，但这却是份苦差事。所谓“猎人”，是指接受任务然后进行狩猎的人。从收集祭典用的生肉到讨伐飞龙，狩猎的内容有各种各样。猎人依据任务的详情，拿上擅长的武器，或独自一人或成群结队，前往广袤的大自然中。他们将驰骋于荒野之上，打倒比人类大数倍的怪物，偶尔甚至要在火山或沙漠地带行动，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完成他们的任务，然后回归。

但这种工作并不合法。王国并没有正式确认猎人以及统管猎人的集会所，相反，这样的存在似乎让他们感到不愉快。因为在猎人当中，可以独自打倒飞龙，堪称一骑当千的人太多了。这些人聚集到集会所里，当权者心存戒备也是理所当然。他们害怕叛乱。

可是猎人却没有篡夺国家大权野心，即使其中可能有那样的人，村长也曾经说过：“每一个猎人都是自己王国的统治者。”也正因如此，猎人集会所才会建立在远离王都的边境之地。

当然，猎人们的目的各不相同。不少人都与吉格一样，是被生活所迫才走上猎人之路的，但不久他们就会拥有不同的目标。

梦想着能独自打倒飞龙，成为孤高战士的人；寻求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友情的人；收集各种贵重品，以知名博学家为目标的人；还有，只是单纯为了安逸的生活而狩猎的人。

而吉格——还没有找到他的目标。但他有种预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一定能找到些什么。

所有人也许都是这样的。不过，没能离开这间最底层的小屋便已死去的猎人恐怕也为数不少吧。

“我肯定不会变成那样，我肯定会出名！”吉格又一次在心里暗暗发誓。他第一次发誓是在听说父母去世消息的那天，当时吉格还不明白，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这间屋子也许还能让那些新手猎人

回忆起一些往事吧。

吉格抬起头，从细小的窗户向外望去，天还亮着，肚子也不饿。“磨磨刀吧。”武器是猎人的生命。吉格站起身，从道具箱的革制袋子里拿出磨刀石，然后朝挂在墙上的爱剑走去。把剑拿下来时，他隐约听到了床下穿着条纹衣服的小猪睡觉时发出的呼吸声。

“你现在能接的任务大概只有这些。”维吉把几张写着任务委托书的羊皮纸放在了酒吧的吧台上。

吉格只扫了一眼，就知道那都是些给新手的无聊任务。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烦躁，敲着委托书道：“这算什么啊。‘精灵鹿角十二支’？‘特产蘑菇十五个’？‘消灭五十只巨飞虫’？都是些新手任务吧？”吉格本打算用很愤怒的语气发泄自己的不满，但维吉却只是耸了耸肩，完全不为所动：“你本来就是新人嘛。”

“我可是……”

“是是，创下村子里最快打倒大怪鸟记录的人，对吧？不过可惜，乡野小村的记录在这里可没什么用。再说你付得起契约金么？好任务的契约金可是很高的哟。”

被维吉逼问后，吉格摸了摸牢牢拴在腰上的钱袋。里面大概有150块钱，这些钱连讨伐大怪鸟的任务都接不来。可是既然到了城市里，吉格就不想去做那些采蘑菇之类的任务了。

“丑话说在前面，借钱可不行。如果是稍有成就的，我自己也能资助一些……不过你就免了。”维吉轻轻笑了两声，“我就不说什么了，先去找蘑菇吧。你以前都是一个人狩猎的吧？组队狩猎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可是会拖累同伴的，要是惹了太多的麻烦，还会被集会所除名。

就算是分配支给品，都要和大家一起商量。”

“唉……还挺麻烦的。”

吉格毫不在意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听完这句话，维吉轻轻用手指弹了一下少年的额头：“不要乱说话，大家都只是假装没听见而已，小心被偷听，以后没人把你当成同伴。”

“疼……”吉格边揉着额头，边环视酒吧。由于是晚餐时间，店里比白天更加混乱。浓烟酒气熏天，甚至还有几个喝醉了的酒鬼。一些人大声谈论着狩猎的成就，还有人唱着跑调的歌，另一些则趴在桌子上睡觉，总之是千姿百态，完全不像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可是，这里的人都是猎人，就算是森林里树枝折断的声音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吉格继续揉着额头，然后又转向吧台：“可是，也有单独狩猎的人吧？”

“有倒是有……不过那些人也大多是曾经和别人一起组队，然后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才选择一个人的。你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吧？而且打法也需要拓展，还有，这附近的蓝速龙可比你村子那边的更难缠，要是还像以前那么打，可能就‘入土为安’了。那样的新手我见过不少。”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要用诱饵吗？”

“谁知道呢？反正经理说过，猎人都很强。好了，让你久等了。”

吉格正歪着头仔细思考着，一份食草龙肉排摆在了他面前。食草龙的体长大概在十米左右，是一种性情温和的食草动物。吉格自己也曾狩猎过几只，还把它们的肉和骨头卖掉了。虽然食草龙一般只会逃跑，它们的攻击也不容小视，因为被击中的话就和被粗壮的树桩打到差不多。

“怎么讲？”吉格一边用刀切着肉排一边问道。刀刚刚碰到肉排，红色的肉汁便溢了出来。

维吉放下混合着蜂蜜的精灵鹿奶，把身子探了出来：“恩……猎人不一定都能狩猎成功。有些怪物会打倒猎人，然后生存下来。那些强大的怪物留下的后代也会比其他怪物更强大。结果，有猎人聚集的地域，自然环境和怪物都会变得强大起来。就是这样。”

“喔……”将只用盐烧制而成的肉放入口中后，那种几乎融化的口感让吉格不禁欢呼起来，“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食草龙肉！”

“是吗？太好了。”

“恩！食草龙的肉一般不是很硬吗？这难道是

幼龙……”刀和叉瞬间在吉格的手中停滞了。因为狩猎食草龙幼龙在猎人之间是被严格禁止的，如果有谁胆敢触犯，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就连吃肉的人也会受到牵连。虽然并不属于国家法律范畴，但的确有时效性，而且这世上还有一些专门以猎人为目标的猎人存在，吉格也略有耳闻。

“当然不是了。”维吉笑笑，继续说道，“这是养殖龙。抓到食草龙后，让它们繁殖后代，然后给那些小龙喂营养丰富的饵料，等它们长大后就可以食用了。一个行商人推荐的，我就买了一些试试。”

“恩……”吉格又切下一块肉，的确像要融化了一般美味，可是吃第二口、第三口时，就会感到油腻，有些不太对劲。“虽然说不上来……这肉有点儿奇怪。”

“大家是都这么说的，虽然都觉得第一口很好吃。不过算了，谢谢你啦，我不打算继续买这种肉了。当然，那也太奢侈。要不要来点儿野生的食草龙肉排？”

“这个就够了。刚才是说养殖？不管怎么养，遗弃可不行吧。”

听吉格这么说，维吉有些高兴地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你果然是猎人。”

“‘果然’算什么啊。”为了中和油腻，吉格把配菜土豆和肉排一起放进了嘴里。

突然，挂在酒吧门口的啤酒杯状招牌发出了清脆的敲击声。吉格感到店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不禁回过头去，看到一个威猛的壮汉正站在后面，那一瞬间，他差点儿把肉卡在喉咙里。壮汉的体型并不特殊，虽然他的身高明显超过了两米，但在猎人当中并不稀奇。可是壮汉身上的防具却非比寻常，肩甲是由角龙的甲壳制作而成的，巨大的角向上突起，散发着压倒性的气息，头盔上也同样有两只角突出出来，指向天空。这套防具必然就是角龙套装，无论是哪一件装备，都必须打倒栖息在沙漠中的角龙和一角龙，才能得到材料，但只打倒一两只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折断无数角，斩断无数尾巴，才能做出这套防具。而巨汉背后背着的长枪更是会让人误以为那就是飞龙尾。

“那是地狱之炎……”

地狱之炎，以火龙尾为基本材料制作的有些怪异的长枪。虽然枪身细得好象一下子就能折断，但实际上这把枪使用了火龙的骨髓和火炎袋，是能够喷射出超高温烈焰的“炎枪”。同时，为了保护在能熔化钢铁的炙热中使用它的人，与地狱之炎配套的还有一面盾。

壮汉的头盔被细锁链编织成的网覆盖着，从极小的露出部分可以看到他眼角深深的皱纹。这个壮汉的年龄应该已经不小了。他的双眼虽然炯炯有神，但浓黑的眉毛中已掺杂了些许花白。壮汉似乎是有名的猎人，那些看着他的人眼中充满了一种热切，而那肯定不只是对稀有防具的艳羡。

但吉格的惊讶还不止于此。接着走进来的两人更让少年瞠目结舌。

其中一人身后背着的武器是角龙尾锤，以角龙的尾巴为材料制作而成的巨大的锤。虽然大锤已经很让人吃惊，但更让人震惊的是使用它的人。那竟然是一位少女，而且年龄和吉格差不多，身高好像还比他矮了二十厘米。少女长得很漂亮，而那双冰蓝色的眼睛正颇有威严地注视着周围。长长的金发从中间分开，垂坠下来。她所选择的防具也有些与众不同，并没有戴头盔和胸甲，而且似乎不是放在家里了。少女好像是刚刚狩猎归来，手腕、腰和脚上的防具依然牢牢地装备在身上。她穿的是雄火龙套装，只有从雄火龙身上收集来的素材才能制造出来，相当稀少珍贵，是装备者猎人等级的体现。不过她为什么没有装备胸甲，就不得而知了。虽然身上穿着武装用的紧身衣，但丰满的曲线却依然遮掩不住地凸显出来。少女瞥了一眼周围，猎人们慌忙避开眼神，她便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另外那个男性穿得也相当奇怪。他不仅没有装备胸甲，甚至连武装用的紧身衣都没有穿，裸露的前胸被太阳烤得通红。除了胸甲，男人身上装备的是毒怪鸟套装，是利用从长有闪光鸡冠的毒怪鸟身上剥下来的胶皮质地材料制作的防具，拥有与一般

铠甲不同的柔软质感。其中男人所戴的毒怪鸟头盔的设计样式也非常独特，长着两只像山羊一样弯曲的角，脸被胶皮遮盖着，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就好象刽子手为避免被别人的遗孤怨恨而用面具遮掩面部一样。男人的武器是折叠式重弩中的杰作——强击火炮，是特别强化攻击而不是援护同伴用的。

三人径直走向了吧台，虽然吉格很希望他们能和自己说话，但却完全被无视了。少女走到最前面，把一张满是尘土的羊皮纸放到吧台上："任务物品收集完了。"

维吉用毛巾擦擦手，拿起羊皮纸看了看。接着她点点头，在羊皮纸上盖了章，便收进箱子里："非常好，各位辛苦了。要吃点儿什么吗？"

"我们在房里吃饭，就不用了。给我杯啤酒。"少女认真地说道。

"居然要啤酒……"

就在吉格想着一个女孩喝啤酒很不合适的时候，少女就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一样，转过头来。大大的冰蓝色眼睛就好像在估价一样，把吉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接着……

少女用鼻音冷笑了一声。

吉格知道自己被看扁，头脑一下子热了起来，根本没有考虑对手是谁。他把刀摔在铁盘中，猛地站起身来。

"？"

但下一秒钟，吉格只觉得天旋地转，接着他看到了酒吧的天花板。疼痛紧随而至，传遍全身，害得他几乎要哭出来。如果在这样一个少女面前掉眼泪，那太耻辱了。

不过把吉格扔出去的并不是少女，抓着他手腕的人是穿角龙套装的壮汉。

"……对不起。"壮汉只说了一句话，便把吉格拉了起来。

在眼泪落下前，吉格赶快用袖子擦掉了。他看着旁边，壮汉的存在感异常强烈，但不可思议的是，那并不是压迫感。而那少女已不知何时躲到了壮汉的身后。

"没事吧？"穿着毒怪鸟套装的男人将那张可怕的脸凑向吉格，透过面具看着他。从声音来判断，这个男人应该比较年轻。"对不起啊，如果有人对小姐有威胁，这家伙就会条件反射似的保护她。"

"真会给人找麻烦。"少女叉着腰，撅起嘴说道，"不管这小鬼在想什么，他都不可能碰到我一根汗毛。"

"你、你说什么！"吉格表现得很生气，不过那气势全被壮汉的铠甲给抹杀了。

少女又坐回到前台，然后用手托住下巴，指了一下吉格："维吉，这小鬼是干什么的？"

"一个新人。"

"哼……"少女斜着眼，用毫不客气的眼神打量着吉格，"平衡性不好。"

"你说什么！"

"怎么？被戳到痛处了？能在这里登记，说明已经打倒大怪鸟了吧。可是你的防具还是轻皮头盔、锁子甲胸甲、猎人护手、轻皮护腰……还有个锁子甲护腿。象你这样光把钱花在武器上的人挺多的。"

"厉害！说对了！"在吉格开口之前，维吉先拍着手感叹道。

少女耸了耸肩，以表示完全不需要夸奖，然后继续说道："果然没错。看肩上的擦伤……你是用大剑的吧？那就是拔剑的时候刀身摩擦出的伤。觉得只要打就可以的人也挺多的。你用过陷阱么？没有吧。"

每句话都正中要害。吉格被贬得几乎一文不值，他愤怒地挥起了刚刚磨好的大剑："真、真是不好意思啊！要说平衡性，你还不是一样！连胸甲和头盔都不戴，把要害全部暴露出来了！"

"唉……你真是无药可救。"少女轻轻叹口气，又摇了摇头，然后转向吧台，"维吉，你也真是的，如果把工作交给这个家伙，只会让他变成怪物的盘中餐。"

维吉看着撅起嘴的少女，笑了笑："我们是来

者不拒的。成为优秀的猎人，还是变成怪物的盘中餐，全看猎人的了。当然，我也劝过他，让他从采蘑菇之类的任务开始。不过最后要怎么选，就是他的事了。”

“你可真是一点儿没变啊。”少女用沾染了灰尘的护手梳理了一下浏海。

“我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在说别人之前要先解释清自己的问题吧！”

少女转向吉格，一只手插在腰上，微微挺起了胸膛，那样子非常……蛮横：“……你还真是个新人。到现在都是一个人狩猎的？”

“有、有什么不对么？”

“当然不对。象你这样太自我的白痴会让整个队伍陷入危险中的。明白吗？组队狩猎跟单独狩猎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们的队伍虽然是重视攻击的类型，但也要各司其职。先说他。”少女用手敲了一下穿角龙套装的壮汉的腰部，“卡诺恩是前卫兼肉盾，负责强化防御和吹角笛，吸引怪物的注意力，因此需要重装备。”被称作卡诺恩的壮汉用力点了点头。“但是我就不同了。我的职责是抓住怪物的破绽，一次性蓄力攻击，然后立刻撤离。由于他会承受全部攻击，因此我可以不穿胸甲而提高灵活性。不戴头盔是因为它会让视野变窄，如果看不准怪物的要害而打偏，那就真完了。还有他……”少女又用拳头轻轻敲了下站在她身后的赤裸上身的男人，“弗雷迪奥不穿胸甲的理由和我一样，他也需要打运动战，清除卡诺恩身边的杂兵，所以必须尽量保持轻便。至于面具……那是他的兴趣。”男人点了点头：“毒怪鸟的材料真是……真是太完美了，少年！这胶皮沾在皮肤上的粘腻感，水滴打在上面时那优美的跃动感……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感受一下？”他突然把脸凑向吉格，吉格想都没想便往后躲去：“不，还是算了……”名叫弗雷迪奥的人听到这句话，眼睛微微斜了一下，然后失望地叹口气，便离开了吉格，他好象是觉得非常可惜。

吉格松了口气，又继续之前的话题：“那，为什么要戴护手和护腿？卸了不是更好。”

听到这句话，少女无奈地摇了摇头，根本就是在说吉格已经完全无药可救：“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啊。你以为防具就是用来减少怪物造成的伤害么？”

“不是吗？”

“不是，白痴！防具当然是用来承受武器的重量、反作用力以及攻击时的冲击了！你明明使用大剑却根本不知道这些么？所以说你还差得远呢！”

“为、为什么你……”

“我当然知道。你用的是大剑吧？那么重的份量，还穿锁子甲护腿这种不平衡的防具，所以我才说你平衡性不好。算了，反正你要当怪物的盘中餐也与我无关。不过……”少女用手肘捅了捅吉格。

“……你要干什么啊？”

“收学费啊，请我喝啤酒就行，便宜吧？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有老练的猎人给你传授经验的。今天你赚了。”

“少开玩笑了！是你自己非要说个没完的！再说，你们算什么人啊！”吉格大声喊道，突然酒吧里一阵寂静，但接着便是一阵哄堂大笑。

“喂喂，竟然问什么人……”

“真是大开眼界了，居然还有人不认识他们！”

“没办法啊，他可是从乡下来的‘新手’！不知道也情有可原。”

“说得是，说得是。”

吉格的脸涨得通红，拍着吧台继续吼着：“什么啊！我可是听说过赤鸟之翼的！不知道他们当然是因为他们没名气了！”但笑声越发夸张，甚至还有人笑到躺在地上打滚。

“你还真是会说。”少女的脸上露出一丝无敌的微笑，然后对维吉说道，“告诉他，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真拿你们没办法。”维吉轻轻瞥了少女一眼，表示自己只会讲个大概，然后又朝吉格看去，“吉格，她叫艾尔梅丽亚·弗兰伯特，比你小一岁，十五岁。不过她的猎人等级可是‘斗龙士’。”

吉格突然觉得自己两脚发软，几乎瘫倒在地：“斗龙士？”

“没错，所以她住的是‘女王套房’。站在你和艾尔之间的是卡诺恩·德农，他的武器是长枪。他们俩在登记之后便一直一起组队狩猎，所以等级也是斗龙士。他的实力当然有保证。你那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是觉得艾尔的等级高都是靠卡诺恩么？”

吉格点点头，就在那一瞬间……

“哇啊啊！”巨大的角龙尾从他面前掠过，伴随着轰响声砸进了地面。

“少开玩笑了！”那是少女艾尔梅丽亚挥出的一击。

吉格被吓得面无血色，因为角龙尾是拥有足以打破飞龙头颅威力的武器，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

艾尔梅丽亚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把角龙尾扛到了肩上。她的身体微微颤抖一下，虽然武器的重量非比寻常，但对她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才成为斗龙士的！没错吧，卡诺恩？”

“……当然。”壮汉在头盔下点了点头。

那确实不是在说谎。刚才的一击吉格并没有看到，但他却感觉到了那阵风。

“艾尔，地板要赔给我。”

看着边微笑边要求赔偿的维吉，艾尔梅丽亚的脸颊鼓了起来：“什么嘛。全都是因为这家伙，所以应该让他赔！就这么定了！”

“等、等一下！这算什么……”吉格本打算继续抗议，但看到艾尔梅丽亚握紧了手中的角龙尾，边硬生生地把话吞了下去。

“……看吧，这家伙也没怨言。”

“没办法……”维吉把手放到脸上，轻轻叹了口气，“可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接到的任务呢？这个酒吧的地板可是很贵的……该怎么办啊……”她边说边抬起头，看到长得很像村长的老人喝得有点儿醉，正从里面慢慢往外走。

他刚刚走近吧台，便一下子坐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维吉，来，我有个任务打算交给小姑娘他们去做。”

“恩？啊……好的。”维吉从吧台下面取出了一张羊皮纸。

“是什么？”艾儿梅丽亚探起身子，问道。

“是个紧急任务……恩，就是这个。”

“哦，讨伐雄火龙？”

吉格感到自己的耳朵敏锐地动了一下。讨伐雄火龙！无论如何都要接下这个任务。

“我，我去！”

“你不行。”艾尔梅丽亚一下子给吉格的热情泼了一盘冷水。但她却像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样，又把委托书放回到了吧台上，“我们已经不用再打雄火龙了。你去找找其他猎人吧，想挑战的人应该很多。”

“话是这么说，但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维吉压低了声音，“……因为这次是王室的委托。”

“真的？”

维吉点了点头：“十天后会在阿尔内斯特森林进行狩猎活动，当然，那是和我们的狩猎完全不同的游戏。但是那个地方最近好像出现了雄火龙，所以希望有人将其打倒——事情就是这样。”

“把它赶出去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杀掉不可？”

“赶出去的话它还会再回来的，要是正赶上狩猎的时候，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任务内容才是讨伐的。”

“喔……”艾尔梅丽亚轻轻笑着，像男人一样搓了搓她那漂亮的下颚，“……好吧，我们接受。给王室一个面子也没什么不好。”

“等等，等等。”老人用手杖挡住了正伸手拿羊皮纸的艾尔梅丽亚，“除了这事，老头子我还有件事想委托给小姑娘。”

艾尔梅丽亚皱了皱眉：“什么事？”

“不是什么难事，我想让你把这小子也带上。”

突如其来的要求让艾尔梅丽亚和吉格都瞠目结舌。

“恩恩，我知道你肯定不高兴的。”老人按着吧

台的桌子说道，“这小子的村长拜托我照顾他……让他成为猎人的捷径就是带他参加狩猎。对小姑娘来说，多他一个人也不会太碍事吧？”

“别开玩笑了！”艾尔梅丽亚吊起眼睛，生气地喊道，“带这么个‘新手’去讨伐雄火龙？万一他干出什么多余的事，死的可是我们！自杀的话让他自己去。”

“别这么说。只要让这小子在旁边看着就行，我保证。”

“等、等等！为什么只能看着啊……”虽然吉格表示不满，但看到老人正死死地盯着他，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从那瘦小的身体上，根本想像不出老人竟然会有那么敏锐的眼神，那完全就是在让吉格闭嘴。接着老人的表情又变得和蔼起来，然后对艾尔梅丽亚继续说道：“我向你保证。要是他敢给你捣乱，那就任由他去。把他捆起来扔进陷阱里，当雄火龙的诱饵也没关系，当然，前提是如果他不遵守诺言的话。还有，给你们的特别补助……看，这个怎么样？”老人掏出计算尺，放在了少女面前。

一瞬间，她那冰蓝色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光芒，吉格看得一清二楚。“哦……”艾尔梅丽亚瞥了吉格一眼，然后又敲敲卡诺恩的背，“怎么办？经理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

“……我无所谓。”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答应条件，接受讨伐雄火龙的任务。不过，出发时间是明天下午。总之，今天先吃饱喝足，然后在软软的床上好好睡一觉。就这么定了，我们不能再让步了。”

老人点了点头。

吉格的意见无关紧要，就算让他说出来，也不会有人听的，就像是被突如其来的暴风席卷而去一样，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应。

接着……“那个……还没有介绍我……”带着刽子手面具，被艾尔梅丽亚称作弗雷迪奥的男人战战兢兢地举起了手。

“啊，对不起。”维吉在胸前轻轻拍了一下手，然后微笑着对吉格说，“他是弗雷迪奥·哈特，枪手，猎人等级也是斗龙士，很厉害的。他最喜欢的东西是……”

弗雷迪奥挺起赤裸的胸膛：“……毒怪鸟！”

第二章
初出茅庐！（前篇）

吉格一边被身后双手抱胸站着的艾尔梅丽亚鄙视，一边忙着搭建帐篷营地。狩猎的营地必须建立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以防止怪物接近。有时可能会选择废弃的洞窟，有时可能是瀑布附近，而今天他们几个人选择了一处涌水的泉水附近，飞龙既无法走进这里，也不可能飞进来。而且这里连接森林和街道的入口都十分狭窄，蓝速龙也不可能通过，可以说是营地的最佳选择。乘坐马车到这里的话大约要三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艾尔梅丽亚一直在问卡诺恩吉格会不会拖后腿之类的话。

这个壮汉已经年过半百，他的眼角已出现皱纹，眉毛也有几丝花白，让人不由得感叹岁月不饶人。但是他在盔甲下的身躯却依然是肌肉隆起，真是很难想像要经历过怎样的训练才能拥有这样的强健体魄。如果说是天赋，那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卡诺恩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话似乎都被艾尔梅丽亚一个人说完了。

但她的嘴很毒辣，说的大概都是新手猎人有勇无谋，不懂礼仪，吉格总觉得她是在说自己，心里暗自不爽。虽然他几次想发怒，但一想到这次好不容易有和雄火龙近距离战斗的可能，便只得忍下了。而且这件事原本也不是他促成的。就在吉格即将忍无可忍，寻找发泄的时机时，毒怪鸟男弗雷迪奥走了过来。

“哎呀，不好意思。”他一边小声念叨着，一边坐在吉格身边，然后伸出那黏呼呼的、由毒怪鸟皮制成的护手，“不过，小姐并没有恶意，她只是在列举一些新手猎人失败的例子，当然，那也是为了

避免你有什么闪失而导致我们陷入危机。”

弗雷迪奥说得没错。事实上，吉格会因为艾尔梅丽亚的话生气，是因为他自己正符合“失败的新手猎人”的条件。被揭短而感到生气的事根本就不用弗雷迪奥说，冷静下来的话，吉格也不是一个会冲艾尔梅丽亚发脾气的孩子。

事情总算是有些进展，而吉格也大致了解了队伍中每个成员的职责地位。

总之，艾尔梅丽亚就是他们的公主。无论她说什么，卡诺恩都只会沉默着点点头，然后开始行动。做饭之类的事他也不会分配给别人，而是自己一手包揽。用弗雷迪奥的话说，那就是他自己和艾尔梅丽亚都做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可是，如果以卡诺恩的标准来衡量，那就连手艺不错的厨师都要从头学起了。

但虽然如此说，艾尔梅丽亚却并不是傲慢，倒好像是卡诺恩什么都不让她做。不过那也并不是说她就什么都不会。

每个猎人都必须认真维护自己的武器和防具，而检查狩猎的准备和必要的行李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马车里，装满了对抗飞龙用的道具。发射强光的闪光玉和当场调制用的素材玉、光虫，能感知击中的对手所在位置、散发着强烈臭气的染色玉，可制造出使飞龙无法行动的陷阱的陷阱工具和网，足以炸飞坚硬甲壳的大桶爆弹和起爆用的小桶爆弹以及回复药等道具有一大堆。狩猎飞龙居然要用到这么多道具确实让吉格吃了一惊。以前在狩猎大怪鸟时，就算用到过染色玉，他也从来没碰过陷阱、大桶爆弹等道具。只要有背上背着的大剑就足够了。

即使是像艾尔梅丽亚等人一样的猎人，竟然也需要准备这么多道具，吉格不禁轻声地感叹道：“……雄火龙真厉害。”

听到这句话，艾尔梅丽亚用鼻子冷笑了一声：“哈？你说什么啊，因为有你在我们才准备得这么周全的，经理说，要从基础教起。这次学费可是很贵的哦。当然，这些道具的费用会从你分到的赏金里扣。”

“那我岂不是白干活了！”吉格刚发了句牢骚，鼻头就被人弹了一下。

“什么白干活，你以为你能干得了吗？”

虽然吉格很想把艾尔梅丽亚一脚踢飞，但弗雷迪奥警告他，如果敢那么做就会被卡诺恩杀死，因此他也只好忍了。虽然弗雷迪奥戴着像刽子手一样的毒怪鸟头盔，但与外表不同，他是个很重视和谐的人，作用基本相当于艾尔梅丽亚与他人的润滑剂。

四人一组是组队狩猎的基础，吉格也明白这一点。像现在这样，除了那三人之外，还和别的什么人一起狩猎也是很正常的。这种时候，如果没有弗雷迪奥，因艾尔梅丽亚的发言而感到恼火的同伴可能会就此与她决裂。如果在狩猎地点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也就是说，与这两个人一起组队，弗雷迪奥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也真是奇怪啊。”

吉格一边搭着能一次容纳四个人睡觉的帐篷，一边想，虽然猎人当中有个性的人不少，不过这几个人也太突出了。

“恩，完成了。”

他站起身来，拍掉了手上的土。搭建帐篷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比一个人用的帐篷大了不少，但搭建的基本顺序没什么变化。

“搭好了！”吉格转过身，挺起胸膛，展示着自己的成果。

艾尔梅丽亚就像个坏心眼的婆婆，斜着眼睛仔细检查着整个帐篷。绳子拴得很牢固，也使用了防水布，艾尔梅丽亚一时挑不出毛病，表情变得像吃了毛虫一样。“恩，能搭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模仿猎人还不错。”

“什么叫模仿啊。”

吉格有些生气，艾尔梅丽亚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当然和我说的一样了。你自己也明白吧，打倒大怪鸟还差得远呢。”

“那个啊……”虽然吉格多少都已经明白了，但他却不想轻易承认。而且，单独狩猎的人总比组队

的更像猎人。在经过他们村子的猎人当中，就有独自一人打倒雄火龙的。即使是一个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不过现在的吉格还不大可能。

“算了，就这样吧。下面你把床搬进去。”

“就我一个人？”

“当然了。我和卡诺恩还要去搬支给品和道具……别说你想搬这边的，我们可不会把重要道具交给你的，还没那么信任你。总之，你得用行动表明自己确实能帮上忙。明白了？快去干活！”

“好疼！”吉格的腿被狠狠踢了一脚，他疼得跳了又跳。

“这家伙！”虽然吉格很想回过头给艾尔梅丽亚一记耳光，但在他的视线里，出现的却是一边干活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卡诺恩，于是只好放弃了那念头。吉格可不想被角龙铠甲肩上的那两只角给刺穿。

“哼……”吉格轻轻“哼”了一声，以示抗议，接着艾尔梅丽亚又准备再踢一脚，不过在那之前，吉格便已经朝马车走去了。

虽然艾尔梅丽亚并没有追上来，但她却说了些几乎让人脸红的粗话。

“……真是个粗俗的家伙。”吉格小声嘀咕了一句，然后拉开了车篷。

“哎呀哎呀，关系真不错啊。”

“哇啊！”弗雷迪奥竟然就坐在马车里，吓得吉格差点儿摔倒。

弗雷迪奥正盘着腿坐在车里，行李摊了一大片，蘑菇、草药摆得到处都是，几个空瓶还在滚来滚去。虽然他没有穿铠甲，但却依然戴着头盔。

“弗雷迪奥，你竟然在这儿调和？”吉格一边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使马车摇晃，一边说道。

猎人的一项得意技巧便是利用野生材料制作出各种东西。比如把止血效果非常好的药草和本身没有任何作用的蓝蘑菇调和在一起，就能制造出一种名为回复药的效果更好的药剂。不过就算不是新手猎人，也能制出那种东西来，接着慢慢熟练了之后，连火药、大桶爆弹之类的东西都能做出来，但不是猎人就有些困难了。

弗雷迪奥所制作的就是火药。他小心谨慎地把两种粉末材料混合在一起，然后用绳子封住了袋子的小口。接着他长出一口气，把头转向吉格，招呼他上车，吉格便弯下腰走了进去。可是弗雷迪奥却一言不发，没办法，吉格只得自己先开口：“弗雷迪奥，我和那家伙的关系可不怎么好。”没错，他否定了刚刚弗雷迪奥的那种说法。

“是吗？”

“是啊。不管怎么看，我们的关系都不好吧？我老是被她嘲笑，还被踢……”

“嘿嘿嘿……”弗雷迪奥好像是有什么计谋似的笑了几声，但那笑声却显得有些干涩。由于他的脸被毒怪鸟的皮覆盖着，只有眼睛可以看得到，因此根本无法得知他的表情。“原来如此，在你看来是这样的啊，确实很有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毒怪鸟晃动鸡冠、放射光芒果然就是在向我示爱。虽然表面看来是攻击，但其实完全不同……原来如此啊。”

“你在说什么啊？”

吉格困惑地歪了歪头，接着弗雷迪奥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光芒：“啊，对不起，我想起和毒怪鸟那精彩而甜蜜的一瞬间了。”

“为什么你能从我和那家伙的事想起毒怪鸟？”

“想不起来么？”

“想不起来。再说我根本没见过毒怪鸟。”

听到这句话，弗雷迪奥的眼中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就仿佛在说，没有什么比那更加不幸的了。他把调和剩下的材料移到一旁，然后朝吉格靠近过去：“听好，吉格君，在所有怪物当中，没有哪个能比毒怪鸟更可爱更漂亮了。所有的猎人都应该见识一下毒怪鸟的英姿，那弹性十足的皮的质感、那妖艳的黑色皮肤、鸡冠发出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光芒、让人窒息的毒气以及那优雅得如艺术品一样的死法！如果不是那样，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成为猎人的！她看着我，我也望着她，我瞄准了她那圆圆的眼睛，然后扣动了扳机……”弗雷迪奥握起了拳

头，就像刚刚扣动过扳机一样，他略带微红、流着汗的皮肤轻轻颤动了一下。不一会儿，他终于喘了口气，眼睛也眯起来，看起来好象是在微笑。“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推荐你去见一面，因为她就在密林里。”

“恩……”

弗雷迪奥刚刚用的是“她”……毒怪鸟应该是雌性吧，吉格并不清楚。而他所知道的是，弗雷迪奥对毒怪鸟的执着令人非常难以理解。

“话说回来，小姐她……虽然总是对你说这说那，其实是因为看重你，才对你指手画脚的。如果不是，她根本就什么都不会说。啊，别误会，我可不是说小姐喜欢你。”

“我没误会！”吉格立刻做出了回答，那简直就是在开玩笑。而且就算像弗雷迪奥说的那样，他也会拒绝的。那么自大又狂妄的女生当然要拒绝。如果要让谁喜欢上自己，肯定是维吉那样的成熟女性最理想了。

“我说，弗雷迪奥，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俩一起组队？”

“很不可思议吗？”

“我是在想，组队的基准到底是什么。”

“这样啊……”弗雷迪奥摸了摸藏在毒怪鸟皮下的下颚，“和完全不认识的人组队是很少见的。比如那两个人……”他指了指正在磨枪的卡诺恩和盯着看的艾尔梅丽亚，“从登记时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一起，虽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也不想去打听。其他还有，赤鸟之翼你听说过么？他们也是从登记后便一直在一起的。还有，虽然都是各自登记的，但组队的话一般还是会找认识的人。毕竟，狩猎是生死攸关的事，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背后托付给不认识的人。”

“那你呢？也是认识的人么？”

弗雷迪奥摇了摇头：“我原本就是一个人狩猎的，可以说是专门狩猎毒怪鸟的枪手。有一天小姐找到我，说要找一个毒怪鸟专家，就把我介绍给维吉了。当时我还在别的城市里，他们还特地找到我，我也不好拒绝，便想和别人一起组队来欣赏毒怪鸟的英姿，所以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那时我只想和别人组一次队，可没想到被他们两人吸引了，所以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恩……虽然那两个人有点儿怪。”吉格也朝艾尔梅丽亚那边望去，“他们也不像是父女。不过，那家伙真的很强么？”

“那当然。”弗雷迪奥毫不犹豫地答道，“从前，我们在丛林里被红速龙包围的时候——你知道红速龙吧？”

吉格点点头。他曾听说过，那是小型肉食怪物蓝速龙的亚种，虽说是小型，体长也有两米左右。红速龙的体色呈红色，特征是鼻子上的肉瘤。它们与蓝速龙一样，看到猎物后便会大叫吸引同伴。而且它们还会喷射毒液，那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能力。

“我们就是被那些红速龙包围了。毕竟是在森林里，长枪无法完全发挥出实力，我也因树枝的妨碍而无法精准地射击。说实话，当时真的觉得完了，因为我和现在的你一样，认为小姐的实力都是因为有卡诺恩的帮助。”

“但不是那样？”

“恩。她实在太厉害了，纵向挥动着巨大的锤——角龙尾，以把对树木的破坏降低到最小，然后准确地找到了红速龙群的首领，毫不留情地把它的头打得粉碎……看到小姐挥起沾满红速龙体液的角龙尾，其他几只都迅速逃走了。那精湛准确的一击完全就是一个一流的猎人。”

“虽然完全看不出来……”看着有些滑稽地抓着卡诺恩的角龙铠甲上的角的艾尔梅丽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她的身材又那么纤细。但是，吉格自己也感到过她挥动角龙尾的样子，那次差点儿要了他的小命，所以肯定不会有错。

“嘿嘿嘿……没关系，很快你就会知道小姐的实力的。说起来，你是不是要拿什么东西？”

“啊，对了！我是来拿床的……那女人可真能使唤人，说自己要去搬行李，结果却和卡诺恩在那边玩……”

“会被听到的哟。”

“没事，又不是大怪鸟，再怎么说……”突然间，吉格只觉得眼前充满了一种泛黄的白色物质，接着鼻子感到一阵剧痛和强烈的冲击，他翻倒在车里，看到了白色的车篷，以及一个缓慢旋转的小龙骨正不断接近，然后鼻子又是一阵热和疼痛。

“那家伙太可恨了！”

大概吉格刚刚说的话都被听到了，艾尔梅丽亚拥有与大怪鸟相提并论的可怕听力，如果朝她扔音爆弹一定会有用。

突然，血从鼻子丽流了出来，但胳膊却抬不起来了。时间的流动变得很诡异。又一个小龙骨落了下来。就在吉格以为又要被打中的时候，弗雷迪奥用手接住那东西，同时时间的流动也恢复了正常。

“你没事吧？”弗雷迪奥那刽子手一般的脸凑向了吉格。

“好疼……”吉格轻轻说着，然后微微把头往后仰去，以止住鼻血。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也会让艾尔梅丽亚尝尝这种流鼻血的滋味的。

第二章
初出茅庐！（后篇）

“把这个拿好。”

第二天，吉格从艾尔梅丽亚那里拿到了猎人的基本料理道具“烤肉架”，而她似乎对昨天发生的事一点也不在意。

实地搜集食物是猎人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所以对新人来说，一开始就应该记住剥肉和烹调的方法。

“你的任务就是把带来的生肉好好烤熟，我们吃完之后再出发。不过要是你烤得半生不熟或是烤焦了，小心我让你把这些没烤好的肉全塞进你的嘴里，然后再一脚把你踢飞!”艾尔梅丽亚颐指气使地下令。

吉格就像是要把烤肉架抢过去一样，尖着嘴巴说道：“真罗嗦，这种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艾尔梅丽亚不屑地哼了一声，然后转身朝自己的行李走去。

“怎么总是这么目中无人啊……”

不过这句话只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并没有被说出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出理由。

吉格从桶里取出几块用盐腌过的带骨肉，把它们穿在烤肉架的转轴上，然后用石头在架子下面围了个简易的炉灶，再用打火石点燃灶里的木柴。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抓着转轴让肉在火苗上方转动起来。

“好，开始了。”

“哒哒哒……啦啦啦……哒哒哒……烤好了!”烤肉的时间掌握得刚刚好，肉的表面看起来香脆可口，里面也一定满是美味的肉汁。

但是……

“呀哈哈哈……还‘哒哒哒’的……呀哈哈哈，不行了!笑死我了!”

艾尔梅丽亚突然发出了几乎能把怪物引来的大笑。而吉格拿着烤好的肉转过身时，她干脆抱着肚子仰面躺在了地上，一边笑得打滚一边用腿啪嗒啪嗒地拍地。

“你笑什么啊！”吉格拿着肉，不解地问道。

艾尔梅丽亚也停了下来，站起身对他说：“我说你啊，不哼着‘烤肉歌’就没办法干活吗？”

“什、什么嘛……不行吗？”

“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样一来不就大声告诉别人‘我是新手’了吗?真是的……看你这个样子，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杀死过大怪鸟。”

“我没有撒谎!”

“哼，随你怎么说。反正这次你只能旁观。”艾尔梅丽亚大摇大摆地朝吉格走了过去，一把抢走他手上的烤肉吃起来。嘴巴周围虽然立刻就满是油脂，不过看样子她对烤肉本身还是很满意的。

“嗯，不错。喂，你快把剩下的肉烤好分给同伴!”

“是……”吉格小声嘟囔了几句之后，又无奈地回到了烤肉架旁边。就像是要跟艾尔梅丽亚作对一样，吉格提高音量唱着“烤肉歌”烤好了剩下三块肉。

卡诺恩重重点了点头，弗雷迪奥说了声“不好意思”，两人都接过了一大块食物。

在熄灭了灶中的火苗后，吉格一边大口吃着最后一块烤肉，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弗雷迪奥，想知道他怎么把肉吃下去。

“说不定能看到他的脸。”

但是弗雷迪奥让吉格失望了，只见他把肉用水洗干净后放在一片很大的叶子上，之后拿出了每个猎人都会随身带着用来肢解怪物的大号匕首，用这个把肉慢慢切成小片塞进藏在毒怪鸟面具后面的嘴里。

吉格的目光一转，看见艾尔梅丽亚对面的卡诺恩正两手抓着肉在狼吞虎咽。还有，他并没有戴角龙头盔，所以吉格看见了在酒馆里绝对看不到的真实面孔。

果然很严肃。一头夹杂着些许银白的黑发一丝不苟地朝后梳着，嘴角保持下塌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睛就像是被埋进了眉骨和脸颊之间似的。而脖子几乎和脸一样宽。

如果不是这幅面孔或许根本穿不了角龙套装，而且卡诺恩作为队伍的前卫，独自一人担任吸引火力的角色。说不定连他的肉体也变成了铠甲的一部分。

众人吃完之后，吉格刨了个坑把剩下的骨头埋进去，再用土盖好。如果不这样做，说不定那些怪物或巨大昆虫会循着气味找到猎人们的营地，如果那样就危险了。

吉格将烤肉架拆开后装进了背包里，里面还有几棵药草和一些磨刀石。不过猎人集会所提供的支给品他并没有拿到。

“既然说好了是旁观，那么就没必要拿支给品了吧。”即使自己反对大概也会遇到像这样的反驳。

“准备好了吗？”艾尔梅丽亚环视着众人，拿红黑相间的坚硬手甲擦了擦嘴，那是用我们即将去讨伐的雄火龙的甲壳等材料作成的。然后将大锤角龙尾扛在了肩上。地面随即发出“兹”的一声，只见少女的脚稍稍向土里下沉了一些。不过她仍是一幅平静的表情。

卡诺恩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戴上了角龙头盔。弗雷迪奥给自己的蛇弩强击火炮装上了提升射击精度的长筒，并再次检查了弹药情况，确认无误之后将它背在了背上。

吉格也随即拿起自己的大剑，看见仔细打磨过的剑刃上没有任何瑕疵，心想说不定一下就能把雄火龙的尾巴砍断。吉格以为艾尔梅丽亚一定会提醒自己“我们不需要你”之类的，不过意外的是她什么也没有说。

少女打开地图，等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眼前这张薄纸上后，她伸出手指点在了标记为“五”的区域上。“根据集会所的情报，这里就是雄火龙筑巢的地方。具体位置据说在一座山的中心，是一个没有封顶的洞穴。不过它应该只会在睡觉时才到这里来。因此……”说着她又指了指“三”和“十”区。

“它最有可能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弗雷迪奥戴着死刑执行者面具点了点头：“的确如此。三区里有食草龙这个诱饵，另外还有足以让雄火龙降落的广阔空间，可以说是雄火龙的狩猎场。而十区则有个水池，看来它在这两个区域出现的几率都很高。”

“尽量不要让它逃到九区去。那是一个很窄的峡谷，对狩猎来说相当危险。而且还有‘黑猫’出没。”

“那种小偷猫每次都给我们添麻烦。就算被偷走的是木天蓼也还是很生气。”

弗雷迪奥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卡诺恩则重重地“嗯”了一声

“看来的确是这样……”艾尔梅丽亚说完便把地图叠起来塞进了口袋里。“那出发吧？时限是五十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任务就算失败了，请大家务必注意。另外……我个人认为新人君只要不做多

余的事就没什么问题。”

尽管吉格因为这句话瞪了艾尔梅丽亚一眼，但他并没有反驳。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刻意忍耐，而是自从加入这三个人的那一刻起，“与雄火龙交手”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变得现实起来，所以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的新手猎人并没有清楚地听到艾尔梅丽亚刚才在讲什么。

艾尔梅丽亚将分给自己的装备扛了起来。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大爆弹”。

除了冲在最前面负责吸引怪物注意力的卡诺恩以外，弗雷迪奥和吉格都背上了相应的物品。重量差不多，威力当然也是一样的。

“如果不小心把背上的东西引爆的话可是会被炸得尸骨无存的哦。”弗雷迪奥刚才一边在毒怪鸟面具下发出“呵呵”的笑声一边跟吉格开了个玩笑，这让吉格感到有些恼火。

“出发!”艾尔梅丽亚一马当先，钻进了连接猎人营地和丘陵地带的小隧道。接着是卡诺恩，他后面是吉格，而弗雷迪奥则负责殿后。

“唔……”

穿过地道的吉格被迎面而来的强烈阳光晃得有些睁不开眼。不过在阳光之后是一阵清凉的河风拂在他脸上。

隧道位于起伏的丘陵上部，周围的视野很好。旁边不远处就是悬崖，在它下面有一条小河。虽然水流算不上湍急，但对带着沉重装备的猎人们来说，要过河还是得费一番功夫。河对岸是一片与这边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象，森林和山丘鳞次栉比，湛蓝的天空中时不时有一些小鸟成群结队地懒懒飞过。

寡言少语的卡诺恩走上前，与艾尔梅丽亚替换位置之后带领队伍朝前走去。吉格连忙将目光从眼前的风景中收回来，为了不被落下而慌乱地跟了上去。大爆弹的重量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但一旁艾尔梅丽亚的背上不仅有炸弹，还有那柄巨大的角龙尾，可她的脸色却丝毫变化都没有，让人不服输都不行。

四人沿着斜坡朝山下走去，看见坡路的尽头是一块紧挨着河道的小广场。这番景象刚映入吉格的眼里他就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有几头对猎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食草龙正聚集在那块平地上吃草。

虽然食草龙是一种全长约七到十米的巨大怪物，不过性情温和，即使受到攻击也会优先选择逃跑，但有时被逼急了还是会用带刺的长尾巴反击。因此在对付它们时如果太大意的话有可能会被打断两、三根骨头。

由于它们对人类没什么戒心，所以可以抓起来圈养。有的商人就喜欢用食草龙来拉车。

吉格等人正穿行在这一群食草龙中。有几只大概是闻到了火药的味道，抬起头朝周围望了望，不过很快又把头埋进了鲜草堆里，大概是没感觉到会被袭击吧。“那个……我们不杀它们吗？”吉格小声问着走在自己前面的艾尔梅丽亚。

“有必要吗？”少女头也不回地反问。

“哎？那不是猎人的基本准则吗？能够打猎的时候就打猎，如果打到多余的东西就拿回村子去卖给商人。”

“你在村子里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是啊，虽然村长他老是说一些没用的话，不过任务酬金光是应付基本生活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根本别指望能靠它买到好武器和好装备。所以我才去挖矿、钓鱼、抓虫、采蘑菇……蘑菇可是好东西啊。虽说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但价钱都还不错。”

“原来如此。在村子的时候没有人教你，村长才把你送到城里来的吧。真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

“总而言之，这次你闭上嘴好好看就行了。要是不听我的指示，小心我真的把你绑起来扔进陷阱里当诱饵。”

“知道了……”虽然吉格心里在抱怨“明明比我还小一岁……”，但他明显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虽然一次都没有回头，但背上的压力明显增加了。尽管吉格已经把腰弯得很低了。

穿过巨大的食草龙群之后，四人正准备走上斜

坡，领头的卡诺恩突然停了下来，举起手朝一行人的右边指了过去。

“雄火龙？”艾尔梅丽亚小声问道。不过卡诺恩带着微笑摇了摇头。

“不，是蓝速龙。”

想起那种有着黑色条形花纹和蓝色皮肤的小型肉食怪物，吉格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虽然蓝速龙跟大怪鸟比起来只是种用大剑一刀就能干掉的杂鱼，但由于它们总是集体出动，而且很擅长与同伴配合攻击，因此绝不能小觑。

蓝速龙不仅有着鸟喙一般的尖嘴，四肢上的勾爪也异常锋利，轻轻被抓上一下立刻就会皮开肉绽。

“走吧……”卡诺恩将角龙头盔上的护面拉下来把脸遮好，然后从背上取下了他的长枪。旁人乍一看还以为那是根雄火龙的尾巴，不过将折叠的枪身展开之后，长度立刻增加了将近一倍。并且“呼”地燃起一团缠绕着长枪的火焰。那是因为制作这把枪的材料里有接触空气之后就会起火的“火龙骨髓”。

卡诺恩右手持枪，左手举起与枪配套的火龙甲壳盾牌朝目标冲了出去。

“你就呆在这儿别动。”艾尔梅丽亚说完之后卸下行李，将角龙尾紧紧握在手里，“要是行李出了什么事我可不饶你。”

“就交给你了。”就连弗雷迪奥也这么说，然后拍了拍吉格的肩膀。

“等一下！只是蓝速龙的话我也可以……”吉格忙乱地接过艾尔梅丽亚扔给他的行李，正准备开口反驳她的专制，但战斗似乎在转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呵呵，看来还不到出场的时候啊。”弗雷迪奥将强击火炮扛在肩上，悠闲地说道。吉格马上就发现弩手这句话并不是说给自己这个菜鸟听的。卡诺恩一个人就把蓝速龙解决掉了。

话虽这样说，但也不是完全地“解决掉”。

离三人不远处的草滩上，在一条鲜明的灼烧痕迹尽头有一具焦黑的蓝速龙尸体正兀自扭曲地滚动着。和它一起行动的同类看到这种场景，似乎察觉到自己与眼前的敌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级别上，丢下同伴的遗骸转过身飞奔而去。

吉格拖着沉重的行李慢慢靠了过来，听到木桶碰撞声的艾尔梅丽亚随即转过头，微微皱起眉头看着他，似乎正准备质问“我不是让你等着吗”，不过在那之前，吉格先开口了：“为、为什么让它们跑了？”在这几位同伴中暂时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位卡诺恩刚猛的枪法，凭他的技术刚才那几只蓝速龙根本不可能逃得掉，它们的皮、鳞、牙可都是值钱的东西。

“不做无用的猎杀，仅此而已。”艾尔梅丽亚依然将角龙锤拿在手里，伸出另一只手从吉格那里把自己的行李抓过来扛在背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雄火龙。在那之前我们要尽量避免做出让自己可能受伤的举动，我们携带的给养也很有限。如果你是随便看见什么怪物都想要冲上去结果它的小毛孩儿就赶紧给我滚回村里去!”

“什么!”吉格似乎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我说你们俩，差不多就行了啊。”弗雷迪奥不知什么时候端着强击火炮走到了两个人身边，手指紧扣着扳机。被面具遮挡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只要他的食指稍稍动一动，吉格的手臂一定会离开他的身体。

令人厌恶的汗水从少年铠甲下的皮肤表面渗出。弗雷迪奥无疑是认真的，只要吉格再稍稍乱动一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吉格，虽然话说得不好听，但小姐她确实是在教你作为猎人的基本常识。你却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这样似乎不太好吧?小姐你也真是的，他还只是个新手，根本想不到这一层。”

“哼……”艾尔梅丽亚转身背起乱糟糟的行李朝卡诺恩走去。

这时弗雷迪奥才终于将枪口从吉格的手臂上移开。

吉格突然两腿一软，几乎一屁股坐在地上。但不知怎么回事，他最后还是坚持住了。

“呵呵呵……对不起，没想到把你吓成这样。不用担心，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开枪。”

“骗人！”吉格心里是这么想的，不过却没敢说出来。

弗雷迪奥扛起自己那一份行李开始朝前走，不过他仍然让强击火炮保持着随时可以击发的状态。毕竟雄火龙有可能在这附近出现。

“混蛋……”

吉格对自己的懦弱感到十分生气，也对接受艾尔梅丽亚主张的自己感到生气。

但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蓝速龙。

而且，如果与它们的战斗拖得太久，蓝速龙的尖锐叫声很有可能会把雄火龙给吸引过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应战，危险程度当然也会随之增加。放置炸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只要冷静地想一想立刻就能明白，但无意中就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真的就像村长经常告诉我的那样“把你的眼光再放远一点，好好看看这个广阔的世界”。”

虽然那句话不见得就是指这件事，但盲目狩猎绝对不是正确的行为。吉格此刻似乎想通了这一点。

就算一行人迅速地解决了蓝速龙，也不可能将它们的皮、鳞、牙都带走——行李已经够多了。

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单纯的杀戮。而对猎人来说那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村长是这样告诉吉格的，而他也并不是不能接受这一点。

话虽如此，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尽管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但老是觉得有些可惜。

“我明白了!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么！”

吉格重新背好行李，突然改变了态度。

“这样就能在安全的地方见到雄火龙了！

想想也挺不错的！说不定任务报酬里还能拿到火龙鳞呢！”

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是要拥有梦想。

一行人等吉格跟上来之后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道，走出去发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带。这就是地图上标明着“三”的地区，也是雄火龙的狩猎场。

不过现在这里却安静得可怕。

除了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的食草龙以外，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异状。

就在众人放松警惕的那一刹那……

先是空气发出“嘣”的一声闷响，紧接着从他们头上飞过一个巨大的龙影。

“来了！大家上！吉格站远一点!”话音刚落，艾尔梅丽亚就将行李和角龙尾都放在背上，手里拿着“闪光弹”冲了出去。

而卡诺恩的动作比她更快，壮硕的身体始终保持在少女的前方。由于事情太过突然。他根本没时间整理好防具。

“呵呵呵，开始了么。”弗雷迪奥则站在原地将强击火炮平平地举了起来，做出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

为了看清楚目标，吉格沿着悬崖不停地来回跑动着。

尽管有几只食草龙踩着“咚咚”的脚步朝吉格这边逃了过来，但他的目光却始终锁定在不停朝前冲锋的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两人身上。

在两人的正前方，一个巨影正扑腾着赤红的翅膀准备降落。那就是大型飞龙——雄火龙!好大!比食草龙要大上好几倍!

吉格身旁突然响起了爆炸声，一团灰白的硝烟随即向他围了过来。几乎就在同时，巨龙的胸口处散开一抹红光，不到一秒之后，“咣”的一声巨响撕开空气传进了吉格的耳朵里。而随之而来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阵阵恶臭。是染色弹！

吉格明白它已经注意到他们两个人了。雄火龙突然露出一副无比狰狞的面孔，仰起头张开了它那满是尖牙的大嘴！

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都被这声龙吼所震颤。

吉格狼狈地用两手死死堵住耳朵，如果不这样做说不定会失去意识昏过去。

“其他人呢？”想到这儿，吉格连忙抬起头，发现艾尔梅丽亚他们一刻也没停下，径直朝雄火龙冲了过去。可为什么弗雷迪奥也在跟着跑呢？

“为什么？枪手不是应该站在远处射击吗？”

雄火龙终于降落了，大地因为它的到来而发出一阵轻微的抖动，这清楚地传到了吉格双腿里。

它的下一个动作是抬起低埋的上身，长长的脖子也随之开始向上高举。从嘴角处似乎隐约能看到有小股的火焰正在燃烧……“火焰吐息！”

如果被直接击中立刻就会变成一堆焦炭，更别说背上还有个大爆弹。

就在这时，火龙鼻子前方突然有一束光芒呈爆发状不断扩散，把吉格的视线也涂成了一片雪白。这是闪光弹！

吉格立刻拼尽全力闭紧了双眼，努力恢复视力。

几秒钟之后，吉格眼中终于又出现了色彩，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产生了自己是在做梦的错觉。

雄火龙由于被暂时夺去了视力，正在混乱中不停咆哮着，而娇小的艾尔梅丽亚竟在这时钻到了火龙的腹部下面去！

有她做比较，雄火龙体积的庞大更有了一种确实感。光是那巨大的爪子部比艾尔梅丽亚要大上一圈，仔细看还能发现比单手剑还要锋利的尖爪。

只见艾尔梅丽亚熟练地矮着身子快步走到它腹部正下方，将背上的大爆弹卸下来放好之后，回头朝吉格这边招手。

虽然吉格有一瞬间以为她是在提醒自己，不过马上又反应了过来，她是在对弗雷迪奥打手势。

弗雷迪奥也一样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火龙的两腿之间，他放下大爆弹之后又在旁边装了一个小爆弹，并点燃了它的引线。火花立刻蹦了出来，即使隔很远也能清楚地看到。

两人立刻转身从巨龙脚下滚了出来。

几乎就在他们脱离危险区域的同时，两个大爆弹被小爆弹引爆了！这种轰鸣显然比龙的吼声更加猛烈。

炸弹战术成功了！

雄火龙腹部的甲壳被炸得粉碎，从伤口处流出的大量鲜血将它周围的一大片绿草都染成了深红色。

但眼前这只巨兽的怒吼还在继续，看来这样的伤害并不足以致命！

卡诺恩将地狱之炎平举起来，用左手的盾牌护住要害，开始向雄火龙疾冲过去，腿上的精炼矿石护腔不断掀起脚下的泥土朝他身后飞去。

稍稍迟疑之后，艾尔梅丽亚也把行李扔在地上，抓起角龙尾开始准备攻击。不过与卡诺恩不同，她的行进路线明显是绕了一个大圈。

弗雷迪奥则在不断拉远与雄火龙之间的距离，最后停在了吉格身旁，将行李包放在地上当作强击火炮的发射台。装好弹药瞄准目标。又一次扣动扳机之后，子弹留下震目的轰鸣和刺鼻的硝烟径直冲向火龙的眼睛。

弹头准确地炸出了一片猩红的血沫，负责近身战的两人以此为信号，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

伴随着雄火龙又一次惨烈的咆哮，它不由自主地仰起头，将受伤的腹部完全暴露了出来。

“噢噢噢噢！”吉格的注意力被这声雄浑的战吼所吸引，目光一转，看到卡诺恩的攻击成功了！

地狱之炎那赤红的枪头已经深深扎进雄火龙还在不断出血的腹部，而下一个瞬间巨龙的皮肉和内脏又遭受了烈焰的炙烤。虽然火焰与雄火龙本身的属性一致，但这并不等于它的肉体能够抵抗火焰的侵袭。卡诺恩一击奏效之后并没有松懈，紧接着用他惊人膂力硬是将雄火龙巨大的身躯扳倒在地上！

龙翼中不太粗壮的骨骼发出“喀喇”一声，朝反常的方向折弯，满嘴利牙的凶恶面孔此时却带着痛苦的表情，它巨大的身躯在地上不住地翻滚着。

从旁边又闪出一个黑影——是艾尔梅丽亚！

“嘿！”她将角龙尾高举过头顶，将积蓄了好一阵的力量灌注到武器中，看准时机尽全力朝雄火

龙的头部砸了下去！

大锤发出“邦”的一声击出一团火花，只见飞龙的半个脑袋已经陷进了土里，显然没有被打碎。仅仅只是部分甲壳被打歪了、流了一些血。

还得再来一下！艾尔梅丽亚再次举起了角龙尾。

“小姐！”

话音刚落，拔出地狱之炎的卡诺恩就飞奔过来，将艾尔梅丽亚扑倒在草丛里。巨龙的另一种凶器——尾巴刚好从趴在地上两人的头上甩过。

如果被直接击中，脊椎骨都有可能会被打断。毕竟艾尔梅丽亚没有穿胸甲。即便是运气不错骨头完好无损，看刚才尾巴挥动时的气势也很有可能将少女打落悬崖。

卡诺恩就那样保持着将艾尔梅丽亚压在身下的姿势将她紧紧抱住。

雄火龙缓缓抬起了被半埋进土里的龙头，由于脸上的部分甲壳已经被打得错了位，所以看上去它的面部完全是扭曲的，更惨的是它现在只剩下一只眼睛能正常活动。恐惧这种情绪在它身上似乎越来越明显，但从它嘴角还是在间歇性地喷出零散的小股火焰。

弗雷迪奥在远处不慌不忙地装填了子弹，大概还没有好好瞄准目标就又一次扣动了扳机。

子弹在雄火龙鼻子前方爆炸了，这让它张大嘴巴狂吼一声，展开受伤的翅膀飞上高空。巨翼卷起的气流将周围的尘土都扬到了半空中，连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的身影都被沙尘包裹了起来。

弗雷迪奥的强击火炮再次喷出了火舌。

但这枚子弹并没有爆炸，只是在雄火龙头部的甲壳上擦出了一丝火花。

巨龙似乎对要不要袭击卡诺恩有过一瞬间的犹豫，不过它最后还是决定逃跑。等它升到更高的空中之后，随即靠滑翔远离了众人。

而弗雷迪奥没等它飞远就立刻收好强击火炮、背上行李冲向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两人，吉格连忙跟了过去。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吉格此刻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

“才用这么点时间就让雄火龙受了重伤！”

虽然最后时刻发生了一次险情，但弗雷迪奥似乎一点也不慌张。看刚才那个样子，大概卡诺恩的防御力连巨龙的毒爪攻击也不怕。

两人刚跑近，卡诺恩就缓缓站了起来。

在他身下的艾尔梅丽亚也若无其事地直起了身，“呼”地吐出一口气，开始拍打铠甲上的泥土。

“太了不起了！”由于太过兴奋，其实吉格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吼的是什么，只是张着嘴巴随便让几个单词蹦出来而已。

“真是不敢相信！居然……居然冲进了那种大家伙的怀里！我、我明白了！跟雄火龙比起来大怪鸟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不起…”

不过吉格身旁的艾尔梅丽亚却是一脸冷漠的表情。

“那个……”吉格高涨的热情就像是遇到了一盆刺骨的冰水，这让他一时语塞。

艾尔梅丽亚捡起放在草地上的行李重新扛在肩上，回头对表情有些失落的少年说道：“别在那一惊一乍的，快走吧。雄火龙不是还没死吗？我们得赶快去布置下一个陷阱。”

“下一个？”

艾尔梅丽亚并没有把话说完，叹了一口气之后背过少年，转身朝前走去。

卡诺恩捡起从火龙腹部抽出的长枪紧跟在少女后面。经过吉格身旁时抬起手轻轻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那绝不是斥责，感觉更像是在说“走吧。”

“快点。”

“哦，是……”弗雷迪奥这时也跟了上来，吉格便和他并排走在一起，跟在卡诺恩和少女身后走上了一条被峭壁夹在中间的斜坡。

“那个……下一个陷阱是什么?”

“受伤的雄火龙一定会回它的巢去休息，我们就在那里埋伏好等它。像那种伤口根本不足以致

命。你还不知道吧，对飞龙来说只要不是致命伤，好好睡一觉之后就能痊愈。”

“直、真的吗？”

弗雷迪奥干笑一声，重重地点了点头：“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是不抓紧的话它就会陵复体力。我们必须在那之前潜入巢穴设置陷阱。如果不想办法牵制住它的力量，飞龙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角色。还好这里的飞龙不是一对。不然的话巢里说不定还有一只雌火龙在等着我们。那样就得一次对付两头了。”

还有一头火龙！那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假想！

说完，弗雷迪奥就像是在窥视吉格一般，从藏在面具后的双眼中射出一丝寒光：“虽说集会所的情报一般来说都是很准确的，不过……”

还没等吉格回过神……

“弗雷迪奥!”走在前面的艾尔梅丽亚突然朝他们两人大吼了一声。

“我们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在新人身上！快点！”

“不好意思。”

弗雷迪奥将戴着用毒怪鸟皮制成的盾形护手的右手举到裸露的胸前，像贵族似的行了个礼。

艾尔梅丽亚皱了皱眉毛，但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难道说她戏弄我其实是为了救我吗……”

虽然吉格脑中出现了这种想法,但立刻就被自己摇摇头否定了：“怎么可能。”

斜坡的尽头是一块圆形的草原,吉格本以为又会看到食草龙那悠闲的样子,不过眼前这片草场里并没有它们的身影。

草原的四周都是悬崖,要进到这里来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是众人刚刚穿过的那条谷间小道，二是远处高台上的那个洞口。以成年食草龙的体积来看，它们不可能挤得进这两个出入口中的任何一个。

而且那个高台上的洞穴似乎就是雄火龙巢穴的入口。

没有一个人开口询问,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穿过草原,静悄悄地来到了洞口。从里面吹出的风中混合着不太明显的焦臭味,就像是几天前刚发生过火灾的味道一样。

四人谨慎地迈步朝里走去,尽量不发出一点儿声音。

洞里一片寂静，一个怪物也没有。

“终于到了。”弗雷迪奥一边环视四周一边说。

“在火龙的巢里经常会遇到来偷龙蛋和食物残渣的蓝速龙，不过可能是因为刚筑巢不久，蓝速龙还没发现这里。太好了。”

“开始吗?”

艾尔梅丽亚解开行李,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绿色的桶状物。

“这是什么？”吉格刚一开口，就发现周围几个人盯着他的眼睛里写着“笨蛋”两个字。

“真是的……用来抓飞龙的陷阱，你没见过吗？”

“没有……”吉格又是一副很无辜的表情，这让艾尔梅丽亚不禁又叹了口气,然后把陷阱扔给了他。

吉格一时没反应过来，差点没接住。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手中的圆桶……

“到这儿来。”

从龙巢上方空洞里漏下的一些光亮,投射在洞穴中心的地面上形成了一大片光斑。艾尔梅丽亚一边朝那里走去一边朝吉格招手。

吉格傻乎乎地扭头看着弗雷迪奥。

少女站立的地方周围散落着许多干燥的兽骨,看起来不像是刚筑好不久的巢。而光从外观上判断，那里应该就是巨龙的“床”。

“看来以前好像就有飞龙在这里住过。”艾尔梅丽亚似乎看穿了吉格的疑虑，抢先开口说道，“不知道它是被猎人杀掉了还是找了个老婆搬到其他地方去了，总之这里现在有一个新住户。”

“哦　”

“那个。”艾尔梅丽亚指了指吉格手中的陷阱。

“把它半埋进你脚边的土里。”

吉格照她说的做了。

“站远点儿。”少女说完便走上前去按下了桶上的按钮。

绿桶绽开火花和发出一阵“咻咻”声之后，只听砰的一声，绿色膜状的捕猎网就从桶中呈圆形延展开来，几乎铺满了整个乱骨堆。

“这种捕措网可以让接触到它的泥土质地变得松软、易碎，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质又会恢复原状，只有飞龙等体重过大的怪物才可能会陷进去。走吧”

吉格跟在艾尔梅丽亚身后离开了安放陷阱的地方。回到卡诺恩和弗雷迪奥两人身边后，发现他俩都拿着一坨发出恶臭的乐西，远远看去有点像是漆黑的泥炭。

“哇！那是什么！”

“是怪物的……大概是雄火龙的粪便吧。”

“粪便？”明白那堆黑泥的真实身分后，周围的恶臭好像更甚了。吉格赶紧把鼻子捏住。

“我说，你动作快点儿。”看到弗雷迪奥递给他的满满一把粪，吉格本能的朝后退了几步。

“什么快点儿？”

“搞什么啊……当然是把这个涂在身上。”

“你骗人！”

“这种事怎么会骗你。”已经用粪便熟练地将自己伪装好的艾尔梅丽亚没给吉格丝毫躲避的时间，一把将少年避之不及的秽物涂在了他的锁甲上。

“呃啊！”

不等吉格开口抱怨，金发少女便像他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在埋伏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这个来消除体味，不这么做雄火龙是不会放松警惕睡觉的。”

“我明白了……”吉格强忍着恶臭，模仿其他人将粪涂在自己身上。“感觉鼻子都快被臭歪了……”

必须得这么做吗……虽然看了刚才的战斗，我还以为猎杀飞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驾轻就熟的工作，但现在看来我的想像毕竟是太过狭隘的东西。经他们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如果自己的住所里充满了人类的臭味，我想它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这个位置不错。”循着卡诺恩的声音望去，他正朝一条宽大的裂缝内部望去。艾尔梅丽亚也立刻走到他身边，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之后两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弗雷迪奥，怎么样？”枪手将背上的强击火炮取下来拿在手上，爬进裂缝躲了起来。

“这地方不错，能轻松地狙击到目标。”

“那就这么定了。吉格。”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正低着头为涂满粪便的铠甲感到恶心的吉格马上把脸抬了起来，眼前的艾尔梅丽亚就像正在筹划恶作剧的小孩一样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你一定对只做旁观者感到不满吧？”

“啊、啊……”尽管见到真正的飞龙之后立刻就被它王者的气势所震慑，但是出于男子汉那倔强的自尊，吉格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

听到少年的回答后，艾尔梅丽亚点了点头。

“好，就给你个任务。”

“哎！”

“没问题，很容易的。等雄火龙回来睡觉时掉入陷阱之后，你就冲上去把最后一颗大爆弹放在它脑袋旁边。就这么简单，办得到吗?”

“脑袋旁边……必须是靠的很近的地方吗?”

“那当然。”

“别说得这么轻巧啊！”

“我说了是个很轻松的任务。而且只是让你放在那里，引爆的事交给弗雷迪奥就可以了。要是你磨磨蹭蹭的，小心和飞龙一起被炸飞。另外……害怕吗？”

“咕噜”。

吉格的喉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不过被他咽下去的并不只是口水，还有“害怕”这两个字。

“不会把我吃掉吧”

“你觉得呢？”艾尔梅丽亚说完便呵呵地笑了起来，“不用担心。虽然它那时的样子一定很狂躁，但那只是在挣扎而已，在陷阱失去效果之前都不可能会注意到你的。那就这么定了。”少女说完便朝卡诺恩走了过去。

威猛的壮汉此刻将大家的行李都集中到一起，正往一块很大的布上涂着粪便。艾尔梅丽亚又一次朝少年招了招手，吉格只得硬著头皮跟了上去，将大爆弹解下紧紧抱在手上。等大家都坐定之后，卡诺恩用涂满粪便的布料把三个人都盖了起来。

尽管三人周围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恶臭，但他身旁的艾尔梅丽亚却一点儿奇怪的表情也没有。大概这就是猎人与猎人之间的差距吧。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立刻让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

“来了！”和刚才一样，窜动的气流从头顶慢慢压了下来，吉格连忙死死地抓住臭布。

虽然不知道雄火龙的视力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但如果布被掀飞的话肯定会被发现。

“我连屎都抹了，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失败！”吉格随即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艾尔梅丽亚什么话也没说，就像是已经把布看穿似地紧盯著前方。

“噶啊啊啊！”凄厉的咆哮声在洞穴中不断回荡，连空气也跟着震动起来。

吉格啪地一声掀开盖在身上的布料，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反射性地抱起大爆弹冲了出去。

目标是雄火龙！

只剩一只眼睛的歪脸飞龙并没有注意到这几名不速之客。它的半个身子已经深深陷进了松软的泥土里，现在正竭尽全力地拍打着翅膀，就像是要抓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挣扎着想从陷阱里逃出来。

“混蛋！”

吉格张开嘴巴大吼，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只能不停地挪动自己的脚步。他感觉自己一旦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动了。讨厌的汗水不停地喷涌出来。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即便如此他还是咬紧牙关穿过正在发狂的火龙翅膀，按艾尔梅丽亚交待的将大爆弹放在雄火龙的脖子根部——目前看来这是最接近它脑袋的位置。就在那一瞬间，吉格与火龙剩下的那只眼睛三目相接。

“糟了！”他全身立刻因为恐惧而变得僵硬。

而眼前的巨龙正对着少年慢慢张开了大嘴，隐隐约约能看到它喉头深处的火苗。那或许本身就是死亡！

“吉格！”听到艾尔梅丽亚的喊声，吉格就像是被解开了禁锢一般迅速行动起来，拼命地朝右边飞扑了出去，成功逃离了飞龙火焰喷射的范围。起身之后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不顾一切地朝前方猛冲。

弗雷迪奥藏身的那条裂缝里突然传来了弩炮发动时的爆裂声，而下一个瞬间吉格感到有什么东西贴着自己的头皮擦了过去。

身后随即传来了大爆弹爆炸时的轰鸣声，极速推进的热风几乎把他又朝前推了一段距离。

“哇！”就在吉格马上就要撞到岩壁前的一刹那，身体终于停了下来。只要再往前一个拳头的距离，这位十六岁的少年铁定会被坚硬的岩石顶得破相。他立刻就明白了是卡诺恩把自己截停的。

尽管巨汉伸出手想把吉格扶住，但这位新手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管住自己已经失去作用的膝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砰”，有人敲了敲吉格的肩甲，他抬头看见艾尔梅丽亚交抱着双手站在自己身后，用下巴指示他朝后看。

“成功了。”少年听到这句话才总算是回头望了一眼。

“啊！”雄火龙保持着半个身子被埋进陷阱里的姿势被打倒了。

原本由坚硬甲壳覆盖的长脖子现在只剩下了血肉模糊的半截，横倒在一边的龙头看上去无比狼狈，一条颜色诡异的舌头从半开的大嘴里耷拉了出来。

“说不定只是在装死哦。”弗雷迪奥说完便从裂缝里跳了出来。

尽管嘴巴上这样说，不过他还是把强击火炮折起来放在了背上，艾尔梅丽亚只好耸耸肩微笑地看着他。

“这可不是你最喜欢的毒怪鸟啊。”毒怪鸟有时会用装死来吸引大意的猎人靠近，然后再给以痛击。这些传闻吉格也听说过。但正像艾尔悔丽亚所说的那样，眼前这只并不是会装死的毒怪鸟。

“那么我们开始解剖它吧。雄火龙的尸体可不能白白浪费了啊。你要来帮忙吗？还是对你来说太勉强了？”

“别、别小看我!”

吉格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用还在不停颤抖的双脚支撑着身体站了起来。艾尔梅丽亚有些意外地看着他，然后第一次露出了并非揶揄的微笑。

少年怎么也没有料到眼前这张出奇美丽的笑脸竟几乎让他忘记了呼吸，起身的动作不禁一滞。

“我可以吗？”

艾尔梅丽亚站在远处轻轻点了点头。就在这时……

“等一下！”音量虽然不大，但一个清脆的女声突然在洞穴里回荡开来。

第三章
爱·飞龙（前篇）

“怎么了？”

吉格停下了将手伸向龈间的解体匕首这个动作，转而握住了背上大剑的剑柄。吉格以前就听说过有些卑鄙的猎人专靠抢夺别人的猎物为生，难道今天让他遇上了吗？

但那位从高台方向洞口进入的人一看就不是盗贼，反而像是某种圣职人员。她从头到脚都包裹在纯白的长袍之中。胸口处别着一个从没见过的徽章，红色的空心圆正中是一个剑的图案，而从圆圈左上至右下用与外圈相同的颜色划了一道直线，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吉格听到身旁的艾尔梅丽亚口中在轻轻念叨着什他清楚地感觉到金发少女所散发出的“敌意”比与雄火龙对阵时还要明显。

连弗雷迪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持着随时可以把强击火炮取下来射击的姿态。

卡诺恩虽然没有将地狱之炎抄在手里，但持盾的左手已经稳稳地护在了胸前，让人感觉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他立即就可以用身体来护住艾尔梅丽亚。

“这人很难对付吗？”

虽然握着大剑的右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气，但吉格实在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危险。

一名身着白衣的人缓握走上向来，在离四人不远的地方站定，然后掀开了罩着脸部的宽帽。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头比艾尔梅丽亚颜色稍浅的金发，被从洞口射入的阳光一照，竟然如同水面一样反射出耀眼的光辉。

那是一名看上去比吉格年长几岁的少女。

“好漂亮……”

她的脸庞也像刚才的声音一样清亮，纯洁得让人无法产生一丝邪念。肤白胜雪，明媚的双瞳有如夏日晴空般碧蓝深邃。而且整个表情中透出一股让人无法正视的坚毅。

“你有什么事?”艾尔梅丽亚先开口了，语气不免有些咄咄逼人，“你肯定不是独自一人吧？赶快叫你的同伙都出来。”

话音刚落，一群人就从洞口鱼贯而入，他们的体格、年龄、性别不尽相同。但部静静地并排站在少女身后。一共大约有三十个人，全部都和少女穿着同样的衣服、用帽子遮住了脸。

吉格看见这群人都把手藏在背后，明显是握着什么东西。

不能对人类挥动武器是猎人的铁则之一，但当自己遇到危险时就另当别论。虽说与人战斗并不是

猎人的强项，但除了王国骑士团那样受过正规训练的士兵以外，普通人根本就不是猎人的对手。

“反对狩猎！”其中一个人一边高喊，一边举起了手中的东西。

吉格迅速做出了反应，冲上前来准备打落飞向自己的危险物品。

但喊话那人拿出的并不是武器，而是一块涂着颜料的木板，上面写着“不许杀害野生怪物！”

其他人也纷纷效仿，除了少女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拿出了木板或是拴在木棍上的横幅。

“猎人们是在破坏自然！”、“停止野蛮的狩猎！”、“飞龙是人类不可侵犯的存在！”、“鬼！”、“猎人们是恶魔！”、“猎人都是些没有脑子的原始人！”等字眼立刻充满了四人的视线，那群人喊的口号几乎也都是他们所写的内容，各种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地砸向猎人四人组。

原本寂静的龙洞内忽然变得像城里的市场一样被嘈杂的大呼小叫所包围，吉格本能地用手捂住了耳朵。

“这、这些人在搞什么啊……”

以前打倒怪物之后一般都会收到些感谢的话语，从没有像这样被人敌视过。

而且那帮人似乎情绪越来越激动，其中有几个好像已经开始搜索身边可以用来扔出去的东西。

倒霉的是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岩壁上刚好有一个采掘过矿石的裂缝，地面上散落着无数的小石块。

当然，对穿着防具的猎人来说那算不了什么威胁，但还是有可能会被打出鼻血，那可是很痛的。

“可恶……好不容易才把雄火龙干棹……”吉格现在相当生气。

虽说他只做了把大爆弹安放好这件事。但怎么说这也是他第一次打倒雄火龙。还没等他好好享受那种兴奋，这帮人就突然冲进来把气氛搞得一团糟。

“喂！你那写的什么啊！”少年保持着右手握剑的姿势，用左手指着一块牌子吼道，“‘猎人都是些没有脑子的原始人’？别开玩笑了，你这混蛋！你以为我们只会举着武器乱挥吗！要那样的话怎么可能打倒飞龙啊！”

周围的吵闹声突然停了一下，但是……

“这样的行为就叫野蛮！”

“用来杀死飞龙的技巧不能叫做智慧！”

“你不是人！杀死了那么高贵、睿智的动物居然可以这么平静!”

“它也是会爱护子女的好丈夫啊！”

“恶魔！”

“变态！”

“你们这帮人才是怪物，”吉格被如同海涛般席卷而来的反驳声压得有些喘不过气，从面具和头罩之间射出的视线仿佛带着灼热的能量，将他烤得浑身燥热，汗水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低着头静观事态发展的那位神秘少女忽然慢慢地举起了一只手。

愤怒的人群一瞬间便安静了下来。

少女脸上浮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目光在吉格身上一晃，之后便对着艾尔梅丽亚说道：“好久不见。艾尔梅丽亚・弗兰伯特。真的很想再见到你。”

“我可从没这么想过。”

面对冷漠的回膏，少女嗤嗤地笑了起来。

“你不要这么冷淡嘛。旁边这位是新的同伴吗？”蓝色眸子所发散出的光亮又一次从吉格身上扫过。

“同伴？你别搞错了。他只是暂时在我这里寄存一下而已。”

“真的？不过看上去他也是个猎人啊。”

艾尔梅丽亚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反对。不过至少她没有否定自己是同伴这一点，让吉格多少有些得意。

少女不明原因地点了点头，重新面对着艾尔梅丽亚问道：“那么……你考虑好了吗？”

“什么事？”

“当然是放弃继续做猎人这件事。”

虽然少女的口气听上去显得若无其事，但让猎

人停止继续狩猎无异于对他说“去死”。

吉格听说过好几个因为对猎人说了这种话而被打断牙齿的人，就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猎人之间的“禁语”。

艾尔梅丽亚立刻就把双手握成了拳头，吉格虽然看见了，但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阻止她。这位使太锤的少女有着惊人的腕力，更何况她现在戴着雄火龙手甲，被她击中很有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但艾尔梅丽亚最终还是放松下来哼笑了一声：“你是认真的吗？小心我现在就把你那漂亮的鼻子给打断。别自讨苦吃。”

“与躺在那里的雄火龙所遭受的痛苦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想打的话尽管动手，但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一定要阻止你继续猎杀飞龙。’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别指望我会听你的。只要有正式的委托，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会去把它干掉。”

“为什么？”

艾尔梅丽亚耸了耸肩，并没有马上回答她。转而回头对吉格说道：“吉格，你来告诉她为什么。你好歹也算是个猎人。”

“哎？我吗？”

突然被这么一问，吉格显得有些慌乱。那位不明身分的少女此刻也把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等待着答案。

少年在头脑中不断思考著，讨厌的汗水又流了下来。

“嗯……那个……因为我们是猎人吧？”

“这个不能算答案。”

神秘少女身后忽然响起了“没错，没错”的哄笑声，这更让他觉得难堪。

从小时候开始吉格就不善于思考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每次绞尽脑汁思考其他说法时，总有人跑来打扰他，搞得头脑里更加混乱。

少年正在想干脆大吼一声抽出大剑吓唬吓唬人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向他伸出了援手：“大概……除了这个再也找不出更准确的理由了。”

是艾尔梅丽亚。

“为了金钱、名誉，在战斗中结下的友谊等等……如果非要理由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东西，抛开这些那我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猎人。但猎人就是猎人，我们对其他的生活方式都不感兴趣，也绝不是为了某种可以被满足的明确目的来过这种生活。因此我们绝不会退缩，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放弃整个生活。”

“哪怕这种生活是建立在无数生物的性命之上你们也可以无动于衷吗？这就是你们残忍地杀死它们的理由吗？”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都是用其他物种的生命换来的。你们也要吃肉和蔬菜吧？如果不是这样你们也就不可能像这样站在我们面前了。野生的就贵重，聪明就不能杀。这分明是一种傲慢！”

“即使灭绝一个种族也无所谓吗？”

艾尔梅丽亚耸了耸肩。

“猎人绝不会做那种事。要是怪物被消灭，那么猎人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各个猎人集会所都会仔细判断自己所在地区周边的具体情况，对委托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

“你撒谎！前几天就有猎人接受了第三公主的委托去抓一只尚未成年的雄火龙！”

艾尔梅丽亚盯着刚才开口的肥胖男人说：“有可能是因为雄火龙的数量有所增加，或者是它跑进原本没有火龙的地区从而打破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吧。”

“那你们偷取飞龙的卵又是怎么回事！”另一个女人质问道，“就因为稀有所以就拿来吃，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亲生骨肉被偷走的飞龙夫妇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没有。”女尔梅丽亚毫不回避，将两手插在腰上回答说，“如果要考虑狩猎对象的‘感受’，那我们根本没办法进行这项工作。我问你……你会考虑每天都吃的，比如鱼啊肉之类食物的感受吗？你会为满桌子的饭菜感到悲伤吗?如果真是这样，你大

概也就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吧?真是太残忍了。’

刚才问话的女人听了之后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到她这个样子，艾尔梅丽亚不屑地哼了一声：“你们只是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在保护飞龙罢了，好好想想吧。我们猎人绝不会做那种事，这家伙也一样。”

艾尔梅丽亚用下巴指了指留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雄火龙。

“今天是我们胜利了，但如果笑到最后的是它，我们就会变成它今天的晚餐。如果连大爆弹都不敢用，那就闭上嘴什么话都别说！这家伙不仅体积庞大，还拥有会吐火球的咽喉和致命的毒爪，根本没有你们想像地那么好对付。”

“但、但那些都应该算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一名少年将头埋在长袍之中大声说道。

“我们的武器、防具也都是天然的。人类虽然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但我们有智慧。运用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难道有错吗？你们就是因为把人类看作是特别的存在，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今后请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不知是因为说不过对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少年眼中竟然出现点点泪光。

“到此为止吧。”眼看再争下去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神秘少女抬起手，像是要告诫同伴似的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过身看着艾尔梅丽亚：“我们的确把人类看作是特别的存在。就像你所说的，智慧是我们的武器，但这种武器绝不应该只用在战斗上。虽然雄火龙的毒爪也可以称之为武器，但人类的智慧绝不仅仅只有这一点用处。将它运用在与各种怪物的战斗中，这实在是太狭隘了。拥有智慧的人类对自然界来说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不干涉自然规律，有智慧地活下去。你不认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吗？”

“你想说的是人类制造的‘牧场’和‘农场’之类的东西吧。”

少女点了点头：“人类可以在尽量不干涉自然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如果肉不够就抓几只食草龙养起来，想吃米饭可以去种地，根本不需要打猎。这不是我们人类应有的状态吗？”

“所以你才劝我们放弃自己的生活？”

“应该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因为你不是猎人所以才会这么想。光是这一点，我们就始终别想达成共识。”

“放弃对你来说很痛苦吧？”

“但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懂当猎人的乐趣。”

对话忽然停了下来，两名少女并没有敌视对方，只是静静地将视线交汇在一起。

神秘的女孩终于轻声说道：“或许的确是这样……但我认为猎人集会所这种组织根本就不应该被当作权威。只要仔细思考一下最近被猎杀的火龙数量就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乎火龙是否会灭绝。”

“什么意思？”

“如果对这件事有兴趣，我劝你还是自己去调查一下。从我们口中说出的事实，你们大概是不会相信的。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我们已经准备控告猎人集会所。请你们不要忘了，那可是还没有得到王国承认的非法组织。当然，其所属的猎人也会变成惩罚对象。”

“你真是瞎操心。要是猎人集会所没有了，担心的只可能是王国。”

“也许吧……”神秘少女意味深长地回答了一句，然后转过身背对着众人。她身后那些手拿各种标语的人立刻让出一条通道。少女就像已经忘记这里是火龙的巢穴一样，踏着优雅轻盈的步伐和同伴一起从洞口走了出去。

“搞什么啊。”看到紧张状态终于解除，弗雷迪奥这才松开紧握着强击火炮的双手，卡诺恩也把盾放了下来。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吉格刚开口，枪手就对着他眨了眨眼：“你不知道吗？”

“恩。”

“哼，到底是从乡下来的。”

“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吧！”

看见吉格那副气恼的样子，弗雷迪奥不禁笑了起来：“呵呵呵……不好意思。那些是自称‘爱飞龙’的飞龙保护组织的人。他们最近宣称狩猎是一种恶劣的习俗，经常像这样到狩猎场、城市甚至首都去发表演讲。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守护原本数量就很稀少的飞龙类生物。”

“那个最先走进来的人又是谁？感觉她像是那帮人的头儿。”

“娜露米·温巴莉。”回答的人是艾尔梅丽亚，“十年以前她就在这个组织里了。虽然长着一幅可爱的面孔，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她自已也知道空喊‘不要狩猎’是没有用的，所以建成了喂养食草龙的牧场，想以此向公众传达即使不靠狩猎我们也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一理念。她的确是这样说的，但究竟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不过还真是少见啊，小姐你竟然会回应她的问话。之前好几次你根本没搭理她，转身就走。”

“是这样的吗？管他呢。还是干活吧。”艾尔梅丽亚从腰间抽出解体刀朝雄火龙的尸体走了过去，熟练地将刀刃插进了它背上的甲壳缝隙中。接着她就像是在解剖一条鱼一样，让大刀在尸体上流畅地滑动。

“怎么样，不错吧。”弗雷迪奥忽然凑到吉格耳边说，“对小姐来说，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把雄火龙变成材料块。”

“啊……”

那的确是相当熟练的技巧，对哪一个部位可以切割、怎么切割都了如指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思考时间。在卡诺恩也加入之后，速度立刻增加了一倍。

“那个……弗雷迪奥不去帮忙吗？”看见枪手一直站在自己身边一动不动，吉格不禁开口问道。

“我的专长是解剖毒怪鸟，如果躺在那里的是她，我绝对不会把这个工作让给其他人。但雄火龙就……”说完他轻轻摇了摇头。

看来他在这方面的执着某然非同一般。

吉格虽然很想上去帮忙，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他明白自己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刚才经那帮奇怪的人一闹，时间本来就被耽误了不少。如果不快点儿处理好，尸体就会发臭，引来飞虫和蓝速龙。

剥取材料就是在和时间赛跑。更别说从雄火龙这种怪物身上剥取的材料几乎全部都是贵重品，所以吉格怎么也说不出“让我也来帮忙”这句话。

“说起来，你好像真的挺招小姐喜欢的。”弗雷迪奥看着在不远处忙碌的两个人，一边笑一边对吉格说道。

“啊？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小姐她为什么要跟娜露米·温巴莉争辩吗？”

“那个……”

“因为她想让你知道猎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情生活，但又觉得当面告诉你有些不好意思。大概是从卡诺恩那里学到这一招的吧。所以她才借与那个女孩对话的机会将这个想法传达给你。”

面对这么大胆的假说，吉格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怎么可能。”

“不敢相信吗?但实际上同样的话小姐以前曾经对她说过了，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所以刚才那种假设是最顺理成章的答案。不过说老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换成其他人就算面对的是掉进陷阱里的雄火龙，无论你教他多少次，也没有人敢在第一次与火龙对阵时就跑到那么近的地方去放炸弹，一般人早就被吓得丑态百出了。不仅技术很过硬，更重要的是有那颗心。但是……”弗雷迪奥的眼神忽然一凛，“勇气和蛮干是不一样，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勇气可以拯救同伴，蛮干只会葬送同伴的性命。”

“嗯……我明白了。”吉格将刚才听到的话牢记在心里，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守卫着眼前的解剖现场。

艾尔梅丽亚在卡诺恩的帮助下剥掉了火龙背上

的甲壳，谨慎地将匕首插进露出来的软肉中，然后划开桃红色的龙肉，剥出了白森森的背骨。

卡诺恩取出一只细长的口袋摊开放在膝盖上，然后向少女颔首示意他已经准备好了。

得到回应的艾尔梅丽亚双手紧握住解剖刀，用力插进了骨头之间的缝隙里。

“哇，”从刀口处突然喷出了熊熊的火焰，将旁边的龙肉烧成一团焦黑。

但艾尔梅丽亚没有露出一丝胆怯，握住刀柄的手用力下压，然后扳起了一截圆筒状的龙骨，火焰就是从龙骨的中心冒出来的。在骨头的另一边再次砍下一刀之后，终于取出了一根完整的火龙骨。

守在一旁的卡诺恩立刻上前，用袋子将它包裹起来，之后把袋口扎紧，拉了一下位于袋底的绳子。只听“咻”的一声，整个口袋就像被吸附在了骨头上一样紧缩起来。

“那个是什么?”

“这是为了携带‘火龙的骨髓’而准备的便携真空口袋，这种物质一接触到空气就会起火，如果不这样就没办法把它带走。”

“原来是这样。”

艾尔梅丽亚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将刀上的血迹擦掉后把它重新插回了腰间。但雄火龙身上还有很多材料可以剥取，怎么看也不像是已经完成了解剖的样子。而少女却根本没有有继续下去的意思，将已经剥下来的材料收进包里，站起身朝吉格这边走了过来。

“怎么了？”

听到吉格的询问，艾尔梅丽亚把头歪过去看着他：“什么怎么了？”

“不是还剩下很多材料吗？”

“那样就够了。”少女将装有火龙骨髓的小袋子和其他材料放在了一起。

“够了……剩下的不就浪费了吗？”

“不是的。”艾尔梅丽亚轻轻在吉格的胸甲上敲了一下，发出邦邦的响声，“我们不能把能拿走的全都剥下来，而是得带着感恩之心将它们送还给大自然。蓝速龙可以吃那些剩下的肉，而被它们吃掉的食草龙数量就会相应减少。残留下来的甲壳说不定会变成一些虫子的住所，腐肉跟骨头还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加肥沃，或许还会从上面长出野生蘑菇。而这一切说不定就能够孕育出新的飞龙。带着对这些的祈祷留下一部分战利品也是作为猎人的常识。”

吉格不禁语塞，这些东西他从来就没想过：“我以前都不知道……”

弗雷迪奥也走过来，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对你来说也是没办法的事，之前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一个人狩猎时就算再怎么贪心也拿不了多少东西。”

“不过感觉始终是最重要的。”艾尔梅丽亚将整理好的行李扛在背上说，“对猎人来说。”

“嗯……”

少女说完后便朝洞口走去，卡诺恩一言不发地跟在她身后。

“我们也走吧。这项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嗯。”吉格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回头看了看雄火龙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心里想着艾尔梅丽亚的那几句话。

他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

第三章
爱·飞龙（后篇）

“对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回城的马车中，四人被装满了火龙甲壳、火龙骨髓以及被拆散的帐篷等物品的大箱子所包围，但不知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保持着沉默。这个时候弗雷迪奥突然抬起头开口了。

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充满感情地抚摸着强击火炮上用毒怪鸟皮装饰的部位。

四人现在离狩猎场已经很远了，打倒雄火龙也

已经是两天前的事。虽然为了防止在回城途中有什么事发生，一行都人都还穿着防具，但上面的粪便早已用营地里的泉水清洗得干干净净，也做了必要的防锈保养。

再过几个小时就回到城里了。

但吉格心灵深处的火焰还没有熄灭。

虽然他明白不睡觉是不行的，但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出现雄火龙那巨大的身影，这让他浑身颤抖，根本没办法入睡。

不过那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兴奋感觉。

他终于明白了猎人为什么要与飞龙搏斗。

当然，吉格从立志要当猎人的那天起就希望有一天能与雄火龙正面交锋。但这种想法就像小男孩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骑士，小女孩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公主一样，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那其实是一个“梦”。

但当他实际目睹那巨大的身体时，忽然感到自己似乎被这种“壮观”所吸引了。认为能与它作战是一件极其壮美、极其值得骄傲的事。

不过对弗雷迪奥钟爱毒怪鸟这件事吉格却始终有一种别扭的感觉。

“什么怎么想的？”

听到吉格的反问，毒怪鸟面具下的眼睛动了一动，紧紧盯着他。

“是火龙的捕获数量问题。他们一直在调查雄火龙的数量，想尽量掌握得详细一点。根据他们的调查，目前雄火龙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猎杀而濒临灭绝。这一点似乎有些麻烦。”

“不可能的。”把身体靠在木箱上闭目养神的艾尔梅丽亚开口说道，“猎人集会所详细地掌握着它所在区域的怪物情况。如果不是这样猎人就成了无法控制的团体。对吧，卡诺恩。”

壮汉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他完全同意艾尔梅丽亚的意见。

“但不只是那些隶属于集会所的人才会去狩猎吧？有很多像吉格这样与狩猎区挨得很近的自由猎人，还有一些流浪猎人。特别是后者中有的人不仅技术出众，对待事物的方法也有问题。他们有的是因为不认同集会所的方针，有的是完全无视猎人的行动准则而遭到了驱逐。”

“你想说是这些人滥杀了雄火龙？”

“没错。”艾尔梅丽亚睁开眼睛看着卡诺恩：“你怎么认为？”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样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向集会所报告这件事吧。要是流浪猎人真的突然全体出动去杀火龙，那帮人大概还会像今天这样来找我们的麻烦。真是倒霉啊……”艾尔梅丽亚说完便撅着嘴巴呼了口气。虽然说话的口气和内容已经像个大人了，但有时还是会透出与年龄相称的幼稚表情。

脑海中闪过一丝“好可爱”想法的吉格立马有些慌神。不可能的……她明明把我教训得那么惨。打消这个想法后。

吉格开口说：“但、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这类委托会突然增加了呢？”

虽然提出了问题，但艾尔梅丽亚似乎一点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不知道。”

“不可原谅……光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她果然一点都不可爱！”

吉格现在认为刚才觉得她可爱的想法一定是幻觉。但总觉得很生气，于是满脸怒气地靠着大桶站了起来。

马车里忽然充满了一片几乎令人窒息的诡异空气，不知怎么回事，就是让人感到有些焦虑不安。

弗雷迪奥就像是在享受这一切似的，忽然从面具下面传出了笑声：“呵呵，这就是青春啊。”

“你说什么呢？”“没错。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弗雷迪奥。”

“哈哈，请不要在意。卡诺恩，你不要瞪着我嘛。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如果情况太过严重，说不定会惊动‘工会暗夜’。”“工会暗夜？”吉格一听到陌生的词汇立刻就忘记了刚才的对峙场面。艾尔梅丽亚打消了准备开口的想法，让弗雷迪奥代她

回答。

“你不知道吗？那是猎人集会所的一个下属机构，主要负责计算委托的报酬，与王国、领主等狩猎场的土地拥有者交涉等工作。不过他们真正的职责据说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见不得人的事？”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被揶揄的吉格不甘示弱地对着艾尔梅丽亚做了个鬼脸：“没办法，我就是不知道嘛。村长他也没说得这么详细啊。而且我差不多刚刚登记就被你们拉来杀火龙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给你添麻烦了？那是我该说的话吧。”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只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些东西！”

吉格和艾尔梅丽亚两个人都站起身来互不相让地瞪着对方。

“喂，你们两个。”盘腿坐在地上的弗雷迪奥将强击火炮放在两腿之间，伸出手打断了两人，“不知道我们告诉他不就行了么，总比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安全得多。如果同伴中间有个爱说谎的人可就麻烦了。对了，毒怪鸟那艺术般的装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有人误以为已经胜利就贸然靠近的话……”

“弗雷迪奥……”卡诺恩那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枪手关于毒怪鸟的喋喋不休。

虽然面具下的眼神显得有些不满，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不好意思。”

轻轻地晃了一下脑袋后，他又转而面向吉格：“回到刚才的话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关于工会暗夜其实是执行暗杀任务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也就是说他们是以人类为狩猎对象的‘猎人’。”

“杀人？”吉格不仅瞪大了眼睛。对猎人来说，不对人类出手也算是他们的骄傲之一。但由于其中有很多是性格粗暴简单的人，所以经常会发生打架斗殴等事件，而且只要对方不先打退堂鼓，那另一方就一定会死磕到底。一般情况下集会所在处理这样的事件时只能采取恐吓和威胁措施。

“那样还配叫猎人吗？”

“但他们的确是猎人，虽然我也很讨厌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些人。不过猎人集会所里有这种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集会所也有责任清除这些对同行充满恶意、品行极为不端、给猎人队伍丢脸的人”

“你可别被欲望支配而干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啊。”艾尔梅丽亚带着嘲笑的表情说道。

“我才不会呢!”

“那样最好。要是早上起来之后走到广场上不小心发现干枯的喷泉里全是自己的血，那就算起得再早也没什么意义了。”

“呵呵呵……的确发生过那种事。”弗雷迪奥的话让吉格心里一震，他原本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些老掉牙的威胁。

“真、真有这回事吗？”

“是啊。那好像是半年前的事。虽然猎杀任务目标以外的猎物也算是猎人的一种特权，但那个人做得是在太过了。他是个能独自打倒雄火龙的威猛猎人，但有时也会趁机偷几个龙蛋拿去卖。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哎？等一下，这种事我也干过啊。”

“是在没有执行任务时吗？”

听到这句话的弗雷迪奥立刻把眼睛眯成一条线，死死地盯着吉格，不过少年摇了摇头回答道：“当然是接了任务才去的!我也是为了挣钱啊，别那样看着我……”

“呵呵呵，不好意思。如果是执行任务就没什么问题。因为集会所会详细调查了蛋的数量之后再做出任务安排。话说回来，集会所也不会因为只犯了一次错就派出暗夜，我听说那个男人经常干偷蛋这种勾当。”

“你也要注意哦。”艾尔梅丽亚两手交抱在一起，用手指了指吉格，“不过请你不要搞错了，我并不是说你就一定会变成小偷，只是新人比较容易卷入这类事件中，我想稍稍提醒你一下。”

“什么意思？”

“狩猎守则……”艾尔梅丽亚没有继续回答，弗雷迪奥便把话接了过去，“并没有明确地写出来，更没有像任务书那样贴在集会所的墙上。都是猎人们在接受委托、组成团队、然后在狩猎过程中慢慢学会的。所以总是有人针对什么都不懂的新人，不经过集会所就直接把任务交给他们。他们一般都装作是在找同伴的样子。所以作为新人要自己去找同伴，自己去接任务。而在酒吧以外的地方，无论听到什么诱人的条件都不要答应，更重要的是对遇到的所有事物都要有一颗怀疑的心。”

吉格咽了口唾沫。将刚才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工会暗夜里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过吉格并不想让自己的性命终结在他们手上。同样是死。还是战死在与飞龙——不，战死在与世界某个角落中的“龙”的搏斗中比较欣慰。如果力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当然比死去要好上千百倍，他本来就还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

“到了。”卡诺恩话音刚落，马车便停了下来。

伴随着轻微的震动，车体发出“喀喇喀喇”的声音开始慢慢向上升。那是被当作货运平台来装载马车的凤尾船发出的声音。大约十分钟之后，船体载着马车稳稳地停在了城里。集会所派来的使者解开缰绳，将马车从船上牵引下来之后，把凤尾船降了下去。升降口的铃铛又响了起来，不知等在下面的是商人还是狩猎归来的另一组猎人。

马车穿过广场之后来到酒吧门前，停在了刚才提到过的喷泉旁。

艾尔梅丽亚站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她那被红黑色铠甲包裹着的四肢柔柔地舒展开来，就像一只小型雄火龙一样。

“回去向维吉报告之后我要回房间好好睡一觉，睡他个一、两天。连杀两条飞龙果然有些恼火。”

“连杀……那个时候你们也是刚刚才杀了飞龙回来么!”吉格想起了最初在酒吧里见到艾尔梅丽等人时的情形，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屠龙归来。感觉更像是一群刚刚采完蘑菇的人，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疲劳感。

“算是吧。不过那次杀的是一只沙龙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怪物。只要音爆弹准备充足，一点危险都没有。就是比较花时间而已。是吧，卡诺恩？”

“没错。”壮汉背着装有火龙骨髓的真空口袋点头说道。

沙龙王是生活在沙漠里的鱼形飞龙，它没有翅膀，取而代之的是宽大的鱼鳍。虽然不能飞，但却可以在细沙中自由穿行。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沙鱼龙。

虽然体型比雄火龙要小不少。但巨大的背鳍带有麻痹性，它喜欢用这个将猎物麻痹之后拖进沙里吃掉。小型的这种怪物叫沙龙，它的肝脏据说是世间难得的美味。

无论哪种沙龙在捕猎时部依靠的是猎物行走在沙地上所发出的声音来判断位置，因此听觉相当发达，而猎人正好可以利用它的这一特点使用音爆弹将它炸出地面。但是很遗憾，吉格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到沙漠去过，所以没见过实物。

“你今后说不定也会到那里去狩猎，记得音爆弹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习惯了沙龙的行动规律之后还可以斩击正在潜行的背鳍或是使用小爆弹把它引出来。”

“知道了！”吉格带着有些后悔的心情开口说了一句招人烦的话后，背起了自己不大的行李包。原本就约好了只是旁观，在这里得把支给品都交还给集会所。

从货运平台上下来之后，马车便带着从车轮上发出的嘎吱声朝客房走去，然后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穿过招牌来到酒吧内部，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这里的客人并不多。

即便如此，这里还是有不少喝醉酒的人。

其中大部分是在结束一次狩猎之后到这里来养精蓄锐，当然也不乏只是单纯喜欢喝酒的猎人。在吉格的村子里就有一些人完成委托之后就把酬金全

部交给了酒吧,似乎他外出狩猎挣钱的惟一目的就是喝酒。

但当吉格一行出现在酒吧门口时,几乎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将视线集中到他们身上。即使吉格明白他们不是在看自己,但还是感觉不错。其中有些眼神带着明显的嫉妒直射到吉格身上。

“欢迎回来。”刚走到吧台,维吉就笑嘻嘻地迎了出来,“看来这趟挺顺利的,新人君没出什么事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吉格缩了缩脖子点头道谢。但是……

“哼!他只是站在旁边看我们行动,当然没事了!”艾尔梅丽亚一脸坏笑地说道。

“是这样的吗?”维吉把头一歪,略带失望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吉格啪地一掌拍在了吧台上:“你说什么呢!我可没有光是在旁边看啊!”

“哦?那你做了什么事?”

“大爆弹!我不是勇敢地冲进火龙怀中安放了炸弹的么!”

听到这句话,艾尔梅丽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吉格,夸张得耸了耸肩。

“勇敢?在掉进陷阱的火龙身旁放炸弹这种简单的工作只要是猎人都会干吧。”

“什么!”

“你们两个算了吧……” 一张被毒怪鸟头盔包裹的脸突然插进了两个人中间,隔开了这对正在互相瞪视的冤家对头。两人都重重地哼了一声。

“吉格不是干得不错吗?我认为应该给他必要的认同。”

“听到没有!”听到有人帮他说话的吉格立刻有了底气,挺胸抬头地望着艾尔梅丽亚,而少女的目光则变得有些愤懑。

“但是也没你说得那么威风。”

“听到没有!”

这次两人的表情互换了一下,吉格耷拉着肩膀,艾尔梅丽亚却是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看着他们两个人,卡诺恩不知怎么回事,表情变得更加严肃起来,而维吉则在旁边嗤嗤地笑出了声。

“对了,任务物品在哪里?”

“在这。”卡诺恩仍然带着一副坚毅的面孔,从背上取下真空袋放到了吧台上。

维吉摸了摸口袋的上缘,用力点了点头:“的确是火龙的骨髓,辛苦了。”说完朝卡诺恩鞠了一躬。

艾尔梅丽亚也重新站好还了一礼。而当吉格认识到他们这是在同火龙表示自己的敬意时,连忙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子行礼。

维吉将真空袋认真地放进了吧台后面的大箱子里,然后抽出一摞文件,从里面拣出一张放在吧台上。

艾尔梅丽亚在确认了文件的内容后立马签了字。

“好了。”维吉把那份文件收进了另一个文件夹后问道,“吃些什么?我们最近弄到些大野猪的肉,可以用它做肉排再浇上‘特产蘑菇白酱汁’,味道一定很不错吧?”

艾尔梅丽亚就像是在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似的转过头面对卡诺恩。老练的巨汉表示没有问题,弗雷迪奥也要了同样的东西。

“吉格呢?”

“我……”尽管觉得这个时候问价钱多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的任务报酬首先要用来支付修理吧台的费用,另外可能还要交一部分给艾尔梅丽亚当参观费,这样一来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吉格显然不能点这么奢侈的食物。但在维吉和艾尔梅丽亚面前他怎么也说不出“我没钱,所以不要了”这句话。

“那么就四份吧。”

少女伸出四个手指点了菜,然后抢在吉格前面开口说道:“完成狩猎后的庆祝是必须参加的。顺便说一句,肉排的费用不算在你的报酬里。”

吉格听到这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睛呆呆

地看着艾尔梅丽亚。而后者就像是要躲开他的视线一样径直朝前走去，脸上不自然地闪过一丝红晕。有人啪地拍了一下吉格的肩膀，他连忙回头，看见一双藏在毒怪鸟头盔下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没错，吉格，这也是猎人的任务、猎人的喜悦之一。和在同伴一起待的时间越多，在战斗中的配合也就越默契。如果体会不到这些就不能参加下一次狩猎。无论你将来和谁组队，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吉格点点头，将手肘撑在了吧台上。

虽然不知道艾尔梅丽亚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吉格也不是笨蛋。他只在心里对艾尔梅丽亚说了一句“谢谢”，虽然明白这种话如果不大声说出来就没任何意义，但那实在是太丢人了。

“那么就四份‘大野猪肉排配特产蘑菇白酱汁’吧，谢谢惠顾。”说完维吉便转身向厨房的师傅点了菜。

“好的！”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回了话。

“在等菜上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喝点啤酒吧？”

“是啊，那……”艾尔梅丽亚把头转向吉格问道，“你能喝吗？”

“哎？那、那是当然!我在村子里可被人称作是酒豪啊！”

“哼……那就来四大杯啤酒！”

“好的!”

维吉说完便转身从架子上取出四只啤酒杯，把杯子接在啤酒桶的龙头下面，将猎人的饮料注入酒杯之中。不一会儿便看到漂亮的啤酒泡沫浮在杯口上。

“好了，这是您点的东西。”之后维吉将四杯啤酒放在吧台上，虽然稍稍洒出来了一些。不过看上去她并不在意。

现在吉格面前就摆着一杯泡沫丰富的啤酒。

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之后，少年还是伸出手把它拿了起来。

其实吉格在村子里并没喝过啤酒。看艾尔梅丽亚刚才那个样子，如果说自己没喝过的话肯定又会被数落一顿。在他前方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那么……”艾尔梅丽亚举起比她手臂还要大的酒杯看着同伴们说，“为了庆祝打倒雄火龙！干杯!”

“干杯……”

“干杯!”

“干、干杯！”

四只杯子砰地撞到一起，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酒都洒了出来，变成金黄色的飞沫溅到他们的脸上和头发上。

酒吧里的其他人也像在庆祝自己的胜利一样，跟着喊了一声“干杯”。只听酒杯碰撞的声音顿时响成一片。

其他人仿佛也受到这种欢乐气氛的感染，纷纷跑来点酒和菜。维吉只好暂时离开了吉格四人。这个时候要是有人来查询委托的话肯定什么情报都得不到。

艾尔梅丽亚端起杯子将啤酒一饮而尽，虽然比不上卡诺恩那么快。但好歹是一口气喝完的。

而弗雷迪奥则在维吉离开吧台之前面带歉意地找她要了根吸管，就这么戴着头盔慢慢地吸着啤酒。看来无论如何也别想看到他的真面目了。

吉格终于下定决心，将酒杯慢慢送到了嘴边。

“好苦……”

这就是他的感想。如果有人觉得这是种美味的话，那他一定跟那些觉得胡萝卜好吃的人一样，都长着一条反常的舌头。

但如果把这种话出说来，一定会……

“你还真是个小孩子啊。”

没错，艾尔梅丽亚一定会这样说的。虽说只跟她在一起待了几天。但吉格很清楚这一点。

维吉终于回来了，艾尔梅丽亚于是又要了一杯。

吉格很庆幸她没有问自己“你还要不要？”，所以他埋着头没有说话。

接过第二杯啤酒，艾尔梅丽亚对维吉说：“对了，你见过那个家伙吗？”

“谁？”

“娜露米·温巴莉。”说出这个名字之后。艾尔梅丽亚的表情就像吃了什么比啤酒还苦的东西一样难看，“我们正准备剥雄火龙的材料时她忽然带着一群人出现在龙洞里，自顾自地说了一通陈词滥调之后又跑了。”

“是叫你们不要杀飞龙吗？”

“没错。还不是那些什么人类的智慧应该用在其他地方之类的话。”

这个时候服务员从厨房里端出了四份用铁制器皿装好的饭菜摆在四人面前，伴随着铁板上汁水沸腾的吱吱声。特产蘑菇酱汁不断向外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吉格就像是看到了救兵一样，赶紧放下啤酒，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叉开始切肉排。

但艾尔梅丽亚并没有被眼前的美食所吸引，再次灌入一口啤酒后微微将身子向前探，凑到维吉的耳边用极小的声音说道：“不过那家伙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维吉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也用几乎相同的音量回了一句。稳重得在旁人看来她俩就像是在闲聊些家常一样。

艾尔梅丽亚用大拇指抹掉嘴角的泡沫之后点了点头：“没错。她说最近雄火龙的捕获数量好像在急剧增加。虽然她说出来难免要添油加醋一番，但她还说集会所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火龙是否会灭绝。”

“的确是有些奇怪……我明白了，谢谢你。”

“不用客气。”艾尔梅丽亚离开了维吉之后，就像刚才的对话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抓起餐具开始对着热腾腾的肉排大快朵颐。

当她发现不远处的吉格正注视着自己时，沾着酱汁的嘴角莫名其妙地浮起一抹微笑。

“长老?”

维吉从厨房的一角进入密道之后，没走几步便来到了一间有些昏暗的房间。她面对在黑暗的空间中孤零零闪动着的光线喊出了这个称呼。

“我已经听说了。”跟声音一起出现在灯光中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他既是酒吧的老板，也是掌管这个城里猎人集会所的人。

“这件事很让人担心。我很难相信那些流浪猎人会突然如此集中地去猎杀雄火龙，看来很有必要派人去调查一下。交给你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立刻设法联络同伴。”

“嗯，拜托你了……真是不好意思，老是让你去做这些见不得人的工作。”老人说完，噗地吐出一口香烟。

“请您不要这么说。”

维吉脸上静静地划过一个微笑，但那与我们在吧台前看到的亲切笑脸完全不一样，从她双眼中绽放出来的光芒也如寒冰般冷澈刺骨。紧接着维吉转身走出了这个小屋，但奇怪的是那双前后摆动的双腿并没有发出一丝响动，仿佛已经与这暗夜融为了一体。

第四章
骑士

“这就是差距吗?”面对巨大的差异，吉格只能呆立在那里，什么事也做不了。

带给他这种冲击的是眼前这套房间。虽然吉格还是住在那间跟猪圈一样除了一张床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新人房里，但今天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弗雷迪奥突然到访，对吉格说艾尔梅丽亚有事要找他。接着少年便在弗雷迪奥的带领下来到了艾尔梅丽亚住的地方。

就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吉格因为太过惊异于眼前的景象，一瞬间几乎连呼吸都忘记了。

“艾尔梅丽亚!”少年突然大喊了一声，然后朝床的方向走去。

本以为正在用餐的大小姐会被这声质问吓一大跳，但她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吉格，之后又若无其事地将眼前的食物送进嘴里，整

个过程中没发出一点声音。

艾尔梅丽亚静静地放下了勺子，朝站在一旁的卡诺恩点了点头。壮汉什么话也没说，娴熟地撤走了餐桌。

“你来得挺早嘛。”尽管艾尔梅丽亚正穿着睡衣，但她似乎没有一点害羞的样子。

吉格对此感到一种莫名的气恼。

少女穿上放在床边的拖鞋站了起来，把身体套进卡诺恩用两手展开的外套里，面对吉格与弗雷迪奥两人指了指旁边的一张小圆桌。

意思是到那去谈话。

吉格心里此时就像一团乱麻一样，他走到椅子边猛地朝下一坐。尽管那把椅子仅仅是由几根细细的铁管熔接在一起的，但却相当牢固，不会因为吉格的故意使坏而轻易垮掉。

少年今天没有穿铠甲，而是套上了麻织的上衣和裤子。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显得跟这个房间有些格格不入。

弗雷迪奥还是老样子，除了胸部以外都包裹着毒怪鸟套装，一脸幸福地坐在那里。

艾尔梅丽亚刚坐进卡诺恩摆好的椅子就皱着眉头说道：“你在生什么气？”

吉格马上就明白了她指的是自己。

“我没有……”

“骗人。你真的没什么不满吗?那我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太好。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你有严重的低血压？但在狩猎时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啊？”

“跟你说了我没有在生气!”

艾尔梅丽亚就像是在询问“怎么了”一样看着弗雷迪奥。但后者也只能摇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因为就连吉格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

“不想说就算了。”可能才刚刚吃过早饭的关系，心情不坏的艾尔梅丽亚没有打算继续追问下去。

卡诺恩在每个人跟前都放了一个杯子，然后往里面掺上红茶。那沁人心脾的香味立刻让谈话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吉格还没有开口询问他被叫到这里来的原因。应该不是向他炫耀这间屋子的。虽然艾尔梅丽亚的性格有些尖刻，但很明显她不是那种喜欢贬低弱者，并以此获得优越感的人。

第一次见面时吉格和她就大吵了一架，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吉格明白她其实是出于“和新人组队太危险了”这一考量才会那么做的。而且在与雄火龙那种强大对手的战斗中，自己的确没帮上什么忙。想起她将安放最后一个大爆弹的任务交给自己的意义，吉格心里不免有些后怕。如果那个时候自己因为胆怯而错过时机，让雄火龙从陷阱里逃出来了……艾尔梅丽亚他们一定会受牵连。虽然他们肯定有补救措施，但让一个新人去做这件事，毫无疑问那仍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

因此按理说吉格应该没有什么生气的理由，但他还是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少年想着想着又变得焦躁起来，他赶紧喝了口红茶，让自己镇定一下。

“小姐。”听到卡诺恩的声音，三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发现壮汉此刻正一脸凝重地俯视着窗外。“怎么了，卡诺恩？”“是老人们。”艾尔梅丽亚听到这句话微微皱了皱眉头，站起身朝窗子走去。

吉格也离开座位站到艾尔梅丽亚身边，一起望着窗外。

“那帮人是干什么的?”

他们看见从市场方向涌来了一群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年人，感觉都长得跟酒吧老板差不多。他们拄着拐杖，身后还跟了一些扛行李的人。看起来像是乡下一些比较有钱的老头组成的旅游团。大概是为了解渴吧，那群老人最先去的地方就是酒吧。“那些老大爷是干什么的啊？总不可能是猎人吧？呵呵。”吉格说着说着就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但其他三个人没有一点附和他的意思。这让少年感到有些丢脸，下意识地抓了抓头。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肯

定认为吉格是故意的。

“看来我果然没有开玩笑的天赋……”少年轻轻地说了一声“切”，做出一副根本就没有提问的样子。

“看来出大事了……”弗雷迪奥将两手交抱在胸前。摸了摸英俊的下巴。尽管他实在不像是会回答他疑问的样子，但吉格还是朝他靠了过去，小声问道：“到底怎么了？”“老人们来了。”“那些老大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是跟艾尔梅丽亚有关系的人吗？”“可以这么说。他们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也包括我吗？”“那些人是各个地区猎人集会所的长老。看来要在这里召开多年不见的‘猎人集会所紧急会议’了。”弗雷迪奥说完便呵呵地笑了起来。

油灯照亮了一个不大的房间。“来得正是时候。”掌管着城里猎人集会所的老者环视了围坐在圆桌周围的其他人之后，以庄重的语气开口说道。在座的都是各个地区的猎人集会所长老。其中有些因为狩猎场的归属等问题而矛盾不断，所以在安排座位时就故意不让他们坐在一起，这也是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而做的必要准备工作。但有几位坐在椅子上的老人还是歪着满是皱纹的嘴，一脸的不乐意。每一位老者身后都贴身站了一名像是侍从的人员。这群人都没有经过特意的武装，充其量只是随身携带了一把短刀。即便如此，他们的攻击也拥有超越“炎剑·雄火龙”的威力。

他们就是“工会暗夜”——非认可组织猎人集会所为了能顺利运营而暗中培养的一群“里之猎人”。

这些人主要负责搜集情报、与王国和领主交涉、审查委托内容等事务，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工作中最光明正大的一部分。如果交涉失败，或是发现了委托中有明显的欺骗痕迹而对方又不肯按规定缴纳违约金时，工会暗夜就会行使他们本来的职能。

那就是用实力解决问题。有时甚至需要用到暗杀这种手段。他们会遵照猎人的信义，让那些不听劝告的狂妄之徒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虽然与怪物对战的经验没有一般猎人那么丰富，但如果以人为对手，那他们个个都是有资格住进“国王套间”的绝对强者。

“我看了你寄给我的信。”一个声音从阴暗处传了出来。长老紧锁着眉头把脑袋一偏，站在他背后的维吉静静地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但我怎么也无法相信，我们到目前为止不是都干得不错么。如果这件事被抖出来，那我们之前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王国方面不可能会这么傻。”

“那个人好像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另一位老者说，“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做，简直就像是便利店一样。还好我们的人也掌握了些情报。最近雄火龙的捕获数量的确大幅上升了。有人连幼龙都杀。在我的狩猎场里已经逮捕了十名流浪猎人。”

“我那抓了五个。”一个嘶哑的声音颤巍巍地说道，“不对，好像是八个？”“是九个人，长老。”站在背后的年轻人小声提醒了他，老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嗯，没错，九个……就是九个，嗯。”

有人在黑暗中小声嘟哝了一句“脑子不灵光了”。

听到这句话，刚才那位年轻人的身体周围立刻充满了腾腾的杀气。包括维吉在内的现场所有工会暗夜成员都进入了临战状态。

“问题是……”这座城里的长老用枯枝一般的手掌重重地在木桌上拍了一下，杀气随即慢慢消失了。身为会议发起人的老者抬起头，静待会场再度回归安静之后，深深吐出一口气，继续说道，“问题是他们的委托人。商人、农民、地主，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用来隐藏身分的伪装。躲在他们背后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的狩猎场里委托流浪猎人捕杀雄火龙的是‘王国武器工匠’。”

“我那里也是。”

“我那儿也一样。”

大多数老人的情况都是相同的。

长老以年长者特有的耐性等待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再次开口说：“正式委托中有一些是经过了

好几个中介人才提交到集会所来的，这样看来明显是有人不想暴露‘委托来自王国武器工匠’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这种不愿意暴露自己身分的委托人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像这样所有地区都去捕杀雄火龙的活动，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这种行为几乎等同于背叛猎人集会所。”

很多人都点了点头。

“那就让猎人工会强行将那些流浪猎人除掉，然后就这次的混乱狩猎要求王国武器工匠以及王国给出合理解释，并向他们提出赔偿要求。没问题吧？”

几声“同意”从圆桌另一边传了过来。但就在这时……

“赔偿？你们真是群不折不扣的强盗!”

话音刚落，圆桌的正中就炸开了一团强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能躲过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全都暂时失去了视力，而一些老人已经忍不住发出了阵阵悲鸣。

对那个响声反应最快的是艾尔梅丽亚：“闪光弹!”

少女说完便急忙转过身径直朝道具箱跑了过去，她掀开盖子。正准备从里面取出雄火龙套装，但是……

“小姐……”卡诺恩刚说完房间门就被人一脚踢开，几个举着轻弩的骑士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将枪口对准房间里的四个人。

“不许动!”

他们四个都是赤手空拳的状态。

“怎么办?”

吉格不经意地把眼睛朝旁边一扫，刚好和卡诺恩的视线对上。壮汉慢慢直起身，把手举过了头顶。看到这，艾尔梅丽亚也极其不甘心地照做了。

看来老老实实把手举起来才是上策。

骑士们手上端着斯巴达克斯之焰的改造版，跟吉格在书上看到的样子有很大区别。这把弩的主要材料是火龙甲壳与火龙鳞，只有高等级的猎人才有可能用得起。普通的铠甲和盾牌根本抵挡不住它发射的那种高性能贯通弹。更别说猎人四人组现在根本就没穿任何护具，在这些弩炮面前他们就跟赤身裸体差不了多少。

吉格缓缓地把手举了起来。

“这些家伙不是猎人！”

猎人绝不会这么直接地将武器指向人类，而且他们绝不是在恐吓的证据就是那一根根紧扣着扳机的手指。“如果不老实我就开枪”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实点儿!”

“你们想干什么？”努力冷静下来之后，吉格开口问道。

“我们是王国骑士团！这个城市从今天开始成为国王陛下的直辖领地！‘猎人集会所’必须立刻解散！你们猎人将会以第一级谋反罪被起诉！等着审判吧！”

“第一级谋反罪！”吉格的眼睛一瞬间瞪得老大。不管审不审判，那都毫无疑问是死刑啊!

“什么意思啊！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啊！”

“我说了不许动!”高举的枪口让吉格硬生生地把要跨出去的脚给收了回去。

“好。就这样举着手慢慢跟我们走!”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

“闭上嘴跟我们走就行了!”

吉格咋了咋舌，迈开脚步朝屋外走去。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三人被王国骑士包围在了中间。

“三个人?”

吉格迅速地朝周围望了几眼，但这个屋子里根本就找不到弗雷迪奥的身影。少年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到底是什么时候逃走的。

“他还是和平常一样，逃跑的时候就跟毒怪鸟一样快。”在这种情况下艾尔梅丽亚的脸上还是挂着笑容，“看来等会儿可能会遇到什么好事，那帮人肯定找不到弗雷迪奥。”

“真的吗?”

“不管这些人是谁，你从他们的态度就明白我们猎人为什么不将武器指向普通人了吧。”

“闭上嘴！好好走路!”一名骑士突然冲了过来，高举着弩枪做出一副要用枪柄打人的样子。

有卡诺恩在旁边，本来用不着这么做的。但吉格的身体抢在他的思考之前行动了。“邦”的一声钝响之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太阳穴扩散开来。

“吉格！”

少年在被狠揍了一下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真是干了一件蠢事。两个膝盖瞬间就变得没有力气了，连站立都有些困难。就在他即将倒下去的时候，有人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几秒钟之后吉格才反应过来是艾尔梅丽亚的双手在环绕着他。

“太丢脸了……”本想保护她的，结果居然反倒需要她来保护自己。

“说了叫你别动!”

即使吉格眼前此刻一片模糊,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开双手的卡诺恩正被好几个骑士用枪指着，他大概是想要保护艾尔梅丽亚吧。

“不要这样，卡诺恩。”

壮汉这才收起了凛厉的杀气,发出角龙暴怒时的低吼，缓缓放下了如巨石一般的双拳。

“快、快走!”

艾尔梅丽亚扶起吉格,照骑士所说的那样和少年并肩朝前走去。而卡诺恩则像面盾牌一样紧跟在两人身后。

“没事吧，吉格？”

“还好……”

“笨死了。那么轻易就被打到。”

“的确……”

就连吉格自己都认为他刚才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对于艾尔梅丽亚这种身经百战的猎人来说，那种攻击连香菇猪的冲撞都比不上。

众人来到走廊上,发现其他房间里的猎人也都陆陆续续地被骑士们用枪指着走了出来。客房接待处那里也已是空无一人。

吉格抬起手摸了摸还在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发现那里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

还好只是表皮上有些疼痛感,脑袋内部并没有什么异样。从当上猎人的那一天起,他就对什么样的症状是致命伤了解得一清二楚。

“还好我脑袋硬。”否则刚才那一下很有可能会把他的头盖骨打碎，那就别想保住性命了。

走到户外之后,吉格被阳光照得有些睁不开眼睛。他咬了咬牙,不明所以地朝艾尔梅丽亚靠了过去。

“那是……什么啊？”

听到少女的声音，吉格眯着眼睛抬起了头，想尽力看清眼前的景像。

食草龙接二连三地将一些奇怪的小车拉到了广场上,车上装着的大炮与配置在城市外壁的火器差不多,但看上去尺寸比那些更大,而且给人一种不详的感觉。

虽然不知道制造者出于什么考虑设计了这个东西,但那种气势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把雄火龙的头砍下来之后装在车上一样。

过了一会儿，这些金属“雄火龙”的炮口都整齐地面向了外边。

猎人们大多都手无寸铁。也几乎没有穿任何护具。正挨个儿被骑士们给推进店里。那些以猎人为主要交易对象的商人也没能幸免,都被带到了另外的地方去。

“快走!”

身后又响起了催促的吼声,吉格在枪柄砸下来之前迈开了脚步，但是……

“等一下！那个大个子！”

声音从另一个角度传了过来，吉格明白这一定是在说卡诺恩，于是他停在了原地。身旁的艾尔梅丽亚也是一副关心的表情。

转头朝那个方向一看，发现一名骑士正在以极其缓慢的动作接近卡诺恩。他并没有将轻弩拿在手上，但身上的装备和其他士兵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块遮挡了近半个身子的披风为他平添了几分威严。

卡诺恩带着一贯的严肃神情死死地盯着那名骑士。

骑士走到壮汉跟前站定，然后拿掉了脸上的面具。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张比卡诺恩要年轻许多的面孔。他大概最多也就三十五、六岁吧。

“太意外了……果然是你。”那名男子的脸因为太过兴奋而有些变形，眼皮不住地颤抖，“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上大名鼎鼎的卡诺恩·德农……我好像有十二、三年没有见过你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

吉格压低声音对艾尔梅丽亚问道：“你认识吗？”但面前的少女摇了摇头。“我还真没想过你会跑去当猎人。不过也难怪，像猎人集会所那种非法组织，只要本领高强，就算是逃犯也能在里面找到一席之地。对需要隐藏身分的你来说，那种地方再合适不过了。”

艾尔梅丽亚听到这几句话气得直发抖，一定是戳到她的痛处了吧。

“忍着点儿！别乱来啊！”

吉格小声说道，同时为了防止她突然冲出去踹那名骑士，少年小心翼翼地将身体移到了艾尔梅丽亚和骑士之间。

“我本来就是个猎人。”

听到卡诺恩这么说，骑士轻佻地扬起了半边眉毛：“哈哈，的确如此。原本是猎人的骑士！那位大人对你关怀备至，而你却恩将仇报拐走了他的女儿!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价值五十万赏金的你居然在这种地方被我逮到！感谢老天爷！另外……”男子眯着眼睛朝卡诺恩靠了过去，“艾尔布雷福特家的小姐被你带走之后怎么样了？”

“死了。”巨汉直视着眼前的骑士。

“死了……是病死的？”

“嗯……”

听到这个答案，男子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他忽然将视线越过吉格的肩膀，停在了艾尔梅丽亚身上。

“死了……嗯，就算是吧。反正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待会儿我再花点儿功夫好好地问问你。连你的女儿一起。”

男子话音刚落，一股怒气就从卡诺恩的身体里喷薄而出。

尽管知道他发怒的对象并不是自己，但那种强烈的敌意还是让吉格的身体立刻起了变化，他不由自主地紧绷了肌肉，直冒冷汗。而站在他身后的艾尔梅丽亚也是血气上涌，牙齿不断地发出“喀喀”声。

而那名男子早已被这种气势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往后推了一把似的，在额头和鼻子上出现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他在硬生生地咽下了一口唾沫之后说道：“听好了，我的名字是……”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米、米利翁·布朗达尔。你一定会为你这种态度后悔的!”

报出姓名的男子虽然竭力想要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但他那不断躲避着卡诺恩的眼神分明已经将那虚有其表的架势出卖。名为布朗达尔的男子转过头，对那些举着轻弩的骑士吼道：“喂！把这些人带走！”

“带、带到哪里去……”

“哪里？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吧！和其他人一样，都关进酒吧里!”

“是！那个……喂!请您先走……啊，不对！快走!”那名骑士用手中的弩炮指了指酒吧的方向。尽管语气还是像刚才一样急促，不过话语中明显少了几分蛮横。他们对待艾尔梅丽亚的态度也明显有变化。感觉就像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似的。

卡诺恩轻轻在吉格背上一推，少年借力朝前走了出去。艾尔梅丽亚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紧接着，卡诺恩也缓缓地开始走动，弥漫在骑士之间的紧张空气这才随之散开。

“卡诺恩大叔以前好像是个有名的骑士……”吉格看到骑士们的样子不禁这样想到。“而且还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少年感到那些骑士一听到卡诺恩的名字，他们

眼神里就充满了恐惧、困惑还有热忱。

吉格凭借自身的经历立刻就明白了，那是自己看到身穿华丽装备的猎人时才会有的眼神。

他们被带到广场，从奇特的金属“雄火龙”旁边穿过之后走进了酒吧。大概吉格一行已经是最后一批人，在他们进去之后押解的士兵就用木板将酒吧的入口封死了。

停留在城里的猎人几乎都被带到了这家店里，大约总共有五十个人。可能是他们的装备都被收走了。也可能是被抓进来时并没有穿在身上，总之眼前几十名猎人的身上都只穿着一些简单服装。

不过万幸的是他们并没有用绳索或是镣铐将这些人拘押起来。或许是因为王国从来没有一次性逮捕过这么多猎人的缘故，所以当权者大概认为还是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矛盾比较好。因此这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紧张。本来猎人中就有许多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否则就无法在随时都会改变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更别提猎杀目标了。因此，已经有人开始准备喝酒了。他们越过吧台，抓起酒杯往里面倒入啤酒。

“待会儿被维吉骂也没关系!”笑声、酒杯碰撞声、单纯的吼叫声混杂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人递来的酒杯。

那群人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吉格三人身边。

“拿着吧。”

几杯装得满满的啤酒被端到了他们面前，从那个说话的枪手脸上看不到任何像是要惹怒卡诺恩的表情。

尽管听了刚才巨汉与骑士的对话，但这次的事件明显和卡诺恩一点关系都没有。

三个人接过酒杯，朝酒吧的一个角落移了过去。有人已经钻进厨房准备做饭了，而酒吧内则响起了欢快的歌声。怎么看也不像是一群被囚禁的人。

吉格虽然已经知道了结果，但还是把一口啤酒送进了嘴里，不过那种苦涩的味道让他不禁歪了歪嘴巴。

“我真的会有习惯这种滋味的那一天吗?”

“那个……卡诺恩。”坐在吉格对面，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愣愣地盯着酒杯的艾尔梅丽亚突然小声地开口了。在嘈杂的喧闹声中，能听见这句话的大概只有吉格和卡诺恩两个人。

“刚才那个人说的事……你真的干过吗?”

“是的……”卡诺恩清楚地答道。

艾尔梅丽亚握着酒杯的那只手忽然猛得收紧，整只手都变成了惨淡的白色。

“是为了钱吗？”

“不……”

“那是为什么？告诉我!”

三个人忽然陷进了一阵深深的沉默之中。

吉格明白这不是他可以插嘴的场合，但现在走开又未免有些可惜——老实说，他想要知道真相。

卡诺恩终于正了正他那大山一般的身躯，开口说道：“我以前是侍奉贵族艾尔布雷福特家的人。年轻时的我和现在一样，也是个猎人。我有一次偶然救下了被蓝跳王袭击的主人，于是他拜托我务必留在他身边。”

壮汉那粗大的拇指不停在酒杯边缘滑动。

“艾尔布雷福特家是拥有王位继承汉的显贵家族，但家主却是个不拘小节、待人以诚的人，连我这样的下人他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让连贵族都不是的人当上骑士这种事，真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主人他明知自己会受到‘为所欲为’的指责还是不顾一切地推荐了我。”

“那你为什么……”艾尔梅丽亚明显是刻意将“拐骗”这个词吞进了肚子里。

“主人他除了正妻以外还爱着其他女人，但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他没有跟那个人结婚。只是主人他始终忘不了那名女子，时常去跟她幽会。我救下主人那次也正好是在他从情人那里回家的途中。”

艾尔梅丽亚微微皱了皱眉。但卡诺恩像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继续着他的讲述：“他和那名女子生了一个女儿，而正妻却没有产下任何子嗣。因此迟早有一天可以招个女婿，让他继承家业。因为正

妻她的体质原本就很难有生育。但是……”

“正妻也生下了孩子?”

卡诺恩点了点头:“根据法律规定，不论男女，即便不是正妻生下的子嗣,先出生的一方就享有第一位的继承权。身体原本就不太好的主人为了能诞下后代而纵欲过度，竟然一病不起，显然时日无多了。他躺在病床上，将那位与心爱之人生下的女孩托付给了我。他担心自己死后，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这个可怜的孩子了……”

“所以你就背上了拐骗的污名……”

尽管卡诺恩没有开口，但他其实就是在说“没错”。

艾尔梅丽亚长出了一口气，端起酒杯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一滴都没从嘴角漏出来。然后重重地将酒杯砸在了桌子上。

“虽然的确像是你干的事，不过五十万块的赏金也太……然后呢？你把那位小姐怎么样了?”

“她死了。”

艾尔梅丽亚直直地盯着卡诺恩不大的眼睛。

而壮汉也没有回避她的眼神。

经过了长得可怕的一段时间之后，艾尔梅丽亚终于开口了:“这样啊……”然后她“噗”地吐出一口气，什么都没说，径直从吉格手上抢走了酒杯，将半杯啤酒咕噜咕噜地灌进了肚子里。“还是先喝酒吧。”

卡诺恩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回话。

“难道说……”

从刚才的对话来看，吉格脑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艾尔梅丽亚也许就是那位小姐的想法。但无论从言谈还是举止来看，都跟艾尔梅丽亚的形象沾不上边。

但如果再进一步想想，今天早上两人在那间豪华屋子里的行为不就跟这个故事刚好吻合了吗?

“但根据那个骑士的说法，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一起逃出来时可能只有两，三岁。那么小的孩子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礼仪的……难道是卡诺恩教她的?还是说她天生就拥有这种华贵的气质?”

不过从少女喝啤酒的豪爽样子上根本看不出来这一点。

“来了!”

一盘还在“嗞嗞”冒着热气的烤肉排忽然被人大大咧咧地放在了三个人中间，根本不用什么交待，光从气味中就能明白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

三人转过头，看见一个端着三个大盘子的男子张开满口微黄牙齿的嘴对他们说:“不管干什么，先填饱肚子总没错!”

“谢谢你。”吉格道了谢之后，男子一边笑一边让他们自己从自己的腰包里把刀叉拿出来。之后又到其他地方分发食物去了。

“没错……不管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空着肚子可使不出力气啊，防患于未然可是猎人的基本常识哦。”艾尔梅丽亚从吉格手上接过刀叉，将它们用力交叉了一下。从光滑的金属表面上竟然跳出了点点微蓝的火花。

“长老……为什么阻止我？”

维吉依然站在老人身后，以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见的细微声音轻轻问道。

从门另一边传来了猎人们此起彼伏的吵闹声，听上去他们好像在肆意地喝啤酒和烤肉。

“人数不算太多，应该很容易就能镇压下来。”

现在，监视着圆桌的总共不超过五个人。尽管他们手里都有弩炮，但维吉自信能在这些人开炮之前就将他们全部打倒。

而且在场的敌人一定以为他们的对手只不过是猎人集会所的长老和他们的侍从而已。不然他们绝不可能只派这么点儿人来看守这里。就算把人数再加十倍也无济于事。

“尽量不要跟王家结仇。”老人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派出去搜集其他情报的同伴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如果王国是想要捣毁猎人集会所，那么王国武器工匠那帮人如此集中地猎杀雄火龙的目的还是不清楚。”

“是为了开发新型的对人用兵器吗？”

“也许吧……总之，现在先按兵不动。既然把

他们关起来了，说明暂时还不会对猎人们下手。”

“谨遵您的吩咐……”

老人轻轻抖抖肩膀笑了起来。“像这样别扫他们的兴也好，大概很快就会有所行动了……很快。”

“是。”维吉的嘴角微微一扬，浮起了一个微笑。

站在她对面的年轻骑士误以为这个笑容是冲他去的，竟然微微地脸红了起来。

金属“雄火龙”的头都已经一致朝外地设置在了广场四周墙壁的炮眼上，而布朗达尔却还在为那少有的好运气而自鸣得意。

当初他接到这个任务时真有一种想要诅咒自己命运的感觉，根本就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上通缉犯卡诺恩·德农。而且就算他口口声声说“死了”，但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很有可能就是十二年前被他带走的艾尔布雷福特家长女。就算搞错了也不会有谁知道。不管怎么说。那女孩被掳走时只有三岁，根本还没开始记事，只要随便编些谎话把她交给艾尔布雷福特夫人就完事儿了。不过在那之后艾尔布雷福特家的寡妇到底要怎么对待那个孩子，就不得而知了。虽然之前也曾有人带着来历不明的女孩跑去认亲，不过这一个的可信度明显比他们要高出不少。毕竟那个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卡诺恩·德农。

“布朗达尔大人！”

布朗达尔转过头，看见一名骑士正从市场方向朝他跑过来。他的脸上充满了困惑，俨然一副跑来向他求救的神情。

“什么事!”布朗达尔并没有刻意隐瞒愉快心情被搅乱的恼怒。

骑士在他面前停了下来，匆匆行过礼之后开口说道：“我们出了一点小麻烦……”

“到底是什么事？”

“温巴莉大人的女儿来了。”

“什、什么……”布朗达尔就像一只恶狗一样低声念叨着。

温巴莉伯爵的女儿，娜露米·温巴莉是以飞龙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怪物保护组织的“代言人”。而用怪物的身体组织器官来制造武器的王国武器工匠与她当然是对立关系。

由于她是伯爵的女儿，所以不能对她太过粗暴。如果对她乱说了什么，就算是王国武器工匠也会受到严厉的追查。因为她同时也是排名第三的王位继承人。和排名第十五位的艾尔布雷福特家不同，对她来说继承王位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事。为了将来考虑，还是对她客气点比较好。

“但这回真的麻烦了……”

作战已经开始了，不能更改日期。如果错过眼前的这个良机，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盼来另一次机会。上面的人已经无数次地向他传达了这个意思。

前来报告的骑士用一种充满信赖的眼神看着布朗达尔。

“混蛋！居然要让我做出这么困难的决定！”

但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布朗达尔大人!”

米利翁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还没等他下令制止，身着长袍的少女就已经快步走到了他的身边。她胸口上仍然佩戴着含有“停止狩猎”意味的组织徽章，那将利剑一分为二的横杠清楚地向看见它的人传达了这一点。

“我可没时间陪小姑娘玩！”

他立刻收起心急如焚的表情，尽全力做出了一个无比虚伪的笑脸，然后张开双臂想向眼前的麻烦人物示好。

但娜露米的表情还是那么严肃，丝毫没有要接受这份人情的意思。

布朗达尔只得自讨没趣地将手放下来，缓缓地行了个礼。

“这不是伯爵家的小姐么，真没想到您会到这里来。请问有什么事？如果是来向猎人集会所抗议的，能不能麻烦您等一会儿。我们已经将猎人们一网打尽，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干猎杀野生怪物这种事了。”

娜露米朝酒吧的方向扫了一眼，发现门口已经

被木板封死了。但她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面，转过头直视着比她高出不少的布朗达尔：“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这件事。虽然的确有很多话想跟猎人们说，但我现在认为阻止你们的行动比较重要。布朗达尔大人，我已经知道了是王国武器工匠委托流浪猎人去大量猎杀雄火龙的！为了制造这种东西，你们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吗!”

“我们当然知道，小姐。”布朗达尔恭敬地低下头回答道。“只要这个计划成功了，人民就能从常年的恐惧阴影中解放出来。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可以说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这也可以让我们永远告别那个对破坏忍气吞声，对蹂躏听之任之的时代!”说完这些话，布朗达尔就像是要接住从天而降的喝彩一样，朝着天空张开了双手。

“为了这个目的，你们清楚自己究竟牺牲了多少生命吗!”

“牺牲？作出牺牲的应该是我们才对……”布朗达尔说完便朝等候在旁边的几名骑士看了一眼，从中立刻跑出两个人，紧挨着娜露米站在她身后。

注意到这一点的少女脸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表情。

“带小姐到客房去，让她住最高级的‘国王套间’，那样就不算是失礼了。那么好的屋子拿给猎人住根本就是浪费。”

“是!”

“你打算软禁我吗？”

被娜露米死死盯着的布朗达尔摇了摇头：“主要是为了您的安全。继续待在这里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时间把您送回王都。另外，请您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力量。”

“小姐，你一直在规劝猎人，告诉他们人类的智慧应该用在其他地方不是吗？我们现在就让您看看那种理念的成功范例。这样一来那帮猎人也不会再执迷不悟了。你们俩带路吧。”

“唔……”娜露米狠狠瞪了一眼想抓住她手臂的骑士，抬起头毅然地朝客房方向走了过去。

目送金发小姐远去的背影，布朗达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而当他回过头发现士兵们都停下了手中的任务时，立刻高声大吼：“都回去干活儿！没时间了！”

“请您稍稍忍耐一下。”

娜露米一直盯着说这出句话的骑士，直到渐渐关闭的房门完全挡住他的身影。那扇在奢华程度上完全不输给王宫建筑的大门最后还是发出“砰”的一声紧紧关了起来。而且一点也不像会再次打开的样子。虽然没有听到用钥匙上锁的声音，不过门外一定有人站岗。打开窗子朝外面望去，整个城市的风景一览无余。

那些可怕的金属雄火龙发出被钝化了的光亮整齐地部署在城墙的边缘上。不过还是不出意料地看不见酒吧里面的情况。虽然娜露米不认同猎人们的做法，但跟“他们”正在做的事比起来，猎人们的行为明显要温和很多。

“怎么办……”

娜露米一边咬着大拇指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她的同伴现在全都在城外，作为城市出入口的凤尾船已经被王国武器工匠下属的第十三骑士团完全控制了，连自己也是迫不得已表明了身分才进来的。

她在这种时候才会深深体会到自己的“无力”。虽然伯爵这个身分有时能够给予她强大的“力量”，但那充其量不过是父亲的力量——那只是借来的东西而已。

娜露米又一次靠近窗子，望着不远处的广场。

“真的要使用那种东西吗 7”

情报是一位在王国武器工匠内部工作的组织成员泄露给她的，之后又得到了那种大炮的设计图。而这种东西即便在娜露米这种出生在显贵之家的人看来也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要制造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但她心里很清楚，一定有人会这么干。

虽然同伴中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放着它不管就行了。但万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执意把它造了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也无法挽回。

但她鼓起勇气到这里来的结果，居然是被软禁

在这间小屋里……金发少女不自觉地握紧了窗棂。满心不甘地咬着下嘴唇。就在这个时候……

“早上好，小姐。”

耳边莫名其妙地传来了这样一句话，娜露米赶紧转过头。在她看见那个身影的一刹那，立刻张大了嘴巴，眼看一声尖叫就要响起……

“喂。”

但是她并没有成功。

一只有力的大手迅速按在她的嘴上，将少女的整个身体死死地朝墙壁压了过去，那股橡胶的恶臭几乎让她窒息。

“可以请你保持安静吗？我没打算对你做什么。只要你保证不乱吼乱叫，我马上就把手放开。当然，如果你骗我……”

按在嘴上的右手忽然加大了力道，让娜露米不禁发出了“唔”的一声。

看到这种可怕的力量，娜露米默默答应了他的要求，重重地点点头。

那只手静静地离开了。

少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直视着向后退了几步的男子。他的脸被一个四角形的面具挡住了，整个上半身一丝不挂，只在腰上系了一根皮带。这幅奇怪的模样让少女吓了一跳。

但她很快就想起了这个人。

“你是和艾尔梅丽亚小姐一起的……”

面具男点了点头：“是的，捌门之前见过好几次，小姐。”

娜露米放心地拍了拍胸口。刚才看到那个样子，还以为他是布朗达尔派来杀死自己的刽子手。看来自己多虑了。

“你好像是一名枪手……”

“没错。”

“但你为什么在这儿？布朗达尔好像说过他已经把所有的猎人都抓了起来……”

听到这，面具背后的眼睛因为笑容而眯成了一条缝：“我很擅长逃跑。没错……就像毒怪鸟一样！”

从刚才的声音中仿佛隐约听到了某种入迷的情绪。娜露米眨了眨眼睛，以为他可能是相同装束的另一个猎人。

“对不起，刚才失礼了。”男子小声咳了一下，“对了，你之所以一个人到这里来，是为了了解那伙人的目的吧？”

娜露米点点头。

“果然。那么这就是说和我们……和我们猎人有某种联系？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你的行为。而且跟他们带来的那些金属雄火龙脑袋一定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吗？”

“是的。”

娜露米从长袍的袖子里取出大炮的设计图，把他交给眼前的男子。

在猎人使用的武器中，弩炮的构造最接近大炮，我自己虽然看不懂，但这个男人说不定能看懂。娜露米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他真是个猎人的话……”

男子接过图纸将它带开，视线不停地在上面移动着。

“这是……”面具另一边的眼神渐渐变得严肃起来。紧接着他抬起头盯着少女说道，“小姐，你知道他们要用这个干什么吗？”

“知道。”娜露米点点头，她正是为此而来。“他们要用这个……”

“准备好了！”

在城市南面，一个骑马到这里大约需要半天时间的广袤平原上，一声有力的口号忽然在干燥的空气中响起。

之后，被薄雾笼罩的大地又回归了寂静，仿佛所有生物都已经灭绝了一般。

有一支五十人左右的队伍正在那里移动着。平常喜欢在这附近游荡的小型食肉怪物——黄跳龙并没有出现在视野之中。

就在这时，高昂的号角声忽然打破了草原的平静。

和猎人们用来吸引怪物注意力的角笛不同，这种声音明显是用来传令的。

“来、来了！”

年轻的工兵队员颤抖着伸出手指朝天空指去。

包裹在浓雾之中缓缓前来的巨大黑影——巨大山体出现了。即使雾气已经散去，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随着那座大山不断靠近，真正的“东西”也渐渐显现了出来。

实际上是山体不断在向那群人逼近，由于它已经占满了众人的整个视野，因此他们产生了自己正在被吸入山体之中的错觉。

“队长!快下命令吧!”

这声喊叫终于让王国武器工匠下属的第四工兵队队长恢复了神智。

“点、点火!”他连忙高声命令道。

手下的工兵们也带着无法平息的慌乱挨个点燃了导火线，一团团小火花开始在草原上游走。

他们接下来能做的事就只有观望了。

如果成功了当然皆大欢喜，一旦失败……就会被残忍地碾成肉酱。

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唾沫。这不起眼的声音在一片死寂中变得尤为明显。

“轰!”

在无数的闪光之后，平原上接连不断地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是上百个大爆弹同时爆炸才可能产生的巨大声响和亮光。

哦哦哦哦嗡嗡嗡……

伴随着悲鸣声、风声、吼叫声以及其他所有的声音，大山以极缓的速度改变了它的前进方向，又一次钻进了浓雾的包围之中。

角笛再次响起。

那是在指示大山转向他们想让它前往的方向。

“成功了……”

即使明白这一点，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喜悦的欢呼。每个人的心情都因为一件事而变得越来越沉重——他们触犯了不应该触犯的东西。

士兵们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重新聚拢的浓雾之中。远远望着大山朝预定的方向移去。

第五章
怪物猎人

“长老……您感觉到了吗?”

听到维吉的声音，老人缓缓地张开了眼睛。不用问，他一定也感觉到了那股从椅子腿上传来的细微震动。无法躲避的天灾伴随着极致的恐怖正向他们走来——是那家伙。

“刚刚接到了报告，王国武器工匠的目的是实验新型兵器，把我们抓起来也是为了防止我们碍事。为此，他们使用了约一百枚大爆弹来改变‘它’的行进路线。”

“哦？还真是大手笔啊。那个新型兵器的威力怎么样？”

“光从图纸上看，它应该拥有超过击龙枪的威力。不过还是有缺陷。”

“嗯？”

“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火龙骨髓，因此即便使用了将燕雀石熔解后铸造的炮身也只能发射三次。”

“我想也是。飞龙在发射了火球之后能通过自身的再生能力迅速让伤口愈合，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使用那种攻击。那么，对‘它’的效果如何？”

“现在还是未知数……不过应该不是只能吓吓它的程度吧。”

老人听到这，忍不住干笑了一声。维吉则眯起眼睛，低头看着眼前的老者。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哦？”

“火龙骨髓与空气接触之后立刻就会燃烧并且发出臭味。从安放在那里的兵器数量上看，那些臭气……可能会引来火龙。”

“他们到底是等着怪物自投罗网还是没考虑到

这一点啊……真是的。”

“我们怎么办?”

“嗯……先不管他。让他们尝尝苦头也好。猎人们现在怎么样了？”

维吉脸上不禁挂上了一丝苦笑。

“您没听到吗？”

老人把脑袋微微一歪，接着便呵呵地笑了起来。

从这个房间隔壁传来了猎人们的歌声，简直就像个宴会一样。而看管各位长老的士兵也没有想要阻止他们的意思。

“看来只能先忍一忍了。不过……记得待会儿让他们把饮料和食物的费用都交齐。”

“这是当然的。”维吉毫不犹豫地说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还真是搞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吗？”艾尔梅丽亚喝完不知是第几杯啤酒后傻呼呼地笑着说道。此刻她正打着盘腿坐在地上，将酒杯“咚”的一声砸在了身旁，然后呵呵地笑了起来。

“什么意思？”吉格话音刚落就引来了少女的一阵嘲笑。她转过头，像盯着一个傻瓜一样看着吉格。

“什么啊，你不知道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真是的……我真不敢相信居然有人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哈哈哈!”

“哇！”吉格的右肩忽然被艾尔梅丽亚狠狠地拍了一下，这几乎把他整个人都压在了地板上。而他在那一瞬间以为自己的肩膀已经脱臼了。

能够轻易挥动角龙尾的少女必定拥有非凡的臂力，吉格虽然曾经见识过，但毕竟没有亲身体会，因此他刚才有些大意了。

“听好了!就让身为前辈的我来教教你吧!”艾尔梅丽亚满脸醉意地指着吉格的鼻子，“这座城里的市场、广场、酒吧和客房表面上各自分开，但实际上都是用暗道连在一起的。所以只要我们想逃出去，随时都可以。”

“那……你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喝酒呢？”

“哎呀。我们又不可能去和骑士拼命。如果那帮人想要干掉我们那又另当别论，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把我们关在这里而已。而且他们带来的大炮似乎也不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你怎么知道？”吉格坐直身体，用手按了按被拍的肩膀。

艾尔梅丽亚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为什么……那帮人安放大炮的时候不是把炮口朝外的吗?如果要用我们来开刀，那一开始就应该对准酒吧才对。那些武器的重量一看就相当惊人，连食草龙都拉得很吃力，没有理由放好之后又来改变方向吧。如果瞄准的是酒吧，那还真有些威胁……所以说，他们一定是想在这里做什么事，而我们猎人则是这件事的障碍，就这么简单!”

少女说完又得意地想要拍吉格一掌，不过吉格也不至于笨到再被她拍中一次。

那一巴掌挥空之后，艾尔梅丽亚的整个身体都失去了平衡，差一点栽倒在地板上。还好卡诺恩及时抱住了她。

看来她已经完全醉了。

“很少见她喝这么多啊。”

黑影和声音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吉格身边。

“弗雷迪奥!”

赤裸着上半身，头戴毒怪鸟面具的男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可能会把他错认成其他人。弗雷迪奥发出呵呵笑声用护手擦了擦吉格身旁的地板。橡胶和木板之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和浓烈的臭味，但他却置若罔闻地坐了下去。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是待在屋子里吗？你在那里打听到了那帮人的目的之后就赶过来通知我们，没错吧？”

“真的？”吉格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艾尔梅丽亚。从她的话里已经听不出一丝醉意，虽然脸已经通红，但双眼却出奇地有神。

弗雷迪奥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站起身走到了写有“召集同伴”字样的任务板前，将夹在他腰间

的纸筒摊开贴到木板上。

“这就是那些新型兵器的设计图。”

听到这句话，充满整个酒吧的歌声和吵闹声一瞬间都停了下来，包括吉格一行在内的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到了任务板上。

弗雷迪奥用毒怪鸟皮制成的护手敲了敲图纸：“这种武器的名字好像叫灭龙炮，简单来说就是打算用机械造出飞龙的火球，而且威力比原本的火球还要大。由于主要材料是大量的火龙骨髓，因此炮身是用纯度极高的燕雀石融化之后铸造的。光一台就要用去约两百个燕雀矿石。”

不知有谁吹出了一声极响的口哨表示感叹。

“与配备在这座城里的击龙枪相比它无论结构还是威力都完全不同，那是采用了和大炮几乎相同原理制造出来的东西，跟弩炮的发展形态也有一定区别，可以说这简直就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火龙。”

“他们打算用那个东西在这里干什么啊？”听到那名猎人的问话，弗雷迪奥干笑了几声。

“应该是想用灭龙炮杀死老山龙。”

酒吧瞬间安静了下来，但随即又被一阵狂笑塞得满满的。

“喂喂喂，他们是认真的？他们真是那样想的？”

“什么都不懂的人还真是麻烦！”

“太可笑了！原来王宫里的那些贵族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种东西!”

“好久没听到这么好笑的事了!”

猎人们纷纷夸张地大笑了起来。

吉格也听过老山龙这个名字。它是跟雄火龙之类的飞龙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也有人说它是太古时代的龙，拥有无比庞大的身躯。他对这种吼声还有印象，应该是在最近才听过的——那一定是雄火龙的声音。

“果然来了。”弗雷迪奥带着一副未卜先知的表情，从国王房间的窗口朝天空望去。

在他身边的娜露米也和吉格一样被刚才的声音所震慑，脸色瞬间变得十分苍白。

艾尔梅丽亚用充满轻视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位柔弱的女子，随后略显焦躁地晃了晃身体，包裹在她身体各个部位的雄火龙甲胄也随之发出了几声轻响。

刚才和弗雷迪奥的谈话结束后，他们就通过密道潜回了客房。找齐各自的装备后，一行人秘密地开始了占领工作。由于客房里几乎没有骑士和士兵，所以那伙人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

全副武装的猎人们又偷偷地回到了酒吧。

而吉格一行没有跟随大部队一起走，因为他们还有话想问娜露米。

“‘果然’是什么意思……”艾尔梅丽亚直视着金发少女，开口问道。

“灭龙炮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火龙骨髓，因此骨髓燃烧时发出的气味就会让其他飞龙误以为这里有同类。这种气味本来是雄火龙用来吸引雌火龙的……当然，盘踞在这附近的雄性也会以为是有竞争者闯入了自己的地盘而前来将它赶走……现在看来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

弗雷迪奥一言不发地指着天空，在他所指的云雾中隐隐约约能看见零星的火团，火龙的数量肯定在十只以上。

“呵呵呵，雄火龙加上老山龙……这可真热闹。”

“现在可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艾尔梅丽亚转过头对着娜露米，“怎么样？要不要委托我们？”

“看来没办法了……”娜露米无奈地耷下肩膀，长叹了一口气，“我现在正式向猎人工会提出委托，请你们破坏灭龙炮。不过附加条件是不能杀死老山龙。”

就在这时，窗外忽然炸开了爆裂状的闪光，一颗巨大的火球从广场腾空而起，径直朝天空的方向射了出去。

赤红的光球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一只正在低空盘旋的雄火龙身上。尽管飞龙的甲壳对火焰有特殊抗性，但它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猛烈的冲击。威风凛凛的王者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燃烧的火团坠落到地面

上。

“好厉害……”吉格不禁发出了感叹。

说不定他们真能杀死老山龙——面对如此强大的威力，任何人都会对此报以希望的。

但与此同时吉格心里却又涌起了莫名的厌恶感，他深深感到这样对待大自然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怎么能用这种方式猎杀怪物呢！

“吉格!”

少年猛地回头一看，发现艾尔梅丽亚和娜露米已经站在了密道的人口处。

“快点！这条路通往长老们的房间!不通过集会所我们是不能接受委托的!”

“好、好的!”

吉格跟在娜露米身后钻进了隐蔽在暖炉背后的密道。在他身后是弗雷迪奥和卡诺恩，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熟悉的武器，吉格也将心爱的巨剑带了进来。

“你知道长老们在哪儿吗？”

艾尔梅丽亚以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道：“他一直都在酒吧背面的小屋里。你没注意到吗？”

“怎么可能注意得到。”

吉格心里虽然在这么抱怨，不过为了不被人看扁，他决定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

而最难察觉到屋里这一切变化的恰恰就是那两位守在国王房间门口的骑士了，这真是一个讽刺的场面。

密道的天花板很矮，但吉格一行人却弯着腰以极快的速度前进着。

“来了!好好瞄准！”布朗达尔一边用手堵住耳朵以抵抗火龙的咆哮一边对士兵下达着命令。

虽然他们及时察觉到了雄火龙的袭击，但能够调转炮口的只有一台。不知是因为炮身实在太重还是出于对即将到来的老山龙的恐惧，他没有允许其他炮台也做出调整。

但当值得纪念的第一发炮弹将雄火龙打得灰飞烟灭时，每个人都在欢呼。灭龙炮的威力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

当他们同时也明白了再次发射需要很长的时间。

首先要让滚烫的炮膛冷却下来。然后是小心翼翼地替换燃料棒，最后还得等火焰压缩成可以发射的炮弹。另外，灭龙炮的另一个缺点是很难瞄准目标。

看见同伴被击落，其他飞龙立刻散开，逃到了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外。

“大人!”士兵发出惨叫一般的声音向布朗达尔报告道，老山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离他们几乎近在咫尺的地方。实际上也并没有那么近，只是因为它的体型是在太大，所以才会让这些人产生错觉。

“好！射、射击！”

尽管雄火龙的咆哮始终没有停止，但布朗达尔还是下达了命令。

并排设置在城墙边缘的灭龙炮一齐喷出了毁灭的火焰。

经过压缩的超高温火球在浓雾中蒸发出一条条隧道般的轨迹；直接命中了老山龙的后背。

一阵轰鸣般的爆炸声过后，数根火柱冲天而起。

“成功了！”布朗达尔开始高声喝彩，但是……

哦哦哦哦嗡嗡嗡……

大山并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迹象。

而且被火球击中后燃起的火柱只是把部分经过漫长岁月堆积的泥土和苔藓炸飞了而已，藏在那些污垢下面的甲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怎、怎么可能……”

布朗达尔的双膝一软，重重地坐在了地上。

一只雄火龙咆哮着从众人头上飞过，并且准确地朝那台击杀了一只火龙的灭龙炮吐出一枚火球。无比昂贵的武器就这样伴随着爆炸声变成了四散的碎片。强劲的气浪把布朗达尔掀翻在地，而接触到空气后燃烧起来的火龙骨髓碎片则将他灼烧得更加狼狈不堪。

“准、准备第二次发射!快！”

回到酒吧后，吉格一行看到全副武装的猎人们已经将几名被五花大绑的骑士围在了大厅中间。而窗外的爆炸声让这座颇有些年头的木质建筑也开始震动起来，从房梁上不时落下一些灰尘。

“是你们干的？”

面对艾尔梅丽亚的问题，所有猎人都摇了摇头。

“是我们收拾的。”集会所长老一边发出呵呵的笑声，一边在维吉的搀扶下杵着拐杖从酒吧深处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然后用已经被埋进皱纹里的双眼盯着娜露米：“这位小姐是谁？”

“她就是委托人。”艾尔梅丽亚把娜露米稍稍朝前推了一把。

“是吗？”

金发少女微微点了点头：“我向猎人工会提出委托。请你们破坏灭龙炮。但绝不能杀死老山龙。”

“嗯……”长老摸了摸下巴之后接着说道，“没问题。不过……你出得起钱吗？像这种委托没有一、两万块做酬金可不行啊。虽然你是温巴莉家的大小姐，但也没办法随便动用这么大一笔钱吧?”

娜露米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起来，而艾尔梅丽亚则不满地扬起了眉头：“喂!现在可不是说那种话的时候！如果让他们大量制造那种东西的话我们猎人就要失业了!而且现在被它引来的火龙已经越聚越多！”

“老山龙加上雄火龙……这样下去它们的确很可能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

长老的轻松语气简直就像是在提起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事，这让艾尔梅丽亚更为恼怒。但是……

“哇！”伴随着这声惨叫，一个满身是火的身影撞破堵在酒吧门口的木板直直地飞了进来。在地板上滚了好几圈后才终于停了下来。

“布朗达尔大人!”被绑住的骑士惊恐地叫出了声。

这就是那个认识卡诺恩的的人，此时他身上的铠甲已经被烧成了焦黑色，头发里还有不太明显的火星在燃烧，原本棱角分明的脸也被火熏得到处是伤。

“救、救命啊……”

布朗达尔趴在地板上抓住睁开眼看到的第一只脚苦苦哀求道。而他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其实这只脚的主人就是卡诺恩。

象征着毁灭与力量的火球不断在广场上爆炸，连身在酒吧里的众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一股股凛冽的热风。

“拜、拜托了……救救我……快阻止那些飞龙……”

集会所长老忽然不声不响地走到了布朗达尔身边：“你这是在向猎人集会所提出委托吗？内容是赶走雄火龙和老山龙？”

狼狈的骑士颤抖着点了点头。

老人咧着嘴开心的笑了起来，接着便从怀里取出了一张白纸和笔。把笔交给布朗达尔后，他又凑到骑士耳边轻轻对他说了些什么。

骑士再次点了点头。艰难地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维吉，你给他包扎一下。”

“是。”维吉叫了几个猎人出来，让他们帮忙把布朗达尔扶进里边的房间。

吉格心想，还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救活呢。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几乎被火球直接命中的伤，龙炎跟一般的火不一样，它的高温会直接侵入到肉里，将内脏也烧得一点都不剩。必须尽快治疗。

“既然委托人是他们，那我们想要多少都可以，大不了让王国武器工匠出钱。”长老把那张签有姓名的白纸打开给各位猎人看，“这样就算是正式的委托了。因为事出紧急，所以不需要契约金。报酬方面我保证每人至少五千块。一个小队最多四个人的上限不变，但是允许多个小队一起参加。任务目的是将雄火龙和老山龙击退，并不需要将它们杀死。不过就算你们想杀掉老山龙也不太可能吧。”

“请等一等！”娜露米走上前来，“那灭龙

炮……”

“雄火龙是那些东西引来的。”艾尔梅丽亚脸上虽然挂着无奈的微笑，但还是开口了，“用起重机把它们扔出去怎么样?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刚好砸在老山龙的鼻子上，挺有趣的吧?总之，我们接受委托，当然卡诺恩和弗雷迪奥也一起……没问题吧？”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艾尔梅丽亚确认之后，转身面向吉格：“你怎么办？一起来吗？”

心脏“咚”地猛跳了一下。

这句话完全出出乎吉格的意料，能和他们组一次队都已经是个奇迹，而现在她居然再次向自己提出了邀请。

吉格能感觉到皮肤上的汗毛根根竖立，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但有这些反应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他体内的猎人之血在沸腾!

“当然!”

艾尔梅丽亚点了点头，然后向长老回话：“暂时就是我们四个，其他人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不过要是动作太慢，报酬可就被我们给独吞了！出发！”

少女把手一挥。带头冲出了酒吧。

吉格看了一眼斜前方的娜露米之后，赶紧跟了上去。他背后的那些猎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到长老身边接受委托。

在一片混乱的喊声中，猎人四人组来到了他们的狩猎地点——城市广场。

零散的火星混在扑面而来的热风之中，瞬间便将他们包裹了起来。而外面的景象简直就如同传说中的火山地带一样。

“好、好可怕……”

而几头巨大的雄火龙正轮番向灭龙炮阵地疯狂地进攻。

不过那些能轻易撕碎猎人铠甲的尖牙利爪却对贵重的燕雀石炮身造不成任何伤害。更不能将里面的火龙骨髓抓取出来。

“怎么办！”艾尔梅丽亚高声吼道。

“用钢缆。我先去吸引它们的注意力。”卡诺恩说完便从背上取下地狱之炎，右手一抖将它展开来。接触到空气的枪头“呲啦”一声燃起了火苗。

有好几只火龙都注意到了这新出现的骨髓燃烧气味，纷纷开始调转攻击方向。

而卡诺恩却对此毫不在意，用力吹响了从腰间取下的角笛。高亢的震鸣声迅速在广场上回荡开来，火龙们则用慑人的咆哮回应了这一举动。

“交给我吧。”卡诺恩说完便拉下了角龙头盔的面具。将盾护在胸前冲了出去。

所有雄火龙都朝他集结了过来!

“吉格，艾尔梅丽亚小姐。请你们两人到铁匠铺去找到钢缆，然后把灭龙炮捆好。我去操作起重机放下吊钩，你们打完结之后就把钢缆挂到钩子上。另外，别忘了把小爆弹也一起绑上。”

“知道了。”

“明、明白了。”弗雷迪奥点了点头表示回应，之后便朝起重机跑了过去。

艾尔梅丽亚转身奔向铁匠铺，吉格紧随其后。

而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卡诺恩正独自抵挡着飞龙们的攻击，无论是毒爪还是火球，都无法穿透那面用火龙甲壳制作的盾牌和角龙的铠甲。

就在这时，从酒吧里陆陆续续杀出了几队猎人，有些队伍直接朝火龙群冲了过来，有些则朝市场的方向跑去。

“他们是要逃跑吗？”吉格在跑向铁匠铺的途中回头看到了这一幕，不禁开口问道。但艾尔梅丽亚回答他的口气就像是在对一个傻瓜说话一样。

“不是！他们是想去攻击老山龙的腿部，让它改变前进方向。就算是怪物猎人，但这个时候也只能做这件事了。找到了！”

铁匠平常会在眼前的小屋里精炼各种矿石，因此里面的温度显得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但艾尔梅丽亚还是自顾自地从一大堆废品中找出了钢缆和固定用的铁钩。

少女胡乱分了一些让吉格拿，而对这种重量没有心理准备的新手猎人一时有些站立不稳。

“站稳点儿!”艾尔梅丽亚狠狠朝吉格腰上拍了一巴掌，他这才一鼓作气抱起那堆钢缆迈开了脚步。

金发少女稳稳地走在他前面，手中钢缆的重量绝不比吉格的轻。

两人刚一出门，就发现猎人和火龙之间的殊死搏斗还在继续。已经有几名猎人倒在了广场的石板地面上，一动不动。

不过卡诺恩还在那里，而且总是由他负责跑到火龙前面吸引它们的注意力。而雄火龙之中也已经有一头被杀死，一头被砍断了尾巴。

“哦哦哦哦哦！”吉格和艾尔梅丽亚两人一边承受着不断轰鸣的咆哮声，一边用钢缆紧紧地把灭龙炮栓好。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混蛋！”

极度的恐惧让吉格全身在止不住地颤抖，他第一次身处这种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环境!

少年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但他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

围墙之外忽然闪现了一道亮光，正在他准备仔细观察时，“轰隆”的爆炸声混杂着大量的沙土瞬间便涌到了两人身边。

“大概是那些出城的人使用了大量的大爆弹。”艾尔梅丽亚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吉格身边，帮他把最后一台灭龙炮栓好。

之后两人用铁环和钩子将所有的灭龙炮都连在了一起。

一个巨大的铁钩也及时从天上缓缓降到两人面前停住。吉格抬起头，看见弥漫的烟雾之中有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之后他便与艾尔梅丽亚合力将绑有灭龙炮的钩子稳稳地挂在了铁钩上。

“对了!”吉格从背包里取出小爆弹栓在铁钩上，这是弗雷迪奥认真嘱咐过他的。

“好了 ”看到吉格的工作已经完成。艾尔梅丽亚便向空中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团刺眼的光亮在少年面前炸开——那是闪光弹!

看见信号后，起重机的铁钩开始缓缓上升，牵动着那些钢缆将灭龙炮吊了起来。

吉格和艾尔梅丽亚立刻离开了那里，他们可不想被卷进去。

能将飞龙轻易吊起的大马力起重机将灭龙炮一个不剩地向外移动，城墙上的壁垒和地板都被这些昂贵的武器弄得一团糟。

而不远处的火龙们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变化，围在卡诺恩身边的所有雄火龙全都扇动翅膀向高空中飞去。

狂乱的巨风将在广场上燃烧的火苗全都熄灭了。

起重机吊臂猛地一转，将栓在钢缆上的灭龙炮全都甩出了城墙。它们在空中划出一个角度极大的弧线。但根据眼前的情况判断，那些武器一定会荡回城墙上的。就在这时……

“弗雷迪奥！”位于塔顶的起重机操纵室的门忽然打开，弗雷迪奥从里面钻了出来。他手上端着心爱的强击火炮。

只听“邦”一声枪响，一朵火红的小花从枪口散开来，紧接着，挂在铁钩上的小爆弹爆炸了。

即便是钢缆也承受不了这种冲击。一瞬间断裂开来。得到解放的灭龙炮便靠着离心力朝老山龙砸去，几乎全部都落在了它的后背上。而雄火龙们也立刻改变前进方向，转而朝老山龙的方向冲去。

“成功了！”又一次震撼人心的爆炸突然发生，掀起了无数的沙石。

“啊!”尘埃散尽后，两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得难以置信的巨型龙头。不只是吉格，就连艾尔梅丽亚也除了发抖以外什么也干不了。

在它的鼻尖上耸立着一根高塔般的尖角，而在那张如岩石般的巨脸深处，有一双比吉格还要大的眼睛。当吉格与那眼神交汇的一刹那，少年的眼眶中竟然含满了眼泪。

对吉格来说，那一刻简直就像“永远”那么长。

不一会儿，老山龙便带着地动山摇的气势改变了前进方向，与城市擦肩而过，渐渐朝远方走去。

那群雄火龙紧追不舍。

哦哦哦哦嗡嗡嗡……从浓雾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咆哮，那应该是老山龙所发出的。

吉格的双腿又一次失去了作用，精疲力尽地软倒在地上。

“喝！喝！喝！喝!”少年就像几百年没有吸过气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连肺都开始疼了起来。他连周围的情况都没仔细观察，就那样流下了已经涌上眼眶无数次的泪水。

“怎么了？你在哭？”

吉格赶忙擦了擦眼睛抬起头。看见背朝蓝天的艾尔梅丽亚脸上有一个调皮的微笑。

由于光线太亮，眼泪越来越多。

少女旁边站着遍体鳞伤的卡诺恩，他角龙铠甲上的角都已经被折断了一支；弗雷迪奥那裸露的上半身也带着轻度的烧伤。

“没错。”不可思议的是吉格竟然爽快地承认了，“我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

“我跟这个世界比起来实在是太过渺小了。”少年笑了笑，轻咳几下之后继续说道，“啊……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活在世上。村长平时跟我说的那些东西，以前完全听不懂，不过现在似乎稍稍明白了一些。猎人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活在世上的……同样，我也是，雄火龙也是……就连苦虫也一样。”

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还有弗雷迪奥对望了几眼之后点了点头：“知道今天早上为什么把你叫到我房间里来吗？”

吉格摇摇头。

“如果可以的话，想邀请你今后都能和我们一起狩猎。因为你有一些特别之处。”

艾尔梅丽亚说完便向吉格伸出一只手。

这是前往新世界的门票。

吉格抬起手臂，紧紧握住了少女的手掌。艾尔梅丽亚也回应少年的热情，送给他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微笑。

“欢迎来到怪物猎人的世界!”

尾声

不久之后，王国与猎人工会达成和解，认定这次事件是王国武器工匠的独断专行造成的。王国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老山龙的威胁，而急于将这个威胁消除以立下大功的王国武器工匠和一部分骑士在没有得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暗中开发了灭龙炮以及私自将城市当作实验场。对外发布的事件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他们之所以没能杀死老山龙是因为有猎人们的阻挠；另外有流言说他们其实是对“保护王国的其实是猎人”这种说法抱有强烈的不满，因此才计划趁这个机会将老山龙和猎人一网打尽。

不过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是外面流传的这些闲话，还是王家让王立武器工匠当了替罪羊来歪曲事实。

总之王国武器工匠被皇家勒令解体，他们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禁止阅览，全被封印在了王城的地下。而统领第十三骑士团的米利翁·布朗达尔子爵在他们从街道撤军时失踪了，此后也再没有人见过他。有传闻说他的去向跟工会暗夜有关，但真实程度有待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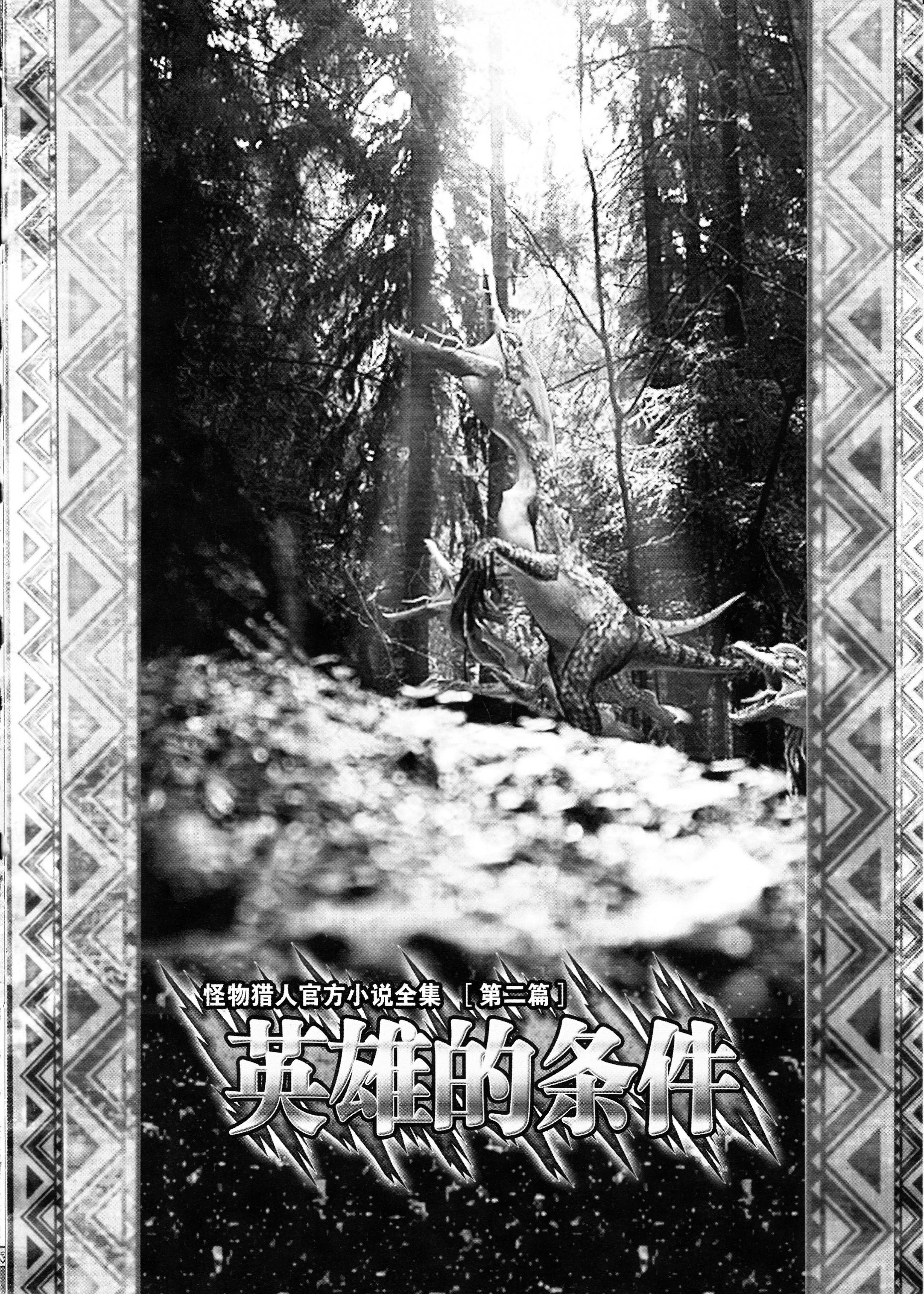
在那之后，没有任何从王都来的人去找卡诺恩·德农和艾尔梅丽亚·弗兰伯特，也没有谁派人去找他们。

说起独自一人潜入城里的娜露米·温巴莉小姐……她被父亲温巴莉伯爵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之后，乖乖地在家里待了将近半个月。不过最近又开始了她的活动，不断游说各地的猎人。

此外，猎人们还在到处奔走。

为了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生存下去。

[完]


怪物猎人官方小说全集 [第二篇]
英雄的条件

序章

当看到那个掀起无数沙尘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划破地表朝他冲过来时，吉格·格兰斯特立刻绷紧了自己的神经，整个身体也因兴奋而燥热起来。

少年双手紧握住剑柄，将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大剑”爆裂刀改”直直地插进土里. 让它像盾牌一样护住全身。那些如牙齿一般并列在刀身上的利刃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锐利的寒光。

就在他摆好这个姿势的那一瞬间，一个巨大的身影伴随着大量尘土和惊人的轰鸣声从他脚下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地面。一根比他身体还要粗壮的深红色尖刺猛地撞在了刀身上。

这种令人恐惧的冲击让少年两臂发麻，身体和钢制大剑一起飞了出去，后背径直撞在了耸立在他身后的岩壁上。这让他在那一瞬间连呼吸都没办法继续。

少年赶紧擦掉了因为恐惧而掉下的眼泪。确保视线清晰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连猎物的状态都看不清楚，那还谈什么狩猎。说不定会稀里糊涂地就把命丢掉。

“哇!”

还没等他发完这个音节，吉格就隐约看见如带刺棍棒一般的巨大尾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他横扫了过来，少年下意识地朝旁边打了个滚，奋力躲开这一击。 强劲的风压带着凌厉的气势刚好掠过用大怪鸟甲壳制作的铠甲，而一只打算趁乱偷袭吉格的黄速龙则代替他吃下了这记重击，被打飞之后撞到黄褐色的坚硬岩石上，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就咽了气。

看到同伴的悲惨下场，守在一旁的其他黄速龙纷纷发出了刺耳的悲鸣。

总是集体狩猎的黄速龙体内能产生可以麻痹敌人的毒液，一般人被它咬到之后很快就会变得一动也不能动。而在这段被麻倒的时间里，猎物并没有失去意识，有时他们就这样活生生地看着黄速龙啃食自己的身体。

这种残忍的死法，并不是开玩笑。

“罗唆!”

吉格一边艰难地站起身. 一边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不 断流出眼眶的泪水轻轻洗掉了他脸上的一部分灰尘。尽管眼前的状况并没有让他感到特别绝望，但眼泪就是止不住。

少年舔了舔嘴唇，仔细盯着眼前的猎物。

他这次的目标并不是黄速龙小角色而已，它们只是一些为了食物残渣而聚集到这里来的。

噶啊啊哦哦哦哦!

惊天的咆哮震颤着这块被岩壁包围的土地。

吉格连忙扛起大剑，用手捂住了耳朵。如果直接听到这种吼声，就算没有中黄速龙的麻痹毒也会立刻动弹不得。像细针一般的干燥空气在吉格周围不断颤动着，在他眼中出现了张开的巨大翅膀和高高昂起的深红色尖角。从它的头部到尾巴总共约有二十米长，嘴巴跟鸟嘴的形 状差不多。猎物的脑袋后部还突出了数根尖刺状的骨头，像盾牌一样遮挡住了脆弱的后颈。而且覆盖全身的坚硬皮肤可以轻易弹开大剑的斩击。

这就是一角龙——莫诺布洛斯，一种只生活在西方修雷 德王国边境沙漠里的巨大飞龙。

一角龙和同属“布洛斯”科的双角龙迪亚布洛斯一样，可以使用它们坚硬的角在地底移动。

虽然从地表上的烟尘可以判断出这种龙大致的行进方向，但由于速度实在太快，要防止它们突然钻出地面的袭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格就曾体验过这种被顶上天空之后再重重摔进泥土里的感觉，那次偷袭让他吃光了口袋里的应急药。

铠甲下面的皮肤一定已经变得青一块紫一块了。

用大怪鸟材料制作的防具有大怪鸟胸甲，大怪鸟手甲和大怪鸟腿甲，对猎人来说这算是不错的装备。吉格头上还戴着用生活在密林里的小型食肉怪物——红速龙的皮制作的头盔，腿部则有红速龙护胫。

但在一角龙压倒性的力量面前，这种防具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不是一直在提醒你吗?只需要在武器上花功夫就够了。”吉格似乎又听到了那个总是骄傲自大的同队少女的声音。

“切。”少年不屑地发了下牢骚。

“混蛋!一个人狩猎怎么就这么困难啊!”

吉格将爆裂刀改换了个手.看也不看就把剑身朝左边袭来的黑影挥了过去。锯齿状的锐利刀刃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还停在半空中的黄速龙砍成两截。

一大滩鲜血带着浓烈的恶臭迅速扩散开来。吉格屏住呼吸，避免吸入混在血液中的麻痹毒液，然后扛起大剑想要冲出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对少年来说太不利了，他只能用不停地逃跑来防止被一角龙逼入死角。而一旦失败，被它赶进那个无处可藏的凹陷地带，那么等着吉格的就只有死亡。

但吉格刚迈开步子就有些喘不上气。

少年这才想起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在狩猎开 始时用携带食料填饱肚子之后，他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进食，没有睡觉了。

吉格再也没办法继续朝前走，索性停了下来。

嘎!

听到这个声音，少年连忙抽出大剑转身将它挡在自己面前。而那只朝他飞扑过来的黄速龙则一头撞在了刀身上，只听“咚”的一声闷响过后，地上便躺了一只神志不清的偷袭者。

吉格立刻调转刀口，顺势朝它的脖子砍了下去。这一击几乎让它整个脑袋都陷进了土里。

但那颗长着利牙的头并没有被切断。

“砍不进去?”

少年翻转刀口仔细看了看，的确有几处已经崩刃了。

那只黄速龙虽然一动不动，但少年并不知道它究竟是因为颈骨骨折死了还只是昏过去而已。

“嗯?”发现地面在有节律地抖动的吉格猛地把头抬了起来，发现一角龙已经放低身体，用长枪一般的尖角对准他冲了过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少年只能将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躲进大剑的阴影中。

大剑发出“邦”的一声巨响，将那种难以承受的冲击传到了吉格身上。铠甲和骨头的关节处都发出了断裂般的喀喇声，而游走在身体各处的疼痛几乎让吉格以为自己已经散架了。

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卷起年轻猎人的身体朝更高的天空 飞去，吉格现在就像置身于蔚蓝的天空中一般。

我在飞——虽然不知道理由，但此刻吉格的身体只能感觉到这一点。

噶啊啊哦哦哦哦!

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地面上，一角龙发出了胜利的咆哮。

吉格听到它的吼声，忽然模模糊糊地又一次想起了他独自前来狩猎的理由……

第一章
阔别一年的归乡

“哎?要解散组队?”吉格因为一句话突然停下了手中切进”野牛油酱烤肋条加大葱”肋条里的餐刀。

这位食欲旺盛的十七岁少年不是那种看到稀奇的事物就会停止用餐的人。他在位于密林高台的龙巢里偷走三个龙蛋之后来到了修雷德王国里这个南方猎人的据点——米纳加鲁迪。而且作为第一餐，他更没有理由停下来。

但刚才那句话的确具有这种冲击力。

“到，到底是怎么回亭啊!”整个酒吧里都飘浮着烟草燃烧后产生的淡蓝色烟雾，这里聚集了许多完成任务后正在休整、吃饭。喝酒的猎人，让空气也似乎充满了阳刚之气。因此，吉格的说话声也自

然变得有些大。

听到吉格的质问，邻座的少女艾尔梅丽亚·弗兰伯特因为嫌他太吵而皱了皱眉，然后伸手拉过他的一只耳朵。

少女的嘴唇紧挨着吉格的耳朵，深深吸了一口气。

吉格连忙想要躲开，但是……

“你不用说那么大声我也能听到!”

近在咫尺的巨大吼声让少年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餐刀也落在了地上，但吉格现在没时间去把它找回来。

眼花。耳鸣，连头也似乎开始疼起来了。

艾尔梅丽亚的叫声和一角龙的咆哮比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逊色。

等耳鸣渐渐消退之后，吉格才发现眼眶里尽是泪水，连忙伸手去擦，结果又发出一声惨叫——他忘了自己手上还戴着赤红色的大怪鸟手甲。用大怪鸟甲壳制作的手甲上有几根锐利的尖刺，吉格的脸刚才便被这些尖刺划出了几道口子。

就像是被可恨的巨蜂扎了一样，脸上火辣辣的。

吉格捂住脸蛋呻吟了起来。

“笨蛋……”艾尔梅丽亚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出这句话之后，开始准备用餐。

比吉格还小一岁的少女面前却摆着比少年等级还高的食物。她今晚点的是“大王乌贼和女王虾的酒吧海鲜饭”。吉格带着略微有些羡慕的眼神看着她用勺子从平底锅底部舀起带着黄色酱汁的米饭和大块海鲜。

这里除了任何人都能点的. 用食草龙、大野猪肉制成的肉排类食物之外，还有根据猎人等级定制的特别饭菜。

吉格本来打算在客房里随便吃点儿的. 但最后还是被同伴拉到这里来，围坐在餐桌旁。艾尔梅丽亚的海鲜饭里所使用的“大王乌贼”和“女王虾”都是猎人等级在“武器大师”以上，能住进“女王房间”的高级猎人才能使用的材料。而住在“主教房间”的吉格就算再有钱也不能享用这一美食。

每个猎人能够接受的狩猎委托也是这样，根据实力的不同由“集会所”和“组合”严格区别开来。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那些出没于修雷特王国边境，以狩猎怪物为生的人当然也叫作“猎人”。初看之下以为这只是一种自由自在，靠实力说话的工作。但在集会所登记的猎人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无论是住宿的房间、饭菜还是可以接受的委托都是这样。

这种差距除了会产生嫉妒以外，也会让一些人产生强烈的羡慕情绪。有很多等级较低的猎人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些住在豪华房间、吃着上等饭菜、穿着华丽装备的高等级猎人才带着“我也能像他一样”这种热情去辛勤狩猎的。

一年前刚到城里的吉格就是这样。

当他被领到那间跟猪圈没什么区别(实际上里面真的住了一只穿着衣服的小猪)的“小兵房”时，扑面而来的恶臭和悔恨让他一下子有些喘不过气。

在故乡的小村里，吉格是讨伐大怪鸟最短时间记录的保持者，而他也受到了相应的赞赏。

不过他立刻就明白了天外有天这个道理。

刚在集会所登记后不久. 他就靠村长的介绍信接下了和别人组队去讨伐飞龙中最强一族——雄火龙的任务。

一开始吉格心里还有“看我一刀砍死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在和火龙对视的那一刻，这些幼稚的想法就突然间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让大怪鸟相形见绌的巨大躯体，令人恐惧的咆哮，还有威力惊人的火球，这些充满魄力的压倒性优势一瞬间就让吉格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同行的猎人们却没有丝毫胆怯，有条不紊地对它发动了进攻。

用大爆弹的冲击波和大锤的全力一击打破甲壳，将锋利的枪头扎进要害，让子弹夺去眼球。

吉格只是在最后将剩下的一个大爆弹放置在掉进陷阱的雄火龙身旁而已，这种事连小孩子都会

做。而当时和他组队的高级猎人中，有一位现在正坐在吉格身旁吃着海鲜饭。她就是比吉格还要小一岁的艾尔梅丽亚，惯用武器是大锤。

她身上穿着的奢华护具叫做“雄火龙套装”，是以雄火龙甲壳为主要材料制造的。不过少女并没有穿胸甲，因为她在队伍中的职责是强攻之后立刻后撤。

和单独狩猎不同，在队伍里海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

比如吉格参加的这个队伍，有专门负责吸引怪物注意力的肉盾型同伴。他穿着坚固的防具．随时带着角笛。这样就能把分散的怪物聚在一起，或是冲到火龙的腹部下面好让其他同伴可以专心攻击。

艾尔梅丽亚这种省去一部分防具的做法虽然看上去降低了防御力．但却可以有效地提高她的移动速度。而手甲和护径则可以减轻体格娇小的她在挥动大锤时身体各个关节所受到的冲击。不过没有胸甲和头盔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些不放心。

她最近才终于经不住吉格的唠叨，专门制作了一只红速龙头盔。不过与其说是头盔，它看起来倒更像是一顶帽子。

即便有了护具，但还是给人一种很不放心的印象。而全副武装的吉格则在队伍中担任了灵活性最强的游击角色。他必须根据情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或是从怪物的死角发动攻击。因此，不管是重型防具还是轻型防具都跟他的任务没什么关系。

由于大剑的重量相当惊人．而这本身就是武器威力的一部分。将武器的重量加在一起考虑的话，那么大怪鸟系列是所有防具中最轻便的，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防御力，因此相当适合吉格。

艾尔梅丽亚身上的雄火龙套装虽然充满魅力，但吉格一没钱、二没材料，更重要的是他跟那位倔强的少女实在是合不来。另外，如果吉格也穿雄火龙套装的话一定会有人笑话他俩穿的是情侣装。

因此吉格下定决心绝对不模仿她的装束。

出于这种想法，吉格对现在这身大怪鸟套装很满意．在防御力不足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

因此，在分配从雄火龙尸体上剥取的材料时，吉格没有要求甲壳和鳞，而是优先选择了用来强化武器的翼爪。

他本来希望能改装一把钢铁剑系列的最高级武器“战术”，但手中的材料还远远不够。

说老实话，虽然现在就能把稍微有些美中不足的爆裂刀改强化成另一个系列的“高级刀”，但其最终的威力跟“战术”比起来还差很远。

同样是武器．还是威力大的比较好。

吉格现在只能等待。虽然对武器有些不满意，但在组队狩猎中可以相互支援．因此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给同伴们添了什么麻烦的话，等以后拿到了强力武器再回报给大家就行了。不同于那些为了一。两个任务临时组成的小队，长期一起狩猎的队伍在这些方面有很大优势。

但是，他们却突然说要解散。

吉格心想“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对这个决定他充满了疑惑。

他的确和艾尔梅丽亚吵过不少次架。但都是跟狩猎没什么关系的事，比如对食物的好恶，关于在王都听到的谣言，还有新手猎人的礼仪等等。

但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争吵，最多几个小时之后两人就会把吵架的内容全忘了。

“难道我又干了什么蠢事么……”

吉格紧握着餐刀．转过头看见艾尔梅丽亚一言不发．不停用勺子将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

接着他又回想了一下上次的狩猎过程，结论是自己应该没有出错。

在搬运过程中一次也没有把蛋打破，也没有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他本来想砍下一只翼爪．但想到这毕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东西，所以最后放弃了。

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整个队伍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喂……”吉格急于得到更清楚的回答，于是伸出手想搭在艾尔梅丽亚肩上让她先别吃饭。

“你想对大小姐做什么?”从桌子对面传来了一

个异常低沉的声音。话语里明显带着一种未经掩饰的焦躁，说不定他已经准备揍吉格一顿了。

“如果你敢那样做我就把你全身的骨头都打断。”吉格从他——卡诺恩·德农的话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个意思。

“没、没什么?”吉格赶紧把手抽了回去。

艾尔梅丽亚斜着眼睛看到这一幕．习惯性地“哼”了一声。吉格却忽然产生了一种她是在对自己说“不用在意“的错觉。

“没办法……”吉格把那只收回来的手握紧又打开，然后一脸委屈地嘟起了嘴巴。

卡诺恩就是这样的男人。

在猎人里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从装备上就能看出某人的性格来。卡诺恩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总是用坚固无比的防具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穿在他身上的就是用从角龙身上剥取的材料制成的”角龙套装”，总共由头盔，胸甲。手甲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特征最明显的就是胸甲，它也和角龙一样在两个肩膀部位分别装有一支巨大的尖角。而套装中没有的腿甲和护径两部分以前是用由稀有矿石制成的“精炼矿石腿甲”和“精炼矿石护径”来代替，现在则换成了“铠龙腿甲”和·“铠龙护径”。这是用生活在火山地带的铠龙的甲壳制成的壳铅色防具。对冲击的吸收能力比以前更强。

卡诺恩喜欢用长枪，在队伍中是肉盾型角色。因此才会穿防御力这么高的防具以及使用长枪这种武器。长枪和单手剑一样，每套武器都由枪和盾两部分组成。而长枪所附带盾牌的防御性能比单手剑的小盾要高出一大截，甚至连雄火龙的火球都可以完全挡下来。

卡诺恩之前使用的是地狱之炎.现在换成了角枪·角龙。地狱之炎虽然依靠在枪身中加入火龙骨髓得到了喷火的特殊能力!但这样一来整支枪的硬度难免有所下降。而用火龙甲壳制成的盾牌虽然在防御火球方面表现出色，但在面对其他攻击时就显得有些脆弱。

而角枪·角龙的长枪使用了角龙尖角中最坚硬的部分制成，盾牌则用的是角龙背甲加上稀有矿石辉龙石和两种秘药

进行强化。无论攻击能力还是守备能力都将地狱烈焰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得到新武器的卡诺恩在狩猎时比以前还要积极，经常独自面对强大的敌人。光是这种惊人勇气和胆力就无人匹敌。

吉格现在虽然不会在面对火龙时被吓得动弹不得，但跟其他人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毕竟他当猎人的时间还不够长。

可以说是卡诺恩将艾尔梅丽亚培养成了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猎人。年纪不小的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是一名猎人了，之后由于和某个贵族的相遇而当了一段时间的骑士。直到现在卡诺恩还被怀疑拐走了那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而且是个有案可查的通缉犯。

但一起狩猎的同伴根本就不会在意这种事。

因为集会所里有很多人都像他这样，有着不能说的秘密。而猎人集会所本来就不是得到王国认可的正式组织，在这里．实力就是一切。虽然还是有所谓的“规则”存在，但与外面世界的“规则”多少有些差异。

他拐走的贵族小姐说不定就是艾尔梅丽亚——就连吉格这么迟钝的人也老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没有刻意找他求证。这种事怎么样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两人对吉格来说是实力超群的可靠同伴，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不过卡诺恩稍微有些过于紧张了。”

即使是初次见面的人也能一眼看出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这两个从在集会所登记开始就一直组队狩猎的人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信赖。卡诺恩虽然沉默寡言，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容争辩的态度。简直就像是一位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的父亲一样。

“说起来……最近我和艾尔梅丽亚吵架时他都会来打断我们。这就是原因吗?他真的认为我和艾尔梅丽亚的关系不好吗?”

如果将这种日常的人际关系带到狩猎场去，无疑是将自己的性命交给死神。

将艾尔梅丽亚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卡诺恩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吉格赶出队伍的。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误会。吉格其实不是真想跟她吵架，反而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来表达一种可以托付性命的交情。

吉格心想，卡诺恩应该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但他可能是出于对艾尔梅丽亚的溺爱，故意装作不知道。

“那个，卡诺恩……”在那张就像是用岩石削成的粗糙面孔上，两只不大但充满精气的眼睛放射出慑人的光芒。吉格被这双眼睛一瞪，顿时把涌到喉头的话又给。因了回去。壮汉面前的金属餐盘早已经空了．但他还是紧紧握着手中的刀叉。

刚才端上来的那两块大野猪肉排被烤得很生，就像是要滴出血一样。但卡诺恩以惊人的速度把它们都吃了下去。而直到这时还保持着用餐时的姿势。是不是在威胁对面的少年”小心我把你当甜点”呢?或许只是吉格多虑了……

但与那凶狠的目光对视之后，吉格又确信自己的猜想并没有错。

“呵呵呵……”刚想到这．坐在邻桌的男子——那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将要走入死刑场去砍下罪人脑袋的刽子手模样的弗雷迪奥·哈特轻轻笑了起来。

他之所以给人这种印象，全因为那个头盔。用毒怪鸟的橡胶质皮肤制成的头盔将整个脸部都遮了起来，只在眼睛的部位留出两个细缝。更夸张的是头顶上还有两支弯曲的角。

弗雷迪奥作为枪手，在队伍里的职责是远距离狙击。由于不能老是待在同一个地方，必须经常变换位置，所以他也和艾尔梅丽亚一样在选择防具上有明显的特征。

弗雷迪奥也没有穿胸甲，而且连一般人穿在铠甲下面的武装紧身衣都没有，就那样光着上半身。其他部分分别是毒怪鸟面甲，毒怪鸟护手，毒怪鸟甲裙和毒怪鸟护膝。

毒怪鸟套装拥有比大怪鸟套装更强的防御力，但与一般用飞龙甲壳等材料制成的飞龙类装备不同．二者在硬度这个标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毒怪鸟这种大型怪物并没有甲壳，取而代之的是覆盖全身的橡胶质皮肤。这种柔软的皮肤拥有抗；中击。难以切断等特性。

不过从一只毒怪鸟身上只能取得很少的橡胶质皮肤，因此弗雷迪奥这身装备绝不是什么随处可见的东西。而且他不仅对防具，在弩炮的选择上也坚持使用加入了大量橡胶质皮肤的强击火炮，而且即使拿到再优秀的武器也绝不换掉。

“你笑什么?弗雷迪奥?”因为卡诺恩的目光而呆了一下之后，吉格将视线转到了这位枪手身上。当其他成员有纠纷时就由弗雷迪奥来打圆场，这也是他在队伍中的另一个角色。虽然不知道以前有什么经历，不过他似乎很擅长跟这一带的猎人打交道。偶尔在狩猎中遇到流浪猎人时，也基本都是由他来调解。当然，在队伍里也一样。

吉格和艾尔梅丽亚虽然经常吵架，但每当两人都意识到“这么吵下去可不行”但又怎么也停不下来时，弗雷迪奥就会恰到好处地说一句”好了好了”来把他们的对话打断，这样吉格和艾尔梅丽亚也都有了台阶下，以“弗雷迪奥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为借口停止争吵。

艾尔梅丽亚说话总是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经过一年多的组队，就算吉格也明白其实她心里并不是真正在嘲笑自己，但也不可能完全不生气。

吉格虽然已经开始慢慢察觉到了自己的孩子气，但他还不懂该如何控制感情。而弗雷迪奥则在两人之间充当了一个优秀的缓冲器。

少年把身子稍稍往前探了一些，向弗雷迪奥抱怨道：“现在可不是发笑的时候。阿，刚刚她说要解散队伍。”

“不好意思。”他连在吃饭时也不会取下毒怪鸟

面具，因此别说吉格，就连艾尔梅丽亚也没见过他的脸到底长什么样子。

从声音和身体状况上判断，他大概二十五到三十岁，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年龄。艾尔梅丽亚一直认为他的相貌一定很帅，而吉格则觉得那个面具一定是为了掩盖脸上的巨大伤疤。当然. 也有可能是出于纯粹的兴趣，而且最后这种可能性明显要大得多。

因为弗雷迪奥曾经公开表示在所有怪物中他最“爱”毒怪鸟，对橡胶质皮肤那种黏呼呼的吸附感有着近乎疯狂的喜爱。

“不用那么担心，吉格。“枪手在又一次发出几声怪笑之后，放下了刚把几根切成小条的肉排送进嘴里的餐叉。这种嘲笑的表情让他的话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虽说叫‘解散’，但那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在这一年里一刻不停地接了许多任务，所以接下来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这样啊……”刚才一直没有发言的艾尔梅丽亚也一边吃饭一边说道：“如果弗雷迪奥不在的话我们俩肯定会一天到晚吵个不停，连狩猎都没办法进行。所以他休假的这段时间里小队暂时解散。“

“怎么不早说!”吉格这才稍稍放下心来，而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

“我早就说过了，只是你没听见罢了。”艾尔梅丽亚不屑地哼了一声，然后和着红白相间的汤汁舀起一快肥美的女王虾。香气逼人的肉汁和汤料咻得一下溢出了勺子。

吉格一边想像着那是什么味道，一边流出了口水。不过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又赶忙收起了这副馋样。

刚刚还一脸焦躁的他马上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还真是个乐天派。艾尔梅丽亚没有注意到吉格的窘态，将女王虾和米饭和在一起搁进嘴里，没嚼几下就咽了下去。

“大小姐，还是多咀嚼几次比较好……”卡诺恩那低沉的声音传进了众人耳朵里，而金发少女却带着微微的不快看着这位老猎人，仿佛在说“知道了”一样。接着她端起酒杯灌了一大口温热的啤酒，然后用手擦去嘴边的泡沫。

如果吉格把自己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习惯啤酒的苦味这件事说出来的话，艾尔梅丽亚一定又会笑话他是个“小孩子”。

舔掉嘴角那些像棉花一样的泡沫后，少女对吉格说：“我和卡诺恩都决定在弗雷迪奥回来之前不接受任何委托。你要是没什么事干的话回家去如何?你的故乡就是那个柯科特村吧。“吉格在小声念叨着。

艾尔梅丽亚之所以在提到柯科特村是加了“那个”，是因为少年从前生活的这个村子里曾经出过一名“英雄”。

“柯科特英雄”是一位使用单手剑的人，他的故事在猎人这个圈子里简直就是传说一般的存在。

吉格以前还生活在村里时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也知道自己的村子就叫“柯科特”，不过他从没想过村长就是“柯科特英雄”本人。

首先，村长的名字不是柯科特，这是其中一个理由。而直到吉格来到米纳加鲁迪才得知“柯科特英雄”传说中的“柯科特”并不是人名，而是一座山的名字。

在传说中，英雄带领着一支包括他未婚妻在内的五人小队来到一个叫“柯科特山” (现在已经找不到这座山的具体位置了)的地方讨伐恶龙。尽管最后敌人被打倒了，但英雄的未婚妻却在战斗中丧了命。无法接受这个悲惨事实的英雄从此再也没有拿起他的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而集会所不允许四人以上一起组队的原因. 据说就是这个。

虽然吉格觉得这个故事毫无意义，但猎人中却有很多迷信的人，有些甚至靠占卜来决定自己到底接受哪个委托。而少年以前在村子时盲目自大，面对村长的教导总是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态度。

现在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因为他错过了无数次向“柯科特英雄”这位首席猎人请教的机会。

“什么啊，难道说你害怕了?”艾尔梅丽亚像是

在嘲笑吉格一样眯起眼睛朝他挥了挥勺子，“因为你还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猎人,所以这次不能算是凯旋吧?”

“我知道……”吉格一口咬住了从肋骨上切下来的瘦肉,香喷喷的野牛油酱汁从嘴角滑落到了下巴上，他赶紧用手胡乱擦了几下。就算不用艾尔梅丽亚提醒,他也知道自己离一个优秀的猎人还差很远。

与刚来到城里的时候相比,他的技术的确进步了不少。

虽然不能说是“轻而易举”，但他确实已经可以独自打倒雄火龙了。话虽这么说，但这种进步也是因为吉格心里有一种在危机时刻会有同伴冲出来解救自己的自信。

但他还是经常会做些傻事,那种急躁的性格也一点儿都没有变。越是清楚这些，他越觉得没有脸回去。

“不是很好吗?”艾尔梅丽亚凑到他耳边说。

吉格在将嘴边的酱汁擦完之后转过头看着她。不知是吉格的错觉还是什么,他竟然发现少女搅拌海鲜饭的侧影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

“能明白这一点至少说明你已经成长为一个不错的猎人了，这也算是一种认同口巴。和最开始相比，我觉得你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像猎人了。”

少女说这几句话时眼睛并没有看着吉格。

“难道是因为害羞?”少年一想到这儿，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有些羞怯,连忙将视线从她的侧脸上移开。而桌子对面的卡诺恩刚好看到这一幕，他就像是恶鬼一样死死地盯着吉格。

“呵呵呵……这就是青春啊。”

“无聊。”卡诺恩硬生生地将弗雷迪奥的调笑顶了回去，然后灌下一大口啤酒。

吉格忽然觉得还是改变一下话题比较好。虽然不知道理由，但卡诺恩明显有些生气了。他既没有大吼，也没有把手扬起来。但正是这种沉默让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

“对。对了弗雷迪奥。”吉格挥了挥手中的光骨头。

“你为什么要休假啊？”

“我要去见我女朋友。”

“女朋友!”吉格相当吃惊，但露出这种惊讶表情的只有他一个人。卡诺恩还是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而艾尔梅丽亚却是一副在极力忍住笑的样子。

不过这位少年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说不定真像艾尔梅丽亚说的那样,在毒怪鸟面具之下其实是一张英俊的面孔。

女朋友面前应该会脱下面具了吧?想到这儿吉格一下子来了兴致：“到底是怎样的人啊)”

“很漂亮。”弗雷迪奥出神地说道，“她虽然胆子很小，但在紧急时刻又会突然间充满热情。在我走近时会用炫目的闪光来照耀我.她的气息让我无比陶醉，几乎无法呼吸。”

“看来的确是个美人。”

“那是当然。她那浑圆的双瞳，还有芬芳的鼻息……都会让我无比兴奋。”

旁边突然传出”咚”的一声轻响。吉格回过头，看见艾尔梅丽亚已经趴在了桌子上。但即便如此她的双肩还是在不停震动着,仿佛是在拼尽全力让自己不要笑出声。

“艾尔梅丽亚你干什么啊?这样太没礼貌了吧。”

“没关系，吉格。”弗雷迪奥大度地抬起手打断了少年，“我明白，一般人很难理解她的美。或者说多亏是这样。我才能与她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我才能接受她那种独特的美感。”

看着弗雷迪奥那浑然忘我的样子,吉格觉得能深深爱上另一个人，或许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尽管看不见那掩藏在面具之下的表情,但从他的目光中多少能感觉到这一点。

“不过她不是很喜欢偷东西吗?”艾尔梅丽亚抬起头看着弗雷迪奥，用调笑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

“你说什么!”

“这本来就是事实么。对吧，弗雷迪奥?

“那只是恶作剧罢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枪手也忍住笑回了一句，不过他的话里一点儿恼怒都没

有，“即便如此我还是爱她。”

“了不起……”吉格被深深地感动了。在日常交往中他就发现弗雷迪奥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但没想到他会这么大度。他从不脱下那个可怕面具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保持作为一个猎人的威严.而不是刻意拉大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

吉格的椅子忽然被旁边的艾尔梅丽亚狠踢了一脚。

“你干什么啊?”

“你还不明白弗雷迪奥的‘女朋友’究竟是谁吗?”听少女的口气．看来是吉格认识的人。

“是谁啊……”

吉格不明所以的歪着头。

艾尔梅丽亚又补上了一脚：“你也太迟钝了吧!不就是毒怪鸟嘛！毒怪鸟！”

吉格不禁“啊”的一声喊了出来。没错，根本就不用细想，决不会有其他可能。弗雷迪奥对毒怪鸟的爱是超乎想像的，

想通这一点之后，吉格立刻明白了刚才弗雷迪奥的赞美和艾尔梅丽亚的奇怪表情。

毒怪鸟这种大型怪物的胆子特别小，受到惊吓立刻就会逃走。可一旦发怒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气势来回冲撞，并且会喷出有毒的烟雾。如果再逼近一些，它就会用头冠上的水

晶放出闪光让猎人暂时失明和昏厥。

“所以你才会提到‘炫目’，和‘无法呼吸’?这两个词吧……”吉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另外．毒怪鸟有时还会偷走猎人背包里的东西。弗雷迪奥并不是想戏弄吉格才用那种口气说话。在他看来，毒怪鸟是所有怪物中最美丽的，他的确对这种生物有着深深的爱恋。

正像艾尔梅丽亚所说的那样，吉格的确迟钝得可以。都已经相处了快一年了．连这都反应不过来。

“也就是说，弗雷迪奥要一个人去讨伐毒怪鸟。”吉格说完，枪手就像强压着心底的喜悦一般说道：“我要和她共享美好的二人世界。”

“明白了……”少年无奈地耸了耸肩。

对弗雷迪奥来说，最能与毒怪鸟亲密接触的时间莫过于狩猎了。那些互相都赌上性命拼死搏斗的几小时。几天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吉格忽然想起这位枪手曾亲口对他说过这些话。

“不过需要等那么久吗?”

虽然他不知道弗雷迪奥要经历几次才会感到满足，但怎么也用不了一、两年吧。

“就这样决定了。”艾尔梅丽亚看到大家都对暂时解散没什么异议之后，环视着众人说道，“一个月之后再到这个酒吧集合怎么样?”

没想到时间这么短。吉格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不过最终没有开口。

因为他在想该如何度过这一个月时，脑海里竟然是一片空白。这一点让他吓了一跳。

吉格早已忘了什么是“休息”。

从客运马车的车窗向外望去，看着那一座座熟悉的村舍、吉格开始想还是回到城里去比较好。

立在道路两旁的都是些简陋的小木屋，房顶上或多或少地长着一些苔藓。整个村子里一间新建的房子都没有。

所有景色都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感觉就像是时间停止了似的。

吉格正在低声念叨着什么，被护径包裹的脚趾用力抓紧了鞋垫。他原本不想回来的。

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足够让他在城里好好玩一玩，但等同伴们都相继离开之后，吉格突然感到时间无比充裕。

他为了找一些能一个人做的任务或是参加别人的队伍一起去狩猎，接连几天都跑到酒吧去查看留言板。

但他始终没看到合适的委托，而招募陌生人组队的队伍又实在太少，就这样忍着无聊在留言板前瞎逛了好几天。虽然也想过一个人去挖矿，但他现在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他已经有足够多的燕雀石矿石和大地结晶了。而材料方面，强化大剑的“大鬼人药”需要一种叫“白化浸出物”素材，这是从电

龙体内取出的一种物质。

吉格还从没见过这种飞龙。

之前曾经遇到过捕获电龙的委托，但由于弗雷迪奥的强硬态度，最后众人不得已拒绝了。

其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种东西与我的美学背道而驰”。但当吉格向艾尔梅丽亚询问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时，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大小姐却红着脸，怎么也不告诉他。吉格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无聊死。第五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就跳上了前往柯科特村的马车。在经过整整两天两夜的颠簸旅程后，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不过吉格从看到村舍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

这座小村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村民在面对自己时的那种不屑态度。

想起自己只因为杀了一只大怪鸟就沾沾自喜地开宴会庆祝的样子，他顿时羞愧难当，简直想要大吼一声来排解这种郁闷。

马车终于在大路和小道的岔路口停了下来。车夫回过头看着吉格：“小伙子，要下车吗?如果改变主意打算继续往前走的话，得再交一百块。快点决定吧。”

“我下车。”吉格小心地站了起来。腰间的红速龙头盔不时发出喀喇喀喇的声音，他背着大剑. 将一个硕大的皮革口袋扛在肩上走下了马车。

就算继续朝前走，等待他的也只可能是无聊。前面除了几个小村以外什么都没有。哪怕被人笑话也比无所事事要好得多。

刚才下车的只有吉格一个人，他整理了一下行装，径直朝村里走去。

一年前住的地方就在巨大的村门右边不远处，看来它还在。那间屋子本来就是找别人借的，现在可能住着另外的什么人。从烟囱顶端冒出阵阵的炊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少年朝村子里看去，发现有不少村民们还是像他记忆中的那样正在路上闲聊。虽然村里也有酒吧，可大家似乎更喜欢到大街上说话。就连猎人们也不习惯在酒吧里交换情报和散播流言。

吉格深吸了一口气，钻过大门来到了村子里。有两个女人立刻注意到了他的到来，回过头将这位旅行者上下打量了一番。但也只是打量而已。她俩轻轻地跟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打了个招呼，然后继续刚才的对话。

“什么嘛。”

吉格呆了一下之后，立刻又觉得有些失望。

才一年而已. 就把我全忘了吗?他开宴会的时候还专程请过这两个人到场。

少年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穿过小广场朝村长的屋子走去。不管干什么都得先跟他打个招呼，负责管理这一带狩猎委托的人就是村长。

吉格很清楚他在哪儿。村里最高的一棵树旁有一座酒吧，这位好酒的老人总是坐在酒吧门口的大桶上悠闲地喝着老酒。就算没有喝酒他也会在那里四处张望，观察来往的行人。

果然在这儿。

村长还是像往常一样，用一支小拐杖支撑着瘦小的身体站在那个地方。

被一个黑影遮住视线的老人缓缓抬起了头，睁大埋在长眉毛里的双眼看着吉格。不过他立刻又把视线收了回去。吉格以为他没认出自己。

不过少年多心了。

“好久不见，吉格。肚子好饿。”

“您又来了。”吉格不禁苦笑起来。

“肚子好饿”是村长的口头禅，看见谁都会说这句话。

不过吉格听到之后却很高兴：“不过现在的确有些饿了。”

“这样啊……跟我来。”村长站起身用拐杖敲了敲吉格的脚，然后转身掀开酒吧的门帘走了进去。

吉格紧随其后。

尽管还是白天，但酒吧里已经是人满为患。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毕竟是个猎人的集散地。

其中有几个人注意到了村长，纷纷回过头来准备向他打招呼。但看到吉格跟在老人身后时都不约

而同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尽管吉格不认识他们，但还是可以大致猜出这些人吃惊的理由。可能是因为那把大剑。吉格背上的那把爆裂刀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到的武器。

驻扎在这个村子里的猎人中有很多用大剑的人，但其中最好的也只不过是钢铁大剑系的“巨剑改”和骨大剑系的“蛇剑·蛇蝎”。就连可以用来强化成爆裂刀的巨剑在这里都很少。

吉格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进城看见“铁刀·神乐”时的羡慕表情。

直到现在他都还对那种优美的造型和出色的锋利度满怀憧憬。虽然他早就想在有多余材料的时候去打造一把斩破刀，但光是强化现有装备就已经让他有一种应付不过来的感觉了。

村长领着吉格坐在酒吧角落里的位子上。这是老人的固定位置，只有他能用。这一点一直都没变。

吉格从背上解下大剑靠在墙脚，把皮质大包扔在了地上。等他整理完毕后，村长用拐杖敲了敲桌子。立刻有一名戴眼睛的女招待走了过来，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欢迎光临。”

吉格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人。

她所穿的衣服让少年想起了集会所的女性制服，但整体的基调是黑色。靴子、手套都是全黑的，但背心，脖子上的蝴蝶结还有围裙和蕾丝裙边却都是白色。总体给人一种黑色女仆装的感觉。

“肚子饿了，薇薇。”

“还是要和平常一样的东西吗?”

“嗯……就那个吧。”身着女仆装的少女点点头，然后正了正眼镜看着吉格：“这位呢?”

“那个……有菜单吗?”

“没有。”简直就像是在责备吉格”不要问这么明显的事情”一样。

“给他点儿喝的就行了。”听到村长这么说，侍女立刻转身回到吧台，朝厨房里传达着什么。

“薇薇如果再可爱一点就好了。”村长一边呵呵地笑着一边小声对吉格说。

“没有那个必要。”名字好像是薇薇的女仆装少女明明离两人很远，但就像是能听到刚才的话一样做出了回答。

就连村长也被吓了一跳，轻轻缩了缩脖子：“她可是个顺风耳。”说完老人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看来就算外表一样，但村子里还是有些变化。仔细一看，坐在酒吧里的猎人有一多半吉格都不认识。

就在吉格漫无目的地看着眼前这群人时，薇薇回到了桌前，将酒杯和盛着饭菜的器皿胡乱地放到了桌子上。洒出的黑色啤酒把吉格的大腿打湿了一大片．但她就跟没看见一样，径直回了吧台。

尽管那几句抱怨的话差点就要冲口而出，但少年最终还是忍住了。只有小孩子才会做这种事。

而且饭菜相当好吃。

硕大的铁质盘子里是一整条素炸的鱼，上面浇有糊状的酱汁。鱼鳞虽然没有去掉，但它们却发出黄金般的光芒颗颗竖立，就像琥珀一样晶莹剔透。

“特别料理——酱汁黄金鱼。祝贺你，吉格。看来你已经成为一名不错的猎人了。”

吉格根本没有想到村长会对他说这些话，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才好。尽管他明白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但就是开不了口。

“不用说那些客套话。你已经在城里把自己锻炼成了一名男子汉，我刚才见到你时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这样就足够了……尽管还算不上是个一流的猎人。来，吃吧。”

吉格点点头吸了一下鼻子，用餐叉将一块附带着鳞片的鱼肉送进了嘴里。

香脆的鱼鳞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被嚼碎，从里面立刻流出了鲜美的肉汁，和包裹在黄金鱼表面那些略带甜味的酱汁混在一起，真是世间少有的美味。

吉格立刻就爱上了这种味道，大口大口地吃着眼前的鱼肉。虽然他以前也曾经钓起过一条黄金鱼，但后来高价卖给了商人。所以吉格并不知道原来它有这么鲜美的味道。

村长高兴地笑了笑，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啤酒，然后向柜台晃了几下手中的空酒杯。

薇薇敲了敲吧台，从站在里面的招待手中接过满满一杯黑啤酒再次走了过来。还是那么粗暴地将杯子放在了餐桌上。

吉格决定必须得提醒她一下，于是狠狠地把头抬了起来。但少年发现身穿女仆装的侍女并没有看着他，而是把头歪到了一边。

薇薇的视线指向酒吧门口处。

正当吉格以为－没什么状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男人踉踉跄跄地滚了进来。虽然他没什么外伤. 但全身都是沙子，脸上的皮肤也已经干得不像话了。看打扮像是个商人。

“给他点水。”村长开口之后，站在他旁边的一名猎人立刻把自己的水袋递给了他。

那名男子一把抓过水袋疯狂地把清水往肚子里灌。稍稍缓过劲之后又开始在酒吧里慌乱地寻找着什么。

当他看到村长时，忽然大声吼道：“村长!我们被。被袭击了!是那个在沙漠里的家伙干的!是那个有一支角的家伙干的!”

第二章
各自的休假

“一角龙么……”听了商人的话，村长带着严肃的表情断言。

当老人说出这个名字后，吉格看见立刻有一些猎人偷偷摸摸地溜出了充满躁动和不安的酒吧。他们并不是想去抢头功，而是单纯的逃跑。

吉格也知道一角龙这种怪物。在“柯科特英雄”的传说中，英雄的成名之战就是独自讨伐了一只在沙漠里袭击商队的一角龙。

书上说他当时折断的真红之角直到现在还作为珍贵的回忆摆在他家里。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个东西应该就在村长家里。但吉格上次去拜访时并没有看到。

其实少年当时根本就没把这位老人当作是传说中的英雄，所以并没有特别仔细地观察他家里的摆设。

“商队全军覆没了……”受到简单的照料之后，商人面带愁容地说道。

因为他和商队的目的地刚好相同，所以就搭了个顺风马车。就在一行人横穿了沙漠，马上就要进入欧西斯时，突然遭到了飞龙的袭击。

那五个雇来护卫商队的流浪猎人被一角龙冲散后又遭到了黄速龙的围攻，不一会儿就全被干掉了。

“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昏过去之后被一角龙掀起的沙子埋在了下面。等周围都平静之后，我爬出沙堆一看，外面只剩下散落的货物.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又幸运地找到一匹跑散的马，骑着它好不容易逃到了这里来。”

那匹马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力竭而死。

“不能放着不管。”村长环视了周围的猎人，“如果不能穿过沙漠，那么商人就得绕很大一个圈子才能到村子里来。那么货物的售价必定会上升，这样一来运送委托物品的手续费也会相应上升。而这个差价我们又不能全都让委托人来承担，那么就只有减少报酬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猎人中立刻响起了不满的抱怨声。村长点点头，继续说道：“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一角龙杀死就行了。报酬由商人工会、商店工会提供以及这个村子的预算提供。没有人敢站出来吗?契约金是……八百块!报酬是三千四百块!这笔钱可不少啊!”

村长又看了看眼前这些猎人，但还是没有人回应。

每个人都在回避老人的目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吉格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如果换成其他任务，说不定早就有人接受了。但一角龙可不是那么容易

对付的对手。它既是成就“英雄”传说的一部分，也是瞬间就将五名护卫打倒的强者。再加上这次事件中出现了“五”这个不吉利的数字，看来是没有人会接下这个任务了。

村长最后把目光停在了薇薇身上。别说吉格，就连那些猎人也不明白老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盯着这位身穿黑色女仆装的侍女。

她没有躲避村长的逼视，从硬质镜框后面直射出来的目光也没有丝毫的疑惑。

“你好像不行啊……”伞还在修理。说完，薇薇又扶了一下她的眼睛。吉格虽然不明白刚才的对话是怎么回事.但他看到村长带着无计可施的无奈摇了摇头。

结果一个接受委托的人都没有。商人脸上的失望在不断扩大。

在这段时间里，吉格心里一直在问自己——我办得到吗?恍惚中有一种能够胜任的感觉。脑海里一直有一个人在提醒自己“你办得到”。但他至今还没跟一角龙交过手。根据吉格的记忆，米纳加鲁迪的集会所在这一年里没有一件关于一角龙的委托。虽说有可能是在他们外出狩猎时有其他猎人接受了这种任务，但他也从没在酒吧里听到过有关的传闻。

“吉格。”少年发现村长的目光正直直地瞪着自己，稍稍有些吃惊：“我、我?”

“没错。其他人看来都是些胆小鬼。不过这也难怪，那家伙的确很难对付。虽然不会像雄火龙那样吐火球．但每一招都是致命的。它也算不上聪明，但总的来说是个麻烦的对手……怎么样？”

“我真的可以吗?”吉格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他甚至怀疑刚才村长的那一番话根本就是特意说给自己听的。

因为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不知天高地厚地抱怨找不到更好的委托。

村长点了点头：“你或许不能很轻松地战胜它……毕竟狩猎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无疑是一场硬仗。但我个人认为你有资格接受这件委托。”

这句话让吉格胸中顿时像燃起了熊熊烈火一般沸腾起来。

“得到承认了……”

在这一瞬间，吉格感到自己从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阴郁中解放了出来。他也第一次发觉自己的目标原来就是得到眼前这个人的承认。少年吉格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终于有了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怪物猎人”的自信！

“我试试看……”吉格最后说出的话既不是交给我吧”，也不是”轻松得很啊”，而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回答。

就像村长所说的那样，狩猎中充满了变数。一瞬间的判断失误都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以龙类为对手时更是这样，死亡会像自己的影子一般紧紧跟随着他。

吉格见过很多个因为麻痹大意而送命的人。昨天还在酒吧里和你豪快地对饮，第二天就和焦黑的武器。铠甲一起被塞进窄小的木箱送到城外。他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送别了。

幸运的是在吉格，还有艾尔梅丽亚他们身上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不过谁都不能保证以后也不会发生。因此，如果面对困难就畏缩不前的话，干脆辞掉猎人这份工作算了。

吉格打开系在腰上的蓝色小布口袋，从里面取出八百块钱放到村长面前。

“我吉格・格兰斯特接受这件委托。”

目送运来支给品的马车慌慌张张地踏上返程之路后，吉格钻进帐篷开始确认武器。装备、其他必需品以及自己的身体状况。

从柯科特村到沙漠地带，需要在马车上颠簸一整天。而被旅途的劳累打乱平衡感是最危险的。如果对剑的轨道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丧命。

“好热啊……”

营地位于沙漠的中心，尽管帐篷搭建在一个太阳无法直射的阴影地带，但里面还是像蒸笼一样燥热无比。不过这种热度还不至于会削减猎人的体力，可以让人睡个好觉。跟火山地带比起来要好很

多。

吉格解下背上的爆裂刀改，抓住剑柄用力一抖，将一根根收在刀身里像龙牙一般的小刀刃抖了出来。无孔不入的沙尘让它们显得有些钝。少年取出磨刀石挨个仔细地打磨。

然后要做的是确认其他物品。吉格把工会配给的应急药装进口袋，紧紧系在腰上。然后将自己带来的闪光弹。染色球分别装进了防具上的储物袋里。携带磨刀石也没有拉下，都被他放在了自己习惯的位置。

然后吉格坐在床上，用膝盖支撑起摊开的地图。“他好像告诉我是在这一带……”

少年一边啃着干巴巴的携带食料，一边用手指敲了敲水塘和沙漠之间的山岩。那里标记的数字是“十”。吉格虽然从没来过这种沙漠和岩石交叉的地带. 但也从其他猎人那里听说过，这个区域的地形起伏不定，而且在深处还有白猫的住所。

“啊!”由于用力过猛，大怪鸟腿甲上的尖刺把地图戳穿了。吉格调皮地伸了一下舌头，把地图叠好塞进腰带。然后转身用水筒里的水润了润干渴的喉咙，擦擦嘴站了起来。

时间其实并不能算是太多，总共只有五十个小时。

那位柯科特英雄在传说中整整用了七天，跟那比起来这点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但考虑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因此即使有误差也是难免的。

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可以前往十区：一是走出营地后横穿沙漠，二是经山岩过去，吉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虽然那里很可能有黄速龙出没，但从沙漠走只会白白消耗体力而已。

想到这儿. 全副武装的吉格径直钻进了连接营地和山岩的短隧道之中。不一会儿便穿了出去。尽管这里还是会被强烈的阳光照射到，但因为湿气较少，所以并没有刚才那种闷热的感觉。

少年朝四周一望，发现有三头甲壳食草龙正在啃食着沙地上稀疏的青草。身长近十米的甲壳食草龙虽然跟普通食草龙属于同一个种类的生物，但脾气很暴躁，会用带刺的尾巴袭击任何一个接近它的陌生人。而且头顶和背上还像乌龟一样长有坚硬的甲壳. 其冲撞攻击相当凶猛。而它也和食草龙一样肉质鲜美，再加上经过长时间研磨的甲壳往往带有独特的美丽光泽，能加工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因此商店对它的需求量很大。

“这次我可没功夫理它……”

吉格小心翼翼地从几只甲壳食草龙之间穿了过去，其中一头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立刻用后脚支撑着整个身体人立了起来. 并发出威胁般的低吼。不过它的举动并没有让吉格停下脚步，他的确没有多余的时间跟这种目标以外的怪物纠缠。

离开包裹着水塘的山岩地带，出现在少年眼前的是一群黄速龙。

尽管它们不停地在向四周张望，但实际上这种怪物的视力并不好。吉格赶紧缩手缩脚地从它们身旁不远处绕了过去，钻进了一条巨大岩石的裂缝之中。穿过这里就可能到达目的地十区了。

在这儿!

集会所的情报果然没有错，这里有一个面积不大的高台，那头一角龙正在高台上酣睡。真的好大!

一角龙全身都呈暗茶色，正如传闻中所说. 头部后面有尖刺一般的装饰物。尽管无法准确地测量，但和它脚下的那些黄速龙比起来，“身长二十米以上”这种描述绝对没有夸张。

但它最明显的特征还是那根巨大的深红色尖角。从鼻尖长出的这支凶器像锐利的长枪一般散发着一种能贯穿一切盾牌和铠甲的凌人气势。

借着岩缝中的阴影，吉格悄悄地将闪光弹攥在了手里。

面前的空地里除了来回游走的黄速龙以外，还有几只巨蜂不时从头上掠过。它们屁股上的巨大尖刺也跟黄速龙的毒牙一样带有麻痹性的剧毒，是种很讨厌的怪物。

“还是先标记吧……”

这是在猎杀飞龙时必须要做的事，不过在那一瞬间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在投出染色球的那一刹

那。猎人自身是没有任何防备的，如果这时受到攻击必定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

出于安全考虑，最开始一般都会先使用闪光弹。

将这种道具用力扔出去之后，它就放射出惊人的刺眼光芒，绝大多数怪物在受到这种冲击之后都会暂时失明一段时间。虽然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道具，但由于体积实在太大，所以每次狩猎最多带五个在身上。

“太远了……”正当吉格在目测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时……

噶啊!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声黄速龙用来呼唤同伴的尖叫。吉格立刻抬起头环视着整个区域，发现草丛的阴影中潜伏着一头黄色皮肤的小型食肉龙。

紧接着周围的黄速龙们就像是在传递信号一般争相尖叫起来，嘈杂的鸣叫顿时充满了整个被包围在山岩之中的广场。

一阵轻缓的微风让吉格从眼前的混乱景象中回过了神，转身朝一角龙刚才停卧的方向望去。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巨龙张开翅膀高声咆哮的场面。

被声波搅乱的空气就像在不断击打着吉格的身体一样，让他产生了些许麻痹的感觉。他身体里的动物本能则因为眼前的恐怖生物而绷紧了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块肌肉。

一角龙就像一名跳水队员一样从高台上飞了下来。它将尖角对准地面．折起双翼，然后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用巨大的后腿和锋利的翼爪猛地刨地，不一会儿便完全钻进了土里。

“糟了!”

吉格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到眼睛上，在黄速龙那连绵不绝的怪叫中仔细搜索着一角龙的身影。因为他之前听说这种飞龙在从土里接近猎物时会割开地表，掀起大量的沙尘。不过现在他周围什么征兆都没有。

看见所有黄速龙都朝自己围了过来，少年主动改变了策略，将闪光弹收进背包，从他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如果继续待在那里也只可能会被围攻。

吉格一边向离自己最近的一只黄速龙跑去一边计算着距离，就在这只倒霉的怪物进入大剑攻击范围的那一瞬间，少见果断地抽出了固定在背上的利刃，顺势从上往下一砍。大剑展开的一根根刺状刀刃麻利地切开黄速龙的鳞甲和皮肤，将它一分为二。剩下的一些捕食者看到这一幕．都发出绝望的悲鸣，不敢再上前一步。

吉格拔出插入沙土中的武器，头也不回地借力往后一挥，就像是要将它收起来一样。

但那两只偷偷从背后接近他的偷袭者可不这么想，因为刚才那看似不经意的一击割掉了它们的一条腿和一个脑袋。

这让周围的幸存者们退得更远了。

吉格正准备冲上去追击，回头却看到了一副让他惊恐不已的景象。那只瘸腿黄速龙脚下的土地突然塌陷，一根巨大的深红色利角从里面钻了出来!

“糟了!”

少年条件反射般地迅速将大剑摆成防御姿态挡在自己身前。还没等他站定，穿出土地的硬质翅膀就与金属的剑身相撞了，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飞散的火花消失之后，吉格看见刀身对面竟然是一角龙那圆睁的双眼。眼珠表面那层用来遮挡沙土的白膜打开后，那深黑色的瞳孔让吉格的动作不禁一滞。还好他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动作。

吉格单手抓起系在腰间的染色球，用力扔了出去。

红色的圆球在划出一道弧线后准确地命中了一角龙的面部，周围的空气中立刻出现了一股浓烈的气味。

染色球是以染色果这种特殊果实为原料制造的。经过训练的猎人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判断出附带这种气味的猎物的具体位置。有效时间大概有十分钟．无论是水还是泥土都无法减弱这种效果。

一角龙低吼了一声，甩头用长角猛地一击。这一下又结结实实地砸在吉格的大剑上，把他击飞了

出去。少年在落地之后连续打了好几个滚才停下来。他屁股下面的小包里忽然传出了“喀喇”一声怪响。

就算不用专门去确认他也知道，那是闪光弹在受到重压之后被激活的声音!

少年连忙站起身将手伸进包里乱抓，最后慌乱地将一个已经变形的球体朝一角龙扔了出去。然后死命地闭上眼睛。

亮光炸开了，好几只黄速龙同时发出了惨叫。但其中并没有一角龙的声音。

吉格感到有些奇怪，赶紧眯着眼睛向四周张望。而在他的视野中只有一根正在缓缓潜入地底的带刺尾巴。那头巨龙在爆炸前的一瞬间又一次钻入了土里。少年用力吸了吸鼻子. 然后四处搜索一角龙的位置。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手掌上正在不停地渗出他讨厌的汗水。

“这家伙……有点儿特别……”

他用那被头盔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双眼盯着那些因为被夺去视力而混乱不堪的黄速龙，开始调整自己的呼吸。少年的精神完全集中，不管大地有任何细微的变化他都能立刻察觉到。

朝那些以前交过手大型怪物——雄火龙. 雌火龙。大怪鸟、沙龙王扔出闪光弹时，它们都会不自觉地用眼睛去追踪这个划出弧线的物体。

但眼前的这头一角龙却不一样。不仅能在转瞬之间就察觉到危险，而且还能立刻在我蒙住眼睛这段时间里潜入地下。

吉格似乎隐约明白了为什么“独自打倒一角龙”会成为英雄传说的一部分。

“看来这是场持久战……”

少年一边重新握紧了爆裂刀改的刀柄，用舌头舔掉将流到嘴角边的一滴汗水，一边这样预感着。

他的预感完全正确。

艾尔梅丽亚藏身在被熔岩发出的红光映得通红的洞窟出口处. 用双筒望远镜在观察着什么。从两个浑圆的镜片中射出的视线尽头是一条在缓缓流动的熔岩“河流”。这里到处都充满了热气。

能熔解任何岩石的赤红色河流本身有数千度. 在它周围的空气虽然不可能达到这个温度，但仍然热得难以想像。沙漠那种地方跟这里比起来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抬头一看，被一团黑雾笼罩着的山尖不时会有小规模的爆炸发生。不断喷涌而出的不仅仅是岩浆，还有那遮天蔽日的火山灰。因此在火山周围. 能被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相当少。

修雷德王国境内几座火山的形成，历来就有两种说法。

一些人说这是天然形成的，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种观点。反对的人认为这些火山并不是经过剧烈的地质变化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大战，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到了位于平原地下深处的岩浆流，这些岩浆喷出地面，形成了一座座火山。

据说那是人类与龙——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些飞龙——之间的战斗，而且他们还找出了许多证据来证明这不仅仅是传说。

更有传闻说王国生物书士队保管的资料里残存着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超兵器的资料。一年前，隶属于米纳加鲁迪王国武器工匠的骑士团在占领城市后，对一种能像雄火龙一样喷出火球的“灭龙炮”进行了实验。它的基本构造据说就是参考了古代大战的兵器资料之后才设计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也只是传闻而已。

而猎人们之所以相信那场大战的确存在过，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艾尔梅丽亚正是为了拿到那个证据才到这里来的。

“还真是热啊……”

少女用套着雄火龙护手的手掌擦去了脸上的汗珠。因为那是用甲壳制成的，所以她只敢用突起处挠挠而已。

艾尔梅丽亚的装备还是和以前一样，并没有穿胸甲。对于她来说这就算是全副武装了，虽然防御力不算高，但是因为她的技术一流. 再加上有个尽职尽责的“保镖”卡诺恩在身边，所以其实她也没

有必要穿上全套的甲胄。

但实际上这的确是危险的赌注。

大锤和其他近战武器不同，本身并不能防御。因为它的重量惊人，所以没办法带着盾牌，也不可能像大剑那样把剑身一横就可以当盾用。

因此一般使用大锤做武器的猎人都会很重视防具的作用。

大锤在挥舞之后的破绽比其它武器要大，怪物很容易趁此机会发动攻击。

艾尔梅丽亚很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种看似笨重的武器。因为它的惊人威力可以只用一击就打碎红速龙的头盖骨。

卡诺恩一开始推荐她用单手剑。

不仅有盾牌，而且重量轻，即使展开之后也可以轻松地跑动。

但由于单手剑的尺寸实在太小，根本不可能在一招之内致怪物于死地。艾尔梅丽亚就是因为这一点才讨厌这种武器。在她刺入致命的那一剑之前，卡诺恩必须一直承受怪物的猛烈攻击。从艾尔梅丽亚记事起，壮汉就一直使用这种吹着角笛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战法。尽管卡诺恩说他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少女非常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不管怎么想也觉得他是为了保护艾尔梅丽亚才这么做的。既然他始终坚持这样的战斗方式，那么少女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结果敌人的性命。

所以她才选择了大锤。当然，这只是最初的动机而已，现在的她已经不这么想了。

积攒力量之后猛冲进火龙的怀里. 然后用力一挥，击碎那树干一般粗细的腿骨，仿佛连大地都在跟随它震动。艾尔梅丽亚现在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种名副其实的“一击必杀”感觉。

“怎么了，大小姐?”满腹心事的艾尔梅丽亚背后传来了监视着洞窟深处的卡诺恩的声音，她就保持着继续用望远镜在观察的姿势轻轻”嗯”了一声。

“还是没有动静……它怎么还不走啊……”

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整整两个小时。

从营地出来之后，两人绕过高台，选择了距离最短的路线想要穿过洞窟。但到达现在这个位置之后，却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障碍挡在他们面前。

有怪物在那里。

即便在这种满是熔岩的环境中也有生物。

比如在途中遇到的红速龙，艾尔梅丽亚头上的帽子就是用它们的皮制咸的；长着一副巨大牙齿，不停来回走动的大野猪；长得像乌龟一样，总是在啃食角落里那些稀疏植物的甲壳食草龙；还有总是发出恼人的“嗡嗡”声飞来飞去的巨蜂。

而艾尔梅丽亚的视线则一直在捕捉那个如岩山一般的巨大身影。

铠龙(古拉比莫斯)——只生活在沼泽和火山地带的大型飞龙，全身都包裹在凹凸不平的岩石状甲壳之中，而且体长超过二千米。

另外，其他飞龙的全高一般都在五米左右，而它的高度至少都会超过十米。简直就像是一座会移动的山。

更可怕的是它的甲壳既然被人们冠以“铠“这个名称，可想而知那有多么坚硬。

穿在卡诺恩脚下的铠龙护径虽然使用了从铠龙身上剥取的材料，但那是在与吉格还有弗雷迪奥组队以前，在一次讨伐任务中得到。

那次任务让两人最后都相当狼狈。尽管之前就对它的强大有所耳闻，但没想到会强到这个地步。

当时与他组队的另外两人都使用的是大剑，但无论是”铁刀・楔”还是”鄂”都无法对那种甲壳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很快就都朋刃了。卡诺恩手中骑士护手枪的枪尖刚戳几下就已经折弯，而最倒霉的还是艾尔梅丽亚，她使用的铁之打击锤被震断了手柄，滚落进岩浆之中化成了铁水。

后来几个人用大爆弹好不容易炸碎了它腹部的甲壳，将巨大的尾巴切了下来，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已经所剩无几。

使用铁刀·楔的那位猎人在潜进它胸部的那一瞬间因为催眠瓦斯的攻击而失去了意识，旁人连救助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铠龙那巨

大的脚掌踩得粉碎。

另一个拿鄂的虽然拼命防住了铠龙的冲撞，但却被猛地推进了火山的熔岩里，连根骨头都没剩下。

当然，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两人最终也没能全身而退。铠龙威力最强的攻击是在体内积蓄巨大的热能，然后像发射激光炮一样一口气喷出来。

两人就体验到了这种“激光炮”的恐怖。当铠龙又一次深吸一口气，把头高高抬起时，艾尔梅丽亚以为它又要发出催眠瓦斯。

但从巨龙那洞窟一般的喉咙深处却闪过一抹赤红色的光亮，这让少女立刻明白她判断失误了。而更可怕的是她已经没有了逃跑的时间。

卡诺恩飞奔过来．将钢铁巨盾插入地下，用尽全力抱紧了艾尔梅丽亚躲在盾后。

他的这些动作还没完全结束，温度极高的热能射线就包围了两人。

在这种一动不动的状态下，艾尔梅丽亚因为那种重压以及热量而有些喘不过气，鼻子里全是头发被烧焦后发出的那种讨厌气味。尽管被纹丝不动的卡诺恩保护着，但自己骨头折断的声音还是清楚地传进了她耳朵里。

射线终于停止了。

尽管两人周围还残留着高温的热气，他俩还是有一种凉爽的感觉。虽然刚才肯定只有短短几秒钟，但在他们看来却像是好几个小时那么长。

艾尔梅丽亚连声音都已经发不出来了。

由于不清楚周围的状况，她轻轻敲了敲卡诺恩的铠甲。但他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铠龙移动时的震地声越发加重了骨折处的疼痛，让她几乎流出泪来。但少女拼死忍住了。

这种震鸣慢慢变小，最后完全消失。

卡诺恩也终于发出一声细小的呻吟，从艾尔梅丽亚身上退了下来。

少女这才看清他的状况。

尽管卡诺恩穿着雄火龙套装，但还是受到了严重的烧伤。不过后来并没有留下伤疤，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盾牌和长枪都几乎被完全熔掉，铠甲上的雄火龙甲壳虽然没什么变化，不过用燕雀石制作的部分却已经有些变形。

另一方面，艾尔梅丽亚除了几处骨折以外，几乎没受其他伤。原本顺滑的金发因为刚才的热浪而有些卷曲、变形。

铠龙此时已经不知去向。

而卡诺恩已经被严重地烧伤，艾尔梅丽亚左上臂、大腿骨。肋骨骨折，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继续狩猎的。

壮汉在将艾尔梅丽亚的骨折处用夹板固定好之后，让她吃下了用来镇痛的回复药。在等待药物起作用的这段时间里，卡诺恩从掉落在不远处的铠龙尾巴和腹部的甲壳那里剥取了大约六枚铠龙的甲壳。

根据以往的经验．任务报酬是十一枚这种甲壳。

虽然没能完成委托就拿不回契约金，但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钱而丢掉性命。知道什么时候该撤退也是猎人的基本常识之一。

当时那些甲壳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变成了“铠龙腿甲”和“铠龙护径”穿在卡诺恩身上。

“不管这一头是不是当时的那家伙……”

看着它一边发出巨大的轰鸣一边在岩浆中走动，艾尔梅丽亚轻轻舔了舔嘴唇。

“反正我又不是来杀你的”，不做没有意义的猎杀，这也是猎人的原则。特别是在今天这种没有接受委托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绝不能胡乱挥动大锤去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从远处看或许它显得并不是很威猛，甚至看上去有些老实可爱。但实际上它绝不是那种光靠两个人就可以战胜的“温柔”飞龙。

它摇晃着巨大的躯体，缓缓在赤红色的河川中游荡，无比坚硬的甲壳被超乎寻常的热力烫得不断冒出白烟。而它就像是为了让身体适应这种变化一

般，稍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再次迈出脚步，将整个身体都沉入岩浆之中。

铠龙拥有能潜入熔岩的能力。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事实。

根据王国古生物书士队里一名叫隆的书士官的记录，铠龙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内脏器官都集中在身体的中心部位，而外壳和厚实的皮肉对热能的传导又非常慢，因此短时间内不会对包裹在里面的内脏造成伤害。

铠龙喷出热能射线这种行为原本并不是攻击，而只是为了将体内积攒的高热能量释放出来而已。话虽这么说，不过对猎人来讲这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攻击”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从粘稠的岩浆中忽然跳起了几团橙红色，铠龙已经完全进入了熔岩之中，连背上的突起处都已经看不见了。

艾尔梅丽亚还是一动不动地监视着那条岩浆河，在确认没有任何动静之后，终于取下望远镜站了起来。

“去看看。”卡诺恩赞同地点了点头。穿戴着角龙套装的他，因为肩上的那两根长角而显得越发魁梧。

两人走出洞窟．一路小跑着绕过了岩浆流．朝前面不远处的岩石裂缝冲去。

以前这里曾经是岩浆的另一个出口，现在则已经完全冷却，变成了一条发出深黑色光泽的小道。发现入侵者的巨蜂立刻朝他们靠了过来。

“真烦人……”

尽管已经稍稍加快了速度．但艾尔梅丽亚还是因为这种声音而感到不舒服。这种似乎无处不在的恶心飞虫最喜欢在猎人剥取材料时飞过去捣乱。

虽然很简单就能干掉．可又担心它临死时发出的尖叫会把铠龙引回来，所以还是躲开比较好。

岩石裂缝的宽度只够一匹马在里面行走，只要进到里面就不用担心巨蜂会追进来了。那里直通热能的中心——火山口。

艾尔梅丽亚并没有在附近见到其他生物，比如传闻中出现在这附近的雄火龙。

穿出岩缝后，刚走不远就看到左前方有一条小路。但路的一旁是山壁．一旁是悬崖，不断喷出的岩浆几乎充满了两人的视野。汗水瞬间便涌了出来。

“大小姐。”卡诺恩从腰间的小口袋里取出一个装着乳白色液体的小瓶交给艾尔梅丽亚。

拔掉用蜡封好的软木塞之后，少女一口气喝干了里面的东西。就像薄荷一样的清凉味道瞬间在整个身体之中来回流淌。

当然．周围的温度其实并没有下降。不过明显感觉到脱水症状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而且体内多余的热量也迅速被排出体外。

这种东西叫“冷饮”。

虽然猎人需要的大部分药品都是由自己来调和的，但这东西是个例外。

“谢谢。”将空瓶交还给卡诺恩后，少女抢先走在了前面。

艾尔梅丽亚在空地尽头停了下来，并没有转身走上左边的小路，就在原地卸下了大锤和背包。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这里，一块像尖角一般的巨石。少女轻拂了几下岩石那粗糙不平的表面，发现上面没有被人采掘过的痕迹，期待之情立刻充满了她的胸口。

站在她背后的卡诺恩也把武器和背包放在地上，摘下头盔．从大口袋里拿出铁镐递给了艾尔梅丽亚一把。

少女接过工具．两腿前后开立在岩壁前站稳，然后猛地向前一挥。

火花飞散，从岩壁上落下了一块矿石。从石头上闪着蓝色的微光这一点来看，那大概是一块燕雀矿石。不过艾尔梅丽亚连看都没看它一眼。

今天可不是为了找这种东西才来的。卡诺恩默默地把它捡起来装进了口袋里，然后继续挥动手里的铁镐。

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不停地将一块块岩石从岩壁上敲下来。

少女不知道卡诺恩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她是带着一种祈祷一般的心情在一次又一次地敲击这块坚硬的岩壁。心里面一直在喊“出来啊!出来啊!”

终于，用冷饮冷却下来的身体又冒出了汗水，两人周围已经堆满了碎石块。其中有许多像燕雀石，大地结晶之类比磨刀石要好很多的研磨矿石。卡诺恩挨个把它们捡起来之后，转身对艾尔梅丽亚说：“大小姐……”

这句话混在岩石碎裂的噪音中，带着不同寻常的固执传到了少女耳朵里。即便感觉到这一点，她还是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只是把头转过来对着卡诺恩。一颗晶莹的汗珠正好滑落到她的脸颊附近。

“嗯?”

“吉格这个人……你觉得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艾尔梅丽亚一边敲击着岩石，一边询问卡诺恩。不过他并没有回答。只是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然后略显焦躁地狠狠挥了一下铁镐。

“那家伙又干了什么蠢事吗……”

艾尔梅丽亚开始回想吉格到目前为止所犯的种种错误，不过实在想不出哪一个能让卡诺恩作出这么严肃的表情。不过她还是老实回答了刚才的问题：“那个……好像慢慢变得可靠了，是吧?”

卡诺恩还是没有开口。

没办法，少女只好继续说道：“恩……最开始看到他使用大剑时那个又笨又慢的样子，我真担心自己会被他砍死。

不过很快他就掌握了距离感和节奏，所以就现在来讲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吧。而且弗雷迪奥也说，他最近居然能无师自通地懂得了配合枪手的射击线路来调整自己的站位. 这种进步相当惊人。不过为了防止他太得意，吉格问起时千万别告诉他。”

不过卡诺恩仍然一个字都没说。这种沉默似乎在对少女说“我不是问这个”。

艾尔梅丽亚也变得有些不安起来。

“到底是什么啊?”这种不安终于化为语言表达了出来。没办法，本来想专心采掘的，没把话说清楚是卡诺恩的错。他很少这样的。能让卡诺恩变得吞吞吐吐的话题究竟是什么呢?无论怎么想答案也只有一个(可能是跟我的身世有关吧……)

一年前在米纳加鲁迪的猎人集会所侵占事件中，发生了一件给艾尔梅丽亚带来极大；中击的亭。

那就是她知道了卡诺恩原来是一名通缉犯，而且罪名是诱拐了一位贵族家的千金小姐。

据卡诺恩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他有恩的艾尔布雷福特家家主死后，家主与爱妾所生的女儿就成了第一继承人。如果卷入这种贵族家庭的权利斗争之中，她铁定会被暗杀。所以卡诺恩为了保护这位小姐，顶着诱拐的罪名将她带走了。

他是这么说的. 艾尔梅丽亚也相信这种说法。

像这种即使背负污名也在所不惜的事，的确很像卡诺恩的作风。

虽然壮汉说那位小姐早就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但艾尔梅丽亚却一直在想那会不会就是自己。她并不是那种整天想着变成公主、变成富家大小姐的少女。因为她对猎人这个职业相当满意，就算有谁来劝她，她也不会轻易放弃。

比起那种穿着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的裙子在大理石舞池里和着音乐跳舞的生活，她更喜欢在草原上钻到火龙的腹部下面去挥动大锤。

不过她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被诱拐的女孩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卡诺恩一直在教导她繁杂的贵族礼仪。这些东西本来和猎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卡诺恩却不厌其烦地坚持着他的说教。

虽然她也很想直接问问卡诺恩为什么要这样，但心中那份对他的绝对信任又坚信他决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而在听到诱拐事件的那一瞬间. 她对这个疑问产生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卡诺恩有时会说：“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也不用担心今后的生活。”

原本以为那只是作为与死神为邻的猎人所应有的觉悟。但在知道了那件事之后。艾尔梅丽亚就认

为他的意思是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送回那个叫什么艾尔布雷福特家去。

“就算是这样我也会拒绝的。我还不想结束这种猎人的生活。不过他最开始问的是吉格……哎?”

艾尔梅丽亚还是没想明白，于是又变得焦躁起来。这样下去可能再怎么挖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虽说挖矿是一项很靠运气的工作，但如果不集中精神的话好运气就会从身边溜走了。

艾尔梅丽亚停止了采掘，卡诺恩连忙回过头来看。他顿了一下，发现少女没什么异状之后，又转过身继续凿击岩壁。

少女看了看那些碎石，然后把视线移到卡诺恩身上：“有什么话就清楚地说出来。”这次卡诺恩完全停了下来。

“你这样搞得我根本没办法专心干活儿啊。吉格他到底怎么了?还是说这只是个幌子，其实你想谈我的事?”艾尔梅丽亚想，他应该知道我在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位被诱拐的小姐。只不过两个人都没把话挑明。

卡诺恩就像下定了决心一般，在低声念叨了几句之后，终于放下铁镐，对面前的金发少女说：“大小姐……”他那如岩石一般的脸上满是清晰可见的忧郁，“那么我就清楚地问你，你觉得吉格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是从猎人的角度……”巨汉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而是作为一个男孩子。你觉得他怎么样?”

艾尔梅丽亚不解地歪着脑袋，猜不透他到底想说什么。

“作为一个男孩子?”

想到这，少女脑海中突然清晰地浮现出吉格背着大剑回头朝她微笑的情景，他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似乎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艾尔梅丽亚在这一瞬间忽然感觉自己的脸就像没有喝冷饮似的，烫得仿佛要冒出火来。

“什、什么啊……”

实际上这种情景她应该一次也没有见过，而且吉格的牙齿也根本不会发光。当她回过神时，发现卡诺恩的脸变得更加严肃了。

“我不同意。”巨汉缓缓摇了摇头，“大小姐你是在满是成年人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对他的心情更多的只是好奇而已。还是请你尽早放弃吧。而且在狩猎这种互相以性命相托的合作中，更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但请你相信，那绝不是真正的·感觉·。大小姐，请你三思。”

“你、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艾尔梅丽亚在带着焦急和疑惑问出这个问题的同时，立刻就明白了卡诺恩是什么意思。

不过即使在她第一次和雄火龙交手时也不像现在这么慌乱：“你、你是说我对吉格有……你说什么傻话!像他那种臭小子!别，别开玩笑了!”别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艾尔梅丽亚带着“绝不能再提起这个话题”的坚决朝卡诺恩摆了摆手，然后高高地举起了铁锹。

可不知怎么回事，她又一次不自觉地想起了吉格那张脸。

“别，别开玩笑了!”少女将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铁镐之中，用力向下一挥。 镐尖深深地插入了岩壁之中，引起一大片龟裂。那些脆化的岩石表层因为这种冲击而大块大块地掉落下来。

“啊……”

表层下面出现了一块不同于其他岩石的深黑色物体，就像传闻中的“锈块”一样。即便身处在这种地狱般的炎热环境之中，但艾尔梅丽亚还是因为兴奋而起了鸡皮疙瘩。

一瞬间，关于吉格的所有事情都从她脑海里消失了。

回头一看，发现卡诺恩的双眼之中也闪耀着期待的光芒。两人慎重地剥掉锈块周围的土石，当它的全貌展现在他们面前时，期待立刻变成了喜悦。

“成功了!”艾尔梅丽亚高兴地朝卡诺恩跑去.但随即被从他身上传出来的强烈汗臭味给熏得退了回去。不过卡诺恩似乎丝毫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从锈铁块的形状上判断，毫无疑问这是一把铁

锤。这个东西才是他们来到火山地带的真正目的。

稍稍退开一段距离后，艾尔梅丽亚微笑着说道：“回去吧，接下来就看我们的运气了。”

的确,如果不拿到铁匠铺去加工的话就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艾尔梅丽亚却有这种自信——眼前的这个东西肯定就是用古代“失落的技术”制造出来的!

“这就是被甩了的感觉吗……”

弗雷迪奥站在横跨小河的圆木上不断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但此时，从那个橡胶质的毒怪鸟面甲下面却传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今天的他有些不一样。虽然还是像平常那样，从头到脚都是毒怪鸟套装. 但今天他身上多了一件平常从不会装备的胸甲。本来身材苗条的弗雷迪奥在穿上肥大的“毒怪鸟链甲”后，就像一颗几乎和一个成人差不多高的木桶型大爆弹一样。

与别人组队时当然不用对防御力太过在意。但独自狩猎时就不一样，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得靠自己一个人完成。

以掩藏身形狙击敌人为基本原则的枪手必须尽全力避免与目标进行近身战。在袭击一些集体行动的小型食肉类怪物或是昆虫时,枪手经常会被它们的同伴发现而遭到攻击。

这个时候就要改变位置,拉大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然后重新进攻。不过在没有同伴帮助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会被它们追上. 从而遭受意外的打击。这时候如果没有穿胸甲,很可能会被凶猛的怪物杀死。就算再怎么难看，再怎么笨重也必须得穿。

“算了，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

这或许在其他枪手看来没什么吸引力,但对弗雷迪奥来说,将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包裹在毒怪鸟套装之中这件事本身就是极致的幸福。

在组队狩猎时,由于不能太过拘泥于自己的兴趣. 习惯，所以为了提升游击的效率，他从不穿胸甲。但实际上弗雷迪奥希望不管是胸口也好，后背也好,每时每刻都能充分体会到橡胶质皮肤那种独特的粘滞感。而单独狩猎就能轻松地达成这个愿望。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不喜欢和别人组队的猎人。

但他最后并没有选择独自一个人。因为他明白只有不停地忍耐,直到这种渴望已经积蓄到一种不得不发的阶段时再释放出来,这样才会产生足以让他陶醉和铭记的真切感动。

而且和艾尔梅丽亚组队也的确是一件愉快的事。掌握决定权的她绝不会接受简单的委托。因此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跟在之前的那个队伍中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别。

“如果我搞砸了同伴就会死”这种状况其实是很少发生的。但在艾尔梅丽亚的队伍中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大概是因为艾尔梅丽亚已经习惯被人保护和支援了吧。

她对弗雷迪奥的技术没有丝毫的怀疑,坚信枪手会清除掉所有接近她的杂鱼,从头到尾都只针对主要目标进攻。即使有巨蜂已经从背后飞到了她能清楚听到拍动翅膀声音的地方,艾尔梅丽亚也根本不会转过来料理这只讨厌的昆虫。

如果不能对这种信任有所回报. 那弗雷迪奥就算不上是一名合格的枪手。因此那份对同伴的责任。夹杂在每一发子弹之中的紧张感，跟之前所有的队伍相比都要重得多。而恰恰是这种压力让他无比兴奋。

吉格加入后，这种趣味更是成倍得以增长。那个少年就像扔进水里的海绵一样迅速地成长起来，而那位性格倔强,得势不饶人的艾尔梅丽亚也在与吉格的接触中慢慢开始露出许多只有小孩子才会有的可爱表情，这种变化也是趣味的一部分。

看着他俩的变化,不知不觉已经整整一年没有休息过。

他终于忍不住了。

想要观赏毒怪鸟那美丽的身姿,想要倾听那悦耳的叫声,想在以命相搏的战斗中完完全全地感受整个“她”。

带着这样的想法,弗雷迪奥从米纳加鲁迪坐了十天的马车来到这片热带雨林里. 但是……左等右

等，毒怪鸟就是不肯出现。

虽说没有接受集会所的委托，所以能不能遇到全凭运气。但弗雷迪奥却历来都坚信自己能够见到她。

不过这一次，他有些动摇了。

“这回也让我等得太久了……”

此刻他那充满悲伤的胸口难过得就像是要裂开了一样。如果不是被毒怪鸟那独特的气味所包围，他一定已经哭出声了。

考虑到回去所需要的时间，仅仅只能在这里多待几天了。

“再搜索一次吧……”

弗雷迪奥一边透过面甲上的细缝警觉地监视着四周，一边踩着圆木走到了河对岸。

涨水之后的小河水流湍急。昨晚从山地方向传来了几声雷鸣，大概是上游降雨了吧。

身穿毒怪鸟套装的枪手走在满是椰子科树木的丛林里，踩着脚下铺了一层腐烂树叶的潮湿土地不停前进。忽然，除了不远处小河的流水声以外，他还听到了巨蜂那拍打翅膀的嗡嗡声。

“还真是麻烦。”

弗雷迪奥停下了脚步，从背上取下他最爱的轻弩——强击火炮。将它展开后稳稳地握在手中。与平常不同，武器上装有可调节放大倍数的瞄准镜和加长枪管。这是用于远距离狙击的形态。

紧接着，他打开腰间的储物袋，从里面取出一级普通弹装进弹仓。然后半蹲在泥地里，将枪托稳稳地抵在肩膀上。

用一只眼睛通过瞄准镜朝前方望去。

十字状细线的交叉部位出现了三只毫无警觉，正在缓慢游荡的巨蜂。弗雷迪奥看准机会，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声响起的同时，抵在肩部橡胶质皮肤上的枪托深深陷了进去，冲击力都被它吸收了。

一颗被包裹在淡蓝色烟雾中的子弹壳跳出了弹仓，子弹并没有击中任何一只目标. 而是从它们的缝隙中穿了过去。察觉到危险的巨蜂们赶紧四散逃开。

尽管那些家伙像不懂事的小孩儿一样讨厌，但现在没功夫理会它们。弗雷迪奥将枪口上扬，正准备站起身来。但从侧面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几下刨地声。

回头一看，发现那是一只长着尖长獠牙的大野猪。这只一直在草丛里睡觉的猛兽大概是被刚才的枪声惊醒了吧。

从那猛力刨地的姿态就能看出来. 它现在非常生气!

还没等弗雷迪奥做出躲避的动作，大野猪已经开始了冲锋。目标正是眼前这名打扰他休息的不速之客!

“来不及躲了!”

枪手连忙把手中的强击火炮当成盾牌举起来护在胸前，从而躲过了獠牙那致命的一击。

但弗雷迪奥也不是一点损失都没有。

凶猛的冲撞先是让他全身一震，弹起的枪身竟磕到了他的额头上，眼前随之一花。可调节放大倍数的瞄准镜已经被完全撞碎，连强击火炮的枪身上都出现了细小的龟裂。

“唔，糟了……”

出现在被撞飞的身体下面的并不是土地。

尽管他明白那条混浊的茶色溪流就像是一个在等待猎物的怪兽一样向他张开了巨口，但此时的弗雷迪奥什么也做不了。

跌进水里的一刹那，枪手发现自己就快要失去意识了。他拼尽全力想要保持清醒，但记忆中最后的触感是不断有水流进面甲和脸的夹缝之中——在那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三章
英雄愿望

如火的骄阳灼烧着少年的皮肤，他闭着眼睛抬

起头。

感觉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这里是米纳加鲁迪客房的床上吗?不对，那儿的房间里应该没有这么亮,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日光。简直就像是在沙漠里一样……

他突然间醒了过来!而刚才丝毫没有感觉的重量感又回到了他身上。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正在往下掉。

“我的剑呢!”

难道是被一角龙用它的角挑飞时掉落了吗?对猎人来说武器几乎是和生命同样重要的东西.当他发觉心爱的大剑爆裂刀改没有在身边时,恐惧的汗水立刻涌了出来。阳光忽然被短暂地遮蔽了一下。

吉格视野中出现了一把像飞龙下颚一般的大剑，它也正从高空中往下落?

重量远远超过持有者的大剑被撞得比吉格还要高，而现在正朝它的主人飞落下来。

“躲得开吗……”

自己也在下落中的吉格伸出手,在爆裂刀改划过身旁的一刹那抓住了刀柄。但正是因为这样，身体的下落速度明显变快。而刚才那个动作所产生的冲击力让吉格以为自己的手臂已经脱臼了。

“唔……”

他强忍着疼痛,利用大剑的重量将它与呈仰躺姿势的自己换了个位置，并且将剑锋朝下，希望借此缓和落地时的；中击来保命。

但吉格马上发现这是个天真的想法。

一角龙已经在他的正下方蓄势待发了,头壳上浮现出一片火红色的奇特花纹。这是一角龙愤怒时的证明。

“不要与愤怒状态下的飞龙缠斗。”这是他正式加入队伍时，艾尔梅丽亚教给他的第一件事。

“就算是大怪鸟那种怪物在发怒后也很不好对付,更别说其他飞龙了。所以见到处于愤怒状态的怪物后必须要镇定下来，等它回复平静。这一点很重要。”吉格用力握紧了剑柄。

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少年发现那支红色尖角的颜 色比刚才还要深。而正下方的一角龙正已经摆好姿势,准备用这根凶器戳穿空中这位狩猎失败的少年。而周围的那些黄速龙就像是在喊着“给我一片肉”，“给我一只手”一样兴奋地跳来跳去。

燥热的狂风从耳边划过,巨大的红色利角近在咫尺!

“混蛋!”

吉格赶在它刺穿自己的身体之前.用尽全身力气将大剑砍向真红之角的侧面。伴随着让他双臂麻木的剧烈反弹,一声枯木折断时的脆响回荡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亭,但看起来他不会径直落在地上了。

一角龙发出震天的咆哮,可在这恐怖的吼声之中，吉格忽然产生了幻听。

“把眼睛闭上……”这个声音直达少年的耳道深处。他没有多想，赶紧照做了。这或许是出于猎人的本能。

一瞬间之后,即便是闭上的双眼也能感觉到周围炸开了一团强烈的亮光——是闪光弹!不管是一角龙也好，黄速龙也好，还有那些巨蜂.全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发出了惨叫。然后吉格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软软的地方。

虽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如果落在刚才一角龙钻出来的地方，说不定只会摔断一根骨头。但真实的感触和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你没事吧?”这绝对不是幻听.而是紧贴着耳朵发出的声音。吉格赶紧睁开了眼睛。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名单眼少女的脸。少年这才发现自己被这名女子抱在怀中，连忙跳了起来。但脚踝处却是钻心的疼痛，让他当场跪在了地上。吉格还是勉力用剑支撑着身体，打量起眼前的女孩来。

她全身上下都包裹在全白的防具之中，用手撑在背后坐在地上看着吉格。

他立刻就明白女孩是为了接住从高处掉下来的

自己才会摔倒的。

女孩头上包着用锁甲制成的头巾!除此以外.可能是因为受了什么伤，头巾周围还缠了几圈绷带. 左眼上戴着眼罩。

看见吉格痛苦地跪在地上后,她立刻走过来扶着少年站起来，并把他的手搭在自己肩上。

“你、你……”

“我们必须在闪光弹失效之前逃走，暂时就让我帮你吧，可以吗?”看着那若无其事的眼神，吉格的脸一下子变红了。

尽管很不甘心,但自己也不是那种死不承认已经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不过也没有闲心道谢。少年就这样借着她的肩膀朝前走去。

尽管速度很慢,但两人还是尽快走到了不远处的隧道洞口。吉格忽然回过头瞟了一眼。

被夺取视力的一角龙正疯狂地挥甩着它的巨大尾巴,将好几只黄速龙打飞了出去，猛得撞在岩壁上。其中一只冲上来想咬它一口的偷袭者被它一脚踩成了肉酱。

然后吉格看见，它那引以为傲的尖角已经从中间折断了。“是我砍断的?”

应该就是这样。借着从高处跌落时的奋力一击,真红之角就这样断裂了。而一角龙的尖角是最珍贵的材料之一.只要是个猎人就绝对没有理由放弃。

但在搜索到断角的所在之后,吉格眼前却出现了一副让他绝对无法容忍的景象。

三只黑猫突然从沙土里钻了出来,蹦蹦跳跳地用它们手杖顶端的肉球缠住真红之角,在其他怪物发现之前潜入了地下。

黑猫就是这样，虽然外表很可爱，但却有个喜欢偷东西的坏毛病。吉格曾经被他们偷走了不少药材。

但真红之角可是回复药之类的便宜货所不能比拟的高级材料,尽管少年心里想着就算拼尽全力也要抢回来，但现在的他什么也做不了。

“可恶!给我记住！”

暗自咒骂了一通之后,吉格和陌生少女转身走进了黑暗的洞穴之中。

因为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总算到了……”

钻出前往猎人营地的小隧道之后，少女将一把短剑收进 腰间. 然后对吉格说道。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女性特有的柔美,银色的短发从绷带的缝隙中小小地露出一截。

看来她还不太擅长缠绷带。

“是电龙套装……”

躺在床上的吉格忽然发现她身上这套装备是用从特殊飞电龙(弗鲁弗鲁)”身上剥下来的柔软皮制作的。

以前曾经在米纳加鲁迪的铁匠铺见过其中的一件。

被她抱住时那种柔柔软软的感觉就是因为这套服装产生的。

听说电龙皮比一般飞龙的要厚,用它做成防具穿在身上之后,整个人就显得比本身的样子要肥很多。因此，眼前这位除了胸部以外其他部位都很流畅的少女原本一定是个很苗条的人。

电龙皮有很好的隔热性，在沙漠，火山等炎热地带的效竺尤为明显。而且就算受了外伤，这种皮革也会分泌出与复药作用相同的特殊液体.加快伤口的愈合。

少女此时正跪在吉格面前，脱下他的红速龙护径，仔细检查那只受伤的脚。

她取出一些像是碾碎的药草之类的东西抹在吉格脚踝上，看来这是她自制的伤药。

轻轻转了转患处之后. 少女抬起头对吉格说:“只是扭伤而已，没有伤到骨头。不过我劝你还是放弃任务比较好……”

“我知道……”吉格无奈地叹了口气。有这只脚的拖累，恐怕已经无法再挥剑了，以这种身体状况去狩猎，无异于自杀。

虽然已经将一角龙的角砍断了，但并不等于将

它杀死。而且它在受伤之后说不定会更疯狂地袭击人类。

“你是不是在担心它还会去袭击商队?”少女从腰间口袋里取出有些泛黄的绷带,一边仔细地给吉格包扎，一边轻声问道。

吉格想也没想，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声：“是……”这正是少年担心的。

吉格忽然产生了一个愚蠢的想法:电龙套装是不是拥有看穿别人内心的特殊能力啊。

不过身为猎人,对周遭发生的各种事件了如指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我倒认为可能会平静一段时间。受了那么重的伤,短时间内应该是不可能再出现的。真红之角就是一角龙的生命。在长出新的角之前，它一定会躲在某个地方好好修养。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这条商路的安全应该是暂时可以保证的。”

吉格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如果这位少女说的是真的,那可真算得上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次任务本来就不是为了复仇,其真正的目的只在保护商路的安全。

虽然不是持久性的效果. 但好歹发挥了一点作用。

“那个，你是……”

“弗莉达。”少女抬起头，那只没有被遮住的眼睛里发出绿洲一般的湛蓝色光芒。

面对这种毫无遮掩的直视. 吉格显得有些慌乱。虽然感觉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可怎么也想不起出处。

“弗莉达・艾斯格兰特。“

“是、是这样啊……那个，弗莉达，你很了解那家伙吗?”

“你是说一角龙?虽然不像王国古生物书士队的人那么厉害，不过还算是比较了解。”自称叫弗莉达的少女为吉格包扎完毕后,站起身朝帐篷中央的储物箱走去。

“从那个位置断开的真红之角，大概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原状。”

“一个月吗……”吉格轻轻地叹了口气。而弗莉达不知为什么，忽然歪着脖子看了少年一眼。

“请问你是不是吉格？”听到她说出从没告诉过他的名字，少年惊愕地抬起了头：“你，你认识我，”

“你果然忘了……”说完，弗莉达慢慢地拆开了自己头上有几块凝固鲜血的绷带,接着取下了头巾。原本被绷带压着银色头发披下来挡住了眼罩和几乎半个脸。

“啊!”这个发型终于让吉格想起了眼前的女孩是谁，“愁眉苦脸的弗莉达!”

说出这句话之后，吉格连忙捂住了嘴。但话已出口．想收回肯定是来不及了。

听到这个绰号. 弗莉达露出了有些沮丧，但又有些怀念的表情。而少年则为了表明自己刚才是无心之过．拼命地摇蕾头。

以前有一位行商人经常率领着一个大型商队到村里来,他就是那位商人的女儿。给人的印象是很少说话，总是抱着布娃娃，一脸倦意的样子。尽管她好像比吉格还大两岁,但这对吉格联合村里的其他小孩来戏弄她没有起到丝毫的阻止作用。

那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欺负。

这些人之所以欺负她,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嫉。——弗莉达总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幸福的样子。

在柯科特村生活的小孩,如果父母都是猎人的话，一年也见不到他们几次. 只能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虽然日子还算过得下去，但那绝对不能叫做幸福。

虽然这些都跟弗莉达没什么关系,但吉格等人还是决定要让她为这种不公平付出代价。

想起这些，少年的脸刷一下变得通红。

“对不起……”吉格抓着后脑勺向她道歉，“那个时候我太过分了。但你还来救我……”

“因为我并没有把那些事故在心上。”弗莉达顿了顿，“没错。虽然想起那个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

伤心，但那些都过去了。”

“你能这样想真是太好了。”吉格松了一口气。随即又仔细看了一眼，发现她脸上的确还残存着儿时的影子。

即使泪水已经涌进了眼眶，她也会咬紧嘴唇，用力皱着眉头，拼尽全力不让它落下来。就是这种表情让别人给她取了”愁眉苦脸的弗莉达”这个绰号。

吉格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也会成为一名猎人出现在自己面前。

“用单手剑的……”

吉格看了看收在她腰间的短剑。

不过他对这种造型的剑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手柄和剑身的连接处装饰着两片稍大的翅膀。虽然很漂亮，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典礼用剑。

左手上的盾牌也一样，花纹是一红一蓝两条飞龙。这种东西应该更适合放在房间的墙壁上。

不管怎么看也不像是用于实战的武器，倒更像是装饰品……

“装饰品……啊!”

吉格忽然想起了某件东西，眼睛猛得睁大。

“这把难道就是‘英雄之剑’?不过……”

…… 弗莉达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抚摸着剑柄。

柯科特村的一处名胜就是供奉着“柯科特英雄”所使用的单手剑的剑冢。而那把剑的造型和弗莉达腰间的这把一模一样。

关于这把剑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据说在他的最后一战中，英雄将这把剑扔向敌人，凭借这一击分出了胜负。而那把刺进巨龙额头的剑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当然，这些只是传说而已。谁都知道这是吟游诗人为了才好那些贵族，将猎人的战斗故事添油加醋后编造出来的。所以吉格从没想过村里的那把就是传说中的英雄之剑。

可能是有谁借着村名跟英雄相同这一优势，为了招揽观光客匀己做出来的。但在知晓了村长就是”柯科特英雄”的现在，少年认为那把剑很可能是真的。

而另一把造型相同的武器就在他面前。

吉格并不知道村里的那个剑冢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刚一回村他就直接去找村长，而且不一会儿就接下了讨伐一角龙的委托，根本没有空去看。

“难道是偷来的?”

少年突然想起了那把剑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拔出来的东西!

根据传说，村长他打倒的是不同子一般飞龙的另一种龙类，而剑冢就是那条龙的额头。只有得到”柯科特英雄”兰可的人才能把它拔出来。吟游诗人经常在酒吧唱着这样的歌词赚取小费，吉格自己就遇到过好几次。

“那么……应该是假的吧?”

有很多猎人都自称是英雄。其中也有一些人的确持有“英雄之剑”，但那充其量只是按照传说仿造的假货，根本没有到柯科特村去经受考验。

也就是说，这也可能是其中一把伪造品。

“你认为这是假的吗?”弗莉达将手放在剑柄处的翅膀上，又一次像是看穿了吉格的想法似的开口说道。

吉格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的确……或许真是这样。村长也说，现在还没到时候。这把剑的剑锋已经完全损毁了。要将这把英雄之剑;王者之剑必须用一角龙的新鲜血液和沸腾血液交互浸泡锻造才行。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等、等一下!也就是说这把是……”

弗莉达点了点头：“原本插在柯科特村剑冢里的那把剑。”

吉格张大嘴巴．满脸惊愕地看着眼前这名女子。而她就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一样，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太令人惊奇了……”吉格终于回过神来，开口问道，“不过，没有搞错吗?我不是说你，而是指那把剑。我真的没想到那把剑就是传说中的东西。而且我自己还亲手试验过，它连根白萝卜都砍不

断。”

“村长说只要把表面那层凝结的龙血去掉，它就会变得异常锋利,比现在铁匠铺能制作的所有武器都要顺手。但如果使用过度也会变钝。不过只要用两种一角龙的血锻造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原来那不是锈迹啊……”

它插在剑冢里的时候剑身上全是茶红色的污迹，一般人都会把那当成是铁锈。但没想到那竟然是龙血……

“不过，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这把剑到这里来?弗莉达……你为什么要当猎人?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将来一定会阳某个贵族结婚.然后在城里过上优雅富足的生活。

弗莉达那漂亮的瞳孔忽然变得有些闪烁。

嗯……至少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希望的。”

“没错吧。你父母每次到村里来的时候都这么说。所以我们才会因为羡慕而讨厌你。欺负你……啊，不对，是恶作剧。你是因为讨厌这种被父母主导的人生才跑来当猎人的吗’不过你父母还真是开明啊。”

“不，他们并不知道。今后也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死了……”

“哎?”

“我们在旅途中遭到怪物的袭击.我的这个……”说着她掀开头发.用手敲了敲左眼处的眼罩.“这只眼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刺瞎的。我因为运气好活了下来，可货物全被毁掉了。光靠保险根本就不够赔偿损失。后来我把仓库里的东西、在城里的房子、还有在商队的权利全部卖掉.然后成了一名猎人。”

“还有钱没还吗?”

“都还清了。”

“那你是为了复仇了为了杀死那头夺取双亲性命的怪物?”弗莉达摇了摇头。

那家伙已经死了。当时救下我的正是一位独自一人就打倒沙龙王的猎人。”

沙龙王!这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飞龙虽然能在细沙里自由移动.但却飞不起来.它的脑袋扁平.长有带麻痹性毒素的背鳍。经常率领着几只小型的同种飞龙一一沙龙悄无声息地接近那些横穿沙漠的商队.发动突然袭击。

沙龙王虽然有着不输于雄火龙的巨大身体,但在攻击力上要逊色不少。

不过集体捕食这种习性.很好地弥补了它在这方面的不足。

就算能挡住沙龙吐出凝固沙球的攻击,也不等于就能与沙龙王匹敌。

“吉格，你曾经战斗过吗?”

少年面对她的提问轻轻点了点头,和艾尔梅丽亚他们一起，已经不知道狩猎过多少次了。

“这样啊……”

“那个……弗莉达.你说你决定当猎人?但如果只是想要活下去的话，应该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吧P因为你不像我，是在柯科特村长大的.除了当猎人以外根本想不出其他生活方式。你父母的那些商人朋友应该会有很多办法帮你。　　”

“没错。还真是想不通.没想到我的脸变成这样了还是有人愿意要我。明明连妓院都让我吃了闭门羹。”

“你说什么呢！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漂……”吉格故意咳嗽了一下,把刚才没说完的后半部分咽了下去。以前村里的孩子之所以会欺负弗莉达，她的美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其实算不上什么理由。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我的伤才会这么说……不过我也没打算让你看。”

尽管她这么说.吉格心里还是想着.没有这种事。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而如果非要看的话.一定会伤害弗莉达的。

“但是……”她接着说道。”我当初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才选择当猎人。而是为了希望。”

“希望?”她点了点头:“那支由十几台马车组成的车队遭到袭击后.我看见那些店里的伙计毫无还手之力.轻易被沙龙咬住拖进了沙地里。而我们雇

来保护商队的猎人们也因为技术太差. 被沙龙玩弄于鼓掌之间. 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一家人乘坐的马车被掀翻之后. 爸爸妈妈被甩出很远. 我自己则丢掉了一只眼睛. 鲜红的视野中全是沙龙那在沙土表面穿梭不患的背鳍。”想到当时她的痛苦感受，吉格不禁皱起了眉头。

“爸爸妈妈就在我面前被拖进了沙里……尽管有一个仆人想要冲过来保护我,但其实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下死定了。但是……”弗莉达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温和的表情。

“就在这时，那个人出现了。”

吉格明白，那就是她刚才所说的猎人。

”附近突然响起了一声似乎连鼓膜都能震破的爆炸声——那其实就是音爆弹,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下让沙龙全都从沙里跳了出来. 而且一个个都痛苦地在沙地上打着滚. 他一边吸引着沙龙王的注意力一边且战且退。真了不起. 沙龙王有好几次都想要再度潜回沙里去. 但都被侣及时阻止了。”

“啊……”

“正是他那即便遍体鳞伤、骨头折断也要继续奋战的身影给了幸存者们活下去的力量。于是许多人从废墟中捡起能用的武器. 冲上去和他一起战斗。或许他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的确给了我们生存的希望’。如果他没有出现. 或许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只会闭上眼睛等死吧……所以,我想要变成他那样的人,想要变成一个只要生活在这边境地带的人想起我. 就能涌起面对生活的勇气的猎人！”弗莉达的表情变得无比认真。

但那简直就是在说想要成为另一个“柯科特英雄”。

尽管现在这个名字的影响力已经很弱了,但对那些经历过因为猎人数量过少而对怪物的袭击整天提心吊胆这种心境的人来说. 只要想到有“柯科特英雄”在. 不管什么样的严酷日子都能挺过去。

“了不起……”听到吉格这么说，弗莉达并没有什么表情。

“原来你有这么远大的目标啊……成为英雄……而我还是浑浑噩噩的，只是单纯地在当猎人。”

“村长他说过，吉格其实很了不起。对猎人来说,只是单纯以猎人的身分与这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理想。成为高手,出名之后就很难活得这么简单了。比如村长自己就是那样。不过他也很理解我的想法. 人的确需要‘希望’，但那绝不是什么光彩夺目的事,相反,成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村长告诉我等我能够独自打倒雄火龙之后如果还是坚持这个想法. 他会再次询问我的决心。之后我便照他说的做. 最终得到了英雄之剑。弗莉达从腰上取下短剑. 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

“那果然是真的……”

吉格也终于明白村长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只有真正的“柯科特英雄”才能把真正的“英雄之剑”交给别人吧。

不过,他还是不明白“成为英雄就意味着牺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村长——作为传说中的柯科特英雄而得到了所有猎人的尊敬。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故事。这怎么能叫“牺牲”呢，吉格怎么也想不明白。

“你也一样……”

“什么?”

“你也一样想成为英雄吧？”

这大概是她一直想要开口问吉格的话。尽管弗莉达脸上的表情告诉少年,“就算你这么恨我也不会在意”但那应该只是假装出来的。她虽然没有哭. 但并不等于没有受到伤害。从前就一直是这样。

“不。”吉格这样回答道，弗莉达脸上微微浮现出怀疑的表情。

“因为我使用的是大剑嘛。就算村长他对我说,你就是我的继承人!要把这把剑给我. 我也一定会拒绝的。况且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剑的用法. 要从头开始学一种新武器可不是开玩笑的。”

弗莉达若有所思地低下头，将短剑收了起来。

"谢谢你……"

"我。我说的是真的，但如果你拿着传说中那把能杀死巨龙的大剑·封龙剑，灭一门，的话我一定会气得躺在地上打滚的，"

看着少年那滑稽的样子.弗莉达脸上的疑云尽散，开心地点了点头。

吉格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也真是的，那么慌张干什么……"

完全不知道理由，难道是因为以前欺负过她，所以产生了罪恶感)

"不过，还真白啊……"

尽管她一直都是这样，不过吉格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之后，终于看清了。她的皮肤比白色的电龙皮还要白皙。

弗莉达重新包好绷带，将用锁甲制成的头巾状重新戴在头上。

吉格本以为那个眼罩是电龙枪手套装中的头巾附带的东西，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而是用来遮住左眼伤口的。绷带也没有使用细腻的电龙皮，只是些常见的布料而已。

仔细看还能发现脖子上有明显的伤口.看样子应该会留下疤痕。而且明显是最近刚受的伤。

除此以外，全身上下还有大大小小许多处类似的伤口。

只要是猎人，就一定会变成这样。

独自狩猎是不可能完全无伤的。像艾尔梅丽亚那样始终被卡诺恩保护着的人可以说非常少见。

紧紧将绷带扎牢之后，弗莉达用一种不解的眼神看着吉格："怎么了?"

"哎!啊，没什么!没什么事……"

"哦。回程的马车大概要明天早上才回到。既然你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还是先回柯科特村比较好吧?"

"啊，好……"

"那些没法运走的帐篷等东西以后再来取。既然一角龙暂时不会出现，那么横穿沙漠就没什么危险了。必须要把这件亭报告给工会。"

"没错……不过不得不承认，那家伙比我厉害。"

"怎么说那也是让柯科特英雄都感到棘手的飞龙啊。不过你能把它的角砍断，真是了不起!"

"啊，"吉格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那些可恶的黑猫!"

"呵呵，的确是。"弗莉达从储物箱里取出烤肉架，将带骨的生肉穿在转轴上，在下面的小围炉里点上火开始烤起来。

"已经是马上就要到手的东西了，真可惜。不过我劝你还是放弃吧，现在说不定已经把它交给艾尔，让它们带到村里或是城里换食物去了。"

"说的也是……"吉格无奈地叹了口气。艾尔是一种长得像白猫一样的兽人.一般和黑猫生活在一起。

那些喜欢偷东西的黑猫只要靠近城市就会遭到人们的追打。可白猫不同. 它们会和人类一起劳动，还会跟猎人做生意。

"要吃吗?"

被握着一大块肉的弗莉达这么一问，吉格回头说："你帮我烤吗?"

"你伤得这么重，根本没办法烤肉口巴。再说我还有多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弗莉达点点头，一边哼唱起烤肉歌的旋律，一边抓紧手柄开始烤起来。

"哼哼……哼哼哼……"

以前艾尔梅丽亚看到吉格这样烤肉时发出了夸张的爆笑声，但如果她面对眼前这幅景象，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出来。

和吉格不同，弗莉达并不是为了掌握烤肉的时机才唱歌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祈祷。

感谢生命的伟大，并且希望能烤出美味的食物。鲜美的肉汁慢慢冒了出来，然后滴在火堆中发出兹兹的声音。看着生肉表面慢慢变成让人感觉香脆可口的焦黄色。

吉格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他刚想起自己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时.胃部就像是在抗议一般发

出了咕咕的叫声。

她一定听见了。弗莉达的目光扫视了吉格一眼,少年真的感觉到在她嘴角上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太丢人了……”

吉格羞愧地低下头。帐篷里终于响起了弗莉达那跳跃的声音:“烤好了!”

“快看快看,吉格!”一个月不见的艾尔梅丽亚看到吉格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少女将一个大得有些夸张的铁块咚的一声放在酒吧的餐桌上!吉格赶紧用手按住盛着“香菇猪蹄汤”的碗。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汤水溅到了他的手上,少年只好皱着眉头把它们全部舔掉。

“干什么啊……”

抬头一看.发现艾尔梅丽亚的眼睛充满欣喜地闪着光。身上还是那套雄火龙套装。她身后的卡诺恩也一点都没变.穿着厚重的角龙套装和两件铠龙装备. 像具雕像似的站在那里。

在客房以外的地方,猎人们一般都会穿上护具。

这样做除了可以防止昂贵的装备被偷走以外.还可以让猎人对那些时间紧迫.先到者先得的紧急任务立刻做出反应。

因为像这种已经将出城的马车备好,同时召集好几个队伍一起去执行委托的任务并不少见。其中也有像是单纯的烤肉这种奇怪的委托。

简单来说,就是王都在举办大型的晚宴,需要大量新鲜的怪物烤肉时就会有这种任务。

食草龙的肉和猪、牛等牲畜的肉不同.将生肉放上几天它就会变得不那么鲜美。怪物的肉都很容易腐烂,这个过程从它被割下之后几个小时就开始了。因此,猎人一般都会用盐将它表面的水分吸掉。这样就能保存整整一天。之后回到营地用烟熏再处理一次。根据不同情况,这些处理好的肉即使隔半个月或是一个月也都可以食用。

不过这样一来味道就会差很多。

如果想要品尝真正美味的食草龙肉必须将它活捉到王都来,杀死后立刻稍稍烤一下,然后尽快送到厨房,再次将它加热。

在王都举办的晚宴一般都会采用这种方法。也有人说猎人们是将一大块肉的表面烤熟.然后直接送到王都。而最终取用的就只有接近中心部位的一小块。剩下的部分就让那些厨师自己处理掉。

米纳加鲁迪的酒馆虽然会把香菇猪一类的小型怪物活捉到城里现杀现卖,但食草龙肉还使用的是用盐腌过的那种。

因此,吉格一行人全部穿着的护具的理由就是这个——为了能立刻接受紧急任务。所以把武器带到这里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亭。

“这是……大锤吧。”

表面上看就是这样。以锤柄为中心.锤头的两边并不对称.其中一头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压过一样,变得十分难看。给人的感觉是被高温融化后再凝固而成的。而艾尔梅丽亚则是一脸得意的表情。就像是发现了什么稀有昆虫,拿出来向同伴炫耀的小孩子一样。

但吉格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得意。

“那个……”少年正准备开口询问,但周围一些眼尖的猎人已经发出恼人的脚步声呼啦一下涌到了这个桌子周围。他们的视线全都集中在这把奇形怪状的大锤上。

平常最讨厌有陌生人打搅的艾尔梅丽亚这次却没有把他们赶走。

“到底是什么……啊!了不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一个人突然大吼了起来。

他穿着精炼矿石套装,宽阔的后背上有一把铁之打击锤。

由于太过兴奋.他的脸几乎变得通红,眼睛里也满是血丝:“这是龙患之心吧!”

说话时从那剧烈颤抖的嘴唇里喷出了一些唾沫,吉格赶紧用手护住自己的汤。

“没错。”说完,艾尔梅丽亚夸张地挺起了胸。而比这更夸张的是酒吧里立刻响起了整齐的惊叹声,仿佛连这座建筑也跟着颤动起来。

“我、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男子说完，其他使用大锤的猎人也都认同似的互相点了点头，用充满羡慕和惊诧的目光盯着桌上这把武器。

这种反应简直就像摆在面前的是超稀有素材“老山龙的逆鳞”一样。

吉格对他们那种饥渴的眼神还有印象。他自己有时看到别人手里的高级大剑时，也会不自觉得盯着一直看。大概和那个时候的感受没什么区别吧。

但眼前这个东西……

“怎么样，吉格，”艾尔梅丽亚带着”这下你该明白这有多珍贵了吧”的眼神望着少年。

看她那焦急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在催促吉格快点露出羡慕的神色。与他们组队已经一年多了，和最初遇到艾尔梅丽亚的时候比起来，吉格觉得现在的她变得比原来多了几分孩子气。

“就算你这么问，我也说不出来啊……”不管怎么看，在少年眼里这把大锤也像是用废旧钢铁制成的一样。

跟这个比起来，还是用角龙尾巴制成的那把“破锤 安眠”看起来要值钱得多。那不仅是一把强力的武器，而且也是持有者曾经打败过无数角龙的证明。而艾尔梅丽亚对吉格的这种反应显然不满意：“什么嘛，一点都不好玩!”

这位大小姐立刻皱起眉头。嘟起嘴巴将那种不满宣泄了出来。

看见她心情变差后，原本聚在周围的猎人们也都悄悄地散开了——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艾尔梅丽亚的坏脾气。而且一般情况下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打圆场的弗雷迪奥并不在这里。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你再怎么提醒也没用。怎么看也就是一把烂锤子嘛。”

话刚出口．吉格就意识到他激怒了艾尔梅丽亚。少女默默抓起桌上的大锤高高举了起来。吉格连忙将汤碗端在手里朝旁边跳开，因为他知道接下发生的事会让这碗汤和桌子都不复存在。但是……

“到此为止。”高举的大锤并没有将桌子砸碎。

一位穿着女仆装的女性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艾尔梅丽亚背后，用细小，但力量惊人的手臂单手抓住锤子，没有让它落下来。

“啊，是维吉小姐。”听到捧着碗闪在一边的吉格这样说，她回头给了他一个礼貌的微笑．然后转过去盯着艾尔梅丽亚说道：“小艾，难道你忘了猎人不能向人类挥动武器吗?”

“我才没有！我又没对着人砸!”

“不是这个问……”少年下意识地开口了，但话还没说完，就被艾尔梅丽亚那雄火龙一般的愤怒眼神一瞪，硬生生地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即便是这样……”维吉说，“可如果把桌子砸碎了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既然是猎人，要打架就赤手空拳地打，不管结果怎样也都没人会说你什么。明白了吗？”

艾尔梅丽亚还是没有完全松开手，从她那涨红的俏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她还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腕力根被比不过微笑着制止她的维吉。

“知、知道了。”她终于松手了。

维吉也将她的手从大锤上拿开。

艾尔梅丽亚深吸一口气，转过头狠狠瞪了维吉一眼。然后将大锤稳稳地放回桌上，找了个吉格对面的位子坐下。卡诺恩也紧挨着她坐好。

“啤酒!”少女狠狠敲了几下桌子，朝吧台吼道。

本以为她还要找维吉的麻烦，但少女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向吧台点了单。

服务生并不是只有维吉一个人。不一会儿，那位穿着和维吉同样服装的女性端着两大杯满满的啤酒走到桌前，将它们放在了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面前。

“久等了，请用。”维吉微笑着对两人说。

她可以说是这家酒吧的服务生领班，总是将红色背心穿在肩部膨起的罩衫上，蓝白色格子纹套裙的外面是纯白的围裙，头上还戴着有红线装饰的白色头巾。是个在猎人中很受欢迎的美人。

虽然和普通服务生穿着一样的衣服．但她主要负责在柜台里接待猎人，很少亲自运送饭菜。因为

她本来的工作并不是服务顾客，而是受理委托。猎人登记．还有报酬、契约金的支取，以及提供情报等等。

甚至有人说如果维吉不在，米纳加鲁迪的猎人集会所就会完全瘫痪。

虽然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但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而且神秘的不只是年龄。

就在刚才，她只用单手就制止了艾尔梅丽亚能轻易敲碎大野猪脑袋的全力一击。而且在跟那些粗暴的猎人打交道时也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胆怯。可见她不仅实力超群，连胆色也是一流的。

她的举动引起了猎人们的一阵交头接耳。

吉格也是第一次看见维吉像这样瞬间就阻止了一位不顾后果的猎人。

从很早以前开始，在猎人之间就流传着她是不是某个著名格斗家的女儿之类的传闻，不过谁也不知道真相。

维吉带着一贯的职业微笑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当吉格的目光与她相接时，少年又像平常那样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维吉不仅漂亮，而且是个心智健康的成年人。

就算已经过了一年多，但吉格还是没有习惯面对这种笑容。

而艾尔梅丽亚的脸却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阴沉，抓起啤酒杯狠狠灌了一口．然后“咚”地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就像是想把它砸进木板里一样。然后她将视线翻过大锤，狠狠地瞪着吉格。

“什、什么啊……”

“罗唆!你这个孤陋寡闻的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啊……”

“哼，”艾尔梅丽亚连嘴边的泡沫都没有擦，又喝了一口啤酒。而旁边的卡诺恩却无声地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怒气，这让吉格有些不寒而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吉格缩了缩身子，将香菇猪的猪蹄抓在手里。平常他最喜欢这种肥肥滑滑的滋味，但今天吃起来却一点味道也没有。

“真是的……身为淑女可不能老是这样啊，小艾。”维吉一边苦笑一边指着溅到桌上的啤酒对她说“作为猎人，对自己喜欢的武器虽然是了如指掌，但对其他种类的装备漠不关心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吉格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也就情有可原了。你不是也对吉格喜欢的大剑几乎一无所知吗？”

艾尔梅丽亚似乎被这句话戳到了痛处，一言不发地撅起了嘴。

维吉看到她这样，脸上浮起了像是面对一个可爱妹妹似的微笑。然后转身对吉格说；“不过，对同伴的武器有所了解也算是猎人的常识吧？同伴在使用附带了特殊效果的武器攻击时，如果不明就里地冲上去，很有可能会造成误伤。”

“哦……知道了。”

“吉格真是个好孩子。”维吉一边优雅地笑着，一边抚摸着桌上的大锤。而喜欢大剑的少年虽然因为被当成小孩子看待而有些气恼，但在这女神般的微笑面前，再强烈的不快也会立刻烟消云散。

“这是龙息之心。虽然一看就知道这是用金属制成的。但炼成这种合金的技术现在已经失传，不可能再造出来了。

重量方面虽然和用岩龙甲壳制成的岩龙锤差不多，不过二者的破坏力相去甚远。因为龙息之心在以超过某种程度的力量击中目标时，会在那一瞬间会释放一种让目标自我瓦解的能量。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连铁匠铺的匠人们都对它的这种能力百思不得其解。而像是被压坏的那一边虽然很难看，不过也只能让它这样了。因为没有人会修理。”

吉格听了这番话后，又看了看那把大锤。但他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他还有另外问题：“既然是做不出来的东西．那你怎么得到的?”想拿到武器．一般有两个途径。

一种做法就是集齐材料，带够钱去铁匠铺找匠人订做。可是这种定制的方法一般只有那些新手猎人才会用。

另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到铁匠铺去买成品。这样

就不需要什么材料，只要有钱就行了。由于这样会比订做花的钱多出不少，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但根据吉格的记忆，铁匠铺里并没有叫做“龙息之心”的武器。

艾尔梅丽亚用手掌抹掉了泡沫，对吉格说：”很简单。我挖出来的。”

“挖?”

“是我和卡诺恩从一块又一块火山地带的巨大岩壁上挖出来的。”

艾尔梅丽亚曾经提过好几次，零星分布在修雷德王国境内的多座火山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古代大战的遗迹。所以那里面很有可能埋着当时使用的武器。

“我们来回一共挖了好几十次，最后终于找到了。”艾尔梅丽亚的声调又回复了往常的样子，“虽说能挖到它靠的是好运，但要将它恢复成这样还必须使用大量的高级研磨矿石——大地结晶。攒了好久，最后终于攒够了!不光是矿石，还有钱也是?”

“哼……到底用了多少啊?”吉格觉得她一定是在夸大其词，不屑地抓起猪蹄往嘴里放。

“大地结晶一百二十个，还有九万六千块钱。”

话刚听到一半，少年就已经被惊得一霞。手中的猪蹄咚的一声掉进了汤碗里。这一下溅了不少汤水出来，但吉格就像对此浑然不觉一样。

“一……一百二十个!还有九万六千块钱。”那是一个他无法想像的数字，那是一个他无法想像的金额。

能采掘到大地结晶的地方只有少数几个，而且一次最多也只能挖到两，三个。居然要一百二十个!

所用的钱也是非比寻常。虽然像讨伐雌火龙这种任务。每人可以得到五千块，但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天天都有。而且补给品、装备还有日常生活都需要花钱，虽然不像一百二十个大地结晶那么困难，但九万六千块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艾尔梅丽亚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满意的微笑：”你这下明白有多厉害了吧。”

“了不起……”这的确是实话。而吉格此时也想起了一些关于古代兵器的传闻。尽管他一直以为传说中古代人类在与巨龙的战斗中使用的“古代巨剑”只是个童话，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因为那把同样只在传说中出现过的大锤，现在就摆在他面前的这张桌子上。

“真令人羡慕。”吉格恨不得马上扛着镐头到火山去试一下，但是……

“就算找到了也没钱和矿石……”

以前积攒的一些大地结晶都用来把旧武器强化成爆裂刀改了。

而且他并不知道古代巨剑需要用多少个大地结晶才能做出来，如果跟龙息之心一样需要一百二十个的话……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攒够。

“看来你很会找嘛……”吉格无意识地说了出来。

“你是指大地结晶吗?没错。因为我从选择使用大锤的那天起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拿到手。所以我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慢慢把它凑齐。”

“啊……”吉格除了敬佩以外. 还能说什么呢。他从来没有用那么长远的规划来制作武器和防具。虽然他也一直在思考效率和平衡性，但总归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艾尔梅丽亚那种放眼未来的目光。

“未来……”这是吉格第二次认真思考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不要这么丧气嘛，吉格。”

维吉从背后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吉格连忙回过头看着她。

“艾尔梅丽亚之所以没有走弯路是因为有卡诺恩一直在引导她。所有人都是在挫折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所以你也不要太心急了。”

听到维吉这么说，吉格稍稍安心了一些。而艾尔梅丽亚就像是被水喷到了一样. 露出一副不高兴的表情。

“谢谢你，维吉小姐。”吉格说完，看到眼前的美女脸上浮现出一个温柔的笑容。但就在这个时候……

“混蛋！ 呜呀!”从不远处的一张桌子附近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吼，紧接着便看见两个壮汉站起身来立刻开始互殴。而旁边的人也都饶有兴致地起着哄，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在满是陌生人的酒吧里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真拿他们没办法……”

一开始维吉只是站在原地．并没有制止他们。但当看到其他几个地方也有人因为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而开始斗殴后，她立刻离开艾尔梅丽亚等人的桌子，转身朝柜台走去。

“嘿。”她从吧台另一边拿了个很大的物体出来。不过见到那个东西的吉格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

但那的确是……

没错，维吉抱在手上的是一只巨大的玩具熊。而她就以这个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姿态朝那群猎人走去。围在那里看热闹的人立刻给她让开了一条路，而正在酣战的两人却对她的到来一无所知。

“哈。”

维吉将玩具熊高高举过头顶，然后软软地朝打架的两名猎人砸了下去。然后……就晕倒在地上。

“怎，怎么了……”吉格一脸的惊愕，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被打到的猎人不知为什么居然已经开始打鼾了。

“艾．艾尔梅丽亚，那个到底是什么啊……”

“你、你问我，我还不是不知道……”

看样子并没有说谎，她的确也被吓到了。维吉果然是一个充满了谜团的人……

“那是晚安熊。”旁边的一个女人开口了。

艾尔梅丽亚就像是刚刚才注意到她坐在那里似的，赶紧回过头。

坐在吉格旁边的少女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弯着腰在享用“特产蘑菇包烤针金枪鱼”。而吉格则一直知道她就坐在那儿。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俩一起回的城，一起进的酒吧。

那名少女，也就是弗莉达放下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开口说道：“那个玩具熊里面装有光水晶和辉水晶，这两种矿石在相撞之后会产生一种能在极近距离内让对手昏睡的能量波。算是锤类武器。”

“你是谁?”艾尔梅丽亚拉下脸．不怀好意眯起眼睛盯着她。少年明白她是因为在锤类武器方面受到别人的指正而不高兴。

“这是弗莉达。”吉格连忙插到两人中间大声说道。

“我是在砂岩地带遇到她的。当时我……我受了点伤，她不仅救了我，还好心地把我送到城里。”

“不用客气。”弗莉达冷冷地回答道。然后浅浅地喝了一口葡萄酒，“如果马车在途中遭到袭击的话，我想以你那种状态或许根本没办法战斗，所以就跟来了。在使用大剑时脚踝的负担是很重的。”

“你受伤了，吉格，”艾尔梅丽亚的声音里隐隐带着一丝不安，不过吉格认为那一定是自己的错觉，赶紧摇了摇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点儿……和一角龙对阵时被它挑到了半空中，在落地的时候稍稍崴了一下。现在已经全好了!”

这倒是事实。虽然疼了大约两天．但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儿异状了。

不过，没有完成村长的委托这件事似乎伤害了吉格。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没有成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猎人。

另一方面，村长是出于信任才将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但他却背叛了这份信任。

这种想法更加剧了吉格的自卑，他几乎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而且他也强烈地感觉到在面对一角龙那样的怪物时，大怪鸟套装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手中武器的威力也明显不足。

“对付那家伙，或许不能使用这种用普通矿石打造的东西……”

艾尔梅丽亚的龙息之心，卡诺恩的角枪·角龙，还有弗莉达的英雄之剑。尽管这些都是人工制品．但跟吉格使用的那些武器却有着天坏之别。

那把爆裂刀有两条强化路线。其一是用燕雀石

和火龙的翼爪改造出锋利度一般的高级刀系列;其二是用大量的火龙翼爪和大鬼人药改造出像老山龙的巨爪一般锋利的“战术”。

但如果选择后者,除了材料以外还需要大笔的金钱。

“好像是四万八千块……”

虽然跟艾尔梅丽亚的九万六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但对吉格来说就不一样了。

“吉格,你没事吗?”弗莉达轻轻握住吉格的手说道,“看你脸色不太好,脚又开始痛了吗?”

这个动作将他从沉思中拉回了现实里。

“我、我没事!”吉格想要把手抽回来,但弗莉达立刻加大了手臂上的力气,让他怎么也挣脱不掉。

感觉到自己正笼罩在一束寒冷视线中的吉格抬头一看,发现艾尔梅丽亚带着他从没见过的冷峻表情死死盯着重叠在一起的两只手。

金发少女好不容易稍微有些好转的心情不知为什么忽然急转直下,甚至变成了一种隐约的杀气。而弗莉达不知是明白这一点还是在害怕,藏在电龙护臂下握着吉格的手越来越紧。吉格突然感到非常口渴,赶紧咽下了一口唾沫。这时……

“真是的,连酒都不让人好好喝……哎?怎么了?”回到众人身边的维吉看到跟前这种不同寻常的场面,不由得一愣。

“没什么事。”艾尔梅丽亚若无其事地开口说道,然后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啤酒。

弗莉达也松开了手,转过头品尝着葡萄酒。

“真的吗?那就好。”维吉将巨大的玩具熊放在一旁的椅子上,然后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从裙子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你们知道弗雷迪奥去哪儿了吗?我这儿有一份想要交给他的委托。不过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不,不在丛林里吗?”吉格赶紧抓住这个改变话题的机会说道,“我记得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嗯。他好像真到丛林里去了。还向那附近村里的集会所办事处提交了出于个人目的使用猎人营地的申请。不过一直没有回来。”

卡诺恩对着桌子轻轻往前探了探,身上的铠甲发出了细微的摩擦声。

吉格开始还认为一定是他跟毒怪鸟玩过头了,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管怎么样也不可能”完全失踪”啊。事情一定不简单。

“有谁能帮我去找找啊……不过可没有报酬。”

维吉深深地皱着眉头,好像真有什么烦心事儿一样。然后她不经意地瞟了吉格等人一眼。

第四章
毒怪鸟的绝招

“烦死了……”

艾尔梅丽亚将装有私人物品的木箱合上。锁好后,不经意地嘟囔了一句。

“你是指那个女孩吗?”听到卡诺恩的声音,少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话。

没错。

就算没有报酬,众人也对前来寻找弗雷迪奥并没有什么异议。如果他真是遇到麻烦就合力把他救出来,然后再找他要报酬就行了。不过回报至少也得是每人五份食草龙高级肉排。

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不过……

“为什么这个女人也跟来了?”

“这个女人”指的是身穿电龙套装的单手剑猎人,弗莉达。

让艾尔梅丽亚心烦的就是这个。不过最后妥协的还是自己。

当弗莉达提出她也想一起去的时候,艾尔梅丽亚立刻强烈反对。但就在这时,那位管理着这座酒吧以及米纳加鲁迪猎人集会所的长老出现在众人面前。最近已经很少看到这位龙人族的老者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上一会儿喝酒一会儿抽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但在猎人中,不对,在整个

城市里也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腕力惊人。

听说长老最开始是个商人，所以艾尔梅丽亚很清楚他不会只是像猎人那样只使用蛮力来做事。

就是这位老者拜托少女带上弗莉达：“这个女孩是我大哥的徒弟……他拜托我尽量满足她的要求。”长老接着说道，“不过当然不会让你们白干。虽说这不是正式的委托，但我可以用个人名义给你们每人一万块。怎么样?”

这是让现在的艾尔梅丽亚很难拒绝的请求。为了打造龙患之心，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因此她不得不暂时栖身在最低级猎人住的“小兵房”里。

大概这就是即便勉强自己也想对弗雷迪奥和吉格炫耀一番，让他们吃惊不已的报偿吧。不过等人凑齐之后，应该很快就能再搬回“皇后”去。

但弗雷迪奥并没有回来。

既能拿到报酬，又能把他找到，面对这么好的事的确不应该再抱怨什么了。而且最开始根本就没有钱拿。

“不过还是觉得憋气……”

听吉格说. 她比吉格大两岁，也就是说比艾尔梅丽亚大三岁。但光从脸上却根本看不出这一点，甚至显得比艾尔梅丽亚还小。而且她说话温柔、得体，拥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抓住别人目光的独特魅力。在酒吧的时候，如果她坐着一动不动就一点儿都不显眼，但刚一开口就吸引了在场几乎所有猎人的注意力。

珍贵的电龙套装本身就说明她是一名高级的猎人。

更别说她的武器。

“怎么又是‘英雄之剑’!”艾尔梅丽亚曾经在其他城市也遇见过好几个把所谓的“英雄之剑”当武器的猎人。

他、或是她的共同特征就是一脸的傲慢，在与其他猎人接触时也带着一种”能跟我组队是你的荣幸”的态度。

这些人在被卡诺恩赶跑后，跑去找其他人一起狩猎。但听说最后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也就是说，那些只不过是用假英雄之剑招摇撞骗的骗子而已。在米纳加鲁迪，还从没看到过这种人。

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掌管当地猎人集会所的人就是“柯科特英雄”的亲弟弟。能得到他的认同，就意味着那把英雄之剑肯定是真的。

艾尔梅丽亚无奈地叹了口气。

“都怪那把破剑!把我的龙息之心完全比下去了?又败给她了……哎，我为什么要说个‘又’呢?”

艾尔梅丽亚感觉自己的想法有些奇怪，开始在记忆里翻找另一件输给弗莉达的事，可脑子里除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印象以外什么都没有。

可以确认的是艾尔梅丽亚跟眼前这位少女完全合不来。

不管是搅乱龙息之心的初次亮相也好. 在那么人多眼杂的地方别着把“英雄之剑”也好——即便那是真的，但也很难给怪物造成致命的伤害，结果很可能是让同伴暴露在危险之中。

以前曾经和这样的人一起组过队，艾尔梅丽亚一眼就能看出来那种摆出一副英雄的样子.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半点的本事的人。

“你觉得呢，卡诺恩?”艾尔梅丽亚一边将需要寄存到集会所的几件衣服叠起来，一边问道。

卡诺恩早就收拾好了。他的行李很少，便服就只有在服侍艾尔梅丽亚时才穿的那一套黑色礼服。其他时候都穿着垫在铠甲下的武装紧身衣。

壮汉就像卫兵一样守在门口. 嘴角稍稍向下拉长了一些。这是他在思考问题时的习惯，艾尔梅丽亚明白在这个时候还是静静地等着他得出结论比较好。

“虽然看上去像有些招摇的人，但我觉得那名女子并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艾尔梅丽亚将最后一件衣服压进皮制的箱子里，然后用力扣上了皮带。

“她虽然拿着真正的英雄之剑，但却没有故意

炫耀的意思。而且如果她不开口，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我一开始也以为她只是偶然坐在吉格旁边罢了。”

“真的?”艾尔梅丽亚不自觉地感到有些不满，“那她为什么主动要求一起去找弗雷迪奥?你认为那个理由是真的吗?”

艾尔梅丽亚曾经对弗莉达说过“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不能放着或许正在寻求帮助的人不管。而且他还是吉格的朋友，那我更没有理由置之不理。”卡诺恩将两手交抱在胸前轻轻说道：”或许真是出于这种动机。从没听说过在弗雷迪奥失去踪影的密林里有什么珍惜矿石或是稀有的怪物。有很多主动到那里去的猎人都是为了保护别人才提出申请的。”

“也许是为了什么特别稀少的材料吧。”艾尔梅丽亚把鼓起的大包随便往地上一扔，看到卡诺恩稍稍有些焦虑的神情，少女微笑着继续说，”没关系的，反正又不会死人。虽然肯定不是那么有趣. 但好歹是份委托，报酬也非同一般的多。而且……”

“而且什么?”艾尔梅丽亚走向武器架，将上面的龙息之心取下来拿在手里。

“还能趁这个机会好好熟悉一下它。不管传闻中它到底有多优秀，如果在实际狩猎中派不上什么用场的话就没有意义。感觉好期待啊。”

“看来的确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处让人目眩的悬崖旁有一顶被当作猎人营地的小帐篷，艾尔梅丽亚走进去看了看里面的情况，然后轻声对吉格说了上面那句话。

弗雷迪奥的行李都在里面，一块用盐腌过的生肉因为被飞虫咬过而发出阵阵恶臭。看来盐的份量不太够。还有几件洗好的内衣挂在帐篷里，预备的回复药等物品也没有被带走。

“哎呀，这下麻烦了。”一起前来的附近村里集会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开口说道。

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秃顶男人，体型稍稍显得有些胖。明明没有出汗，可还是经常用布擦他的脑袋。这大概是他的习惯吧。

“通常来讲在执行委托期间如果猎人死亡或是失踪的话我们必须要把他的行李全都收走。但哈特先生是个老手，这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他每次都是交齐了定金的。我还是先联络一下总部吧。”

“那我们去周围搜查一下。”艾尔梅丽亚说完便走出了帐篷，那名男子紧随其后。

“如果能发现什么线索的话就展开真正的调查，先拜托你照看好弗雷迪奥的行李。把那些坏了的肉都扔掉吧。”

“明白了，那我就在这里等各位回来。”

“如果三个小时后还没见到我们，就立刻跟总部联络。不过那种事应该不太可能发生。”

艾尔梅丽亚回过头对刚刚从帐篷里走出来的吉格说：“出发。”

“明白。”卡诺恩一言不发地走在了队伍最前面，然后是艾尔梅丽亚和弗莉达，吉格走在最后。

“请注意安全。”男子的声音从众人背后传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那顶帐篷了。

站在悬崖旁，面对这幅壮阔的景象，心中那份激动无论经历过都少次都不会褪色。在崖壁对面有几处飞流直下的大瀑布，那不间断的隆隆声被清新的山风带到一行人耳边。

吉格转头一看，发现弗莉达也正在欣赏眼前的美景。她头上的绷带虽然已经没有血迹了，但为了防止金属制的头巾被晒热后影响伤口愈合，所以并没有把绷带拆掉. 还是保持原样把它们缠在头巾周围。

“第一次来吗，”听到吉格问话，她一边走一边转过头来。“是第一次来密林吗？”

“不。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不过这样的景象怎么也看不厌。”说完，她又把视线投向了悬崖之外。

弗莉达的侧脸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那雪白的肌肤就像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一般，这让吉格不禁看呆了。

她好像真有一种可以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能力。

吉格心想，说不定小时候并不完全是出于嫉妒

才去欺负她的，可能大家都只是单纯地想接近她才会那么做。

当然，这只是少年的凭空猜想而已。

吉格在听到她说想帮忙一起寻找弗雷迪奥时，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弗莉达就是一个会这么说的人，所以欣然答应了少女的请求。

不过少年对艾尔梅丽亚强烈反对感到很惊讶。

虽然最后弗莉达和自己一样，托集会所长老一句话的福能和这只队伍同行，但吉格还是不明白艾尔梅丽亚为什么会那样做。

弗莉达虽然也是集会所的正式猎人，但由于几乎只在边境地带活动，所以猎人等级肯定不高。

但她却已是名声在外。

从那套珍贵的电龙套装就能看出这个人实力超群. 而且尽管在猎人圈里没什么名气，可如果你跟经常在边境巡游的商人们提起弗莉达·艾斯格兰特这个名字，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像光是把名字说出来就能吓退怪物。听说弗莉达无论多么危险的护卫任务都会接受，而且绝不会丢下商队独自逃走。而一般的猎人都是些现实主义者。

虽然完成委托固然重要，但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还是会优先选择逃跑。尽管这样么会让契约金打水漂，但钱这种东西，只要再挣就行了。

尽管如此，雇主在委托怪物猎人进行护卫任务时很少有人根据集会所的调查做好了丢弃货物的心理准备。

猎人在决定必须要逃跑后，虽然不会无耻地扔下护卫对象不管，但对于那些碍事的货物无论价值多高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不过有的时候货物本身就是商人的命脉。有些商人就算躲过怪物的袭击幸存下来，但如果丢失了货物，也就意味着他经商生命的终结。

但弗莉达绝对不会扔下货物独自逃走，甚至经常把自己当作诱饵来掩护商人们。所以她才会不断受伤。

在回到柯科特村的马车上. 虽然弗莉达在跟少年提起这些亭的时候脸上泛着若有若无的微笑，好像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一样。但吉格却记得格外清楚。也有些奸猾的商人专门利用她的善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比如有的人专门选择一些危险性很高的路线，把弗莉达当成盾牌来用。然后就向订货方收取高额的”危险补贴“。

这是驾驶马车的车夫满腔怒火地告诉吉格的：“弗莉达小姐就是太过善良了，所以才会搞得浑身是伤。虽然我们也为此采取了一些对策，但是……”

最近，除了单个的商人会找她作护卫以外，弗莉达小姐所属的工会还接到了装载货物、路线选择等各种各样的委托。而小姐她认为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去完成的，所以几乎都答应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对做生意来说各种票据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要加入各种各样的工会所必需的，所以工会方面依靠对这个的监管拦下了很多委托。

但如今她身边尽是一些充满危险的任务，所以不断受伤这一点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对了，虽然这么说弗莉达小姐可能会不高兴，不过在行商中很流行把小姐打倒的怪物的鳞片等东西捡回来做成护身符戴在身上。这样就像是弗莉达小姐就在身边一样，据说还能让人凭空产生一股勇气。”车夫一边说，一边低下头看了看挂在脖子上的小口袋。里面是一枚蓝速龙的鳞片。

当时弗莉达听到刚才的话显得有些害羞，但更多的还是喜悦。她这个表情给少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吉格!“听到艾尔梅丽亚的声音，吉格连忙回头。发现她有些恼怒地盯着自己。

“你再发呆的话小心被红速龙从旁边跳出吃掉！听说最近红速龙王经常在这一代活动。”

“啊……不好意思。”收起刚才的回忆后，吉格跟随大家一起从像是古代遗迹般的几根石柱中穿了过去。而艾尔梅丽亚还是那么不高兴。虽然她已经尽力隐藏了，但还是会在说话。做事时不经意地显现出来。

“弗雷迪奥不在就会变成这样么……”吉格重新认识了身为队伍润滑剂的弗雷迪奥有什么作用。

但如果此时要让吉格像那位戴着刽子手面具的枪手一样稳重地来处理眼前的状况，似乎又有些太难为他了，现在无论对生气的艾尔梅丽亚说什么，都肯定会被她狠狠地顶回来。

在走过一段破败不堪的石梯后，几人穿过两块岩石来到了真正的雨林地带。

一股夹杂在湿气之中的浓烈树叶臭味就像是真实的物体一样呜地向他们涌来。

四人屏住气息开始观察四周的情况。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肯放过任何细节。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怪物的痕迹。

“我们先去哪儿找？”

听到吉格的询问，艾尔梅丽亚指了指不远处发出流水声的方向：“先从那儿开始吧。这是一条环绕整个雨林地带的水路。毒怪鸟一般不会在开阔的地方出现，所以弗雷迪奥为了寻找线索肯定会绕到洞窟背后去。你觉得呢？”弗莉达点了点包着绷带的头：“你肯定比我更了解那位先生，那就交给你来判断。”

“好。”大概是不喜欢她的回答方式吧，艾尔梅丽亚略带不满地回了一句。然后拿出地图看了看，重新开始朝前走。

不过弗莉达好像并不在意。她把手轻轻按在腰间的剑柄上，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变化。吉格跟在她身后四处张望一下。

四人走上一条自然形成的小道之后，不可思议地发现前方不远处掉落了一个用石头雕刻而咸的巨大人头。在周围并没有看到其他部分，有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只做了个脑袋。附近几乎全是黑色的土壤，上面长着各种各样的蘑菇。

“沙沙。”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动让所有人都抽出了自己的武器。

“噗咻……”从分开的草堆里钻出了一只香菇猪。虽然这种怪物在被激怒后会用肥胖的身体撞人，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很温顺的。由于它很喜欢吃蘑菇，所以有人说想找特产蘑菇的话只要跟在香菇猪后面就行了。

“走吧。”艾尔梅丽亚收起大锤，轻拍了一下卡诺恩的后背。生肉已经足够多了．不用再特意去找。

在爬上一段插有像小标志一般的低矮柱子的斜坡后，四人便来到了河边。眼前的河面很宽阔．而且茶色的混浊河水流速很快。不知是谁在这里用圆木建了一座桥，但木材表面长满了青苔，走上去时如果稍不注意很有可能会跌进脚下湍急的河水里。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走在桥上．从对面的密林里传来了翅膀扇动时的“嗡嗡”声和“喳喳”声。发出这些声响的是一些很讨厌的生物。

那是巨型昆虫巨蜂和爬虫的声音。用从近似蟑螂的爬虫身上挖到的甲壳可以作出相当牢固的装备，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很喜欢在猎人剥取材料时跑来捣乱。所以这些虫子终归只是被厌恶的对象。

吉格躲过巨蜂从天而降的一击．迅速跳下了桥。

与此同时，卡诺恩从背后取下角枪・角龙，将枪尖向前迅猛地冲向前方不远处的草丛。

甲壳破碎时发出的咔咔声接连不断，绿色的体液和泛黑的甲壳在空中飞散。看来刚才那连贯的一击不止杀死了一只，而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爬虫。

然后．就站在吉格跟前的弗莉达也抽出英雄之剑，朝与卡诺恩不同的方向走去，紧接着剑光一闪，一只巨蜂的身体瞬间便裂开了，透明的巨大翅膀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七彩的光芒。

另外一只则迅速绕到她身后，折弯身体准备用尾巴上的毒刺攻击少女的后背。吉格的警告声还没喊出口，弗莉达就已经用一个漂亮的回身斩化解了危机。

“干得不错……”

“你也是。”卡诺恩和弗莉达说完朝从林深处走去，继续斩杀那些敢于攻击他们的昆虫。

“看来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听到吉格这么说，艾尔梅丽亚轻哼了一声：

“把虫子当作龙息之心的第一个对手，那简直就是浪费。”

实际上动作幅度过大的大剑和大锤并不适合用来对付那种小型的怪物，这才是他俩没有拿出武器的真正原因。

虽然长枪的特性也并不适合做这种事，但卡诺恩此时的手法却和他强壮的体格完全不相称，不仅纤细而且准确。由此可见他的技术是多么高超。

不用说吉格，就是艾尔梅丽亚好像也不能那样娴熟地使

用大锤。而且不管是大剑也好，大锤也好，本身都是依靠大幅度的挥动来积蓄力量的，所以不太可能像这样使用。

“好像完事儿了。”艾尔梅丽亚话音刚落，两人就从草堆里走了出来。看来他俩都没有受伤。

而弗莉达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

吉格心想或许是运气好，捡到了死后没有散开的巨蜂尸体。但仔细一看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是一块什么东西的碎片。

“这是……”艾尔梅丽亚最先反应过来那究竟是什么。

弗莉达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碎片，那好像是强击火炮前部弓形的部分，看来是从枪身上断开掉落了。从裂口的破旧程度来判断，它掉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

“是弗雷迪奥的吗?”吉格开口问道。

艾尔梅丽亚轻轻回答了一句”也许吧”，声音中带有微微的颤抖。

“大小姐。”开口的是卡诺恩。

吉格回过头. 发现巨汉正蹲在岸边盯着什么东西。众人走近之后，他朝自己的脚下指了指。那里有一个完全被水浸湿的小坑，虽然很模糊，但还是能判断出来那是一个用护径踩出的脚印。而且……

“还发现了这个。”接着他又抓起一个小东西，那是一颗用空果制成的弩炮弹壳. 上面还有被烧焦的痕迹，“足迹一直从前面延续到我身后。”

艾尔梅丽亚捡起一根枯枝竖着插进了脚印里。

“相当深，看来是用很大的力气踩下去后留下的。但被另一股比这还要强的力量给撞飞了出去，然后掉进了河里……是这样的吧?”

吉格盯着汹涌的河水。难道真像艾尔梅丽亚所说的那样，一名有可能是弗雷迪奥的猎人就掉到这里面去了吗?

少年不安地咽了一口唾沫。就在这条河的下游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瀑布。流经丛林的河水只要经过有高低差的地方大多都会形成瀑布。

“大小姐，你看看这个足迹。”

艾尔梅丽亚朝卡诺恩指示的地方望去。

“是大野猪的。看来被它从正面狠狠撞了一下。”可以很明显感到她在强压着语气中的不安。

这样一来就能解释强击火炮的碎片是怎么出现的了。大野猪的冲撞能轻易在精炼矿石套装上留下一个明显的凹陷。

“怎、怎么办?”吉格环视着众人问道。

光从这个足迹上看，明显是最近几天刚刚留下的。大家只能很不情愿地承认，弗雷迪奥没有回去的理由很有可能是掉进河里被淹死了，或是已经成为那些水生怪物的腹中餐。

虽然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

看着艾尔梅丽亚那呆呆望着脚印的样子，吉格明白她所受的打击比自己想像的要大得多。其实她当猎人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不可能没有经历过与同伴的生离死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习惯这种别离。

就连只跟那位枪手相处了一年多的吉格也因为悲伤而有些脚步虚浮，连对地面的感觉都不是那么真切了。

“还是先去下游的河道两边搜索一下吧。”卡诺恩站起身说道，“我和大小姐负责这边，吉格和那位小姐负责对岸，可以吗?”

“啊？嗯……好吧。”

尽管艾尔梅丽亚似乎想要开口反对，可最后并没有把话说出来，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那我们先走了。”

弗莉达说完便快步朝圆木走去，吉格连忙紧跟在她身后。

但是，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搜索再也没有找到除了强击火炮残骸以及脚印以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然后怎么办，大小姐？”卡诺恩坐在湿乎乎的地面上问道。

而艾尔梅丽亚却只是呆呆地盯着眼前这条激流，并没有回答他。

就在这时，弗莉达扛起行李站了起来：“走吧。”

“等。等一下！你要回营地去吗，”少女回过头用剩下的那只眼睛看着吉格：“不，我想从悬崖攀下去，调查谷底的溪流。这附近的瀑布落差都不是很大，运气好的话可能会被卡在下游的某个地方。当然，也有可能因为铠甲的重量而沉底……你们是怎么样想的我不管，但在确认这个人已经死亡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说完，她便跨上了圆木桥。

“喂！”吉格也连忙提着背包追了上去，然后回头对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说道：”我也跟她一起去，你们呢？”

“那还用说么。”

少女挥挥手将铠甲上的污泥清掉，带着一脸坚毅的表情抬起头，‘就算那个女人不说我也知道弗雷迪奥一定还活着。因为那家伙就像毒怪鸟一样狡猾。”

看着这张脸，吉格忽然明白了什么：“哦，毒怪鸟的绝招就是装死。”

“没错。”吉格终于露出了艾尔梅丽亚想像中的微笑，然后拍了拍大怪鸟胸甲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但实际上却活得好好儿的。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走吧。”

卡诺恩也晃动着它那壮硕的身体站了起来，“不要让那位小姐等太久。”

众人朝对岸一看，发现弗莉达正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

“你为什么要当猎人？”

走过瀑布之后，流水的速度明显变缓了。四人沿着这条不那么湍急的河流一边走一边搜索弗雷迪奥。就在这时，吉格忽然听到弗莉达这样问艾尔梅丽亚。于是他侧起耳朵，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这件亭上来。

正如弗莉达所说，那些瀑布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高，至少不像在营地里看见的那些大瀑布那么雄伟。尽管如此，落差还是有十五米左右。

先由卡诺恩在悬崖上缘用绳子把三个人吊到地面，然后他自己再慢慢下来。虽然他穿着两肩上有巨大尖角的铠甲。

但这并没有给卡诺恩带来任何的不便，壮汉在下滑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停滞。真是让人想不佩服都不行。

瀑布正下方有一个巨大的水潭，由于那里的河水十分混浊，所以根本看不到潭底的情况。

这是第一处有可能找到弗雷迪奥的地方。

“我潜下去看看。”说完，弗莉达便开始脱电龙铠甲。吉格连忙制止了她。

“让她试试嘛。”

尽管连艾尔梅丽亚这么说，但吉格还是摇摇头：“弗莉达身上还有伤，如果因为潜水而让伤口化脓的话就麻烦了。”

“你还挺会照顾人的么。”吉格觉得这句话有些莫名其妙，但他没想那么多，立刻开始脱衣服。而且最后连内衣裤都全部脱掉了。

“呀啊啊！”艾尔梅丽亚赶紧红着脸转了个身，“为、为什么非得全部脱光啊！”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总不可能在打湿的内衣上面穿铠甲吧。”

“吉格说得对。”弗莉达虽然没显出什么害羞的样子，但被她一直盯着看的吉格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跳进了水里，“我先下去看看。”

说完他便从水面上消失了。

虽说很浑浊，但能见度还是有一只手臂那么远。

吉格憋住一口气搜查了很大一块区域，但始终没有找到弗雷迪奥的毒怪鸟套装。

眼前尽是被吃掉身体后胡乱扔在这里的虾壳，还有像是食草龙的骨头，被不知名的锐器一分为二的女性专用红速龙套装和衣服主人的尸骨。

吉格游出水面，向大家报告了这些情况。

“好像有水龙(加诺托托斯)。”这是卡诺恩从水潭形状上判断出的结果，吉格也表示同意。

水生飞龙——水龙，拥有比一角龙，铠龙还要巨大的身体，准确地说几乎有雄火龙的两倍大。是一种超大型的飞龙。

话虽如此，但它其实并不能拍动翅膀飞上天空。那巨大的鱼鳍也只是用来滑翔的而已。

混合了黑色以及金黄色的鱼鳞相当漂亮，而且还有沾水之后就会变得相当坚固的特性。被这种鳞片覆盖的鱼形窄长的身体能够像鞭子一样，在弯折之后借着反弹的力量使出势大力沉的冲撞攻击。这种撞击的威力相当大，一不留神很有可能会被一击毙命。而且，从鱼龙嘴里吐出的高压水射线会让你再也不敢小瞧水的力量。

这种在它体内经过压缩的射线就像锋利的武器一样，有时甚至能在瞬间把坚固的铠甲切成两半。就像水潭底部的那位女猎人一样。

“没看到毒怪鸟系列的装备吗？”

吉格点了点头：“没找到。”

“那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现在可没有时间跟那种东西纠缠。”

全体没有异议。吉格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身上的水，重新穿好防具。等他打理完毕后，四人继续朝下游走去。

途中，他们一边走一边吃了几个夹着香菇猪肉烤饼的面包，这种肉即便没有加热也能溢出鲜美的肉汁。但一次都没有休息。而且周围的环境也变得根本就不能叫“丛林”了。

那些树木大多都已经枯萎. 可能是因为地面上水分太足的原因。刚才那条小溪也已经变成了宽广的大河，缓缓从他们身边淌过。就算站在岸边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脚下泥泞的土地。

而且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一片浓雾吞噬，还不时从远方传来几声慑人的雷鸣。

在这种环境中，艾尔梅丽亚回答了弗莉达那个“为什么要当猎人”的问题。

“你问得真奇怪。“

少女一边注意脚下的情况以防摔倒，一边踩着别人的脚印往前走，同时头也不回得说道：“谁会记得那种事情。我从记事起就已经是个猎人了。你又是为了什么?怎么会当上猎人的?”

“我……”弗莉达把她告诉吉格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

“所以，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会放弃。”

“哼。”

不过艾尔梅丽亚的态度显得异常冷淡，”还好啦。可以说每个人成为猎人的动机都不一样。但你如果继续以这样的心情去狩猎的话，很可能会死哦。”

吉格吃了一惊，因为这也正是他的感觉。

正如弗莉达所说，不管商人工会和集会所方面如何筛选委托，只要她的名气越大，任务的危险性也就越大。而且以她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尽管现在弗莉达在商人中很受欢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其实是她用自己的生命赌来的。

“或许吧。”

弗莉达并没有反驳艾尔梅丽亚的指责，“不过，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猎人。你呢?打算一直就这样下去吗?你想成为一名怎样的猎人?”

艾尔梅丽亚耸了耸肩：“没什么想法。我就只是个猎人而已。现在已经拿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龙息之心，今后的日子只要还拿得动武器就会继续当猎人。我就只知道这个，根本就没考虑过其他的生活方式。”

吉格似乎看到卡诺恩转过头瞟了艾尔梅丽亚一眼。因为壮汉还带着头盔，所以少年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他眼神中的困惑确是千真万确的。

“未来……”吉格从未思考过这种事。他心里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念叨“你才十七岁啊，不用考虑这些”，但当看到比自己年龄还小的艾尔梅丽亚都对此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时，又因为隐隐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而感到有些不安。

一年以前，他乐观地认为一定能在这段时间里找到自己的目标。可当一年的时间真正过去之后，他还是一无所获。

虽说强化武器算是一个目标，但他又不像艾尔梅丽亚那样有着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只是在发现手中的大剑的确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才开始考虑走哪条强化路线。

有时他也会问自己想不想成为“柯科特英雄“那样的人物，但答案是“不知道”。虽然也想成为一位有名的猎人，比如被称作黑鬼和红鬼的二人组合”地狱兄弟”之类的。但他们跟“柯科特英雄”不一样。尽管吉格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还是感觉“出名”和成为人人敬仰的“英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算杀死再多的怪物，也不一定能成为英雄。

吉格使劲摇了摇头。“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弗雷迪奥!自己的未来这种事，还是回到城里再想吧。”

将刚才的迷惑赶跑后，少年重新将精力集中到搜索上。

弗莉达和艾尔梅丽亚也一样，从刚才开始就再也没开过口，绷紧神经在视线可以到达的范围内仔细探查着。

河岸在不断变窄，右边高耸的崖壁终于截住众人的去路，有一小部分直直地插进了河道之中。

吉格心里的焦虑顿时变得明显起来。不，或许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很明显，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除了原路返回没有别的方法。

“到此为止了吗……”卡诺恩说完便慢慢停下了脚步。

在他面前耸立着一面高达数米的光滑岩壁，一旁的渡桥已经被大水完全冲垮，沉入了河底。

“还是先回可以宿营的地方吧。”艾尔梅丽亚的声音中略微带着几分焦急和不安。

“没办法。”吉格也只有赞成这个提议。

“等一下。”弗莉达指着河面说道，“看那里。”

吉格朝她指的方向望了过去，但飘浮的迷雾让视线有些模糊。不过凝神细看的话就能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空中有一条细线般的东西不时反射出微弱的闪光，它的尽头是一个在水面上不停上下浮动的红色物体。

“是钓线和浮标!”吉格下意识地大吼了一声.话音刚落，他又像察觉到了自己的莽撞似的赶紧把嘴捂住。就像是听到了刚才的喊声一样，浮标猛地向下一沉，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浮起来。

“你这个笨蛋。”

四周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少年的脑袋上被艾尔梅丽亚狠狠敲了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反抗。

狩猎场都是危机四伏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周围到底潜藏着什么。因此决不允许在这么幽静的环境里突然来一声大吼。如果水龙就藏在离众人不远的河道里，那刚才的举动很可能会引起它的攻击。

“对，对不起。”吉格小声地道了歉。

水面依然很平静，钓竿没有被拉起来，浮标也还是在不停地一上一下。

“看来钓竿的主人不在。”艾尔梅丽亚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面崖壁的另一边有一个可以钓鱼的地方，也就是说人可以到另一边去。既然知道了这一点，就没有理由返回了。

卡诺恩一马当先，紧挨着石壁跳进河里测深度，水刚漫到他的膝盖。由于整个崖壁插入河道的部分呈漏斗状，所以前面可能会再深一些.不过应该能过去。

“大小姐，把手给我。”艾尔梅丽亚坦然地把手递给了他，然后让卡诺恩带头，一个牵一个地沿着石壁走进了河里。虽然这样做在一个人被水冲走时有可能会牵连到其他人，但也可能因此而得救。以卡诺恩的臂力来看.明显后面这种情况比较现实。

幸运的是河水的流速很慢，在绕到石壁的另一面之前没有一个人滑到。

“这里是……”吉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

沼泽地里居然有一个营地。平常都是坐船接近这里的，由于雾气太重，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刚才那面石壁外面是什么样子。

在河滩上有一支用石头固定好的钓竿，周围一片寂静，一个人也没有。

但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里的主人刚离开不久。因为就在帐篷旁边还燃着一个火堆。

吉格走到帐篷门口朝里面一望，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

“啊！”已经发黄的床边胡乱放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吉格看到后立刻冲进去把它捡了起来。

那是一把坏掉的弩枪，是用从毒怪鸟身上剥下来的橡胶质皮肤为原材料制作的。跟弗雷迪奥喜欢的那把强击火炮一模一样。

弗莉达从口袋里拿出在丛林里见到的弓形部分与枪身的破损部位对比，发现裂口完全吻合。

“看来他受伤了。”听到这个声音，两人回过头看见艾尔梅丽亚蹲在帐篷的一角，手里握着一团带血的布。虽然血迹已经变成了暗红色，但明显这件东西在这里的时间还不算久。

“是弗雷迪奥吗……”

吉格拿着坏掉的强击火炮在帐篷里转了好几圈，但还是没有找到其他可以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就是弗雷迪奥的证据。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有一名使用强击火炮的枪手在丛林地带受到大野猪的攻击，被撞进河里。最后原因不明地漂到了这里来。“

尽管将布放回箱子里的艾尔梅丽亚站起身这样说道，不过她的表情已经慢慢变得舒展起来。

只要看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认为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弗雷迪奥。

“但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从出血量来看，他似乎伤得不轻，不应该马上就到处走动。”

“会不会是已经有人把他救走了?”吉格把强击火炮放在床上，开口说道，“或许是有人到这里狩猎时偶然发现了弗雷迪奥……虽然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总之发现了那个在这里养伤的猎人，然后就把他救走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艾尔梅丽亚轻咬下唇思考着。不过这只是过于乐观的猜想，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现在天色已经渐渐变暗.必须要加快搜索的速度。而沼泽地又很开阔，必须要有一个指示才行。吉格明白艾尔梅丽亚正在考虑这些事情。

“伤口已经严重化脓了。”弗莉达单膝着地跪坐在床边，然后把脸靠近床单轻轻说：“而且他正在发烧，温度不低。如果有能阻止伤口继续化脓的解毒药的话……”

她站起来看着帐篷内的储物箱内部，然后从里面拿出支给品箱，也仔细看了看。

“没有一个空药瓶。”

“但如果在这里的是弗雷迪奥，他就应该带着啊。他之所以到丛林来就是为了跟毒怪鸟战斗的。既然对手是那家伙，那解毒药应该算是必须品吧。”

“可能是掉进河里之后被水浸湿了。”

“你想说弗雷迪奥离开这里是为了去找解毒药?”

弗莉达点了点头：“作为一个猎人，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这样做。”艾尔梅丽亚没有说话，但吉格觉得事情应该就是像弗莉达所说的那样。

弗雷迪奥一定会这么做。在伤口进一步恶化，让自己动弹不得之前，一定会去找到解毒草和蓝蘑菇。他毕竟也是一名优秀的猎人。

不过他还真是可怜啊。站在这个小帐篷之中，众人都切身感受到了他的窘迫。

艾尔梅丽亚吐出一口气之后，开口问卡诺恩：“这个营地的编号是多少?”

壮汉默默地走了出去，在检查了写在角落里的编号后将号码告诉了少女。

接着艾尔梅丽亚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本书。

虽然那本像词典一样厚重的册子看上去破破烂烂的，但它其实并不是很旧。封面上用金箔写着“西修雷德王国狩猎大全”几个字。这是猎人集会所每年都会发行的狩猎场大全，可以说是作为猎人

必备的一本书。

可实际上买的人很少。因为跟每次执行任务时都免费提供的狩猎地图比起来，这本书的售价实在太高了。

但艾尔梅丽亚却总是带着它。只要有空就把它拿出来，看着地图想像自己在那里作战时的样子。除了地图以外，上面还有从猎人那里搜集的各种情报。

“沼泽地……是这个区域。”

艾尔梅丽亚打开这本书，指着其中一页羊皮纸对大家说，“长有解毒草和蓝蘑菇的区域是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五区可以找到蓝蘑菇，在四区和九区可以弄到解毒草。出发吧。”

“还是分成两队吗？”面对卡诺恩的提议，艾尔梅丽亚摇了摇头：“由于这附近有飞龙出没，所以那样做实在太危险了。我们虽然是来找弗雷迪奥的，可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他也不会高兴的。没问题吗?”弗莉达点了点头：“没有意见。”

“快走吧!”吉格一边将少量的必要物资装进腰间的口袋里一边说道。

像烤肉架之类的东西都被放在了这个营地里，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那位可能是弗雷迪奥的猎人。为了以防万一，每个人都带着一些磨刀石和回复药。

“再不快一点天就要黑了。”

第五章
稀白的飞龙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的气味。几具横躺在沼泽地上的尸体都笼罩在一团不像是雾气的白烟之中，几乎有半个身子都泡在混浊的泥水里。赤红的表皮．鼓起的头部——这种靠

两足行走的小型食肉怪物能将喉部分泌的毒汁混在唾液里吐出来伤害猎物。尸体一共有六具。

“这是……”吉格不明所以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红速龙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伤痕，但每一只的眼珠都已经破裂，还有白烟从嘴里不断冒出来，并且大小便失禁。而那些焦臭味毫无疑问是这些尸体发出来的。但从身体表面却找不到任何烧伤的痕迹，四周也没有。

如果这是雌火龙或是雄火龙干的，那么高热的火球会灼烧皮肤，蒸发体内的水分，让泥土也呈焦黑状。但这附近除了红速龙的尸体以外并没有其他异常。

“电龙……”

听到弗莉达这么说，吉格连忙回过头。发现她正跪在积水的地面上静静地盯着水里的什么东西。

走近一看，发现那是一堆呈圆锥形拱起的扁平泥土。“电龙……就是那种白色的飞龙吧？这真是它干的?”

弗莉达点了点头：“你们之中有谁跟电龙交过手?”

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把手举了起来，然后金发少女补充道：”不过并没有把它杀死。”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吉格略带惊奇地问了一句。

艾尔梅丽亚一脸不快地嘟起嘴巴回答:“因、因为没有必要嘛?当时的任务是挖掘燃石炭。我们正在密林的洞窟里挖矿时它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长得又难看，又恶心……”艾尔梅丽亚的身体忽然抖了一下，“所以我们赶快跑掉了……你。干什么啊吉格，干嘛那样看着我。我、我怎么知道它躲在那里啊，而且由于是来挖燃石炭的，所以没有带多少药品。对、对了!你怎么知道这是电龙干的?”

弗莉达指着那个锥形突起说:”这是电龙将尾巴顶端打开后吸附在地面上的痕迹。而且从红速龙的死状上来看，只可能是电龙干的。”

“为什么?”

“电龙能够发出一种致命的光，铁匠铺的人把它称作‘电’，触到这种东西轻则全身麻痹不能动弹。重则身体内部组织全都被烧坏，就像这些红速

龙一样。”

“看来一点儿都不能大意……”吉格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就在这时，他头顶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出于猎人的本能，他猛地抬头一看。

“啊!”那个黑影刚映入吉格的眼帘，就让他起了鸡皮疙瘩。

乌云还是低垂在天空的下缘，雷鸣声也没有一丝要停下来的迹象。就在这片灰黑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幽灵”。它那白色的身体与周围的雾气浑然一体，二者仿佛已经溶合在了一起。尽管那对翅膀小得让人感觉它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身体飞起来。但那的确是飞龙。

可是为什么只看到脖子，没有脑袋啊?

就在这时……

“电龙!”弗莉达一边说一边从腰间拔出了英雄之剑。

“哎?”

呜哦哦哦哦……

它仰起脖子发出了一声奇特的咆哮，不过并没有想要降落的样子。反而扑腾着小翅膀开始慢慢升高。

“那就是电龙?”

吉格集中精神想要看清它长什么样，但由于浓雾的遮挡，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

“卡诺恩!看那儿!”艾尔梅丽亚忽然指着电龙惊奇得大叫起来，“它抓着什么东西！”

“大小姐！快用望远镜！”

“对啊!”

艾尔梅丽亚赶紧从背包里取出了望远镜举在眼睛前方，然后又因为太过惊讶而叫出了声：“是弗雷迪奥!”

“什么”吉格又一次凝神朝那个方位望去。尽管视线仍旧很模糊，但那只没有头的飞龙的确抓着什么东西。那是一团呈深灰色的物体，感觉很像毒怪鸟套装。而一旁的弗莉达已经开始朝电龙飞走的方向追了过去。

“喂!等一下!”

吉格连忙跟着她一起前进。不一会儿，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也赶了上来。

“你干什么啊?”

“我要救他。电龙从不会在洞窟外面进食，如果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

吉格一边跑一边看了看后面的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尽管他们因为被弗莉达带领而有些不太高兴，但既然是为了救弗雷迪奥. 那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

“哇!”

穿过一片比人还高的野草之后，有五头暴躁的黄速龙出现在众人面前。它们被一行人刚才发出的巨大声响所惊扰，张开长有毒牙的嘴大叫着朝他们围了过来。

“吉格!”顺着艾尔梅丽亚的喊声朝前方一看，发现电龙开始在一大片岩石的上方缓缓下降。可能是在那里有通向洞窟的石穴。飞龙的巢虽然位置不尽相同，但结构大多都是这个样子。

“滚开!”吉格在跑动中从后背抽出爆裂刀改，抓着刀柄一抖，让牙齿状的一个个小刃弹出来。然后借势高举大剑朝一头靠近他的黄速龙猛斩了下去。鲜血飞溅朝大剑两边飞散而去，那只黄速龙就这样被利落地一分为二。带着满是不规则切口的筋肉和内脏散落了一地。

“如果以它们为对手，这孩子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艾尔梅丽亚离得稍远，弯下腰将龙息之心拿在手上。就在两只黄速龙朝她飞扑过来的同时，少女双手握紧武器开始像甩铅球那样自转起来。大锤带着一股劲风砸向了这两位不速之客。

一声闷响过后，大锤被压扁的那部分击中了第一头的侧腹部。几乎就在同时，黄速龙的身体微微一震，被击中的另一侧腹部突然炸开了!

“嘿!”大锤就这样穿透第一头怪物的身体，将它击成了两段，然后继续朝另一只的头部砸去。一瞬间之后它遭到了同样的粉碎命运。

“哦!太厉害了!“艾尔梅丽亚停止转动，高兴地大叫起来。

噶呀!另一个地方也响起了黄速龙的叫声，吉格赶紧回头。

那是弗莉达在战斗。她准确无误地避过了黄速龙的咬击，反手将短剑搭在怪物那细长的脖子上，猛地向前一抽。

目标的身体和头部就这样漂亮地分离了。表情狰狞的头颅越过弗莉达的肩膀掉在地上,溅起了一团飞沫。

“好厉害……”

吉格为弗莉达那没有一丝多余动作的斩击和武器的锋利而惊叹。

可一股杀气突然从侧面向他袭来。

噶呀!

最后一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吉格身旁，那惨绝的叫声让少年恢复了清醒。

从它嘴里吐出无数鲜血,而被白色鳞片覆盖的腹部已经被角枪·角龙贯穿了。“不要大意。“巨汉用与他那巨大身体完全不相称的迅捷动作悄悄移动到吉格身旁，帮他化解了这次危机。

当吉格意识到如果卡诺恩再迟一点动手自己就有可能会被黄速龙咬断脖子后，长出了一口气：“不、不好意思……”

巨汉将长枪一挥，甩掉了穿在上面的怪物尸体。然后迈步朝洞窟走去。吉格收起大剑跟在他后面。弗莉达和艾尔梅丽亚也很快和大家走到了一起。

虽然有些浪费.不过他们没有从黄速龙身上剥取材料的时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明显是去解救那位身穿毒怪鸟套装，可能是弗雷迪奥的猎人枪手。

尽管艾尔梅丽亚刚才大叫那就是弗雷迪奥,但实际上她心里并不是很确定这一点。因为她毕竟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到了那张被毒怪鸟面甲遮住的脸而已。

四人来到洞口,面对着一个被湿黑岩壁包围的巨大空洞。从暗青色的黑暗尽头吹来一阵阵刺骨的冷风。

“弗莉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你应该和它交过手吧。”

“嗯。有很多次。”她一边检查英雄之剑的剑刃情况，一边回答道：“在‘他’身体表面虽然没有鳞片，但皮肤会分泌出一种覆盖全身的粘液。这种液体附着在刀刃上之后能让武器变钝,同时还有吸收、扩散；中击力的作用。”

“真是棘手……”

“没错。另外，当‘他’的身体开始发出蓝白色闪光时必须马上退后，这是为了躲避电击。一旦中招就会像刚才的红速龙那样。”

“吐息攻击呢？”吉格取出磨刀石，开始快速打磨手中爆裂刀改上的每一根小刀刃。忽然抬起头问道。

“他会吐出电球,就是像球形闪电一样的光球。被击中之后立刻就会停止呼吸。不过在发出这招之前‘他’会像其他火龙那样将脖子上扬。作出这个动作之后它就不能再改变喷射的方向.所以横着跑开就行了。另外‘他’还喜欢张开尾巴末端吸附在顶部的岩壁上，把自己倒吊起来。然后从嘴里吐出唾液一样的东西。由于这种液体就像强酸一样，连骨头都能轻易溶掉。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看来不仅是外貌，连攻击方式都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是吗?不过我倒是觉得他带有一种梦幻色彩，感觉很漂亮。”

艾尔梅丽亚听后虚起眼睛盯着弗莉达：“难道你喜欢电龙?”银发少女并没有回话。

不过吉格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将那种飞龙称为“他”，这就跟弗雷迪奥把毒怪鸟称作“她”是同样的道理。而且从她那覆盖全身的电龙套装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你是认真的?虽然你到底喜欢什么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过你能在跟它作战时好好战斗吗?不会关键时刻冒出一句‘他好可怜啊‘来阻止我们吧?”

“我这套装备本身应该可以打消你的这种顾虑。”

艾尔梅丽亚盯着她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

一口气说道：“什么嘛，跟弗雷迪奥一模一样。”

“一样?”

“弗雷迪奥他……”

吉格接着说，

“他非常喜欢毒怪鸟。一直坚持装备用橡胶质皮肤制成的护具和武器。就算有材料和资金制作更好的护具也绝对不会替换。”

弗莉达理解地点了点头：“和他战斗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电龙的眼睛已经退化了. 所以闪光弹对他是没有作用的。不知道他到底靠什么来捕捉猎物，有人说是声音，有人说靠气味. 还有说靠的是体温。”

“它应该能听到声音。”卡诺恩监视着四周的黑暗环境. 开口说道：“年轻时我曾经还遇到过它一次。当时同伴为了掩护我逃走而吹响角笛. 想将它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它明显对那个有反应。”

不用问那位同伴之后的遭遇，从卡诺恩那严峻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如果它没发现我们最好。出发吧?”

吉格等人点了点头。接着卡诺恩便第一个冲进了洞窟，一边跑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有一些像爬山虎一样的植物从头顶的岩壁上垂了下来，湿滑的地面上到处都长着白色的蘑菇。最深处一块石壁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照亮了它左边的一个大洞。

“在那里!”吉格瞥见那里有一根看似非常光滑的尾巴。

艾尔梅丽亚等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卡诺恩还是像往常一样站到了队伍最前面。

电龙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入侵者. 还是用那鼓鼓的背部朝着大家。它的头此刻正在干什么呢?看样子就算说是在进食没不是没有可能。

吉格握紧大剑的剑柄，一副随时准备冲出去的样子。艾尔梅丽亚沉着腰. 将龙息之心从背上取下来。弗莉达用盾牌护住要害，拔出了英雄之剑。

然后，角笛便响了起来。

那刺耳的声音被岩壁来回反射，待在洞穴里的电龙抬起一截脖子，把那个根本就不像脑袋的头转了过来。

“呃!”吉格从没见过这么丑陋的飞龙。它的脸就像是直接将脖子尽头切开当作两片嘴唇一样。如果把肥大的法兰克福香肠切成两半贴上去，一定让人觉得正合适。

电龙咕噜一声将脖子转了过来，然后颤抖着身体将它伸出洞外。

脖子变得好长啊……

电龙脸部的皮肤也一起被拉伸之后，两排整齐的锐利牙齿，还有赤红色的牙龈都露了出来。一滴滴唾液从牙齿的缝隙中不断滴落. 掉在岩石上发出“兹”的一声，然后伴随着腾起的一丝蒸汽烧出一个个小洞。

“弗雷迪奥他……”就在众人努力搜索枪手踪影的时候，电龙忽然挥动翅膀从洞穴里跳了出来。肥大的身躯径直朝卡诺恩砸了过去。它脚上还抓着身穿毒怪鸟系列枪手套装的猎人?

“唔!”卡诺恩在千钧一发之际举起那块用无数角龙甲壳叠在一起打造的盾牌，接下了电龙这沉重的一击。用铠龙甲壳制作的护径踏碎岩石地板，深深陷了下去。尽管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但卡诺恩还是竭尽全力. 用锋利的枪头朝那只抓着猎人的脚刺了过去。

呜喔!一声奇特的惨叫过后，电龙甩动脑袋将致命的唾液洒得到处都是，然后吃痛将猎物扔了出去。那名猎人被砸到可以挖出水晶原石的岩壁上，身上发出细微的光芒落在地上。

但现在没有空去救他了。

吉格保持持剑的姿势朝电龙跑了过去，艾尔梅丽亚积蓄着力量紧随其后，卡诺恩还是举起盾牌，将自己暴露在电龙的视线范围内开始前进。

白色的飞龙重新站好后. 立刻伸长脖子，用脑袋朝卡诺恩撞了过来。但它却偏离目标，从巨汉身旁穿了过去。

“卡诺恩?后面!”艾尔梅丽亚那焦急的语气让巨

汉赶紧回头。他无法相信那根脖子竟然能伸得这么长，它那张开的血盆大口已经朝自己的后背咬了过来。

“来不及了!”

吉格紧身衣的背部立刻就因为紧张而被汗水打湿了。

“唔!”弗莉达用那块画有红色与蓝色飞龙的小盾牌及时阻止了这致命的一击。但她的半个手腕已经进入了电龙口中!

锐利的牙齿瞬间便穿透了电龙护手的皮革，再加上极具腐蚀力的唾液，一大团蒸汽伴随嗞嗞的溶解声冒了出来。让弗莉达这么优秀的猎人也不禁发出了呻吟。

“弗莉达?”

呈弧线接近两人的吉格拔出爆裂刀改不顾一切地斩向眼前那只电龙翅膀。尽管这一击差点因为那些弗莉达提到过的粘液而滑开，但锋利的刀刃还是刺穿了翼膜。吉格借助大剑

的重量将电龙重重摔到了岩壁上。

“接招?”艾尔梅丽亚抬手将锤头举在腰间，紧跟了上去。

吉格认为这一击一定能砸到头部。

但电龙的脖子不仅可以伸长. 还能在一瞬间就缩回去；这让龙息之心的奋力一击落空，锤头直接砸到了石壁上，伴随那巨大轰鸣声的不只是岩壁上出现的巨大圆形凹陷，还有整个洞穴的剧烈颤动。连岩壁和顶部石壁的一部分都崩塌了。

“混蛋!”艾尔梅丽亚收回大锤. 转而将它高举过头顶。就在这时. 电龙悄悄地张开尾巴末端. 变成吸盘状紧紧附着在地面上，身体紧接着便开始发出白色的光芒。

“不要进攻了，快跑开!”弗莉达喊完后立刻朝后连退了好几步，吉格也横向翻滚了几下。但已经做好动作开始蓄力的艾尔梅丽亚却迟了一步才作出反应。

吉格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大小姐!”刚准备后退的卡诺恩强行改变了身体的前进方向，用角龙胸甲上巨大尖角的侧面靠住艾尔梅丽亚的武装紧身衣，将她推到了自己身后。

在一阵劈啪声和种子投入火中时发出的破裂声之后，几束蓝白色的雷电开始在电龙身体表面游走。

而卡诺恩正中这威力巨大的一击，就像被扔上陆地的鱼一样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幅度和频率摇摆了几下，然后挣脱雷电的包围倒在一个小水坑里。

“卡诺恩！”艾尔梅丽亚发出悲惨的大叫朝壮汉冲了过去，握着他的手想把他从那里拉出来。但可能是卡诺恩的身体太重，少女用尽全力也没有让他移动分毫。

弗莉达也跑去帮忙。可电龙就保持着用尾巴吸附在地面上的姿势，将头高高仰起。在它腹部已经能清楚看到白色的光芒。

“危险!”吉格不禁大口叫。

弗莉达回过头，发现已经没有时间躲闪后. 毫不犹豫地将盾举起来挡在卡诺恩和艾尔梅丽亚前面。

那颗致命的电球直接命中了弗莉达?

整个洞窟都被一片蓝白色的闪光所包围。不久，当所有光亮都如潮水一般退去后，吉格看见弗莉达，艾尔梅丽亚，卡诺恩都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电龙也不见了。

“混蛋!”吉格正想；中到众人身边去，但他突然感到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回头一看，是那位穿着毒怪乌套装的猎人。少年从刽子手面具的缝隙里看到了两只虚弱。但有炯炯有神的眼睛。

就在这一瞬间!吉格确信那肯定是弗雷迪奥。

“请你们快逃吧……”

虽然声音很小，但毫无疑问他说的就是这个。

吉格正准备开口拒绝，但他却被弗雷迪奥一把推开了。

在向后翻滚的同时. 他看见电龙正好降落在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它脚下的岩石被踩得粉碎，那

些含有水晶成分的矿石发出点点闪光弹跳起来。

在一个水坑中停止滚动后，吉格立刻抬起了被刺骨的冰水冻得有些刺痛的脸. 但眼前的景象让他一瞬间就忘记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皮外伤，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弗雷迪奥正在被吞食!

电龙从他的脚开始，一点一点地将眼前的活人整个吞了下去。透过它那柔软透明的表皮能清楚看到弗雷迪奥在他体内的样子。

“大家快逃啊!我求你们了！”

不一会儿，弗雷迪奥就被完全吞进了它的肚子里，像个婴儿一样缩成一团。

白色飞龙猛地跳上头顶的岩壁，朝刚才所在的洞穴爬了过去。

就算是大剑这种巨大的武器也没办法把它打落下来。吉格知道自己一个人什么也干不了。他将电龙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然后跑到了艾尔梅丽亚身边。同时不断将“他们已经像刚才的红速龙那样从里到外完全被烧焦了”这种讨厌的想法抛出自己的脑海。

“艾尔梅丽亚!弗莉达!卡诺恩！”吉格一边喊一边用力摇晃他们的身体。

尽管他们身上都带着一股焦臭味，但并没有发现红速龙时那么浓烈。最多也就是头发被烧焦之后产生的味道。

“唔……”艾尔梅丽亚发出一声呻吟，最先醒了过来。

“艾尔梅丽亚!”

“吉格？到底……”

“弗雷迪奥被电龙吞下去了!不过他还活着!不快点救他的话就会被完全消化掉了!”

艾尔梅丽亚带着一副刚从梦中醒来的表情看着头顶的岩壁。

电龙正在寻找刚才那个洞的入口。因为刚才少女的奋力一击，那个地方已经被落下的岩石埋了起来，白色的飞龙正在用嘴一次又一次地搬动那些石块。面对眼前的景象，艾尔梅丽亚回头望了望卡诺恩。他虽然还活着，但身体的麻痹感还没有消失，有好几处带着明显的烧伤。接着少女伸手摸了摸口袋，发现原本放在里面的几瓶回复药都打碎了之后，无奈地低声说道：”我们逃吧……”

“什……”

“趁在电龙肚子里的弗雷迪奥还能坚持一会儿，我们先回营地修整一下。”

吉格愤怒地抓住艾尔梅丽亚的衣领对她吼道：“你在说什么啊!你想就这样丢下弗雷迪奥不管吗，那样做时间根本来不及!回复药我这里有!”

少年把手伸进打湿的口袋. 从里面拿出两瓶分给艾尔梅丽亚。

“以这种状态应战. 我们都有可能会死!”少女竭尽全力忍住悲伤之后. 艰难地挤出了这句话，美丽的蓝色瞳孔周围满是泪水，”就算能把弗雷迪奥救出来，如果你、卡诺恩或是我因此而丢了性命，那又有什么意义!你认为我们那样做弗雷迪奥会高兴吗，他是猎人啊！我们也是，他……一定明白我们的苦衷……”

吉格还是紧紧抓着衣领不放. 一句话也没有说。

弗雷迪奥刚才的话还在他耳边不断回响。没错，他的确说的是“快跑!”。

“随你们的便。”说完这句话，弗莉达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她头上的伤口明显已经裂开了，原本雪白的绷带开始慢慢被染赤红色，渗出不少血。刚才被狠咬了一口的手腕也满是血污。

“我绝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艾尔梅丽亚的眼睛就像是要喷出火一样. 死死瞪着弗莉达。她强压下狂怒的心情轻声问道：“你想逞英雄吗？”

“随你怎么想。我早就决定了，绝不会扔下这个人不管。的确，他说不定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但当我们转过身准备逃走的那一刹那，他心中那仅有的一丝希望也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绝望。就算他命中注定死在这里，我也绝不会放弃

最后的希望。为了让所有人的心中都燃起希望之火，我绝不放弃！”

弗莉达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朝电龙的方向走去，吉格注意到她呼出的气息里有微微的焦臭味。虽然刚才她用盾挡住了电球的攻击.但也不可能完全不受一点儿伤。

“弗莉达!?”

吉格扔给她一瓶回复药，弗莉达接过去后用充满疑惑的目光看了少年一眼，然后一口气把它喝掉了。

少年将另一瓶拿到艾尔梅丽亚面前：“艾尔梅丽亚。我明白你的想法，那的确是作为一名猎人的正确判断、但我做不到。我有预感，如果这个时候扔下弗雷迪奥不管，这一定会成为让我抱憾终生的事。我讨厌那样。”

吉格看着她美丽的双眼站了起来!然后义无反顾地转过身。

弗莉达举起拿着空瓶子的那只手指向电龙，对着那头飞龙把手上的东西扔了出去。药瓶砸在电龙头上之后远远地弹开，然后摔在地上变成了一堆玻璃渣。

那根可以自由伸缩弯曲的脖子立刻咕噜一声，转过来对着弗莉达。

“过来。”

电龙放开抓住岩壁的勾爪，白色的巨大身体直直地从弗莉达正上方落了下来。

而她却只作出一个很小的动作就避开了这一击，同时挥动单手剑，在满是肥大皮肤的脖子根部划出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瞬间便喷射了出来。

电龙吃痛发出了一声尖叫，然后猛地转动身体。

弗莉达立刻举起盾牌护住了要害。

白色飞龙那短小的尾巴正好撞在了那面小盾上. 邦的一声巨响之后弗莉达被远远地弹飞了出去。尽管被满是水晶矿石的岩壁截停了下来，但从后背传来的巨大撞击力还是让她不禁发出了“唔”的一声呻吟。那些突出的圆形岩石虽然没有划破她的皮肉. 但弗莉达还是痛苦地跪在了地上不停喘气。

呜喔!

肥大的电龙就像是已经确认了自己的胜利一般发出一声低吼，晃动巨大的身体改变了前进方向，伴随着地震般的隆隆声径直朝弗莉达走去。

“喂！”吉格大吼一声。

电龙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看。

膨起的巨大腹部中，透过那层半透明的膜可以清楚地看到弗雷迪奥的脸。面甲下的目光尽管带有一丝责备，但还隐隐寄托着一种对生存的希望。

吉格将大剑一抖，一大排锋利的小型刀刃便从剑身里弹了出来，每一把都发出令人恐惧的寒光。少年把腰一沉，用尽浑身力气使出一记横斩。

当然，这一剑的目标并不是腹部。

刀口切进了电龙腿里，少年再用力向外一拉，又是一条血淋淋的印记。

飞龙激烈的惨叫声让吉格感到自己的耳膜都快被震破了。

“再来一下！”

吉格抽回大剑护住身体，同时不断调整武器的位置，准备下一次进攻。目标仍是受伤的那条腿。

可电龙就像根本没有吞下一个大活人一样，压低身形之后轻盈地往上一跳，然后借势飞了起来。

大剑虽然迅速地往上一挥，但还是慢了一步。肥大的电龙此时却像个小型食肉龙一样在空中打了个滚，用完好的那只腿死死扣住头顶的岩壁，在吉格正上方倒吊起来。

少年刚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背上，可这种轻微的触感立刻化成火烧一般的剧痛，让这位已经不是新手的猎人发出一声惨叫。

“快躲开！”

听到弗莉达的声音，吉格还没开始思考，身体就先作出了动作。他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滚，把受伤的背部泡在了一处积水里。

一阵“兹兹”声过后，疼痛总算有所缓解。

“是那种酸性的唾液！”

吉格咬紧牙关站了起来!狠狠盯着上方的岩壁。同时开始摸索着捡起几块脚边的碎石。如果不把它弄下来，两人就什么都做不了。

想起枪手刚才的眼神．少年感到越发的焦急，也更加坚定了拯救他的决心。

稍稍把手一抬就会扯动背上的皮肤，那种钻心的疼痛让吉格一点儿力气也使不出来、

“混蛋！”

剧痛加上绝望般的无奈和焦急，让吉格的眼眶含满了泪水。

就在这时……

只听“咚”的一声闷响，巨大的长枪仿佛带着角龙；中撞时的凛冽气势扎穿电龙的翼膜钉进了岩壁之中。

那是角枪·角龙，吉格赶紧回头，发现半跪在地上的卡诺恩就那样保持着投掷的姿势昏了过去。

电龙发出惊天的惨叫，身形也变得有些不稳。

终于，勾爪从岩壁上脱落了，薄薄的一层翼膜根本承受不住身体的巨大重量，和长枪一起跌落到了地上。

吉格冲了过去，弗莉达也是，艾尔梅丽亚也一样，都拿起武器开始朝狼狈的白色飞龙发起最后的冲锋。

电龙挣扎着爬起来之后，立刻拖着伤脚想要逃走。

吉格灵巧地躲过它不断摆动的尾巴，找到一个合适的插入点贴近它的身体，然后又是一次横斩!

锐利的钢牙划破粘膜，将那条腿上的皮肤撕裂成好几大块。

但背上的剧痛再次发作，少年丢下武器翻身趴倒地上。

那块皮肤肯定已经完全破裂了。

但吉格刚才的那一击效果很明显。电龙将破裂的翅膀压在身下，侧身倒了下去。大地的轻微震动和溅起的积水在所难免。

弗莉达看准机会，像疾风一般冲到它的怀中，猛地将英雄之剑插入了它的喉部，然后双手握住剑柄用力向下切开，一直到尾巴根部才将剑身抽出来。电龙的整个腹部就这样被划开了。

她根本不顾喷涌而出的体液和鲜血，迅速把手伸进飞龙体内将弗雷迪奥拽了出来!

还在剧烈咳嗽的枪手和无数胃液一起落在了岩地上，被弗莉达拖着远离了电龙的身体。

噶呀呀呀!

那是能让空气也不停颤动的惨绝叫声。

“吵死了！”

准确抓住了它头部的动向后，艾尔梅丽亚高高举起的大锤终于带着雷霆一击般的威力和气势砸了下去。

电龙全身的柔软皮肤就像水面一样泛起一层层的波纹，从头到尾不断来回抖动着。一阵“布噜噜”的声音过后，巨大的身体再也没有了任何动作。

“呃……”

吉格强忍着疼痛打着盘腿坐直了身体．将全罩式的红速龙头盔脱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还真是危险啊，如果再被它躲过的话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慢慢调整好呼吸之后，他看到艾尔梅丽亚走到了身边。

吉格忽然变得有些紧张。虽然认定自己的做法没有错，但那毕竟是否定了她的意见。

少女紧挨着吉格半蹲下来，皱起眉头看着他的后背：“这种伤，会留下疤痕的。”

“没关系。”

“不过，这种东西对猎人来说．就像是勋章一样。”“卡诺恩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艾尔梅丽亚从腰间取下一个装回复药的口袋，在伤口上方使劲拧了几下。那些渗入布料里的药液滴落在伤口上立刻起了作用，患处的出血量明显减少。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判断是错的。”艾尔梅丽亚一边收起口袋一边说，“那根本就是在以命相搏。就算赢了也不是一个猎人应有的行为。”

“真是的……”

两人听到这个声音回头一看，发现弗莉达正扶着弗雷迪奥朝这边走来。毒怪鸟套装中的金属部分表面有些被溶掉的痕迹。

“弗雷迪奥?”

吉格也捡起爆裂刀改，用它当拐杖支撑着站了起来。连被电龙整个吞下去的人都能走路，自己没有理由坐在那一动不动。虽然背上还是很痛，但有艾尔梅丽亚若无其事地扶着他稳稳站在原地。

弗雷迪奥看着吉格的眼神中明显带有责备的神色：“连这种事都敢做，要是死了怎么办?不过还是说声谢谢。”

“你没什么事吧?”

“啊。断了一根肋骨，而且皮肤被划破后有些化脓，这让我的身体状况变得很差。为了缓解化脓，我便出去找制作解毒药的材料，想紧急处理一下。结果又被红速龙包围，还遇到了电龙!”

“没被电伤吗？没有像那些红速龙一样内脏被烧得焦黑？”

“不用担心。毒怪鸟的橡胶质皮肤很不容易导电。多亏这个我才活了下来。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体验了一把被生吞的感觉。还好它的胃液比较少。”

看到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俏皮，吉格终于放心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谢谢你小姐。”

弗雷迪奥向弗莉达致了谢之后立刻走开，与她保持一段距离。那简直就像是已经忍无可忍的样子。大概是因为弗莉达身上穿着电龙套装的原因吧。

“弗莉达·艾斯格兰特。”

听到艾尔梅丽亚的声音，弗莉达转过头看着这边。她头上的绷带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 尽管看上去没什么事. 但那不断从左手指尖滴落的鲜血证明眼前的少女受伤一定不轻。

“谢谢你，多亏你的行为，弗雷迪奥才会得救。”

“但是从此以后，你不应该与任何人组队。”

“艾尔梅丽亚!”

吉格吃了一惊，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艾尔梅丽亚无视少年的存在. 继续说道：”你的剑，的确能带给人们希望，能让他们永不放弃. 能给他们带来勇气。对于那些你保护的平民来说. 这样做再好不过了。因为恐惧而躲在你背后，看着你独自面对强大怪物的那些人一定会鼓起勇气站起来为了生存下去而战斗。我说的没错吧?”

“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想也是。不过，猎人跟平民不同。良药吃得太多就会变成毒药。只要看到你那坚强的样子，就算面对理应撤退的状况，同伴们也会跟你站到一起共同战斗。不过，即便你明白这些也不会放弃吧?”

“没错。”

“所以说，你的信念虽然很了不起，但同伴却很可能会因此而丢掉性命。这种赌博是不可能一直赢下去的。”

“也许吧。”

弗莉达用手擦了擦渗出绷带，落在脸上的血水，“柯科特村的村长就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一点，才叫我把吉格送回米纳加鲁迪的。在那封寄给工会长老的信上也一定写着让我跟一些人组队完成一个小委托之类的请求。”

“就为了这种事让我们丢掉性命的话，还真是不甘心啊。”

尽管艾尔梅丽亚这样说，但她的语气却十分柔和。

“那位长老居然拿了那么多钱出来!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弗莉达微笑着说：“谢谢你的忠告。正如你所说，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人组队去做任务了。”

“这对彼此都好。”

“嗯。”

弗莉达说完便走到不远处的电龙尸体旁，蹲下来取出每个猎人都会带在身上的解剖刀迅速割下了

一块“柔软的皮”。

众人这时才发现她毕竟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优秀猎人。

“我先走了，再见。”弗莉达站起身后开口说道。

“哎?”吉格有些吃惊，“走？”

“对猎人来说，如果五个人一起行动的话会招来不幸。”吉格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迷信，但“柯科特英雄”的确在一次五人组队的战斗中失去了未婚妻，所以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先回营地去。”

“但你的伤……”

“没什么大碍。不可能为了照顾我再分出一个人来吧。现在可有两个人需要别人帮忙。”

她说的是事实。至少也得让吉格扶着卡诺恩，让艾尔梅丽亚扶着弗雷迪奥。

“不用担心。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弗莉达走到吉格身旁，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这让少年不禁有些心跳加速。

愁眉苦脸的弗莉达——那位少女的侧影清晰地留在了吉格心中。

“不过，能跟你一起经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队，真是太好了。”

少女的脸忽然向吉格快速接近，两人的嘴唇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

少年手上立刻传来了针扎一般的疼痛，但他并没有在意。

只是一瞬间。

与接触的时候一样，弗莉达柔软的嘴唇静静。缓缓地离开了。

“再见，吉格。”

在留下一个浅浅的微笑后，少女绕过吉格和扶着少年的艾尔梅丽亚，从洞口走了出去。她并没有回头. 但电龙套装那几近雪白的背影却映入了吉格的眼帘。

少年无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与弗莉达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吻. 带着些许血腥味。

“唔喔！”

只听邦的一声. 吉格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眼前就出现了无数小星星。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一记足以让人昏过去的重拳集中了脑门。

艾尔梅丽亚举起拳头狠狠地“哼”了一声。

“你干什么啊!”

“因为你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别这么迟钝好不好，如　果不在太阳落山以前回到营地就麻烦了!”

“真是的，你搞什么啊……”

吉格一边嘟囔，一边将红速龙头盔栓在腰间. 捡起电龙旁边的长枪朝卡诺恩走去，少年将巨汉的一只手搭在自己肩上!把他扶了起来。

“不好意思……”

尽管他坦率地接受了吉格的帮助，但不知为什么表情显得有些复杂。扶着弗雷迪奥的艾尔梅丽亚走过两人身边时。

又瞪了吉格一眼。

“搞不懂……”

不过他并没有为此而去询问艾尔梅丽亚，现在可不是争论的时候。

四人走出洞窟后，天色便渐渐暗了下来. 周围开始慢慢变成一团漆黑。他们一边提防着红速龙和黄速龙的偷袭. 一边朝营地走去。

“哎呀. 真想快点洗个澡啊。”

弗雷迪奥缓缓向前迈着步. 然后长长地叹了口起之后说道。

“怎么了?是因为被讨厌的电龙吞进肚子里了吗?”

艾尔梅丽亚有些不怀好意地问他。

“那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体验……”弗雷迪奥如是回答。

这句话带着无比清楚的厌恶情绪，让艾尔梅丽亚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连猛揍了吉格一下的事也被她忘得干干净净。

看到她这样，吉格也将刚才的不快抛到了脑后，连她为什么要打自己都没有问. 将眼前那灿烂的笑容当作是对自己最好的回答。

远处的雷鸣还在继续。一片舒爽的黑暗慢慢朝四人围了过来，和雾气一起将夜色装扮得更加浓郁。

吉格等人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营地，可弗莉达并不在那里。

等待他们的是另一队预定了营地的猎人. 听他们说，弗莉达借了一艘小船独自离开了。

吉格并没有感到惊奇。

他能体会少女的心情。再说她已经说过“再见”了。

可艾尔梅丽亚却显得有些难为情。大概在想弗莉达是因为自己说的那些话才会走的吧。

吉格走上去拍了拍凝视着河面的艾尔梅丽亚。

“总会再见面的。”

“见不见都无所谓……”

艾尔梅丽亚转过身背对着小河，盯着吉格看了一会儿。

突然用大拇指擦了一下少年的嘴唇。

“哇!你，你干什么!”

“那里沾了点儿血……”艾尔梅丽亚带着微怒的表情把手指在大腿上擦了擦，然后碰了碰吉格：“你不是受伤了吗?用你分给我的回复药涂抹一下伤口吧。”

少年完全忘记了。

经她提醒想起这一点后，背上真有一种鲜血凝固之后与紧身衣粘在一起的感觉。

“的确……麻烦你了。”

听到他这么说，艾尔梅丽亚便像平常一样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拉着吉格的手开始朝帐篷走去。

两支队伍的人混合在一起，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把酒言欢。

火焰发出的暖气、光亮，还有同伴们那似乎永不消减的热情暖暖地将两人包围了起来。

尾声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艾尔梅丽亚背对沙漠站在高耸岩壁下的阴影里，略带调侃地说。雪白的遮阳伞在不停转动着。

“交给我吧。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吉格一边再次佥查大怪鸟套装，一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哪里不一样?”少女夸张地把脖子一歪。

卡诺恩还是跟一具塑像一样稳稳地站在她背后。两个人都在等待吉格的回答。

“当然就是这个了。”

少年转过身，敲了敲背上那把大剑——火红的剑身上满是像浸入了鲜血一般的绯红色小刃。

这就是大剑“高级刀改”。

直到最后一刻，吉格都在为将爆裂刀改强化成这个好还是强化成“战术“比较有利而烦恼。

而现实是强化咸”战术”所需的火龙翼爪吉格根本就不够，就算他有能力搜集到，但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另外，只要队伍中有弗雷迪奥，就没办法拿到调和大鬼人药所需的白化浸出物。所以他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比较现实的强化路线。

自从那件事之后，弗雷迪奥对于电龙的厌恶明显更加强烈了：“我这辈子绝不会再接近那种恶心的怪物了。”从他的语气判断，这位枪手的意志简直比辉龙石还要坚硬、稳固。

不过弗雷迪奥目前并不在这个沙漠营地之中。

出院不久之后，他和吉格等人一起组队进行了几次狩猎。然后再一次踏上了休假去找毒怪鸟的旅程。吉格本以为这次能够好好在城里待上一阵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从柯科特的行商那里听说了一角龙再次出现的事。他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不过这次艾尔梅丽亚和卡诺恩也一起跟来了。

因为村长的委托虽然和上次的内容基本一样，但为了避免它再次逃脱，所以他向多个猎人发出了讨伐邀请。

“也就是说要最先完成任务才算成功。”吉格毫不犹豫地交纳了契约金。

这些都是前天发生的事。

在确认了回复药，闪光弹等物品后，吉格回头看了看艾尔梅丽亚：”你可别捣乱啊。”

“穿着这种衣服捣乱吗?”

少女今天并没有像平常一样穿着雄火龙套装，而是被下摆宽大的裙装礼服还有带蕾丝花边的白色遮阳伞打扮得活像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

而卡诺恩却还是一副身穿角龙套装的威武样子，所以他们两人站到一起时显得尤其不协调。

更令人发笑的是壮汉手中还提着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放着在衬里做好的三明治。

艾尔梅丽亚放下握着望远镜的手之后，脸上的表情显得无比惬意：“放心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观战而已。尽量不要死哦。”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吉格忽然想起了弗莉达。

愁眉苦脸的弗莉达——自那以后，偶尔还是会听到关于她的传闻。现在她在都会里的吟游诗人里很受欢迎。

角龙再次现身这条情报会不会是从她那里传出来的呢?

吉格在前往柯科特村的马车里曾经想过，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又能在这里遇到她。

但村长并没有告诉吉格其他几位接受委托的猎人的名字。

只知道其中一个是上次他独自来到酒馆时遇到的那位身穿黑色女仆装的薇薇，在其他几个人里很可能就有弗莉达。

“不好意思，我会独自打倒一角龙的！”此刻，少年心中的斗志比沙漠的日光还要炽热。

“我走了。”

它正在黑暗的另一头等着我。

他朝艾尔梅丽亚挥了挥手之后，转身钻进了连接营地和岩石广场的隧道里。

独自一人与它一决胜负!

前方就是一角龙!

（完）


怪物猎人官方小说全集［第三篇］
队长的资格

虽然花了不少精神才找齐同伴，不过由于之后顺利地完成了不少委托，让他这个队长逐渐有了自信，于是放胆接下难度较高的委托……透过吉格的成长生动地描绘出“怪物猎人”的世界，大受欢迎小说的第三集就此登场！！

第一章
焦躁

潮湿的草粘在脸颊上的感触已经不怎么舒服了，从铠甲的缝隙钻进来啃咬着肌肤的小虫更是令人感到不快。

丛林的气温相当高，虽然因为附近有河川而使空气变得比较流通，但闷热的状况还是没有获得多少改善。虽然两地的温度差不多，但丛林内又重又闷的空气与沙漠中空气的干爽感觉截然不同，让人觉得身上像是多穿了一件湿透的内衣似的。

以火龙甲壳所制成的铠甲，不但能够阻隔来自外界的热气，同时散热效果也相当好，可说是相当稀有的物品。如果自己不是穿着这件铠甲的话，要在这种草丛里面埋伏上一个小时，绝对是不可能的吧——吉格？古兰耶斯这么想着。

从狩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天，依照与猎人工会订立的契约，距离来接他们的马车抵达的时间应该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而已了。

到时还无法完成目标的话，那就表示这次的狩猎也失败了。吉格希望能尽量避免发生这种状况。无法拿回契约费用当然是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不过更重要的是口碑。要是连续失败太多次的话，很可能就再也接不到条件比较好的委托了。由于飞龙的数量本来就已经相当稀少，因此，除非情况实在相当恶劣、急迫，否则人们通常不会轻易提出讨伐飞龙的委托，而工会方面自然也会尽量将这类工作交给比较有能力的猎人。

虽然猎人阶级是一项判断猎人能力的参考资料，不过在选择猎人时，工会更重视的则是近期的狩猎成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休息的时间越长，狩猎技巧退步的状况就越严重。虽然阶级相当高、但已经数年未曾与飞龙交战过，这样的猎人总是令人比较无法放心。在这方面，吉格所属队伍的表现可说是相当优秀。已经打倒过无数的飞龙、年仅十八就能够打造出雄火龙甲壳所制作的雄火龙套装之猎人，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吉格的心里很清楚，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大部分都要归功于队友们的力量。

吉格的身体不动，只有眼睛往自己的左边望去——看向耸立的山崖下方。从草丛中斜斜伸出了两只颜色像沙子一样，宛如要刺穿天空般的巨角那是以栖息于沙漠地带的双角龙的角及甲壳所加工制成，名为双角龙套装的护肩部分。

除了脚部的防具以外，他身上其它部分的防具都属于双角龙系列，至于该系列原本就不存在的脚部，他选用了以凯龙的甲壳所制造的胫甲。不过，这名男子之所以会穿上如此厚重的铠甲，绝对不是因为贪生怕死的关系。只要看到挂在他腰间的角笛就能够理解了。这种以特殊技术制成的角笛，能够发出可以吸引怪物注意力的响亮笛声。朝着飞龙吹响角笛的行动，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不曾与该种怪物正面对峙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

这位已达六十高龄，但仍然站在第一线的人物——名为“卡诺恩·德诺”的猎人，虽然最近黑色头发中参杂的白发变得越来越醒目，但臂力却仍未出现衰退的迹象。

卡诺恩现在所用的武器是角枪·角龙，它虽然不像以前那把地狱之炎一样、具有可以发出高热将敌人从内部烤焦之类的追加效果，但却非常锐利，能够轻松刺穿飞龙的甲壳。

距离护肩上的大角稍远处的小角动了一下，那是卡诺恩的头盔上的角。虽然看不到对方的脸，不过吉格感觉到他严厉的目光正看向自己所在的方向，吉格急忙将视线转回前方。

虽然目标多半会从空中出现，不过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并不只限于目标猎物而已。

除了空中之外，还有另外三条路线可以进入吉格等人所在的区域——河面上的巨大浮木、断崖中的巨大裂缝、河川与断崖之间的小坡。幸好，像是巨飞虫及巨甲虫之类，那些似乎怎么杀都杀不完的讨厌巨大昆虫今天都没有出现。

到底是因为气候的关系、或者可能是察觉即将来到这里的是什么样的怪物而刻意避开，这点吉格无法判断。总之，他们不在这里真是太好了。

这种体型接近大型犬的昆虫，拥有宛如剑刃般锐利的甲壳，以及可喷出能让对手陷入麻痹状态之毒液的尾针，每次都让人伤透脑筋。

他听到草丛中传出声音，于是将实现转向河岸方面——有时就是会发生一想到虫、就真的有虫出现的事情。不过，拨动那些潮湿的草而弄出声响的并不是昆虫。在浓密的绿色中，开着一朵叶片十分厚实、上面像是长有荆棘的巨大白银之花。不、那并不是真正的花。虽然在丛林中确实存在着会发出腐肉般恶心味道的巨大花朵，不过吉格现在看到的并不是那种花。就像卡诺恩的铠甲不是真正的飞龙一样，只是对方铠甲的护腰部分在地上摊开的样子看起来像是朵花而已。

那套外形有如钢铁打造之晚礼服般的铠甲，是使用由雌火龙身上所剥取的素材制作而成的女性用装备，和“她”之前装备的雄火龙套装相比，虽然在装甲的硬度上比较脆弱，但也有重量较轻的优点。

不过吉格认为，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她——艾尔梅莉亚·弗兰伯特——之所以会特地换用防御力较低的铠甲，绝对不是为了比较轻便或容易活动之类的理由。她换用雌火龙套装的时间，正好与吉格换用雄火龙套装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她多半只是不像和自己穿同样的装备而已。

记得队友弗雷迪奥·哈特说过这样的话。

“呵呵呵，两人都穿相同的铠甲啊！”

虽然他的这个玩笑确实让吉格有点难为情，尴尬和不好意思的感觉交杂而使他坐如针毡，不过吉格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玩笑认真到特地更换攸关性命安全的防具的地步。

“……她就这么讨厌我吗？”每次看到那套铠甲，吉格总是会感到有点不高兴。这种心情也同样地投射到看起来毫不在意地继续穿着那套铠甲的艾尔梅莉亚本人身上。

在艾尔梅莉亚的旁边，可以看到一个带刺的巨大金属块。那是个看起来并不适合少女细瘦手臂挥舞的武器——锤子。不考虑防御来挥动，只为了粉碎猎物而制作的锤子，是一种相当不容易运用的武器。而且，为了使自己的动作能够更加灵活，艾尔梅莉亚甚至连保护上半身的铠甲都不穿，因此怪物的任何攻击都有可能让她受到致命伤。

她之所以能够冒如此大的风险而选用这种攻击特化型的装备，正是组队狩猎时的优点，因为身为队友的卡诺恩会挺身帮她挡下怪物的攻击。

“……她是不是变得有点懦弱啦？”当吉格偷偷看着将修长的金发在脖子后方绑成一束的少女侧脸时，他的心里浮现了这样的想法。

他不得不认为，艾尔梅莉亚这一阵子的判断实在是太过慎重了。当然，身为队长本来就应该要关心队友的安危，在必须撤退的时候就果断下达撤退指示，也可说是能够独挡一面的猎人必备的能力，但懦弱或畏缩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以这次的狩猎来说好了，其实他们也曾有过好几次机会，但艾尔梅莉亚却总是选择比较安全的战术，说什么都不肯冒险。就算吉格认为有胜算，但她就是不愿意赞成他的意见。即使只是涂点口水就会好的皮肉伤，她也坚持一定要上药。

“……把我当成小鬼头看待吗？”在艾尔梅莉亚的眼中看来，或许他确实是个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强的半调子，但吉格也早就不是那种连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无法确实掌握的新手了。

他努力忍着想要吵架的冲动，把视线移回了前方。如果脑中一直想着不必要的事情，很可能会让身体在千钧一发之际来不及反应，有时甚至会成为

决定生死的关键。

这是，吉格听到有东西踩过草丛的声音，他立刻屏住了呼吸。虽然那个声音几乎细不可闻，但吉格凭感觉知道，卡诺恩和艾尔梅莉亚也都注意到了。

他集中精神看着传出声音的方向——悬崖裂缝的阴影处，已经习惯明亮光线的眼镜，一时还看不清楚阴影内部的情况。但是经过一点时间之后，吉格总算是看到了在黑暗阴影之中潜藏着几丝像是即将腐烂的果实般的橘色。

当然，阴影是不会腐烂的。吉格听见自己的喉咙处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并感觉到红色铠甲下的肌肤流出了更多的汗水。

颜色逐渐成形，一颗有着瘤状突起的头从黑色的绸幕中出现了。

“竟然是红速龙啊……”吉格的内心发出了呻吟。

在肉食类怪物中，这种怪物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它们在喉咙处长有毒袋，会成群结队出现，对猎物喷出毒液后，当对方因毒的影响而虚弱时就一拥而上发动攻击。

更糟的是，出现的红速龙果然不是只有一只而已。

头部有着瘤状突起的怪物，一个接一个地从悬崖的裂缝处冒出来，像是要寻找猎物的味道似的，他们高高地抬起了头。

总共出现了五只——如果是平时的话，这种数目的敌人根本不足为惧。但是，在这时出现就有点麻烦了。弗雷迪奥应该就快把‘她’赶到这里来了。一旦陷入混战的话，就算只是红速龙也会造成威胁。

吉格稍微抬起身体，把手伸向背上的大剑——双雄钩爪刀的握柄。不过，他这时感到背后传来一股尖锐的视线，于是停下了拔剑的动作。

他一边提防不要被红速龙发现，一边转头看向后方，视线正好碰上艾尔梅莉亚那带着几分绿色的蓝眼睛，她的眼神明显地说着‘不要动手’。

吉格比手划脚的想让她知道，自己有‘应该先解决这些敌人’的想法。就算是卡诺恩的角龙铠甲也无法防止毒液攻击。要一面和“她”战斗，一面应对红速龙绝非易事。当吉格比划完之后，艾尔梅莉亚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

她竖起一根手指，指向河边的土坡。

“撤退！？”简直像是看穿了吉格的心思似的。艾尔梅莉亚点了点头。先暂时离开这里，等红速龙走掉之后再回来——她一定是这么打算的吧。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时，弗雷迪奥应该已经将“她”赶出巢穴了吧。即使是现在，远处仍然不时传来他的重弩发出的枪声，而吉格那经过锻炼的鼻子也还是能闻到打在“她”身上的“染色球”的味道。

“她”应该很快就会来到这个地方了。

到时多半就是这次狩猎最后一次打倒目标的机会。只因为红速龙出现就要白白放过大好良机，吉格实在无法忍受。

他转回头，以飞龙素材制成的护手静静地继续向双雄钩爪刀的刀柄靠近。从后方传来了像是在指责吉格这种举动的声音，虽然他知道那是艾尔梅莉亚从齿缝间挤出的、带有警告意味的响声，不过他装成没听见的样子。

这时，那些红速龙突然此起彼伏地发出了刺耳的叫声。吉格本来以为是自己被他们发现了，不过看来并非如此。像是要让出一条路似的，红速龙们分别往两旁站开，吉格凝视着它们中间深处的黑暗地带。从比其它红速龙高上两个头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头冠，头冠外围有着看起来十分阴毒的紫色镶边。它的瘤比其它红速龙要来的大上一号，巨瘤后方金中带黑的眼睛充满威严地环视了另外五头红速龙。

“该死，连红速龙王都在啊……”吉格感到焦虑之火正在烧灼着他的心。

在一群集体行动的红速龙中，有时会诞生出一个率领该族群的领导者。这种被称为红速龙王的怪物，虽然体型大小无法与分龙相比，但偶尔还是会

出现耐力堪与大怪鸟相比的难缠个体。

虽然他们的主要猎物是大型昆虫，但红速龙绝对不会放过敢到自己的猎场来捣乱的对手。而这个地方想必是它们十分中意的优秀猎场之一吧。因为红速龙王的眼睛相当锐利，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吉格改变心意决定撤退，多半也已经没办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顺利逃离这里了。再说，他们也不可能就这样一直躲着不动。虽然也可以考虑采用等被赶到这里来的“她”和红速龙群互相残杀后再一网打尽的方法，不过这样的战术实在太过消极了。

不管怎么说，就算选择这个方法，在他们加入战局的瞬间，双方肯定都会立刻将矛头转向猎人。

“只能一战了。”吉格是这么判断的。

虽然艾尔梅莉亚是队长，但是并不表示其它猎人的地位就在她之下。大家都是付出了同额的契约金，一起参加狩猎的同伴。要是无法达成委托的话，损失的可是自己的金钱和信用。吉格可不打算连名誉和荷包都交给她。

吉格握着双雄钩爪刀的刀柄，挺起了身体。虽然混在河川流水声中的“不可以！”叫声刺进了他的耳朵，但他决定忽视这个警告。而且，吉格的动作也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吉格一边甩掉身上带着青草味的水滴，一边全速冲向敌人。他在停下脚部的瞬间用腰弹起背上的大剑，在拔剑的同时也顺势拉长了刀柄，像是要敲昏敌人似的一剑砍下。

收纳在刀身之中、宛如飞龙利齿般的刀刃弹出，刺进了红速龙的头，就这样把它钉进了潮湿的地面。

吉格拔起大剑，第一头红速龙的头盖骨在他身体旋转的同时遭到撕裂，横扫的剑刃深深砍进另一头红速龙的腿，砍断了对方的骨头与肌肉。

断了腿的红速龙倒在地上发出哀嚎。剩下的红速龙用尖锐的声音叫个不停，吉格耳中听到这些刺耳的警告声，手中的剑往上一挥，切断了第三只的喉咙。从敌人喉咙处喷出的蓝紫色毒液，散落在他前一瞬间站的地方，嫩绿的草转眼间变成了一片死黑。

吉格一站起身就将剑横向挥出，又砍断了一头红速龙的脚踝。敌人在空中翻了一圈，有着大瘤的头刚好出现在他的面前。看到对方的喉咙开始鼓胀，吉格急忙跳起来，带着毒性的唾液擦过他的铠甲击中树木，冒起了一阵白烟。

正当吉格心想应该可以顺利解决所有敌人时，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从前方吹来一阵强风，恐怖的咆哮让潮湿闷热的空气也为之震动，在河面上激起了一阵阵涟漪。

“终于来了吗！”吉格一边有大剑挡住狂风，一边从头盔的格状缝隙间看着“她”的样子。

对方宽广翅膀卷起的强风吹散了毒雾，让树枝晃个不停。红速龙王抬起头发出了叫声，仿佛是想告诉刚才出现的不速之客‘这是我的地盘’似的。

不过，只见一条长脖子从空中伸向它的头，跟着一口咬下，红速龙王就这样送了命。

它细长的脖子先是胀大，随即爆开，附近的地面上满是四散的毒液，虽然“她”的鳞片沾到了毒液，嘴角也有紫色的液体滴落，但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唯一没有受伤的红速龙看情况不对，打算转身逃走，但“她”深绿色的巨大身体已经迎头压下，吉格见状全力往旁边滚开。好不容易逃过一劫。被带有恐怖钩爪的脚掌从上方踩着的红速龙不但黄色眼球向外爆裂，内脏也因沉重的压力而从口中流出。

勉强逃过飞龙压顶之灾的红速龙，也在几秒后被“她”的尾巴一口气扫进了河里，再也没有浮上来。仿佛就像是要压下水流声似的，“她”——人称丛林女王的雌火龙发出了一阵咆哮。

吉格的身体因为这个易于寻常的存在带来的恐惧感而变得僵硬。不管打倒多少头飞龙，已然无法避免陷入这种状况。因为这是深植于人类心中的、来自本能的恐惧。

也有猎人认为，一旦不会再感到恐惧，那么就是脱离狩猎的时候到了，失去这种恐惧表示这个人不再害怕死亡，一个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的人不

适合继续当猎人！

就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吉格还是无法习惯这种身体不听使唤的讨厌感觉。

在他乍舌的瞬间，雌火龙的头部猛然往后转。位于雌火龙后脚附近，单膝跪在草丛间的吉格，其视线刚好与它黄金般的眼瞳碰了个正着。

红速龙王被咬碎的头部残骸与毒液，一起从对方微微张开的口中掉落到草地上，它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在恐吓吉格——接下来就轮到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咆哮再次响起，吉格被巨大的声响造成的压力震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飞龙巨大的嘴在他眼前张开，吉格可以看见对方呈一片漆黑的喉咙深处，同时也看到了其中有着一股宛如炙热炭火般的光芒在闪烁的模样。

他闻到了血的腥味。只有这股味道不管是人类还是红速龙王都差不多的。那是生命及死亡的味道。就在吉格的脑海中浮现‘我会被吃掉吗？’这个想法的同时，附近响起了角笛高亢的声音，那是一种能给予猎人勇气，让猎物感到恐怖与愤怒的声音。

雌火龙立刻有了反映，转头看着悬崖的方向。卡诺恩收起角笛，举起了与长枪成对的、以角龙甲壳最坚硬的部分切割而成的盾牌。

再次咆哮后，雌火龙向卡诺恩冲去。它的脚掌次落地都在潮湿的地面挖起一大片泥土，泥土飞进河中引起阵阵涟漪。那为了养育后代而存在的下颚突起部分，在与盾牌摩擦时发出火花，但雌火龙没有停下脚步，把卡诺恩来人带盾撞进了山壁中。

“明明是自己先动手的，你想在那里坐到什么时啊！！”听到背后传来这样的怒吼，吉格转过头，看到了艾梅莉亚正努力闪躲着雌火龙的尾巴，设法绕到飞龙另外一边的景象。

她趁势开始旋转，用巨大的锤子——有一边被压扁变的难看武器——砸中了雌火龙的腿部。

锤子暴露在外的红色锤心发出光芒，雌火龙的脚上出现波浪般的涟漪，从打击点开始向外扩散，所经之处的鳞片被掀起，有不少被直接震飞，血液也随即喷出。雌火龙发出了听起来像是惨叫的咆哮，竖起了尾巴。它尾尖端的刺带有毒性。

看到龙尾如同长鞭般甩动的模样，吉格的直觉感到情况不妙艾尔梅莉亚还处于全力挥锤后，被锤子的惯性拖着跑的状态，身体尚未恢复平衡。更要命的是雌火龙尾巴的攻击目标正是她。

吉格背起大剑，用全速在飞龙的两腿间拼命跑着。恐怖感让他寒毛直竖，只要飞龙的脚稍微动一下，自己就会被踩成肉饼吧。

看到吉格紧张地跑向自己，艾尔梅莉亚的眼睛挣得老大，眼中充满了疑惑。现在没有时间向她说明了。吉格的眼角余光已经确认了雌火龙的尾巴因为完全锁定艾尔梅莉亚而停止甩动的样子。

像是要推倒对方似的，吉格全力扑向艾尔梅莉亚。他听到自己身体下方传出了“呀”的惊叫声。

在同一时间，吉格的头上挨了一记来自身下方的拳头，而另一道极为恐怖的冲击则从他背后向头部扫过。

“搞什么啊！”因为头部的痛楚发出了呻吟，头部像是同时从上下被紧紧夹起来似的。艾尔梅莉亚的这一拳可和雌火龙的攻击相提并论，毕竟她是个能轻松挥舞巨大锤子的猎人啊。

“对、对不——”吉格不等艾尔梅莉亚说完就从她身上退开，紧接着向雌火龙砍出了一剑。这剑还带上了吉格好心保护对方却换来一记重拳的愤怒。

不过……结果却挥了个空。雌火龙已经飞上天空。雌火龙趁势回转。看到对方的行动吉格赶忙把大剑挡在身前。敌人的尾巴挖开了地面，把自己的足迹化成了一个流入河水的小水塘。它尾巴上的刺擦过剑身，散出了火星。

从飞龙尾巴上的伤口散出了与红速龙的毒液完全无法相比的剧毒，吉格的大剑和铠甲都因为沾到了飞散的毒液而冒起了烟。

他听到苦闷而沉重的呻吟。吉格转头，看到卡诺恩正扬着一边的眼睛跪倒在地，眼睛附近的头盔

冒着烟雾，很明显是中了雌火龙的毒。艾尔梅莉亚的脸色一变，向卡诺恩所在的地方跑去。

“笨蛋！”吉格放声大喊，不过他也不认为现在的艾尔梅莉亚还能听进去别人的喊叫。

吉格闻到了独特的硫磺味，抬头望向天空。降落在河对岸土坡上的雌火龙，大大的挺起了胸部，四周的空气被迅速的吸进了它的鼻腔之中。

“艾尔梅丽亚——”虽然吉格心中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但他还是不禁脱口喊出了警告。

雌火龙的喉咙深处发出红光，巨大的火球从它张开的口中飞射而出。火球在命中的瞬间炸开，火焰的漩涡吞噬了卡诺恩和艾尔梅莉亚。

爆炸时产生的强风弹飞了及时用手挡住脸的吉格，让他在地上翻滚个不停。热风从他身体上放吹过，由于铠甲缝隙间侵入的热气烫伤了他的皮肤也烤焦了他的头发。吉格就这样一路滚进了河中，他一边听着河水收到滚烫铠甲蒸发所产生的声音，一边急忙从河里站起身。

突然卷起一阵强风，吹散了附近的烟雾和火焰。大地一片焦黑，附近的树木都化成了黑炭。四周所有物品散发出烧焦的异臭。本来积在雌火龙脚印中的水也全部蒸发了。不过卡诺恩等人却没有被烤成焦炭。

在危机时刻，卡诺恩一定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艾尔梅莉亚吧。吉格这时只能看到插在他们身前、表面沾满了煤灰的角龙之盾。由于盾牌动了一下，让吉格知道至少他们都还活着。他送了一口气，转头看向飞龙。

雌火龙张开巨大的翅膀，正在逐渐上升。即使吉格现在赶过去，剑的长度也已经砍不到它了。飞龙的脚还在流血，一边飞行，一边在附近洒下了红色的雨滴。在与那黄金般的眼瞳交会的瞬间，吉格为之乍舌。

发出一声咆哮后，又名丛林女王的雌火龙改变了翅膀拍动的方向，看到它的举动，吉格急忙开始翻找腰间的皮带，虽然很快地就摸到了闪光弹，不过他也注意到雌火龙已经不再面向自己的方向，只要无奈的放开了手。

虽然右脚受了伤而垂下，但绿色的女王还是悠然地飞离了战场，只留下了它振翅时产生的风、以及物体烧焦的恶臭。

吉格很了解这次无法打倒敌人的理由。那完全是因为艾尔梅莉亚跑向卡诺恩的关系。她的行动彻底搞砸了联合攻击的机会。身为诱饵的卡诺恩完美地达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一发明显是朝着他飞出的火球就是最好的证据。本来自己和艾尔梅莉亚应该是要趁它出现破绽时来攻击的，但艾尔梅莉亚却忘记了这件事，反而想跑去救卡诺恩。

结果就是这样。焦躁感在吉格的心中燃烧着。他觉得自己现在大概已经可以像雌火龙一样喷出火球了吧。不过，目前不是生气的时候，他们还有挽回失败的余地。

吉格收紧皮袋的袋口，转头看着卡诺恩他们。“……没问题吧？”

“恩。”虽然声音中还留有几分痛楚，不过却相当清楚有力。

在卡诺恩盾后的艾尔梅莉亚抬起了头。她的脸色看起来比平时还要白。少女黄金色的头发因高热而翘成乱七八糟的一团。虽然她的眼中有着恐惧，但吉格并不认为那是什么丢脸的事。

再怎么老练的猎人都还是会有感到恐怖的时候。但是，她之前的行动就实在太不像话了。

“……那就好。”吉格冷冷抛下这句话，随即转过身，踩着焦黑的地面麦凯乐步伐。

“等、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听到艾尔梅莉亚的声音，吉格并没有停下脚部，只是转头看向她。

“这还用问？当然是去追击那个家伙啊。”他还可以闻到染色球的味道。从味道的浓淡来判断，雌火龙应该是跳进了位于悬崖裂缝另外一边的地区——满是树木的区域。那里的场地不适合挥舞大剑，双雄钩爪刀也不例外。

敌人多半只凭本能就认定那个环境颜色与体色相近、而且视野又恶劣的地方会是个适合躲藏的场

所，不过吉格则认为，在那里战斗的话，获益者将是自己。不管对方使用火球或是毒尾进行攻击，茂密的树木都能成为好用的盾牌。

“不、不行！”虽然对方这种反应早在预料之中，但吉格还是在发出“啧”的一声之后停下了脚步。她说不行的理由底是什么呢？艾尔梅莉亚的一击，多半已经粉碎了那头雌火龙的膝关节·从它飞离时的样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只要立刻展开追击的话，应该有机会在马车抵达前打倒敌人。

“卡诺恩的伤不治疗不行啊！快来帮忙、吉格！我现在就要送她回扎营基地！”卡诺恩受的伤应该没有那么重才是。他又不是被雌火龙的刺直接刺中脸部或眼睛。既然只是被毒液溅到而已，先用河水洗一洗，接着敷上解毒药，这样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就算在这里，也不用几分钟就能完成处理，而且即使回到了扎营基地，也还是只能进行同样的治疗而已。

“……卡诺恩，你不行了吗？”吉格决定不管艾尔梅莉亚，直接询问卡诺恩把长枪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坐倒在地的卡诺恩，半边的脸孔都已经变成了紫色。他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眼皮就像是被火烫伤了一般的肿了起来。

艾尔梅莉亚帮卡诺恩脱下头盔，在为他清洗中毒处时，使用的并不是附近的河水，而是自己水壶中的干净饮用水。接下来，在她敷上解毒药之后，卡诺恩的眉间出现了皱纹，升起了几缕白色的蒸汽。不过，药生效的速度相当快，他眼皮的肿胀马上就有了些许消退，肤色也变得比较健康了：“到底怎么样啊？”

“……不、我没问题了。”卡诺恩一边说话一边想要站起来，但艾尔梅莉亚的手压着他的肩膀。他就这样按着卡诺恩，转头用满是怒火的眼神看着吉格。

“吉格，过来帮我。”虽然她说的是请求的话语，但口吻却明确的给人一种命令的感觉。吉格觉得自己听见了脑中有什么东西绷断的声音。或许这就是所谓忍无可忍的感觉吧。

“……开什么玩笑。”吉格以十分不屑的语气吐出了这句话。艾尔梅莉亚的表情在转眼之间就变得相当险恶。几个很明白，现在的她就像是一面镜子，自己这时的脸色多半也不会比她好看到哪里去吧。但是，明白归明白，这种心情并不是理智可以控制得了的。吉格也抬起了头，瞪着艾尔梅莉亚。

“你真的知道状况吗？要是现在让那个家伙逃走，这次的狩猎就算是失败哦？”

现在绝对是这次狩猎中最后的机会。而且，就在他们像这样争吵的时候，飞龙的伤势仍然在继续恢复，而迎接他们的马车也多半正逐渐接近这里吧。吉格实在无法忍受车夫或是其它猎人那种既像是同情又像是轻蔑的眼光。

“卡诺恩的眼睛是无可取代的。”艾尔梅莉亚的声音中含有一股比燕雀石还要更为坚定的意志。此外，她严肃的语气也带着“我不是在询问你的意见”的言外之意。但是，吉格也不可能说句“我知道了”就乖乖退让。

来自传说中的猎人所建立的柯克特村这件事，就已经让吉格必须承受许多充满异样期待的眼光了。而且，这次的委托者还指名一定要交给吉格等人，要是失败的话，他大概就会变成其它人口中的村庄之耻吧。就算吉格强调自己是自己、村庄是村庄，但世人的观感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大叔他自己不是都说没问题了吗？”

“卡诺恩就算真的不能动也会那么说的啦！”

虽然他认为事情并非如此，不过对现在的艾尔梅莉亚说什么都只是白费口舌——因为吉格这样想着，所以没有回嘴。卡诺恩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猎人。虽然为了保护艾尔梅莉亚而可能做出比较危险的举动，但他绝对不是不懂考虑状况、只知道一味逞强的新手。

“……算了，随你高兴吧。”吉格低下头，背向两人往树林走去。

“你要去哪里！？”

“不用再问了吧？当然是去狩猎那个家伙啊。看它现在的状态，我一个人应该也有办法对付得

了。总不成就这样放它逃走吧？”

“给我停下来！”轻盈的脚步声响起，艾尔梅莉亚一下子就绕到了吉格的面前，挡在他与悬崖的裂缝之间。吉格注意到她的背上仍然背着龙患之心。背着那么重的东西居然还能有这种速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忍不住对她感到佩服。不过，佩服归佩服，他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就平包下来。

“……让开啦！”

“我不准你任意行动，现在我们要回扎营基地了。——过来帮忙。”

“不要太过分了！”吉格脱下了头上的雄火龙头盔，用力往焦黑的地上一甩。但是，艾尔梅莉亚却完全不为所动，这使得吉格对于做出如此幼稚举动的自己感到更加不满，不过，现在要是再把头盔捡起来又未免太难看了。而且，他还觉得自己这些想法似乎完全都被少女看透，让他更加感到焦躁了。

“我们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里的！？是为了狩猎雌火龙吧！你现在居然打算要放它逃走！？你是想让我们这几天的辛劳都变成白费吗！？”

“我没有那么说吧！？可是，该撤退的时候就要撤退，这才是猎人啊！要是卡诺恩的眼睛有了什么万一，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吗！？”

“所以，我不是说要一个人去了吗！？你自己扶着卡诺恩回扎营基地去就好啊！”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那种险呢！？”这句话就像是重重地赏了吉格一拳似的，他不禁气得连眼角都竖了起来。艾尔梅莉亚的这句话，几乎就跟直接对他说“凭你是不可能打倒雌火龙的”没什么两样。

在猎人公会指定的猎场出没的飞龙，确实比那些位于村庄附近猎场的飞龙要来得更难对付。不过，吉格好歹也是个具有足以独自打倒一角龙实力的猎人。虽然他很清楚受了伤的雌火龙绝对不是容易战胜的对手，但是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能力真的差劲到得被人批评成这样一文不值的地步。

“……让开啦！”虽然知道这么做实在很丢脸，不过吉格还是捡起了头盔，把它抱在手上，打算推开艾尔梅莉亚径自往前走。不过，由于她站得极为稳固，再加上龙患之心的重量，所以吉格推她肩膀的举动竟然完全没能推动她半分。

她的眼中有着挑衅的光芒，仿佛在对吉格说着“面对这个即使是飞龙的冲撞都不会后退的我，就凭你那瘦弱的手臂，如果以为推得开就尽量试试看啊”这样的话。

“你这家伙……”

“耍狠也是没用的啦，我一点都不怕。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既然今天你加入了我的队伍，我就对你有责任。要是你随便去送死，我可就伤脑筋了。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猎人啦？别开玩笑了，打倒过摩诺布洛斯又怎么样？只要是我队上的成员，有这种程度的实力是理所当然的阿。”

吉格不禁心想，现在跟她说什么都没用了。这个少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讲理的阿？——虽然吉格努力回想，不过还是想不起来。或许就像是红速龙的毒会慢慢渍透一样，她也是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吧。

人们多半不太会注意到那些整天在自己身旁的人物所发生的变化，等到发觉的那一刻，往往会感到十分廉愕——吉格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在哪里听过这样的说法。

“都已经这种时候了，你们还在这个地方吵架啊。”这个稳重中带着几分嘲讽的声音让吉格转过了头——一名男子沿着河边的土坡向他们走来。

他头上戴的深灰鱼头盔附有两只角，看起来有点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恶魔。男子身上的其它防具也是以同样的素材——毒怪鸟的皮所制成的。他这种看似刽子手，但却又没穿铠甲、露出胸膛的打扮，让人只要看过一眼就难以忘怀。他扛在肩膀上的武器叫做强击弩炮，它同样也是使用毒怪鸟的橡胶质的皮制成，是重弓枪的一种。

“没什么大不了的啦。我们要先回扎营基地一趟，赶快准备吧。”

“哦？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雌火龙了吗？”弗雷迪奥在毒怪鸟皮面罩之后的眼睛眯了起来。

“没人那么说，我只是想再仔细观察一下卡诺恩的伤势，然后——”

“没有时间了吧。”吉格打断了她的话。

“在我们来回的期间内，那个家伙的伤势也一直在恢复想狩猎它的话，现在就该一口气发动攻势。你想送卡诺恩回营地就去吧。不过，我还是要去打倒它。”

“所以，我不是说过不行了吗！”吉格转身面向艾尔梅莉亚。

“你到底是怎么了嘛！没有人说要你负起什么责任啊！我现在也已经和一开始会长拜托你照顾我的时候不一样了！还是说，你想到了什么在回到营地之后仍然有办法打倒它的妙计！？有的话就说来听听啊！”

“这……”艾尔梅莉亚咬着下唇。看少女的表情就知道，那样的妙计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艾尔梅莉亚纯粹只是因为太过关心、重视卡诺恩，所以才坚持要回营地去的而已。

艾尔梅莉亚与卡诺恩的关系，并不只是普通的狩猎同伴而已，这点吉格也很清楚。不过，他们的关系与狩猎没有任何关联。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设法达成委托者的要求，仅仅如此而已。

虽然活着回去确实很重要，但如果只顾着保命而无法达成委托，那就没有意义了。任何一个猎人都无法忍受自己被其它人视为一个懦弱者。

“……弗雷迪奥，你怎么想？”吉格瞪着低头不语的艾尔梅莉亚，对弗雷迪奥提出了问题。吉格凭感觉知道自己背后的男子有了动作。多半是两手交叠，或是把手伸进面罩之内，抚摸着他那没有人看过、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形状的下颚吧。

“这个嘛……如果是说要继续狩猎或撤退的话，这时应该也只能撤退了吧。”艾尔梅莉亚的表情亮了起来，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你看吧’的含意。

吉格感到很生气。结果，居然连弗雷迪奥也对她言听计从啊——他不禁这么想。这三人一起组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是在艾美莉亚的指挥下一直狩猎到现在的。考虑到长久以来所累积的信赖感差距，他们会重视艾尔梅莉亚的判断胜过自己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即使如此，吉格仍然不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判断，但是——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啊。”弗雷迪奥指向天空。下一瞬间，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等候他的指示似的，一道拖着白烟的烟火，从营地所在的方位向天空飞去。那是通知猎人们，来迎接他们的马车已经抵达的信号。吉格这时才发觉，在这里耗掉的时间远比他以为的要来得更长。

又失败了。达成委托时可以取得的奖金及贵重的素材，全都化为泡影了。

结果这次的委托也变成只是在浪费契约金而已，对于正在为购买新武器而努力存钱的吉格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打击。而且，他也已经好一阵子没接过讨伐飞龙之类的大型委托了。

他本来是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完成这个委托的。

居然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大好良机——这个想法一直在吉格心头萦绕不去。花在争执上的时间应该已经很够他打倒敌人了。

“……可恶！”吉格一脚踢起受到烧灼而干裂的泥土。变成焦黑的土块掉入河川中，引起了几道小小的涟漪。远方传来了雌火龙的咆哮，听起来就像是在嘲笑渺小的猎人们有多么不知天高地厚一样——

第二章
独自踏上旅程

“那个……”从梦的遥远彼岸传来的声音，让维吉感觉到自己的意识被急速地拉回现实，她挺直了身体。

明明再一下子就能吃到用雌火龙的蛋煎成的特大号松软煎蛋卷，但盘子却在这时候被收走了。

厚重的帐簿掉到地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维吉眼神迷茫，只是看着在地上摊开的帐簿。

这到底是第几次了呢？

因为摔落的次数太多，帐簿的边角处已经凹陷变形了。其实只要她想的话，就算在睡眠中，维吉还是可以轻松地在帐簿掉到地上之前就抓住它，不过要是这样的场面被人看到而引发骚动的话就麻烦了。

维吉捡起帐簿，悠哉地忍住了一个哈欠，这时她又听见刚才那个怯生生的声音。她转过头，发现吧台前面站着一个年轻人。

对方的年纪大概在十八、九岁左右吧？是维吉没看过的生面孔，年轻人一副不安的样子，似乎非常在意四周的状况。

虽然他的脸孔带着几分稚气，不过看起来过得不错，身材高挑、体格也十分健壮。不过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弯腰驼背的畏缩模样更加引人注目。在酒吧中露出这副模样是非常危险的。几乎可说是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面我是新手的广告牌。如果只是因此而遭到忽视也就算了，要是碰上一些心术不正之辈而被利用的话，搞不好会连小命都送掉。

维吉重新戴正与制服成套的帽子，站起身面向吧台。平时养成的习惯，让她自然地顺手擦了一遍因经年累月吸收了太多酒而黑得发亮的吧台。

由于时间还不到傍晚，所以在店内喝酒的猎人并不多。实际上，客人中还包括了根本没去狩猎、从一大早就喝到现在的猎人。整座酒吧一年到头都随时充满着酒与烟草的味道，光是这股味道似乎就能让人醉倒。

年轻人的脸庞有点红，除了紧张之外，多半还有别的原因吧。从举止看来，这名年轻人似乎来自都会。最近这种类型的新手也正在增加。由于能在都会看到怪物的机会变多了，所以引来了不少只因为对猎人生活抱着憧憬就想进入这一行的年轻人。

当然，这些人并没有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性命、自己的人生。能够凭自己的意志决定未来，这样的幸福确实具有值得赌命的价值。而且，猎人公会也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他们。

在这些人之中仍然可能藏着具有成为优秀猎人素质的人物。有能力的猎人是公会珍贵的资产。因此，公会并不会只因为对方来自都会就轻视或赶走他们。

“欢迎光临。”维吉带着微笑这么说。她看到年轻人的脸变得更红，不禁对他产生了些许好感。

虽然对方的视线瞄向自己的胸口，不过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男孩子免不了会这样。再说，他马上就移开了目光。这种纯情的反应也相当讨维吉欢心。

粗暴鲁莽的猎人并不少，豪迈大胆者也相当多。如果对方先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维吉当然也会不客气地还以颜色，不过要是整天都只在意这些小事的话，那就根本没办法管理酒吧了。

“请问您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那、那个……我希望能登录成为猎人……”醉客的笑声几乎要让维吉听不清楚年轻人微弱的说话声，不过这样反而比较好。

那是因为，有的猎人自己成天无所事事又不去狩猎，但只要一发现新手就会马上对他们念个没完。

如果他们做出向新手推销东西之类的行为，维吉就有理由把他们轰出去了。但是，那些人却又都只是在炫耀过去的光荣事迹，或者是单纯地对新手说教而已。因为公会会长说不要管他们，所以她才没有采取行动，否则就维吉个人来说，其实她是很想把这类猎人一口气全部赶出酒吧的。

这类猎人几乎都会积欠酒钱。要是实在欠下太多钱的时候，维吉也会强迫他们接下一些适当的委托，逼这些人多少还点钱，但有时还是会发生不幸的事故。

虽说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是猎人自己造成的，不过维吉仍然会感到难过。

维吉从吧台下方拿出了与刚才不同的另一本记录簿，翻开新的一页，放上桌面后，把书推向年轻人。

“在看过这些注意事项后，如果同意的话，请在这里签名。对了您有介绍信吗？”

“不……这个……请问，一定要有介绍信才可以吗 ？”

“不不，没有那种事——不过，希望您能够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好、好的……”年轻人将眼光转向记录簿，随即照着维吉所说的话，认真地读了起来。他身上穿的黯青色装备令人印象深刻，既然能拥有全套的蓝速龙装备，或许他并不是什么刚入门的新手，不过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制造那套防具所需的素材，也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猎来的

他腰间的武器是单手剑中的‘骨剑’。

由于素材是龙骨，所以较轻也较容易使用，相对的，在硬度方面就比不上矿石制成的剑了。不过，这类剑也有可能透过强化的方式，使之成为一一把蕴含着火龙主力的强力武器。

过了一阵子，年轻人终于大大地点了头，然后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四处张望着。维吉把吧台上的笔和墨汁壶拿给对方，他接过笔时有点害羞地微微一笑，在记录簿上签好了名字。

年轻人的名字似乎叫做布拉斯・拉格恩的样子。“那么，布拉斯，接着请您填下这些资料。”维吉拿出了另一本簿子，同样把它放在年轻人面前。登录加入公会的手续本来是公会会长分内的工作，不过今天他推给了维吉处理。会长昨天喝了太多酒，观在还在房间里睡觉。

布拉斯看起来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怀疑，只是老实的填写着纸上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是年龄、性别、擅长武器等基本个人资料。

公会将根据这些资料来交付给猎人们适合的委托，虽然公会不会刻意查证资料了真实性，但过度夸大的资料往往只会让自己送命而已。狩猎生话是相当严苛的。

“……我填好了。”

“好的，您辛苦了。”维吉接过记录簿，很快地看了一遍。这时她才知道，布拉斯的实际年龄比第一印象要来得更年轻，他只有十六岁。不过，维吉也不是没碰到过比他还年轻的猎人。不只限于猎人这一行，其实不管做什么都是越早开始越容易有成就，而且就算发现这样的生话不适合自己，要改行也比较容易。

在至今为止的狩猎经验栏位，布拉斯只填了“在故乡曾多次狩猎大怪鸟。”

“您有狩猎雄火龙的经验吗？”听到维吉这么问，布拉斯的眉头不安地皱成团，摇了摇头。

“那个……没有就不行吗……？”

“不会啊。”原来如此，看来他真的是个如假包换的新手。如果不慎重为布瑞斯选择队友的话，很可能整个队伍都会被他拖累。维吉继续往下看，发现他在备注栏中填了“手艺灵巧”的叙述，另外还写着“拥有三本调合书”。

“……请问您是为了什么而希望成为猎人的？”

维吉一边台上记录簿一边提出问题。每个人希望成为猎人的动机多少有些不同，虽然大多数人成为猎人的理由都是为了生话，不过她觉得这名少年人似乎并非如此。

“这个……是为了能够证明……”

“证明？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不是个胆小鬼……”虽然少年这么说，但他的模样看起来却像只胆怯的兔子。

胆小懦弱的人确实不适合踏入猎人的世界。挑战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以把自己一口吞下肚的巨大飞龙时，勇气是不可或缺的。恐惧会使猎人无法发挥全力，让身体不听使唤。虽然不管多么老练的猎人都还是会陷入恐惧状态，不过那是肉体无可抗拒的本能反应，并非心灵所造成的。

原来如此，只要能够拥有足以面对雌火龙的勇气，以后大概就再也没人会说他是胆小鬼了吧。不过，这也要他能话着回来才行。

“这是件好事呢。”维吉合起簿子，对他微微一笑。知道何谓恐惧的人，可说已经具有能够成为好猎人的素质，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自己。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可以慢慢累积的——当然，要

是太过于慎重的话，那就会变成真正的懦弱了。

“……好的，这样就完成登录了。您的猎人阶级是训练队员——虽然是最低的阶级，但还是请您好好努力喔。”

“是、是的！”少年这时的脸红就多半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由期待、不安及兴奋所造成的吧。

维吉将登录证交给对方，并说明旅馆的位置。当他抵达旅馆时，想必会大吃一惊。新手猎人能住的房间，其环境就跟畜栏差不多。如果连那种房间都住不下去的话，那么像是开始狩猎后往往必须露宿野外、好几天都没有办法洗澡等等，把这类事情当成常识的猎人生话就更不用提了。

布拉斯十分慎重地将登录证抱在胸前，对维吉行个礼，说了声“谢谢您”，接着背起行李，向酒吧出口走去。

维吉看着少年的背影，当她注意到另一组正好在这时走进酒吧的猎人时，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那个队伍的气氛相当沉重。虽然少年特地远远避开他们，但行李还是稍微擦撞了一下，布拉斯急忙低头道歉，但看来那队猎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

一名满脸不悦的少女走在队伍最前面，她的背上背着稀有的巨大锤子——龙患之心。

这群人正是由艾尔梅莉亚·佛兰波特率领的队伍。她身后的人是穿着两肩有着巨大角之铠甲的老练猎人卡诺恩·德诺，以及从不拿下毒怪鸟头盔的弗雷迪奥·哈特，如果资料属实，他应该在不久之前刚度过三十岁生日。队伍的最后则是手上抱着头盔，看起来明显感到十分不快的吉格·古兰耶斯。

“到底是怎么了？”他们平时都不是会表现出这种态度的猎人。

在场的其它猎人们也都敏感地察觉到情况似乎有点个太对劲。在随时都可能有人闹事的酒吧中，这样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免于池鱼之殃。

特别是艾尔梅莉亚与吉格更是危险到极点，简直就像是滚烫的铁棒一样，碰都不能碰。

他们就这样直接走向吧台，维持不悦的表情站在维吉面前。他们多半是一回到市街就直接来这里的吧。铠甲上还满是尘土，身上也散发由酸臭体味及酒臭交织而成的难闻味道。

“……对不起，我们失败了。”艾尔梅莉亚不悦地抛下这句话。

维吉马上就知道，少女指的是之前交给他们的讨伐雌火龙委托。

达成委托的猎人，脸上的表情应该会比较愉快才是，绝对不会像他们这样神色沉重地走进酒吧。即使是看不到表情的弗雷迪奥，眼神也与平时不同。现在的他，虽然看起来似乎对自己身处的恶劣气氛感到颇为有趣。但却没有丝毫觉得满足的样子。

“这样啊。”维吉边这么说一边拿出了记载所有委托的记录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对艾尔梅莉亚等人来说是相当罕见的关况，但讨伐飞龙类型委托的失败率本来就高于成功率。飞龙就是如此危险的对手。

特别是正在养育幼龙的雌火龙，它会变得更加凶暴、更加难以对付。这次委托目标的雌火龙才刚送幼龙离巢，或许它还没脱离凶暴期吧——虽然维吉刚开始时抱着这种想法。不过地很快就想起，最近这一阵子艾尔梅莉亚小队已经不是第一次无法达成委托了她依稀记得，他们的上一次及上上一次委托似乎出都是失败收场。

维吉翻找着记录簿，确认之前的委托内容，分别是讨伐两头岩龙及搬运燃石炭。岩龙的时候是因为艾尔梅莉亚负伤而中途放弃，燃石炭的委托则是因为花了太多时间驱赶雄火龙，结果无法在限制时间内完成目标。

她放下记录簿，看着艾尔梅莉亚一行人。虽然维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看来队友间都对彼此感到相当不满的样子。吉格根本看都不看艾尔梅莉亚，弗雷迪奥的举动也充满了烦躁的感觉，似乎已经快要忍无可忍的样子。

“各位辛苦了。很遗憾，契约金无法退还，希望下次各位还愿意挑战其它委托。”

虽然艾尔梅莉亚点了点头，但这几次的失败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像他们这样不知失败为何物的猎人，一旦失败就很容易接二连三出状况，维吉有种他们似乎正逐渐被拖进那个无底泥沼的感觉。

她本来以为，有卡诺恩·德诺这样老练的猎人在队上的话，应该是可以避免陷入这种状况的，不过这种事似乎与经验无关的样子。

“要喝点什么吗？”对于维吉的询问，艾尔梅莉亚只是冷冷抛下一句“随便来点酒跟吃的”，接着就径自走向空着的餐桌。卡诺恩和弗雷迪奥默默地跟在她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虽然吉格轻轻地发出了“啧”的一声，但他最后也还是往餐桌的方向走去，在交美莉亚的斜对面坐了下来。

维吉向厨房点了由食草龙和野猪的绞肉混合灌制而成的香肠拼盘以及腌玉叫菜，然后翻开记载着每个猎人各自存款状况的存折。

基本上，猎人通常不会随身携带现金。即使放在旅馆内也有可能会被偷，而要是带到猎场去，结果却在猎场弄丢，那就更欲哭无泪了。

因此，公会也会帮猎人保管金钱。

要是把委托的酬劳当场全部交给猎人的话，他们八成一拿到手就会把酬劳都换成食物和酒吧。

虽然酒吧能因而大赚一笔，但是猎人就会没钱去强化武器或防具。长久下来，很可能会使难以计数的猎人无法更上层楼，只能重复狩猎相同种类或较弱的怪物。

就猎人公会来说，这并不是乐于见到的状况。公会之所以采取暂时替猎人保管金钱的措施，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猎人间因金钱往来或窃盗事故而引发无谓的纠纷。当碰上需要支付款项的状况，同样由公会代为处理。

维吉很快地翻阅着记录簿，查到了艾尔梅莉亚的存款余额。为了研磨龙患之心，她投入了颇为惊人的金额，这也让她的存款一度降低到几乎要跟新手猎人并驾齐驱的地步，不过现在已经恢复过来。

另外三个人也都拥有相当程度的积蓄。

特别是吉格，或放是有什么目的吧，他非常节俭，几乎完全不买东西。至于狩猎时所需的物品，他应该也都是等到了猎场后才采集的吧。

一名穿着人称女仆系列公会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员，从酒吧的后门走了进来，将报告书放上了吧台。

那是关于艾尔梅莉亚等人这次狩猎状况的报告书。维吉看似不经意地拿起报告书，迅速浏览了一遍。根据报告书上所写的记载，他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在于太过慎重。虽然将雌火龙逼至不利状况的次数多达三次，但似乎每次都无法给它致命的打击

原因多半是卡诺恩受的伤吧，维吉这么认为。在他头盔下的脸孔上可以看到绷带，包扎的范围是整只左眼。报告书中提到，那是因为受到雌火龙的毒液影响所造成的。虽然应该当时就立刻完成了应急处置，但要是毒液流入眼睛的话，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好咯！”听到厨房传来的声音，维吉合起记录簿，站起身推开小窗，接过了装有料理的大盘。盘子上满是烤得香味四溢的香肠。只要稍微一碰，香脆的表皮就会裂开，从香肠内流出的肉汁让四周充满了肉类独有的甜美香味。

她单手托着大盘，用另一只手巧妙地拿起四个有握把的啤酒杯，以杯底撞开酒桶栓，把杯子装满了酒。等到四个杯子都装满酒之后，维吉再次用杯底关上酒栓，灵巧地扭腰顶开了区隔吧台与大厅的小门，走向吉格等人所在的餐桌。

虽然他们都已经脱下了头盔——当然，弗雷迪奥除外——不过，彼此之间却没有交谈过半句话。

餐桌上的气氛颇为尴尬，但是刚搞砸一个委托的队伍多半都是这个样子。

“让各位久等了，相信这些东西应该刚好可以填填肚子吧？”维吉一边说一边把盘子放上了和吧台一样黑得发亮的桌面。

不管心情再怎么恶劣，人们还是会设法优先解决饥饿问题。更何况，在这接近一个礼拜的狩猎期间内，他们都没机会尝到比较像样的料理。

他们只能吃到烤过的腌肉，以及一些可以在猎

场采到的磨菇或蜂蜜等。像眼前的香肠拼盘一样，以多种香辛料调味的正式料理，当然不是那种只能果腹的东西可以相提并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酒。

冰得恰到好处的啤酒——再也没有比它更美味的饮料了。四人也像是暂时将一切事情都抛诸脑后的样子，拿起酒杯就毫不客气地栽进啤酒如云般白净的泡沫中，痛快地喝着云朵下如黄金般的甘露——苦涩的生命之水。

“呼啊！”发出这种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的喘息，艾尔梅莉亚一副不在乎剩下的啤酒会溅出来的样子，身体一震地将酒杯用力放回了餐桌。连平时不太喝，啤酒的吉格，今天也喝得多了些。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维吉离开餐桌走回吧台，从台下拿出了巨大的熊形布偶，把它抱在怀里。

不过，吉格等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举动。他们分别拿起叉子，向盘中的香肠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即使在酒吧的喧闹中也可以清楚听见餐具切开香肠焦脆表皮时发出的“啪滋”声响。

四人原本不太健康的气色逐渐好转，艾尔梅莉亚的脸颊也恢复了少女本来如玫瑰般红润的光泽。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没人愿意开口，这就真的相当罕见了。

之前失败回来时，他们还会在用餐时反省失败原因什么的，好好检讨一番，但这些人今天似乎连讨论都不想讨论了。

维吉把下巴放在布偶的头上，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状况。她马上发现，几乎酒吧内的所有猎人都在注意吉格等人的举动。在这个米纳加鲁迪市街，他们是一群相当有名的人物。

除了年纪轻轻就成为高阶猎人的事情外，艾尔梅莉亚同时也是被称为梦幻武器、据说以现代技术还无法制造的锤子——龙患之心的拥有者，而吉格则是在短短一年半之内就成长到具有可以独自打倒一角龙实力的猎人。

虽说最近年轻的猎人数目确实有增加的趋势，但能像他们这样以极快的速度往上爬的却不多。大多数的年轻猎人，不是在狩猎中丧命、就是放弃当猎人而回故乡去了。剩下的也多半是一点一滴累积实力、慢慢往上爬的类型。

当然，他们两人的运气确实也相当不错。虽然天赋的才能很重要，但如果缺少了可以引出潜在才能的老练猎人，相信他们也没办法像现在这么活跃吧。

正因如此，这个队伍最近接连发生失败的异常状况才会使猎人们争加在意。

公会方面也不例外。达成委托时，公会会将用以计算猎人阶级的点数平均分配给队上的每个猎人。不过，如果他们都是因为靠着卡诺恩的话跃就得以成为高阶猎人的话，那就表示这种判断方式可能需要进行某些修正了。

虽然维吉自己并不怀疑艾尔梅莉亚和吉格的实力，但要是上面要求她提出报告书的话，她也不会违抗命令。她的报告同时也可以作为两人实力的证明。

实际上，在这次的委托中，他们也确实将雌火龙逼进了绝境，问题只在于无法踏出最后一步。

正当维吉注视着依旧沉默无言的餐桌时，一名醉醺醺的猎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近了吉格等人所坐的桌子。

对方是一名满脸通红的年轻猎人。维吉突然想起来，这个男的其实就是之前向艾尔梅莉亚搭讪，结果碰了个大钉子的那个人。他身上穿着以巨飞虫的甲壳为素材所制成的巨飞虫套装，背上背着长枪和盾牌。

但是，维吉并没有上前去阻止他。要是他们真的动手打起来，甚至拿出家伙的话，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不过普通的吵架对猎人来说就像是打招呼一样。

“怎么，听说你们又失败啦？”年轻猎人一边说话一边撩起盖住眼睛的刘海。艾尔梅莉亚和吉格的动作都停了下来，不过年轻猎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自顾继续往下说，“所以说啦，当时你要是跟我组队就好了。这样的话——噗嗤！”

两把上面还插着香肠的叉子，像飞镖一样刺进了猎人张开的口中。

这两根准确命中目标的叉子是艾尔梅莉亚和吉格在同一时间射出的。如果上面不是还插着香肠，恐怕已经深深地刺进喉咙了吧。或许是发觉到这件事，年轻猎人一屁股坐倒，他本来因酒醉而发红的脸孔一下子变成青色，就这样连滚带爬地往后逃跑了。

吉格和艾尔梅莉亚同时叹了一口气，把手伸向装着香肠的盘子，当两人的手快要碰在一起时却又不约而同停了下来。这时，弥漫在两人之间的气氛并不是害羞造成的酸酸甜甜感觉。他们互瞪的模样，不管怎么看，大概都只会觉得这两人多半是仇敌吧。

“……你有在反省吗？”先开启战局的人是吉格。他说话时的语气给人一种原本就已经累积到了心灵之杯承受极限的言语，终于在此刻溢了出来的感觉。

“反省？”艾尔梅莉亚反问时的口气就像是在嘲笑般。她舔了舔沾到油脂的手指，在桌上擦去了手指上的唾液。

“我才没有做什么需要反省的事情咧。”

“你什么意思阿？”吉格握紧了放在餐桌上的拳头。

“你还没搞懂吗？就是因为你任性的行动，所以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哦？”

“我什么时候任性行动了！？”

“你还说没有！？”吉格用力一拍桌子，艾尔梅莉亚也不客气地拿起杯子砸向桌面。

虽然盘子被震飞起来，香肠也在空中飞舞，不过另外两个成年人都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继续自顾自地静静吃喝着。真的快惹出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出手阻止吧，不过现在看起来还没到那个地步。吉格和艾尔梅莉亚也都无视于两名成年人的存在，挺出身子互相瞪着对方。

“你说、我做了什么！”

“你每次都自己一个人随随便便地冲出去！狩猎两头岩龙的那次委托，你不就是没有听我们的话，自己冲上前挥剑乱砍吗！？托你的福，战斗状况变得乱七八糟，甚至还害我受了伤！”

“那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决定要怎么做啊！我当然也知道打倒敌人的顺序很重要啊！问题是，花了半天讨论都还没有办法决定，未免太夸张了吧！？那个委托的限制时间本来就不多了耶！有什么不满的话，那你自己就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呀！”

“我当然是为了要以风险最低的行动来获得最大的效果啦！你连这都不懂吗！？”艾尔梅莉亚表现出颇为不耐烦的样子，不停地用杯底敲着桌面。

“对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活着离开猎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花时间设想各种方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是啊、我知道啊！不过！重视生命跟懦弱应该是不一样的吧！？”艾尔梅莉亚的脸上抽动了一下。

“……你居然敢说我…懦弱…？”

“是、是啊！”吉格的脸上明显地表现出“糟糕了”的样子，不过他或许是已经下定决心豁出去了吧，虽然脸部的肌肉在颤抖，但他还是肯定了自己刚才的发言。一旦有了这个起头，吉格的话语就像是河水决堤似的，再也停不下来了。

“你阿，这一阵子未免太过慎重了吧！不管你想的再怎么周到，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不到那个时候就没办法知道的啊！我也知道在营地思考作战很重要！可是，要是因为这样而让猎物逃走，那我们想好的作战又有什么用！？我们这些猎人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狩猎吗！？”

艾尔梅莉亚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红。不过，那应该不是酒精所造成的。她宛如煮熟的草莓般鲜红的嘴唇不停颤抖。

吉格喝了一口啤酒，视线仍然没有从她脸上移开。或许是酒实在太苦的关系吧，他的脸有点扭曲。

“……这、这种事情，不用你说，我自己也知道啦……”艾尔梅莉亚过了一阵子才开口，她的声

音在发抖。与其说是愤怒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受到动摇之故——维吉这么想。

吉格确实说中了事情的重点。

从报告书上的记载来看，最近艾尔梅莉亚的行动的确非常慎重。她以前应该是比较敢冒险的。最初的艾尔梅莉亚队伍，是她在勇猛发动攻击后会出现破绽，而卡诺恩的任务就是设法吸引怪物的注意力，可说是个相辅相成的队伍。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攻击手却开始采取守势，这样当然不容易有什么成果了。

“可是！”在艾尔梅莉亚说话时，她的眼眶有点湿润。或许她只是喝多了吧，不过看起来也有几分像是被气到快哭出来的样子。

“这个队伍的队长是我啊！只有我可以决定要用什么方式来狩猎！不要搞错了喔！？这不是你的队伍！是我的队伍啊！”这次轮到吉格变了脸色。

维吉几乎以为他要对艾尔梅莉亚动手了——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就是这么骇人。

坐在他们旁边的卡诺恩，表面上看似不在意，但一字一句应该都确实听进了耳里。维吉也注意到卡诺恩已经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只要吉格胆敢做出任何攻击艾尔梅莉亚的行动，他大概就会在转眼间让少年断个一、两根骨头吧。维吉看不出吉格到底有没有注意到一旁已经做好迎击准备的卡诺恩，总之，吉格只是坐回自己的位置，抬头看向天花板，像是气到发抖似的慢慢呼吸着。

过了一会，吉格把手伸向大盘子+抓起一把香肠塞进嘴里，接着一口气喝光杯中剩下的啤酒，满脸苦涩地站了起来。

“你、你要去哪里？”艾尔梅莉亚的声音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看来她多半无法理解吉格为什么会突然做出像是要离开餐桌的行动吧。

“……回房间去洗澡。”吉格只留下这句话，跟着就拿起放在脚边的行李与雄火龙头盔，离开了餐桌。他背上仍有雌火龙血污的铠甲片相互碰撞，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艾尔梅莉亚没有阻止他。吉格也没有做出任何看起来希望她留住自己的行动，独自走出了酒吧。很稀奇的是，吉格离开时竟然没有和维吉打招呼。或许这时的吉格根本已经对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了吧，从他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少年现在有多么苦恼。

“……那、那家伙是怎么了嘛？”艾尔梅莉亚喝了一口啤酒，擦掉沾在嘴边的泡沫。然后，她环视卡诺恩与弗雷迪奥，看起来像是在向他们确认，希望他们同意自己‘错不在我’想法的样子。

卡诺恩回应了她的期望，迫不及待地用力点头，看起来就像是在说艾尔梅莉亚是对的一样。虽然少女的脸孔亮了起来，但维吉却不得不对卡诺恩这种态度感到担心。

卡诺恩有时实在是太宠艾尔梅莉亚了。

就算考虑到艾尔梅莉亚是对卡诺恩有过深厚恩德的贵族托付给他的重要后人之事，但卡诺恩毕竟是她名副其实的启蒙导师，在对待艾尔梅莉亚时实在没有必要总是低声下气，一副甘为奴仆的模样。虽然还不到唯命是从的程度，但也相去不远了。

不过，他的年纪也已经相当大了。

卡诺恩不可能一直当猎人。一但到了那种时候，艾尔梅莉亚就必须自己独力率领一支队伍。至今为止，有时确实是靠着卡诺恩的威严才使队伍得以顺利继续运作的，但是她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的确，听从队长的指示是让狩猎成功的秘诀。要是每个人部分散开来各自行动的话，那组队就没有意义了。不过，队长也不应该以高压的态度强迫队友听从指示，因为猎人之间本来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虽然公会为便于管理而将旗下猎人分成了许多阶级，不过那只能算是可以接何种委托的参考标准，并不代表身份贵贱。旅馆和料理方面的差别，则是为了激起猎人们的进取心，同时也与信用有关。即使将昂贵的房间租给新手，他们也不可能付得出房租。直接规定不开放新手租用也可以避免引起无谓的纠纷。

但是，艾尔梅莉亚刚才那种说话方式就明显是把吉格当成部下看待了，吉格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她居然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卡诺恩这时本来应该当场好好训诫她一顿的。

不过，他非但什么都没说，甚至还像是肯定她的行为似的点了头。这样一来，她就无法认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了。如果她今后还打算继续当猎人的话，这种心态迟早会成为麻烦的根源吧。

至于弗雷迪奥——维吉看向他，发观他仍然像是完全没在听刚才的那些对话似的，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步调，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香肠。即使是在这种时候，他也只是用叉子把香肠片送进橡胶质面罩之内，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嘴。

公会方面本来就采取只问能力是否足以胜任猎人工作、而不过问对方出身的政策，所以不清楚弗雷迪奥的来历。不过，维吉自己倒是很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那家伙根本就不懂！完全都不懂嘛！对吧！？”艾尔梅莉亚更进一步地从餐桌上探出了身体，虽然她说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在征求卡诺恩及坐在她对面的弗雷迪奥同意，不过态度却不像是期待他们会有所回应的样子。

“说起来，那家伙实在太嚣张了！打倒过一角龙！？那又怎么样！？要是跟我们组了一年半的队还没办法打倒它的话，那还不如早点滚回乡下去算啦！你们说对不对！？居然……居然还……还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艾尔梅莉亚的眉头皱了起来，再次把酒杯砸向桌面，杯中的余酒发出了响声。接着，她马上又把于抬起来，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维吉，再来一杯啤酒！”

“好啦好啦——！”维吉把抱在怀中的‘晚安熊’放回吧台原处，随即又为了要收回酒杯而离开了吧台。

“还有其它人要再来一杯的吗？”

她这句话才刚说完。酒吧各处的餐桌旁马上就出现了许多高举的手。

她转头看向吧台，用眼神对其它的女服务生下了指示，要她们赶快去处理。

当维吉确认那些裙子比自己稍短一些的女服务生们都开始向其它餐桌移动后，她才从艾尔梅莉亚的手中接过酒杯，对她露出了微笑。

“再一杯啤酒，对吧？——还要点什么其它的料理吗？”

“去他的！”吉格发出怒吼，把背上的行李摔向墙壁。皮袋没有反弹回来，只是在声钝响后跌落了地面。

或许这个举动弄破了行李中的某些药瓶，不过吉格根本不在乎。现在他只想好好发泄心中的愤怒而已。不过，只是如此还无法让吉格胸中宛如岩浆般翻滚沸腾的怒火平包下来。

吉格的目光瞄到上面铺着平整床单的床铺，他忍不住动了动手指，然后举起手握住背上的大剑剑柄，凶狠地盯着床。用手上这把刀刃宛如飞龙利齿的大剑把床铺砍成碎片的话，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呢？看到木片四处飞散、棉被中的羽毛满天飞舞的景象，或许心里多多少少会觉得痛快一点吧。但是他想着想着，结果还是忍了下来。考虑到关于善后的问题，逞一时之快会带来的麻烦实在太多了。

虽然吉格现在住的只是被称为主教套房的房间，不过房内的家具也都有——定程度以上的水准。要破坏它们并不难，但是这一阵子的支出已经够他心痛了，吉格实在不想再多花这笔钱。

他叹了一口气，从背上解下大剑并把它靠墙放好后，就直接坐在椅子上。

虽然以飞龙甲壳作为主要素材的雄火龙套装。比用矿石打造的其它系列防具要来得轻，不过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重量。吉格一坐下，椅子就发出了听起来像是惨叫的些许倾轧声。要是吉格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到椅子上的话，大概会把它压坏吧。但是，他也不打算在穿着肮脏铠甲的状态下直接坐上床。

“可恶……”把头盔放上小圆桌后，吉格解开了把他那被灰尘染白的黑发在脖子后方绑成一辫的

束发绳。带着几分油臭味的头发一下子散开，发丝搔过他的脸颊。他的头发也变长了不少。

吉格掌中的束发绳是他离开村庄时一起带到这里来的物品之一。上面有着以他初次打倒的大怪鸟甲壳之碎片制成的装饰。

和那个时候相比，吉格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变强了不少。那时的自己实在是青涩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觉得十分难为情的地步，唯一拥有的就只是像熟到快要坠地的果实一样饱满的希望与斗志而已。

和那时相比，现在的自己又是如何呢？

这一阵子的自己呢？由于已经可以单独打倒一角龙，所以应该算是拥有相当程度的实力了吧。这不是自负，那头飞龙的尸骸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阵子也开始出现了指名请自己等人去解决问题的紧急委托。但是，日子却越来越无趣了。

吉格觉得差不多已经跟所有怪物都交过手了。

他们打倒过号称所有飞龙中体型最大的水龙，也击破了铠龙。虽然没有成功解决之前的岩龙和这次的雌火龙，但这两种飞龙也早就已经狩猎过好几头了。委托的内容也都相当类似，吉格早就记不清楚自己到底接过几次搬运飞龙蛋的委托了。

“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哪……”吉格晃动着身体，一边听着椅子传出的倾轧声，一边住窗外看去。在蔚蓝的天空中，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从体型来推测，那多半是大怪鸟吧。或许它正遭受某个猎人的追击，不过再怎么说都不可能飞到这里来。

他突然想起了弗莉达。与吉格同乡，名为弗莉达·艾斯格兰德的少女，是一个得到传说猎人柯科特认可且获赐对方过去所用的剑、持续独自狩猎的猎人。她身上穿的是以白到几乎要发青的电龙皮为素材制造的防具，而她那绝不放弃的态度，使少女成了许多猎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她的这种态度并不适合与其它猎人组队狩猎。无论如何绝不退却——这样的信念会导致队友遭受怪物杀害的几率大幅增加，甚至连她本人也不例外，不过，她应该是不会失去成为英雄这个目标的吧——吉格这么想。虽然弗莉达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人们口中的新英雄，但是即使世人都已经认同了她，想必她还是会为了维持这个称号而继续磨练自己，继续为人们挥舞手中的剑吧。过去她曾经对吉格说过，身为猎人，想一直只当个普通猎人反而是比较困难的。英雄柯科特也说过同样的话。

他们说的没错。即使狩猎成功，吉格这一阵子感到的喜悦也确实不像过去那么强烈了。当然。只要稍有大意就很可能会送命的状况还是没变，但即使是死亡的风险，在某些意义上来说，他也已经习惯了。

“再这样下去应该是不行的吧。”吉格甚至觉得在自己心中，连过去对怪物的生命所抱持的深切敬意都开始变淡了。

实际上，最近他可说根本就只是为了累积更换武器所需的资金与素材而狩猎的。

猎人的大原则——为了让自己话下去而狩猎其它生物——吉格认为他这阵子的狩猎实在一点都不符合这项原则。

那么，要放弃猎人生话，另寻其它的生活方式吗——当吉格的脑海中浮现这种想法的瞬间，他不禁觉得脚底下像是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暗洞穴似的。他冒出了不舒服的油汗。

虽然这和面对飞龙时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不过确实也是……一种恐怖的感觉。

吉格这下总算知道，自己多半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弃猎人生话。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有其它的生话方式。当自己从猎人身份引退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终点——剩下的就只是余生而已。现在还太早，在身体还能活动的时候就要尽量话动，直到有一天死在猎场的某个角落为止，或许这才是理想的猎人人生。

“现在不是抱怨什么无聊的时候了！”如果会觉得无聊的话，只要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就好了。

一个不过十八岁的小鬼，居然就一副像是知道世上所有事物的样子，未免太不要脸了吧！吉格这样鞭策了自己一番。他用力一拍脸颊，开始回想自

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无聊的。不过，他需要回溯的时光其实并不太长。

在半年前，他独自打倒一角龙的那一阵子，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光是回想就让人感到雀跃不已。这样说来，开始感到无聊应该就是在那之后的事了。吉格很快找到了答案。

自己就是从狩猎无法顺利进行的那个时候开始觉得无聊的。虽然实际发生失败是最近几次委托的事，不过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有好几次都是勉强完成的了。开始对艾尔梅莉亚提出的战术感到不满，觉得过于慎重、难以忍受，这些也都是在那…一阵子发生的。

虽然吉格和艾尔梅莉亚平时就常吵个不停，不过以前的吵嘴只能算是另种形式的排遣时间用游戏而已，但最近的争执就不是如此了。

他们最近争执的焦点并不是普通的日常琐事，而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狩猎问题。但是就算吉格说破了嘴，艾尔梅莉亚还是完全不肯采纳他的意见。卡诺恩当然一定会站在她那边，而弗雷迪奥则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弗雷迪奥觉得只要有毒怪鸟就够了，看起来也没有要更换新武器或防具的打算——当然，要是出现了会用到毒怪鸟橡胶质皮的新装备，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并不怎么在乎狩猎失败的问题。但是，吉格就不是如此了。

要是明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或战术却没办法拿到手或采用的话，他就会感到像是中了红速龙的毒一样，全身上下部不对劲。

这时，他突然想起艾尔梅莉亚在酒吧说的话，吉格猛然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无聊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不是你的队伍！是我的队伍啊！她这种说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由艾尔梅莉亚率领的队伍，既然她是队长，那这支队伍当然可以说是她的了。寻找委托的人是她、决定要不要接的人也是她。虽然艾尔梅莉亚还是会征求队友们的意见，不过最后的决定权仍然握在她手上。

一开始，自己也不过是因为有这里的猎人公会会长说情才得以加入她的队伍的，所以由她来决定战术也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嘛，原来答案就这么简单啊！”像是甩掉了一个重担似的，现在的吉格感到心情十分爽快。他觉得之前在自己脑中盘旋不去的那团乌云一口气全部散开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既然不喜欢现在的队伍，离开就好了。吉格又不是有什么不能离队的限制或是签下了只能和同一群人组队的契约之类的。而且，新的队伍——只要自己出面担任队长，组织一个能够照自己的想法狩猎的队伍就好了不是？

他再也无法抑制睽违已久的亢奋情绪，一下子站了起来。自己的队伍，这个词听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像是只以怪鸟为目标、狩猎它的技术几乎已达艺术境界的“赤鸟之翼”，或是专门对付巨大昆虫的“大蜘蛛”等，以明确订下的狩猎方针，在特定领域中闯出名号的做法，或许也是相当有趣的吧

虽然电龙或毒怪鸟都已经拥有不少堪称信徒的狂热猎人，不过若要将狩猎对象限定为飞龙的话，吉格还是觉得除了雄火龙之外别无选择。只有雄火龙才能算是飞龙中的飞龙——直到现在，吉格的这种想法仍然相当强烈。

虽说他已经十分习惯面对这种飞龙，但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变成残废，甚至丧失性命的紧张感仍然是无可取代的。只有在和它交手时，吉格才会感到自己已经有点变冷的血液得以再次沸腾。

在队伍达到符合自己满意的水准前，可能必须先完成一些比较简单的委托。这并不是为了增强个人实力，而是为了提升队伍的默契，这段过程应该也会相当有趣吧。

搞不好自己其实也正朝着与艾尔梅莉亚相同的目标前进。

可惜的是，她的理想队伍并不适合自己。应该说——变得不适合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自己才会觉得在队上越来越待不下去。

“好，我就自己来组一支新的队伍吧！只属于

我的理想队伍！”话说回来，如果要在这座市街寻找队友的话，看起来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

艾尔梅莉亚的队伍相当有名，所以吉格并不认为能找到什么优秀的猎人来投靠——脱离那支队伍的自己组成的新队伍。

虽然不甘心，不过如果换成是自己要入队的话，当然也会觉得她的队伍比较好吧。

吉格对于能够冷静地思考这些事情的自己感到有点讶异。或许自己也多多少少变得比较像是个猎人了吧，是这样吗？他走近墙壁，捡起皮袋，确认了一下袋内的样子。还好药瓶都没事。需要带走的行李就只有这个皮袋，以及换洗衣物与基本保养用具之类的而已。

虽说在狩猎中取得的素材都还寄放在其它场所，不过反正那些东西也不会马上用到，日后再请对方送到自己落脚的市街应该就可以

吉格打开柜子，把必要的行李塞进袋内，接着翻开以前从公会拿来的介绍书，开始调查附近几个市街的情报。

目的地最好不要离米纳加鲁迪太远。

这附近存在着不少好猎场，虽然无法与这里的公会共享同样的猎场，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

这时，‘我离开之后，艾尔梅莉亚会感到遗憾吗？’的想法突然从吉格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他随即觉得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事。吉格摇摇头，盘腿坐上床，开始热心地研读起介绍书。

一阵强光刺进眼中，艾尔梅莉亚闷着头发出了“唔～”的声音。她觉得像是有根锐利的针插进了脑袋深处似的。

她勉强抬起感觉像是有几十个人吊挂在上面的沉重手臂，遮挡着眼前的阳光。

艾尔梅莉亚慢慢地调整呼吸，气息中带着浓厚的酒臭味。简直就像是被塞进了啤酒桶里面一样。她不禁觉得，似乎连身体里面流的血都变成了那种金黄色的液体。

“大小姐。差不多该是您起床的时候了。”平常听起来总是很舒服的卡诺恩说话声，今天却像是有人拿着锤子在自己耳边拼命敲打着铁脸盆似的。这个声音勒紧了她的头，挤压着她的冒。

为什么艾尔梅莉亚会变成这个样子，原因她自己也很清楚。

昨晚喝太多了。结果，在吉格离开之后，他们仍然继续待在酒吧里面，也没洗澡，就这样一直喝到晚餐日时间，喝到自己没有记忆为止。

她不记得自己到底喝下了多少酒，也完全没印象自己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艾尔梅莉亚从床上爬起身，发现虽然身上的铠甲已经被脱掉了，但铠甲下脏兮兮的贴身衣物却还是保持原状。看来就算是卡诺恩，也还是不敢替艾尔梅莉亚脱贴身衣物吧。

就艾尔梅莉亚来说，虽然她把卡诺恩当成自己的亲人——正因为她把卡诺恩当成亲人看待，所以才会在意他，不好意思让他看见自己的裸体。

不过，她现在的样子可真是糟到了极点。

可能是弄翻了酒的关系吧，她衣服上的污渍发出啤酒的味道。她之所以在醒来的时候会产生像是被塞进啤酒桶里的感觉，多半就是这股味道在作祟。

衣服各处的暗红色痕迹，虽然不知道是自己的或别人的，不过应该是血迹吧。从这个量来看，总之不会是怪物的血。

她想要撩开头发，但手指却在中途就卡住了。酒、灰尘以及其它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让头发黏成了——团。想让它恢复原本的柔顺模样，大概得费上一番功夫了——艾尔梅莉亚越想越觉得心烦。

她有点浮肿的眼睛看向窗边，看到了穿着平时那套礼服的卡诺恩正在整理窗帘，把它们绑成一束。虽然他的脸上还是包着绷带，不过看来已经换新了，和艾尔梅莉亚包的不同，现在包的比较牢固。

“您想用点什么吗？”光是想到吃这件事就让她的胃一阵翻搅，想要呕吐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艾尔梅莉亚赶快用手压住嘴。不过，可能是因

为昨晚吃喝的那些东西早就不在胃里了吧，她总算是没有吐出来。

“不用……水就好了……”这个听起来不像自己发出的枯哑声让艾尔梅莉亚吃了一惊。她觉得嘴里黏黏的。卡诺恩拿来了水壶与小杯子，装好水交给了她，她含着水，感到一股淡淡的清凉在口中扩散，水中似乎还加了点什么的样子。

“……我做了什么？”她一边接过第二杯水，一边这么问。

“您喝下了过量的啤酒。那样的丑态实在令人不敢领教。”

“对不起！”她只能老实地道歉。艾尔梅莉亚平常绝对不会像那样忘记自己的极限，喝到失控的地步，甚至可以算是喝得相当节制的了。但是，昨晚她就是停不下来。即使是现在，吉格的态度还是让她感到十分不快。艾尔梅莉亚自己当然也不希望委托失败。

或许在吉格眼中看来，她可能是太过慎重了点，但是，如果能够不让任何人受伤，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举例来说，就算成功地狩猎了一头雌火龙，但结果却必须付出一条手臂做为代价的话，这样未免太不划算了。

如果一生就只打算狩猎这么一次，这样的结果或许也还不算太糟，但是既然选择了猎人做为职业，那就不能不考虑到日后的狩猎。与其勉强战斗而使自己变成残废，倒不如干脆放弃还比较好。

这是工作啊。为什么他就是不能了解这件事呢？自己就是因为气他这点才会不小心喝过头的。

艾尔梅莉亚把杯子还给卡诺恩，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有必要再和他好好谈一谈吧。如果不让吉格确实了解自己并不是因为懦弱才采取慎重态度的话，他迟早会因此受到重伤，一定是这样没错。

不过，在那之前得先洗个澡。这副全身上下都是洒臭味的样子根本哪里都去不了。特别更是不想碰到吉格，要是他看到自己这个样子，不知道又会说些什么难听的话——总之，现在还不想跟他见面就是了。

“卡诺恩，可以帮我准备洗澡水吗？”

“马上办！”卡诺恩一鞠躬，随即离开了她的房间。大概是去找旅馆的管理人员了吧。住在皇后套房的客人，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使用特设的浴池。她做了一个深呼吸，却在这时听到窗边传来耳熟的笑声，于是转头看向窗户。

不知何时出现的弗雷迪奥，像只猴子似的蹲在窗台上。他今天也是那副看起来让人觉得像是随时会挥下手中砍头斧的刽子手打扮。

“这位小姐，今天你起得可真晚哪！”

“我稍微喝多了，而且也还没洗澡……真是太糟了。”

“这副模样确实是相当难看呢。”

“不用你说，我自己也知道啦！”艾尔梅莉亚嘟起了嘴。在狩猎期间往往没办法好好洗澡。如果是在可能有干净涌泉的丘陵地带狩猎时或许还好，但这次的猎场是丛林。不但湿气重、温度高、河水更是一点都不干净。

“弗雷迪奥，你没事吗？”

“我吗？是啊，因为我没喝那么多。早上洗过澡之后也好好地吃了顿早餐。今天的早餐是把香肠切片跟蛋汁混合均匀，再加入大量干奶酪烤成半熟的——”

“等、等下、不要再说了！”艾尔梅莉亚急忙举起了手。只是听到这段话就让她产生了反胃的现象，又开始感到想要呕吐。她努力地翻找着自己的记忆，希望知道弗拉迪欧到底有没有喝酒，但却完全没有头绪。

搞不好弗雷迪奥其实正在宿醉也说不定，只是因为面罩遮住了他的脸孔，所以看不出来而已。她好不容易才压下呕吐的感觉，舔了好几次嘴唇。

“啊……这样说起来，那家伙怎么了？”

“那家伙？”有着像是雄山羊角般突起的头盔歪向一边，弗雷迪奥眨了眨红色的眼睛。

艾尔梅莉亚感到有点不耐烦。他明明就知道自己指的是谁，只是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而已。虽

然这个男的在艾尔梅莉亚与其它人产生冲突时会居中调解，但也有着这种喜欢故意装傻来观察别人反应的坏习惯。

“……我是说吉格啦。虽然他后来没有再回到酒吧，不过要是他已经有所反省，只是因为觉得很丢脸，所以才不敢露面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能原谅他就是了。”

“如果是吉格的话，他已经离开市街了喔。”艾尔梅莉亚眨眨眼。

他刚才说什么？——虽然她清楚听见了弗雷迪奥说的话，但那些声音，花了点时间才在艾尔梅莉亚的心中成形、变成她能理解的句子。

离开市街了？离开了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到哪里去散步了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弗雷迪奥应该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表现才对。

“这、这是怎么回事！？”当她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起身冲到窗边了。位于发出湿润光泽的橡胶质面罩上被刻意切出的开门后方，弗雷迪奥的那对红色眼睛充满兴趣地回看着她。

“他搭今早第一班马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喔。因为他搭的不是猎人公会的马车，所以搞不好是回村庄去了吧。”弗雷迪奥把手伸进面罩下方，做出了像是在抚摸着下巴的动作。

他离开市街了！——在艾尔梅莉亚终于理解这句话代表什么含义的同时，她跟着拔腿就往外冲。也就是说，那家伙居然逃走了！

“那个、大傻瓜！”愤怒就像是飞龙的尾巴一样，在她的心里不停盘旋着。

“大小姐，您要往——”在房间入口处与卡诺恩擦身而过的艾尔梅莉亚，完全无视于他说的话，一口气冲出走廊，用力踩着因长年受到猎人们鞋底踩压而变皱的红地毯，以全速跑下楼梯，来到了吉格住的主教套房门口。

她握紧拳头，像是要把门敲破似的用力捶着门。虽然她知道吉格不在，但是他说不定已经回到这里了的想法，让她非得现在确认个清楚不可。可是，她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搞不好吉格只是因为拖着一大堆行李出去又回来，所以累得睡死了而已。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他给挖起来吧——正当艾尔梅莉亚抱着这种想法而举起手臂的时候，因为听到敲门声而赶来的旅馆管理人员急忙阻止她。

“住在这个房间的猎人已经在今天早上结清费用离开了喔！”

“他去哪里了！”艾尔梅莉亚抓起了管理人员的衣襟。男子的脸马上就因为喘不过气，变得看起来像是长期暴露在沙漠的烈日下一样通红。她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生气，不过，看来这股怒火并不会轻易熄灭的样子。

“我、我不知道啊！您去问维吉小姐应该会比较好吧！？毕竟猎人的进出都是由她在管理的啊！”

艾尔梅莉亚“啧”了一声，放开管理人员的时候简直就是用推的。虽然她本来是打算轻轻放开对方的，不过似乎无意间用了太大的力量。男子的背撞上房门，蹲低了身子发出呻吟。

艾尔梅莉亚听着从背后传来的呻吟声，再次走下楼梯。那些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而从房中探出头来看热闹的低阶猎人，在她一瞪之下全缩回了房间。她就这样走出了旅馆。看到万里无云晴空之中的刺眼阳光，艾尔梅莉亚这才知道，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她觉得自己的脑袋里像是多了个每跳动一次就会带来儆烈疼痛的心脏，同时也感到头晕目眩。艾尔梅莉亚努力忍着疼痛，在平时十分爱听，但现在只觉得像噪音的露天商人叫卖声中，拼命向酒吧跑去。

对于吉格这种行动的疑问，以及他居然一句话部不说就偷偷跑掉的愤怒，成了促使艾尔梅莉亚继续往前跑的动力。艾尔梅莉亚冲进那没有门板的酒吧入口，才刚走进去半步就被迎面而来的酒臭及烟味给熏得又是一阵反胃。那些大白天就在喝酒的猎人看向艾尔梅莉亚的视线让她感到十分不自在。她想，自己现在的模样多半看起来相当恐怖吧。因为从起床到现在都还没照过镜子，所以不知道到底恐

怖到什么地步，搞不好让他们以为看到一个死人冲进来也说不定。艾尔梅莉亚一直线走向吧台，维吉先注意到了她，对她挥着手。对方不慌不忙的态度，也让艾尔梅莉亚看了就生气。

她脚下虚浮地勉强走到吧台前，几乎得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吧台上，才能好不容易抬起头来看着维吉。维吉的脸上一副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的表情。“很遗憾，我不能告诉你吉格他去了哪里。”

“为什么！？”艾尔梅莉亚用力一拍黑亮的台面，整座酒吧瞬间变得像是潜藏着飞龙的洞窟一样安静。但维吉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耸了耸有着泡泡袖装饰的肩膀。

“是吉格拜托你的吗？”不知为何，她的声音竟然在发抖，维吉稍微思考了一下，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艾尔梅莉亚感到两腿无力，几乎要当场坐倒在地。但因为觉得这样太过丢脸，所以靠着压在台面上的双手，硬是把身体撑了起来。既不能说是愤怒，也不能算是悔恨，一种像是把所有这类感情都混合起来的心情，从艾尔梅莉亚的身体中夺走了力量。

“或许对他来说，要和你们分开就是这么难过的事情，你觉得呢？”维吉一边扶着艾尔梅莉亚的手，一边开了口。

“那他为什么要走嘛！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艾尔梅莉亚的心中一片混乱。说来也是，因为之前才爆发过那么激烈的争吵，艾尔梅莉亚多少能够了解他会觉得尴尬的心情。但即使如此，一句话都不说就脱离队伍、离开市街，这样未免太过分了。

“要是没有我们在的话，他搞不好早就被怪物吃掉了！我真不敢相信，居然有这种恩将仇报的人！这根本不符合猎人的信义嘛！”维吉叹了一口气。

“我不是不能体会你的心情，不过吉格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会的规定哦。猎人之所以组队，也都是为了狩猎，对吧？虽然在组队期间确实具有约束力，但是公会方面的看法是，在委托结束后，队伍就算是解散了。下次要和什么人组队或是要去什么地方，那都是猎人的自由——哎，真的要说道理的话，就是这么回事了。”

与其说艾尔梅莉亚看着维吉，倒不如说她瞪着维吉会更贴切。虽然艾尔梅莉亚知道自己不该对她发脾气，但就是忍不住要觉得眼前这个故意把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重述一次的人有点可恶。

“不过，艾尔梅莉亚。你真的不懂他离开的理由吗？”

“……我不知道啦。”这并不是在逞强，她真的不懂。对他们来说，吵架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艾尔梅莉亚实在不认为吉格会为了这种事就离队。

昨天那种状况还算是好的了，更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拳脚相向，而卡诺恩通常要等到他们快扭打成一团的时候才会出面制止。

维吉把身体探出吧台，嘴唇凑近了艾尔梅莉亚耳边。她知道，维吉多半是因为在乎她，为了避免让其它猎人听到才会这么做的。“你昨天对他说了这是我的队伍之类的话，对吧？”她依稀记得似乎说过类似的话。不过，那又怎么样呢？自己不过是说出事实而已阿。可能是她的神情表露出这样的想法吧，维吉的脸上出现了有点烦恼的神色。

“所以啦，吉格他注意到了。只要他还在你的队伍里面，他就无法照自己的想法去狩猎的事。你们昨天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吵架的吧？”她想起了一些事情。这一阵子，吉格确实经常想要擅自行动，虽然她因此感到十分烦躁，不过她也知道吉格同样觉得不耐烦。

“……那家伙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嘛。”艾尔梅莉亚十分不满地出这句话。

是的，他一点都不懂，不懂率领一支队伍是怎么一回事。挺身担任队长一事，等于是要背负起队员们的生命。当然，猎人们本来都是独立的个体，知道要对自己的性命负起责任。但是在组队狩猎时，队长的判断往往会左右队员的生死。要是有人在狩猎的过程中受伤或丧命，虽然队长不会被追究责任，但心里还是会留下创伤。吉格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的伤到底会深到什么地步。

“艾尔梅莉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也应该可以了解，吉格的这种心情是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的吧？只要是猎人，大家都——定想过要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的事情啊。吉格他也到了这种时期了。而且，我觉得这样对你可能也比较好。”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阵子的狩猎之所以会失败，原因不就是你变得太过慎重的关系吗？——因为你不希望吉格陷入危险的关系啊。”她感到一阵悚然。

艾尔梅莉亚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她本来想一笑置之但是却感到脸上的肌肉不听使唤、简直就像是虽然脑子里想着没有这回事，但身体却已经承认了维吉所说的话是事实一样。

可能是想安慰她吧，维吉用抚摸般的动作轻轻拍着艾尔梅莉亚的手。

“又不是以后再也没机会见面了，既然现在彼此都很尴尬，我想还是暂时不要联络会比较好、而且对他来说，先在也是重要的时期啊。”她可以理解维吉的意思。如果吉格也打算拥有自己的队伍，那么，为了避免挑起他对艾美莉亚的对抗意识，让他不至于因此而采取过于鲁莽的作战，暂时不要刺激他会比较好——这就是维吉想说的。

她能够理解。虽然可以理解，但心情却没办法这么容易就平静下来，艾尔梅莉亚没有答话，只是点了啤酒，就这样一直在酒吧喝到了天黑。

第三章
面试

走下马车的吉格，看到眼前似曾相识的风景时，感到相当的失望。

从米纳加鲁迪出发后，吉格在马车中颠簸了两天。

他坐到屁股疼痛才好不容易抵达这座名为“纳斯提”的市街，但一下马车就发现这里的构造和米纳加鲁迪非常相似，这种简直像是绕了一圈后又回到出发地点的感觉，让吉格产生了相当奇妙的感受。

他在火红的夕照之中穿过了人挤人的市场，看到的是与米纳加鲁迪一模一样的悬崖，工房与酒吧也部位于相同的场所。看来在那条小径的另一头多半就是旅馆吧。

为了完成身为猎人的首要工作——在这座市街的猎人公会进行登录，吉格来到了酒吧。当他推开门的瞬间，充满了人类发出的体热以及几乎能让不太会喝酒的吉格直接醉倒的浓厚酒香，两者交织而成的空气立刻包围了他。

要是把丛林里的水滴全都换成酒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虽然人们依旧兴高采烈地喝着酒，但吉格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在注意他。客人们正透过吉格所穿的装备在评估着这个陌生面孔的斤两。

在这个多半白天时段也相当昏暗的酒吧中，现在已经点起了蜡烛，烛火照亮了他身上的雄火龙套装的红色甲壳。吉格背后的双雄钩爪刀也反射出像是开始发黑的鲜血般光泽，反光让数名猎人不禁眯起了眼睛。

吉格直接走向吧台，当坐在另一侧的女性站起身的时候，吉格吓了一跳。

对方足足比他高了一个头。虽然她的鼻子高挺、长相非常美丽动人，但两边的眼睛颜色却不太一样，吉格很快就发觉其中一边是义眼。她的体格非常健壮结实，吉格认为她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做女仆打扮，不过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你的装备还不错，是第一次来到市街吗？”女性打开厚重的记录簿，接着突然抛出了这个问题。她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吉格，一副根本没有必要看的态度。

“不是。”吉格从皮袋中拿出维吉帮他写好的履历，放上了吧台。上面盖有公会的认可印鉴，只要提出这份履历，不管到哪里的公会都可以直接沿用之前的猎人阶级，不需要再重头开始提升自己的评

价！女性接过履历看了一遍，她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虽然吉格觉得上面记载的战绩应该已经颇为可观了，但女性却是一脸‘会这么想的人只有你自己而已，这种程度的猎人随便抓都一大把’的表情。

她在记录簿上写了一些字。随即合起书本，接着拿起笔在某个像是牌子的东西上同样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随手扔在吧台上。那是公会的登录证，要是没有它的话，猎人什么都不能做。

“……谢谢！”吉格点头行礼，离开了吧台，女性一句话都没说，自顾自地打开了书本。

这个女的未免也太冷漠了吧！

吉格回想起维吉温柔的笑容，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开始怀念起米纳加鲁迪，于是赶紧摇摇头。现在不是想这种事的时候了，我可是个即将拥有属于自己队伍的猎人啊——吉格一边这么想，一边走向设置于吧台旁的告示板。

在告示板上有着现在可以接的委托与已经接下委托的猎人征求队友两种类的启示。连这种地方都和米纳加鲁迪一样。

吉格看向委托的栏位。告示板上的委托数量意外的多，或许是因为纳斯提还算是新兴市街的关系吧？也有可能是因为，由这里的公会管理的猎场多半都还相当荒凉。尚未完全开发的缘故。

“就选这个吧。”吉格从众多委托启示中挑了一个讨伐岩龙的委托，扯下了写着委托的纸。

被称为岩龙的巴萨摩斯，是铠龙葛拉毕摩斯的幼生体。它是一种名称会随成长状况而改变的飞龙，虽说从它身上可以剥取到的甲壳只有用锤的猎人会比较想要，但由于它会拟态成岩石的关系，所以经常让商队十分困扰。

这次的委托也是如此。

根据委托书的情报，有只岩龙在火山地带的商队必经路线上定居下来。想见识队友的实力，这种程度的委托应该算是刚刚好吧。

虽然岩龙的身体相当硬，不过从战斗能力来看，吉格认为它只能说比大怪鸟强一点而已。虽然它会使用有点棘手的攻击，但是因为动作迟钝，只要不被它吐出的火毙液正面击中，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连岩龙都没办法轻松解决的猎人，那么实力就无法满足吉格对队友的最低要求了。

“之前是因为同时要应付两头，不过这次的委托确定只有一头，所以应该没问题吧。”

吉格拿着委托启示走回吧台，用力把启示拍向台面。他觉得，如果不做到这种地步，搞不好对方根本就不会理他。

果不其然，女性一副觉得吉格十分烦人的样子，叹了一口气，合起书本看向他。吉格有点好奇她在看什么，所以偷瞄了一下书背，上面写着‘狩猎博物杂志’的金色字样。

“什么事？”

“我想募集一起挑战这个委托的队友，另外也请帮我准备旅馆房间。”女性接过委托启事看了一下，瞄了吉格一眼后就立刻盖下表示公会认可的印章，粗暴地把启示推还给他。接着翻开记录簿，似乎在确认什么的样子。

“……主教三十五。”简短地说完这句话之后，女性又开始继续看她的书。

虽然吉格并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还是多少感到有点不高兴。他轻轻地“啧”了一声，然后走回告示板前，在募集队友的栏位把启示贴好，并且写上了自己的旅馆房间号码及一些补充。

“募集可以长期组队的猎人！队长来自柯科特村！”吉格刻意提起身为传说猎人之村长名号的行为，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赌注。

虽然有可能因此引来一些满心只想依靠吉格的实力来轻松达成委托的差劲猎人，但同样也可能会有实力足以配得上这个名号的高手猎人前来应征。

“……就这样吧。”他把行李背上肩膀，离开了酒吧。

在走向旅馆的途中，吉格的脑子里想的尽是到底会有怎样的猎人来应征的事，这时他早就把酒吧中那个态度失礼的女性之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好啦，要怎么办呢？”

由于心情明显十分恶劣的艾尔梅莉亚和脸上还包着绷带的卡诺恩都完全不说话，实在逼不得已，弗雷迪奥只好自己先开口了。

现在正值晚餐时段，因此四周相当吵杂，不过也还不到需要大声喊叫才能听清楚的地步就是了。

从吉格脱队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艾尔梅莉亚看起来还是没有打算接委托的样子。虽然弗雷迪奥知道她一定还在期待吉格说不定会回来的事情，不过他却已经开始觉得手痒而有点难熬了。

弗雷迪奥心想，如果她暂时还是不想接委托的话，或许自己就该趁这个机会去享受一下睽违已久的、与毒怪鸟相会的乐趣了。

“虽然我现在并不缺钱用，不过看来卡诺恩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差不多该到哪里去狩猎看看了呢？”卡诺恩没有受伤的眼睛看向艾尔梅莉亚，但她只是一味地注视着眼前餐桌上酒杯中颜色鲜红如血的红葡萄酒表面。

她的食欲似乎也变差了，脸颊已经瘦了一小圈。只要还能够维持肌肉，应该就没问题吧——弗雷迪奥一边这么想，一边将面罩掀开了一小角，喝着自己的葡萄酒。他细细品味着具有衬托果实浓厚香气效果的微微苦涩口感，悠闲地等她回答。但是，艾尔梅莉亚却始终一语不发。不过，她看起来也不像是感到沮丧的样子。

弗雷迪奥认为，基本上艾尔梅莉亚的心情应该是愤怒吧。她多半是对于说话不够得体的自己感到生气，同时也对吉格那种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话之后，连招呼都不打就擅自离队的行为感到气愤。

吉格的行为确实有待商榷。如果只是为某个委托而组成的队伍，在委托结束后，大家喝个酒就各自道别，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吉格来到这座市街开始就一直组队到现在的队友。想离队到其它地方去是无所谓，不过至少还是应该要打个招呼吧——不管会面临多么尴尬的状况。

“怎么啦？小艾美，你还在沮丧吗？”听到随着大盘子被摆上餐桌而传来的这个声音，弗雷迪奥转过头，看到维吉正面带微笑站在桌旁。

“……人家才没有感到什么沮丧咧。”

艾尔梅莉亚伸手拿起了一根刚送来的食草龙肉串烧，然后大口咬下。滴落的肉汁让她轻喊了一声烫，接着舔起了手指上的油脂。

弗雷迪奥也拿了一根，他先把肉从竹签上取下，接着用小刀和叉子把肉切成小块，最后才叉起肉块送进面罩之内进食。

香料的味道与皮下脂肪的甘甜实在是相当理想的搭配。从这种充满咬劲的口感看来，使用的多半是野生的食草龙肉吧。

“真是的，还在逞强！”艾尔梅莉亚瞪了像是在拿她开玩笑的维吉一眼。她的眼角有点湿润，应该是酒的关系吧。虽然她的食量变小了，但喝酒的量却确实在增加。

“你很罗嗦耶……我才没有在逞强啦。开玩笑，他这下离开，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都是因为那家伙的关系，害我们最近这一阵子老是失败。”

“那，你还打算继续当猎人吗？”

“这不是废话吗？”艾尔梅莉亚拿起杯子，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葡萄酒，随即又拿起酒瓶倒了一杯。

“只是没有中意的委托而已啦。我也不想现在又回头去狩猎大怪鸟之类的，收集特产菇什么的也别提了。至于电龙嘛——”弗雷迪奥摇了摇头。

他之前曾经有过一次被电龙活生生吞进肚子里面的经验，实在很不希望再回想起那时的状况。和美丽而楚楚动人的毒怪鸟比起来，眼睛已经退化、生性喜欢躲在潮湿阴暗处的电龙真是丑到了极点。

“他又不想参加。也好啦，偶尔过过这样悠闲的生活也不错。还是说，你那边有什么有趣的委托吗？”

“倒也不是没有喔。”维吉把一张纸放在餐桌上。

“……啥？烤肉祭典？”艾尔梅莉亚这句话让弗雷迪奥也凑过去看着那张纸。“来吧！猎人们！

第十八次烤肉祭典即将盛大举行！！”——上面是这么写的。艾尔梅莉亚一脸惊异地看着维吉。

“这什么啊？”

“不就跟纸上写的一样吗？大家一起比赛，看谁能烤出数量最多而且又好吃的烤得恰好的肉。当然，所需的生肉必须自己在现场设法取得。烤出最多美味烤肉的猎人可以获得国王食券做为奖品。对小艾美来说，应该是个蛮有趣的委托吧？”

“国王食券啊……”艾尔梅莉亚陷入了沉思。

原来如此，对于用锤的猎人来说，这个奖品确实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魅力。

国王食券是制造名为“火腿之王”的锤子时所必须用到的素材。

虽然火腿之王对于已经拥有龙患之心的艾尔梅莉亚来说没什么用，而且在制造时又必须耗费一大笔钱，不过因为这种肉相当不容易取得的关系，所以先把肉给拿到手，或许也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情哪。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见毒怪鸟，但要是现在不参加烤肉祭典的话就得等到明年了。

“听起来好像还满有趣的嘛。”听到弗雷迪奥这么说，艾尔梅莉亚发出了呻吟。

“反正现在也没有吸引你的委托，去试试看出不错不是吗？烤肉是猎人的基本，偶尔回归原点，重新审视自己，这样的行为也是有必要的哦。而且，卡诺恩的眼睛也还没完全复原，要不要先拿食草龙或野猪之类的对手来暖暖身呢？”

艾尔梅莉亚看向卡诺恩，脸上包着绷带的巨汉缓缓地点了点头。

虽然艾尔梅莉亚可能没发觉，不过在弗雷迪奥的眼中看来，中了雌火龙的毒之后，卡诺恩似乎也变瘦了一些。

卡诺恩之所以会变瘦，多半不是因为毒素还留在体内的关系吧。雌火龙的毒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弗雷迪奥认为，问题多半在于卡诺恩本身的意志力。或许没办法闪过敌人毒尾攻击的这件事情，让他感到自己已经老了。有人说，人是在意识到自己变老的瞬间才真的变老的。

他也已经快六十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就算退出猎人生活，在某个村庄里买间小房子，变成一个整天对村中的孩童说着自己过去光荣事迹的老人，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好啊，我们就去参加吧。”艾尔梅莉亚拿起纸张，对维吉晃了晃。

“就像弗雷迪奥说的，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到兴趣的委托，陪那些猎人去打发打发时间也好。而且，巨大火腿光是拿在手上的样子就应该相当好笑了吧。”

虽然艾尔梅莉亚的语气有点讽刺，不过维吉的脸上还是一直挂着微笑，她说了句“加油喔”，随即转身面向酒吧内的其它猎人，提高了音量。

“各位！　米纳加鲁迪的艾尔梅莉亚・佛兰波特，也决定参加烤肉祭典了！还有其它猎人想参加的吗？奖品是生产迷人的锤子巨大火腿时不可或缺的素材国王食券，用锤的猎人绝对不要错过咯！”

发现自己被用来当成宣传的材料，艾尔梅莉亚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她转头看向维吉，维吉的脸上露出淘气的微笑，随即为了回应酒吧各处争先恐后举起的手而回到了吧台的后台。

“……姜果然是老的辣啊！”弗雷迪奥小声这么说，配着红葡萄酒咽下了已经涌到喉头的笑意，跟着又用叉子叉起了一小块食草龙串烧，肉块上被刺穿的地方流出了肉汁。

目送猎人走出房门之后，吉格整个人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精疲力尽的他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这已经是他面试的第十五名猎人了。虽然在这十五人中的确有颇具实力的猎人，但吉格却还没决定任何一名队友。

出发前往火山地带的日期是后天，要是到那时还找不到队友，吉格就只能一个人前去挑战了。

由于对手是岩龙，所以只要慎重应战，即使单枪匹马也并非没有胜算。但是这样的话，特地来到这座市街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话说回来，面试还真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累人的事情哪——吉格这时才初次了解到这一点。

只要看装备，就大概可以知道对方的实力到达什么程度了，只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出现过任何身穿雄火龙套装或是雌火龙套装之类装备的猎人。在吉格已经面试过的猎人当中，装备最好的是一名女性，她穿的是以沙龙磷片为素材所打造的沙龙套装。但是，因为她明显地希望能够掌握整支队伍的主导权，所以吉格只好向她说抱歉了。

吉格心想，问题应该是出在自己的年龄上吧。

稍微有点实力的猎人，年龄多半都已经超过二十五岁。

除了吉格自己和艾尔梅莉亚之外，在他所知的范围内，像弗莉达一样，还不到二十岁就能够穿上飞龙素材类装备的猎人，可说是相当罕见的。

话虽如此，不过吉格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大，以为自己拥有无人可比的实力。

过去的他或许会这么想，但现在的吉格至少还知道，如果没有同伴的协助，自己今天不可能拥有这套装备。

如果只是一、两头飞龙，或许有可能靠运气战胜，但若是狩猎中获得的素材数量已经多到足以制造武具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是只靠运气达成的了。

但是，吉格也并不是很希望与比自己年长太多的猎人一起组队。如果对方是像卡诺恩那样默默在旁边看的类型倒还无所谓，要是碰到喜欢倚老卖老的猎人，那跟和艾尔梅莉亚组队又有什么差别？

说起来，讨伐岩龙这个委托的门槛或许是高了点吧，吉格不禁这么想。既希望队友的年龄与自己差不多，同时又要具有敢于挑战岩龙的气概，这样的限制条件搞不好真的是太过严苛了。

这次先改成完成委托后就解散的短期队伍，日后再以大怪鸟之类较弱的怪物为对象来重新募集可长期组队的队友，这样或许会比较好吧。

吉格感到胃附近有点痛，这才想起自己今天还没吃早餐的事。

因为今天的第一位应征者在他出门吃早餐之前就出现，之后又不停有新的应征者来访，使得吉格根本没有时间吃早餐。

他一边按着因长时间不停说话而感到疼痛的太阳穴，一边站了起来。

因为自己是在公会会长的推荐下加入艾尔梅莉亚小队的，所以没有经过什么可以算得上是面试的过程，不过，她过去应该也面试过许多其它的猎人吧？

多半没错吧。

想到这里，“或许她这时就正在进行面试？”的想法突然浮现在吉格的脑海中。虽然这让他感到心头吹过一阵带着几分寂寞的寒风，但吉格很快就断定是自己多心，跟着走到了行李的旁边。

在旅馆内，猎人只需提出要求就可以在房间享用特制的料理，不过这项服务的费用并不便宜。对于正为了新武器而存钱的吉格来说，浪费是绝对必须避免的。自己烤肉来吃可以省下不少餐费。

吉格从皮袋中拿出了烤肉架，当他正要前往阳台进行组装时，从房门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在对方开口前，吉格完全没有感觉到对方的气息。

“……抱歉！”吉格一惊，手上拿着的烤肉架差点就砸了自己的脚。一般来说，吉格通常可以在访客敲门前就注意到有人到来，但这次却完全没有发觉。

正当吉格一时还反应不过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抱歉，敢问此处可是吉格·古兰耶斯大人的居室是也？在下已拜见过告示板，切望能与您亲自晤谈而冒昧前来造访。”男子用低沉的声音说出了有点令人难以理解的语句，不过吉格凭直觉知道，对方大概也是来面试的猎人。

“啊、是的！”吉格慌张地把烤肉架放在桌子上，迅速地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男子说话时的语调让吉格有种不得不这么做的感觉。面试时必须全副武装，接受面试者也是如此。因为在实际开始狩猎之前，这是确认彼此实力

最简单的方法。

虽然吉格的双雄钩爪刀还挂在墙上，不过通常对方也都会带着自己的武器。

把钱都投资在防具上而不注重武器的猎人，个性往往过于慎重，不过如果是相反的状况——就像以前的吉格一样——那么对方多半是个个性比较急躁的人。

“好、好啦，进来吧。”刚见面时就刻意用比较高压的口吻来说话，这也是面试时的一种方法。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让受试者确实知道谁才是队伍的领导者。吉格并不打算与对他这种态度感到不快的猎人组队。

“抱歉！”房门在道歉的声音再次响起之后开启，一名有着古铜色皮肤、身材高挑的猎人走进了房间，移动时不但没有发出丝毫脚步声，而且速度也相当快。吉格不禁觉得，就算是飞龙，多半也没办法查觉到这名猎人的存在吧。

男子在离吉格相当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虽然他看起来只是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但全身上下却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他灰色的头发像吉格一样往后梳，在背后绑成了一束。

男子的眼睛是蓝色的，不过瞳孔部分的线条却不是直线，而是呈现同心圆的形状。他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或许是被怪物弄瞎了吧。

他身上穿的装备也是吉格从未见过的，与其说那是防具，倒不如说更像是随处可见的白色服装。虽然在肩膀、手肘、下臂、喉咙、腰间等较弱的部位仍然有着看起来像是装饰的装甲薄片，但似乎并无法发挥多少效果。对方把裤管塞进了黑色的长靴之中，高高膨起的裤管上还有着充满神秘感的图案。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背上的武器。

那种形状会令人联想到飞龙钩爪的武器，虽然看起来像是单手剑，但不知为何竟然有两把。

“您可是对在下的兵器感到在意是也？”

男子说话时极为流畅，让人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话是从一个嘴里叼着前端有两片小叶子之长草的人物口中说出来的。从对方薄薄嘴唇一角略带笑意的表情来判断，吉格认为眼前这名男子的年龄多半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

“那……应该不是单手剑吧？”

“是的。”男子点点头，一副像是要说吉格“合格”的样子。

“此乃在下之爱刀双烈焰——在下乃是一名双剑猎人是也。”

“双剑……？”

“是的——纵使无所识，毋须为此羞惭，年少本无知——”听到对方用奇妙的节奏说出这些话，吉格不禁眨了眨眼。他觉得男子的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像是把自己当成傻瓜看待的样子，是自己太敏感了吗？

“——此乃川柳是也。”男子睁着的那只眼睛眯了起来。

吉格越、来越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了。这名男子刚才说了‘龙’。难道他的意思是，制造他所用的武器之素材是来自于自己从未听过的、名为‘战龙’的新种飞龙吗？就像是看穿了吉格在想什么似的，男子发出了轻笑。

“哼哼，川柳虽与战龙同音，但实则并非飞龙之眷属。所谓之川柳，实乃在下故乡之文字游戏是也。”

“这、这样啊……”男子端正了姿势，向吉格微微一低头。

“迟未通名，在下名为炎太郎，若您觉得绕口，请称在下为炎太“啊、好啊……”

吉格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都似乎只是随着对方步调起舞的样子。男子名字的念法听起来也颇为独特。对方说话相当流畅，虽然遣词用字有点不太容易理解，不过还没到听不懂的地步。

“总、总之你就先坐下吧。”为了设法取回主导权，吉格请对方就座，但炎太郎只是举起了手。

“——不妨，如此即可是也。”

本来吉格以为这是对方不打算坐下的表示，但

情况并非如此，自称炎太郎的男子直接原地盘腿坐在地板上。他一坐下，马上就变得像是一尊已经在那里放了几十年的铜像似的，一动也不动。

吉格觉得，要是只有自己坐在椅子上的话似乎也有点奇怪，所以就跟着坐到了地板上。因为他平常在外狩猎时都是坐普通的折叠椅，所以换成有靠背的椅子时总是会感到不习惯。烤肉架附属的小椅子，在想要稍作休息的时候也十分方便。

“这个嘛……你看过告示板了吧？”

“如您所言是也。”

“虽然有点突然……不过你的猎人阶级是？”

“在下的猎人阶级乃侍是也，敢问大人的阶级？”

吉格感到对方的眼睛似乎突然一亮，让他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要是回答不如他的期望，自己的脑袋大概就得和身体别离了——男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魄力让吉格忍不住产生这种感觉。

“我、我是突击者……”

“喔！”对方的单眼猛地一睁，吓得吉格差点就要把手伸向墙上的大剑。少年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认为男子是不是有喜欢惊吓他人，藉此从中取乐的习惯。

不过，炎太郎只是缓缓摇了摇头。

“如此年轻，但阶级竟已高于在下！实在令人敬服。”这么说完之后，炎太郎在两腿仍然保持盘坐的情况下，十分巧妙地向吉格拜倒。

经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吉格等了一阵子，但炎太郎仍然纹风不动。正当他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已经睡着的时候，男子这才总算抬起了头。由于吉格实在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是认真的，或者只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他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这个嘛，你说我年轻……难不成你知道我几岁？”

“在下不知，但应当未达弱冠……十八是也乎？”被他说中了。

应该没有哪个人在看过吉格之后会认为他是个四、五十岁的人的吧，不过对方看似漠然却丝毫不差地猜中的事情，还是让吉格有点惊讶。当然，也有可能炎太郎真的只是随口说说，刚好猜中而已。

“你呢？你几岁了？”

“在下今年二十五岁是也。于五年前漂泊至此地，得知猎人之事后便深感迷恋而投身其中。对在下之修行而言，猎人一职可谓至佳。

“修行？”

“正是。磨炼己身实力，成为天下无双之剑豪乃在下之梦想。于今之世，四方皆无战火，可堂堂正正一决生死之地已不复存。幸此地有猎人一职，尚有生死相搏之机。欲切磋琢磨剑术，除此之外更无他所是也。”

“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会想要和人组队呢？若你只是打算修行的话，一个人不是比较好吗？”

“大人所言甚是。”炎太郎双手在胸前交抱，接着身体往前微倾，开口时刻意压低了声音。受到对方的影响，吉格也跟着把身体稍微往前倾了些。

“……实不相瞒，在下虽非鸿鹄，但仍有燕雀之志。成群结党之事便是为此。……欲使双剑之魅力更加广为世人所知是也。”

这个小题大作的回答让吉格有点错愕地抬起了头。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压低声音来说嘛，抬头挺胸大声说出想让世人都知道的话就好啦。

不过，炎太郎看起来却像是没注意到吉格似的，自顾自地点着头。

“为此，实际展现剑术堪称上上之策是也。尤以大人这样的年轻猎人为最，一旦明白双剑的迷人之处，大人必定会舍弃原本所用兵器而醉心于双剑是也！”

虽然对方是也是也地不停强调着自己的看法，但吉格从来没想过到了现在还要换用大剑以外的武器。从他还在村庄，尚未成为猎人的时候开始，吉格就已经决定自己的武器非大剑莫属了。而且，虽然说是双剑，应该也不过就是两手各拿一把单手剑而已吧？

另外，没有盾牌似乎也是一项相当致命的，缺点。大剑或弓枪本身就可以当成盾牌来运用，而锤子虽然不能采取防御行动，但无与伦比的破坏力足以弥补这个缺点。

问题是，就吉格现在看来，对方背上的双剑好像并不是特别锐利，多半也没办法当成盾牌来使用的样子，所以他实在不觉得双剑会好用到哪里去。

这时，炎太郎用单眼注视着吉格，发出了轻笑。

“哼哼……大人心思，十之八九不出在下推断是也——两手持双剑，仅是单手剑成双。除此无可取之处——如此是也乎？在下至今遇过的猎人起初均作此想，只因他们当时尚未见识到吾人之剑技！”炎太郎用力一拍膝盖。

“当大人亲眼见到岩龙刚强皮肤宛如摧枯拉朽般化为粉碎的场面，您亦必定会对双剑心生羡慕，进而改弦易辙是也！如此！请您尽情欣赏吾人的双剑之舞！”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炎太郎保持盘坐的姿势，从背后拔出双剑，摆开了架式。他的眼神看起来也变了模样，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喂、喂！你想做什么！？”听到吉格的喊叫声，炎太郎这才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似的，睁着的那只眼睛眨了几下，小声说了句“在下失礼了”，很快地把剑重新插回了背后。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他在刚才的状态下开始挥剑的话，被切成粉碎的牺牲者，想必不是岩龙而是吉格了。吉格刚才确实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他只能用“怪胎”这个词来形容炎太郎。

“……那么，你的履历呢？”

“在此是也。”炎太郎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好的纸，将它递给吉格。

在盖有错人公会认可印鉴的履历上，记载着猎人从加入公会后、至今为止所接受过的所有委托之状况。记录并非依照委托的时间依序排列，如果曾接过讨伐飞龙委托的话，会记载其种类及讨伐数，搬运类委托则是搬运过的物品数，此外也有成功次数与失败次数等——大致上就是这些。

吉格稍微看了一下就知道眼前的猎人颇具实力。各项目中最为惊人的是曾经讨伐过的飞龙数目，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炎太郎只锁定讨伐飞龙的委托，专找为这类委托而募集队友的队伍似的。

真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有点不符合自己募集队友的条件。吉格已经把要求都确实地写在告示板的启示上了。

即使如此，但炎太郎还是来应征了，多半因为这是讨伐飞龙委托的关系吧。虽然要拒绝对方并不难，但吉格却陷入了沉思。因为他刚刚才在想是不是要把募集队友的条件改成完成这次委托后就解散的事。

和自己当初加入艾尔梅莉亚队伍时的状况不同，他现在组成的队伍，队友们彼此都是陌生人。除了自己以外，每个人的实力都是未知数。吉格不禁心想，在这种状况下就马上要去挑战飞龙，或许还是太勉强了些。

话说回来，这时才决定要取消委托也不太好。要是让公会方面留下坏印象的话，以后就不容易接到比较好的委托了。特别是自己才刚来这里没多久，对方很可能会因此认为这个猎人竟然连自己的实力都搞不清楚。

在炎太郎的履历上也有讨伐过岩龙的记录。数量是五头，虽然和其它飞龙比起来相对较少，不过已经很了不起了。

吉格做出了决定，把履历照原状折好，还给了炎太郎。

“好吧，那就请你多多指教了。”

“遵命。”炎太郎接过履历，收进怀中。吉格则拿出了委托讨伐岩龙的契约书。队伍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在契约书上签名，将签好名的契约书交给公会后才能出发。只见炎太郎拿出了像是画笔的东西，在吉格的名字下方，用他从未见过的奇妙文字写了些什么。看起来像是三个图案。

“那是你的名字吗？”

“于修雷多之地无人使用此种文字是也。”炎太

郎收起了文具。

“由于公会职员言及使用非此国文字亦可，故在下惯以祖国文字落款是也。此字发音为炎，续之为太，而末字则为郎是也。”

“哦……”吉格注视着委托书上的签名，他越看越感到奇怪，觉得就像是看到了一幅画似的。虽然他之前就曾经听说过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修雷多王国而已，但像这样接触到王国以外的世界还是头一遭。

“恕在下冒昧，敢问其它的猎人何在？”炎太郎环顾四周。

“啊、因为我还没决定。你是第一个队友喔。”

“喔喔、原来如此。那么，请让在下助您挑选猎伴吧。毕竟此乃决定生死与共战友之关头是也。”

“啊、不，这个嘛——”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吉格，炎太郎一边的眉毛挑了起来。

“大人可有不满？”“嗯～也不能说是不满啦哎、我不是不想听你的建议，不过这毕竟是我的队伍，我想靠自己的眼光来挑选队友。”

“原来如此……在下当可理解此种心态。谨遵您之命令，关于其它队友之事，有劳大人亲自判断是也。”

“谢了。”吉格这时的安心感受远比他说出口的话要来得更加强烈。好不容易才决定了一名队友，要是马上闹翻，又得重头开始的话，那就头痛

这么一来，缺额还剩两个。

不过，吉格的心情已经轻松了不少。一方面当然是受到敲定一名队友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决定了这次募集的队伍在完成委托之后就要解散的事情。

要是队员和吉格彼此都觉得对方还不错的话，今后当然可以继续组队，如果感到不合的话，在完成委托后就解散也无妨。

或许以为随便找都可以找到能长期组队同伴的想法本身就有错也说不定。

吉格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当初在加入艾尔梅莉亚队伍的时候，他本来也是抱着仅此一次学习机会的心态。虽然在那次狩猎中，吉格几乎完全没有帮上什么忙，但少女却邀他继续组队，就这样，他们组队的时间远超出了吉格刚开始时的预期，这样的状况应该是相当罕见的吧。

正当吉格抱着轻快的心情要折起契约书的时候，从走廊方向传来了有人接近的感觉。和炎太郎的时候不同，这次就算不是猎人应该也能清楚察觉。虽然吉格感觉到对方确实就停在自己的房门外，但却一直没有等到敲门的声音。

怎么回事？——就在吉格开始觉得纳闷的瞬间，保持盘坐姿势的炎太郎从怀中掏出某个东西，头也不回地把它往后射了出去。

钝重的冲击声响起，门的对面传出短暂的惨叫声。吉格注意看看才发现，钥匙孔上插了一把形状奇特的短刀，如果炎太郎是瞄准那里出手的，那他的技术实在太厉害了。

“偷窥乃无耻之事，进来吧。”

虽然炎太郎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他才是房间的主人一样，不过吉格还是把涌到嘴边的抱怨吞了回去。如果对方是来应征的，让应征者一进来就看到有人在吵架的场面未免不太好。大概没有哪个猎人会想加入这样的队伍吧。

“……请进！”吉格挺直腰杆，请对方进房。

炎太郎也似乎是为了让出空间给对方而无声无息地站起身，毫不做作地绕到了吉格的后方。他把手背在身后，然后就又变得像尊雕像一动也不动了。虽然吉格多少有点在意他背上的双剑，不过最后还是决定装成没看到就算了。

听起来有点缺乏自信的开门声响起，吉格于是把注意力转向门口。

怯生生走进房内的是一名脸孔看起来还带着几分稚气，即使称之为少年也不为过的年轻人。不过对方的身高相当高，吉格估计，对方大概比自己要高出一个拳头左右吧。

年轻人的神色之中没有丝毫的锐气，茶色的眼睛也像是还没睡醒似的眯成一线。虽然与眼睛同色的头发剪得相当短，不过可能是睡觉时压到的关系

吧，有一部分翘得乱七八糟的。只看装备的话，吉格认为对方应该还是新手。

用以制造对方身上防具的素材，来自于特征为蓝色鳞片的肉食性怪物蓝速龙，他从头到脚都穿着同一系列的装备。虽然吉格离开村庄时所穿的防具还远比不上眼前的年轻人，不过那是因为他把钱都花在武器上的关系。

至于年轻人的武器，看来应该就是腰间的单手剑了吧。吉格依稀记得那种剑的名称好像是叫做“骨刀”还是“骨剑”的样子。与其说那把武器是长剑，不如说是锯子会更贴切，看起来简直就跟龙的骨头没什么两样。

少年看了吉格与吉格后方的炎太郎一眼，像是缩起脖子似的点了点头。

“那个……为了讨伐岩龙的委托而在募集队友的，请问是这个房间没错吧……？”

虽然和距离也有关系，不过对方的声音实在是微弱到几乎快听不见的地步。

“没——”

“没错，正为此处是也。”吉格本来是要说“没错”的，但他才刚开口，炎太郎就抢先回答了对方的问题。为了提醒炎太郎刚才自己对他说过什么话，吉格回头看了他一眼。在两人的视线交会时，虽然炎太郎像是恍然大悟似的点了头，不过看起来却没有丝毫打算要反省的样子。

吉格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转头看向少年。

他发现少年这时还是站在门边，完全没向他们靠近半步。少年大概是被自己的装备吓到了吧，吉格不是不能体会对方这种心情。雄火龙套装绝不是什么可以轻松取得的装备。

“哎、总之先请坐吧。”吉格指着地板这么说，现在他也懒得重新坐上椅子了。少年一副看起来好像以为附近随时会有蓝速龙冲出来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走到吉格眼前，在炎太郎刚才所在的位置坐了下来。虽然他刚坐下时抬头挺胸注视着吉格，不过马上就又移开了视线，低头看着地板。

吉格听到背后的炎太郎发出轻叹，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对方实在是太没有自信了。或许这样的态度并不是懦弱所造成的，但是对自己的行动缺乏自信时往往会带来迷惘，在需要于瞬间做出判断的猎场，短暂的迷惘很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失败。

如果是采集特产菇或狩猎蓝速龙之类简单委托的话，或许还可以考虑让他加入，但这次却是讨伐类型的委托——而且对手还是飞龙，要是被他扯后腿的话，搞不好连自己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大概只能拒绝了——正当吉格打算要开口婉拒的时候，少年从腰带间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放在地板上，推到了吉格的眼前。他本来以为是履历，不过看来似乎不是的样子。

吉格一边想着那可能会是什么，一边拿起它并拆开了封蜡。一看之下，他才知道那是介绍信。是由公会发行的、请吉格帮忙教导新手的介绍信.

他完全搞不清楚公会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自己。在这座市街，自己根本还没有任何表现啊——吉格抱着这样的想法，仔细观察后才注意到，信上盖的公会印鉴与这里的不同，那是米纳加鲁迪的猎人公会印鉴。

“这个……维吉小姐她说，要我拿着这个来找你帮忙。而且她还说，我一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是维吉？”吉格又重新读了一次那封介绍信。

这种一板一眼的内容，根本就只是普通的官方文件嘛——虽然吉格这么想，不过他在信的最后发现了短短一句“拜托你咯”的字样，看来那应该就是维吉写的吧。

这让他想起当初自己刚抵达米纳加鲁迪时的事，本来打算当场拒绝的决心也开始出现了动摇。

那个时候，要不是公会会长出面请托的话，吉格大概根本没有机会加入艾尔梅莉亚等人的队伍吧。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吉格现在或许也没办法这么快就拥有雄火龙套装了。想到这一点，虽然要拒绝对方绝对不困难，但吉格还是忍不住犹豫了起来，觉得自己或许不该拒绝这名少年。而且，他过去也受了维吉不少照顾，吉格实在不太好意思就这样不通人情地回绝她对自己抱持的信赖及期

待。

“……履历呢？”吉格的视线从介绍信转向少年，他想，至少先看看履历也好吧。

因为有些猎人就是喜欢穿较弱的装备去挑战飞龙，所以只看装备有时不一定准。虽然吉格完全不认为眼前的少年会是那种人，不过对方或许具有某些从外表无法判断的特殊技能也说不定。

少年递出手上的另一张纸，吉格接过来，打开了它。这次就真的是履历了。

虽然吉格只稍微浏览了一下，但他已经知道，这名少年几乎没有接过讨伐飞龙的委托。虽然少年曾经单独狩猎过几头大怪鸟，不过那种怪物与其说是飞龙，倒不如说更接近鸟类。当然，要是猎人掉以轻心的话，仍然有可能会陷入苦战，但它的实力还是远远比不上其它的飞龙。

话说回来，当吉格刚到米纳加迪的时候，他那时的履历状况其实也和少年现在差不多。既然拥有独自打倒大怪鸟的实力，如果今天的委托是讨伐雄火龙，吉格可能还是会拒绝他加入，但以岩龙为对手的话，就算他帮不上忙，至少应该还不会碍事吧。

在履历的姓名栏中写的是“布拉斯·拉格恩”，而出身地则是“琵尼格”，那是位于米纳加迪附近的边境地带村庄之一。虽然吉格没有去过那里，不过他至少还听说过那个地方与自己的故乡一样，都是由退休的猎人所建立的。

当吉格的视线移到位于出身地下方的年龄栏时，他吃了一惊。上面记载的年龄是十六岁。从外表看起来，吉格本来以为对方的年纪可能比自己还大一点的，但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吉格突然觉得少年的表情看起来变得更加幼稚了。

虽说这么年轻就来到市街的猎人并不是没有，但人数毕竟还是不多。当然，吉格自己其实也属于这些特例之一就是了。

艾尔梅莉亚在猎人公会完成猎人登录时的年纪似乎比吉格还小的样子。不过，那是因为有卡诺恩从旁辅佐的关系。虽然吉格自己也是在十六岁时独自来到市街的，不过他还是觉得这样的猎人十分罕见。而且。少年看起来也不像是坏人。

虽然大部分的猎人都十分豪爽，但确实也有不少心怀鬼胎的猎人存在。其中甚至有那种专门招揽新手猎人，利用他们过于旺盛的斗志，让新手去当炮灰，自己伺机轻松完成狩猎的恶劣猎人。

虽然猎人们都很讨厌这种败类，但也有人认为，被利用的新手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们的想法是，敢到猎人公会登录成为猎人就要有职业级的水准，公会不是无法判断状况的新手该来的地方。

就像吉格现在面临的情况一样，公会有时还是会多少给予新手猎人一些帮助，但也只限于刚开始的时候而已，在这之后，猎人就得自己负起包括生死在内的全部责任了。

吉格不禁觉得，这名少年简直就像是迷了路又正好出现在为生肉不足问题所苦的猎人眼前的食草龙一样。他很清楚维吉让少年特地追到这座纳斯提市街的理由，为的是希望吉格以此回报她过去的恩情。

只要少年能够顺利突破这身为猎人的第一道关卡，猎人公会旗下就可以再增加一名优秀的猎人。维吉常常在说，有能力的猎人再多都不够。

不过，他是用单手剑的啊——这件事让吉格感到有点烦恼。

虽然单手剑在战斗时的动作很灵活，但在面对飞龙时，这种武器就有点不太可靠了。

若是大怪鸟这种程度的敌人，就算拿没有追加效果的武器也应该应付得了，但换成更强的飞龙时还有没有用就很难说了。

如果是像达到弗莉达手中那把英雄柯克特所使用的剑，王者之剑等级的单手剑，或许甚至可以轻松斩裂雄火龙的甲壳，不过骨剑这种初级武器，大概只会被弹开而已吧。

当吉格再次看向履历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行小字。在特殊技能栏位中写着看起来像是预备一格的调合字样，少年拥有等级达高级的调合技术。

虽然大多数猎人在狩猎时都不怎么重视调合，

但运用得当的话，整个猎场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道具箱。如果队上有人具备调合技能，其它成员在狩猎时也会感到比较放心。

那么，到底要怎么办呢——吉格陷入了沉思。

“在下无意反对是也。”

在吉格提出询问之前，炎太郎的声音就已经先在他的背后响了起来。

虽然吉格本来就想知道炎太郎的看法，但像这样被对方抢先一步的感觉还是有点不好受。吉格勉强点了点头，折好履历，还给了布拉斯。少年畏畏缩缩地接过。

“欢迎你！”吉格一边说话一边伸出了手。布拉斯先是一惊，接着也伸出了自己戴着护具的手，与吉格彼此紧握住对方的手。

“这个、请、请多指教！”

“不需要太过勉强啦，虽然岩龙不是能够掉以轻心的对手，不过因为它在喷出毒瓦斯和睡眠瓦斯之前都会有准备动作，只要注意看清敌人的举动，其实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要是过程顺利的话，它会比大怪鸟还来得更好对付。”

“是、是这样的吗？”布拉斯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而吉格则充满自信地点了点头。

“它只是比较硬而已。不过——骨剑或许没办法砍伤那家伙的甲壳就是了。你擅长的是调和吧？就让我期待你会在那方面有所表现咯？”

“是、是的！”布拉斯或许是个很容易感动的人吧，只见他仍然留着少年般柔嫩感触的脸颊转眼间变得通红，眼眶微润地猛点头。吉格有点好奇，想知道他这样的喜悦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虽然岩龙没有雄火龙那么难对付，不过它毕竟还是一头不辱飞龙之名的飞龙。

吉格拿出契约书，让少年在上面签了名。

由于布拉斯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勇敢的人，虽说对手是幼龙，但毕竟他是初次与真正的飞龙对峙，实在无法预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搞不好会因为吓得无法动弹而正面挨上敌人一记冲撞也说不定。

吉格就这样握着布拉斯的手站起身，把少年也拉了起来。

因为布拉斯本来就比吉格高，相比之下，他腰间的单手剑看起来显得更加渺小，简直就像是把短剑。吉格不禁觉得，既然他有这种体格，其实选用大剑或长枪可能会更好，不过想到要是劝他现在更换武器的话，或许会对狩猎造成影响，因此吉格决定还是不要多说什么。

“如此便达三人是也。”炎太郎仍然保持双手交抱的姿势，用单眼环视了另外两人。

“大剑、单手剑与双剑，猎人对手中挥舞兵器者多半尽此而矣……最后一人，不知大人是否已有腹案是也乎？”吉格已经有了打算。照目前的队伍来看，他希望能找到一名用弩枪的猎人。

就像蓝速龙猎食的时候一样，大家拥而上，纯粹靠蛮力来解决敌人，这也是个办法、不过要是队上有个枪手在，狩猎时可选择的战法种类就会一下子增加许多。只要枪手够优秀。前卫就不须分心注意自己的后方，可以集中精神对付眼前的主要敌人

“我们到酒吧去吧。”吉格指着门这么说。

“也该变更募集对象了，要改成——还差一名，仅限枪手。”

“远距离武器是也乎。”炎太郎眯起了睁着的那只眼睛。

“虽然在下不甚中意，可惜吉格大人看似心意已决，在下自当遵从——”

“枪手……吗，我会努力的。”布拉斯有点心不在焉地这么说，接着又不知为何握紧了拳头。

你到底是要努力什么呢——虽然吉格很想这么问，不过他也考虑到，要是自己总是一副对任何事都有意见的态度，队友很可能会在紧要关头不听自己的指示，所以想想还是算了。

对这样的队伍来说，一名枪手是不可或缺的，要是这两人感到不满而打算离队的话，吉格也不会强留他们。

布拉斯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吉格的想法。吉格走到墙边拿下大剑，当他要离开房间时，布拉斯才急

忙跟在两人的后面，一起走出了房间

虽然吉格等人从离开房间到走下楼梯的这段时间内遇见了不少猎人，不过却没有碰上他们认识的人。吉格和布拉斯都才来这里没多久，所以这种情况应该还算正常，但似乎就连炎太郎也是如此，他一路上同样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一离开旅馆，穿透无云晴朗天空的强烈阳光就直接照在他们的身上，开始烧灼着三人的肌肤。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好得有点过分了。

走下坡道后，吉格看到在酒吧的门口处站着一个身穿奇妙服装的女性。她穿着白黑两色的宽边裙子，手上撑着有白色蕾丝边装饰的黑色阳伞。如果只是如此的话，或许吉格会以为她是被哪个豪门人家派到酒吧来买东西的女仆，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女性没拿伞的另一只手还提着一个巨大的箱型旅行用皮包。

那个皮箱的各处都有不少磨损和伤痕，外表也不是很干净。似乎说明了皮箱的主人并未在某地定居，经常四处漂泊的事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吉格停下了脚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总觉得在哪里看过那套服装。这时，女性收起阳伞，走进了酒吧。在她进酒吧前，吉格稍微看到了对方的侧脸。因为只有短短一瞬间，所以吉格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至少确定了对方戴着眼镜。

“大人何以停步是也？”

“咦？……不、没什么啦。”虽然吉格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对方，不过多半无关紧要吧。既然想不起来的话，表示应该没什么了不起的。吉格说了声“走吧”，再次迈开了脚步。在他推开门进入酒吧的时候，混合了酒臭、烟草味及人类体臭的味道像往常一样迎面而来，吉格一边挥手拨散这股味道，一边向告示板走去。

他发现刚才那名女性就站在吧台前面，正在与负责处理这座市街猎人公会业务、一边眼睛是义眼的柜台小姐谈话。可能是希望这里的酒吧能够雇用她当服务生吧。

吉格面对着告示板，开始寻找自己贴上去的启示。由于对启示内容感兴趣的猎人都会先把它拿下来看，看完后再随便贴回去，所以一般来说，想在当初贴上去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启示是不太可能的。

“我看到的时候，大概是在这附近吧。”

吉格在布拉斯指的位置附近翻找着，花了点时间才在一堆层层叠叠的纸张中间发现了自己先前贴的启示。被移到这么低的地方的话，大概就不太容易吸引到其它猎人的注意了吧。光是这点就值得吉格专程到酒吧来重贴一次。

吉格直接就着告示板改写启示的备注栏。他把旧的征求条件划掉，写上了“征求队友！还差一名，只限枪手！”的字样。虽然接着只要把启示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等应征者上门就好，但从委托的截止日期逆推回来的话，他们最多只能再等一天。

要是到时仍然找不到人的话，那就只好三个人前往猎场了。以岩龙为对手的话，就算只有三个人也应该能获胜吧。

吉格把改好的募集启示贴在告示板中最高处那叠启示的最上方。

在他刚贴好启示，甚至还来不及确认自己贴得如何时，旁边就冒出了黑色的、像是手臂一样的东西，把启示给挑了下来，纸张在空中飞舞着。对方的速度快到让人看不清楚的地步，吉格也完全没察觉对方的存在。

不只是吉格而已，炎太郎似乎也是如此，他往后跳了足足一张餐桌长度的距离，两手伸向背后的剑柄。布拉斯则是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

吉格回头一看，只见被挑起来的启示像凋落的树叶般舞动着，最后是一名少女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左手抓住了它。她的右手拿着一把有白色蕾丝边装饰的黑色阳伞，似乎正要把它架上肩膀。

对方正是吉格在酒吧外看到的、刚才明明还在吧台前说话的那个女仆打扮的女性。她眯起了眼镜后方的蓝色眼睛，读着启示的内容。这段期间内，在她脸颊左右卷成两辫的黑色头发仍然一直摇晃着。

这样看来，吉格觉得她的年龄应该和自己差不

多。“……这是，您的启示吗？”她头也不抬地说了这句话，听到那像是燕雀石一样冷硬的声音时，吉格终于想起他到底是在哪里跟这位女性——说是少女或许更为贴切——见过面的事情。

“你是在柯克特村——”这时，少女的眼神也有了变化，仿佛是在说“啊，那时的猎人”似的。

果然没错。以前，当艾尔梅莉亚去火山地带挖掘龙息之心时，吉格因为不知该如何消磨时间而回村庄去了一趟，在那里的酒吧中遇见了当时担任服务生的这名少女。记得村长好像说她的名字是“薇薇”的样子。

这样说来，她也是个猎人了。

后来，为了打倒在村庄附近出没的一角龙，村长委托许多猎人，以先打倒者先赢的规则来进行狩猎，她应该也有参与那次的委托才是。虽然结果是由吉格打倒了敌人，不过那是因为一角龙正好在自己巡逻的区域内出现的关系，只能说是运气好，并不是其它猎人的实力不如他。

“薇薇安·夏依。”少女说出了两个听起来都很像是名字的单字，不过那多半是她的全名吧。

“时机刚好，我正在寻找可以马上参加的委托。我很清楚您的实力，虽然不知道另外两位是怎样的人，至少您是可以让我安心服侍的对象。”

“服、服侍……？我们在找的是枪手——”

“所以说，我正是最适合的人选。这样看来，几位似乎都是前卫，因此，您想找的应该是可以从旁协助队友、以轻弩为武器的枪手吧？”

“话是这样没错啦，不过，你的弩在哪里啊？”

“不是就在这里吗？”薇薇一边说一边拉长了伞柄。伞尖的盖子随着她的动作开启，露出了枪口。没想到这把有蕾丝边装饰的黑伞竟然会是弩！炎太郎似乎也是初次见识到的样子，他发出了感叹的声音。

“它的名字是黑色花边阳伞，虽然无法使用扩散弹或贯通弹，但却可以装填具备支持效果的所有种类弹药。”说到这里，薇薇打开皮包，从中拿出折好的纸，将它交给了吉格。吉格接过来并打开，发现那是履历。在看过一遍之后，他确定薇薇是名相当优秀的猎人。因为轻弩的武器性质之故，所以那些委托多半不是她单独完成的，即使如此，十头雄火龙、七头水龙、三头电龙仍然是相当傲人的战绩。此外还有两头一角龙。

一角龙从未在认可组队狩猎的公会猎场出观过，也就是说，那两头是她独自一人解决的——只凭轻弩，“您有何不满之处吗？”怎么可能会感到不满呢。拥有这种实力的枪手，不是随随便便想找就能找到的。而且，自己又曾经与对方有过面之缘，说起来非但不算是陌生人，甚至还是同乡，这实在太理想了。

“就决定是你了。”吉格拿出契约书，递给了薇薇。她收起阳伞，接过契约书，在签名栏最后的空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她用两根指头推了推眼镜的框架，脸上浮现了看起来有点做作的微笑。

“还请您多多指教——我的主人。”

第四章
岩龙之地

要前往位于扎营基地隔壁、地图编号为2的区域时，必须通过一个山谷。身处山谷之中的吉格，抬头看着眼前的巨大黑色岩石，心里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根据把他们送来火山地带的公会马车车夫说，几天前，附近的山崖在一次小规模的火山爆发中坍塌，堵住了前往区域2的通道。

从地图上看来，现在只能选择绕远路，经过内部有岩浆河在流动的洞窟了。

岩龙会栖息在区域2或区域3的其中一处。

除了区域2的目击情报比较多之外，在这次委托的备注栏中也记载着，商队就是在区域2遭受袭击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如果这

条通道还能用的话，就算中毒也可以迅速赶回扎营基地进行治疗，但要是必须绕圈的话，这个作战方式就行不通了。虽然他们有带解毒药，但因为当初订立战术时是以能够很快回到营地的状况来考虑的，所以药的数量并不多。

虽说只要不吸入毒气就没问题，但‘意外’这种事情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特别是吉格看向布拉斯——这个少年最有可能出问题。他从开始就带着种类繁多的物品，占用了大部分的行李空间。

其中最占空间的是三大册的书。它们不是娱乐用书籍，而是调和书。虽然吉格也有一本，不过他把书留在旅馆里。由于布拉斯提过，他已经记熟了书中的内容，所以其实应该是根本没有必要带来的，但那些书对他来说似乎像是护身符的样子。据布拉斯的说法，只要带着书，他就觉得调合时的成功率好像会变高的样子。

在意这种类似迷信事情的猎人并不算少。吉格自己也随时带着以他初次打倒的大怪鸟之甲壳碎片所加工制成的饰品。虽然他不是不能体会这种心情，不过，三本书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调合书之外，布拉斯也没忘记探取矿石用的镐子，以及要捕捉作为素材的小虫时所必须的捕虫网等。而且，他还不是只带一组而已，根本是能带多少就带了多少，光是那些东西就把背包撑得像是随时会破掉——样，也因为如此，布拉斯还没走几步就开始喘气了。

“不知能否破坏是也乎？”炎太郎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反手轻轻敲了敲岩石。表面光滑的漆黑石块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尾声的回音在整个扎营基地内久久不散。看来这块石头相当坚硬的样子。如果使用大桶炸弹的话，或许有可能破坏它也说不定，但是吉格不想随随便便就动用贵重的道具。

“……且让在下一试是也。”眼看炎太郎似乎就要拔出腰间的双剑，吉格连忙开口阻止了他。

“要是刀刃在这里受损的话，有什么万一的时候就头痛了不是？而且，有这种光泽和响声的岩石，只靠刀砍的话，大概是伤不了它的吧。”

“大人所言甚是。”炎太郎恢复了普通的神情，缓缓地把手从剑柄上移开。

吉格这时才发觉，他刚才只是在试探自己而已。炎太郎是为了观察吉格会有怎样的反应，因此他才会在明明很清楚这块岩石十分坚硬的情况下，仍然刻意做出了要拔刀砍向石块的举动。

既然一起组成了队伍，事先了解队友的判断力也是很重要的，这点吉格可以理解。靠书面资料或猎人阶级是看不出实力的，这是种常识。不过知道归知道，吉格对炎太郎这种行为感到不愉快的心情并不会因此而被冲淡多少。

他压下怒气，就着黑色的石头摊开了地图。确定大家都能看清楚图面之后，吉格指向岩石坍塌的位置。

“……既然通往区域2的通道已经被堵住，虽然必须绕远路，但也只能选择穿过洞窟的路线了。幸好，因为配给品中也包括冷饮，所以应该可以不用担心中暑的问题。首先就让我们去确认岩龙在不在区域3吧。”

“颇为适当的计划是也。”炎太郎表示同意，然而他那平淡的语气让吉格实在难以捉摸，炎太郎到底只是拿自己来开玩笑，亦或是真正打从心底这么想。

虽然吉格的想法并没有表现在脸上，但他还是警告自己这样不对，或许是非成功不可的想法让他有点反应过度了吧。能够顺利进行当然最好，但要是因为太过逞强好胜，以致无法冷静判断状况，采取了错误的行动，那么下场就是死。

折起地图，将它塞进腰间皮袋并关好袋子后，吉格看向布拉斯。突如其来的视线让这名少年猎人挺直了背脊。这么一来，他就变得比吉格还高了。以飞龙为对手时，蓝速龙系列的防具本来就已经有点不太能够令人放心了，更别说他还背着一大包行李。吉格轻轻叹了一口气，用下巴比了比他的背包。

“布拉斯，把那个背包留下来吧。”

“咦！？”此刻，少年的表情只能用惊愕来形

容。不需要那么惊讶吧……吉格忍不住这么想。自己刚才要他留下的东西又不是他的配剑。

“可、可是，要是把它放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

“我又没说要你全部留下来。”

“不用带镐子和捕虫网了。要是有空采集或采掘的话，不如仔细观察我们的战斗方式。凭你的阶级，本来是无法参加这个委托的。都是因为有米纳加迪的公会帮你说话，所以你观在才能站在这里的喔，不要浪费了这个好机会”

“不、不好意思！那么调合书呢！？这个应该可以吧！？要是没有书的话，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

“只能带一本喔。”

“就一本而已！？”

“那很占空间吧？要是打倒了怪物却没有地方可以放剥取下来的东西，不就没有意义了吗？还是到时你打算把调合书扔掉？”

布拉斯激烈地摇头，拼命想让背包远离吉格的视线。似乎深怕吉格下一秒钟就会冲上来把背包扯个稀烂的样子。吉格并不打算否定他的想法，要是这么做就可以让布拉斯留下那些书的话，吉格真的会动手。

“好啦，放下背包吧。”在吉格的催促之下，布拉斯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点点头，走回帐篷放下了背包。只见他整个人缩成一团，努力整理着背包内的物品。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猎人。虽然大多数猎人都是为了生话而狩猎的，但不乏热衷于收集珍贵的昆虫、以寻找新种生物为乐的猎人，而将全部热情倾注于收集所有武器、防具的也大有人在。

看来布拉斯将来多半也会变成这类猎人吧。

“好啦，该怎么办呢？”在等待布拉斯回来的期间内，吉格努力回想着自己与岩龙交手时的体验，想要拟定与对方战斗时的战术。虽然吉格不管在单独或组队状况下部曾经与它对决过，但这时能够做为参考的当然是组队时的战斗经验。

在他与艾尔梅莉亚等人组队时，基本战术是由卡诺恩来引诱主要目标的注意，吉格和艾尔梅莉亚伺机看准破绽发动攻击，而弗雷迪奥则是在后方负责扫除其它的怪物。由于弗雷迪奥的武器强击火炮无法装填具有解毒效果等可以支持同伴的弹药，对吉格等人来说，随时注意岩龙的预备动作，设法闪躲毒攻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次吉格并不打算采用让某人去诱敌的战术。

虽然吉格的大剑可以当成盾牌运用，不过那其实并不是它本来的用途。

炎太郎的双剑则看起来就根本不像是适合用来防御的样子，队上唯一有盾的人是布拉斯，但又不能马上就逼一个新手去与飞龙正面对决

薇薇所用的伞——那把名为黑色花边阳伞的轻弩，虽然可以使用弗雷迪奥的武器所不能装填的辅助类弹药，但攻击力却也较弱，吉格并不是很放心将那些期待能分到一点岩龙的残饵而聚集过来的怪物都交给她去对付。

实际上，很可能必须只靠自己与炎太郎两人来战斗——吉格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虽然还不知道双剑猎人能让自己见识到怎样的战斗，不过看起来至少速度应该会相当快。

让炎太郎当游击手，要他去扫除其它敌人，吸引飞龙的注意，自己则趁机冲进岩龙的脚边发动攻击，要是对方摆出要发动攻击的架势时就赶快逃开，等它喷完毒瓦斯等什么的之后立刻再次攻击，这样的过程应该是比较妥当的吧。

至于薇薇，让她以发射具有治疗受伤同伴效果的回复弹为主，另外，扫荡弱小敌人、麻痹、睡眠、毒等支持战斗的工作应该也都可以交给她吧。她所使用的武器以装填除了水冷弹、电击弹、贯通弹之外的所有种类弹药，是把性能相当优秀的轻弩。

在出发之前，吉格已经事先请她多准备一些解毒弹，如果她确实做到了吉格的要求，那么战斗就会变得十分轻松。他们将可以不需要担心中毒的问题，只需要集中精神拼命攻击就好了。

“薇薇，你带了多少发解毒弹？”

“大约二十几发。”这样就很够了。要是连和岩龙战斗时的中毒次数都会超过弹药数量的话，那吉格的实力根本就不配拥有他现在的猎人阶级，同时多半也不可能达成委托了吧。

不久之后，有点沮丧的布拉斯终于回来了，吉格等人于是开始移动。话虽如此，但布拉斯的背包看起来仍然相当撑的样子，或许他还是偷偷多带了一本吧。当场骂他一顿，要他把书留在这里并不困难，但吉格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做。要是自己太过严格而使得少年放弃当猎人的梦想，就太对不起因相信吉格而把布拉斯交给他照顾的维吉了。

吉格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背向扎营基地及河川，沿着右边的道路往区域1移动。他脚下踩着灰色的地面，一边注意四周的状况一边移动。营地附近的地面有许多砂砾，行动时很容易发出声响。虽然猎人往往会因此被怪物发现，不过好在这附近并没有可供飞龙着地的广大空间。

众人排成一列走过通道，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片肃杀的灰色世界。据说，这一带之所以会呈现一片灰色，是因为被岩浆化为飞灰的土壤落在地上，经过了极为悠久的岁月，使灰色完全渗入土地之中所造成的结果。

在灰色的世界中可以看到几丝显眼的红色。那既不是渗出地面的岩浆，也不是开在荒野之中的花朵。那是皮肤的颜色，是具有独特红色表皮的肉食性怪物红速龙的颜色。看到这种怪物，让吉格想起了最后一次与艾尔梅莉亚等人组队狩猎时的事情，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共五头是也。”炎太郎小声地这么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带着几分紧张。反正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经过这里，不如先把它们解决掉会比较好——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吉格能够理解炎太郎的意图。

如果岩龙，在区域3的话，这单将会成为万一时的撤退路线，在身上有伤的状况下，想要一边和数头红速龙战斗，一边撤退，并不足一件容易的事。红速龙除了具有堪称恐怖的跳跃力之外，同时还会吐出毒液，手脚上的爪子也都相当锐利。

“——初阵乃 燃烧世界之 鲜红色群凶——多半便是如此是也咏完这一句，炎太郎回头看着布拉斯，似乎是叫布拉斯上去试试看的样子。

或许布拉斯也懂他的意思吧，少年睁大了眼睛。虽然他一开始看似打算急忙摇头拒绝，但却像是突然想到什么而停了下来。

参加狩猎却又拒绝战斗，这样还是太奇怪了点。

“没人说要你一个人去对付它们啦。”吉格撕开了配给品中的携带食品包装，一口将它吞下。它可以让人产生饱足感，也能使精力得以维持。在狩猎前要先填饱肚子可说是常识，因此猎人们都很感谢这种可以避免浪费贵重肉类的配给品。

炎太郎和薇薇也都吃了携带食品，看到其它人的举动，布拉斯这才急忙用有点发抖的手扯破包装，吞下了自己的那一份。从喉咙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少年是好不容易勉强咽下它的。因为吞下后要等几十秒才会生效，当吉格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来观察红速龙的位置时，他吓了一跳。

炎太郎居然大大方方地朝敌人走去，完全没有打算要隐藏自己行踪的样子。虽然吉格伸手想把他拖回来，但已经太迟了。

一头注意到炎太郎的红速龙，发出了刺耳的高亢叫声。

“真是！”吉格拉下雄火龙头盔的面罩，从岩石后方冲向敌

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对布拉斯大喊。

“跟上！”在说话的同时，吉格的手已经握住了双雄钩爪刀的握柄。

炎太郎一从腰间拔出双剑，随即以令人无法想象那看起来只是在步行的敏捷速度逼近那群红速龙。吉格发现自己拼命跑却还是追不上炎太郎，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

在吉格赶上之前，炎太郎早已经被红速龙包围了，看起来根本就无处可逃。想要救出他的话，唯

一的方法就是从外侧破坏包围网。但是，从这里根本来不及赶过去。

这时，吉格听到后方传来火药爆炸的声音，一阵风从他耳边掠过，一只红速龙头部的瘤应声开了个洞。碎肉四溅、血液喷向空中，敌人就像是被无形的手痛殴似的，慢慢地倒了下去。吉格不用回头也知道，这是薇薇的援护射击。

但是，敌人也不过才减少一头而已。要撕裂炎太郎，四头红速龙大概已经绰绰有余了。他身上穿的忍系列防具，以铠甲的标准而言实在过于脆弱，看起来似乎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尖爪或利牙

由于开枪后必须重新进行瞄准，所以在两次射击之间多少会出现一段空档，

剩下的红速龙起放低身子，跳起来扑向炎太郎、虽然当它们还在空中时就又有一头遭到薇薇的子弹击落，但其它三头还是形成了一大团红色的肉块，像是要压垮敌人似的，全部落在炎太郎的头上。看到这么多敌人同时向炎太郎发动攻击，吉格忍不住要感到毛骨障然。吉格心想，炎太郎死定了。

愤怒比悲伤早一步占领了吉格的内心。什么双剑嘛，嘴上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结果不过就是个傻瓜而已吗！？居然在我初次率领队伍狩猎时就突然自己跑去送死！

吉格感到肩上似乎多了一份沉重的责任。当然，其实根本不需要感到自责，问题出在一个人冲出去的炎太郎身上——吉格对自己这么说。

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办法摆脱那种感觉。吉格觉得自己的手臂变得非常重，就像是被炎太郎给紧紧抱住了似的。可是，他不能在这里停下脚步，不管手臂再怎么重，他还是必须举起手来挥舞大剑，否则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牺牲者。

枪手并不善于肉搏战。布拉斯也差不多。虽然他可能有和红速龙战斗的经验，但即使是相同的敌人，村庄附近猎场与市街附近猎场的敌人强度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正当吉格咬紧牙关，打算举起手中的双雄钩爪刀时，他发现似乎有点不对劲，因而停了下来。

他注意到，那些叠在一起的红速龙完全没有在活动。它们并没有在贪婪地吞噬着炎太郎，只是像中了睡眠瓦斯一样，静静地叠成一堆。

吉格看着看着，叠在最上面的那头红速龙突然缓缓地从同伴身上滑了下来。

接着，另外两头也陆续倒地，从敌人光滑的巨大红色身躯之下出现的是，单膝跪地、握着双剑的两手在胸前交叉的炎太郎，他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在吉格眼中看来，炎太郎似乎没有受伤。炎太郎用力甩了一下双剑，以流畅的动作把剑插回腰际，两手在胸前交抱。

虽然吉格有一瞬间看得几乎着了迷，但当他回过神之后，随即感到非常生气。他明明自己都说了想见识布拉斯实力之类的话，但却又这样鲁莽地率先冲进敌阵，实在是太过分了！在组队狩猎时，如何话用彼此的特技来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炎太郎的轻装备并不适合进行突击。

“喂！”重新背好双雄钩爪刀，吉格毫不隐藏自己的愤怒，大步向炎太郎走近。

虽然吉格觉得肩上的重担在知道炎太郎还话着的瞬间就如同幻影般消失了，但他要是就这样认可炎太郎的行为，日后一定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吉格才不想为这种任性家伙的生命负责。就算必须接他一顿也在所不惜，无论如何非得让他改变这种心态才可以，现在已经不是在意年纪大小之类问题的时候了。不过，想到这里，吉格突然觉得自己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变小了。

我过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不，吉格当然还是没有炎太郎这么任性。即使是在和艾尔梅莉亚组队的最后一次狩猎时，他也还是听从了少女的指示。不过，他在最后关头时确实也打算要擅自行动就是了。但是，或许这两件事其实还是一样的。

万一他那时自己去挑战雌火龙却战死的话，虽然艾尔梅莉亚嘴上可能不会承认，但内心一定还是

会对没能阻止他的事感到十分后悔吧。

当然，吉格并不认为她那时阻止自己完全只是为了不想背负他人生命重担这种自私的理由，不过他现在已经深切地了解到，自己在那时的行为，确实是会造成艾尔梅莉亚产生这样的想法。

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吉格重新绷紧自己几乎就要松懈下来的神经，跨过红速龙的尸体，来到了炎太郎面前。

他的独眼之中并没有笑意。

炎太郎薄薄的嘴唇没有表现出任何他对自己这样的行为感到自傲或急于炫耀的态度。虽然炎太郎身穿轻装，身高也不是特别高，但他的独眼仍然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吉格好不容易才挺住这股压力。

“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吉格带着勉强挤出的愤怒说出了这句话。在他脚边的那头最先被杀死的红速龙，肉体已经开始崩解，发出了异样的臭味。

蓝速龙、黄速龙、红速龙这三种怪物，当它们死亡后，其体液就会发生特殊的变化，加快肉体分解的速度。虽然剥取素材是与时间赛跑的行为，但要是吉格这时开始动手剥取素材的话，不管他之后说的话再怎么大义凛然，大概都只会被当成笑话看待而已吧。

“你想找死吗？以为敌人只是红速龙就大意的话——”

“在下丝毫不作此想是也。”炎太郎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吉格的话。

“因力之所及，故行之，如此而已。区区五头红速龙，不足挂齿是也。此外，在下亦图趁此良机见识诸位实力。”

“喂！”

“倘若大人未对在下此举露出愠色，则您必为胸无大志、不堪信赖之头领是也。胸怀大志者言当对在下直述已见，大人正是如此。”炎太郎缓缓地解开了胸前的双手。

“不经并肩共狩，则无从得知其人真实面目，短暂之面谈及文件仅能知其一二。”也就是说，炎太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测试自己等人，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根本想都不用想，他会有这种态度也是当然的。既然吉格自己都一直抱着想考验队友的心态，其它人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吉格慢慢吐了一口气，感到脑中的热度似乎正随着呼出的气而降低，觉得自己逐渐变得冷静。他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

过去是不是也时常像这样质疑艾尔梅莉亚究竟够不够格当个队长？她的心里是不是也一直有种吉格似乎总是在考验她的感觉？

或许是吧。

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会变得越来越慎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不过，吉格也无法就这样干脆地认同艾尔梅莉亚的转变。太过慎重的计划跟太过鲁莽的计划是一样的，想让狩猎成功的话就不可能避开所有会导致危险的情况。简单地说，重点在于能否确实掌握生与死的界线。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听到吉格这么说，炎太郎露出了有点惊讶的表情，在他独眼中的瞳孔微微缩小了一点。

“不过，只限这一次喔？要是你再乱来的话，包括我在内，大家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速度很快了，不过要是你不想想该怎么和其它人合作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和飞龙战斗了。你应该不至于会以为，凭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对付得了在公会猎场内出没的飞龙吧？”

“若大人执意如此亦无不可是也。”他不是在说大话或开玩笑，炎太郎的眼神中显露出了独自一人也能获胜的自信。

“——然则，在下知道了。自当谨遵大人考虑是也。但，仅限该策并非愚昧无知之举时是也。”

“你这话还说的真明显啊！”

“只因此事无须虚矫掩饰之故。——非形诸言语 无从通晓并沟通 人我心中事——如此是也。”

“……或许是吧。”吉格好不容易才有了能够露出笑容的心情——即使那只是苦笑。

炎太郎说的没错。

要是不说出口就无法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对方。一心以为对方应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种心态只能说是单方面在妄想而已。虽然多半会有人不赞成吉格这种想法，不过，反对者其实也都只是以为自己的想法能够传达给对方而已。

如果是日常生话的话还无所谓，有时些小误会反而可以让彼此的关系更加圆滑。但是身处猎场的时候，这种以为对方了解的想法只会让危险加倍而已。

炎太郎想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吧——虽然说是这么说，不过搞不好这也是吉格的误解罢了。

“然则，实负过人之艺是也。”炎太郎低头看着一头正在崩解的红速龙，突然改变了话题。

吉格知道他说的是薇薇。

她的子弹极为正确地打穿了红速龙的头盖骨，让敌人在瞬间毙命。当时红速龙并非处于停止不动的状态，在怪物飞身扑向毙太的瞬间，薇薇准确地射穿了对方的红色脑袋。

如果把弗雷迪奥所用的重弩比喻成长枪的话，那么薇薇用的轻弩就是刺针了。

有这种技术的话，就算他们动作再快、战况再惨烈，她应该都不至于会犯下以攻击用弹药误射同伴之类的重大失误吧。

“看似经过严苛修行是也。”

“是吗？”

“倘非如此，这般妙龄当无从拥此神技。大人多半也是如此，想必她亦是从幼时即与弩为伍之人是也。所谓英才教育是也乎？”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是事情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我想那也应该算不上是什么教育，只是因为没有其它可以谋生的方法——就只是这样而已吧。”

“大人往昔亦如此是也乎？”

“差不多啦。”吉格低下头，看着已经完全崩解、被风逐渐吹散的红速龙。

“因为我的村庄是猎人村的关系，为了话下去，几乎每个人都只能选择拿起武器，没有其它的生话方式啊。她可能也是这样吧。”大概只有艾尔梅莉亚不是这样吧——虽然吉格之前是这么想的，不过这时他突然产生了‘真的是这样吗？’的想法。

吉格本来认为，她是因为有卡诺恩当老师，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炎太郎所说的英才教育。所以才能那么年轻就成为战技极为精湛的猎人。

但是，猎人这一行是随时都得和死神打交道的严苛职业。卡诺恩为什么会把恩人的女儿也拖进这么危险的生话呢？

因为卡诺恩自己也一样不知道猎人以外的生话方式，这种说法或许可以当成是一个理由，不过这样的话，艾尔梅莉亚实在没有必要来当猎人啊。

以卡诺恩的实力，如果只是生话费的话，即使不接风险较高的讨伐飞龙类委托，要养大艾尔梅莉亚一个人，在金钱方面应该也不至于会有什么困难才是。

“相较之下，大人您觉得如何？”听到炎太郎带着苦笑的声音，吉格于是中断了思考。现在想艾美莉亚的事情也没用，反正短期间内多半不会碰到她，而且吉格自己也不打算去见她。

“什么事？”

“请看该处是也。”炎太郎用手指向吉格的后方。

吉格转过身，看到岩石的阴影处露出了一个屁股。那种颜色偏黑且裤管较长的腰部装备是蓝速龙护腰——因为其实也没其它队友穿这种装备，所以吉格理所当然地马上知道，那是布拉斯的屁股。在它上面还可以看到根本没被拔出鞘的单手剑骨剑，以及同样没被动过的、与剑成套搭配的盾牌。

“只是面对红速龙就吓得躲起来了吗 ”

吉格一时之间也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

虽然红速龙不能说是很弱的对手，但与大怪鸟之类的怪物相比，它们根本只能算喽罗。没想到布拉斯居然连这种弱小敌人都不敢面对，吓得躲到了石头的后面。吉格实在无法想象，像布拉斯这么胆

小的猎人，过去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打倒大怪鸟的。虽然他不认为公会方面会这么容易受骗，不过，吉格还是不禁开始怀疑起了履历中那些资料的真实性。

在布拉斯旁边的薇薇则是一副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自顾自地保养着黑色花边阳伞，似乎根本不打算稍微指导一下后辈。她这种态度也多少有点问题就是了。

吉格走近岩石，叫了布拉斯一声。少年的屁股抖了几下，往后迅速退开，随之站起身转向吉格。

“啊……结、结束了吗……？”布拉斯畏畏缩缩地说出了这些话。可能是因为害怕的关系吧，少年的脸色有点发青，另外还带着几分紧张的感觉。吉格看了他一会之后，注意到少年手上似乎握着什么东西的样子。

“喂，你手上拿着什么？”

“啊、这个吗……？”布拉斯没有打算隐藏，干脆地张开了手。吉格看到了圆形的坚硬果实。那是一种草类的果实，人们称之为空心果。布拉斯的手上有好几颗这种果实。虽然吉格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不过当炎太郎在与红速龙战斗的时候，这个少年该不会就只是在收集这些果实而已吧

“这是空心果……，因为我觉得自己大概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想说至少采集一些空心果来备用……”

“……”这段话几乎让吉格一时间忘记要把自己张开的嘴巴合起来，的确，因为炎太郎的速度太快，即使他拔剑，或许也没有机会表现。但是，连武器都没拿出来，只顾着采集的猎人，吉格还是前所未见。

“你、你拿那种东西打算做什么？”

“咦？当然是用来制作薇薇小姐的弩弹药啊……。只要使用在扎营基地可以钓到的鱼类体液进行调合，不就能制作出Lv2贯通弹或Lv1撤甲榴弹之类的弹药了吗”

布拉斯说的话，吉格根本听不懂。虽然他知道空心果是什么东西，但之前就算发现了也只是丢掉而已。吉格对调合的认识只限于制作药品或炸弹等方面，对于不是枪手的他来说，弹药的调合什么的只能算是派不上用场的知识。

“原来如此。”无声无息来到吉格身边的炎太郎开了口，他一边说话一边轻抚着下巴。

“确实判断状况，完成当下可行之事，可是如此？当非因胆怯而避战是也乎？。

“这个嘛……我是真的很害怕……”

布拉斯这么说着，脸上浮现了僵硬的笑容。

吉格可以理解布拉斯的考虑。说起来也的确是这样，就算他刚才拔了剑，大概也帮不上什么忙吧。就连吉格自己都赶不及出手了，要是一个没弄好，搞不好还会对薇薇的射击造成妨碍。

“调合是无所谓啦，不过拜托你等到没有怪物的时候再来弄。在战斗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的支持啊。要是希望你帮忙拿药的时候，你却说什么忙着采集分不开身之类的，那我们可就头痛了。”

“……对不起。”布拉斯沮丧地垂下了头。

虽然吉格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对别人说教，但这也是新人教育的一环。他们是生死与共的队友，就算是讨厌的事情也非得说个清楚不可。如果是单独狩猎的话，当然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是正在和飞龙战斗时也无所谓，想采集就去采集吧。但是在组队狩猎时，这类任性的行为很可能会害死队友。

“拜托你别再乱来咯，我是说真的。”吉格轻轻拍了一下布拉斯的肩膀，朝着通往区域3的路径走去。从地图上看来，只要穿过断崖中间的通道就可以抵达比较宽广的场所。那里正是第一个有可能会遇上岩龙的区域。

他稍微往后瞄了一眼，看到布拉斯正弯腰驼背地不停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采集的东西。至于布拉斯身旁的炎太郎，在走路时上半身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在两人后方的薇薇则是把黑暗花边阳伞像真正的伞一样撑开，一边转着伞让花边晃动，一边悠哉悠哉地跟了上来。

简直就像是奇妙的远足一样嘛——吉格努力让自己的心情不要变得太过灰暗。他抬头看向满是硫磺臭味的蔚蓝天空，悄悄地叹了一口气。

“完美地烤好了——！！”喊叫声响彻了蔚蓝的天空，裁判员迅速跑向那名猎人的位置。在用手指轻压、细闻香味并仔细观察过还滴着肉汁的巨大带骨肉块后，裁判员用力点点头。

“完美地烤好了——！！”复诵一遍之后，裁判员举起了手中的旗子。搬运员很快地拿着巨大的金属盘子跑过来，接过烤得恰好的肉，回到了扎营基地。裁判员在猎人脖子上挂着的纸上盖了一个印章。

“完美地烤好了——！！”其它地方也传出这样的喊声，裁判员随即转身向声音的来源跑去。

刚刚交出烤得恰好的肉的猎人，则是马上抓起堆在身旁的生肉，把骨头放在烤肉架的支撑轴上固定好，然后再次握住了把手。随即开始专注地回转把手来烤下一份肉。

“……大小姐”

“咦？——啊！”在她听到卡诺恩的声音而发觉不对劲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虽然艾尔梅莉亚立刻拿起正在烤的肉，但握把前端串着的生肉已经完全烤焦了，不停冒出黑烟。肉的表面几乎都已经炭化了，稍微一晃就能摇下成片的焦炭。

艾尔梅莉亚垂头丧气地把焦肉放在旁边的大块布巾上。这不是她第一个烤坏的肉，布巾上已经堆了超过十个以上的焦肉。

虽然她是为了想缓和心情才来参加烤肉祭典的，不过现在心情不但没有转好，反而变得更糟了。不知为什么，艾尔梅莉亚在烤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会想起吉格。

她现在还是可以清楚回想起当时的景象。

当初受到米纳加迪的猎人公会会长请托，她只好勉强带吉格去参加讨伐雄火龙的委托。由于找不到什么可以让吉格去做的事情，所以艾尔梅莉亚干脆就叫他去烤肉，吉格在那个时候还是一边唱着每个猎人刚入行时就会学到的烤肉歌，一边转动提把来烤肉的。

虽然说是歌，不过并没有什么歌词。

那只是为了让猎人能够牢记该从火上拿起肉的时机而哼唱的曲子而已。

因为烤肉歌的曲调轻快，所以相当受欢迎。在酒吧之类的场所，大家兴致好的时候，有时是会勾肩搭背地即兴配上一些歌词随口乱唱，但通常没有哪个猎人会真的在猎场唱这首歌。至少，艾尔梅莉亚到那之前为止都没遇过就是了。

虽然后来又经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但吉格一直到离队为止，都还是坚持一边唱歌，一边烤肉。

在猎场高声唱歌的话，有可能会因此造成被猎物发现的问题。虽然艾尔梅莉亚刚开始时也会要求过吉格不要唱歌，但最近也已经懒得再说他了。而且，吉格那荒腔走板的歌声，居然还十分奇妙地确实有种舒解紧张的效果。

连艾尔梅莉亚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她一想起或许再也听不到那个歌声的事就会感到非常沮丧。本来是为了抒发郁闷而来参加烤肉祭典，但反而让自己发觉到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叹了一口气，艾尔梅莉亚的肩膀无力地垂了下来。还是算了吧，抱着这样的心情烤肉的话，不管再怎么烤，大概都做不出什么好吃的烤得恰好的肉。她的眼角瞄到了原本在身旁烤着肉的卡诺恩停下手、正在把半生不熟的肉从架子上拿下来的模样。

“……不用管我了，你就烤你的吧。”

“不、我也不是特别想烤肉。”

“这样啊。”艾尔梅莉亚又有种想要叹气的感觉，她并不打算刻意违抗这股欲望。这一声叹息似乎也带走了艾尔梅莉亚体内的话力。一种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自暴自弃心情涌了上来，她觉得背上的锤子好像变得极为沉重，几乎要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我说，卡诺恩。”艾尔梅莉亚一边看着简

易烤炉里面的旺盛火焰，一边小声地这么说

“我是不是变得胆小了？”

“您还在意吉格说的那些话吗？”

“嗯……我知道这一阵子确实是经常失败，也不是不清楚吉格觉得很烦燥的心情——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你就老实说吧。”卡诺恩拨弄着上面已经没有肉的把手，良久无语。虽然他以前的确是经常对她说教，但也已经很久没对她的行动表示过什么意见了。艾尔梅莉亚本来以为那是卡诺恩认可自己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证据，不过或许事情并非如此。

从他们两人开始措档狩猎起直到现在，虽然有过把其它猎人赶出队伍的经验，但从未发生过有队友主动表示要离队的事情。

“……我认为，大小姐您并没有做错什么。”艾尔梅莉亚听得出来，卡诺恩是在慎重地选好遣词用字之后才开口的。

“不过……只是您的想法和他出现了差异，如此而已。何时要撤退、何时则应该前进，每个猎人在这方面部有各自的标准。吉格变得更有自信了。在单独打倒一角龙，完成雄火龙套装后，他那种认为自己不会轻易战死的心态，大概就开始与大小姐您的思考标准有所差异了吧。大小姐重视的是尽量避免受到任何伤害，但是吉格应该是抱着即使会受到骨折程度的伤，也要设法完成委托的想法吧。”

“……这样未免太没效率了吧。要是骨折的话，光是完全恢复就得花上好几个月，而且在这段期间内，肌肉也会因而衰弱啊。这不就跟那个一心想成为英雄的电龙丫头差不多了吗？”

“刚出道的猎人往往都会抱着这样的想法。”

“吉格他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卡诺恩粗大的手指彼此交叠在一起，宛如圆木般粗壮的脖子上下动了动。他的睑上现在还缠着绷带。雌火龙的毒侵入了眼睛的深处，因此到现在都还没完全除净。根据公会专属的医生表示，他也没把握卡诺恩是否可以完全康复。

“可是，他都自己打倒过一角龙了耶？”

“对猎人来说，判断是否可以独当一面的标准并不是曾经打倒过的怪物种类或大小。虽然公会的猎人阶级可以作为战斗技术的参考，不过仍然不能用它来判断可否独当一面。……大小姐知道赤鸟之翼这支队伍吗？”

她知道那支队伍，那是一个由四名接近五十岁的男性所组成、几乎只狩猎大怪鸟的队伍。

他们身为猎人的时间应该已经相当长了，但装备却到现在都还是大怪鸟系列。那个系列本来就没有头盔，不过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戴上属于其它系列的头盔。

但是，他们所用的武器就相当不错了。队中两名用大剑的猎人都拿着铁刀·神乐，长枪猎人的武器是巴比伦，而枪手所用的则是榴弹弩。这些武器都不需要用到飞龙类的素材。

相当多的猎人都不太看得起这支专门锁定大怪鸟的队伍。

因为艾尔梅莉亚自己也和一个有点类似他们的男子——就是单独狩猎时只找毒怪鸟做为对手的弗雷迪奥——长期组队的关系，所以她多少比其它人来得更能接受这样的生话方式。不过，由于弗雷迪奥也愿意和其它的飞龙交手，因此她觉得两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了。

但是，卡诺恩对他们却似乎有相当高的评价。

“……虽然有的猎人说他们是胆小鬼，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是在经历过长时间的狩猎生话后，最后才决定只以大怪鸟作为对手的。赤鸟之翼并不是没有能力去狩猎飞龙，只是他们不想狩猎而已。只要是公会的成员，或者是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猎人都知道，在过去，他们曾经数次于击退老山龙的战斗中有相当大的贡献。之前的米纳加鲁迪占领事件时也是一样，虽然并未特别引人注意，但是他们确实非常努力。真正可以独当一面的猎人应该要像他们那样，并非只是一味地狩猎飞龙、提升自己的猎人阶级就好。只在意那些的猎人，寿命往往十分短暂。大小姐应该是凭直觉注意到了这件事，因此最近才变得比较慎重的吧——难道不是这样

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虽然是自己的心事，但艾尔梅莉亚却没有什么把握。

她能确定的只有自己不希望让吉格受伤的事情而已。之前听到吉格说‘不过就是骨折而已’的时候，艾尔梅莉亚曾经骂过他一顿。因为她觉得吉格似乎把骨折跟小擦伤混为一谈了。

既然他老是想冒险，那自己就应该设法拉住缰绳——或许这也是理由之一吧。不过，她觉得应该不只是如此而已。但是，真要她说还有什么其它的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那是一种她不太敢去面对的心情。

“……那就是说，我并没有变得胆小——没有变得不适合继续当猎人，卡诺恩，你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了。大小姐，虽然他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半调子的猎人，但毕竟是个猎人。生死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大小姐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感到责任。恕我无礼，但我认为大小姐也应该要以一个猎人的身份来认同他的决定才是。”

听着其它猎人喊着“完美地烤好了”的声音，艾尔梅莉亚叹了一口气。

“……我懂你想说什么。可是，对于那些因为我的错误判断而丧命的队友，我还是会感到自责。”

艾尔梅莉亚的队伍并非从未发生过有队友于狩猎中战死的情况。虽然卡诺恩敢保证，她至今从未犯下因明显的错误判断而害死队友的事情，但会出事的时候就是会出事。艾尔梅莉亚到现在都还清楚记得那些死去的队友。

“至少你可以不用为我担这个心。”听到弗雷迪奥的声音，艾尔梅莉亚转头一看，发现他就站在自己旁边，肩上扛着的生肉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他的身上散发出火药及血的味道。从骨头的大小来看，那应该是成年的食草龙肉。他可能是注意到已经没有库存，所以跑去狩猎了吧。

“要是真的碰上危险的话，不好意思，我一定会先逃跑。啊，如果对手是毒怪鸟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要是死在她手上，那也算是得偿所望了吧——”我可不想奉陪——虽然艾尔梅莉亚这么想，不过她并没有说出口。当然，每个人对于所谓的美都有自己的定义，但艾尔梅莉亚实在不觉得毒怪鸟有什么好看的。她才不希望被那种飞龙踩扁或被对方的毒气闷死呐。

不知是没注意到艾尔梅莉亚的想法，亦或是根本不在乎她怎么想，总之，弗雷迪奥把肉放上了架子，握紧把手，开始慢慢地转动握把。

“如果你觉得只听我这么说还是不能放心的话，那倒也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只要去狩猎就好了。要再找一个人入队也可以，像以前一样三个人去狩猎也可以——嗯，完美地烤好了。”

弗雷迪奥举起了颜色烤得相当漂亮的肉块，赶来确认的裁判员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弗雷迪奥烤出来的肉，外表看起来真的十分诱人。

“超、超级完美地烤好了！！”

裁判员一边喊一边举起了手中的旗帜，四周马上陷入一阵骚动。各处都传出了有人烤出顶级烤肉的赞叹声。一般对于烤得特别完美的肉称为烤得恰好的肉G，而在烤出这种肉的时候则会用‘超级’来形容——似乎是这样。

交出顶级烤肉的弗雷迪奥，让位于自己赤裸胸膛前的纸片上一下子多了五个印记，他随即拿起另一块生肉。

“反正一样是接委托，不如就接讨伐飞龙的委托吧。想确认自己的精神是否已经变弱的话，飞龙可说是最好的对手。因为它们平时就已经相当恐怖了，只要一正面对峙，马上就可以知道答案。”

正是如此。不管艾尔梅莉亚再怎么烦恼，答案还是不会自己浮现，她也不是为了要让某人接受或说服对方而寻找答案的，毕竟这是她自己的问题。就像弗雷迪奥说的一样，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已经变得懦弱，只要去狩猎就马上可以得到答案。

“是啊，不过是回到吉格加入之前的状况而已嘛。”就只是这样而已。

现在就算不去担心吉格可能会因为过于莽撞而送命的事也没关系了吧。

他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也没有抱着什么奇怪的正义感。要是状况真的太危险，他应该还是会选择逃走的吧。如同卡诺恩所说的，只是他的标准与自己不同而已。

艾尔梅莉亚决定再也不要去想吉格是不是可能会死的事情了。

她拿起一块生肉放上转轴，握住了把手。在调整好烤架，确实地固定好骨头之后，用脚踩着踏板把风送进烤箱，加大了炉中的火势。

看着火焰宛如舔着肉块般烧烤着肉的样子，艾尔梅莉亚开始缓缓地转动握把，接着——哼起了对她来说真的是阔别非常非常久的烤肉歌

穿过内部满是热气的洞窟，吉格等人再次回到了蓝色天空之下的灰色世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一时说不出话。

虽然他们事先已经预料到岩龙多半不会在区域3出现，但却没想到会碰上一大群野猪。

拥有巨大长牙、看起来像猪一样的野猪，如果只有一头的话，这种怪物根本不足为惧，但成群出现时就相当麻烦了。即使躲开了其中一头的冲撞，其它野猪也会从不同角度突进过来，有时甚至会让被撞倒的猎人根本没有机会爬起来，来不及拔出武器而只能任它们践踏到死。

要是它们与飞龙一起出现的话，情况就真的是糟到极点了。因此，先解决这些像猪的怪物可说是每个猎人都知道的常识。

吉格等人照着这项常识做了。

这次布拉斯也拔出了剑，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解决一头，好在吉格和炎太郎摆平了绝大多数的敌人。

接着，吉格等人开始一块一块地仔细检查着所有突出地面的石头

岩龙又被称为不见踪影的飞龙。因为它会将身体藏在地底下，利用背部极为类似岩块的甲壳，拟态伪装成玄武岩质的石块。

行动并非十分敏捷的岩龙会保持这个样子一直等待，当感觉到猎物靠近而造成的震动时，它就会突然冲出地面，对目标发动攻击。因此想引出岩龙的话，投掷东西引起震动或迅速跑过它身旁都是不错的办法。

幸好，因为这一带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碎石，所以吉格等人可以不需要浪费体力四处乱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突出地面的石块都是真正的岩石。

不得已，吉格一行人拖着还想要挖掘矿石的布拉斯离开了该处，在通过有岩浆河流经的洞窟后，终于抵达了区域2。要是通道没有被大石头堵住的话，他们本来不需要大费周章绕一圈的。

“这、这是怎么回事！？”

在最初的冲击过后，吉格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

躺在灰色地面上的物体正是岩龙的巨大身躯。这头怪物并不是在睡觉，它的小眼睛中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光辉，瘫在外面的舌头同样因失去血气而变成了暗红色。另外，它身旁的地面也不再是灰色，而是被染成了一片带着几分紫色的偏黑红色。

那大概是岩龙的血液与体内的毒袋破裂后流出的体液混合的结果吧。“已往生是也。”

炎太郎说的事情，吉格也非常清楚。只要看一眼，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它已经死亡的事实，问题是，下手的人是谁。

栖息在这一带的怪物，不管是红速龙、或是拥有乌龟般甲壳的草食怪物背甲龙都不可能打倒岩龙。

先不提这两种怪物根本就不会袭击飞龙的事情，红速龙的毒液对岩龙无效，而它的爪或牙也都无法穿透岩龙坚硬的甲壳。背甲龙虽然拥有威力堪与巨大锤子媲美的尾巴，但也还没强到有可能打倒岩龙的程度。

吉格慎重地靠近岩龙的尸体进行检查，看来已经不用担心毒气的问题了。

他绕着灰色的巨大躯体走了一圈，在仔细观察后，吉格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甲壳的一部分呈现不自然的剥落，看起来像是有什么尖锐的物品插入

过甲壳的缝隙之间，留下了谨慎地剥取了好几片甲壳的痕迹。

该不会——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它的可能了。这是其它人剥取后所留下的痕迹。

当然，红速龙或背甲龙都不可能会做这种事，能够做出这种灵巧行为的，就只有人类而已——而且还只有猎人才能办到。不过，由纳斯提的猎人公会派到这个地方来的猎人应该只有自己这一队才是。

“……是流浪猎人做的吗？”在猎人之中，也有不少并未加入公会、以个人的身份接受狩猎委托的人物。吉格的故乡柯克特村也是如此，虽然村长柯克特在公会内部相当有名，但是村庄本身则与公会没有关联。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类猎人通常不会进入由公会管理的猎场狩猎。因为他们担心公会方面会因此派出公会暗夜。

与公会旗下私设部队公会暗夜有关的传闻，多半都是一些无法确认真实与否的负面消息。虽然不向人类拔出武器是猎人的信条，但听说公会暗夜的成员却都是一群专门狩猎人类的猎人。

就算这样的传闻只是谣言好了，不过世界上真的存在着敢公然与猎人公会为敌的猎人吗？

但是，现在岩龙确实就倒在他们眼前，而身上也留有甲壳被剥走的痕迹。“此乃锤之击痕是也。”

炎太郎一边摸着岩龙被压溃的翼膜一边这么说。在他手掌下方可以看到岩龙被狠狠地砸扁、撕裂的翼膜。那种看似被大力扯破的痕迹并非遭受大剑或单手剑之类具有锐利刀刃武器斩裂的伤痕。

“这边的伤痕是撤甲榴弹造成的。”薇薇在岩龙巨大的头部前面蹲下，将鼻子凑上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因为内部受到强大力量挤压，使得脸部的甲壳出现了裂痕。这多半是因为从眼睛射入的撤甲榴弹在里面爆炸的结果吧、由于在血肉的焦臭味道之中还带着火药的味道，所以一定不会错。”

已经可以确定了，这是猎人下的手。或许是还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吧，只见布拉斯充满兴趣地注视着多半是他初次看到的岩龙，在这头虽是幼龙但躯体已经相当巨大的飞龙四周走来走去。

“——排除千万难 终至岩龙处 孰料竟已逝——如此是也。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吧。”

“大人何出此言？莫非吾人尚未达成委托是也乎？大人更有何疑问？”

“你是当真的吗？”吉格吓了一跳，看向炎太郎，但却没办法从他的神色中看出什么端倪。

“打倒它的人并不是我们喔？”

“委托者之心愿，不就是驱逐岩龙之事是也乎？虽则目标之幼龙，并非命丧吾等之手是也。”炎太郎拔出剥取用的小刀，把刀插进岩龙的甲壳缝隙之间，轻巧地一割，转眼间剥下了一片甲壳。

“此物应堪为证据是也。珍稀罕见之矿石似已全数遭到剥取，在下虽深感遗憾，惜只能作罢是也。”

“等、等一下！你是打算抢走其它猎人的功劳吗！？”

“遭人横夺者岂非吾等是也乎？虽不知是何人行此暴举，但此岩龙本属吾等之猎物。大人可是要现时已丧失本应可剥而得之物的我等，竟需达委托成功之报酬也一并舍弃乎？”

吉格一时为之语塞。炎太郎说的确实没错，受到损失的其实是自己的队伍，本来应该可以拿到手的素材都被其它人先剥走了。要是这样还被认定是没有完成委托而无法取得报酬，甚至连契约金都拿不回来的话，那就未免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要是向公会报告它是我们打倒的话，那就会变成我们欺骗公会，这样实在太危险了。”虽然这不算一笔小钱，但吉格可不想只为了钱就变成公会暗夜的猎杀目标。

“然则，这该如何是好？”

“就照这样向公会回报吧。带着那个东西——岩龙的甲壳回去报告，之后的判断就交给公会处理。这样应该是最好的做法。要是公会最后决定不

付钱的话，那大家这次的酬劳就由我出吧。”

“……大人真乃好汉是也。”炎太郎递出岩龙的甲壳，吉格伸手接过。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不过吉格其实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种地方发生争执就麻烦了，毕竟他们还在返回扎营基地的途中啊。

到了这个时候+吉格才好不容易体会到那时——在丛林吵架的那个时候，艾尔梅莉亚的心情到底有多么不好受。

“……我以前到底都在搞什么啊。”吉格叹了一口气，把甲壳抱在手上，拖着感觉仿佛有千斤重的脚，慢慢朝着内部有岩浆河的洞窟人口方向走去。

第五章
苍与樱

“敢问结果如何？”吉格还来不及将手上的袋子放到餐桌上，炎太郎就急着提出了问题。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继续刚才被问题中断的动作。四个皮袋中都发出了低沉的货币撞击声。换作是一般猎人的话，大概会马上有所反应吧，不过这时围在餐桌边的同伴们却都并未表现出特别关心的样子。

炎太郎看都没看钱袋，一直注视着吉格，薇薇还是抬头挺胸笔直坐在椅子上，头也不抬地看着自己的书，布拉斯一心顾着进行调合，只是瞥了吉格一眼，像是在责怪他不该随便让餐桌产生晃动的样子。

吉格一坐下，一位女服务生随即送上啤酒，将酒放在四人的面前。虽然吉格不知道布拉斯能不能喝，不过委托结束后陪大家喝一杯也是猎人应有的礼貌。

在干杯之前，吉格先分配了钱袋。他把最大的一袋拉到了自己的面前，因为里面装着追加的契约费用，至于报酬则是四人平分。

在形式上的干杯后，吉格只喝了一小口啤酒。炎太郎一口气喝光了酒，而薇薇似乎也并不讨厌啤酒的样子。布拉斯则像是在品尝那种苦味似的一点一点地嚷饮着酒。

擦干净嘴边的酒泡后，炎太郎又问了一次。

“她说会进行调查。”

吉格用下巴比了比吧台。对于吉格提出的报告，带着眼罩公会女职员只做出了这样的回应。结果，吉格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公会方面多半也还没完全掌握关于这个事件的情报。

他本来已经做好在酬劳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争执的心理准备，但就像炎太郎所说的一样，委托者的期望只是驱逐岩龙，因此公会表示不管是谁打倒它都无所谓，他们十分顺利的拿到了报酬。

不仅如此，甚至还有赠品——吉格把刚才拿到的纸张摆上了餐桌

“何物是也乎？”

“委托书。”等炎太郎等人都把头凑过来之后，吉格才答了话。

“说什么为了补偿这次的事情，所以优先让我们去处理这个委托——狩猎对象可能有点难以对付就是了。”

炎太郎的单眼眯了起来，仔细地审视着放在桌面上的委托书。薇薇的表情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布拉斯却似乎相当惊讶，他张大了眼睛，不安地环视着周围。这也是当然的，因为眼前这个委托本来应该是现在的他完全没有机会接到的困难委托。毕竟对手是雄火龙与雌火龙的夫妇搭档啊。

“巢穴邻近牧场是也。”

“是啊。”吉格拿起委托书，重新浏览了一遍。

“大约半个月之前，雄火龙在位于纳斯提与米纳加鲁迪交界附近的牧场出现。而距离牧场不远处的森林中则传出了发现雌火龙的报告，据推测，它们多半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巢。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公会并不会接受狩猎即将开始繁殖的飞龙之委托，但因为牧场中的家畜已经受到了严重损害，等到家畜被吃光后，两头飞龙很有可能会进而袭击市街，公会似乎就是因此才接下这个委托的。”

“雄火龙及雌火龙——应当会颇为有趣是也。”

“怎么这样……”布拉斯高大的身体像只全身湿透的小狗似的抖动了一下。

“光是一头就已经够恐怖、够难缠了吧？居然还要一次面对两头……而且它们还是夫妇，这样根本不可能有胜算吧……？”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啦。”等负责上菜的服务生沉默地放好餐点之后，吉格才说出了这句话。也不知道其它人到底有没有在听，只见三支叉子一起伸向盘子，叉起了将食草龙肉与蔬菜一起烤熟后再铺上一层起司的料理。

吉格也暂时停止说话，叉起了一块肉。他一边用手接着滴落的肉汁与因融化而牵出细丝的起司，一边把食物送进口中，享受着从蔬菜和肉中流出的微烫汁液。

吉格这时才注意到，布拉斯用期待知道后续的眼神看着自己，他舔了舔嘴唇。

“——确实没错，雄火龙和雌火龙都不是普通的飞龙。虽然它们的体型比水龙小，甲壳硬度也无法与铠龙相比，但在凶暴程度、头脑的聪明灵话、面对敌人时的攻击欲望等方面，都比其它任何飞龙要来得更为强烈。所以人们一提到飞龙，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雄火龙。雌火龙虽然没那么强悍，但它的毒尾也是相当麻烦的武器。再加上又是在繁殖前，它多半会更加凶暴吧。”

布拉斯露出了‘看吧，我就知道’的表情。

“不过，它们并不是无法打倒的对手。”吉格如此断言。

“同时与两头战斗的话当然会有危险，而且这样的风险也实在太高了。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很简单，只要一头一头分开解决就好了。如果它们是夫妇的话，雌火龙往往会将对付敌人的工作全部交给雄火龙。所以，我们只要利用这种习性单独引出雄火龙，先收拾它就可以了。”

“各个击破是也。”一口吞下还带着皮的土豆之后，炎太郎点了点头。

“若能像切肉般缓缓削弱敌人战力，即便是强敌也与大群食草龙无异。实不需为此感到恐惧是也。在下对应允此委托之事并无任何不满是也。敢问薇薇小姐意下如何？”

“只要主人觉得满意就好，我完全遵从主人的指示。”

把高雅地切成小块的肉咽下去之后，薇薇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这段时间内，她眼镜后面的视线一次都没有抬起来过。吉格到现在还是不习惯被她称做“主人”。虽然他也试着拜托过薇薇，希望她能不要这么说，但她却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以非常坚决的态度来拒绝吉格的请求。炎太郎点点头，把视线转回吉格这边。

“大人做何打算是也？”吉格自己相当跃跃欲试。但是，突然就要布拉斯参加讨伐雄火龙夫妇的委托，这样的负担未免太重了。对手是那对夫妇的话，他们也多半不可能还有余力去关心布拉斯吧。既然这样的话，那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吉格转头看着少年。

“……布拉斯，不好意思——”

“我、我也要去！”或许是已经知道吉格要说什么了吧，布拉斯提高音量打断了吉格的话。

虽然这样的举动让吉格有点意外，不过他一定是因为没有亲眼看过雄火龙，所以才敢这么说的。等到实际面对那家伙，听到对方的咆哮、看到敌人向自己突进过来的样子，布拉斯一定会吓破胆。吉格自己过去就是这样，虽然他没有口下得拔腿就跑，但恐惧还是让他动弹不得。

“我、我不会妨碍你们的！拜托，请一定要带我去！”

“可是——”

“有何不可是也？”炎太郎这句话让布拉斯的表情亮了起来，而言格则忍不住皱眉。但是，独眼的猎人却似乎不怎么在意吉格，只在那挥动着手上充分吸饱肉汁的青菜。

“既为猎人，迟早需与之一战，此乃必经之途是也。身为前辈，理当成为后进之模范。敌似仅为普通之连理，即使只得吾等三人亦当仍有胜算是也。”

确实如此。在怪物的分类中，有名为‘G类’的特殊种,不过委托书中并没有写到这对夫妇是属于这一种。所谓的‘G类’，指的是比普通的个体更顽强,更棘手的家伙。它们有时是逃过猎人的追击,知道了陷阱是怎么一回事的个体,有时则是那些逃过一劫的飞龙彼此结合而生下的后代。虽然是同种类的飞龙,但这类怪物就是会比普通的来得更难以对付。

吉格看着布拉斯。

虽然他的眼神还是飘移不定,不过看起来似乎并不打算就此放弃的样子。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了。身为一个猎人,就应该要尊重其它猎人所做的决定。吉格自己也是因为当初艾尔梅莉亚等人特别带他去参加讨伐雄火龙的委托,今天才能够像这样坐在这里的。

“知道了啦。”布拉斯的表情又是一亮。但是,吉格也没忘记先把不好听的话都说清楚。

“不过！你绝对不可以惹麻烦喔？最好要有我们都没办法照顾你的心理准备,自己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如果你有把握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答应让你参加。”

“是！”布拉斯只有回答的时候才特别有精神,大概是放心了吧，他开始埋头猛吃料理。

相对地,看着他这个样子，吉格则是感到自己的胃变得十分沉重,他放下了叉子,勉强逼自己喝下了几乎没有动过的啤酒。

这东西大概真的只能用来逗人发笑而已吧——艾尔梅莉亚看着刚完成的新锤子火腿之王,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虽然她最后并没有在烤肉祭典中拿下优胜,不过因为获得优胜的弗雷迪奥把奖品国王食券便宜卖给了她，而且艾尔梅莉亚手边也有很多的烤肉券,所以她就试着把锤子给做出来了——看起来实在不像能够承受实战的考验就是了。

利用这个经过熏制的巨大肉块发动的攻击,如果是香菇猪之类敌人的话,或许还有可能敲碎对方的头盖骨,不过在碰上飞龙的时候，大概只会被对方吃掉吧。或许在陷入危险、必须撤退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赚取逃命时间用的诱饵,不过实际上多半还是只能用来搞笑或当成武器爱好者的收藏品吧。

果不其然,艾尔梅莉亚一走进酒吧就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四周响起了“喂喂、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的爆笑声。这也难怪,因为这把锤子看起来根本就是一根带骨火腿的样子。艾尔梅莉亚一边笑一边回了对方一句“吵死人啦！”后，觉得原本郁闷的心情似乎多少获得了舒解。光是这一点，或许就可以说这把锤子并没有白做。

艾尔梅莉亚走到吧台旁，在她开口之前，本来埋首于记录簿之中的维吉就先抬起头、站了起来。虽然她的笑容还是像平常一样亲切,但笑容中却似乎带着几丝疲倦。这是因为公会会长一直没回来,她必须一肩扛起公会各种大小事务的缘故。

“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到把手放上吧台的艾尔梅莉亚这么问,维吉虽然瞄了一眼她背上的火腿之王,不过却什么都没说。如果是平常的她，这时一定会说些什么的，但现在她的表情却没有这样的余裕。

“因为有个想要拜托你们去处理一下的委托。”

她小声地这么说，跟着把一张纸放上了吧台。那是一份盖有‘紧急’印章的委托书，这代表它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比较适合随时可以出发的猎人。这类委托多半都是相当危险或十分不容易处理的难题。

艾尔梅莉亚拿起了纸张,卡诺恩和弗雷迪奥也从她的左右两侧窥探着委托的内容。上面写的是——“讨伐火龙夫妇的委托啊……”

根据委托书的记载,似乎有一对飞龙在牧场附近的森林里建立了巢穴，并且接二连三地袭击家畜，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被害程度将会扩大，可能连市街都迟早会受到它们的威胁。

生下幼龙之后,火龙夫妇会暂时性的扩张势力范围。如果放任不管而继续让它们筑巢的话，范围

很可能会扩及市街。就算暂时驱离它们，但已经决定了筑巢地点的飞龙并不会轻易改变巢的场所。公会大概也是在发现驱逐无效后，才下定决心进行讨伐的吧。

这样的内容确实具有被列为紧急委托的资格。而且，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变得懦弱的话，大概再也没有比它们更好的测试对象了。

艾尔梅莉亚转头看着卡诺恩和弗雷迪奥，对他们晃了晃委托书。

"难得有这个机会，我足打算要接啦——你们呢？"

"我不反对啊"弗雷迪奥从喉咙深处发出了笑声，

"雄火龙与雌火龙……这不是很好吗？虽然敌人多半不是上次那头雌火龙，不过也该是讨回之前那笔债的时候了。"

"卡诺恩呢？"

"……要再找一个人吗？还是就三个人？"

"这个嘛——"因为这——阵子都是四个人努力过来的，所以或许四个人会比较容易彼此照应吧。不过，一下子就要求还不清楚对方战斗风格的陌生队友参加讨伐火龙夫妇的委托，这样实在太危险了。别说是互相照应了，互相妨碍的可能性搞不好还比较高。

"……就我们三个人去吧。只要有办法各个击破的话，光我们应该就够了。"

艾尔梅莉亚转过身，把委托书一巴掌拍在吧台上。

"我们接了。"

"那么，请在这里签名。"接过维吉递上来的笔，艾尔梅莉亚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把笔依序传给卡诺恩、弗雷迪奥，让他们也签了名。维吉确认过签名之后，点了点头。

"好的，这样就可以了一个小时后出发，拜托你们了。还有你该不会想拿那个去狩猎吧？"

面对手指着火腿之王的维吉，艾尔梅莉亚说了句"开玩笑"，耸了耸肩。

"怎么可能嘛。我只是在想，既然都把它做出来了，要是不拿来让大家见识一下，那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才会特地拿来的啦。还是你想买下它？在酒吧里遭到巨大肉块殴打的猎人——这样的画面应该很好笑吧。"

"是这样的吗……"维吉的手指轻轻靠在下颚上，头稍微偏向一边。看来她似乎是认真在考虑这件事的样子。

"哎、哎呀，要是你决定的话就告诉我吧，我会优先卖给你的。

"嗯、那就这样吧。"维吉这么说完，脸上再次浮现了与往常一样的笑容，对三人挥挥手。艾尔梅莉亚转身离开吧台。她并不需要吃东西，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像今天一样好好地享受一顿早餐了，所以现在一点都不饿。

"对手是火龙夫妇的话，闪光球应该是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会比较好吧。"

在他们走过那些从一大早就开始喝到现在的猎人身边时，艾美莉亚感觉到自己的脑正在逐渐开始以猎人的角度来思考事情，这让她觉得十分高兴。

没错，这样才是真正的我嘛。只因为吉格不在就莫名奇妙陷入沮丧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自己。

而且，这正是挽回之前失败的大好机会。对于仍然愿意相信自己、将这样的委托交付给自己的维吉，艾尔梅莉亚也想报答她的知遇之恩

"……非得拼一下不可了。"艾尔梅莉亚拿出短绳，然后两手绕到背后，把一头长发在脖子附近紧紧地、紧紧地绑了起来。

目送公会的船离开码头后，吉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带仍然弥漫着像是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公会设立的扎营基地位于森林的一角，周围有岩壁围绕，不过这时帐篷的天幕，已经有一半被烧毁了。

透过混在焦臭味中的些微味道，吉格很快发现，这并不是火灾之类的意外所造成，是被火球直接命中所导致的。虽然营地的附近通常会点着能发出飞龙讨厌味道的焚香，但有时对处于兴奋状态的

飞龙会无法发挥效果。

虽然吉格之前就听说过，飞龙在筑巢期间往往很容易陷入兴奋状态，不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实际看到扎营基地遭受攻击。

他们勉强把行李塞进了没被烧毁的空间，接着围坐成一圈，在正中央摊开了配给品里的地图。飞龙选择筑巢和地形几乎都大同小异，吉格已经看到会产生既视感的地步了。看着这次的地图，吉格认为飞龙的巢应该还是位于山腰的洞窟内部。

他推测飞龙应该不会出现在离营地较近的区域1，或者是高低落差比较多的区域8。要找的话，大概就是从巢穴所在地的区域2到区域6，另外再加上区域9吧。无论如何得先找到敌人才行。

“……我们要先找到雄火龙。如果先对付雌火龙的话，它很可能会呼叫雄火龙，不过反过来就不用担心了。

虽然吉格是一边看着其它人，一边这么说的，不过只要在这一行待得够久的人都很清楚这些事。吉格明知如此却还是刻意这么说出，其实都是为了布拉斯着想。或许布拉斯也能了解吉格的用心吧，他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就算发现了雌火龙也要避开它，我们要先找出雄火龙。不要分散，全队要一起行动，一旦发现雄火龙，薇薇，麻烦你赏它一发染色弹，”

推正了眼镜的位置后，身穿黑色女仆服的猎人点头回应。染色弹、染色球之类物品的缺点在于，猎人必须透过味道来判断目标的大约位置，所以要是朝复数对象使用的话，会因为味道分散而无法锁定目标所在的方位。

“接下来，我会冲上去吸引敌人的注意，炎太郎趁机进行攻击，薇薇则是——”

“慢！”炎太郎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感觉，吉格转头看向他。

“若彼此互换所思，是否更为稳妥是也乎？大人武装本较沉重，且尚有大剑之重，想必不易自在行动是也。因此，由在下吸引飞龙注意之策当较有效率。”

“或许是这样没错啦，不过你的装备比较薄弱，万一被敌人击中的话，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不是？”“在下所着之忍系列防具，并未如此不堪是也。其乃集轻巧、坚韧于一身，且耐火性亦极佳之非凡珍品，扰乱敌之耳目本为在下之职责，还请大人放心交付。大人伺机予敌致命一击即——”

“不不、听我说。”吉格举起手，打断了炎太郎的话。

“在面对飞龙时，大剑最有效的攻击方法是，冲到敌人的腹部底下进行斩击。这样的战法实在不适合担任游击的工作。”

“唔……原来如此。然则，采伺机而动之策，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乎？对手毕竟是生物，吾等迎战之际亦当怀抱临机应变之心是也。时而一同诱敌，时而并肩游击，如此可谓最佳方案是也。”

看着自己一个人做出结论的炎太郎，吉格的心里直叫苦。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们继续争论下去了。既然他说要两个人一起设法吸引敌人的注意，那么也只好先接受他的提议。

想开之后，吉格接着看向布拉斯。少年的脸色因紧张而有点发青，大概是因为看到被破坏的扎营基地，受到了打击的关系吧。

“喂、布拉斯。”

听到吉格叫着自己的名字，少年壮硕的身体抖了一下之后才抬起头。

“……总之，你不要出手就是了。这不是在吓你，凭你的装备，要是遭到飞龙攻击的话，大概就别想活着回去了。不管是雄火龙或雌火龙，它们的火球都会发出恐怖的高热，看到这个惨状之后，我想你心里也应该有数了吧？”

吉格的手指向天幕，布拉斯点点头。

从结果来看，这里遭受袭击或许反而该说是件好事吧。让吉格不需要费心说服布拉斯不要参加战斗，省了不少功夫。话说回来，以他的个性，或许本来就不需要费什么精神也说不定。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主人？”

“啊，对喔。”

因为刚才被炎太郎打断的关系，所以吉格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向薇薇说了声抱歉，转身面向着她。

“与其进行攻击，我比较希望你把重点放在辅助方面。相信不管战况再怎么惨烈，以你的技术，要正确地把回复弹或解毒弹之类的弹药打在我们身上，应该都不是一件难事吧？”看到薇薇点头之后，吉格折起了地图。

注意到炎太郎拿出了配给品中的携带食品，布拉斯也急忙跟着翻出自己的一份。吉格也同样地撕开了包装纸，随便嚼了几口耶索然无味的东西，然后硬是吞下了它。

等到所有人都将携带食品吃完后，吉格站起身，然后用舌头舔干净嘴边沾到的油脂。

“——好啦，狩猎的时间要开始咯！”

运气真差——艾尔梅莉亚实在没办法不这么想。

这个包括了据说有火龙夫妇栖息之森林在内、位于丘陵地带的猎场，由于才设立没多久的关系，因此连扎营基地都还没完成。所以除了必须借用提出委托的牧场作为暂时的扎营基地外，还得再搭船渡过小河才能抵达猎场。

放下行李后，虽然艾尔梅莉亚婉拒了牧场方面出自善意要招待她们的简餐，分秒必争地离开牧场，搭上了船——但她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卡诺恩，你注意到了吗？。

卡诺恩戴着有角头盔的头上下动了一下。

果然没错，艾尔梅莉亚一边这么想，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样子。其实，她在过河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附近居然看不到任何一头食草龙。

由于河岸边会长出柔嫩的青草，所以应该可以看到大群的食草龙在此吃草才对。但是，岸边却一头食草龙都没有，这个情况实在不太寻常。

而且——空气之中还带着染色弹的味道。

接下这个委托的猎人应该只有包括艾尔梅莉亚自己在内的三个人而已。搞不好有流浪猎人侵入了这里也说不定。真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很严重了。如果对方是自己跑来的倒还比较无所谓，万一是牧场主人雇来的，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冲突。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还能那么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迎接艾尔梅莉亚等人的时候，牧场老板的态度看起来确实是一副望穿秋水、迫不及待的样子，她实在不认为老板的态度是装出来的。

真是麻烦——艾尔梅莉亚为主乍舌。既然有人使用了染色弹或染色球，那么就表示对方应该已经发现飞龙了吧。要是一个没处理好，搞不好会陷入两队猎人互相战斗的情况。

虽然猎人基本上禁止朝其它人动用武器，但也并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猎人就只能乖乖地看别人抢走属于自己的猎物。虽然正式的手续应该是要向猎人公会提出申诉后，再交由公会秉公处理，但艾尔梅莉亚现在才没有那种闲情逸致。

艾尔梅莉亚走上河岸，在等待弗雷迪奥把船在岸边系好的期间，她又用心地闻了一下空气中的味道。没错，果然带着几丝染色弹的臭味。

虽然不知道这一带的食草龙是死在那些猎人的手上，或者是变成了雄火龙夫妇的食物，但无论如何，看来现在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取得生肉了。

想填饱肚子的话，除了自己带来的粮食之外，大概就只能抓鱼来吃了吧。

艾尔梅莉亚打开了挂在她那宛如花瓣般张开之钢铁护裙腰际的皮袋，拿出了地图。看起来这里应该是地图上标示为区域1的场所吧。

不过，所谓的猎场，其实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差不多。艾尔梅莉亚判断出风中夹杂的味道来自右手边的方向——也就是与森林相反的位置。

“真是安静哪。”弗雷迪奥的声音中没有半点紧张感，他位于头盔面罩开口处后方的眼睛眯了起来。

是啊，很安静。太过安静了。

“……出发吧。”一边忍受那种仿佛慢慢烧灼着心灵深处的感觉，艾尔梅莉亚背起龙患之心，踏着绿草如茵的河岸边坡，走上了通向小山丘的道路。

穿过了一片里面有白猫在清澈泉水旁休息的森林，当吉格等人终于来到位于断崖绝壁之上的广大草原时，响彻云霄的声音与随后直冲天际的光芒，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空气中开始飘着烧焦的味道。那股吉格十分熟悉的味道，是雄火龙或雌火龙其中之一吐出的火球所造成的。

不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非常有把握，刚才传来的响声绝对是弩的枪声。也就是说，除了吉格等人之外，现在还有其它的猎人在这个猎场。

“又来了吗！”明明之前岩龙的时候才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纳斯提的公会到底在搞什么啊。自己这边可是正式签了契约的队伍，吉格当然不可能坐视其它猎人抢走本应属于自己的猎物。

吉格瞥了炎太郎一眼，他的神情同样相当严肃。不管怎么说，对于猎物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对手突然抢走的事，炎太郎想必也感到相当不满吧。薇薇也不例外，她的手抚摸着黑暗花边阳伞的表面，眼镜后方眯成一线的眼睛中发出了冰冷的光芒。火球的光芒来自区域4——紧邻着吉格认为龙巢所在的区域。他们从像是被挖掉一块的悬崖中间穿过，跑上坡道后，来到了一片宽广的空地。

什么都没看到。连结区域3与区域4的通道尽头处，有块巨大的岩石把道略隔成了一个三叉路口，因此，吉格他们几乎完全无法看到岩石后方的状况。

四周一片寂静。在刚才的枪声和火球之后，就再也没传出过任何声音。吉格一行人放轻呼吸，蹲低身体，在绕过岩石时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气息。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可以闻到味道。火药的味道、草木烧焦的味道，以及——肉烧焦的味道。

飞龙一定就在这里。

吉格一边注意不要让自己被发现，一边从岩石后方窥探着不远处的树林，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毛骨障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从另外三个人身上也传来了类似的感觉。

雄火龙及雌火龙，两头飞龙都在那个地方。

不过，实在太诡异了。只凭光线的角度之类的理由，绝对无法解释他们眼中看到的飞龙模样。

包覆着雄火龙全身的甲壳，并不是猎人们惯见的、像是火焰般的赤红色，而是宛如水底深处的蓝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深蓝色甲壳就像是宝石般的闪闪发亮。

在它身旁的雌火龙，体色也并非原本如同茂密森林般的绿色，看起来像是身上开满了一整片淡红色的樱花似的。吉格的脑海中一时只能想到‘突变异种’这个词。

有时会传出发现这类怪物的消息。虽然吉格自己还没亲眼看到过，不过这一阵子似乎常听说有人看到蓝色甲壳的大怪鸟。

就像是在舔去对方身上的脏污一样，这两头体色异于寻常的飞龙，正以鼻尖轻触着彼此的身体，看起来也可以说是在互相撒娇。

但是，当吉格的目光移到它们的脚边时，胃部不禁感到一阵扭绞

有两、三个猎人叠成一团倒在那里。

看不出那里有多少人，因为附近随处可见被扯断的手或脚，也有被烧成焦炭的身体。在尸堆旁掉落着一把重弩类的泰坦榴弹枪，看来最后听到的枪声应该就是它发出来的吧。再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断掉的大剑——多半是铁刀？神乐，所以那里至少应该有两个人。

“噫！”吉格听到背后传来这样的声音，不禁为之乍舌。那是布拉斯的声音，他大概是第一次看到人的尸体吧。

“这个笨蛋！”飞龙的反应相当快，苍蓝与樱红两张脸孔立刻转向他们所在的方向。吉格知道，自己几个已经被对方发现了。他反手握住背后双雄钩爪刀的握柄，冲出了草丛。要是飞龙朝这里突进过来的话，布瑞斯一定会马上被撞死。

飞龙的脸孔转而面对吉格，在这一瞬间，火药爆炸的声音响起，雄火龙的脸部随即沾满了红色的

液体。染色草的强烈臭味很快地扩散到空气之中。那些现在已经变成沉默肉块的猎人，他们之前打在飞龙身上的染色就快要失效了。

咆哮让空气为之震动，吉格感到自己身体的肌肉也因恐怖感而僵硬了。这种来自本能的弱点，是无法透过锻炼方式来克服的。

苍火龙将地面踩得轰隆作响，迅速向吉格逼近！

他急忙把双雄钩爪刀当成盾牌挡在身前，总算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赶上了。惊人的冲击力适从吉格的手臂直达背部。他用剑卸开来势凶猛的飞龙，让它从自己的头上冲了过去。

吉格甩了一下麻痹的手，随即举起大剑。虽然宛如利齿般整齐的刀刃确实砍中了苍火龙的尾巴，不过却被弹了开来。

“可恶、好硬啊！”并不是吉格没有好好保养刀刃，他已经用这把刀砍裂过许多头雄火龙的皮肤了。这头苍火龙的甲壳实在是硬到超乎寻常的地步。

咆哮声再次响起，吉格一转头，看到樱火龙朝自己冲了过来。判断已经来不及防御的吉格，往旁边拼命一扑，在地上滚了几圈。

樱火龙丝毫没有减慢速度，就这样从侧面撞上了苍火龙，它下颚的刺擦过苍蓝色的鳞片，爆出了火花。

苍火龙发出一声听起来有点像是愤怒的咆哮，随即用后脚站了起来，上半身大大地往后仰。

吉格感到身边似乎出现了一阵将自己扯向敌人的风，下一瞬间，飞龙略带蓝色的喉咙鳞片深处发出光芒，火球飞射而出。

敌人的攻击稍微打偏了一点，结果只把吉格身旁的树木连根炸飞，树木在空中一边燃烧，一边爆成碎片。

四周卷起一阵像是要吹散树木残骸的暴风，樱红色的影子从吉格头上掠过，在他的背后落地时铲起了一大片泥土。

“吉格大人！”炎太郎赶了过来，与吉格背靠背摆出应战架势。他已经拔出了双剑双烈焰，正以两把剑在身前交叉的姿势与樱火龙对峙着。

“真糟糕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吉格的脸上居然浮现了笑容。他并不是因为想笑而笑的，只是莫名地就流露出了笑容而已。

“陷入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了。虽然我想先暂时撤退，不过，看起来这两个家伙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我们吧。”

“正是如此。”炎太郎的话声中也带着笑意。

“——苍绿原野中 凛冽飞泉并樱花 比翼双火龙——实乃充满风情之一景是也。”

“风情啊……”吉格也没有余力对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还有心情玩文字游戏的炎太生气了。他觉得自己心脏跳动的速度快到像是要破裂的地步，要是稍有松懈的话，大概喉咙就会不听使唤而大喊出声，膝盖也会抖得站不稳了吧。

不过，他并不打算逃走。虽然吉格的心里很清楚，同时和这两头飞龙战斗绝对没有胜算，但脑中某个角落却还是在思考要如何对付它们的战术。

看着飞龙像是在威吓般地左右摆动尾巴，吉格慢慢地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

“在这边！”枪声以及随后响起的、明显来自不同种类飞龙的两次咆哮声，让艾尔梅莉亚等人加快脚步跑过了位于区域3断崖上方的草原。

刚才一度变淡的染色草臭味又变浓了。大概是有谁发射了染色弹吧。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抢夺他人猎物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艾美莉亚冲上了悬崖之间的山坡，根据地图，前方应该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在她进入草原的瞬间，因为看到了远方一名躲在岩石阴影处的女仆，让她一时有点错乱。

为什么这里会有女仆！？

而且，那个穿着黑色女仆服装的女性还拿着一把有蕾丝边装饰的黑伞。她总不成是到这里来远足的吧……

在女仆附近还有个缩成一团，不知在忙些什么的大个子男性，艾美莉亚从外表看出对方是一个猎

人。

“大小姐，您看那边。”卡诺恩的语气有点紧张，艾尔梅莉亚的手被拉了一下，她往卡诺恩所指的方向看去。出现在她视野中的是雌火龙的尾巴。但是，尾巴的颜色却不是平时那种仿佛阳光透入林间的青绿色，而是像樱花般的淡红色。

“这边也相当有趣喔。”弗雷迪奥的声音让艾尔梅莉亚把视线转向另外一条道路的前方，虽然她看到了一条可以确定属于雄火龙的尾巴在那里左右晃动，但尾巴却呈现深蓝色。

那是什么啊？

她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雄火龙及雌火龙。难道这两种飞龙在进入发情期时就会像这样暂时改变自己的体色吗？或者是新种呢——

“你们是什么人？”听到这个声音，艾尔梅莉亚转头一看，发现身穿黑色女仆服装的少女正看着自己。

这时她才总算看清楚，其实少女手上的伞并不是伞，而是一把弓枪。这就表示，她也是一个猎人了！

“你们才是什么人咧？”艾尔梅莉亚一边注意着那对体色有异于普通火龙夫妇的飞龙，一边反问。

“我们是接受了米纳加鲁迪的猎人公会之委托，正式被派遣到这里来的喔！请你们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但是，黑色女仆服装的少女却摇了摇头。

“很遗憾，我们也是正式接受了纳斯提的猎人公会之委托而来到此地的，所以要离开的人应该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比起眼前身穿奇怪服装的女孩，体色异常的两头飞龙，现在这个状况更令人困惑。

到现在为止，一处猎场由一个公会来管理的情况已经成了惯例。艾尔梅莉亚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猎场是由两个公会共同管理的。

这时，雌火龙发出咆哮，一阵来自小路方向的强风掠过艾美莉亚等人身旁。

“唔哇！”艾尔梅莉亚没有错过夹杂在咆哮声之中的人类喊叫声。

“吉格！？”不会吧——不过，自己绝对不可能听错那个家伙的声音才是。艾美莉亚感到自己的胃一阵扭绞，跑到穿着黑色女仆服装的少女身边，抓住了对方肩膀处鼓起的泡泡袖。

“……吉格·格兰斯特在这里吗！？”看起来像是在观察艾尔梅莉亚似的，眼镜后方的黑色瞳孔眯成了一线。“率领我们这只队伍的人确实是吉格·格兰斯特。”

果然没错！飞龙的咆哮声再次响起，刺耳的金属交击声响彻四周。在空气的破裂声后，飘来了一股带着焦臭味的热气。前方升起一道火柱，红光照亮了天空的一角。

“请放开我！”黑衣女仆拨开了艾尔梅莉亚的手，上下拉动了一次伞柄上的握把，把伞柄底部靠进肩窝。就在这个瞬间，伞的前瑞冒出了火光。那果然是一把弩。不过，在艾尔梅莉亚的眼中看来，少女似乎根本没有瞄准就扣下了扳机。

“哎呀、真是了不起哪。虽然说黑暗花边阳伞是轻弩，没想到她那样的动作居然也能拥有狙击等级的精度。”弗雷迪奥在一旁淡淡地说出了这些话。

吉格的新队伍——像这样实际看到他带着新的同伴一起进行狩猎之后，虽然身处这种麻烦的情况，但艾尔梅莉亚还是感到自己的斗志正在迅速消失。之所以会有这种悔恨、觉得像是遭到背叛的感觉，大概是因为艾尔梅莉亚内心的某处一直有着“他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之类想法的关系吧。

“……大小姐！”卡诺恩那像是什么都知道的低沉稳重声音，让艾尔梅莉亚眨了眨眼。

是的。现在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了，也不是烦恼为什么牧场主人会同时对两间公会提出委托的时候，不管在这里再怎么争吵都不可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身为猎人，现在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卡诺恩！弗雷迪奥！我们上！不要让他们独占了猎物！！”握住龙患之心的握把，艾尔梅莉亚往左手边——不时可以看见雌火龙的尾巴在摆动的小路冲

了出去。

面对樱火龙在空中上下晃动、像鞭子一般袭击敌人的有毒尾巴，吉格用双雄钩爪刀的剑身挡下攻击之后，轻轻地“啧”一声。

——真强。

对方尾巴上喷出的毒液，让附近的草在转眼间陆续枯萎。光是烟雾就几乎要适得吉格无法呼吸。飞龙在着地的同时连续吐出了三发火球，它们在被大剑剑身挡住后爆开，引燃了吉格身旁的草木。

吉格根本找不到可以发动攻击的机会。他可以感觉到，背对着自己的炎太郎也正处于类似的状况。

苍火龙会利用咆哮让他们的肌肉暂时变得僵硬，接着从空中吐出火球。想要趁它落地时靠近的话，敌人又会用不停甩动的强韧尾巴来牵制我方的攻势。虽然吉格没听说过雄火龙与雌火龙会联手进行狩猎的事情，不过现在的状况确实就是这样。

由于有薇薇在旁以射击掩护的关系，所以苍火龙也没有办法使出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突进，不过吉格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正在寻找攻击的时机。要是被它和樱火龙一前一后同时撞上的话，大概就连雄火龙套装也无法承受吧。

咆哮声再次响起，两人又陷人身体僵硬的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只有汗水还是流个不停。吉格拼命想尽快让身体恢复话动能力。樱火龙放低了身体，吉格不禁有种敌人的后腿像是突然变粗了一圈的错觉。它要发动突进了——多半背后的另一头火龙也是如此吧。

虽然吉格听到了希望的枪声，但因为炎太郎随即发出遗憾的声音，所以他知道那一枪没有发挥什么效果。他已经做好会死在这里的心理准备了。吉格并不感到悔恨，因为敌人实在太强了。身为一个猎人，有时就是会碰上这种事。

不过，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后悔的，大概就是今后再也没机会能与艾尔梅莉亚和好的事情了吧。

“在最后一刻，我想到的居然是这件事啊。”吉格的嘴角浮现了自嘲的笑容。这个笑容就像是飞龙期待已久的开始信号一样，苍火龙的后方像爆炸般掀起了一大片泥土，吉格已经可以想象自己被对方下颚宛如长枪的尖刺贯穿的模样了。但是——！

“！？”吉格本来以为樱火龙只是一时失去平衡而已，但它却直接往侧边倒下，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似的，一边在地面上留下一道痕迹，一边往前滑，就这样撞上了高台的岩壁。它的头往后一仰，发出了听起来像是哀嚎的声音。

后方也是一样，虽然他没有听到枪声，但却传来了东西爆开的声音，苍火龙发出了充满苦闷的咆哮。

吉格这时才总算知道薇薇刚才发射的到底是什么弹药。那是彻甲榴弹！这种弹药在命中的瞬间并没有多大的威力，但是会在经过一点时间，后炸开，然后从内部破坏敌人的身体。

“吉格！”听到这个叫着自己、耳熟能详的声音时，吉格不禁为之一惊，转过了头。他看到一朵钢铁之花正跑向樱火龙。那是——

“艾尔梅莉亚！？”不会错的，身穿雌火龙套装、手拿锤子龙患之心，拥有这些装备的年轻猎人绝对不是随处可见的。他再仔细一看，发现在樱火龙的腹部附近有巨大的角在晃动。那个努力把敌人樱红色巨大身躯压向岩壁，不让它有机会站起来的猎人正是卡诺恩！

“有话待会再说！”

艾尔梅莉亚把龙患之心横举，一边开始累积力量，一边喊出了这些话。

“你去对付那边的！酬劳一半一半！”

“知道了！”吉格很自然地答了话。在他转身之前，他看到艾尔梅莉亚高高举起手中的龙患之心，正要朝挣扎着要爬起来的樱火龙头部砸下去的景象。

“炎太郎！”吉格一边跑，一边喊叫着队友。

苍火龙因为翅膀的翼膜被弄破了，所以无法顺利起飞而不停乱动。这时正是好机会。炎太郎以行

云流水般的流畅动作来到吉格身边，很快地朝背后望了一眼。

“……来者何人是也？”

“同伴！那边交给他们就好了！”

“遵命。”炎太郎一说完，就以激流般的速度把吉格在转眼间抛在脑后，独自冲进了苍火龙的怀中。

“请大人细看！此即双剑之真正威力！！”两把剑交击，发出了“呛”的声响，炎太郎之前刻意闭上的眼睛猛地一睁！原来他并不是独眼！！

“此即鬼人化是也！”炎太郎开始舞动。

他的动作真的只能称为舞蹈——或许应该叫做“乱舞”会更贴切吧。他手中的双剑宛如暴风般斩裂了苍火龙的甲壳。

火龙的翼爪被切断，深深地刺进一片焦黑的大地，喷出的血液则染红了周遭的草地。但是，炎太郎身穿的白色衣装却没有沾上丝毫从敌人身上喷出的血。

这是多么惊人的剑技！苍火龙发出了咆哮，疯狂地挥动着尾巴。闪开敌人的这一击，炎太郎往后跳开了一段距离。这时，他已经再次闭上了一只眼睛，呼吸也变得相当急促。刚才做出了那么激烈的动作，呼吸会乱也是很正常的。

“轮到我了！”吉格冲到了正要站起来的苍火龙脚边，接着把双雄钩爪刀横向挥出。牙状的刀刃狠狠地挖下了一块敌人膝盖内侧较柔软的肉。飞龙这时终于从口中发出了惨叫声。

“快、快过来这边！”听见这个混在咆哮中的喊叫声，吉格看向声音的来处，在小路的另一边发现了躲在薇薇身后，脸色发青的布拉斯，他正不停地向这边招手。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想法瞬间掠过吉格的脑海，但他随即想到了答案，于是跑向布拉斯所在的地方。

“炎太郎！”听到吉格一喊，炎太郎似乎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两人前后跑过了小路。或许是以为敌人居然逃走了吧，火龙发出了愤怒的叫声，地面的震动让他们知道，苍火龙正从自己后方突进过来。

不过，这正是猎人们所期望的。

下一瞬间，咆哮与地面崩裂的声音同时响起，连空气也为之震动。吉格一回头，看到了掉进陷阱洞穴中的苍火龙正在拼命挣扎。这个陷阱多半是布拉斯设下的吧。

“干得好！”吉格这样对少年喊了一声，马上与炎太郎并肩杀向苍火龙。双雄钩爪刀的挥砍！双烈焰的劈扫！每一击都切裂了痛苦挣扎的飞龙身体！

“最后一击！”当吉格觉得自己似乎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中听见这个轻柔声音的瞬间，枪声响起，打瞎了苍火龙的眼睛，让它的头往后一仰

敌人头部高高地抬起，随即传出有东西破裂的声音，几秒钟后，它的头部从内侧开始膨胀！

在一阵摇晃后，苍火龙的头部轰然坠地。从眼睛、口部都有大量的血液流出。这是从眼睛部分射进去的撤甲榴弹在头骨内侧爆炸所造成的。

这时，吉格左手边的方向也传来了飞龙临死前的惨叫。艾尔梅莉亚等人大概也把樱火龙给解决掉了吧。

吉格喘了一大口气，重新背起双雄钩爪刀。

得救了。要是艾尔梅莉亚她们没来的话，现在自己一定已经死了吧。吉格还没完全失去冷静，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不过，有什么话之后再说吧。现在——

吉格解下了腰间的剥取用小刀。想到马上就可以取得肯定极为稀有的素材——苍火龙的甲壳，让他感到雀跃不已。

炎太郎、薇薇、以及布拉斯，大家都拔出了小刀，等待着吉格下达指示。理所当然的，三人的眼中也都闪耀着期待的光芒。

吉格点点头，为了不浪费贵重的生命，所有人下刀时都相当慎重。

“狩猎被狩猎 命之轮回无尽时 现世至水远。”耳中听着炎太郎像是悼祭般的咏词，吉格等人手中

的刀不停地切割着飞龙的肉体。

尾声

“真抱歉！”吉格队上的四个人与艾尔梅莉亚小队的三个人都聚集在米纳加鲁迪的酒吧，维吉双手合十，正在向他们低头道歉。

“这次是公会方面没有协调好，所以发生了双重——不、是三重契约的状况。”

“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艾尔梅莉亚这么问，但是看起来似乎也只有吉格和卡诺恩比较感兴趣的样子，其它几个人则是紧紧把握住这个公会请客的大好良机，埋头拼命吃着免费的料理。

“事实上，除了米纳加鲁迪之外，另外还有两个市街的公会，也主张要将那个猎场与猎场西方的火山地带纳入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我们的公会会长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去参加协调猎场的会议，不过没想到刚好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紧急委托。我以为已经到了委托是交给我们处理的阶段下，应该是会长已经争取到那个猎场了，所以才会拜托小艾美你们的——”

“那就是说，另外两处的公会大概也都抱持着类似的想法吧。虽然我觉得多半不可能，不过维吉，你事前应该不知道我们在现场会碰到其它的猎人吧？”

“怎么可能！”维吉拼命摇着手。

“我很清楚那是最糟糕的状况！我才不会那么做呢！……不过，真是太幸运了，还好接下纳斯提公会委托的人是吉格。”

“……没什么啦。”吉格稍微点了头，顺便偷瞄了艾尔梅莉亚一眼。

结果，在那之后他们还是没有好好谈过话。虽然吉格觉得一路上有不少机会，不过一旦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很清楚自己必须说什么，也知道把话说出来一定比较好。在吉格拥有了自己的队伍后，他才初次了解艾尔梅莉亚过去有多么辛苦。自己之前完全不知道要体谅她，说了不少很过分的话——其实吉格只要向她说出这样的心情就可以了。

但是，这却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好意思的感觉、尴尬的感觉，这些感情全都混在一起，让吉格不知该如何开口。

“不过，已经没问题了。”维吉甜甜地一笑。

“因为那个猎场已经正式被纳入了我们的——米纳加鲁迪公会的管理之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了。”

“说真的，那就拜托你咯。”艾尔梅莉亚一边把桌上的皮袋拉到自己面前一边这么说。维吉留下一句“当然啦”之后，接着就转身走回了吧台。不知是要登录或是想接委托，总之有猎人在叫她。皮袋里装的是钱，大概算是封口费吧。

在维吉离开后，整张餐桌立刻变得十分安静，没有一个人出声说话。艾尔梅莉亚继续吃着料理，看也不看吉格一眼。当然，要是她的视线和吉格碰上的话，那也有点教人为难就是了。

不得已，吉格也默默地拿起了叉子与汤匙。由于这顿饭是为了赔罪，所以厨师特别卖力，不过吉格却完全没有心情去享受美味的料理。老实说，他真的很想再次和艾尔梅莉亚等人一起组队。不过，虽说不知者无罪，但他过去毕竟说了不少难听的话，而且离开队伍时又像是在逃命一样，连个招呼也没打。吉格的脸皮还没有厚到这样还敢开口请对方再次接受自己的地步。

“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吉格握紧了叉子。他过去的行为确实在义理上说不过去，先不提今后的事，至少也得对不告而别的事情表示歉意才可以，否则他就只是个不懂事的小鬼而已了。

“艾、艾尔梅莉亚！”他一时没控制好音量，让同桌的其它人都转头注视着他。虽然吉格差一点就想说句“没事”来蒙混过去，不过他有一种感觉，要是自己这么做的话，那就真的没救了。吉格吞了一口口水，把那种丢脸的感觉也一起咽了下去。

“那个……真是对不起！”

“怎么啦？”她头也不抬地这么回答。

“唔……就是……我那时默默离开队伍的事情之类的。”

“哦、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啊？不过也好，我就听听看你怎么说吧？”怎么，原来她根本不在乎啊——当吉格这么想的时候，他注意到弗雷迪奥的眼神中带着笑意。这表示，艾尔梅莉亚现在的态度其实只是在逞强而已。知道这件事之后，吉格松了一口气。

“嗯、对不起……”吉格叉起一块鱼肉，把还滴着酱汁的肉送进了口中。关于在自己率领队伍后才了解到的那些事情，以后慢慢再说就好了。先不管还有没有可能一起组队，至少现在彼此应该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话了吧。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后，首先表示要离席的人是炎太郎。吉格之前就已经向三人介绍过了自己的新队友。艾尔梅莉亚等人似乎也是第一次看到双剑的样子，从猎场返回市街的途中，三人都十分热心地问个不停。

炎太郎之所以总是闭着一只眼睛，其实是为了修行的关系。据他表示，为了发动能够解放肉体所有潜力的技巧‘鬼人化’，必须透过这种方法来累积力量。

如果自己也学他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也能发挥那么惊人的力量呢？吉格想了想，觉得那是不可能的。要是在狩猎时闭上一只眼睛的话，大概马上就会因为无法掌握距离感而变成怪物的美食了吧。

“——在下就此告辞是也。”惊讶的感觉让吉格的动作停了下来。这句话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虽然说他们确实没有谈过今后的打算，不过毕竟已经一起进行了两次狩猎，所以吉格一直以为他们还可以继续组队一阵子。

“况亦已得弟子是也。”

“弟子！？”炎太郎看向自己的身旁，在他的注视之下，布拉斯露出了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原来如此。吉格不是不能了解他的心情。双剑可说是单手剑的应用，看到炎太郎如此惊人的剑术，他应该也会想试试看吧……那，布拉斯也要一起离队咯？”

“这个……真是抱歉。”看到布拉斯深深地向吉格低头表示歉意，艾尔梅莉亚晃了晃手上的叉子。

“根本就不用在意啦。因为你和某某人不一样，已经好好地道别过了啊。你说是吧，某、某、人？”

“……啧！”吉格除了苦笑之外也无法反驳什么。不过这样一来，又得募集新的队友了。虽然他还没问过薇薇是不是要继续留在队上，但是以她的技术，如果愿意留下来的话，相信应该能够提供不少帮助。不过，吉格现在已经不打算再回纳斯提去找队友了。他还是觉得待在自己习惯的米纳加鲁迪会比较好。

虽然他想和艾尔梅莉亚组队，不过这样一来队伍就会变成五个人了。依照惯例，一只队伍最多就是四个人。虽然很遗憾，但看来还是只好放弃这个打算了。只因为自己想回到原本的队伍就舍弃薇薇，这种事情吉格做不出来。

“那么正好。”这时，弗雷迪奥突然开口这么说，吉格等人全都注视着他戴着刽子手般之毒怪鸟面罩的那张脸。

“……啧！”艾尔梅莉亚的头微微一偏。

“哎呀，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非得在王都停留一段时间来处理它们不可。我本来还在想，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补上我离开队伍之后产生的空缺，要是你愿意让吉格和那位小姐加入的话，那就太好。”

“等、等一下！我根本没听你提过啊！？”

“是啊，因为我现在才第一次说嘛。”艾尔梅莉亚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男人老是这样……”

“喀喀喀——那么，吉格以及这位小姐，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我这边是，只要艾尔梅莉亚同意的话……”吉格一边说话，一边偷偷看着艾尔梅莉亚，在他身边的薇薇也是一样，一边用手帕擦着嘴，一边从眼镜

后方看着她。

“我也没有意见。那么，我今后的主人就是这位女性了吗？”

“不、不要这么说啦，什么主人不主人的——”

“请您别在意，这只是我个人的兴趣。”

“兴趣……”艾尔梅莉亚的表情说明了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才好。

“喀喀喀……在猎人之中还真是有不少奇怪的人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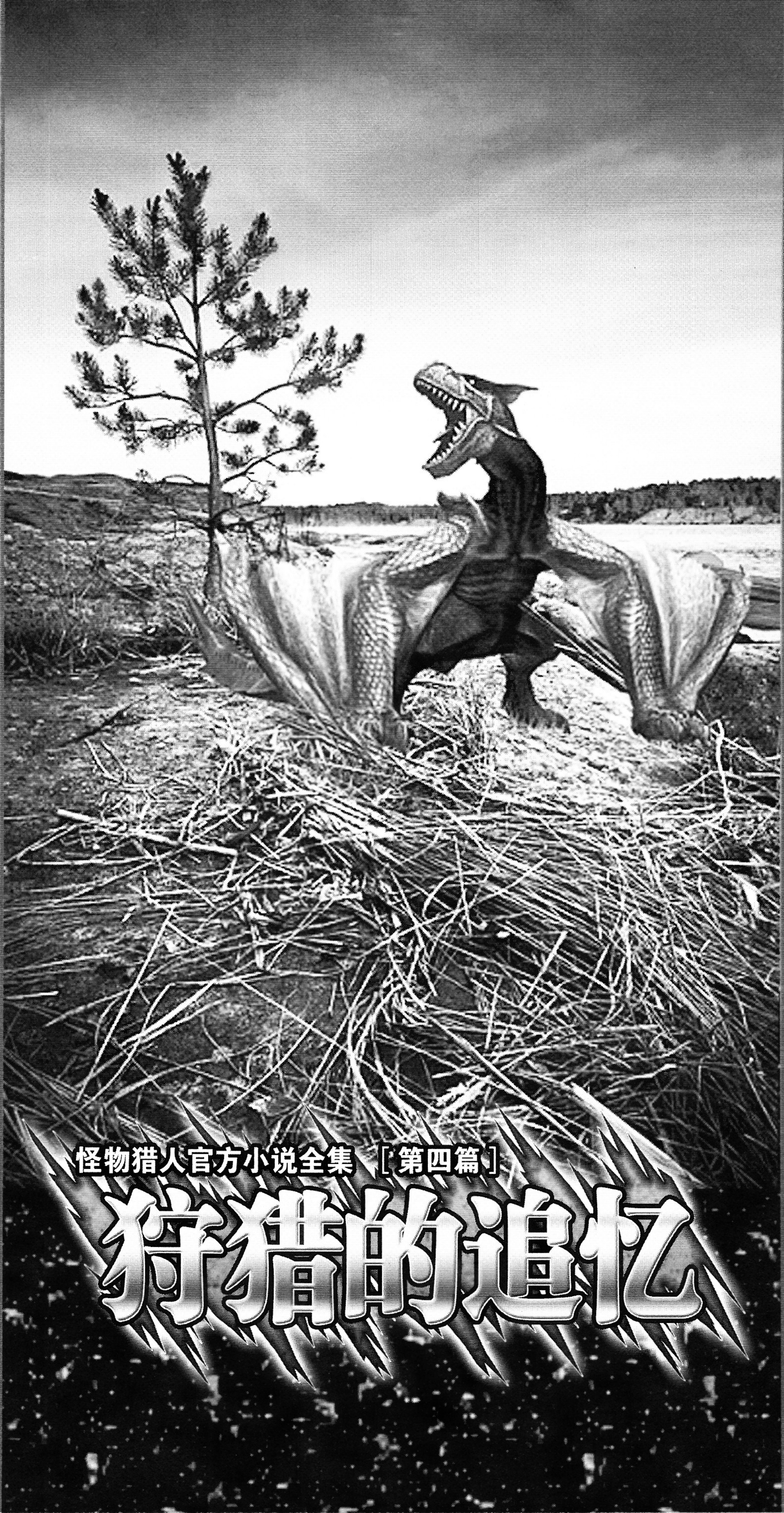
“你还敢说啊！？”艾尔梅莉亚刻不容缓的这个回答，让吉格忍不住笑了出来。布拉斯但笑了，卡诺恩那仿佛岩石般的嘴角同样微微扬了起来。薇薇则是似乎不知道到底有哪里好笑的样子，与其说她的表情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有点茫然，不过这也蛮像她会有的反应。

吉格用手指擦去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他的心已经飞向了下一次的狩猎，感到雀跃不已。虽然少了弗雷迪奥有点遗憾，不过他又不是因争执而离队的。

虽然吉格还不知道自己今后会变成怎样，不过现在他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再次与艾尔梅莉亚一起并肩狩猎。炎太郎两手互抱，转头看着吉格，他的脸上初次浮现微笑——

“——今朝离别后 继往开来步新途 他日再相逢——是也。”

[完]


怪物猎人官方小说全集［第四篇］
狩猎的追忆

第一章

“干杯!”

从早到晚,米纳加鲁迪的酒吧无时无刻都有客人在店内饮酒作乐。

在酒吧的一角，几名年轻人发出了这样的喊声，举起彼此手中的金属制啤酒杯互相碰撞。

“锵琅!”。

随着声音响起,浓郁的酒沫与金黄色的啤酒从杯中溅出，它们淋到了酒杯下方的料理，让烤得相当好的肉不停滋滋作响。

盛装在大盘子里面的料理，是‘烧烤龙尾肉配国王香菇、佐以皇家起司及霜降西红柿制酱汁’。

这是只有猎人等级达到二十七以上,拥有冠军或英雄等阶级称号,也就是可以住进国王套房的猎人才能点的特别料理。

吉格的眼角瞄到站在吧台后方,做出这道料理的白猫厨师正有点怃然地看着自己。

厨师脸上的长胡子挺得笔直。

能以后脚站立的巨大猫。这个句子十分适合用来描述白猫或黑猫这类怪物。

它们具有相当高度的智慧,不但能够了解人类的语言，甚至还建立起独特的文化，其中也有像这名厨师一样在人类社会中工作的。

不过话虽如此,但在猎场碰到它们时还是不能大意。特别是黑猫，它们的手脚非常不干净，会窃取猎人所携带的道具,而白猫有时也会背着炸弹对猎人发动攻击。

当然,在市街里面工作的就绝对不会做出这类行为。

这也是猎人公会经营的酒吧愿意雇用它们的理由，而这种怪物的厨艺确实也相当优秀。

要是能够带着它们去参加狩猎的话,想必可以让狩猎时原本索然无味的饮食生活增加不少乐趣吧。

可惜的是，公会现在并不允许猎人这么做。

吉格把啤酒杯送到嘴边,大口灌下了带着苦味的酒。其它队友也同样咕嘟咕嘟地喝着酒。以前让他觉得难以下咽的啤酒,最近似乎也变得比较容易入口了。

“呼哈——！”

在缓过一口气的同时，吉格把酒杯“当”地一声，像用砸的一样放回了桌上。

为了抹去嘴边的酒沫，他自然地举起了手，但随即想起自己还戴着护臂的事。

好险好险一吉格这么想。

雄火龙护臂的手背部份有金属制的刺,要是不小心就这样往脸上抹去的话,大概会割出一道颇为恐怖的伤口吧。

吉格的手腕一翻，不再用手背、改用手掌抹了抹嘴。因为他们从猎场回来后就直奔酒吧，所以所有人都还是全副武装。

吉格所穿的雄火龙套装,是以飞龙之中的雄火龙的甲壳等素材所制成的，具有优秀的耐火性能。除此之外，这类冠有飞龙之名的防具，对猎人来说也可看成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这是因为，这类冠上飞龙名称的高级武具，其必需素材都只能透过自行打倒该类飞龙的方式来取得的关系。因此，一名猎人身上所穿的防具，可说是最能明显表现出该名猎人的人生观、战斗方式、思考风格等部份。

吉格把原本往后梳好,但现在翘到前面来的头发拨了回去,顺手又把编成三辫后绑成一束的长发也拨到背后，并打了个嗝。

“太没礼貌了吧?!”

餐桌的对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不过说话的少女自己是不是就非常遵守餐桌礼仪，其实倒也不见得。

艾尔梅莉亚・弗兰伯特。

比吉格小一岁,实质上是这只队伍队长的这名少女,虽然身上穿着使用雌火龙的甲壳制成的、人称雌火龙套装的防具,但比较特别的是,她并未装备铠甲与头盔。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为了减轻防具的重量，藉提高行动速度，因此她决定不穿铠甲与头盔，这是只有在组队时才能采用的战法。

虽然艾尔梅莉亚自己还不至于这样公然打嗝，不过嘴边也沾着满满一圈的酒沫，而且她本人还完全没有注意到。

“你自己还不是一圈胡子……”

听到吉格指出这一点，艾尔梅莉亚发出了“唔”的声音，一时为之语塞。她本来一度慌张地想举手擦掉酒沫，但最后还是和吉格一样停了下来。虽然雌火龙护臂的手背部份不像雄火龙护臂那样有刺，但还是绝对不适合用来擦嘴，很可能会割伤嘴唇。

“卡诺恩。”

艾尔梅莉亚说完，把自己的脸往桌上探了出去。

坐在吉格旁边、身材壮硕的老猎人慢慢地伸出自己戴着角龙护臂的手，用手上的餐巾帮她拭去了嘴边的泡沫。

“自己擦啦……”

吉格一时为之傻眼，艾尔梅莉亚则是自傲地眯起了眼睛。

“怎么，你羡慕吗?”

“啥?你说那什么傻话啊?”

吉格拿起叉子与餐刃，刺进了龙尾肉排。几丝还带着红色的肉汁随之流出。他用叉子固定住肉，接着用餐刃将尾巴部份的骨头切离。

在这个过程中，沾到肉汁的国王香菇散发出更加浓郁的香味。

这就是所谓晕陶陶的感觉吧。

几乎每个坐在这一桌附近的猎人都忍不住吞了几口口水。

“嗯?”

吉格看到眼前多了一个餐盘。

“……什么事啦?”

“哎呀、你应该会帮我服务吧?”

艾尔梅莉亚说话时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少笨了……”

吉格不管她，把还冒着热气的肉放到了自己的盘子上。

这个时候，他看到盘子对面的艾尔梅莉亚脸上露出了微笑。不过，她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笑意。

“这是托了谁的福啊?”

“啊?”

“托了、谁的福?”

餐盘离吉格更近了。

“我说吉格，阶级只不过是猎人领主的你，能够享受到这么好吃的烧烤龙尾肉配国王香菇、佐以皇家起司及霜降西红柿制酱汁，是托了什么人的福呢?”

这下子轮到吉格无言以对了。

确实如此。

以吉格的猎人阶级来说，本来是绝对无法享用这道料理的。

他之所以能吃到这道菜，都要归功于拥有冠军称号的艾尔梅莉亚。

不过，如果要吉格就这样乖乖地照她的话去做，他又觉得拉不下这个脸。

“让我为您服务吧?”。

坐在艾尔梅莉亚身旁、戴着眼镜的少女语气平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实际上，她的打扮的确相当适合这么说。

黑色的女仆服装。

虽然少女身上穿的衣服除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不过她并不是酒吧的服务生。虽说服装有点奇特，但她其实是一名相当优秀的枪手。她的名字叫做薇薇安一夏依，队友们都称她为薇薇。

她身上那套看起来像是女仆服的装备，实际上是一套名为女仆套装、性能甚至超越雄火龙套装的高级防具。

织造这套防具所用的纤维，是以一角龙的心脏肌束敲松后加工而成的，具有非常强的弹性，据说即使是被雄火龙咬到，它的利牙也无法突破防具的保护。

“不、不用麻烦你了啦。”

艾尔梅莉亚连忙把盘子收回来，看起来就像是怕对方真的帮自己把肉处理好 以的。

“为什么？”

“你、你看嘛，要是让你做这种事情的话，万一其它人把你当成服务生就伤脑筋了，对吧？要是吉格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么多了！我想，应该不会有谁把这种家伙当成服务生才对吧？”

“……在我看来，似乎还有其它的理由？”

薇薇一边按着鼻梁上的眼镜支架一边这么说，不知为何，艾尔梅莉亚的脸颊突然变得有点红。

“才、才没有那种事咧？完全没有，你不要乱说些奇怪的话啦……”

艾尔梅莉亚一边这么说一边把盘子藏到了背后。

“而、而且，我是、我是……对了？我就是不喜欢大家老是认为女生好像就理所当然得为别人服务的想法嘛！对嘛？男生也应该这么做啊！”

看到艾尔梅莉亚用戴着雌火龙护臂的手指着自己，吉格的鼻梁不禁皱了起来。

“所以说啦！为什么我就非得帮你切肉，非得为你服务不可呢！”

“有什么关系嘛！反正你是最菜的啊？”

“这家伙比我还菜吧！”

“猎人阶级是你比较低吧！”

吉格一下子为之语塞。

被她这么一说，吉格也没办法回嘴了。薇薇的阶级是‘荣誉勇者’。虽然只差一级，不过毕竟还是对方的阶级比较高。

“唔唔唔唔……”

“看吧！”

艾尔梅莉亚的脸还是很红，像是在炫耀自己的胜利似地挺起了胸膛。因为她没穿铠甲，只穿了武装短衣，所以这样的举动让胸部的形状变得更加明显。

吉格越看越气，本来想干脆用力戳它几下算了，不过他也很清楚，要是这么做的话，自己绝对会被打死，所以还是忍了下来。

“是我赢了！好啦、快点切肉吧？”

“我才不～～～要哩？谁管你啊！”

“为什么嘛？”

正当两人隔着餐桌上的肉互瞪时，卡诺恩从旁默默地切走了自己要吃的肉。

对嘛，这样才对啊，想吃多少就自己动手切多少，这样不就好了？吉格实在搞不懂艾尔梅莉亚到底在坚持什么。

“给我切就是了！你是个男人吧??”

“……真是莫名其妙——’

吉格“啧”地一咂舌，虽然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小心，尽量压低音量了，可惜似乎还是不够小声，旁边的卡诺恩瞪了他一眼。这个老猎人实在是太保护艾尔梅莉亚了。

“我个人并不怎么在意。”

薇薇开口说道。

“每个人都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和狩猎一样。我只是觉得，自己在装盘时应该可以比吉格先生装得更漂亮、更让人食欲大开而已。”

吉格感受到眼镜后方传来的冰冷视线，他低头看向自己的盘子。

的确，看起来就不是很好吃的样子。肉汁和酱汁溅得满盘子都是，装盘的方式也乱七八糟。与其说这一盘东西是刚装好要吃的食物，倒下如说是用过餐之后的剩菜，这样搞不好还会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吧。

“味道都是一样的！”

虽然吉格这样反击，不过薇薇却只是稍微扬起了一边的嘴角，微微一笑。

“味道是截然不同的喔，吉格先生。外观也是美味的要素之一，首先能够激起人们食欲的是声音、香气、以及装盘的状态。不管是多么高级的料理，如果装盘的样子看起来和厨余差不多的话，相信您也不会想吃吧？”

薇薇干净利落地切好肉，一转眼就把它们盛进自己的盘子。接着她像是在作画似地浇上了酱汁。

拿薇薇装好的餐盘与吉格的相比，由于两者的差别实在太大，要说它们来自于同样一盘料理，不知情的人大概都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吧。

“您觉得如何?”

她的嘴角带着微笑。

“味・道・都・是・一・样・的！”

虽然吉格也知道自己只是在逞强而已，不过他还是赌气地抛下这句话，接着把叉子刺进了盘上的肉块。酱汁应声溅出，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块污渍。

看到这个景象，不只是服装，连个性也颇有女仆风格的薇薇，眼神马上严厉了起来，不过吉格下管这么多，自顾把一块肉送进了口中。

他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好吃……”

虽然外表有点惨不忍睹，不过味道实在是棒透了。

吉格敢保证，这绝对是他到现在为止吃过的肉类料理中最美味的一种。

他甚至产生了“能够吃到这种美食，或许反而是一种不幸也说不定”的想法。因为，在他人生中接下来的绝大多数日子里，还是只能吃到味道比它差的肉类料理。

这是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才能享受的料理。

就算自己有一天能够住进国王套房，像这样一餐就得花掉一次委托酬劳的豪华料理，应该还是不可能常常点来吃的吧。

“真是太好吃了——！”

仿佛是在催他赶快继续吃一样，吉格的唾液分泌速度变快了许多，他吞下一口口水，看着艾尔梅莉亚等人。

“喂、你们也快点吃嘛?要是冷掉的话就太浪费了！这实在太好吃了！”

艾尔梅莉亚与薇薇面面相觑，两人都是一脸既像是困惑又像是有点傻眼的表情。

不过吉格根本没心情去想她们会有这种表情的理由，只是对她们迟迟下开始吃的事情感到有点不耐烦而已。

“你们不吃吗?不吃的话，那我就全部接收！”

吉格手中的叉子伸向大餐盘，一把餐刃当地一声插进叉子前端的缝隙之间挡下了它。

吉格不需要抬头，看手就知道挡住他的人是艾尔梅莉亚。

“没、没有人说什么不吃的吧?我也是第一次点这道菜耶！要是你敢一个人独占的话，小心我真的杀了你喔?”

吉格在她的魄力之下收回了叉子。

艾尔梅莉亚似乎放弃要吉格为自己服务的打算了，她哼了一声，自己动手切好肉，把它装进餐盘。如果不用豪迈形容，大概也找不到更贴切的字来表现她装盘时的举动。

“什么啊……”

吉格不怀好意地笑了。

“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嘛。”

“你、你很罗嗦耶！”

艾尔梅莉亚的脸变得更红，粗暴地坐回椅子上，大口咬了一块肉。

不管装盘装得再漂亮，在这样的吃法下大概都没什么意义吧。她拿叉子的感觉跟直接用手抓没两样。再加上旁边有位灵巧地把肉切成小块、优雅进食的薇薇，她的举动看起来就更杂乱无章了。

或许艾尔梅莉亚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吧，她的脸颊嘟了起来。

不过，这样的表情也只持续到她把肉送入口中为止。

下个瞬间，她的脸孔马上为之一亮，明显可以看出，她大概已经把之前那些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艾尔梅莉亚的身体抖动了几下。

“好吃啊！～～～～～！！”

她一副看起来像是幸福到快要溶化的样子，双手捧着脸颊，两眼闪闪发光。

“是吧？是吧？很好吃吧？”

“嗯嗯！”

艾尔梅莉亚猛点头，接着又把一块肉送进嘴

里，随即发出了“唔～”的声音。吉格能体会、非常能够体会她现在的心情。

他也跟着又吃了一块肉，再次清楚感受到它的美味。第二块肉的口感和味道都还是一样棒。

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酱汁，应该是因为加入了皇家起司的关系吧。

吉格不禁产生了希望能直接吃吃看这种美味起司的想法。

不过，它想必十分昂贵就是了。

“呼……”

扫光第一盘之后，吉格喘了一口气。

现在想想，自己也总算是有这么一天了哪。

吉格在这间酒吧第一次吃到的食物是，‘食草龙肉排’。

这种餐点就只是在草食性怪物食草龙的肉洒上岩盐后烧烤而已。

当然它还是有独特的风味，就算到了现在，吉格偶尔还会点来吃，然而和眼前的相比，即使同样是肉类料理，但等级实在差太多。

虽然是托了艾尔梅莉亚的福才能吃到，不过吉格实在很想让当时的自己知道这种美味。

“怎么啦?没事叹什么气啊?”

艾尔梅莉亚这么问吉格，她的嘴角还沾着一圈酱汁。虽然她本人并没有承认这件事，但艾尔梅莉亚似乎是个出身名门的贵族千金，不过从她全副武装时的行为举止看来，这样的传闻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就是了。

吉格过去在旅馆房间内与她见面的时候，艾尔梅莉亚所表现出的优雅端庄仪态，简直要让他怀疑自己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然而现在的艾尔梅莉亚则完全是一副猎人的样子，丝毫不在意酱汁之类的事情。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自己也真是成长了不少呐。”

“啊？”

艾尔梅莉亚看起来一副想说“哪里有成长啊？”的样子，她挑起了一边的眉毛，嘴角也带着笑意。

虽然知道她只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但吉格还是感到有点不高兴。

吉格认为，即使从此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狩猎技术也可说是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不过在她的心目中，自己大概仍然是个只能跑腿的菜鸟吧。

“你很烦耶，我只是想起了自己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而已啦。”

“对了……”

或许艾尔梅莉亚也想起了当时的情况吧，她轻轻地一拳槌在自己的手掌上。

“这么说来，你那时正好在吃饭嘛——好像是食草龙的肉排?而且还是养殖的。”

“有那种东西吗?”

薇薇的头向旁边一偏，看起来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样子。

“有啊，以前有人试着把食草龙当成家畜饲养，这里也曾经进过一些那种肉，可是因为太过油腻，所以评价不怎么好，结果很快就停卖了。我第一次碰到这家伙的时候，他就是在这间酒吧里吃着那个。”

“其实倒也不是不好吃啦。”

吉格一边切着另一块肉一边这么说。

“只是，吃过一次多半就会觉得满足了吧。不过，我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味道，因为我在吃完之后，就差点死在这家伙手上的关系啊。”

吉格用下巴比了比埃尔梅莉亚。

“是这样的吗？”

薇薇追问。

“那是他自作自受啦……”

艾尔梅莉亚说完就开始切起了尾巴与腰部连接处附近的肉，一边切一边嘟起了嘴。

“还不是因为这家伙说，我是因为有卡诺恩在旁协助才能成为高阶猎人的关系。”

“就算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哪有人会马上拔出角龙尾砸过来的啊?”

艾尔梅莉亚的武器是锤子。

虽然她现在已经换用传说中的锤子龙息之芯，不过在她和吉格刚见面的时候，她所用的武器还是以角龙的尾巴所制成的角龙尾。

与能够从打击面发出特殊振动、使被击中的对象从内部崩坏的龙息之芯相比，没有任何附加效果的角龙尾的确不算什么强力的武器，但是在面对人类时，它还是拥有一击必杀的威力。

而且，用武器攻击人类本来就是一个猎人绝对不该有的行为。

“当然啦，因为那是有关尊严的问题嘛!”

每次提到这件事，艾尔梅莉亚都会这么说，而在旁的卡诺恩也是老样子，一副这也是没办法的表情，并点了点头。

话虽如此，不过艾尔梅莉亚在那之后就不曾再做出类似的危险举动，而吉格也因为确实了解了她的实力，所以也没再说过这类的话。

“我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想问这件事……”

薇薇把用来擦拭嘴巴的餐巾放在膝盖上，然后头不动、只有硬质镜片后的双眼瞥向艾尔梅莉亚。

“您和卡诺恩先生组队很久了吗?”

“是啊。”

艾尔梅莉亚用一点都不淑女的粗野动作切开肉，将它充分沾满酱汁后叉起来，仰头把肉放进口中，几乎嚼都没嚼就吞了下去。然后，她舔干净了嘴边的酱汁。

“这么说来，我似乎还没跟你提过吧，我所有的猎人基本知识都是向卡诺恩学来的，他应该可以算是我的老师吧——说是这么说啦，不过因为他的武器是长枪，而我的武器则是锤子，所以关于武器的用法是我自己慢慢体会的。啊、我当然也去过训练所喔，不过他们也没办法教我什么就是了。”

原来是这样的啊。

猎人公会除了提供设立训练所所需的资金外，同时也派遣人员担任训练所的教官，他们会给予学员各种建议。

不过，其实也只有在出发狩猎之前才能获得协助，一旦抵达猎场后，接下来的流程就和一般的狩猎完全一样了。

而且，由于在进行训练时还会有防具等方面的限制，所以或许会比平常的狩猎要来得更加严苛也说不定。

当然，如果不这样就算不上是训练了。吉格也参加过这类训练，不过他的感想是，想只靠自己擅长的武器完成所有训练是一项相当困难的挑战。

但是，艾尔梅莉亚完成了这样的挑战，就算只看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她确实拥有足以配得上现在这个阶级阶级的实力。

传来了有人推开酒吧门扉的声音，众人自然而然转头看向声音的来处。

出现在逆光之中的，是一群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应该还是新手的猎人。

这群人的装备都还是贫弱的锁链套装，对吉格这些已经穿习惯飞龙素材制防具的人来说，那些防具实在是脆弱到让人想不担心都难的地步。

这三名猎人有男有女，他们看起来都相当紧张，但在经过身穿各种珍贵装备的其它猎人身旁、往吧台走去的途中，三人还是尽量保持抬头挺胸的姿态。

要组队狩猎的话，首先必须要在公会进行登录。

一直等到吧台后方身穿红色女仆服的女性对三人露出亲切的微笑，他们僵硬的表情才好不容易稍微放松了一点。

我可以体会你们的心情——吉格这么想。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话说回来，其实组队登录不该找红衣女性——维吉，应该要找坐在吧台上的老人家才对，会搞错的新手其实还不少。

“真是怀念呢……”

接过卡诺恩默默送上的餐巾，艾尔梅莉亚擦掉了嘴边没舔干净的酱汁，她把餐巾往桌上随手一扔，像吉格一样露出了回想起过去的眼神。

“我也有过像那个样子的时候喔。”

"真的吗?"

听到吉格半开玩笑地这么说,艾尔梅莉亚的表情变得凶恶，身体探出了餐桌。

"当然啦?我也不是刚出道就马上能轻松打倒飞龙的?在那之前也经历过不少恐怖的体验啊?"

为了报复刚才的事情,吉格也刻意夸张地挑起了一边的眉毛。

看到吉格的样子,艾尔梅莉亚的脸孔又涨成通红，这次就真的是因为气愤的关系了。

"你不相信是吧！?那我就告诉你好了！告诉你我第一次感觉到狩猎有多恐怖的经验！知道了吗?把耳朵挖干净，好好给我听清楚！那是——"

站在位于高台上的洞窟入口前方,艾尔梅莉亚眼睛窥探着阴暗的洞窟内部,耳中听着卡诺恩的说话声。

换成是平时的话,卡诺恩的声音通常都能够让她感到安心。

但是，今天卡诺恩的话却总是左耳进右耳出，艾尔梅莉亚一直无法集中精神听他说话。

"我在紧张吗?我居然也会感到紧张?"

艾尔梅莉亚握紧了自己戴着战士套装护臂的拳头,这套防具是她为了这次的委托而买的，才刚买没多久。

她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太能够习惯这套防具。

虽然这套防具是量身打造的特制品,不是店内原有的成品,但要确实习惯它、让它变得像是身体的一部份，多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大小姐？"

这个带着几分怀疑的声音把艾尔梅莉亚拉回了现实。

糟糕，自己刚才根本没在听他说了什么。

不,其实听是听到了，只是完全没有听进去而已。

"如果您不能集中精神的话，我看这次的委托还是——'

"别开玩笑了。"

艾尔梅莉亚打断了卡诺恩的话。她勉强把自己的视线从黑暗的洞窟之中拉了回来，转头看着他。

她的视线与对方充满关切的眼神交会。

这名已经超过五十岁,从她懂事开始就一直陪在她身边的大汉，既是她的养父，也是她狩猎上的师父，更是她的队友。

卡诺恩身上穿着使用辉龙石强化怪物的骨头而成的剑士骸骨G套装,背上背的是以雄火龙的尾巴与甲壳为素材所制成的长枪赤尾改。腰间则挂着装有各种道具的皮袋及角笛等物品。

相对地，艾尔梅莉亚虽然戴着头盔，但她的身体部位却没有穿铠甲。

在组队狩猎时，分工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卡诺恩的看法是，所谓的队伍，不应该是由一群只想到自己能做什么的个人主义猎人集合而成,在思考关于整只队伍该怎么做才能顺利达成彼此共通目标的问题时，要求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其实并不是什么聪明的作法。

用来制造艾尔梅莉亚所穿的战斗套装之主要素材是怪鸟鳞，不是金属。

她之所以没有穿上拥有最好防御效果的铠甲，正是因为她赞成卡诺恩这种想法的关系。

基本上,艾尔梅莉亚是以'自己不会遭受攻击'为前提来挑选防具的。

她腰部、手臂及脚部的防具，与其说是用来防御敌人的攻击,还不如说是为了减轻挥动武器时对关节造成的负担而存在。

艾尔梅莉亚的武器是锤子。现在挂在她腰间的、看起来像是特大号铁锤的物体,其名称是铁之打击。

锤子具有其它种类武器无法望其项背的强大威力，即使连飞龙的甲壳也能轻松砸扁。

不过相对地,因为它无法像大剑一样将武器本身当成盾牌来进行防御,所以使用者自然只能选择打带跑的战术。

但是，由于锤子本身相当沉重，因此在停止旋转后通常无法马上恢复行动能力,所以使用锤的猎

人，往往会在攻击结束后面临遭受怪物反击的危险状况。

因此选择锤作为武器的猎人，多半也得靠重装备来保护自己才行。

然而在组队狩猎时，因为有队友从旁支持的关系，所以不一定非得穿着沉重的装备不可，这正是艾尔梅莉亚的目标。

为了进行狩猎而必须组队的时候，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先找到自己想接的委托，与公会签订契约后，将委托内容贴上告示板来募集队友。

在狩猎过程中，偶尔还是会发生队友彼此觉得对方值得信赖，于是决定曰后一起继续组队的情况，不过绝大多数的队伍都会在完成委托之后就解散。

队伍的成员固定，以同样一组人马长期进行狩猎，这是第二种方法。

要实现艾尔梅莉亚与卡诺恩心目中的理想队伍，采用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会相当高。关键在于信赖的问题。

身为一个用锤的猎人，艾尔梅莉亚之所以敢选择不穿铠甲的轻便装备，正是因为她非常信赖卡诺恩的关系。但是，想在只组队一次的队友身上寻求这样的信赖感，实在太过困难了。

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创造出一支被人们称为无敌、最强的队伍。

举例来说，就是像赤鸟之翼一样的队伍。

虽然有人批评那支队伍是“只知道狩猎飞龙之中较弱的大怪鸟，不敢挑战其它飞龙，没有勇气的胆小鬼”队伍，但卡诺恩却抱持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

艾尔梅莉亚还记得很清楚，卡诺恩有一次听到她因为某些理由而说出了看不起他们的话，于是用那稳重而严肃的声音开导自己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是只能狩猎大怪鸟，只是因为不想狩猎其它的飞龙而已。”

卡诺恩那时是这么说的。

他说，赤鸟之翼是在狩猎过各种飞龙之后才决定选择大怪鸟的。

所以，就算他们听到了艾尔梅莉亚无意间说出的那些话也不会在意。

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相当有自信，同时也感到自傲的关系。

在卡诺恩苦口婆心的勸诫之下，艾尔梅莉亚深切地反省了自己的行为。

“是啊……我怎么可以为了这种小事就感到害怕呢”

她缓缓地深呼吸，再次看向洞穴。

这片黑暗到底会延伸到什么地方去呢——想到这件事，她就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悚然。艾尔梅莉亚闻到风中、空气中有一股明显的臭味，那是泥土烧焦的味道。

“大小姐，在飞龙的巢穴中往往会住着企图捡取飞龙吃剩食物的蓝速龙等怪物，首先要排除那些敌人。”

艾尔梅莉亚点头、握紧腰间的铁之打击握柄。她的腰往上一顶，借着反动顺势拔出武器，摆好了战斗架式。手中传来的沉重感让她一下子安心了许多。

虽然当初她是因为打从心底相信卡诺恩才选择锤子作为武器的，不过现在她越来越喜欢这种武器了。

卡诺恩也解下了背上的赤尾改，同时把长枪及与枪成对的盾牌拿到身前。

他握着长枪的粗壮手臂用力一甩，枪柄顿时伸长，在这同时，枪尖处开始变热，高温让附近的空气变得有点朦胧。

这种枪的素材中包括了只能从会喷火的飞龙体内取得的火炎袋，因此枪尖部分具有受到冲击时会着火燃烧的特性。

“……我们上吧。”

稍微闭起眼睛后，艾尔梅莉亚小跑步冲进了洞

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在眼睛习惯昏暗的洞窟之前，很可能会来不及对怪物的攻击做出反应。

她一边感受着背后沉重的脚步声带给自己的安心威，一边通过了洞窟的狭长入口。

“果然在!”

眼前是一群身高比普通的成人还要高一点，看起来像是用后脚站立的蜥蜴似的，在蓝色皮肤上有着黑色斑纹的怪物。

这时，其中一头怪物黄中带橘的眼珠转了几下，映出了艾尔梅莉亚的身影。

对方随即张开了它那像鸟类一样，里面长有许多仿佛荆棘般细小、尖锐且参差不齐牙齿的黄色尖嘴，在高高地抬起自己细长的脖子后，这头怪物——蓝速龙发出了响彻整座洞窟的叫声。

那是通知同伴的声音。

是警告吗?

还是发现猎物的报告呢?

艾尔梅莉亚心想，多半是后者吧。她认为这些怪物应该不懂得害怕人类。虽然它们拥有知道要集体对敌人发动攻击的智能，但艾尔梅莉亚并不觉得对方会聪明到能够区别猎人与普通人的地步。

“不过，我还是绝对不会轻敌的——啦?”

她放低姿势，一边冲进蓝速龙的怀中，一边全力扭转腰部，

她旋转的劲道相当猛烈，战斗胫甲的鞋底把地面挖出了一个洞。

铁之打击的锤头从侧面命中叫声还在喉咙处回响的蓝速龙。敌人像鸟般的头盖骨粉碎，肌肉、身体组织被砸扁的声音响起，艾尔梅莉亚的手也传来确实击溃敌人的感觉。

她没有放松力气，就这样一口气把对方压进了土中。

这时，其它的蓝速龙似乎才注意到状况有点下太对劲，于是陆续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艾尔梅莉亚耳中听着这些叫声，虽然没有直接看到敌人，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杀气，她身体重心所在的那只脚用力一蹬，往旁边跳开，在地上滚了一圈。

当艾尔梅莉亚在地上翻滚时，她用眼角余光瞄到自己前一瞬间站的地面，被某只扑向她的蓝速龙后脚锐利的钩爪挖出一道痕迹的景象。

她的姿势还没恢复到可以战斗的状态。

每次攻击后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再次发动攻击，这是锤子的缺点，在两次攻击间的空档遭到敌人利爪撕裂的猎人绝对不在少数。

但是，艾尔梅莉亚却非常相信自己不会面临与那些猎人同样的下场一因为——

洞窟内响起了角笛的声音。

嘹唬、高亢的角笛声压过了蓝速龙的叫声。

所有蓝速龙同时转头望向声音来处，发出了像是威吓似的叫声。

这种可以在市街内买到的角笛，是一种被设计成能够发出会让怪物感到不快音色的乐器。至于吹响它的人，当然就是卡诺恩了。

有的蓝速龙一踩地面，飞身朝卡诺恩扑去，有的则压低头部撞向他。

敌人共有五头。

卡诺恩的手放开了角笛。被绳子绑在腰间的角笛，在撞上护腿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或许这一撞让角笛出现了裂痕也说不定，不过卡诺恩现在根本没想这么多，他举起了盾牌。

扑向卡诺恩的蓝速龙钩爪与盾牌撞个正着。卡诺恩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是发动攻击的蓝速龙在空中失去了平衡，翻身摔倒在地上。

另一头蓝速龙踩过了倒地的同伴身体，用前脚那有如许多把小刃并排在一起的尖锐爪子抓向卡诺恩。这个攻击同样被盾牌挡下，结果还是完全无法对卡诺恩造成任何伤害。

第三头蓝速龙发出有点焦躁的叫声。它全力跳了起来，企图从空中直接突破盾牌。

躲在雄火龙甲壳制盾牌后的卡诺恩，在防御方面的确还不能算是十分完备。

姑且先不论剑士骸骨谚装的硬度，穿着这套防具时，身体暴露在外的部份实在是多了点。

然而。

高亢刺耳的惨叫声响起，蓝速龙在空中变成了一团火球。它最后还是没有成功跳过盾牌——因为身体被卡诺恩的长枪刺穿了。

“这样不行！”

艾尔梅莉亚站起身，把铁之打击举在腰际的高度，跑向敌人。

长枪非常不适合进行肉搏战。

要是被敌人钻进怀中的话，用长枪的猎人就只能以枪柄或盾牌来殴打敌人而已了。

虽然卡诺恩很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选择了长枪。这是因为，长枪在猎人所用的各种武器中具有最优秀的防御力。

这就是卡诺恩要求自己在队伍中扮演的角色——负责吸引敌人注意，为队友挡下怪物攻击的诱敌者。

“卡诺恩!让开!”

这样喊完之后，艾尔梅莉亚用全力扭转腰部，横向挥出了手上的铁之打击。

虽然那些蓝速龙注意到了，不过为时已晚。

在敌人转头的瞬间，艾尔梅莉亚的一击，就已经粉碎了离她最近的两头蓝速龙的肋骨与脊椎，把它们打飞出去。

但是，她的攻击并没有就此停止。

利用加上了铁之打击本身重量的离心力，艾尔梅莉亚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钢铁龙卷风，她就这样撞向那群蓝速龙。

不需要特别注意敌人的位置，豪迈地粉碎所有接触到的事物，这就是锤子的战斗方式。

被卷入这场人工暴风中的蓝速龙陆续丧失了生命。但是，其实在艾尔梅莉亚刚开始旋转的时候，她的眼角就已经看到卡诺恩早一步

“呀啊啊啊啊啊啊！”

艾尔梅莉亚一边旋转一边撞向那些发出惨叫声、打算逃跑的蓝速龙。

一头蓝速龙被砸碎了头部和身体，当场死亡，剩下的一头虽然在脚骨被敲碎的同时就被冲击力震飞了出去，但艾尔梅莉亚知道敌人并未因此丧命。

“别想逃！”

艾尔梅莉亚的脚用力一踩，煞住了身体。她一边听着战斗胫甲膝盖处金属套扣发出的摩擦声，一边把铁之打击的移动轨道从横向转为纵向。她将手中的武器高举过头，在蓝速龙爬起来之前就先一锤砸了下去。

这致命的一击让整个洞窟都为之晃动，蓝速龙被砸得深深陷入了坚硬的地面。它的四肢之后还稍微抖了几下，不过很快就一动也不动了。

“……呼～”

艾尔梅莉亚吐出一口气，拿起铁之打击，用力甩掉了沾在锤子上的污渍，然后把锤柄收好，挂回了腰间。

“大小姐，您表现的很好。”

听到这个声音，她转过头，看到已经重新背好长枪的卡诺恩正在朝自己走来。他多半是一口气冲到了洞窟的另外一边，所以呼吸才会有点急促吧。在卡诺恩的剑士骸骨G头盔上，还黏着一块被烧焦的蓝色鳞片。

“我还差得远呢……”

艾尔梅莉亚并非因为谦虚才这么说，她很清楚自己在攻击时还有许多不必要的动作。当她在面对中小型的怪物挥舞锤子时，往往不

是确实锁定敌人后再攻击，仍然很属于只是设法将敌人卷入攻击范围内的战法。动作非得更加洗练不可——

她是这么想的。

卡诺恩像是能够了解她在想什么似地点了点头，随即拔出了腰间的剥取用小刃。

艾尔梅莉亚也随之拔出了刃。她当场蹲了下来，用小刃划过头部被砸烂的蓝速龙身体，动作十分巧妙地剥下了它的皮。

蓝速龙系统的怪物，死亡后会迅速开始腐败，在转眼之间就会失去作为素材的价值。

因此必须在它腐败前剥下需要的部份才可以。这是一种与时间赛跑的行为。

艾尔梅莉亚把剥下来的皮折好，收进了腰间的皮袋。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她只来得及剥取一头。其它几头这时都已经变成白骨，连骨头也很快就崩解了。

不过，她丝毫不觉得可惜，因为这次的委托目的并不是要扫荡蓝速龙，也不是收集它们的皮或爪。虽然目的地是这个地方没错，不过另有其它目标。

“看来已经没有蓝速龙了。”

环视了四周的状况後，卡诺恩的视线在某处停了下来。

在岩壁的角落有一处像是架子一样突出的部分。应该就是那里了。

她看到在岩架上堆着一层骨头和小树枝之类的杂物。

“是那个吗……？”

卡诺恩点头肯定了艾尔梅莉亚轻声提出的问题。

“是的。那就是飞龙的巢。”

“这样啊……”

她小声这么说，眼光一直无法从巢上移开。这是艾尔梅莉亚第一次看到飞龙巢，实物比她之前想象的要来得小。

直径大概只有两公尺左右吧。在树枝及骨头堆积处的后方还可以看到白色的东西。

卡诺恩向巢走去，艾尔梅莉亚紧跟在后，她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

因为她刚才只顾着对付蓝速龙，所以没时间观察附近的样子，艾尔梅莉亚这时才发现这一带到处都散落着骨头、鳞片、腐烂的肉片、粪便等各式各样杂物。

飞龙往往会将捕获的猎物带回巢之后才吃掉。刚才那些蓝速龙就是为了捡残羹剩饭而进到这里来的。

当然，要是飞龙在那时回来的话，它们大概就也得跟着加入残羹剩饭的行列了吧。

艾尔梅莉亚抬头望向洞顶。

她看到了天空，晴朗无云的天空。

这个洞窟共有三个出入口。除了艾尔梅莉亚等人进来的那个之外，在洞窟的另一头也有一个可以通往断崖的出入口。

最后一个则是洞窟顶部的开口。洞顶处的开口是体型巨大的飞龙进出这个洞窟时唯一可以利用的通道。

因此要是飞龙回来的话，他们马上可以察觉。

但是即使察觉了，也不一定能顺利逃离对方的追击，这正是飞龙这种怪物最令人头痛的地方。

卡诺恩轻松地把自己巨大的身体拉上了岩架，艾尔梅莉亚也跟着用双手抓住了岩石突出的部份。她用尽力量，拚命想要把身体拉上去。

虽然途中有好几次差点因为腰间锤子的重量而松手摔落，不过她总算还是撑住了，爬上岩架后，她看着龙巢。

艾尔梅莉亚不由得感到自己的表情放松了下来。

刚才她瞄到的那个白色物体，果然就是飞龙巨大的蛋壳。蛋的高度大概到她的腰际，如此巨大的蛋共有三个，它们静静地躺在由骨头、树枝与泥土所做成的巢中。

这次她们从猎人公会接下的委托，是要将一颗飞龙蛋带回市街。

她想，委托的理由多半又是某个地方的贵夫人，想要在自己举办的晚宴中展示什么珍贵物品之类的吧，不过那种事其实也无关紧要就是了，要怎么运用带回去的蛋，那是委托者的自由。

“大小姐，请恕我直言……”

卡诺恩的声音让艾尔梅莉亚把视线从白色的蛋壳上移开，转头看向他。

“在搬蛋的时候绝对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您可能会觉得这似乎很简单，但在搬蛋的过程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危险。”

“危险?”

卡诺恩点点头，他张开了粗壮的手臂。

“首先，因为飞龙蛋大概有这么大，所以一定得用到两只手才行。相信您现在应该可以了解无法用单手搬蛋的理由了吧。还有，由于内部是半固体状态的关系，所以不太容易保持平衡。此外，其重量也相当重。”

“不管它有多重，总不可能比我的锤子还重吧?”

不过，卡诺恩摇了摇头。

“有那么重?”

“是的，单是壳的部份就应该和铁之打击差不多重了吧。内部的重量更是它的好几倍。因此不管再怎么着急，在搬运时大概都不可能跑得很快吧”

她懂卡诺恩的意思。

不管艾尔梅莉亚再怎么厉害，一次拿上三四根铁之打击的话，多半也还是会因为太过沉重而无法奔跑的吧。

“另外——”

“还有啊?”

“是的，请您闻闻看它的味道。”

照卡诺恩所说的，艾尔梅莉亚撩起头发，把脸凑近蛋壳。

她闻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独特味道。那是一股绝对不会令人讨厌，但也不会让人想一直闻下去的味道。

“那股味道就是问题所在。”

“怎么说?”

“我的意思是，想吃飞龙蛋的并不是只有那些贵族们而已。像这样只要一颗就能够摄取到极高营养成份的蛋，对肉食性的怪物来说也是无上的美食口幸好没有被刚才那些蓝速龙抢先一步”

“那些蓝速龙是被这股味道引来的一一你是这个意思吗?”

卡诺恩点头。

“在两手都无法使用，而且又不能奔跑的状态下，要是再遭到蓝速龙包围的话，那种感觉，相信您应该可以了解吧。”

艾尔梅莉亚点点头。

她可以想象那种情况。

面对争先恐后扑向自己的蓝速龙，就算想还击也会因为两手抱着蛋而无法顺利行动，再加上又没办法跑——真是佩服那些敢一个人接下这种委托的猎人哪，艾尔梅莉亚这样想着。

实际上，她也时常在酒吧内听到猎人们自豪地谈着自己单独搬蛋时的经过。

那时她还在想，这些人真是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么自傲地谈着逃命的经验呢——现在她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您的体力没问题吧?因为接下来要搬运的蛋十分沉重，所以非常容易疲倦。如果不是在理想状态下挑战的话，很可能会面临必须中途抛弃蛋的状况。”

“不能暂时把蛋放下来休息一下之类的吗?”

“请您摸摸看吧——啊、我不是说蛋，是说放着蛋的巢。

艾尔梅莉亚探出了身子，照卡诺恩所说的，试着摸了摸巢。

“哇、好柔软喔。”

“这就是飞龙蛋不容易搬运的另外一项理由。草食龙的蛋也是如此，一旦把它运出巢外，直到顺利把它送进设置在营地内的纳品箱中为止，途中一次都不能把蛋放下来。因为蛋壳非常脆弱，只要一碰到什么其它的东西就会破裂。纳品箱内铺有特制的缓冲材料，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

艾尔梅莉亚站起身子，脑中浮现了“这个委托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麻烦”的想法。

她本来以为搬蛋的委托很简单，所以才接下来的——

看来情况并不如她所想的那么轻松。

不过，要是无法完成这个委托的话，公会方面就不会交付给她其它更好的委托。

“不过，请您不用太过担心。我会负责拖住那些怪物。虽然它们是被蛋发出的味道引来的，不过还是抵抗不了角笛的挑衅。”

卡诺恩说完之后就跳下了岩架。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着艾尔梅莉亚。

搬蛋是艾尔梅莉亚的任务。

如果由卡诺恩来搬蛋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吧。不过，这个委托毕竟是为了要让艾尔梅莉亚累积狩猎经验而接的,所以卡诺恩搬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从卡诺恩刚才说的那些话听来，不管艾尔梅莉亚原先是怎么想的,结果她大概都还是只能负责搬蛋了吧。

因为卡诺恩要设法吸引怪物的注意。

不过,艾尔梅莉亚还是不希望卡诺恩太过于勉强。因为在两手抱着蛋的情况下,她实在没办法再提供卡诺恩什么支持。

“好啦、那就开始吧……”艾尔梅莉亚先互相摩擦戴着护臂的手掌,接着在腿上抹了几下,目的是要确实擦干净手上的脏污与油脂。要是因为受到这些影响而没拿稳蛋的话，那可就欲哭无泪了。

她再次探出身子看着龙巢，伸出了手。

如果飞龙蛋真的脆弱到一旦抱起来就不能再放下的地步,那也表示在搬运时,猎人只要力量一个没有控制好就可能会把蛋抱破。

她伸手轻轻抚摸着蛋，发现它还温温的。

艾尔梅莉亚十分慎重地抱起了蛋。

它确实非常沉重。

卡诺恩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飞龙蛋真的不是普通的重。

的确，抱着这种重物还想跑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蛋还会摇晃。

那并不是幼龙在里面乱动所造成的,只是内部浓稠的液体在晃动而已,不过艾尔梅莉亚就是有种像是蛋本身想要从自己手中逃走的感觉。

“这个……实在有点……”

艾尔梅莉亚一直等到液体停止晃动之后,才十分慎重地从岩架上跳了下来。为了不让蛋受到冲击，她用膝盖巧妙地吸收了着地时的震动。

“呼……”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蛋确实很重，而且精神上的压力也相当大。巢里面只有三颗蛋，万一自己不小心把蛋弄破的话,那该怎么办才好呢——在抱起蛋之后,艾尔梅莉亚实在没办法不去想这些事情。

“而且……这个样子真的是不能见人哪”

受到蛋的重量影响,艾尔梅莉亚在移动时只能采取两腿向外张开的不雅姿势。虽然她知道现在不是在乎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过这个样子确实不太好看就是了。

被卡诺恩看到倒是无所谓。

以两人推心置腹的关系,现在也没什么装模作样的必要。

“可以了吗?”

艾尔梅莉亚点头，跟在卡诺恩背后开始往回走。虽然卡诺恩只是以普通的速度在行走，但她却需要用全速才能勉强赶上，要是稍微慢下来，马上就会被抛开一大段距离。

当艾尔梅莉亚摇摇晃晃地走出洞窟时,耀眼的阳光让她一下子睁不开眼睛。

她没有听见任何振翅的声音。

太好了。

这一带往往会有体型像狗一样大的巨飞虫在附近徘徊，要是被这种昆虫刺中的话，运气不好时会因为中毒而陷入麻痹状态。

艾尔梅莉亚一段一段跳下岩架,直接穿过圆形的平原，来到了位于断崖中间的坡道。

再往前走,就是一片位于悬崖上方的葫芦形草原地带，那里是草食龙的进食场所。

来到这里的话,至少在抵达下一个猎场之前都不用担什么心了——

她是这么想的。

不过，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错的。

“大小姐！”抵达山谷尽头的时候，卡诺恩发出了紧张的声音，艾尔梅莉亚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有一群蓝速龙……”

卡诺恩说话时没有回头，艾尔梅莉亚保持着两腿张开的姿势，把身体转向侧面，偷偷地探头往外看。

真的是这样，在不远处可以看到几头蓝速龙，它们似乎正在观察周遭的样子。

没有看到任何食草龙的踪影。

当然，本来就没有谁敢保证这里一定不会出现蓝速龙，在这个由森林与山丘所构成的猎场之内，它们有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但是，至少艾尔梅莉亚和卡诺恩不久前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它们。

"卡诺恩、现在怎么办?"

艾尔梅莉亚把头缩回来，询问卡诺恩的意见。

"因为抱着蛋的时候无法攀上高处，所以我们现在能回营地的路线就只剩下两条而已，一条路是沿着悬崖走回去，另一条路则是穿过森林，对吧?"

"正如大小姐您所说的。"

卡诺恩的话让艾尔梅莉亚继续往下说。

"往右边绕经区域2的路线离营地会比较近。考虑到蛋的重量，移动的距离越短越好。反正不管到哪里，大概都会碰上蓝速龙吧。不过——"

她说道这里时暂停了一下，卡诺恩回头看着她。

这是考验。

考研身为队长的她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过？"卡诺恩提出了问题。

"不过，区域2的视野太好了，这点让我觉得不太对劲。"

"为什么?"

"因为要是飞龙发现自己的蛋被夺走，我想它一定会立刻展开追击。如果这时我们还在那种视野开阔的地方抱着蛋慢慢移动的话，大概马上就会被发现吧——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选择从区域9穿过区域8的路线来返回营地。这样做的成功机率应该比较高。"

艾尔梅莉亚在说话时一直注视着卡诺恩的眼睛。

那双她熟悉的黑色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燃石炭一样，让人难以察觉其中的感情变化。

但是。

他的眼神中出现了笑意。

"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大小姐。"

艾尔梅莉亚的内心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把这种心情表现在脸上。

虽然她不知道卡诺恩是否注意到了她的喜悦之情，总之他至少是赞成了自己的意见。

"我来吸引蓝速龙的注意，大小姐请趁这个机会前往区域9。"

"我知道了！"

艾尔梅莉亚点点头，背靠着岩壁，把力量集中在腰间。

卡诺恩拿起角笛，像一块滚动的大石似地冲出了通道。

马上就有一头蓝速龙发现了这名不速之客，它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在这同时，一个音量更胜怪物叫声、仿佛要撕裂天空般的声音响起，那是角笛的声音。

卡诺恩咬着笛子直接往右手边跑开，位于左侧平原上的蓝速龙群就像是被他所吸引一样，陆续从前方不远处的道路跑了过去。

艾尔梅莉亚调整好呼吸，抱着蛋冲出了刚才躲藏的场所，然后往左边跑去。

虽然她听到了蓝速龙的叫声，但没办法判断那是不是它们因为发现自己而发出的声音。不过她并没有停下脚步。

那些敌人是卡诺恩份内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够顺利的将蓝速龙驱散，很快就会赶上自己吧。

在奔跑的途中，艾尔梅莉亚一次也没有回头，就这样冲下了坡道。

虽然她的脑海中也曾浮现蓝速龙正要从背后扑向自己的景象，但艾尔梅莉亚还是勉强压下了这种想象，尽全力往前跑。

虽然她现在的速度其实跟步行差不多，但她已经是在用跑的了一当她抵达坡道的尽头时，才总算

能够稍微放慢脚步。

“……呼。”

环顾四周状况后，艾尔梅莉亚喘了一口气。这一带似乎没有蓝速龙的样子。

虽然附近有不少脚印，不过那些脚印都是往坡道上方移动的痕迹。

看起来，刚才在区域3碰上的那些家伙，之前多半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或许可以说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吧。

她一边仰望着天空，一边踏步走了出去。

话虽如此，不过其实也看下到什么天空就是了。

天空几乎完全被层层叠叠的茂密枝叶所掩盖，即使说这里是一条天然的隧道也不为过。一条连接区域3及区域6的笔直隧道。

“真安静……”

附近安静的程度，几乎要让人忘记自己正身处猎场之中。

艾尔梅莉亚也没看到那种会窃取猎人携带物品后逃走、令人讨厌的黑猫身影。

因为这一带是它们经常出没的区域，所以她本来还有点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多虑了。

艾尔梅莉亚站在原地，在那里等了卡诺恩一阵子，但是却迟迟没有看到他从坡道上走下来的光景。

是碰上什么麻烦了吗?

如果只是要逃走的话，对卡诺恩来说应该不太困难，不过要是还得甩开敌人追踪的话，可能就必须多花一些时间了吧。

“我还是先走吧……”

她也没办法就这样一直抱着沉重的飞龙蛋。

虽然没办法用跑的，但艾尔梅莉亚还是尽量加快了脚步进入隧道之中。

从树叶问透进来的阳光十分美丽，空气也非常清新。

她有种自己简直就像是来郊游的感觉。

看来这次的委托应该也可以轻松完成吧。

她很清楚，能够像这样轻松完成委托，其实多半是因为有卡诺恩在的关系。

但是艾尔梅莉亚还是忍下住要认为，虽然她过去曾经感到过紧张，不过却从来没有对狩猎、对怪物感到害怕，相信今后应该也是如此吧。

“猎人也没什么难当的嘛”她是这么想的。

“这样下去，就算是怪物猎人这个最高级的阶级称号，要取得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她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这时，她的背后轰然响起了树木粉碎的声音。

用声音实在不足以表现那股气势，非得用轰然巨响才贴切。

有点温热而腥臭的空气随风飘向她所在的位置，在她的头发附近盘旋不去。敌人就在背后。艾尔梅莉亚不由自主地转头往后看——接着就整个人吓得呆住了。

在那里的是——

“——雌、雌火龙……！”

那个巨大的绿色身躯，看起来就像是一座会活动的森林似的。

在她的正上方，隧道的顶部被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穴。飞龙抖动了一下身体，碎裂的树枝朝周围飞散。

飞龙——雌火龙。

龙盘目・兽脚亚目・甲壳龙下目・飞龙上科・利奥斯科——这就是这头雌龙在生物学上的分类。

也就是说。

“她是……这颗蛋的母亲”艾尔梅莉亚硬生生吞下一口口水。

对方小小的眼瞳一亮，张开了下颚部份长有棘刺的巨大嘴巴。

喉咙深处一片漆黑。不知为何，那片漆黑看起来就是特别显眼。

一圈发出暗淡光芒的牙齿围绕在那团漆黑的旁边，在黑色的洞穴下方还可以看到鲜红色的舌头不停吞吐着的样子。

接着，雌火龙发出了咆哮。

艾尔梅莉亚四周的空气就像是在惨叫一样，不停地震动着。她觉得自己这时才真正了解到所谓的‘连空气都被撕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变得无法呼吸，防具之下的全身肌肉也都僵硬了。

飞龙挥动了位于那宛如小山丘般的背部后方、带有剧毒的巨大尾巴。长有尖刺的尾巴把附近的树干轻松砸成两截，就像只是在折断树枝一样。

碎片擦过了艾尔梅莉亚的脸，在她感到刺痛的瞬间，她的身体又是一阵颤抖。

“呜……”

艾尔梅莉亚的喉咙开始不听使唤。

“唔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回过神。

这时艾尔梅莉亚发现自己正在一边发出喊叫声，一边拚命跑向隧道的另一端。

飞龙紧追在后。

地面轰隆作响，树枝断裂，飞龙一面洒着毒液一面追赶着艾尔梅莉亚。

追逐着她的是母亲。

是绿色的女王。

——是雌火龙！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她的眼泪直流，鼻涕也是一样。

恐怖。

恐怖!

好恐怖!

艾尔梅莉亚打从心底感到极度的恐惧。

死亡。

具有绝对的、无与伦比魄力的死亡化身，正在逐渐逼近艾尔梅莉亚。

人类真的能与那种东西交手吗?艾尔梅莉亚实在无法相信世上竟然有猎人能够打倒它，人类根本不可能与它为敌嘛?

“——大小姐！”

艾尔梅莉亚清楚听见了混杂在树木碎裂声响中的喊叫声。紧接着，角笛的声音响起。

“卡诺恩?”

她不需要回头也照样可以感觉到那个原本已经来到自己背后、正要一口咬下的死之化身停下了脚步。四周卷起了一阵旋风，雌火龙居然在这么狭窄的隧道中还能自由改变身体方向。

“就这样继续跑！”

卡诺恩的声音从后面推了艾尔梅莉亚一把。

艾尔梅莉亚一边哭一边喊，即使如此，她还是照着卡诺恩的指示，没有稍作停留地一口气冲出了隧道。周围的空气顿时为之一变。她不再有之前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觉得呼吸轻松了许多。这里是区域8，地形的起伏相当激烈，没有足以让飞龙降落的空间。

她总算是感到比较放心了，

“咦！?……哈哈、啊哈哈哈哈！”

艾尔梅莉亚看着自己抱在怀里的东西，忍不住大笑。

居然会有这种事?

自己已经累得麻痹、失去感觉的双手居然还抱着飞龙的蛋?

如果把它丢掉的话，本来应该还可以跑得更快的说?

“啊哈哈哈哈！我也真是的！”

真是太恐怖了。

这是她有生以来首次感到的恐怖经验。

即使如此，她还是没有放开飞龙蛋。

艾尔梅莉亚笑得流出了眼泪。

看来自己似乎也是个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猎人料子。

这颗蛋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她这次学到了不少事情。

所谓猎人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一旦有任何疏忽或大意就可能送命，刚才的女王让艾尔梅莉亚知道了这件事。

如果可能的话J她实在不想再碰上类似的事情了——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吧，只要她还继续当猎人的话。

“好啦?”

她振作起精神，重新将蛋抱稳。

能够来到这里的话，就几乎可以说是已经达成委托了。就在营地等卡诺恩回来吧，艾尔梅莉亚相信，卡诺恩一定能够平安回来与她会合。

“先回营地去吧……”

艾尔梅莉亚走下了短斜坡，踏上了通往区域1的道路。不久后，她来到了森林的出口，眼前是刺眼的阳光，耳中是溪水潺潺流动的声音。来到这里的话——

“啊——”当她感到背后被用力撞了一下的瞬间，巨大的蛋已经顺势飞向了空中。

慢慢地、慢慢地。

艾尔梅莉亚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蛋慢慢落到地上，看着蛋壳裂开，粉碎，看着里面的蛋黄无情地洒得到处都是的景象。

“啊……啊——！”她发出了大喊，手还一直抖个不停。

艾尔梅莉亚这时清楚地听见了背后传来野猪粗重的呼吸声，以及它用后脚挖着泥土的声音。

“那时候真…的是气死人了……”

艾尔梅莉亚结果她新点的一杯啤酒，有点感慨地这么说。

吉格也很能了解她的心情。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搬蛋的途中遭到袭击更令人气愤的了。

而且如果敌人还是那种自己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对手，那就更恼人了。

“这样的话……”

在提出问题时，薇薇还是平常那副看起来对任何事情都不特别感兴趣的态度。

“那个委托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当然是成功嘤?”

艾尔梅莉亚哼了一声，听起来就像是在说“这不是废话吗?”的样子。

“因为巢里还有另外两颗蛋嘛。而且卡诺恩也对雌火龙丢了一个油漆球，所以我们之后就知道要怎么躲避它来搬运了……”

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艾尔梅莉亚伸长手，把杯子指向吉格，说了句“怎么样啊?”

“我也不是没有感到恐怖的经验喔?”

接着她就笑了起来。

她该不会是已经喝醉了吧?这样说来，在她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可能是因为口渴吧，她确实已经喝下了不少的酒。

“这种事有什么好嚣张的嘛……”为了避免这些话被她听到，吉格刻意压低了音量。要是艾尔梅莉亚听到的话，吉格不知道会变成怎样。

“——嘴边还都是啤酒泡沫……”艾尔梅莉亚自己则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似的，只是朝吧台的方向大声地喊出了：

“再来一杯！”

第二章
背影

“嗯？”

艾尔梅莉亚握着酒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她眯起眼睛、鼻子不停抽动着。

不过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来，似乎并不是在寻找什么香味的来源，反而比较接近像是闻到了某种不好闻的、令人厌恶之味道时的样子。

“艾尔梅莉亚，你又怎么啦?”

吉格皱着眉头这么问。

虽然第一杯啤酒让他渴求水分的喉咙感到十分美味，不过下一杯才只喝到第二口就又变成了普通的苦涩液体。

所以，他现在喝的饮料是加入了蜂蜜及牛奶的蒸馏酒，在点酒的时候还被艾尔梅莉亚嘲笑了一顿。

吉格皱眉的原因是，他以为臭味或许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因为他们从猎场回来后直接前往酒吧，向公会报告完狩猎经过就紧接着开起了庆功宴的关系，所以即使会有怪味道也是很正常的。

“有股臭味，好臭喔……”

“所以啦，到底是怎么了嘛?”吉格一边擦嘴一边追问，不过艾尔梅莉亚并没有回答。她站了起来，像狗一样抽吸着鼻子，四处不停张望。

坐在她旁边的薇薇虽然瞄了艾尔梅莉亚一眼，不过随即又继续开始吃着她自己另外点的辣起司蛋糕。

“我说、卡诺恩……”

吉格用手肘推了推卡诺恩，老猎人则只是将自己的小眼睛转向少年。

“艾尔梅莉亚那家伙该不会是已经喝醉了吧?”

“嗯。”

卡诺恩点头，跟着一把抓起了只剥掉外皮的万能凤梨并大口咬下。

吉格本来还在等他继续往下说，不过卡诺恩却只是默默地吸干净了沾在护手上的果汁，接着把他那粗壮到恐怖的手臂伸向篮子，似乎是打算再拿一个的样子。

“喂、放着不管没关系吗?”吉格又用手肘推了卡诺恩一下。

“……什么问题?”他这次虽然还是一把抓起了凤梨，不过并没有咬下去，转头看向吉格。

“我的意思是，她该不会开始大闹之类的吧?她连没喝酒的时候都会用锤子乱砸了耶?要是喝醉的话，不知道——”

“不用担心。”卡诺恩如此断言，然后一口把整个凤梨给吞了下去。

“为什么?”

“醉成那个样子的话，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不过多半已经拿不起锤子了。想拿的话，只会让自己被锤子的重量拖倒而已。”

“真的吗……”

吉格看向艾尔梅莉亚。她从眼睛到脸颊的皮肤都被染成了玫瑰色，眼神像是罩着一层薄雾，身体也在轻轻地左右摇晃。不过即使如

此，吉格还是有种万一自己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她就会马上拎起龙息之心砸过来的感觉。

“嗯?”

不会吧——虽然吉格很清楚艾尔梅莉亚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刚才在想什么，但因为她突然转头看向吉格的关系，害他手上的酒杯差点没摔到桌上口不过，吉格马上就注意到艾尔梅莉亚的视线已经越过了自己的头顶，注视着后方的某一点。

就在吉格为了想知道她在看什么而打算转头的时候，他觉得似乎听见背后传来门被推开时的倾轧声。艾尔梅莉亚随即抬起了手臂，笔直指向门的方向。

“原来是你！”

虽然艾尔梅莉亚的发音还算正常，但喊完之后却差点失去平衡，她急忙用手撑着餐桌。她刚才举起的手还是一样举着，不过指尖当然也晃个不停就是了。

因为她看起来已经喝醉了，所以附近的人都不怎么在意她的举动。

这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毕竟是一年到头都满是醉鬼的。

“我不是说过，叫你绝对不可以再出现在我面前的吗！?”

“……你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吉格记得自己听过这个回答的声音，他转头往后看。

那个站在酒吧刚被关上的门前方的人物是，一名从头到脚都裹在雪白防具之中的少女。

这名猎人身上穿的铠甲、护臂、胫甲之主要素材富有弹力的皮，都只能从一种栖息在湿地的阴暗洞窟之中、名为电龙的特殊飞龙身上取得。

“弗莉达!”吉格站起身大喊。

以红色的右眼确认了吉格的身影后，少女——弗莉达一艾斯格兰德那平时几乎不曾露出笑容的嘴角浮现一丝微笑。

吉格听到背后的艾尔梅莉亚，不知为何发出了苦恼般的呻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人的交

情就是不好，不、其实看来只是艾尔梅莉亚单方面地对弗莉达抱着敌意而已。

弗莉达以悠闲的步伐慢慢地走过众多猎人身旁。那些本来已经喝醉、正在大声喧哗的猎人们转眼间全都安静了下来，一直望着她。

她确实相当引人注目。

首先是外表。

吉格觉得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现在的她，和过去那个曾经在吉格的故乡柯科特村共同度过一段童年时光、被称为“愁眉苦脸的弗莉达”的女孩相比之下，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她那似乎总是十分冷静的表情有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感，而那顶看起来像是因为身上有伤而戴的电龙帽更增强了这种感觉。

全副武装的弗莉达之所以不戴头盔而是选用帽子，原因在于她的眼睛。

这是因为，看起来像是由绷带包着锁片编成的电龙帽，本身就附有眼罩的关系。她在过去遭受怪物袭击时丧失了左眼，所以即使是戴着其它头部装备时，眼罩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配件。

因此，人们往往会以为她的武器是弩枪，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

除了容貌之外，弗莉达吸引人们目光的另外一项理由，那就是她挂在腰间的武器。

那是一把在剑柄部份有着白色羽翼状装饰、与盾牌成对的单手剑。

它是任何一个在收集武器的猎人都会垂涎下己、梦寐以求的珍品。

确立猎人这个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成为传说人物的英雄，据说他所使用的武器名为王者之剑，而这把剑现在就挂在她的腰间。

这件事情所代表的含意只有一个，那就是弗莉达是受到柯科特的英雄正式承认、成为其后继者的新一代英雄。

实际上，即使是距离这里十分遥远的王都，弗莉达也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

“……好久不见了，吉格。”附近的猎人们眼见这样一名少女走到吉格的餐桌旁边，然后停下脚步，用她那以淡漠一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的声音向吉格打了招呼，他们看待吉格的眼光顿时为之一变。

“是、是啊……”

吉格手插在腰上回了话，不过声音不知为何有点走了调。

虽然她轻轻地笑了一笑，但连吉格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她并不是在嘲笑自己，弗莉达的微笑之中没有带着那种讨厌的感觉。

“喂?”

吉格听见背后响起怒吼，在这同时，他的衣领也被人抓住并用力往后扯。

吉格一屁股撞上餐桌。他回头一看，只见艾尔梅莉亚睁大眼睛地瞪着自己。

“呜哇!你、你做什么啦!”

“不要一副好像我不在这里的样子!——弗莉达！你不是跟我约好，不会再度出现在我面前了吗！?”

“……所以说，我并没有跟你做过这样的约定。”

弗莉达轻松地化解了艾尔梅莉亚的怒吼。

“……你当初对我说的，只有要求我不该再和任何人组队的事情而已。”

“这样说来，她确实是提过这类的事哪……”

领子还被抓着的吉格小声地这么说。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情。

记得艾尔梅莉亚当时对弗莉达说的话好像是，“你的狩猎风格会让队友陷入危险”之类的吧。

“……是啊。不过，那时你并没有说不可以接近吉格他们。我也是个猎人，所以应该具有可以利用这间酒吧的资格才是。”

“对啊、这是当然的嘛——呃嘎！?”

因为脖子突然被勒住，所以吉格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他急忙全力挣开艾尔梅莉亚的手，转头瞪着她。

“你莫名其妙做什么啦?”

“哼！”

艾尔梅莉亚气鼓鼓地把头撇向一边,碰地一声坐回了椅子，开始大口大口地灌着啤酒。她在转眼之间就喝光了杯中的酒。

虽然她很清楚其它人一定会劝她不要再喝,不过却是一副故意想和人唱反调的模样。

“给我等一下！再拿一杯酒过来！”她一边叫一边甩动着酒杯，杯里残留的泡沫和水滴四处飞散。

毕竟艾尔梅莉亚已经喝醉了,所以实在也拿她没什么办法，薇薇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只是挥动着手中的餐刃，接二连三挡下了飞向她的水滴，接着她看了弗莉达一眼。

“我时常听到关于您的传闻……”薇薇没有说明她听到的是什么传闻,弗莉达也没有问。或许即使薇薇不说,弗莉达也能猜得到吧。她相当清楚其他人是如何称呼她的,而那正是少女自己所期望的结果。

“……这是在庆祝吗?”

弗莉达看着盘子上的料理这么说。

虽然现在它已经变得很适合称之为残骸了,不过她似乎还是看出了这盘残骸本来是什么的样子。

只要有眼光的猎人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前提是这名猎人必须要拥有能够享受这种美食的阶级。

“嗯、算是在庆祝吧……”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对嘛，真是太碍事了!”

艾尔梅莉亚趴在餐桌上，像是在驱赶野狗一样，手掌往外挥了好几次。

吉格叹了一口气。

“真是的。”他实在搞不懂艾尔梅莉亚到触什么会这么讨厌弗莉达。

虽然那次和弗莉达组队狩猎的时候,他们确实因为受到她的行动影响而陷入了相当危险的状况,但猎人本来就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她。

“那么弗莉达,要是你方便的话……那个……”

“……什么事?”

“没有啦，就是……”

吉格的声音一直在口中打转，他抓了抓头。虽然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他就是说不出口。

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他们不但小时候就认识了,之前也在一起组队狩猎过，所以——

“您不坐下吗？”

坐在餐桌另一头的薇薇开了口,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戴着面具一样平静。

在她旁边的艾尔梅莉亚则是嘟起了嘴,大声地直喝倒采、嘘个没完。

吉格偷瞄了弗莉达一眼。

被薇薇抢先了一步。其实吉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刚才本来就打算要请弗莉达坐下,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吉格在心里对没有勇气的自己感到有点懊恼,不过他还是勉强在嘴角挤出了一个有点尴尬的微笑，对弗莉达点了点头。

弗莉达也点头致意,接着就在吉格旁边坐了下来。从她站的位置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合理的举动。

“你为什么要坐在那里！”

艾尔梅莉亚用手中的空酒杯杯底猛敲餐桌,那个听起来就像是快要把桌面或酒杯其中一方敲碎的声音,甚至让酒吧内其它已经醉醺醺的人也忍不住望向他们，连吉格都不禁为之倒抽一口气。

但是，对于艾尔梅莉亚制造出来的噪音，薇薇却完全无动于衷。

她以宛如真正女仆般的流畅动作切下一块肉,接着利落地取出餐盘盛好了肉，放在弗莉达的面前。

薇薇装好的餐盘看起来非常漂亮,让人有种这盘肉似乎才刚从厨房端出来的感觉。

“请用。”

“……谢谢。”

"唔唔唔——"吉格不知道艾尔梅莉亚为什么会一副那么悔恨的样子，虽然她不停地用力拍着桌子，不过这次连卡诺恩也只是默默地袖手旁观而已。薇薇为弗莉达叫了啤酒，等弗莉达扫平她眼前的那盘肉之后，薇薇看准时机开了口。

"我们刚刚才听完艾尔梅莉亚小姐令人深感兴趣的狩猎经验。能在这里见面也是一种缘份。弗莉达－艾斯格兰德小姐，不知您意下如何?如果您方便的话，是否可以请您也谈一谈自己的狩猎经验?我个人很希望自己能有这个荣幸得知被称为英雄的您，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狩猎。"

吉格觉得，这样的话从戴着硬质眼镜的薇薇口中说出来，与其说是请求，听起来反而更像是威胁。

"……我的经验？"

吉格注意到她看了一下自己，刚才这些话又不是自己说的，吉格有点困惑地眨了眨眼。不过虽然不是自己说的，但吉格也确实想听听看就是了。他对于弗莉达经历过的狩猎也多少有点兴趣。

"吉格先生也说他想听。"

"我哪有说！"

吉格一喊完就马上对弗莉达开始辩解，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我、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不想听啦！只是我正要开口的时候就又被她抢先了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哎呀、可恶啊！"

吉格拚命抓头。

艾尔梅莉亚则是"呸"了一声，虽然她整个人仍然对在餐桌上，但在这种姿势下居然还能继续喝酒。

"……要说是可以。"弗莉达把擦干净嘴边酱汁的餐巾放回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可能会有点无趣，如果你们觉得无所谓的话，那我就说吧。"

"我洗耳恭听。"

在薇薇的推波助澜之下，弗莉达点了点头，随即像是要潜入记忆深处似的，静静地闭起了她那有着红宝石般色泽的独眼。

弗莉达听到那个求助声的地点是位于火山地带附近、一座地形与米纳加鲁迪颇为类似之市街的酒吧内。那时她刚结束在另一个市街承接的委托，为了要在这个陌生市街的猎人公会办理猎人登录手续而来到酒吧，但才刚走进去就听到了那个声音。

"拜托你！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

正在如此苦苦哀求着吧台后方身穿蓝色女仆服装女性的人，是一名看来年约七十岁前后的老婆婆。她勉强挺直了本来应该已经因年老而僵硬变形的驼背，用清瘦见骨的手指紧紧抓着女仆的衣袖。

"要钱的话我有！你看、你看?钱就在这里！"

老婆婆从陈旧而松垮的衣服怀中掏出了一个皮袋，把它放上了吧台。

皮袋只有孩童的拳头般大小，弗莉达实在不认为里面装得下要聘雇猎人接委托所必需的金额。

"所以，麦娜玛婆婆，我不是说过了吗？"

女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尽量在忍耐的样子。

"我向您说明过很多次，我们确实已经把您的委托在记录簿上登记好了，只是没有猎人要接而已。我也劝过不少猎人接下这个委托，不过老实说，以您提出的酬劳，我认为实在很不容易找到人，毕竟那并不是采取特产菇之类的简单委托啊。"

她的说明很亲切，但也很残酷。不过这就是现实。狩猎不是在做慈善事业，如果报酬与风险之间的比例相差太过悬殊的话，那么多半没有哪个猎人会想要承接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弗莉达找了张靠近吧台的空餐桌坐下，集中注意力听着老婆婆与女仆的对话。

老婆婆又指了指皮袋，重复了一次刚才说过的话，而女仆的脸上也还是挂着微笑，一字不改地为她进行了同样的说明。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看来她们应该已经重复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了吧。

这时，老婆婆突然发出了喊叫声，以惊人的气势大力拍打着吧台，让人不禁要担心她那干瘪的手

会不会因此碎掉。

“胆小鬼、这个市街的猎人都是一群胆小鬼?”

老婆婆颤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诅咒一样。

椅子倒地的声音、铠甲晃动的声音陆续在酒吧内响起，好几名猎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弗莉达看装备就知道他们都是些还没什么经验的猎人。越是缺乏实战经验的猎人，那种肤浅可笑的自尊心往往就越高。

“喂、你刚才捉杂!?”

这个男的应该是想说“你刚才说啥”吧?因为刻意想要狠，结果反而让人听不懂。

老婆婆转过身，她满是皱纹的脸上瞬间闪过紧张的神色。面对着由五、六名猎人形成的包围，会有这种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她却很快地就换上了一副横眉竖目的表情，表现出不肯退让的模样。这名老婆婆可真有气魄。

“我说你们都是胆、胆小鬼?钱、钱、钱！这些死要钱的!你们吃的那些饭!喝的那些酒！以为是托了谁的福！？还不都是因为有我儿子努力把那些东西运到这里来的关系！？难道你们都没想过要报答这份恩情吗！

“啥?”穿着整套怪鸟套装的女猎人，有点不耐烦地甩了甩头。

“你这老太婆在说什么啊。我们可是老老实实付了钱的喔。恩情?别说傻话了，你那个负责运送这些货物的儿子，当然也不可能是免费服务的吧?他一定也有收钱吧?少在那胡说八道了，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嚣张的?”

其它的新手猎人也此起彼落地附和着她说的话。像是被这些声音推动似的，女猎人往前踏出两步，把戴着怪鸟护臂的手指折得劈帕作响，就像是在威胁的样子。老婆婆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变得更白了。这也是当然的吧，怪鸟护臂上的刺实在相当恐怖。

“麦娜玛婆婆。”

吧台后方的女仆用听起来是尽力在忍耐，但也已经到了极限的声音叫了老婆婆一声。老婆婆转过头，心里抱着一丝希望。

“您还是先回去会比较好吧?或许他只是途中碰到什么事情耽搁了而已。”

希望被粉碎了。

老婆婆垂下了肩膀，她的身体看起来像是比之前足足缩小了两圈。在失去所有的希望之后，她拖着脚转身离开了吧台。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悲伤，或许是两者都有吧?总之，她的肩膀不停地抖动着。

新手猎人们朝着老婆婆的背影喊着“穷鬼快滚吧！”、“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哪?”

“猎人可是很有尊严的喔?”之类不堪入耳的话语。

真是太可笑了。真正有尊严的猎人会像这样欺凌一个陷入困境的老婆婆吗?

当老婆婆经过弗莉达身边时，她稍微看了少女一眼。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她黯淡的目光中看出绝望，那是放弃一切的眼神。

“……老婆婆，您叫做麦娜玛，是吗?”

老婆婆停下了脚步。

弗莉达可以感觉到那些猎人们都以“这家伙在搞什么鬼啊?”的眼光看着自己，她站起身。

麦娜玛的眼中还是没有希望。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因为弗莉达身上所穿的装备，在她黯淡的双眼之中，看起来大概就跟刚才欺负她、赶她走的那些新手猎人差不多吧。

在外行人眼中看起来或许真的差不多，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莉达身上的整套绿色防具，是使用黄速龙的鳞片所制成，但是它与等级较低的蓝速龙套装及较高级的红速龙套装，其间的差异只

有颜色不同而已，外形方面则完全一样。不过，猎人就能分辨得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最好的证据就是，刚才还在七嘴八舌吵个不停的那些家伙，现在全都安静下来了。

“……您的委托内容到底是什么?”

“你问这做什么啊……”

虽然麦娜玛的眼中还有怀疑的神色，不过弗莉达的独眼也看见其中亮起了些微的希望之光。

“……因为我有点感兴趣。”

她说完之后转向吧台。

“……虽然我才刚抵达这座市街，不过可以麻烦你帮我登录吗?另外，我也希望能够知道这位婆婆的委托内容”

“这样啊，想知道是无所谓啦……”

虽然女仆这么说，不过她的语气中听起来有种“你知道后一定也会拒绝”的感觉。

“委托的内容是拯救商队。由麦娜玛婆婆的儿子所率领的商队，在火山地带遭到红速龙的袭击，虽然平安逃进了洞窟，但却也被困在里面进退不得了。以上是三天前，由传信鸽带来的通知。”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罕见的委托。”

简单地说，只要能够赶走那些红速龙就没问题了。

对没有经验的猎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但对于狩猎技术达到足以打倒飞龙程度的猎人来说，这样的委托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弗莉达很快环视了整间酒吧，先不论那些嘲笑老婆婆的新手，另外还有好几名穿着高阶防具的猎人，这种委托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太困难才是。

“是啊……”女仆也承认了这一点。

“委托本身的确是这样，不过问题在于报酬。因为成功的酬劳只有五十块钱，所以没有人想接。就算不需要契约金也还是一样。

原来如此。

这样的酬劳确实太低了。五十块钱，正好和公会为了让新入门猎人习惯猎场而特地设立的练习用委托所提供的酬劳一样。

像这类相当于击退红速龙的委托，考虑到需要面对的风险，行情价大约是七百到一千两百块钱。

如果只有五十块钱的话，就算把可以剥取的素材等都考虑进去，大概还是没有人会想接吧。

“现在你知道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女仆一边拿出猎人登录用的记录簿一边这么说。

“因为我们也受了麦娜玛婆婆不少照顾，所以才特别让她提出委托的。不过以这个条件来看，多半没有猎人会接吧”

“……是啊。”

听到弗莉达小声这么说之后，麦娜玛眼中的希望之光又变暗了，她充满皱纹的嘴唇一瘪，一副似乎想说“这家伙果然也不例外”的样子。

不过，她这样的表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弗莉达不打算让它持续下去，她绝对不想看到任何人丧失希望。

“……大概没有人会接吧，一般来说。”

或许麦娜玛已经察觉弗莉达接下来要说的话了吧，她的表情出现了奇妙的扭曲。弗莉达眯起了独眼看着女仆，接着她转过身背对着吧台，朝麦娜玛说——

“……除了像我这种人之外。”

“……他们逃进的地方是猎场，这大概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弗莉达一个人坐在扎营基地帐棚内附设的床铺上，把地图在腿上摊开，与麦娜玛交给她的信仔细比对。

她的儿子凯因——老婆婆对弗莉达提起了他今年是护士四十二岁之类的事情——

在信中尽可能详细地描绘出他们避难地点附近的样子。

“……如果这张地图可靠的话，他们所在的地点应该是——区域4。”

只有那个区域同时有两处岩浆池存在。如果他们不是逃进猎场的话，弗莉达大概甚至无法找出有可能的场所吧。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说他们的运气还不错。

但是这一带实在太热了，虽然扎营基地以及与营地相邻的两个区域没有这种问题，但其它区域的气温，都高到即使只是在里面停下来不动也会感到疲劳的地步。

若商队的货物中有清凉饮料，至少能够避免体力因高热而流失，不过考虑到还得抵抗红速龙的袭

击，她觉得很可能为时已晚，但弗莉达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麦娜玛。

从她接下委托到抵达猎场，中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由于信中还提到商队雇用的猎人也受了伤，所以情况确实相当恶劣。

弗莉达明知如此，但她还是接下了这个委托一原因在于，她希望至少也要把他们的遗物带回故乡。

对于只能等待的人来说，像这种连对方是平安或已经身故都无法确认的状况，可说是最痛苦的煎熬，弗莉达看过太多这种例子，十分了解这一点。

“……出发吧”弗莉达站起身，把地图折好后收进腰间的皮袋，接着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备。她从头到脚都穿着黄速龙套装，这是她现在所拥有的最高级装备一虽然这套防具拥有可让装备者不会受到麻痹毒影响的效果，不过在这次的委托中没有什么意义。

“……对手是红速龙啊”

其实，弗莉达还没有实际与红速龙交手的经验。不过她当然知道这种怪物，也很清楚它们的特征。

红速龙可说是蓝速龙或黄速龙的亚种，同样都是属于走龙科的怪物。

它的外皮上长有红色的鳞片，隆起的头部也是一大特征。

红速龙头部的瘤内藏着可以制造出毒液的囊袋，这种怪物在狩猎时采用先以毒液使猎物变弱，接着再加以杀害、捕食的方法。

虽然黄速龙也会用毒，但两者的毒液性质不太一样。

黄速龙的毒是一种神经毒，能够使目标麻痹，基本上没有致死性。

然而红速龙的毒则会从皮肤渗入，具有让身体组织坏死的效果，能够杀死猎物。

话虽如此，但是也不能就此断言红速龙的毒比较恐怖。

这是因为，黄速龙的麻痹毒也同样是用来捕食猎物的手段，神经遭到麻痹的目标，只能活生生的看着自己被吃掉而已。

黄速龙套装拥有可以中和这种神经性毒液的能力，不过对红速龙吐出的毒则没有效果。

弗莉达走出帐棚，打开了帐外的配给品箱。里面放着地图和携带食品，但也只有这两样东西而已。因为契约金是零的关系，所以公会也只愿意提供这些东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弗莉达心想，幸好自己有带解毒药。

它是与红速龙战斗时不可或缺的道具，明知要和它们交手却还不带解毒药，这样的行为实在太不明智了。

“……要从哪边过去呢”她在脑中描绘出了地图。可以通往区域4的路线有两条，区域1及区域2都同样与区域4相连，也没有哪条路线会比较近或比较远的问题。

弗莉达在来到这里之前先做了些准备，她请拥有高阶阶级的猎人喝酒，藉此打听到了两条路线上似乎都时常会有红速龙及甲壳食草龙之类怪物出没的情报。

外型像是巨大乌龟的甲壳食草龙还不是问题，不过红速龙就相当具有威胁性了。

不过据那名猎人指出，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在区域1碰上它们的机率会稍微高一点。但弗莉达还是无法立刻下定决心选择通过区域2的路线，这是因为，那名猎人也提

到了有时区域2会有飞龙潜藏在那里的事情一一岩龙。

这是人们称呼铠龙的幼体时所用的名字，它具有拟态成岩石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习性。据说不时会传出在区域2发现岩龙的报告。虽然即使仔细观察也几乎无法判别一般的岩石与岩龙，不过那名猎人还是提供了弗莉达一个参考用的判断指标，只是不知道可信度如何。

对方说“如果没有看到甲壳食草龙，那就表示有岩龙在”一据说这是因为甲壳食草龙对危险的感觉十分敏锐，要是附近有岩龙，它们就不会悠闲地

停下来进食。

弗莉达能够接受这样的推测。

“……去看看区域2的样子吧”，她做出了决定。

要是那里没有甲壳食草龙的话，到时再改走区域1就好了。

弗莉达踏上了帐棚前那根本算不上是道路的路，接着往左边走，穿过了两片悬崖的中间。虽然人类可以钻过那段几乎只能称之为裂缝的通道，不过怪物中大概就只有白猫或黑猫之类的才能通过了吧。

弗莉达在出口前停下脚步，静静地窥探着外面的样子。她松了一口气。

有甲壳食草龙在，而且还多达三头。看来岩龙多半不在这里。

不过，这样的状况也有点令人感到困扰。虽然甲壳食草龙是一种在遭受攻击前都不会主动袭击其它生物的怪物，但甲壳食草龙则拥有较强的警戒心，即使对方什么都没做，它们往往还是会发动攻击。万一被它们那棍棒般的尾巴扫到，除非是猎人，否则几乎都会当场丧命。

只有弗莉达一个人的话，要闪避它们抵达区域4并不困难。

不过如果商队的人都还活着，而且也能顺利救出他们时，在回程途中，这些甲壳食草龙一定会造成妨碍。

“……没办法了。”

弗莉达把手伸向腰间，将武器——单手剑刺客尖刃斧从挂钩上取下。与其说这把武器是单手剑，不如说更接近钩爪。

或许是注意到铁的味道，她刚解下刃，距离较近的一头甲壳食草龙，马上将那像是乌龟的头部转向她。弗莉达不想进行不必要的狩猎，但确保退路也是十分重要的。

弗莉达用左手重新握好剑柄，压低身体冲向甲壳食草龙。

她直接从对方的前脚间钻了进去，朝上方挥动刺客尖刃斧。

她的手上传来砍中目标的感觉，这一刃确实地切断了怪物的肌肉与韧带。

弗莉达并没因此而放慢脚步。

她冲过腹部下方，当从尾巴下方钻出的瞬间，巨大的身体刚好倒地，发出了巨响。要是刚才有丝毫停留，现在已经被压死了。甲壳食草龙的重量就和巨大的岩石差不多。

甲壳食草龙并不是跌倒，是因为刺客尖刃斧的刃刃切裂了它的脖子及身体上少数较柔软部份的关系。即使是像它这种身体如同小山丘般巨大的怪物，只要能够击中要害，就算是单手剑之类的武器也能将之打倒。

一头注意到同伴出事的甲壳食草龙用后腿站了起来。弗莉达决定晚点再对付那一头，她锁定了另外一头正朝自己突进过来的敌人。

少女没有采取防御姿势，反而主动冲向对手。甲壳食草龙的速度似乎因迟疑而慢了下来。

这就是她的目的。

弗莉达利用敌人的鼻子为踏板，跳上了对方的头部，刺客尖刃斧划过它的后颈。

血如涌泉般喷出。

敌人往前扑倒，弗莉达趁势踩着对方的甲壳继续往前跑，她的脚一接触到满是砂砾的地面后，随即向最后一头怪物冲了过去。

甲壳食草龙狂吼，以要把对手踩成肉饼的气势，用整个身体压了下来。

不过弗莉达还是快了一步，在钻过敌人后腿间时，她就已经完全切断了脚部的韧带。

甲壳食草龙因失去平衡而倒地，它不停地挣扎，泛白的尘土满天飞扬，血液也溅得到处都是。

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它的叫声和血腥味将会引来其它的——比如说红速龙之类的怪物。

弗莉达回身走向它的头部，用钩爪般的刃刃抵住了怪物的脖子，一口气斩裂了它。这一刃结束了甲壳食草龙的生命。

怪物一旦死亡，很快就会开始分解，虽然时间的长短会因种族而有所不同，但差异并不大。猎人

必须在它们开始分解前剥下自己想要的素材。

但是，弗莉达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剥取了。

她把刺客尖刃斧挂回了腰间。当弗莉达抵达通往地下的坡道入口时，一股闷热的空气马上包围了她。铠甲下的身体开始大量流汗。她从皮袋中拿出清凉饮料，喝下它后感到暑热顿时消散，刚才的酷热感觉就像是假的一样。

“……在哪里呢?”

她在岩石附近躲好，开始窥探着宛如巨大洞窟般的地下世界。这里有着由不停流动的融化岩石所形成的河川，整个世界闪耀着火焰般赤红的光辉一即使说这片景色相当美丽也不为过吧。

但是，在美丽之中却潜藏着死亡。

要是太接近岩浆的话，身体很可能会起火燃烧，而万一掉进其中的话更是会尸骨无存。

没错，什么都不会留下来，甚至连半点骨灰都不会有，就像是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一样。即使如此，仍然有生命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不只是铠龙而已，也有某些鱼类能够在岩浆之中生活。

“……！”

这时，附近响起了火药爆炸的声音，弗莉达握住了剑柄。

随后响起的是红速龙的叫声。

商队的人就在这里。她在感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另一股“必须尽快赶过去”的焦躁感也油然而生，因为她很确定自己听见了人类的惨叫，此外还有小孩的哭喊声。

弗莉达从隐密处冲出并奔跑着。

她听说了麦娜玛婆婆的孙子也在商队之中的事情。看来她的孙子仍然活着，如果自己现在赶过去的话，或许还来得及。

弗莉达看到马车就横躺在接近岩浆河的场所，四周还围绕着一群红速龙。突然有某个东西从包围圈中飞了出来，那是人类。

从体格来看，应该是成人。那个人影就这样落入了岩浆中，其间没有发出任何叫声。看来那人多半在掉进岩浆前就已经死了吧。

那个人并不是商队的成员。

因为弗莉达注意到对方身上穿着战士套装，所以应该是随队护卫的猎人。她认为那人大概是枪手。要是被敌人钻进怀中的话，枪手就只能任凭对手宰割了。

弗莉达抓起腰间的角笛，靠在嘴上吹响了它。

高亢的声调在洞窟中回响。

所有红速龙同时转向她，弗莉达很快算了一下敌人的数量，随即感到一阵悚然。十头，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怪物。

而且问题还不只如此。

在敌阵之中，还可以看到一头体型特别巨大、在瘤上长有头冠的——

“……红速龙王” 弗莉达放下角笛，举起了盾牌。

她听说过红速龙王是一种相当于该族群中领导者的存在，战斗能力足以与飞龙相提并论。而且，眼前的这只红速龙王实在大到恐怖的地步一对方的体型搞不好大到王者体格的地步。

弗莉达一方面想着自己居然会在初次与这种怪物交手时，就碰上如此危险的强敌，另一方面也对能够持续承受敌人攻势直到现在的护卫猎人威到十分佩服。

或许刚才自己听到的枪声就是对方最后的一发弹药也说不定吧。

“……救兵来了！”她压低重心，举起盾牌，朝着马车大喊。

“……我会设法开出退路！赶快准备逃走！”她看到马车中有人影在钻动。不知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

拉车的马或许是早就被吃掉了吧，到处都看不到其踪影。马车各处也都可以看到毒液留下的痕迹。要是吸入了红速龙吐出的毒液蒸发后产生的烟雾，肺脏就会从内侧遭到腐蚀。

红速龙王发出了叫声，摇动着头冠。

虽然它们不可能听得懂人类的语言，不过弗莉达还是可以看出对方已经照她所期望的，把攻击目

标转到了自己身上。数头红速龙用后脚蹦蹦跳跳地往她逼近。

敌众我寡。

她感觉到口中涌上一股苦涩的味道。面对需要同时与多数怪物交战的状况，单手剑确实比其它几种武器要来得更加适合。

但是，这并不表示战斗会因此就变得比较轻松。

一半——不、至少需要打倒七头以上才有可能从这里逃离，而且其中还必须包含那头红速龙王。

在那群红色的怪物之中，很快就有一头伴随着热气扑向她，弗莉达用盾牌挡下了对方用后脚钩爪发动的攻击。

锐利的爪子在盾牌表面留下一道抓痕后滑开，少女一边架开攻击一边转动身体，用刺客尖刃斧的刃尖刺穿了怪物的喉咙。

“……先解决一头了”

她就这样用弯刃钩住对方的喉咙，趁势往上一跳。虽然过程中沾到了不少红速龙的毒液，不过从它身体分泌出来的黏液立刻就中和了毒素，让毒液变成了无害的液体。

弗莉达把刃尖从敌人喉咙处的骨头拔出，然后让身体往下掉，同时低头冲进敌阵之中。

她直劈横砍，不停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切裂了腹部。

斩断了后脚的韧带。

刺穿了毒袋。

虽然紫色的体液四处飞溅，但由于这种体液必须在红速龙口中与另一种体液混合后才会变成毒液，所以只切开毒袋的话并不会有危

“……四……五头——唔！”

从背部传来强烈的冲击与疼痛，弗莉达往前一扑，跪倒在地，她听见后方响起像是在自夸的叫声，于是一边往侧面滚开，同时挥动了刺客尖刃斧。刃刃切断了敌人高高举起的前脚。

“哇、哇啊啊啊！”

这样的叫声传人她的耳中，弗莉达转头一看，发现红速龙王正冲向马车。

两者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怪物用它长着冠的头部砸向马车。

就只是如此而已。

没错，它只用一击就把马车砸成了两截，里面的乘员和货物都被抛出了车外。好几个惨叫声同时响起。

一个人。

一个年轻女性的腿被怪物咬住，对方在甩动了她几次之后，把女性扔了出去。红速龙并不会吃人，它们的目标是那些货物。

话虽如此，但它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可能会妨碍自己的人类。红速龙王张开了大嘴，人们的脸孔因恐怖而扭曲。

“……！”

弗莉达再度砍倒了一头红速龙，她一边低头闪躲敌人吐出的毒液，一边朝被破坏的马车跑去。

要带给人们希望。要成为一名不管处境多么恶劣、都能让人们心怀希望的猎人，这是弗莉达的理想。就像她过去从某位猎人处获得了希望一样，现在轮到她带给那些人希望了。

黏稠的紫色毒液从红速龙王的口中喷出，少年用双手遮住了脸部。

要是头部被毒液直接淋到的话，转眼间就会丧命，想必少年已经见识过那种景象了吧。但是，他却听到了红速龙王尖利的叫声，少年忍不住睁开眼睛。

“……没事吧?”

弗莉达露出了微笑。她的背上就像是有把火在烧似的。

但是她赶上了。

毒液并没有喷到少年，弗莉达用自己的背为少年挡下了那些毒液。

“……快到其它人那边去吧。”

听到弗莉达轻声这么说，少年一边发抖一边点头，就这样保持着坐倒在地上的姿势往后退开。

弗莉达用刺客尖刃斧的握柄磨擦背部的铠甲，

将毒液刮了下来。

幸好红速龙王的毒液比较黏稠,如果是再稀薄一些的液状,很可能转眼间就会从铠甲的缝隙中渗进去。

弗莉达甩掉握把上的毒，转身面向敌人。

红速龙王背对闪着红光的岩浆河,伸长脖子瞪着弗莉达。

还活着的红速龙都围绕在它的旁边,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叫声。

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在请求头目为自己死去的同伴们报仇似的。

弗莉达感到背上一阵剧痛。她知道，这股痛楚是刚才自己没清干净的毒液渗进了铠甲的缝隙里面，接触到身体而使皮肤溃烂所造成的。但是即使如此——

“……把背挺直。”

她对自己这么说，并且达成了这个要求。

弗莉达感觉到背后干涩的皮肤因此破裂,并且开始出血。

不过她仍然继续挺身守护着商队的人们。绝对不可以放弃。

只要不放弃，相信一定可以在绝境中找出希望。

行动胜于雄辩,就像是当年那个在她眼前尽力奋战的人一样。

“……没问题……”弗莉达清楚地说出这句话，重新握紧了刺客尖刃斧。这是她用来激励自己的咒语。接下来，她对那个看着自己背影的少年做出了宣言。

“……我一定会救出你们。一定!”红速龙王仰头发出了咆哮。

弗莉达把身体压低到极限，当她奔跑的时候，看起来几乎像是整个人趴在干裂的大地上一样。

她笔直地、毫不犹豫地向那群红色的死神冲去。

为了要成为人们的‘希望’。

“后来怎么样了呢?”手上拿着蒸馏酒加入果汁调制饮料的薇薇这么问道。

“啊、因为您现在人就在这里，所以我知道您顺利的突破了危机。不过，那个商队的人们呢?”

“……总算是获救了。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拯救所有的人。就只有一个人，那个被红速龙王咬到脚的女性，因为毒液渗入了伤口的关系……。不过，她至少撑到了市街，还可以和她的双亲见上最后一面。”

弗莉达露出像是在怀念过去的神情,她剩下的那只眼睛眯了起来。

虽然有人丧命是件遗憾的事,但那名女性在死前的心境应该还算安祥吧。

能得救当然最好不过,但这样的结果至少也比死在猎场，连遗体都无法落叶归根来得好了。

“……那次的委托……我在那次的委托中，才对于自己要当一个怎么样的猎人有了明确的自觉。在那之前,虽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狩猎能够带给人们希望及勇气，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但是——”

弗莉达拿出一个小巧的首饰,用手指来回拨弄着它。

“那是?”吉格探头看着她的手。

“……那个少年给我的。”

“你救的那个?”

“……嗯。”

虽然那看起来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便宜首饰，不过吉格觉得自己能够体会，少年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而决定把它送给弗莉达的。那想必不是用来答谢她救了自己一命的报酬吧。

它确实是用来做为回礼的物品没错,但少年收到的礼物并不是生命。

他得到的礼物，多半是勇气。

还有就是希望吧。

对于这份礼物,少年也以那时他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大限度诚意与决心作为回报，那就是这个首饰。

“不过，这或许都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吧” 吉

格自己想着想着，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为了让火热的脸降低温度，他拿起一杯牛奶来喝。

他一边喝一边偷偷瞄了旁边一眼，吉格觉得弗莉达似乎也正看着他，轻轻地、似有若无地点了点头——像是肯定了他的猜想。

第三章
沙漠的狙击手

“里的狩猎实在是太危险了！”

艾尔梅莉亚也终于喝到说话开始变得有点大舌头了。看着她一边用酒杯指着弗莉达一边说出这些话的样子，吉格用手扫开桌上的酒沫，内心不禁叹了一口气。

“里的狩猎只是在无谓地怂恿别人而已，只会让人错过奔来该撤退的时机！危险！太危险了！”

“……我知道。”

弗莉达用面包抹干净餐盘上和肉一起烤得十分美味的起司及香甜的肉汁，然后把面包送进口中。在一阵酥脆的声音后，她舔了舔嘴唇，但那只独眼始终没看向艾尔梅莉亚。

“……所以，在那次之后，我就没再和任何人组过队。”弗莉达说的是她和吉格等人组队的那次狩猎。

在那次和电龙的战斗中，吉格一行人确实采取了相当鲁莽的举动。虽说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队友的性命，但是从弗莉达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不知该称之为斗志或什么的气势，让他们产生一种绝对不能退缩的感觉，结果就陷入了极为危险的状况。

对猎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能活着回来。即使是讨伐强敌的委托也不例外，就算知道失败会造成许多本来有可能避免的牺牲，但要是自己的性命面临危机，猎人还是会毫下犹豫地选择撤退。

这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先谈个人生死再考虑种族存续，重视内在胜过外表。这才是猎人。

但是，弗莉达却不是这样。

像她这样原本出自商人之家却转而投入猎人生涯的例子，其实是相当罕见的。据弗莉达本人的说法，虽然她在横越沙漠的途中遭受怪物袭击而失去了双亲及一只眼睛，但那时拯救她的猎人之奋战姿态，却让她找到了自己未来的目标。

那名独自打倒巨大的沙龙王的男子，他的背影给了弗莉达勇气——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她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够用背影带给其他人希望与勇气的人物——这是吉格之前听弗莉达说的、她身为猎人的生存之道。

所以，弗莉达无论如何都绝不后退。

她绝对不会背对敌人逃跑。

虽然这样的理念确实相当了不起，但也的确不太适合与人组队进行狩猎。

或许弗莉达也在和吉格他们组队的那次狩猎中理解了这件事吧。吉格听说，她在那之后就又恢复了过去那种孤军奋战的狩猎方式。

独眼的雪白英雄。

这就是人们为弗莉达起的外号。大家都知道，这名女猎人正是继承了据说曾经在柯科特山击退古龙、现今已经引退的猎人过去所用的单手剑之人。

或许艾尔梅莉亚是对于弗莉达的名声甚至远达王都的事情感到有点无趣吧。因为她一直把整支队伍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看待，而弗莉达的狩猎风格与她的理念，正好是无法契合的两个极端。

“哼、哼！不要以为不组队就没问题了，才没有那么简单咧！”

那你到底是想要她怎么样嘛——虽然吉格心里这么想，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口。艾尔梅莉亚现在根本已经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碴而已了。话说回来，跟喝醉的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她平常喝了酒之后其实并不会像这样无理取闹，不过今天似乎是例外。

看来弗莉达也已经决定不理她了。

“……不好意思，我要点香草烤眠鱼。”她举起

手，向服务生点了菜。

“等一下嘛！听我说啊！听嘛！”艾尔梅莉亚不停用力槌打着餐桌。

“真是伤脑筋啊……”吉格往旁边瞄了一眼，卡诺恩仍然只是默默地继续把肉往嘴里送，看起来一副“这种程度根本下算什么”的样子。吉格觉得现在的艾尔梅莉亚已经够让人头痛了，不过或许是卡诺恩和她相处时间比较久的关系吧，所以对她总是比较宽容一些。

虽然吉格还没看过艾尔梅莉亚喝得比现在更醉的样子，不过他也一点都下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模样。想必只会造成大家更多的困扰而已吧。既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马上清醒过来，那就只好设法把她的兴趣引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对、对了，薇薇。”吉格的身体往戴着眼镜、身穿女仆服装的少女方向探了出去。虽然对方硬质玻璃镜片后方不带丝毫感情的眼神让吉格不禁想打退堂鼓，不过他还是挺住了。

“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狩猎经验?”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只是想说，如果有的话想听听看这样。”

吉格不小心望了艾尔梅莉亚一眼。糟糕，薇薇发现自己的意图了吗?多半被她察觉了吧。果然没错，因为她的嘴角浮现了一丝微笑，所以一定是这样。

“当然可以。”

薇薇放下了餐刃和叉子，侧眼看着艾尔梅莉亚。这个举动巧妙地吸引了艾尔梅莉亚的注意力。她不再瞪着弗莉达，转而看向薇薇，但薇薇却刻意闪躲着她的视线。

漂亮，让她产生兴趣了——吉格忍不住在心里叫好口 。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喔?甚至该说是——”薇薇的眼神中亮起危险的光芒，她手中的叉子顿时被压弯了。

薇薇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注意到那家伙的。那时她正躲在沙漠悬崖上某处洞穴中的阴暗处，放低了身体，专心等待着猎物现身的那个瞬间。

薇薇事先把洞穴内的岩壁削成了与甲虫装链甲背后部份曲线完全吻合的形状，让身体可以轻松靠紧洞壁。她单脚跪地，把手中的弩枪——甲虫弩的枪身在脚上稳稳地架好。

在温度高到连空气也变得朦胧的沙漠之中，即使只是待在有日光直射的场所也会使体力逐渐流失。所以，要埋伏的时候最好选择有阴影的地方。

而且，对于战斗时必须与敌人尽量保持距离的枪手来说，单独进行狩猎时，最重要的就是设法确保能安全瞄准猎物的地点。如果是洞窟的入口之类场所的话，由于那些巨大的怪物——常在沙漠中出没的雌火龙、角龙、一角龙等等——无法挤进洞窟内，所以面临危机时也可以迅速躲进洞窟之中。

这个洞穴是她在这片沙漠进行狩猎时相当中意的地点。

薇薇慢慢地呼吸，舔了舔嘴唇。她的嘴唇已经开始干裂了。虽然她感到心底涌起一股想要喝水的欲望，不过还是忍了下来。

薇薇窥视着加装在甲虫弩上的可变倍率狙击镜，更进一步地集中了自己的精神。眼镜及狙击镜，在这三块镜片另一侧的广大沙漠之中，存在着一头怪物——黄速龙。虽然它看起来一派悠闲地伸着懒腰、挺直了脖子，不过只要看到它那动个不停的眼睛，应该就可以知道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它知道敌人就在这附近。

薇薇很清楚，黄速龙在提防的对象并不是自己。她才不会这么轻易就被发现。那个家伙警戒的对象是位于沙中的敌人。

“会出现吗？”薇薇又舔了一下嘴唇，把手指放上了扳机。甲虫弩顿时变成了她手腕的一部份，就像是身上长出了弩枪似的。想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经过相当程度的磨炼。现在的她，在敌人距离较近时，即使完全不瞄准也能做到百发百中的地步，不但不需要动用散弹，甚至还可以进行连射。

“！”

沙粒满天飞舞，一个巨大的躯体从沙中窜出。

对方的眼睛很小，就像是在那箭头般形状的头部上开了个洞一样。它的小眼睛很快地动了几下，似乎是在确认周围状况。不过那对眼睛其实没有任何功用，只是光的反射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动而已。沙龙的眼睛几乎已经完全退化，它并不具有视力。

相对于视力的衰退，它的听觉异常地发达。位于沙龙箭形头部的两旁有个突出部份，那就是它的耳朵，即使身处沙中仍能准确把握任何轻微的震动，堪称撒出了一片以声音织成的罗网。

沙龙在空中一个翻身。

位于它正下方的黄速龙，发出了听起来既像警告又像哀嚎的高亢叫声。沙龙会先将猎物拖进沙中之后才吃掉，虽说大部分的猎物往往在被它咬死之前就会先被沙的重量压死，不过这就是沙龙的狩猎方法。

薇薇把手指从扳机上移开。

她接下的委托内容并不是狩猎沙龙。但要是它成为阻碍的话，薇薇当然也不会手下留情，不过至少现在还没有造成问题。甚至应该说，要是她射杀了那头沙龙，搞不好反而可能使目标产生警戒心，这么一来就本末倒置了。沙龙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黄速龙，随即钻进沙中。后者的惨叫声与身体一起被埋没在无垠的黄沙中。薇薇看到巨大的背鳍还浮在

沙面上，就像是把沙漠当成大海一样，沙龙在沙中自由自在地慢慢向远方游去。

“……看来今天应该不会出现了吧”

太阳也已经相当靠近西方的地平线了。

四周的景色被染成一片通红，几乎要让人以为自己身处于火山地带。

虽然薇薇这次的目标在夜间也会活动，但入夜后她就无法锁定敌人了。她听说，工房正在开发利用夜行性怪物的眼睛所制成的、即使在夜间也能清楚看见猎物的狙击镜，不过天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被开发出来。

薇薇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把眼睛从已经注视了数小时的狙击镜前移开。

就在这个时候。

“！？”

正当她觉得似乎有某个东西因夕阳的照射而亮了一下的瞬间，一阵“锵～～”的令人极为不快之刺耳声，伴随着闪光在附近的空间响起一本来已经钻进沙中的沙龙，像是被吓到似地跳了出来。

“音爆弹！？”

没错。

这是经常被用来赶出它们的特殊道具。虽然它不具杀伤力，但用在大怪鸟或沙龙之类具有优秀听力的怪物身上时，可以使对方的意识暂时陷入混乱，不过如果随便乱用的话，反而有可能会让敌人生气，徒增狩猎时的困扰。

因此，薇薇并不喜欢使用音爆弹。那违反了她身为猎人所秉持的美学，虽说在组队狩猎时，她仍然会听从队长的指示来使用这项道具，但是在单独狩猎的时候，薇薇绝对不会动用音爆弹。而且，这次她的目标也不是沙龙。从目标并未因刚才的声音而现身的事情来看，或许刚好不在这个区域吧，但是——

“如果它因此产生戒心的话，谁来负起这个责任?”

要是这个声音传入目标耳中的话，等于是告诉它猎人就在这附近。因为薇薇已经在这里守候了足足有三天之久，所以她不由得感到十分气愤。

薇薇慢慢地深呼吸。

不稳定的情绪往往会直接造成弹道偏差。她一边努力设法让自己的心情恢复到仿佛无风吹拂的湖面般宁静的状态，一边再次将眼睛凑向狙击镜。

现在非得解决那头沙龙不可了。

要是被处于愤怒状态的沙龙发现，那将会引发不少问题。虽然甲虫套装的防具能够使装备者不受任何毒素影响，但沙龙的鳍除了具有毒性之外，同时也非常锐利。它用尾巴发动的攻击也不容轻视。

沙龙用后脚站起来，甩动几下平坦的头部，摇

掉了沙子。看起来它正在试图找出刚才的音爆弹来自哪里，头部不停地左右摆动。

目标是它的头部。

薇薇瞄准了可以一枪就让它受到致命打击的位置，把手指放上了扳机。装在枪膛内的子弹是LV2彻甲榴弹，这是一种命中后会在敌人体内爆开的强力弹药。如果能顺利将它打进沙龙的要害，想一击打倒也并非不可能。

“…………”

她调整好呼吸，逐渐加强手指上的力道，然后——

——碰嗡嗡嗡……

枪声响起。

沙龙的头“波”地一声开了个小洞，没多久，小洞的附近就爆了开来，肉片四处飞散。在夕阳之中，怪物喷出的血看起来竟然像是黑色的。它的巨大身体缓缓倾斜，倒在沙漠上的时候扬起了一阵沙尘。从头到尾看着这段经过的薇薇，脸上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因为——

“开枪的人不是我……”

虽然薇薇的手指已经放在扳机上了，但却还没扣下去。在她即将完全压下扳机的前一瞬间，枪声就已经响了，所以她也放松了力道。到底是谁?这个猎场应该没有其他人在才对。接下这次委托的人只有自己，委托书上并没有记载可能还会另外募集猎人之类的补充说明。

“是流浪猎人吗?”是有这个可能性。

猎人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公会进行登录，透过公会仲介委托来狩猎的猎人。

另一类则是不透过公会、以个人身份接委托的，一般称这种猎人为流浪猎人。

最后一类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公会虽然未正式认可，但也愿意默认其存在的猎人。在没有公会的偏远地方，村长之类的人物会负起管理委托的责任，透过村长接委托的猎人就属于这一类。

对一个猎人来说，哪一类的生活方式比较正确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虽然薇薇已经在公会登录，但当她回到村庄的时候，偶尔也会不透过公会而自行接下委托。在柯科特村的附近有一处时常会出现一角龙的沙漠，由于该地并非公会管理的区域，所以需要前往那片沙漠的委托，自然也不会透过公会来交付给猎人。

“或者只是正好重复了呢?”

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里算是公会管理地区中较偏远的区域，而且又是最近才纳入管理的，虽然公会方面应该已经通知了邻近的村庄，但其间难免会有空档期。

“要怎么办?”

薇薇手中的枪口仍然指着沙漠的方向，她开始思考对策。最好的办法是发出讯号，设法与公会取得联络。不过如果这么做的话，这次的猎物大概就只能放弃了吧。因为在完成调停之前，猎场都会处于封锁状态。但是如果对方是流浪猎人的话，公会的制约就无法发挥效果了。这时对方不但会抢走薇薇的猎物，甚至还可能更进一步杀人灭口。

这是因为，任意侵入公会管理地区的举动，有可能会被视为反抗公会的行为。如果是一、两次无心之过的话，公会只会给予口头警告，但万一这名猎人已经受过警告，搞不好会因一时过于紧张、冲动，于是决定采取杀死目击者后逃走之类鲁莽无谋的行动。

身为一名猎人，以武器攻击其他人的行为是最大的禁忌。但是考虑到入侵公会管理地带的行为可能会惹来公会暗夜的话，或许就有人会不惜挺而走险了。因为公会暗夜一旦出动，成为目标的猎人等于就是被宣判了死刑。

当然，万一真的遭受攻击，薇薇也不会任凭宰割。

但是在看到刚才的狙击后，她确定对方的技术相当优秀。虽然无法确定对方用的到底是哪一把弩枪，不过从枪声听来，那名猎人用的武器多半属于重弩枪。

薇薇眼镜后方的双眼仔细观察着倒在地上，一

动也不动的沙龙。

薇薇用的甲虫弩属于轻弩枪，相较之下，重弩枪是一种较为注重攻击力的武器。因此重弩枪能用的弹药，通常也都以攻击类型的弹药为主。

对方刚才打进沙龙体内的子弹就是其中一种。让它的肉爆开的原因并下是火药。如果是火药的话，伤口应该会更大，而且伤口附近也一定会出现焦黑的状况。但是这头怪物的伤口十分干净。那名猎人使用的弹药是对沙龙最有效的弹药，多半是电击弹——肉之所以会爆开，应该是因为过度膨胀的关系吧。

绝大多数的轻弩枪都无法装填这种弹药，所以即使从这一点来看，应该也可以确定对方是一名以重弩枪作为武器的猎人。

那名猎人是否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薇薇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要看对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待在这里而定。与轻弩枪相较之下，重弩枪的有效射程距离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即使装上了加长枪管，仍然还是无法将射程提升到可以从位于这个区域外的地点进行狙击的程度。

这样的话，对方应该就在区域内的某处才是……那一枪是从哪里发射的呢——薇薇又一次凑近狙击镜，但是这时的光量已经不足以让她找出对方的身影了。

要返回营地时，唯一的一条路线就是穿越沙漠。

想回营地的话，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一旦太阳完全西沉，到时再想与怪物们战斗就太危险了。沙龙可以不需要依靠视力，但猎人能依靠的却几乎只有视觉而已。

不过，在现在这种不清楚另外一名猎人在哪里的情况下，毫无提防地走出这个洞穴也同样十分危险。因为薇薇无法确定对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事情，如果那个猎人明知这片猎场已经有其他的猎人却还是故意闯进来的话，由于对方拥有一枪解决沙龙的高超射击技术，随便走出去只是让自己变成枪靶而已。

那名猎人在射杀她之后大可悠哉悠哉地离开。

尸体的善后工作自有猎场内的昆虫等怪物会处理。想湮灭证据的话，再也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方法了。

公会派来接她回市街的马车还要再过好几天才会到。

猎人命丧猎场的事情并不特别罕见。虽说尸体上被发现有枪伤的话自然是另当别论，但等到马车来的时候，大概已经只剩下骨头而已，公会多半也不会注意是被杀的吧。

“看来今晚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薇薇抬起枪身，十分慎重地退入洞穴之中。

虽然悬崖裂缝的洞穴深处是甲壳食草龙的繁殖地，不过因为现在并非它们的繁殖期，所以里面没有那些巨大的身影。白蓝速龙或黄速龙等怪物有时也会钻进这里，不过在薇薇决定要以这里做为狙击点的时候，她就已经将它们都赶跑了。

她在入口处拉起了线，并且将空的弹匣挂在上面。要是有什么人或怪物碰到线的话，弹匣就会发出声音。身为猎人，像这样随时保持警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她走进洞穴深处，在柔软的沙上坐了下来。

入夜后，沙漠的气温会迅速降低，不过洞穴内部就不是这样了。除了白天间凉爽之外，夜间也因为有白天时累积的热气，整晚都能够维持在十分温暖的状态。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不问昼夜、洞穴之中都有着微弱的亮光。

薇薇在甲壳食草龙的巢的遗址上放好了烤肉架。这是一种以小石头围成的、附有转轴的营火用具。它是为了方便猎人烤肉的工具，将生肉或经过腌渍的肉的骨头部分放在把手上固定好，接着点火并转动握把就可以了，是猎人的必需品之一。

她从事先放在这里的袋子中取出甲壳食草龙的肉，把骨头装进把手，让它固定在转轴上，接着摩擦了几下打火石点燃了火。由于这时薇薇的位置离洞穴入口有一段距离，所以即使升起营火，火光也不会漏出洞外。她开始一圈又一圈地转动握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薇薇口中哼着“烤肉歌”，在哼完之后又等了三拍的时间才把肉拿起来。

“完美地烤好了。”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烤肉架能够发出异常强大的火焰。只需数十秒就可以烤出外皮金黄香脆、内里柔嫩多汁的诱人烤肉，但是只要烤的时间稍微没有控制好，肉就会被烤焦。虽然焦肉并不是完全不能吃，不过有大约一半的机率会因此而吃坏肚子。

除非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否则没有哪个猎人会想冒这种险。

薇薇用生长在沙漠中的巨大植物叶片当成盘子的代替品，将肉放在其上。她跟着把铁棒架上转轴，然后把装有水和蔬菜的锅子挂在铁棒上。

在等待菜煮熟的期间，她用小刃切着肉，应声流出的肉汁让人口水直流。薇薇把一半的肉切成丝后丢进锅中，剩下的则用干面包夹着，另外还抹上有点辛辣的调味料。

她今夜的晚餐就是多种蔬菜的甲壳食草龙炖肉汤，还有肉排三明治。

以身处猎场时的晚餐而言，这算是相当豪华的了。

能够吃东西的时候就要尽量吃，这是身为猎人——身为枪手的常识。特别是在一个人狩猎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狙击时往往必须一直埋伏在同一个地点，所以直到狩猎成功为止，三天三夜都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

薇薇弄熄了火，把汤匙伸进锅中，直接就着锅子开始享用起炖汤。温热的炖汤流过食道的感触让人心旷神怡。为了能长时间保存而进行过干燥处理的面包，也在吸饱肉汁后变得柔软了不少，和烤肉的搭配堪称绝妙。

“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一边默默地吃着晚餐，一边思考要怎么应付那名妨碍自己狩猎的枪手。话虽如此，但薇薇能选的方法其实也相当有限。

“我希望能尽量避免公会介入……”

这次的猎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魅力，虽然可以剥取的素材多少还能算得上是贵重品，不过尽是些在打造她想要的装备时用不到的东西。但是报酬相当诱人。薇薇想要的装备，除了素材本身十分珍贵之外，制造费用也相当昂贵，所以她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

“如果那个猎人没有注意到我的话，那就可以想办法先抓住对方再问个清楚了……或许必须动用武力也说不定。”

薇薇转眼间就吃光了炖汤与三明治，她用指腹擦了擦嘴唇。

“那么，就决定这么做吧。事后看是要把对方送交公会处理还是怎样都可以，不然就把那个猎人的所有装备剥下来卖光，拿那些钱来当成补偿金也好。”

她把汤匙丢进锅子，在柔软的沙上摊开布巾，面向洞顶躺下，薇薇没有脱下身上的甲虫套装，这也是不得已的，毕竟这里不是旅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怪物突然发动攻击。

薇薇把甲虫弩抱在怀中，闭上了眼睛。她很快就感觉到浅浅的睡意宛如潮水般涌向自己，这时她已经做出了明天要在天亮之前起床的决定。

那些都已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了。

虽然东方的天空已经染上了些许红色，但若是将目光投向西方的话，仍然可以发现夜晚的痕迹，也还能看到一些比较亮的星星。

薇薇蹲在洞穴的入口附近看着眼前这片景色。她缓缓吐出的气息化成了白雾，由于太阳完全升起之后气温会迅速上升，再加上薇薇身穿的黑色甲虫套装装备、在这片沙漠中会十分显眼的关系，所以想要离开这个洞穴的话，接下来这段还能利用夜色掩饰行踪的一个小时可说是关键。

她背起行李，安静地冲出了洞穴。虽说仍然有被沙龙发觉的危险性存在，但至少比遭受狙击来得安全。

四周一片寂静，薇薇唯一能听见的，就是她的脚与沙粒接触时发出的悉索声。

她朝着东方跑去。

从沙龙的头部位置来考虑的话，薇薇认为子弹发射的地点应该位于东边。因为对方并没有现身剥取沙龙身上的素材，所以下手的目的大概不是它的肝脏或鳍。这样的话，那名猎人应该也是接下了什么委托才到这里来的吧——除非对方是一个以胡乱进行杀戮为乐的恶质猎人。

不久之后，薇薇终于来到可以模糊看见矗立于沙漠边缘地带之巨大岩石轮廓的地点，她放慢了脚步。从这时开始，在移动时要尽量避免发出任何声音。岩石上没有人影，不过，这里确实是进行狙击时的绝佳地点——或许应该说其他场所都不适合吧。因为除了这块岩石之外的地方全都是沙堆，要趴在沙上发射弩枪是非常困难的。

薇薇跑到岩石旁边，放好行李、从背上解下甲虫弩，并且为了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状况，她打开了枪的保险。薇薇开始绕向岩石的另一侧，过程中她的身体一直紧贴着岩石。如果对方还在的话，多半就在这块岩石于另一侧所形成的那片阴影中吧。

她调整好呼吸，一旋身离开岩石就把枪口指向阴影处。

“没人在。”

那里空荡荡的一片，没有任何人影。薇薇保持着随时可以开枪的姿势，仔细观察了四周的状况，不过她并没有感觉到附近还有其他人的气息。

对方似已经在夜间离开了这里。

薇薇单脚跪地，手在沙中四处摸索。她的手指碰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捡起来一看，原来那是空果实的壳。里面是空的，她把脸凑上去闻了一下，壳上有股烧焦的味道。看来这应该就是被那名猎人用来调合成电击弹的空弹壳吧。

对方果然是从这里开的枪。

薇薇转头观察岩石，发现了好几个似乎可以用手抓住的凹陷处。那些凹陷并不是自然的产物，是有人——多半是猎人吧——削出来的。为了能够更加了解对手，薇薇试着利用那些凹陷往上爬，两个凹陷之间的距离相当大。

“对方多半是男性，不然就是相当高大的女性”

因为薇薇自己的个子也不算娇小，所以她认为这样的看法应该不会有错。再加上那名猎人使用的武器是重弩枪，因此比较有可能是男性。

薇薇抓住了最后的凹陷，把身体拉上了岩石的顶端。在这瞬间，她的视野豁然开朗，想必对方发动狙击的地点一定就是这里。从岩石上方几乎可以看清楚整个区域7。而且，黄速龙也无法跳上这么高的地方。

“……这个位置真是不错。”

薇薇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里多半比她选择的洞窟入口处裂缝要来得更加完美。最理想的是，在这里可以居高临下攻击怪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可供攀爬的立足点，这是她一开始没将这块岩石列入考虑的理由，但那名枪手却自己创造出了立足点。

看来对方并不是只有狙击技术比较厉害而已。

薇薇在岩石上卧倒，架起甲虫弩试着观察附近的状况。虽然天色还是很暗，但要是有东西在动的话，已经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她试着瞄准那些看起来像是黄速龙的影子，藉此确认自己的状况，然后爬下了岩石。

“！”

这时，火药爆炸的声音响彻了破晓的天空。声音来自远处，但薇薇还是忍下住缩了一下脖子，她觉得自己这样的反应有点可耻。由于至今她仍然无法掌握另一名猎人的心态与身份，所以薇薇一直没办法彻底舍弃自己有可能遭到攻击的想法。

“真是的”她这样斥责了自己，接着把行李推入岩石的阴影之中，取出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再次踏入了沙漠。看来回去之后也应该要稍微奖励一下那个即使处于惊吓状态、也还是可以确实分辨出枪声方位的自己。

刚才的声音来自于断崖的后方。在那片高墙的另一边是区域3。那里同时也是以沙漠为据点的飞

龙之休息地。

“不会吧……”她感到口中有股苦涩的味道，心中努力祈祷，希望不会被对方抢先下手。薇薇这次接下的委托目标正是要讨伐栖息于该处的飞龙——沙龙们的领导者、体型比其他沙龙都要来得更加巨大的沙龙王。

为证明自己确实完成了委托，她必须将沙龙鳞带回市街。虽然从沙龙的身上也能剥取到这类鳞片，但是由于两者的大小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用普通的沙龙鳞来蒙混过关。

薇薇进入了一处细长的山谷，带有沙漠中沙粒的风不停地吹着。

前方是一片岩地。虽然该处与沙漠不同，体力不会因暑气而流失，但由于空间并不宽广，万一遭到黄速龙之类怪物包围的话，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此外，白猫与黑猫的聚落也在这附近，只要稍有大意，行李就可能会被它们偷走，所以必须严加提防。

她在确认过子弹已经上膛后，从山谷的出口处小心地窥探着外面的状况。

外面没有猎人的踪影。

不过她却看到了不少巨飞虫，在可通往黑猫聚落的岩架附近来回飞舞的景象。此外还有五头黄速龙存在，要是草丛深处的洞穴中也躲着怪物的话，那么敌人的数量更不止于此。

想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直接通过这里，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

先再次退回沙漠之处，然后经由营地绕回来这里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这么做实在太花时间了。

薇薇采取跪姿，立起甲虫弩，拆下加长枪管，然后装上了灭音管。虽然这么做会使射程距离变短，但可以减低开枪时的声音。如果她的运气够好，或许有机会在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下突破这个地点。

她用两手举起枪，摆好射击姿势，将黄速龙的头纳入了准星中央。

薇薇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枪口处发出火光，同时响起了“啪嘶”的声音。黄速龙随即被击飞出去，并就此倒地不起。

在那头黄速龙旁边的一只，马上发出像是感到吃惊的叫声，而其他几只也像是在呼应似的陆续叫了起来。虽然这么做有可能会被那个神秘猎人发觉，但因为黄速龙并不是只有在发现猎人时才会像这样乱叫，所以应该不会造成问题才是。

要是对方因为听到这阵叫声而傻傻地现身的话，正好可以做个了结。

“话说回来”，薇薇再次扣下扳机，又一头黄速龙应声倒下。

她也不能为了那个没人知道是否会出现的猎人，而放任这几头黄速龙一直叫下去。如果被这阵骚动引来的是沙龙王的话，当然正好可以达成委托，但如果出现的是一角龙之类的敌人，会有生命危险的反而可能是自己。

她每次扣下扳机都确实地夺走了一头黄速龙的生命。

但是。

“被发现了……”

薇薇毕竟没办法连火药的味道都一起消除掉。黄速龙终于还是找出了她所在的位置，并迅速向她逼近。不过，这时薇薇已经将敌人的数量削减到只剩下两头，这样的表现可说是非常优秀了。

她又扣下了一次扳机。

虽然这一枪成功地轰掉了其中一只的头部上半部份，但剩下的一只却继续朝她直奔而来。薇薇急忙把枪口往右移，然后开了枪。

“没打中！”在她开枪的前一瞬间，就像是预测到她的行动似的，那头黄速龙已经跳了起来。眼看地上的影子逐渐变大，她这时根本不需要抬头确认，只是尽全力往前一扑。

“唔！”她的背部感到一阵冲击，薇薇知道大概是被敌人的钩爪擦到了吧。虽然这一击多半带有麻痹毒，但身体并没有出现异常，因为巨甲虫的甲壳具有中和毒性的能力。

她在岩地上滚了一圈，一爬起来就立刻转身朝

后方进行射击。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薇薇不可能会失手。如同她已瞄准了一样，子弹在黄速龙的胸口上开了个洞，它被打飞出去，在背部撞上岩壁后摔落在地面上。

“……呼”薇薇站起身，很快地躲回岩石的阴影之中，开始确认装弹状况。她发现子弹刚好打光，真是太危险了。薇薇一边装填新的子弹一边观察四周的状况，不过并没有发现新的黄速龙出现。看来她已经顺利解决了这一带的敌人。

“好啦……还有什么吗?”她心里想着又浪费了下少时间的事情，脚下再度往前冲了出去。

“真是伤脑筋啊……”

看到了陈尸于区域3的数头甲壳食草龙与黄速龙身上的枪伤，薇薇不得不藉着发出一些声音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情。

她尽力仔细地调查了那些伤口，但是即使像这样用自己的眼睛确认过后，薇薇还是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居然有人能够只用一发子弹就打倒这么多的怪物。

不、其实不是不可能。

LV3贯通弹——使用这类弹药的话，确实有可能一枪就打穿三头甲壳食草龙及两头黄速龙的身体。虽然有可能，不过一枪射穿五头怪物与一枪射穿五头怪物的要害就又是两回事了。

如果这不是偶然、而是那名猎人有意造成的结果，那对方的技术实在太恐怖了。甚至已经可以说是到了神乎其技的地步。要是谁打算和拥有如此神技的人物交手，那一定早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傻瓜。

“哼！一定是偶然的嘛！”

真是的、我到底在想什么啊，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办到这种事情嘛。

想一枪射穿三头甲壳食草龙的要害并非完全不可能，对方射击时应该也有十足的把握。但是那两头黄速龙多半就是巧合了吧。

说不定它们的伤根本就不是枪伤……只看那些怪物骨头上留下的伤痕，薇薇并没有绝对的自信敢保证那一定是子弹所造成的。

“！？”

这时，地面突然一阵激烈摇晃，薇薇差点失去平衡。

她很熟悉这样的振动，情况不妙了。

正当她打算要赶快离开这里的时候，薇薇脚下的沙漠已经像发酵膨胀的面团一样隆了起来。

她一时无法站稳脚步，失足滚下了斜坡。

虽然因为下面也是沙，所以薇薇没有受伤，但上方漫天盖下的沙却跑进了她的眼睛和嘴巴，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眼泪使得视野模糊。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十分冷静，没有因此就动摇到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让自己跌倒的地步。

就算因为眼泪而看不清楚，她也不会认错对方那巨大箭头般的头部。

——沙龙王。

早就该考虑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它也和其他飞龙一样，喜欢选择这里作为休息地点。薇薇反手解下背上的甲虫弩，顺势把折叠式的枪身扳直。这时响起了讨厌的“喀锵”声，或许是折叠处卡到沙子了吧。

“居然在这种时候?”薇薇一边跑开，一边解除枪身的固定器，重新折叠好枪身，然后很快地用手拂去枪上的沙子。

咆哮在她的背后响起。

薇薇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僵硬的状态。对于咆哮，不管再怎么提防或戒备都是没用的。因为那是人类身为生物的本能。她觉得手指像是麻痹了一样，动弹不得。

快点。快点恢复过来。快点快点快点。

在薇薇觉得f以乎听见后方传来地震般声响的瞬间，她的身体随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整个人被撞飞出去。她想，自己大概是被敌人的尾巴扫中了。另外还响起某个东西折断的讨厌声音。虽然她在地上滚了几圈，头部撞上岩壁，但她也在第一时间抽出甲虫弩、摆好了射击姿势。她觉得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自己确实值得好好赞美一番。

但是，枪身却已经扭曲变形了。

被敌人尾巴打断的不是背脊，这算是薇薇运气好，但她还是忍不住要想，或许结果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弩枪的枪手、没有武器的猎人，在沙龙王面前就只不过是会动的食物而已。她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获救。

“不过，我可不打算死在这里”

薇薇扔下弩枪，迅速把手伸进腰间的袋子中，随即往旁边一跳，在地上滚开了几圈。薇薇前一瞬间所站的地方，现在正插着敌人那看起来既像箭头也像枪尖的头部。她在敌人扬起的沙尘之中又滚了两圈，虽然满嘴都是沙子，但她还是投出了手中的物体。

那个东西在碰到沙龙王鼻尖的同时“锵”地一声爆开。

惊人的声音响彻了这一带。

——那是音爆弹。

她投出的东西是那名神秘猎人昨天也用过的道具。

虽然薇薇想掩住耳朵，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她的头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就像是被无形的锤子狠狠敲了一记。耳中只能听见音爆弹的爆炸声在不停回响，眼睛深处也爆出了无数的火星。她觉得头晕、思心，并感到自己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平衡感。

尽管薇薇现在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但还是拚命地拔出了腰上的剥取用小刃。

虽然她知道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奈何得了沙龙王，但或许能藉此找出一条生路也说不定。

一旦放弃就真的没救了。即使会被打断好几根骨头，就算要用爬的也要活着爬回去，这才是真正的猎人。

不过……。

沙龙王这时正疯狂地胡乱挣扎。一阵死之风暴在她的眼前肆虐。能够通往与扎营基地相邻的区域1之通道就在薇薇的眼前，但是想要进入那条通道的话，必须先突破沙龙王毫无章法乱砸的尾巴。

薇薇开始往前走，她不确定自己现在虚浮的脚步是否还能够闪躲敌人的攻击。机率并不高。但即使如此，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干脆赌命挑战看看一音爆弹的效果并无法持续太久。

怪物的尾巴从她的眼前掠过，重重地砸在地上。

“糟——”这一击掀起的风压对她的脚造成了影响，薇薇跌坐在地上。

正当薇薇一边忍受着头部的钝痛，一边想要尽快爬起来的时候，她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四周变得十分安静，只剩下音爆弹的刺耳声还在她脑中不停回响。

一个影子突然笼罩着她。并不是云层掩盖住了阳光，是某个不透明的东西遮住了光线。影子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

薇薇觉得身体像是因平时疏于保养而生锈的弩枪，每个关节都十分钝重，她勉强逼着这样的自己抬头望向天空。果然没错，料想之中的那个家伙映入了她的眼帘。

对方那宛如小巧玻璃珠般的眼睛就像是要吞噬薇薇似的，紧紧地盯着她。

它张开嘴巴的模样，让人联想到被锐利短刃裁掉一块弧形的白布，薇薇还可以看到它口中紧密而整齐、如同锯子一般的利齿。

光只是这样看着，她就觉得自己像是要被那片密密麻麻的死亡给吸进去一样。

“这次真的没救了”

她听见自己内心深处发出了已经认命的声音。不但手上没有武器，两腿也因为丧失了平衡感而无法顺利奔跑，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继续抱着希望?

薇薇觉得力量似乎正在从身体中消失。

但是。她还是没有低下头。这是薇薇最后的一丝坚持——死就死吧，但是一定要确实看清楚让自己丧命的理由，死也要死得明白。

薇薇努力稳住抖个下停的膝盖，张开了双手。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要拥抱那头沙龙王似的。

沙龙王也发出了吼叫，就像是在回应薇薇的举

动。虽然薇薇的听力还没恢复，但她仍然可以透过沙漠干燥空气的震动，用身体感受到对方的叫声。

就在这时——沙龙王的一边眼睛突然消失了。

它并不是闭起了那只眼睛。

只是眼珠从原本所在的位置突然消失了而已。

——砰……

薇薇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从远方传来的、几乎细不可闻的这个声音。下一瞬间，所有的声音都恢复了。

沙龙王发出了凄惨的哀嚎，滚倒在地。

它在落地时撞进附近的树林，树木发出巨响而断成两截。为了防止四处飞散的碎片刺伤脸，薇薇举起手护住脸部，碎片与甲虫护手撞击，发出了硬质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

薇薇从两手的缝隙中窥视着外面的样子，这时她才总算知道沙龙王的眼睛之所以消失的理由。因为它的眼球被子弹击飞了。

随即又是三发枪声。

沙龙王的身上连续出现三个洞，洞的周围陆续爆开，肉片四处飞溅。周围的空气弥漫着一股焦臭味。这是——电击弹？

砰……砰……砰，枪声这时才传入薇薇的耳中。

每一枪都确实命中了敌人的要害。沙龙王的动作停了下来，开始左右摇晃。

薇薇回过神，一个转身，硬是拖着还不太灵活的脚冲了出去。

她像是要直接扑进区域1一样，拚命冲进悬崖间的通道。

她背后的沙龙王则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倒地。

薇薇转身，回头看向后方。

就像是要堵住通道似的，沙龙王德巨大头部刚好倒在出入口前面。上面已经少了一只眼睛，脑部附近也开了一个大洞。

敌人的体型居然如此巨大。

搞不好这是一头体型达到王者体格的沙龙王。

“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首先涌上薇薇心头的是，因为自己获救而产生的昂扬感。但是这样的感觉，很快就被遗憾所取代了。

“该死！”她嘴里念着这样的话，一拳打在岩壁上，如果这头怪物是自己打倒的，那应该会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吧。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剥下鳞片带回去的话，或许可以把这份功劳占为己有。但是薇薇多少还有点自尊心，这么无耻的事情，身为一个猎人的她实在做不出来。

“请吧，它是你的了。”从沙龙王的方向传来这样的声音，薇薇不禁吓了一跳。

虽然她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死掉的沙龙王开口说话了吗?”的想法还是在瞬间掠过她的脑海 。

但是，她很快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在悬崖裂缝的另一头有人，在沙龙王头部的后面——多半就是那个射杀了这家伙的枪手吧。从说话的声音听来，对方果然是个男性。

“你这是想表示歉意吗?”

薇薇尽可能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开口说道。她想，自己的声音应该没有在发抖吧。

“你想用它收买我，要我对公会保密，是吗？”

“公会?”她觉得男性这时似乎因为感到困惑而把头偏向一侧。

“啊、是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你是接下了公会的委托而来的啊。看来是我从村长那边接下的委托正好与你的委托在同一个猎场的样子。而你又似乎以为我是流浪猎人。哎呀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我并不是因为打算贿赂你才这么说的喔。我接下的工作是负责解决这一带的所有怪物，而我也已经剥下一枚鳞片当成必须的证物了。剩下的就随你高兴吧”

“我无法相信你的说法。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这样平白放过珍贵的素材——”

“因为我完全不感兴趣。”

就像是在说“不要让我说明这种无聊的事情”似的，男子的语气非常冰冷，薇薇不禁倒抽一口气。

“沙龙王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东西怎么能和她相提并论呢?”

“然后，那名猎人就这样离开了。”

薇薇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带着几分气恼。接着就像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抛诸脑后一样，她点了杯有着琥珀色泽的蒸馏酒，一口气喝干了它。

“……呼～”薇薇把酒杯“咚”一声放回桌上，喘了一口气。

“结果，虽然我到最后都还是没有看清楚对方，不过那个男人一定是个变态。居然把怪物与人类的女性混为一谈，他的感性想必有哪里出了问题吧。开什么玩笑，我居然得接受那种变态的恩情……光是想起这件事就让我忍不住要火冒三丈！”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薇薇镜片后方的双眼一直紧盯着空中的某一点。

“要是再让我碰到那个人的话，这次我一定要叫那家伙知道，我的实力绝对下会比他差……那个变态！”

“啊哈哈哈……”吉格只能一边陪笑、一边啜饮着他的牛奶。

“应该不会这么巧吧……”她刚才说的这件事。

那名将沙龙王让给薇薇的枪手，说不定自己正好知道那个人是谁——吉格忍不住要这么想。

如果他的猜测正确的话，其实那名枪手并没有把人类与沙龙王混为一谈。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样子……”

坐在薇薇旁边的艾尔梅莉亚满脸疑惑的表情，会有这种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她的想像多半没错，幸好因为她喝醉了，所以没有顺利的把两者联想在一起。

“我想，他其实并没有想对薇薇施恩或什么的吧……”那个男的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在那些话之中并没有什么心机或算计的成分，薇薇想太多了，其实那个枪手只是照实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而已。也就是说，他多半真的对沙龙王和素材一点都不感兴趣。

“——啊、你们果然在这里啊！”从离他们稍远之处突然传出这样的声音，吉格大吃一惊，不禁喷出了口中的牛奶。

“唔呀！”那些牛奶正好都喷在对面那个人的脸上，脸被涂成白色的艾尔梅莉亚发出了惊叫。

“你做什么啦！”接着就一把抓住了放在旁边的龙息之芯。

然而，或许是因为喝醉的关系吧，她居然被锤子的重量拖得往后倒。

艾尔梅莉亚的身体——

“哎呀！”刚好被这个声音的主人托住。

——被变态托住了。从对方的打扮来看，就算会被人们这样称呼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人的头上，戴着一顶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刽子手或什么恶魔信仰者的有角帽子，帽上还附有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眼睛部份的面罩。上半身的其他部位则是全裸。

虽然这名猎人身上其他部位的防具，都是统一选用采自毒怪鸟的橡胶质的皮所制作的枪手装备，不过他也曾提过自己为了想好好感受橡胶质的皮黏在身体上的感觉，所以没有穿内衬衣物，直接穿上了防具的事情。

“弗、弗雷迪奥!”吉格一边擦嘴一边站起身。薇薇则是一副十分敬业的女仆态度，正忙着帮不停喊出“我要宰了你”之类话语的艾尔梅莉亚擦拭沾在她身上及铠甲上的牛奶。

“各位还是老样子呢。”听到弗雷迪奥十分怀念地这么说，吉格只能报以几声干笑。

多半没错。大概就是他。

在薇薇的回忆中出现的那名神秘猎人，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弗雷迪奥—哈特。

面对沙龙王却仍然能够说出不感兴趣，‘她’比较迷人这类话语的人物，即使在充满特立独行人物的猎人世界中，大概也是除这名男子之外就不做第二人想了吧。弗雷迪奥爱的就只有毒怪鸟而已。

他在那时提到的“她”，其实并不是在说人类，而是指毒怪鸟。

从那名男子所说的话来推测，薇薇提到的神秘猎人应该就是弗雷迪奥。吉格是这么想的。

“还是不要说穿好了……”他瞥了薇薇一眼，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是为了大家的和平着想。

第四章 狂走曲

“弗雷迪奥，你之前是到哪里去啦?”

吉格如此问着那个刚刚才在这张餐桌旁坐下、总是穿着毒怪鸟装备的男枪手。

虽然他现在已经脱离了队伍，不过弗雷迪奥过去与艾尔梅莉亚、卡诺恩两人组队的时间比吉格还长。

从他说有事必须离队之后到现在，吉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他见面了一一虽说是见面，不过因为弗雷迪奥随时都戴着附有面罩的毒怪鸟帽，所以吉格其实也没看过他的长相就是了。

“哎、一言难尽……”男子把肉片切成小块，将它从面罩下方送进口中。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弗雷迪奥从来不脱下帽子。而吉格也因为在某次想要偷看他的长相时，感到对方发出如假包换的杀气，之后就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因为那时我本来就有事非得回王都去处理不可，所以离队后就去了趟王都。”

“非得回王都不可……原来弗雷迪奥你是出自于王都的人啊?”

“嗯、算是吧。”

弗雷迪奥把吸管插进酒杯，用吸管啜饮着酒。

虽然吉格也不是很喜欢啤酒，但他还是觉得弗雷迪奥这种喝酒的方式f以乎只会让酒变得更难喝。

“王都出身的猎人是不是怪人特别多啊?”

他瞄了艾尔梅莉亚一眼，虽然她的行径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不过这家伙应该也能算是相当特别的吧。不管是以如此纤细的身体却能轻松挥舞锤子的事情也好、或者是这么年轻就已经获得了几乎堪称最高阶级称号的事情也好。

不过，才只看过两个人就下定论，或许还是有点鲁莽。要是薇薇或弗莉达也同样是出身王都的话，大概就可以确定了吧。

“哦……”吉格应了一声，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如果是能向人提起的事情，弗雷迪奥应该会自己开口说明，既然他没有说，多半就是有难言之隐吧。

虽然吉格并不清楚详情，不过艾尔梅莉亚的过去似乎也有不少秘密的样子。但是连她本人也不是很清楚那些事，而知道前因后果的卡诺恩却又完全不愿意提。不探问其他人的过去，这可说是猎人间彼此心照不宣的一项规矩。

“不过，这可真是……”弗雷迪奥透过面罩上的洞穴盯着弗莉达，他的眼神中满是毫无掩饰的不快之意。

话虽如此，不过这名枪手讨厌的对象并不是独眼的猎人。

他厌恶的是对方身上的装备——不、应该说是装备的素材来源，电龙。

稀白飞龙——电龙，在飞龙之中算是体型较小的。由于长年居住于几乎没有光线的洞窟中，所以眼睛部份已经彻底退化，而它的嘴看起来就像是直接长在可以自由伸缩的脖子上一样，外型十分诡异。

弗雷迪奥以前曾经有过被这种飞龙活生生吞进肚子里的经验。

虽然那时因为他很快就被救了出来，所以没有受什么伤，但装备却受到严重腐蚀，因此弗雷迪奥不得不忍痛舍弃他当时穿的整套装备。这件事想必也让他讨厌电龙的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吧。

吉格多少可以了解他的心情。

电龙不但外型与一般人提到飞龙时的印象相去

甚远，此外，可以从它身上剥取下来的素材富有弹力的皮虽然弹性相当好，但触感却会让人忍不住要起鸡皮疙瘩。

“你居然还穿着那种东西啊……”

“……彼此彼此。”弗莉达喝了一口水果酒，若无其事地化解了攻击。

吉格颇有同感。

电龙确实是一种让人看了之后会觉得不太舒服的飞龙，不过毒怪鸟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脸孔看起来就是有种少根筋的感觉，而从它身上能剥下来的橡胶质的皮也是一样，如果说电龙的皮富有弹力的话，那毒怪鸟的皮就是富有黏性了。

“当然，这种话我才不会在弗雷迪奥面前提起咧”

吉格还不想这么年轻就到另一个世界去报到。

“哎、我们就不提这个了吧。”

弗雷迪奥用听起来有点勉强的语气这么说。

“因为我不是那种会对其他人的兴趣提出批评的心胸狭窄之辈。”

“明明就是在批评嘛”

吉格忍下了这句话，没有说出口。

“这样说来，几位聚在这里做什么呢?”

“嗯?啊、本来是为了庆祝狩猎成功而举办的宴会，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话题就变成了记忆深刻的狩猎经验，大家都说了不少事。”

“啊啊、原来如此。这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呐。虽然我也很想为各位贡献一个故事，不过很遗憾，我与她的回忆是只属于我个人的东西，还请多多包涵。”

“不不，没关系的啦……”弗雷迪奥的狩猎经验，吉格不用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一定也只是东一句毒怪鸟、西一句毒怪鸟地说个没完而已吧。

“——哈特大人！”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在喊着弗雷迪奥一喊叫声的音量大到让人不禁要以为是飞龙在咆哮的地步，实在太大声了一附近所有的猎人都吓了一跳，转头看向声音的来处。不过，吉格对这个声音有印象。当他和其他人一样转头后，看到的人物是——

“果然没错”正是吉格想到的那名男子。

但是。

男子身上穿的装备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他以前穿的是，看起来实在一点都不像防具，说是普通衣服或许更具说服力的忍·阳套装。至于他现在身上的装备，虽然模样有点奇特，不过至少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是防具。

男子以前没有戴头盔，而他现在则戴着一顶两旁有巨大角状物、看起来颇具重量感的头盔。另外，他身上的铠甲并不是完整的一块金属板，是以绳索将数片金属板串在一起的物品。

“……晓丸。”弗莉达小声地这么说，吉格跟着问起了那是什么东西。

“……它是用老山龙的背甲及鳞片，再加上各种飞龙的稀有素材所打造的，是种非常珍贵的防具。要从头到脚凑齐整套防具的话，除了素材外，还需要相当可观的资金。”

“耶～”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呢。不管到底是多少，总之一定是非常惊人的数目吧。

男子环视了酒吧。虽然他有一边的眼睛是闭着的，但并不是独眼。他以前提过，自己是为了进行修练才闭上一只眼睛的，看来男子现在也还在继续修练的样子。

“喔喔、这位大人是?”

男子的目光停在吉格身上，他睁着的眼睛这时陡然张得更大了。看起来还是一样有点恐怖。对方的眼睛与常人不太一样，瞳孔内有着同心圆形状的线条。

“哟！”吉格也举手回应。

“真是好久不见了哪，炎太！”

“的确如此。久违了。”

炎太走到餐桌旁，不停的点着头，他的一举一动都让铠甲不断作响。虽然他的本名似乎是叫做“炎太郎”，不过因为东方体系的名字又长，再加上不好发音，所以大家都只叫他“炎太”。

"师傅，太、太过分了吧?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着就先走了……"

酒吧的门被推开，吉格看到一个背上的行李大小几乎可以和旅行商人老婆婆媲美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并且四处张望着。对方在发现炎太之后立刻慌慌张张地跑向他。年轻人的浏海遮住了他一边的眼睛，不过与其说那是刻意弄成那样的，看起来其实更像是疏于整理的结果。

"啊、咦!?吉格先生!?"

"你也还是一点都没变哪、布拉斯……"吉格看着年轻人的行李，发出了苦笑。

要猜出里面装的东西一点都不困难。装在他背上那一大包里面的，想必是陷阱工具、蜘蛛巢、烟雾球、毒生肉等等，可以在狩猎中派上用场的各种物品吧。

虽然装备的等级和以前相比当然是提升了不少，但在选择方面可说还是颇具布拉斯的风格。

他从头到脚全部都是蓝速龙。

然而，却不是蓝速龙套装的装备。

布拉斯一拉格恩身上穿的是、名为蓝速龙伪装套装的防具，简单地说，可以把这种装备当成是有着蓝速龙外型的布偶服。虽说它还没精巧到可以骗过猎人的地步，不过在面对飞龙之类怪物的时候，似乎多少能够发挥一些欺敌的效果。

尽管世上有许多猎人，但布拉斯的战斗方式仍然可说是相当独特的。

比起使用武器，他更擅于利用道具来对付怪物。

"你们是和弗雷迪奥一起来的吗?"

对于吉格的问题，炎太点了点头。

"正是如此。前次委托有其特殊之处，故求教于相关方面学有专精的哈特大人，望能拜借其过人智慧是也。"

"智慧?"

吉格看向弗雷迪奥。说到他学有专精的事情，除了身为枪手的射击技术之外，再来就是——

"毒怪鸟而已了吧?"吉格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艾尔梅莉亚打了个嗝，脸上露出一点英气都没有的傻笑。

"能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看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盘料理，我可以考虑稍微分给你们一点喔?"

炎太看向桌上的料理，睁着的那只眼睛为之一亮。

"喔哦。在下尚未曾品尝过如此美食——甚好。"

他说完就保持着两手交抱的姿势跳了起来，在众多猎人惊讶的眼光中重重地坐到了椅子上。布拉斯则是一边忙着向被他背上行李撞到的人道歉，一边跟着在炎太旁边坐了下来一布拉斯腰间的武器与炎太同样都是双剑，地之所以会称呼炎太为师傅，正是因为他向炎太学习如何使用双剑的关系。

"如此便请听在下一席话是也。"炎太又一次猛然张大了他睁着的那只眼睛。

"捕获是吗?"对于布拉斯的反问，炎太点了点头。

不过，所谓的没有立足之地，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布拉斯的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坐在那堆东西中间的年轻人猛眨眼。

他的反应并非出自于困惑。

是出自于喜悦。

虽然布拉斯拜炎太为师，向他学习还处于推广阶段的双剑，但是比起使用武器来战斗，这名年轻人更喜欢运用各种道具来狩猎怪物。即使如此，炎太还是相信布拉斯总有一天会感受到双剑的魅力。

"敌乃毒怪鸟，汝可是初次与此种怪物交战?"

"是的。"

"在下虽曾与其交手数次……但捕获委托又另当别论是也。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熟知敌之生态乃当务之急，且让吾等先前去拜会学有专精之士，听取助言是也。"

"师傅你不清楚关于毒怪鸟的事情吗?"

"并非全然不知，能吐毒、可发出闪光球般光芒、肉质如同橡胶。"炎太一边说一边竖起三根手

指，然后就停了下来。

“就只有这样……而已吗?”

“如此当已足够是也。只需记得携带解毒药即可。”

“是这样的吗……”布拉斯有点不安地小声这么说，他抓起解毒药，把它们陆续装进背包，接着又往里面塞了洞穴陷阱、陷阱工具、常春藤叶、蜘蛛巢等物品。

这些都是在捕获飞龙时会需要用到的东西，但是炎太几乎都没用过。

“这样的话，那个人现在在哪里呢?”

“此刻正于酒吧等候吾等。无人知晓该位大人近来行踪，故我等可谓幸运。听取建议后将立即出发前往沼地，准备方面不可怠慢。”

“是、是的，师傅！”炎太睁着的眼睛一下子张得更开，布拉斯加快动作，把道具随便地——至少在炎太眼中看起来是这样——装进了背包之中。

因为时间还是白天的关系，所以酒吧里的客人比夜间要来得少。即使如此，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人。

虽然不知道那些人是在庆祝达成委托的庆功宴中喝醉的，或者是因为狩猎失败、自暴自弃赌气滥饮而喝醉的，总之都一样是喝醉了。

因为布拉斯长得一副娃娃脸的关系，所以他在这种地方经常会变成众人拿来取笑的对象。另外，他身上穿的蓝速龙伪装套装多半也是一项理由，不过最大的原因，多半还是他那缺乏自信的态度吧。

但是，他和炎太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碰上这类问题。

就算对方醉到已经快要不省人事的地步，炎太仍然可以瞪一眼就让那人乖乖闭嘴。另一方面，由于炎太的晓丸套装是十分珍贵的罕见装备，所以对方多半也不敢造次，让他避开了不少无谓的争执。

炎太环视酒吧内部一圈，然后突然瞪大了眼睛。好几个本来在偷偷看着他的猎人顿时为之大吃一惊。

“师傅，你还是改掉那个习惯会比较好吧?”

布拉斯拉了拉炎太的衣袖，炎太的眉毛一挑。

“为何?”

“虽然我知道师傅你没有那个意思，不过就是会给人一种你好像是在生气，甚至打算动手杀人的感觉啊……”

“胡言乱语——曰身为猎人，在下断不会做出对他人——”

炎太拍了拍他腰间的武器双剑龙炎。

“——以《斩鬼・晓》两剑相向之暴举绝无可能。且看在下之眼便可知所言非虚是也。”

“所以，我就是在说师傅你的眼睛很恐怖啊……”

“无聊至极！”

炎太对布拉斯提出的建议嗤之以鼻，接着开始四处张望。确实如此，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敢与炎太的视线对上，可能是因为大家多少都做过一些亏心事的关系吧。不过炎太并不打算一个一个去揭发他们，他对这类事情丝毫不顾兴趣。

“哈特大人！”

看到坐在酒吧的某个角落、像是融入那片阴暗之中、面前放着一个酒杯的猎人后，炎太喊了对方的名字。因为他听到背后的布拉斯轻声说着“哈特、那不就是……”这样的话，所以点了点头。

“正是弗雷迪奥—哈特大人。既与毒怪鸟有关，则天下虽广，除那位之外不做第二人想。那位大人简直可说是毒怪鸟的转世!”

“转世啊……”布拉斯一边说一边苦笑。

“或许真的是吧，不过我可不希望变成那个样子。”

说到他们在谈论的弗雷迪奥本人，即使把酒吧内这时还没什么客人的事情也列入考虑，在看到他那身打扮后，相信谁都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一带会空旷到有点异常的地步了吧。

毒怪鸟。

还是毒怪鸟。

全是毒怪鸟。

他从头到脚都穿着以毒怪鸟素材制成的装备。

这并不稀奇。不过他的上半身没穿铠甲，打着赤膊的理由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了。

话说回来，这样的装备也有它便利的一面。

大概因为弗雷迪奥是枪手，一开始就没将陷入肉搏战的情况列入考虑，所以才会那么穿的吧，而且布拉斯也听说过，以弗雷迪奥的技术与阶级而言，要换用更好的装备其实一点都不难，但他就是坚持不换的事情。

弗雷迪奥所用的重弩枪也是一样，听说他自从拿到了强击火炮改之后，就没有再换用过其他武器了。据说不换的理由与防具相同，就只因为那是在素材上使用橡胶质的皮来制成的武器。

炎太走近弗雷迪奥坐的餐桌，向他深深一鞠躬。

“本日还请您多多指教。”

“拜、拜托您了！”在布拉斯这么说完之后，弗雷迪奥却摇了摇头。

“不不、说什么指教，你们太抬举我了。无论如何，我都会尽量回答两位的疑问。不过还是请先坐下吧。”

他用戴着毒怪鸟护臂的手指着自己对面的空位。

“失礼了。”炎太坐了下来。

背着体积不下于旅行商人老婆婆携带之行李的布拉斯，也在炎太的旁边就座。虽然这名年轻人的外表看起来有点瘦弱，但力气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弗雷迪奥问炎太要不要喝酒，炎太婉转拒绝。考虑到接下来还必须搭乘马车移动一段不短的距离，这时并不应该饮用任何酒类。当然在这一点上，布拉斯的立场也是一样的，啤酒之类的更是不在话下。“我要啤”——炎太瞪了话说到一半的布拉斯一眼，年轻人急忙闭上嘴。

“这样啊。”弗雷迪奥说完，把吸管插进杯中吸了一口酒，接着开口问道。

“那么，两位想知道关于毒怪鸟的什么呢?”

“基本对策。在下为初次接获捕捉此物之委托。不、并非全然没有经验。在下往日亦曾协助其他猎人进行捕获委托，惜当时之职责为歼灭阻碍，因此无从得知详情是也。”

“嗯……捕获啊……”

弗雷迪奥把手伸进面罩里面，一边抚摸着下巴一边眯起了眼睛。

“委托人是什么人?”

“王都之贵族是也。”

由于这并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事情，所以炎太也据实以对，虽然不知道事实是否真是如此，不过至少委托书上是这么写的‘上个月，在某场午宴中，对方拿出大怪鸟炫耀，这件事情让我很不愉快!所以我想要比它更大、更强的飞龙!比如说是……对了，拜托你们抓那种叫什么毒怪鸟的来看看吧!’一委托书上是这么写的。

“唔。”弗雷迪奥几乎完全闭上了眼睛，似正在思考着什么的样子。

炎太听说过，枪手一旦陷入沉思，时间往往会相当长。如果有心要等，就算必须连续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都不当一回事，这就是枪手。

不过，炎太也很习惯等待。在他的故乡有句谚语“石上需三年”。意思是凡事能忍到最后的话，必定可以成功。此外在修练过程中，炎太也曾经有过在岩石上连续打坐三天的经验。

“……我知道了。请让我协助两位吧。”

过了一阵子，弗雷迪奥才终于睁开眼睛这么说。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能够让她的迷人之处更广为世间所知的好机会。”

“不胜感激！”弗雷迪奥一边说“别客气”一边摇摇头。

“不过，想要顺利的捕获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喔?因为她不但非常胆小，而且又很内向。”

“原来如此”

“一旦受到惊吓，她就会在区域内横冲直撞的跑，并且到处乱喷毒液。那种毒液的挥发性非常高，即使只是在附近也很可能会不小心吸进体内而

导致中毒—而且，闪光球对她也无法发挥效果。”

“咦！？”

布拉斯似乎十分惊讶。

“那、那要怎么做才能顺利设置洞穴陷阱?一般情况下下都是先用闪光球让敌人陷入混乱，然后再趁机钻进腹部下方设置洞穴陷阱——”

“布拉斯，冷静。”

炎太眼睛一瞪，让布拉斯安静了下来。

“毒怪鸟亦为飞龙。倘体力不支，仍会回巢疗伤。仅需待其沉睡后再设置陷阱即可。”

“话是这么说……”弗雷迪奥看似有点高兴地竖起了一根手指。

“不过，沼地的她是不会休息的，因为她在那一带根本就没有筑巢，所以不能采用这个方法。另外，要判断使用麻醉球的时机也相当困难。两位应该都知道，如果不先将敌人削弱到某种程度的话，麻醉球就无法发挥效果的事吧?如果有巢的话，倒还可以把回巢行动当成一个参考指标，不过……”

“怎么会……”布拉斯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这样的话，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对付得了它嘛……”

“怎可轻易垂头丧气!麻醉球当非完全无用武之地，在下过往参与之狩猎亦曾运用该物。关键只在能否正确判断使用时机。”

“就是这样。”

弗雷迪奥那看似刽子手的头上下动了动。

“而且，也不是说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判断的方法。”弗雷迪奥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喀喀喀”的笑声。

“喔、敢问为何?”

“她的体力一旦减少到某种程度后，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愤怒。不但口中会开始流出毒液，眼睛附近也会稍微变红……真是太惹人怜爱了。那匆左匆右、一边摇晃一边跑动的样子实在是太美了，美到让人为之颤抖的地步……”

即使隔着帽子和面罩，炎太还是可以感觉到眼前的人物正处于十分陶醉的状态。

炎太努力让自己不要皱起眉头。

每个人对于所谓的美，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就算恢复冷静，她还是很快又会生气。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准备使用麻醉球了。话说回来，请注意这毕竟只是一个参考用的判断指标，此外——”

因为弗雷迪奥突然转头看向他，布拉斯吓了一跳、挺直了背脊。

“——当她因生气而开始狂奔的时候，由于有一定的法则可循，所以只要能够预测出路线就可以事先设置陷阱了。顺利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像在对付其他飞龙时一样，用陷阱成功地抓到她吧。”

“真、真的吗！?”

“没错。不过，因为她奔跑的路线会随附近的地形而有所变化，所以这就只好请你自己到现场之后再仔细观察了。”布拉斯用力点头。

或许是因为知道能够使用自己擅长的道具，所以感到放心了吧。布拉斯的脸上恢复了笑容，不过炎太认为，就一个使用双剑的猎人来说，布拉斯这样的反应其实多少还是有点问题。

既然身为学习双剑之人，以手中的两把剑开创活路方为正道，迟早非得让他理解依靠道具等物之事、乃属于邪门歪道之行径不可。

“然而，今次之委托实乃无可厚非。只因目的为捕获而非讨伐之故”

在运用道具的技术方面，炎太也能够认同布拉斯的实力。”

虽然在削弱对手体力、将敌人逼入绝境这方面是炎太比较拿手，不过万一拼过头的话，搞不好就会变成‘讨伐’。所以捕获工作还是交给布拉斯处理会比较好。“说到她的特技，剩下比较需要注意的，大概就只有装死而已了吧。”

“在下亦曾有所闻。因一时疏于防范，大意接近而遭迎头痛击之猎人早已不计其数。”

“是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不知两位是否满意?希望这些话能帮得上忙。”

弗雷迪奥说完这些话，面罩后方的眼睛跟着眯了起来。

“大人之谆谆教诲，助益甚大是也。我等不胜感激。”炎太解开了交抱在胸前的双手，把手放在膝盖上，向弗雷迪奥深深地点头行礼，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装着钱的袋子，放上了餐桌。

“聊备薄酬，此乃束修是也。”[豆知识，束修：指送给老师的薪金。]

“何必这么客气呢，我只是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她的优点而已。”

“还请大人海涵，在下亦无意收回已出手之物。”

“唔……”弗雷迪奥小小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然后就把袋子拉向了自己。对方的判断十分明快，炎太并不讨厌他这种类型的汉子。

“多谢指教，告退——”

炎太又行了一次礼，随后无声无息地站了起来，不过一一炎太旁边的布拉斯却在起身时弄出了很大的噪音。他不但撞翻了椅子和行李，甚至还被自己弄的这些响声给吓得叫了出来。

“不管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湿气都还是很重哪……”

走下船、踏上通往扎营基地的栈桥时，布拉斯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这么说，炎太则只是默默地听着。

确实如此。

因为这一带长年被浓雾所笼罩，所以视野相当差，即使是炎太也会感到有点紧张。这种不知道怪物什么时候会从哪里出现的情况，对精神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然则……”看着走在自己后方的徒弟那副模样，炎太不禁叹了一口气。

那堆行李，不管什么时候看都觉得很壮观。而且，布拉斯好像还打算就这样背着它们到原野上狩猎的样子，真是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话说回来，至少现在他碰上危险时已经知道要把那堆东西放下来、拔出双剑应战了，这应该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了吧。

以前布拉斯甚至还会在同伴战斗时跑去采集蘑菇之类的，不过在炎太收他当徒弟之后，他就没再做过这类的事。

或许是因为他之前这么做的时候，被炎太当场狠狠踹了一脚的关系吧。

“首先是……配给品、配给品……”

布拉斯放下行李，打开配给品箱的盖子，从中取出了公会配发的物品，接着把那些东西硬是塞进了早就已经撑得圆滚滚的袋子里。

“就是这个，麻醉球。只有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找不出调合它的方法。公会也实在是太小气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布调合法呢?”

他一边这么说一边把麻醉球放进腰间的袋子，接着打开了地图。

“师傅，接住。”

炎太转身接住布拉斯丢给他的携带食品，随即吃下了它。虽然这项物品可以产生饱足感，但并不怎么好吃。它又干又硬，没有水的话，得费上一番功夫才能把它吞下去。与利用烤肉架烤出来的肉相比，携带食品可说是索然无味。“豆知识，饱足：满足。”

“砥石?”

“在这里。”

布拉斯又把另一项配给品抛向炎太。那是抛弃式的携带砥石。炎太抓住它，顺手塞进腰袋，然后解下武器并开始检查起刃刃。

双剑龙炎。

这是使用雄火龙、雌火龙这对火龙夫妇的甲壳、翅膀以及棘刺等素材所制成的武器。

炎太将这两把剑取名为，斩鬼’及‘晓’，十分爱惜它们。他希望有一天能打倒金火龙及银火龙，将武器强化为激龙双刃，这可说是他眼前的首要目标。

炎太把剑收回腰际，再次伸出了手。

“千里眼?”

“来了！”布拉斯从背包中找出一个茶色的小

罐子，将它丢给炎太。

炎太接住，并且将它一饮而尽。

舌头上宛如针刺般的苦味让炎太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他用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千里眼之药并不是能够让人拥有可望见遥远事物能力的药品。

这种药能够将人类的嗅觉暂时强化到不次于狗的程度。猎人可以利用它来找出飞龙的体味，再透过味道强弱来判断出飞龙大致的位置。

“……约略位于西南三里处是也。”

布拉斯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手指在张开的地图上移动着。

“……应该是区域9吧。” 味道很快就如烟雾般散去，并不是毒怪鸟离开了该处，只是药效过了而已。

“动身吧！”

说出这句简洁有力的话之后，炎太迈步走向连接扎营基地与区域1的细长通道。厚重的雾气逐渐包覆着他的身体，炎太感到些许凉意。

当炎太用沾着野猪血液的刃刃挥散雾气、踏入区域9的瞬间，他立刻发觉这里的气氛有点不寻常。虽然空气中没有橡胶的味道，但却有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感。

“当在此处是也……”

炎太没有回头，只是用手指比着暗号，通知他身后的布拉斯准备好染色球。

炎太注视着厚重雾气的另一侧。

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白色的雾气之膜表面逐渐浮现一个像是污渍的黑影。影子的形状慢慢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对方还没注意到炎太等。

炎太将双剑中的一把插回腰间，往后伸出了手。染色球立刻被放到他的手上，炎太静静地冲了出去。

要在奔跑时不发出声音，对炎太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他无声无息地从后方接近敌人。遭到染色球击中后，对方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关键就在于被发现之前能让它受到多大的伤害。

他把腰弯到胸口几乎要碰到地面的程度，从那如同棍棒般的尾巴下方钻了过去。这头毒怪鸟的体型相当巨大。就算还不到王者体格，但只要能采到怪物拓印——怪物的脚印——的话，搞不好仍然有机会可以更新公会的记录。

“是时候了” 炎太轻轻抛弄了一下手中的染色球，接着瞄准毒怪鸟的大腿附近投出。

它准确地命中目标，爆了开来。

染色球在爆开后会发出强烈的臭味，猎人可以藉由这种臭味得知怪物大概的位置。与飞龙交手时，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

在臭味开始向四周飘散的同时，毒怪鸟也抬起了上半身。炎太闪过它往下砸落的尾巴，冲到了尾巴与身体的连接处附近。

“喝！” 炎太从腰间拔出刚才收起来的剑，斩向毒怪鸟。

鲜血四溅，刺耳的惨叫声响起，对方迅速转动了自己的巨大身体，它那像是外面贴着一层橡胶的黑色枯木般巨足，画出了圆形的移动轨迹。

不过，炎太并没有逃走。

毒怪鸟的双腿之间算是比较安全的地带。它想用尾巴攻击的话，就会先扫到自己的脚，而即使打算咬住敌人，脖子也伸不了那么长。因此这里可以说是猎人发动攻击时的绝佳场所。

“吒!喝!”

炎太交互挥动手中的雌雄双剑，‘斩鬼一晓’的刃刃毫不费力地切裂了毒怪鸟的橡胶质表皮，深深地斩入肉中。

毒怪鸟发出“嘎——”的叫声，飞跳了起来。

当它起跳时产生的强烈风压，让炎太一时之间无法动弹，他用双手保护脸部，并且设法藉着味道来追踪毒怪鸟的去向，双剑与其他的武器不同，在防御上根本就无法发挥多少效用。

“！” 毒怪鸟只是往后跳开了几十公尺而已，它一着地就立刻鼓起了喉咙。飞龙张开了宛如树干的口部，紫色的黏液朝炎太飞去。

炎太往旁边一扑，在地上滚开。

黏液接触到地面后随即挥发，四周立刻弥漫一股强烈的刺激性臭味。确实符合之前他们从弗雷迪奥那边听来的情报。不、其实这种程度的事情，炎太也很清楚，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与这种怪物交手。

他一边站起来一边确认布拉斯的状况。年轻人并未拔出武器，只是抱着手中的绿色箱子在旁观战。那个箱子多半就是洞穴陷阱吧。

“欲吾人使之狂奔是也乎”

弗雷迪奥提过，当毒怪鸟开始狂奔时，它的行进路线会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所以，想知道它的路线就必须先逼它开始奔跑。

“在下这便使之陷入愤怒。”

炎太摆出架势，他高举双剑、让剑刃彼此交击。“铛”地一声，钢铁与钢铁碰撞的轻快声音响起，解放修练之力的时刻来临了。

炎太睁开了闭着的那只眼睛。

“看招！”

在这瞬间，炎太觉得仿佛周围的时间都慢了下来。毒怪鸟吐出的有毒黏液，对炎太来说就像停在空中一样，他甚至连黏液的形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炎太从毒液下方钻过，逼近敌人、杀向敌人。

“双剑奥义！乱舞！”

炎太使出全力挥舞着手中的两把剑。

斩击。

砍杀。

直劈、横扫、突刺。

割裂。

挑穿。

翻剐。

旋绞、切断。

血液从伤口中喷出，转眼间将附近的一切染成了鲜红。

巨大的头部咻地绕了过来，硬度堪与岩石相比的鼻子狠狠撞中炎太的背。

如果是平时，炎太应该会感到一阵强烈的痛楚吧。不过现在的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完全感觉不到痛。

炎太没有回头，只是把手往后挥，一拳砸向毒怪鸟的鼻子。他感到自己击中某个硬物，对方的头跟着缩了回去。在炎太从敌人腿间钻出的同时，他还好好地赏了毒怪鸟的腿部韧带几刃。

“……此即鬼人化是也!”炎太把双剑收回背后。

毒怪鸟倒地，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它倒下时产生的风吹散了雾气，不过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四周很快又被浓雾染成一片灰白。

“哎呀、真是的?师傅你怎么可以把它给杀了呢!?”

布拉斯的声音在白色绸帐的另一边响起，同时还传来了像是踩过水塘的脚步声。炎太一惊，转身跑向声音的来处。

“蠢材！别过来！”

“咦！？”就在布拉斯经过倒地怪物身旁的瞬间，毒怪鸟突然张开眼睛，振翅掀起强风。

炎太把布拉斯撞开，手绕到背后，握住了双剑的剑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拔剑，飞龙势道猛烈的一击已经先到了。毒怪鸟的翅膀重重轰在炎太身上。

“咕”炎太在剧痛之中被砸飞，滚倒在地。

他一时动弹不得。

“真是……徒弟莫非未曾听进任何忠告是也乎?”炎太一边设法恢复行动能力，一边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忍下住咂舌。

“敌方此时分明仅为假死，不肖徒弟竟以为吾人犯下错手杀害目标、导致委托失败之举……为师教育不力，实乃可叹。曰后定需再行严加教导”

炎太“呼——’地慢慢吐气，把身体往旁边滚开几圈。

毒怪鸟轰隆隆地踩过他刚才躺的地方，经过时还不停朝左右两旁胡乱喷吐毒液，幸好那些毒液都没有喷中炎太。

“布拉斯！”炎太面朝天空，发出了喊叫。

"敌已起脚狂奔！"

"知、知道了！"

无须多事回答——虽然炎太很想这么说，不过他还是决定把体力用来调整呼吸。沉重的脚步声停止，随即再次响起。炎太重新闭起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望向脚步声传来的方向。虽然毒怪鸟现在还是一副摇摇晃晃、像是随时会跌倒的样子在疯狂乱跑，但它并不是在追杀布拉斯。年轻人正躲在树木后方观察怪物的行动。

炎太的身体总算从冲击中恢复了过来。

他挺起上半身，然后在原地蹲下，视线仍然紧跟着毒怪鸟。

看来这头毒飞龙在奔跑时的习惯，似乎是一口气冲到底的样子。抵达尽头后，它会先改变方向，接着再次猛冲到有东西挡住它为止。

毒怪鸟撞到倒在地上的破旧马车而停下脚步，然后再次改变了方向。

在它的前方——导火线就在这时被点燃，先是传出火药燃烧的声音，接着是微弱的爆炸声，网子应声张开。布拉斯成功地启动了洞穴陷阱。这个物品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分解而回归尘土，可说是一项相当环保的道具。

毒怪鸟没有注意到前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一样埋头猛冲。布拉斯连滚带爬地拚命逃离陷阱设置地点。

虽然他这副模样实在难看，不过这时就别计较吧，只要能顺利达成任务就好了。

毒怪鸟摔进了陷阱之中，发出一阵惨叫。

它仍然处于眼睛周围泛红的愤怒状态，但由于翅膀被勾住、没办法完全挥动的关系，虽然它疯狂地拍动翅膀挣扎，但还是无法起飞。

炎太冲向敌人。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接下来是最困难的挑战。要是不小心杀死对方就没有意义了。在炎太跑向它的途中，毒怪鸟眼睛旁的红色也正在逐渐消退。看来似乎是愤怒状态结束了。现在正是可以利用下一次攻击来确认对方状态的好机会。

炎太抽出双剑，砍向对方的翅膀。剑被弹开，看来刃刃变钝了不少。

不过，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毒怪鸟的眼睛附近再度变成红色，口中也开始发出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味道。"很快就会生气的反应是种为了保命的防卫本能"，记得弗雷迪奥是这么说的。这样的话——

"麻醉球！"炎太一喊，布拉斯立刻从背包找出公会配给的红色球状物，将它丢向敌人。红球在击中对方的鼻子后爆开，从球中喷出的红色烟雾陆续被吸进了毒怪鸟的鼻腔及嘴巴内。

它的小眼睛一转，翻了白眼。

然后……

"当真生效是也乎……？"毒怪鸟的头部"碰"一声摔在地上，接着就一动也不动了。

炎太甩手势示意，要正在跑向他的布拉斯停步。说不定它这次也只是在装死而已。炎太捡起地上的小石头，将它扔向毒怪鸟。

石头砸在毒怪鸟的鼻子上，两人等了一阵子，但它却始终没有爬起来。莫非误杀了它?_这样的想法掠过炎太的脑海，不过他很快就发觉这只是杞人之忧。因为眼前的毒怪鸟睡得非常香甜，甚至还开始打鼾了。

"我、我们成功了!"炎太轻轻敲了一下战战兢兢走到身旁之布拉斯的头。

"痛！师、师傅，你做什么啦……"

"蠢材。此种怪物时有假死之举，哈特大人之教诲岂可听而不闻?"

"唔、唔呜……"布拉斯按着刚才被敲的地方，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虽说炎太自己也还十分年轻，但已经相当成熟稳重。在看到布拉斯丑口样的表情后，炎太也不忍心继续苛责他。

"也罢……只管升起狼烟便是。动作快，若是太过温吞，毒怪鸟或将清醒也未可知。"

"遵、遵命！"布拉斯挺直背脊回应，随即转身跑回先前放置行李的地方，拿出了当猎人达成委托时、可升起狼烟用以通知公会监视站的道具，将它

指向天空。那是一种外表像是小型弩枪的物品，前端装有一颗球。

布拉斯捂住耳朵，扣下了扳机。枪前端的球拖着一道烟飞向天空，划破了浓厚的雾气，在空中爆开。

“——湛蓝晴空中雪白花朵欣绽放成功之礼赞、是也。”炎太抬头看着转眼又被浓雾遮蔽的天空，静静地小声吟出这一句。

“喔喔喔喔！这就是毒怪鸟毒怪鸟！”贵族男性抬头看着被关在巨大牢笼之中的飞龙，他的声音在发抖，看起来非常兴奋的样子。毒怪鸟的嘴部这时套着以自己同类的皮所制成的嘴套，这么做至少可以防止它到处乱喷毒液。

“这可真是，看看这丑陋的脸孔!这巨大的鼻子!不不、虽然我之前就多少听说过，可是没想到它居然真的难看到这种地步!这样我就赢定了!大怪鸟什么的J根本比都没得比!”

“老爷，您还是不要太靠近……”一名似乎是管家的男子畏畏缩缩地这么说，但贵族却完全没听进去。

“真的有那么稀奇吗……”布拉斯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这么说，就像是拿着双剑一样，他两手各抓着一只烧烤鸡腿。一旁的炎太保持两手在胸前交抱的姿势，动也不动地听着徒弟的话。

将猎物交给委托对象的时候，身为猎人的炎太等人本来是不需要在场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在这里呢——

“这个男的真是没礼貌！”弗雷迪奥小声这么说，他看起来一副随时都可能会抓起武器赏对方一枪的样子。当初就是因为他说想知道毒怪鸟会被交到什么样的人手上，所以炎太才和公会交涉的，但弗雷迪奥现在的心情很明显非常恶劣。

“那家伙到底觉得她哪里不好看啊?”

“各人审美观自有不同是也。”

“哼！”戴着帽子的弗雷迪奥哼了一声，似乎恨不得判对方死刑的样子。

“那么，请在这里签名。”

公会的职员递出文件，贵族满脸喜色地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交接就算是完成了。今后他们要怎么对待毒怪鸟，那就已经不是猎人或公会能够插手干预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啊，货车和牢笼算是赠品，期待您再度惠顾。”虽然公会职员的脸上浮现了有点做作的笑容，不过贵族却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他现在正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把它运走?快一点啊?”

贵族在喊着这些话的同时还不停喷着口水。在旁待命的壮汉们于是抓起绑在牢笼上的粗绳，用尽吃奶的力气拉着笼子。车轮一边转动一边发出声响，每次喀唧、叩咚的声音响起，牢笼及笼内的毒怪鸟就随之摇晃不已。

“哎呀、这样可不行哪……” 弗雷迪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么说道。

“要是用这种方法搬运的话，或许会惹她生气也说不定……”

“生气……?”布拉斯一边说话一边吞下了口中的鸡腿肉。

“嘎嘎嘎嘎嘎!”牢笼中的毒怪鸟发出叫声，不管三七二十一猛然站了起来。它的头狠狠地撞上了牢笼。因为笼子是公会所提供的，所以这种程度的撞击还不至于损坏。不过……

“啊！”布拉斯脱口轻喊，伸手指向牢笼。

炎太也随之望向布拉斯指的方向——嘴套快要松脱了！毒怪鸟的鼻子前端与头冠，随着嘴套松开而恢复自由的脸孔上下摇动，开始发出“喀啾”、“喀啾”的声音。

“这可不妙。”弗雷迪奥嘴上这么说，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高兴。

“把眼睛闭起来会比较好喔。”

“咦、为什……”布拉斯没来得及说出‘么’这个字，因为毒怪鸟的头冠在那之前就发出了惊人的强光，使得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暂时失去了视力！

“呜嘎啊啊啊！”

“眼睛、我的眼睛！”

“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人们慌张失措，有的人互相撞在一起，有的则是自己被东西绊倒。平安无事的只有弗雷迪奥——以及换成睁开另外一只眼睛的炎太。

弗雷迪奥吐了一口气，解下自己背着的强击火炮改并开始组装。

“大人所为何事?”

“因为我想救那些人啊。在她开始到处乱喷毒液之前。”

弗雷迪奥一说完就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而且还不只一次。金属撞击声响起，固定牢笼的螺丝陆续被击飞。铁制的栏杆往四方倒下，笼顶的铁板砸向毒怪鸟的头，它一摇头，把板子撞飞了出去。

被撞开的铁板弹向炎太等人所在的位置，他拔出双剑将之挑飞。如果炎太没有出手的话，弗雷迪奥或许会受重伤也说不定。不过从他根本没有打算要闪躲的样子来看，弗雷迪奥可能早就料到炎太一定会保护他了吧。

“嘎嘎嘎?”毒怪鸟发出了高亢的叫声，以大动作拍动翅膀，用摇摇晃晃的难看姿势飞了起来。看来这头飞龙似乎也不太擅长飞行的样子。

“……哈特大人莫不是自始便为助其逃走而特意至此是也乎?”

炎太目送着怪物逐渐远去的身影，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弗雷迪奥希望参加交接仪式的理由就很明显了。

“怎么会呢。”弗雷迪奥也像炎太一样眯起眼睛目送毒怪鸟离去，开口这么说道。

“只是偶然而已啦，偶然。”

“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是也。”

炎太点了点头，举杯喝干啤酒，捏起一块肉放入口中，然后舔干净了嘴边的油脂。不过，他的这番话并没有让餐桌的气氛变得更加热络，反倒是让大家都静了下来。

“诸位何以噤口不语?”炎太把头歪向一边，一脸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表情。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吉格在心里不停喊着。

或许那确实只是偶然。

弗雷迪奥喜爱毒怪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惹那头毒怪鸟生气的人也不是他。

但是、但是……

他应该能够预测到毒怪鸟的行动才对，因为他是比任何人都要更熟悉那种飞龙的弗雷迪奥啊}但他却完全没有提供对方任何建议，只是在旁边等毒怪鸟开始发飙，即使认为他是刻意要造成那种状况的，应该也不算过份吧——吉格忍不住要这么想。

“要是因此而被公会盯上的话，那该怎么办啊?”

吉格往吧台的方向瞄了一眼。

一群服装款式与薇薇不同的女仆正忙个不停。那些人都是公会的成员，刚才这段话应该没有被她们听见吧?

“……不用担心。”

简直就像是知道吉格在烦恼什么f以的，卡诺恩一边用他粗大的手指拈起几颗小果实一边这么说。

“毒怪鸟是委托者在交接文件上签了名之后才逃走的，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就已经与公会无关了。而且，让毒怪鸟生气的也不是弗雷迪奥，是那个不懂得怎么对待它的贵族。”

“或许是这样没错啦……”吉格还是忍不住再次望向吧台。

在吧台后方亲切地回答着猎人们问题的那名女仆，虽然在猎人之间相当受欢迎，不过大家也都很清楚，她其实不只是个单纯负责站柜台的普通小姐。

由于她运用外型类似布娃娃的锤子晚安熊，让那些酒后乱性的醉鬼们陆续陷入睡眠状态时的手法实在太过干净俐落，因此也出现了：

“她该不会是公会暗夜的成员吧?”之类的谣传。

“你啊?嗝、就爱担心——’艾尔梅莉亚用喉咙深处发出了类似弗雷迪奥的“喀喀喀”笑声，她的身体则像是刚才炎太提到的毒怪鸟一样，匆左忽右地晃个不停。

吉格觉得，他现在才总算了解到人们为什么会用‘毒怪鸟步伐’来形容酒醉者走路的模样。人在喝醉的状态下走路时，看起来确实颇为类似毒怪鸟在狂奔的样子。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点的酒，总之艾尔梅莉亚现在正不停摇晃着手中的新酒杯。啤酒洒得到处都是。

“怎嘛可能会偶问题，弗拉第欧才不费在这里咧！不费的啦！”

“啊——好啦、我知道了啦。”吉格随便应了两句，挥手想要赶开她。

他实在不想跟喝醉的人打交道。

“冷一下！”

艾尔梅莉亚把手中的酒杯伸到吉格眼前，他与自己映在杯子上而扭曲变形的脸孔四目相对。杯子里面的那张脸变得很宽，看起来实在颇能引人发笑。

“里老素在批评别伦说的话，那里自己咧！嗯?这样哦，里也偶、偶趣的故事要梭喔！嘿呀、那我就丁你梭吧！呀哈、呀哈哈哈！”吉格已经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

“……说的也是。”

听到身旁的弗莉达这么说，吉格转头看向她。他的视线正好望进了她那血般鲜红的美丽瞳孔。

“……我也想听听看，听听让吉格留下深刻印象的狩猎故事；”

“我也有点兴趣。”

没有发出声音、静静地啜饮着红茶的薇薇，她眼镜后方的视线也投向了吉格。

“对于还不成气候的新进猎人来说，吉格先生已经成了那些人憧憬的对象。”

“这样的!?”艾尔梅莉亚插嘴说完，自己一个人开始放声大笑，不过薇薇没有理会她。

“相信在场的人应该都很希望能够知道，让您难以忘怀的狩猎是怎么样的狩猎。”

“喂、好了!不要再说了啦。”虽然吉格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不过薇薇的眼中却没有丝毫开玩笑的神色。

第五章
红色的飞龙

“这、这个嘛，当然是可以啦……”

吉格喝了一口牛奶，润了润嘴唇与喉咙。他的视线一直定不下来。虽然吉格认为大概是自己多心，不过他总觉得，都是因为薇薇说了那些奇怪的话，所以其他几桌的猎人似乎也开始看向自己这边了。

“难以忘怀的狩猎啊……”稍微回想一下就能想起不少事情。

举例来说，像是刚来到米纳加鲁迪后随即参加的雄火龙讨伐战。

那次狩猎不但是吉格与艾尔梅莉亚等人日后一起组队的开端，而且在达成委托后，极为特殊的、几乎市街内所有猎人都参加的老山龙击退战，同样让他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雀跃不已。

或者是，与一角龙的对决。

在那场让吉格与弗莉达重逢的遭遇战，虽然他因准备不足等因素而战败，但在强化大剑后的复仇战中，历经漫长的艰苦战斗，他总算成功地打倒了敌人。那时吉格斩下来的深红角，现在正挂在他旅馆的房间墙上作为纪念战胜的装饰品。

还有击破火龙夫妇——苍火龙及樱火龙的狩猎。

在那次吉格脱离艾尔梅莉亚的队伍、自己当队长率队进行的狩猎之中，他除了学到很多事情之外，还遇见新的伙伴。与罕见飞龙的战斗也令他印象深刻。由于那次狩猎后剥取的素材份量不足以用

来打造新的武器或防具，所以吉格至今仍珍重地保管着它们。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当然还和许多其他的怪物交过手，并且顺利地活到了今天。

每一次的狩猎都充满了回忆。

每一次的狩猎都让吉格又多学到一些事情，从不例外。如果在这么多次的狩猎中，硬要他选出一次最难以忘怀的狩猎——

“果然还是只有那次狩猎了吧”

吉格又喝了一口牛奶，润湿了舌头。

“喔……表情看起来稍微比较像样了呐?”

明显与人类属于不同种族的柯科特村村长，用一把卷曲的手杖支撑着身体，站在村庄唯一的酒吧入口前。他抬起头，用那平时多半被埋没在皱纹中的小眼睛看着吉格。

“连蓝速龙王都打倒了吧?”

“嗯。”一吉格摸了一下鼻子，把战胜强敌的证据蓝速龙王爪交给村长。村长用他那短短的手指灵巧地拎起爪子，翻来覆去仔细观察着它。大概是在监别真伪吧。

“我才不会拿假货来骗人啦。”

“不是说在怀疑你，只是习惯而已呐。”

“以前当猎人时留下的习惯吗?”吉格一笑。

虽然村长以前似乎曾经当过猎人，不过吉格认为，村长过去大概也只是个随处可见的普通猎人而已吧。其实也流传着一些例如“村长就是过去率领猎人们在柯科特山战胜古龙的英雄”之类的传闻，不过由于实在太过天马行空，所以没有人相信。

与其说村长是个猎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个商人。

因为村长不但脸不红气不喘地把英雄的名字‘柯科特’直接拿来当作村名，甚至还在吉格现在住的房子后面插了一把外型据说和英雄当年所用的英雄剑完全一样的剑等，用这些方法来炒作相关的传闻。

因此，虽然这个村庄算是位于比较偏远的地区，但却仍然相当热闹。

来到这里的人几乎都是猎人，吉格的双亲也不例外，因此村子里面的气氛实在算不上平静。不但打架闹事是家常便饭，而且还大白天就有一堆人泡在酒吧里面大声喧哗，随时都可以闻到酒和烟草的味道。

不过，吉格并不讨厌这种龙蛇杂处的感觉。

虽然他并非为了继承前往讨伐双角龙却一去不回的双亲之遗志，不过吉格还是在满十五岁的当天投入了猎人的行列，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惊人的成长。

在这之前，吉格确实也听过不少像是叫、鬼能做什么”、“不要以为猎人是很轻松的工作”、“很快就会送命了吧”之类的奚落，不过他至今还不曾碰上什么太过危险的状况，也顺利的打倒了蓝速龙王。虽然这次的狩猎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惊险的场面，不过至少结果这是打赢了。

“那，下个委托是什么?”

“不要急、不要急。”村长收起了蓝速龙王爪，一边笑一边用尖尖的指甲敲着吉格的腿。因为村长的身高就跟小孩差不乡，所以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吉格、你啊，肚子饿了吗?”

“多多少少啦……”

“很好很好。”村长转过身，拄着手杖走进酒吧。吉格叹了一口气，随后跟上。

虽然时间还是白天，但酒吧内却已经点起了灯，店内紫烟缭绕，天花板也都被煤灰薰成了黑色，烟草味、酒味、再加上人们的体臭，混合成一股难以形容的异样味道。

然而，酒吧内的人们却完全不在意。

吉格也已经很习惯了。更何况，他也是形成这股味道的原因之一。注意到村长的猎人们，向村长简单打过招呼后就又继续吃喝起自已的酒菜。他们当然也看到了吉格，不过却视而不见。

吉格感到有点悔恨，忍不住轻轻咋了咂舌。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吉格的战绩就证明了他现在仍然是个菜鸟，所以他希望能尽早狩猎一些比较强大或是能卖到好价钱的猎物。

“就这里吧。”村长找了张空着的餐桌坐下，吉格则坐在他的对面。一名有点发福的中年女性过来询问两人要点什么，村长还是像平常一样，点了两份食草龙三明治和啤酒，另外也帮吉格点了温牛奶，脸上浮现了和蔼的笑容。

啤酒和牛奶很快就被送了上来，服务生粗暴地放下了杯子，丝毫不在意啤酒会洒出来的事情。

村长把头凑到杯子旁边，吸吮着溅出来的酒。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一个只求安稳度过余生的老人。看到村长这副模样，吉格更觉得这名老人是‘柯科特的英雄’之类的传闻，一定只是谣言而已。

“真是好喝呐！”

“是～吗?”

吉格把手肘撑在餐桌上，皱起了眉头。他实在无法相信，为什么有人能够津津有味地喝着像啤酒这么苦涩的东西。虽然这样的想法可能会招来叫、孩味觉”之类的嘲讽，不过吉格还是认为，难喝的东西就是难喝。

“来、让您久等了。”

食草龙三明治在两人的面前被放了下来，吉格每次光是看到这道份量十足的餐点就已经先饱了一半。它是将用来烧烤成食草龙肉排的厚片肉块裹上面粉并油炸，再与大量的叶菜一起用面包夹起来的餐点。一般人不管把嘴巴张得多大，多半还是无法将它直接放入口中。因此在享受这道餐点时有个秘诀，那就是先把它尽可能的压扁，接着再大口咬下。

在松软的面包之后是清脆的叶菜与爽脆的面粉，接下来则是饱含肉汁的肉排，如此丰富的口感再搭配上略带甜味的特制酱汁，确实是一道相当美味的餐点。

吉格想了想，决定还是先填饱肚子，有什么话吃饱再说就好了，他开始啃着手上的食草龙三明治一村长也埋头猛吃，那副模样让人忍不住想提醒他注意一下自己的年纪，可别不小心噎着了。

“……我说，村长。”

吃掉大约半个三明治之后，吉格注视着手上的食物，开口说道。

“差不多也该是时候了吧?”

“什么事哪?”

村长先舔干净了嘴边的酱汁与面包层之后才答话。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嘛——吉格心想。因为吉格己经向村长提过好几次了。

“就是那个啊?……我是说，飞龙的事情啦。”

哇哈哈哈！

周围顿时爆出一阵大笑。吉格听到笑声中夹杂着“别开玩笑了”的细语声，还有人在说着“像你这样的小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之类的话语。

吉格抬起头，瞪着那些起哄的猎人。

年轻?小鬼?那又怎么样?我可是用这把剑打倒了蓝速龙王的人，轮不到你们这些人来对我说教——他瞪着那些人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的。

“……真是。”村长舔舔手指，接着抓了抓脸上的皱纹。

“你就那么想到市街去吗?”

“是啊！”吉格握紧了拳头。

“当然想去了，只要到市街去就可以加入公会，有很多怪物是不加入公会就没有机会狩猎到的吧?我才不想在这种乡下地方一直狩猎弱小怪物咧！”

“真是年轻哪……”

村长呵呵地笑了几声。

“哎、也好。年轻人总是会想出外闯闯呐。何况，你也确实打倒了蓝速龙王。要是和雄火龙交手，虽然不是绝对没希望，不过大概还是没什么胜算……如果对手是大怪鸟的话，应该有办法获胜吧?”

“那——”

“不要那么着急。”村长举起手掌挡着己经把上半身都探出了桌面的吉格，接着把手握起来，指着面对着自己的年轻人。

“你啊、打算就这样去吗?”

吉格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装备。

他现在的装备是锁链套装，脚上则穿着绿色束榜。背上的武器则是大剑类的铁剑改。

“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啊?”

“太弱啦……”村长叹了一口气。

“这样去挑战大怪鸟可是会死的喔?你至少要把武器强化成巨剑,防具也得升级到蓝速龙套装的程度，到那时候再来看看吧。”

“没有素材嘛……”吉格一边坐回位子一边这么说。

“它们都要用到大地结晶,对吧?我现在只有一个啊，而且也没有钱……”

“唉，这是因为你都懒得去采集，所以当然会这样哪一还有,会缺钱也是因为你都不自己进行调合，老是直接从旅行商人那里买东西的缘故呐。用药草和蓝蘑菇就可以制作出回复药,而这两样东西也都是可以在猎场采集到的吧?!'

“啧,我才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忙那些小事咧。袋子能装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啊,如果有空间装那些东西的话，拿来放蓝速龙的爪啊、鳞片啊，或者像是精灵鹿的皮之类的，这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

虽然村长一副“真是讲不通”的样子、摇了摇头，但吉格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真是的，年纪大的人实在太过慎重了。

“那、现在到底怎么样?还是不行吗?”

吉格又探出了身子,他这次毫不逃避地望着村长的小眼睛。

“就让他试试看嘛。”

从围绕着两人的众多猎人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村长，你太过保护他了喔。就算那家伙还是新手，不过毕竟也是个猎人啊。这样也好，就让他去试试嘛。”

“谢啦。”虽然吉格朝那个男的这么说，不过他并非真心在向对方道谢。

吉格很清楚，对方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自己好，也不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而这么说的。

其实正好相反。

那个男的应该是希望自己去吃点苦头、去体会一下猎人生活没那么好过，所以才开口的吧。其他那些跟着喊出“对啊”、“让他去嘛”的人，想必也是出自于同样的理由。

不过，即使他们都不怀好意，吉格仍然不是很在乎。

如果能够因此而获得与飞龙交手的机会,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所谓。只要自己顺利达成委托，这些人就会乖乖闭嘴了。

“真是、每个人都这样胡来……”

村长又叹了一口气，转头面向吧台，叫来了一名女服务生。那名身穿女仆服装的女性，负责的工作是帮忙整理送到村子里来的、与怪物有关的委托。

“我记得应该有一件这样的委托吧?”

“是的。”女性以公事公办的冷淡态度翻着文件，从中找出了一张纸，并将它交给村长。

村长用短短的手指抓起文件,以小小的眼睛很快浏览了一遍，点点头后把纸放在吉格面前。

“讨伐大怪鸟的委托哪。地点是森丘一一这个委托就交给你吧。”

喔喔、终于来了!

吉格等这一天已经不知道等了几个月。

他一边感受着全身上下因为兴奋和期待而浮现的鸡皮疙瘩，一边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嘤，达成后记得发出信号。哎、不过我想多半没希望就是了。”

把吉格载到据说会有大怪鸟出没的、位于断崖上方丘陵地带的马车车夫,在留下这些话之后就一边笑一边驾车离开了那个地方。

吉格是在行经森林旁的道路中间下车的。

“真是、开什么玩笑啊”

他轻轻咂舌，转身进入树林，随着野兽踩出来的兽道前进。

“什么没希望咧，看我的吧，我一定会创下解决大怪鸟的最短时间记录”

吉格用戴着锁链护臂的手拨开树枝,扎营基地就在树丛的前方。他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在这片

由森林与山丘所构成的猎场中，有许多怪物会在此出没。他之前狩猎蓝速龙王的地点也是这里，距离上次狩猎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又回来了。

吉格走进从不拆除的帐棚，放好行李后走出帐外，开始确认配给品箱中有哪些东西。村长已经早一步把东西先送过来了。

“小桶炸弹和闪光球?未免太夸张了吧?”

他觉得有种似乎被人当成傻瓜的感觉，所以只拿出了地图、携带食品及携带砥石，然后就关上了箱盖。即使是上次与蓝速龙王的战斗，吉格也没用到闪光球。相较之下，虽然大怪鸟属于飞龙的一种，不过它却更常被冠上“大怪鸟”的称号，人们通常把它当成鸟类来看待。他想，敌人大概也没什么难对付的吧。

吉格回到帐棚内，在硬梆梆的床上坐下，一边咀嚼着难吃的携带食品一边解下武器，开始检查它的状况。

——大剑·铁剑改。

这是一把看起来像是巨大枪尖的双手用大剑。其实就算村长没说，吉格也早就有打算要将它强化成巨剑。但是在强化时需要用到六个铁矿石与两个大地结晶，虽然他现在手边的铁矿石数量没问题，不过却只有一个大地结晶而已。当然，大地结晶不能与白鹫石或辉龙石之类的稀有矿石相提并论，不过它仍然可以算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矿石。。

刃刃没有损伤吧……?

吉格在用它打倒蓝速龙王之后，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将之送去重新打磨。要是当时他说要先去磨刃的话，那么在那段时间内，这个讨伐大怪鸟的委托大概就会被其他猎人抢走了吧。

吉格把水浇在携带砥石上，一边磨一边确认刃刃的状况。

至少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从表面无法直接确认剑芯的状况，不过从用剑轻敲石头时的手感来判断，内部应该没有异常。

“好啦，出发吧！”

像平常一样，吉格背起装有携带烤肉架等物品的背包，走出了帐棚。在离开因上方茂密的枝叶而无法望见天空的营地后，他踏入了猎场。

天空万里无云、阳光也十分迷人，今天是个相当适合狩猎的曰子。 吉格用小跑步跑上坡道，在绕过断崖后，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大片绿色原野。从那里再往下坡移动的话，可以抵达一处位于河岸边的平原，食草龙正在平原上悠闲地吃着草。

不过，现在不需要去理会它。

生肉的存量相当足够，就算这时杀死眼前的食草龙，也只是白白浪费一条生命而已。这是身为猎人所不该有的行为，吉格很清楚这一点。

而且，只要吉格不主动攻击，食草龙其实是相当温驯的。

他跑上另一处坡道，不过随即停了下来。

——蓝速龙。

能够确认的有五头，不过在草丛里面是不是还躲着几头，那就很难说了。要击退它们并不难，但是一旦砍杀蓝速龙之后，它的血和脂肪都会使剑的锐利度变钝。吉格不想在那种状态下碰上大怪鸟。

如果全速奔跑的话，应该可以在不与那些蓝速龙交手的情况下冲进下一个区域吧。那些怪物似乎也有它们独自的规矩，除了领导者等级的怪物之外，一般怪物在追击猎人时绝对不会离开原本的区域。或许是受到所谓“势力范围意识”的影响吧。总之对猎人来说，这是一件相当值得感谢的事。

吉格调整好呼吸，从阴影中冲了出来。一头蓝速龙很快就注意到这名不速之客，“嘎——嘎！”地叫个没完。当它确定自己的叫声已经引起其他蓝速龙的注意后，这头蓝速龙随即扑向吉格。它跳起来时，锐利的爪子在地上划出了几道痕迹。

虽然吉格的手很想伸向剑柄，不过他还是努力忍了下来，他一边往前跑一边低下头。怪物后脚钩爪擦过铠甲的感觉让他感到有点悚然，但脚步还是没有停下来。

蓝速龙的攻击其实很容易就能看穿，因为它们在停止鸣叫之后几乎都会跳起来。而且，这种敌人起跳后也无法在空中自由改变跳跃轨道。

吉格一边跑一边观察左右两侧的状况，陆续闪过了向他扑过来的蓝速龙。虽然有不少人说它们是一种会集体进行狩猎的聪明怪物，不过看到如此单调的攻击，吉格实在不认为它们有什么智慧可言。

“很好”

从背后传来的叫声越来越远，吉格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对方的势力范围。在狭窄通道的前方有处旁边是悬崖的葫芦状平地。这里是区域3。据吉格打听到的消息，这里及与此相邻的区域4、区域10都常有飞龙出没，不过……

“又是食草龙啊……”平地上只有几头食草龙，到处都找不到飞龙的踪影。虽然吉格听说过，使用千里眼之药可以判别出飞龙大致的所在位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药相当昂贵，所以他没有买。

“没办法了，总之就先移动到隔壁区——”

就在吉格脑中浮现这种想法的时候。

突然有阵强风从他的背后吹来，附近掠过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吉格反射性地抬头望向天空，他看见了。看见那个像是贴满了许多火红叶片般的巨大身躯。对方张开的翼膜呈现宛如要融入天空之中的蓝色，像蛇一般的尾巴拍打着风。它先是飞高了一些，接着一边振翅一边慢慢往下降，吉格看出它打算在这里降落。

“大怪鸟!”

却是没错，但是距离太远了。

吉格无视于万一被发现时可能面临的危险，拔腿往前冲。

打算逃离这里的食草龙群也正轰隆作响地朝吉格逼近。吉格努力压下自己可能会被踩扁的恐惧感，钻进了那群草食龙之间的缝隙。吉格心想，或许食草龙的身体和它们扬起的沙尘能够遮住飞龙的视线。

他一边往前跑一边把手伸进腰间的袋子，抓住了染色球。虽然吉格很想立刻展开攻势，但万一它在战斗中逃走的话，要想再找到它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

话说回来……敌人的模样也未免太奇怪了吧??

吉格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怪鸟虽然是飞龙，但却会被冠上大怪鸟的称号了——因为它的脸孔，虽然它脖子以下的部份确实属于‘飞龙’，但那几乎可以遮住整张脸的巨大嘴喙及戽斗状的下颚，就是会给人一种‘鸟类’的印象，再加上它眼睛后方还有着像张开的扇子一样的耳朵，让它的外表看起来更为奇特。“豆知识，戽斗：灌田汲水用的旧式农具。”

从食草龙群钻出来之后，虽然吉格现在是单独一人站在平地上的情况，不过大怪鸟却还没注意到位于自己下方的猎人。它背朝吉格着地，然后开始以弯弯的嘴巴挖掘着地面。

“给我——中!”吉格扔出了染色球。它在击中大怪鸟的腰部附近后爆开，放出了强烈的臭味。大怪鸟抬起头、竖起了耳朵。

“太慢啦!”他握紧铁剑改的握柄，向敌人跑去。首先要剥夺目标的行动能力，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吉格打算冲进敌人怀中，一剑斩断对方的腿——他原本是这么想的。

但是，大怪鸟发出了吼叫。

在听见那声咆哮之后，吉格的身体就像中了什么魔法一样，突然无法动弹。他感到全身都变得僵硬，脖子缩了起来，腰也没办法挺直。

“真的假的!?”

吉格感到难以置信，“动啊!快点动啊!”

他拚命想把力量送到指尖，一心只想尽快恢复活动能力。

“动——”大怪鸟的身体陡然一转，它那足足有吉格手臂那么粗的红色尾巴，像鞭子一样的甩向吉格。当吉格认知到这件事的瞬间，腹部就传来了剧烈的痛楚，而他也顿时陷入了分不清上下左右的状况。

吉格有种像是被许多人包围起来痛揍了一顿的感觉。直到他因为肩膀撞上悬崖，好不容易停下来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因为被大怪鸟的尾巴打飞，又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所以才会有那种感觉

的。

“唔……”强烈的冲击使身体麻痹。耳中传来大怪鸟的叫声，吉格勉强抬起头，看到飞龙正挺起上半身，喉咙处鼓了起来。

“糟糕……”吉格咬紧牙关，拚命摸索到大剑，奋力把它从背后抽出，将剑像盾牌一样挡在自己身前。“碰”的声音响起，四周随即充满温度极高的热气，吉格闻到了自己的头发、皮肤被烧焦的味道。

“唔、唔哇啊啊啊！”恐怖与剧痛让他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

虽然火焰很快就消散了，但是烫伤的痛楚却没有随之消失。虽说吉格的身体几乎都在锁链套装的保护之下，不过这套防具并不能完全隔绝热气。而且，吉格并没有装备头盔。

“骗人……可恶！……我才不认输！”

吉格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拖着剑跑向那个像是正在夸耀胜利而保持着抬头挺胸的姿势、在原地跳个不停的敌人。这次他顺利挥出了手中的剑。铁剑改的厚重刃刃确实击中了敌人的关节。

“成功了——”吉格这么想。然而，透过剑传到手上的感触却与他先前所预期的完全不同。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剑砍在坚硬的岩石上似的。

火花四溅，吉格的手臂不由自主地被弹向上方，腹部呈现无防备状态。

“剑被弹开——”吉格一发觉这件事，随即又是一阵天旋地转。天空和地面来回转动了好几次。

啊啊、我挨了它的冲撞——吉格昏昏沉沉的脑袋漠然地理解到这件事。在遭受撞击时，他的剑尖稍微划伤了敌人的翅膀，这就是吉格唯一让它受到的伤害。

“我会死吗……?” 他的身体在地上弹跳了几次，接着又滚了好几圈。最后，当吉格脸部朝上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动了。他仰望着晴朗的蓝色天空，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之前把话说得那么大，结果居然是这样……真是太难看了……”天空逐渐变得昏暗。

是夜晚来临了吗?不，不是，只是吉格已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而已。因为身上疼痛的地方实在太多，他已经没办法分辨是哪里在痛了。

“啧……”吉格缓缓吐出一口气，接着就失去了意识。

“嘎啊！”脸部在地上摩擦、鼻子被磨到破皮的疼痛感觉，让吉格清醒了过来。

“做什么啦?”——吉格本来打算破口大骂，但是他才刚坐起来就感到全身上下一阵剧痛。吉格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他环顾周围，随即发现了正拖着货车跑离这里的白猫背影。

“原来是这样的啊……”这里是扎营基地。

有些白猫会在发现受伤的猎人时，把伤者运回最接近的扎营基地。到现在为止，吉格从来没有麻烦过它们，不过，看来他也总算有了第一次这样的经验。

“我得救了啊……”简直就是奇迹。吉格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

“是因为它觉得我不好吃的关系吗……?”

不，不是这样的。大怪鸟并不会吃人，大概只是它看到吉格不动了，所以就懒得再理他了而已吧。

“可恶!” 吉格保持盘腿坐在草地上的姿势，抓了抓头。他闻到了淡淡的焦臭味。要是现在去照镜子的话，会映出多么恐怖的姿态呢——吉格实在有点害怕。

“飞龙果然不愧是飞龙啊！”等呼吸稳定下来之后，吉格捡起了被扔在自己身旁的铁剑改。剑身中段的刃刃部份有一点损坏。大概是砍中敌人脚部时弄出的缺口吧。

“好硬啊……”这是吉格初次体验到砍中怪物之后却被弹开的状况。仔细想想，对方可是用那细瘦的腿在支撑着巨大的身体，所以腿部会非常坚硬也是理所当然的。自己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想到，还一直以为只要朝那里砍下去就能获胜，真是笨得可以了。

“重新开始吧”吉格站起来，全身各处顿时又是一痛，疼痛使得他的脸孔扭曲。看来今天是没办法了。要是再勉强去战斗的话，这次一定会死。不如先喝点药、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去挑战会比较好吧。反正距离委托的截止期限也还有两天。

“村长大概是希望我在这次委托中稍微学着动点脑筋吧”

吉格拖着铁剑改走向帐棚，在途中他想起了一件事——记得在配给品箱中放有小桶炸弹。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可以用的东西就应该全部都拿来试试看了吧。猎人的武器并不是只有剑而已。

“好痛……”

话说回来，还好自己是一个人来的。自己现在这种丑态，吉格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特别是在说了那些大话之后。

吉格走进帐棚，把大剑像是要挂在台座上一般的放好，在那设置于帐棚内、略带湿气的床上躺了下去，然后从腰间的袋子里取出被称为回复药的滋养强壮药剂，一口气将它喝光。

“看我的吧……明天一定可以……”吉格吐出一口带着药味的气，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一切都是为了明天。

“原来在这里……”吉格现在位于区域10。他躲在茂密的树丛中，一边从树枝的缝隙间窥探着外面的状况，一边换用另一只手来抱小桶炸弹，大怪鸟正把它那巨大的嘴伸进涌泉之中，看来是在喝水的样子。

要是被它发现的话，那就必死无疑。

吉格蹲低，小心翼翼地从大怪鸟的后方靠近它。不需要执着于非得用剑发动第一次攻击不可。重要的是能不能打倒对手。

“看着吧”他拉出引线并将之点燃，接着把小桶炸弹滚向对方，随即一转身往后跑。虽然吉格知道大怪鸟也发觉状况有异，不过已经太迟了。

爆炸声响起，吉格确定小桶炸弹爆开了。

大怪鸟的惨叫声在整个区域内不停回响。

吉格被爆风炸得往前翻了一圈。四周滴滴答答地下起了血雨，他一边保护身体一边站起来，转身看向后方。

大怪鸟一边发出呻吟、一边不停的摇动着头。

虽然它看着吉格所在的方向，但却视若无睹。

到了这个时候，吉格才总算想起这种怪物的弱点在耳朵。虽然巨大的耳朵让它能够很轻松就察觉敌人的存在，但也因此而变得非常害怕巨大的响声。吉格还听说过，它会因巨大声响而暂时陷入混乱状态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吉格取出染色球，在将它投向敌人的同时也拔腿往前跑。他握住了铁剑改的握柄，压低身体冲向敌人。

“没能炸飞腿部的甲壳啊”

他一边观察敌人的状况，一边也对自己这种意外冷静的心情感到有点讶异。不过，铁剑改并非对它全身任何部位都无法造成丝毫伤害，这一点吉格昨天已经确认过了。在他被撞飞出去的时候，虽然大剑的尖端只是掠过对手的翼膜而已，但这样就已经让它裂开了。除此之外，就吉格刚才的观察，这头飞龙的脖子、尾巴等处的甲壳似乎也比腿部的要来得薄上许多。

“上吧！”在这样激励了自己之后，吉格从背后拔出大剑，趁势全力一剑劈下。剑刃以破竹之势切裂了翼膜，鲜血因而喷出。吉格充分活用这一剑的劲道，一转手横向砍出。虽然他有确实砍中对方的感觉，但结果还是被弹开了。

“果然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

吉格被往后震退了几步，在好不容易稳住身形后，这次他换成瞄准对方的头部斩落。这一剑的手感相当扎实，大怪鸟被敲得低下了头。虽然成功砍伤了它扇子般的耳朵，但可惜没办法把它切下来。

吉格让剑顺着怪物的嘴往下滑落，接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剑用力往上一挑。

这一击斩裂了大怪鸟的喉咙，它发出了哀嚎。没错，就是哀嚎。与威吓时的叫声有着极大差异的哀嚎。

眼前的红色巨大身躯猛地一转，吉格反射性地把剑挡在身前。

强烈的冲击让他全身为之一震。

不过还是挡了下来。

他用铁剑改完全挡下了大怪鸟的尾巴攻击。虽然吉格觉得剑身似乎稍微变弯了点，不过他想应该只是自己多心了吧。

大怪鸟又是一转，这次它改成用巨大的嘴砸向吉格。吉格往旁边跳开并在地上滚了一圈，闪过了这次的攻击，然后在站起来的同时横扫出一剑。他很清楚这剑奈何不了对方，但至少应该可以让它失去平衡才是。

又是那个像是砍中岩石般的声音与手感——就在吉格这么想的瞬间，大怪鸟往侧面倒了下去，发出一声巨响。

“吒！”在深深冲入敌人怀中之后，吉格挥出了铁剑改。剑身砍进大怪鸟的翅膀与身体连接处，他奋力把剑压了下去。

斩断了。

吉格认为自己斩断的东西应该是大怪鸟翅膀的韧带。巨大的红色身躯失去平衡、跪倒在地。隔着它无力垂下的翅膀，吉格看到其余的蓝速龙正朝这里逼近。但是，他现在分不出精神去对付它们。

“吒!”

吉格使尽全身上下的力量，把剑往上一挥。剑尖这次确实切断了大怪鸟的喉咙。

他往旁边跳开，闪过了从飞龙喉咙喷出来的血，随即挥剑砍向蓝速龙，吉格一边感受着透过脚上胫甲传来的震动，一边解决了剩下的两头敌人——应该是两头吧，这点他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

当吉格回过神来之时，他站在倒地不动的大怪鸟旁边，呆呆地低头注视着已经死去的大怪鸟。

“是我……杀的吧?”没有真实感。

但是，也不会有其他可能了吧。因为四周没有其他人，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参与这次委托的猎人本来就只有吉格而已。

“啊、对了……要赶快剥取……”

他从腰间拔出小刃，蹲下身子、把刃插进了甲壳的缝隙开始切割。吉格没花多少时间就剥下了色泽艳丽、上面有些许裂痕的怪鸟甲壳。即使隔着护手，他还是可以感受到甲壳那扎实而沉重、甚至还留有一丝温暖的触感。

这股感受。

这股他至今从未感受过的重量感与温暖感觉，还有坚硬的触感，样样都深入了吉格的心灵，让他逐渐体会到自己已经打倒了大怪鸟的事实。

“……成……成功喔喔喔喔喔!”

光线由洞顶那大小刚好可容飞龙进出的开口处射入洞中，吉格左手拿着甲壳，右手拿着小刃，就这样在阳光之中振臂高呼。

——朝着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

“这东西就是用那时的怪鸟甲壳加工制成的。”

吉格一边这么说，一边弹了一下挂在自己束发绳上的红色饰品。

“因为它已经有了裂痕，不能用来打造防具，所以我找人帮忙改成了这个样子，当作是纪念。”

“耶～”

听到这个慵懒甜美的声音，吉格转头，看到手肘撑在桌面上的艾尔梅莉亚正以十分陶醉的眼神望着自己的方向。

或许她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吧，脸颊仍然有点泛红。

“里果然是从以前开始就很乱、乱来了呐～”

“什么乱来啊??”

“乱来就是乱来嘛?……思?咦?等一架喔?里、里跟偶们第一次见面的俗候，穿的不是皮制轻扣带跟蓝色束榜吗?为什么防具反而变差了?”

“那是——”

“啊！偶知道了！”

艾尔梅莉亚用摇摆不定的手指指着吉格。

“里刚才说的，全都是骗人的吧！”

“才不是咧！”

吉格“砰”的一声用力一拍桌子，但艾尔梅莉亚丝毫没有胆怯的样子，反而像是在挑衅似的，对他吐舌头扮鬼脸。

“真是的……那是因为我的钱不够打造巨剑，所以只好卖掉来换钱的关系啦。因为我想尽早到市街来见识见识嘛!”

“哦～～～～”艾尔梅莉亚那副满脸怀疑而嘟起嘴的模样，让人看了就有气。

她这种态度真的是、实在是……就是因为这样，吉格才讨厌喝醉酒的人。

他对于自己不太会喝酒的事情一点都不觉得丢脸，跟着又点了一杯牛奶。

“牛奶！加了蜂蜜的！”

他大声这么喊着。

这里已经再也没有会嘲笑吉格只喝牛奶的家伙了。如果人们想叫他是“喝牛奶的吉格”，那就随他们去叫吧。不过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拿这个名号来取笑他了。因为——

“我听说了喔?”

放有杯子的餐盘“咚”地被摆上了餐桌。一个杯子里装的是牛奶，另外还有两个装了啤酒的。送上这些饮料的人并不是新来的女仆。那名穿着红色女仆服装的女性——维吉——她可是米纳加鲁迪公会的招牌人物。

“听说你们终于打倒那家伙啦?”

“嗯。”吉格抬头挺胸地接过牛奶。其他人也一样一一就连艾尔梅莉亚也是，虽然她脸上还有几分醉意，但同样挺直了背，露出了看起来打从心底感到喜悦的笑容。

“是你们啊……”

虽然维吉一边轻抚着自己的脸一边这么说，不过她的声音之年并没有轻视或嘲讽的意味，反而有点感伤。

简直就像是年长者在得知某个自己熟悉的孩童长大成人，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时常会发出的那种感叹声。

“真是恭喜你们了！不过，如果只是那件事的话，气氛应该还不至于会变得这么愉快吧?各位在聊些什么呢?”

“没有啦、只是大家说起了过去的事情而已……”

“在座诸位各自谈起了彼此印象深刻的狩猎故事。”

薇薇从旁帮吉格补充。

“这样啊……这就证明你们都是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猎人了呢……”维吉一个人猛点头。

“简直就像老人嘛～明明大家都还这么年轻的说～”

“哎呀、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啊。这也就表示，我们确实累积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嘛。虽然我还觉得不太够就是了。特别是与她之间的回忆。”

对于这段话，炎太有点不负责任地点头附和，吉格很怀疑炎太到底知不知道弗雷迪欧口中的‘她’是怎么回事。

弗莉达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口卡诺恩则只是默默地喝着他的啤酒。

“那么、请问各位……”

维吉环视整张餐桌，竖起一根指头，一边的眼睛可爱地眯了起来。

“这些回忆让各位有什么样的感想?”

吉格与同伴们面面相觑。

这还用说吗?

只要是猎人，谁都能答得出来。

他们彼此点点头，异口同声说道——

“——不要忘记最初的热忱！”

[完]

ISBN 7-204-08046-7
9 787204 080465
定价: 29.80 元（全一册）



MONSTER HUNTER

【怪物猎人】游戏官方小说四部曲 作者/ゆうきりん

【狩猎守则】【英雄的条件】【队长的资格】【狩猎的追忆】

看到这这小说前，完全没有想到还有用拿起游戏机手柄以外的方法进入到怪物猎人的世界中去的！真是太令人感动了，这是能够让不爱看书的我一口气全部读完的小说！

——网友 大恐龙小贡

能把幻想中的世界淋漓尽致的用文字展现出来，这是没有想到的。从游戏世界再到文学世界，作者成功的糅合了两个截然不同媒介的特点，令游戏玩家倍感亲切。

——网友 街心花园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游戏小说，我想当初要是没有玩儿过游戏的话，看了这书我也会去买这游戏来玩儿的！

——网店买家 wxmwxm8411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